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八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八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事物初略三十四卷

〔明〕吕毖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資敬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事物初略三十四卷》提要

事物初略序

開闢迄今凡九十一朝分爲歲數大率一十二紀爲七萬六千年約計二百七十六萬餘紀吾輩立乎二百七十六萬餘紀之後欲上泝二百七十六萬餘紀之事如其事起于其人其物創于其代歷數之而瞭然如在目前雖當世所號爲學海書倉經苑武庫有不能一一應時立辯者此非不能辨乃未及辨也蓋諸子百家之書所散見于宇宙間亦甚浩繁而無紀好學君子讀之而未必能記記之而未必能詳詳之而復未必能約以故通覽涉獵而終有書

篋之日追一時不復記憶更欲于諸本中簡閱其出處則連林充棟竟未知其事出于其書對之惟有浩嘆若此者亦奚貴腹溢丘索口盈典墳稱為包今綜古之士也是以類書彙纂好古之家歷代多有乎不復廣載若乃其事起于其人某物創于某代為天下綴文之儒亦一提覽法門乎又烏能已已其工自天道中自人事下自器用以及飛潛動植等類分而編之為三十四卷題其名曰事物初略初者誌其始也略者言此特其大略而未敢遽謂往古來今之務遂盡乎此也是集也以傳雅之流

見之所謂南越以孔雀珥門户崑山以璞玉抵烏鵲耳若以案頭取便于觀覽不猶之居山以魚鼈 狸居澤以鹿豕為禮哉

時在

崇禎闕逢涒灘之歲律中姑洗蕤蘭之日

呂毖貞九父書于資敬堂

凡例

一有明佳文成林限以斯集頗恨遺珠然欲以心印心原不在夥多翻當舉一反三是存乎善讀者

一古今低淺文字寧足餉子弟之性靈涸子弟之見識特嬰師利其易於講解是以選家間亦揀入惕集中一篇不載

一評點頗自出手眼章讀者勿輕棄置

一旁批間有取及諸選本者概不掛明某某止期發明題理非敢掠美自文也

一明文選者寂數汪何尚已即今日最行者若李之金丹湯之初學集黄之商沈江之文翻高之先正小題以及課本正則文峰指南諸選皆足發明文體啟廸後生學者宜博採引証勿徒拘拘於此集

一學者既得群覧諸選漸宜由博返約則是編似乎可守

一明人小題文極多全章長節者該概不登俟入大題

一先正諸文及行文體格諸選本載者甚多學者檢閱自便該不復贅

一是集為文百二十篇閱月告竣其中不無紕繆幸四方君子有以教我

歷代事物制作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採用書目

戴易	尚書	毛詩	春秋
禮記	左傳	爾雅	春秋元命苞
埤雅	廣雅	管子	春秋說題辭
呂氏春秋	春秋繁露	說文	春秋運斗樞
釋名	莊子	淮南子	鶡冠子
渾天儀	黄帝素問	列子	太玄經
申子	春秋內事	五經通義	禮斗威儀
山海經	論衡	易乾鑿度	漢書
尚書大傳	列仙傳	傳燈錄	孫氏瑞應圖
禮統	兵書	世本	易通卦驗
風俗通	張衡靈憲	十洲記	孝經援神契
帝王世紀	家語	禮稽命徵	荊州星占
異苑	大戴禮	物理論	河圖帝通紀
風土記	韓詩外傳	漢紀	蔡邕月令章句
龍魚河圖	神異經	漢武內傳	洛陽名園記

漢律曆志　□拼錄　玉篇　吳曾漫錄
歷代二寶記　□韻　化胡經　寇萊公遺事
白帖　王羲之筆經　南村野史　教坊記
二儀實錄　于筆子　吳錄　王文正遺事
古史考　徐文潛集　詩林廣記　洛陽伽藍記
海內玉品子　□文選　夢書　養生雜纂
格物麤談　□記　郁離子　夢華錄
草木狀　會稽典錄　元經要覽　石爾鑑經
越絕書　述異記　歸田錄　閒□□談

孫史　東坡志林　番禺雜志　陸賈紡行記
九州論　南越志　韻集　佗山事狀
尚書緯　說書　崆峒集　漫大故事
遁甲經　太公六韜　述異記　晉太祖起居注
格物總論　京中記　續搜神記　韓忠獻遺事
地鏡圖　穆天子傳　總略　本草經
論語緯　易林　異物志　三朝洪錄
朝野僉載　珍珠船　吳越春秋　晉安海物記
爾雅翼　竹譜　太山記　曾瑾書

梁史　泰州記　異人錄　漢官儀
後周書　三輔故事　崔寔月令　顧微廣州記
玉策　神僊傳記　小說　拾遺稽錄
太平廣記　□略　貴耳集　指蘇備忘錄
星槎勝覽　庶客談　復齋日記　豫章記
獸經　玉堂雜記　玉海　朱子語錄
該聞錄　魏志　從征記　馬明生別傳
荊州土地記　夢筆錄　吳婁縣記　四民月令
春秋說　羅浮山記　高士傳　清夜錄

源流至論　冷齋夜話　東齋遺錄　玉臺新詠
白獺髓　揮麈錄　唐詩歸　自警編
談洞　會要　家斷　筆談
晉公談錄　錢氏私誌　古杭集紀　增補古今文致
萬姓譜　事始　字源　歟餘漫錄
典術　涼州記　幽明錄　神僊傳
困學紀聞　北邊備對　顏氏家訓　朝野遺記
戚齋錄　述征記　潯陽記　會稽後賢傳
禽經　說苑　晏子　名山記

也賦始行始於黄帝

晝夜 通曆曰地皇氏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十二辰 事始曰黄帝六子分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獸名屬之蓋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是也十二獸名者子屬鼠鼠無牙上曰牙丑屬牛牛無齒下曰齒寅屬虎虎無項卯屬兔兔無唇辰屬龍龍無耳聽以角巳屬蛇蛇無足午屬馬馬無膽未屬羊羊無瞳申屬猴猴無脾酉屬雞雞無陽戌屬犬犬無胃亥屬猪猪無筋是也

周天曆 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氏視五星之文分晷之度史記曆書曰黄帝名宿度驗匡躔謂題名宿度之候察進退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晋書天文志則曰庖犧始立周天曆度也

干支 通鑑曰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蔡邕獨斷云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軋也言萬物自抽軋而出也丙者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丁者壯也物體皆丁壯也戊者茂也物皆茂盛也己者紀也萬物皆有定形可紀也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又云庚堅強貌辛者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壬者妊也陰陽交接懷妊也至子而萌也癸者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支枝也其名亦有十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子者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卯茂也謂陽氣生而滋茂也辰者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巳者已也陽氣畢布已也又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也午者牾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物皆附麗陽氣以茂也未昧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酉者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戌者恤也物當收斂矜恤之也亥者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偽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

星官 後漢天文志曰軒轅始受河圖鬪苞受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始自黄帝至高陽氏乃使南正重司天

地輿第二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 編輯

(地) 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為地。晉書曰。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袪疑說云。自地統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凝結而為山川河嶽。徐整三五曆紀曰。混沌如雞子。一萬八千歲。開闢。濁混為地。每日深一丈。如此又一萬八千歲。然後地極深。此有地之初也。

(四方) 伍希明太乙金鏡經曰。昔燧人氏仰觀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然則四方之名。蓋始於燧人氏。

(地名) 項峻治書曰。人皇氏出於混地之國。是則從地乃國名也。土地國邑之名。以其為始。

(山川) 事物紀原曰。神農興於厲山。黃帝生於姬水。以山川有名之始。

(道路)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天地四方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大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十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自北極至南極。二十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八極之廣。東西二十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十三萬一千里。天水道八千里。通谷真名川六百六。徑三千里。然黃帝當時有記里之車。道路之記。宜自軒轅始也。

(地里圖) 春秋元命包曰。神農世以羲生白阜。乃圖地形脈水道。注云。白阜。毋名。圖畫地形。通水潦脈也。今之地里圖。始於此。

(界限) 拾遺錄曰。禹治水。所穿鑿處。青泥封記。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乃遺事也。

(田畝) 通典曰。黃帝始立步制畝。是田以畝計。起自軒轅也。韻府云。禹平水土。分為九州。是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

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二人。又類書纂云。黃帝如江步制畝。以六尺為步。百步為畝。至秦孝公以二百三十步為一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井田) 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於大禹。而備於成周。

(民田) 事物紀原曰。三代之民。皆受田於公。其所受之田。乃王田也。一夫一婦。授田百畝。自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民始得買賣。而以天下之田為私業。此民田所始也。

【城】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事始曰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
敵者戰軒轅本紀曰黃帝築邑造五城漢書又云神農之教有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然則城池之制肇于神農處于軒轅也天子
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郭】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世本曰鯀作郭軒轅
本紀乃謂黃帝築城邑則鯀未嘗築城但為郭而已管子曰內
謂之城外謂之郭

【京師】釋名曰國君所居曰都帝王世紀曰太昊都陳此稱都之始
也三代以來夏曰邑周曰京師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居故以
名天子之居

【府】事物紀原曰漢制三公開府故稱三府魏晉以後諸王亦稱府
唐高祖武德初放邊鎮襟帶之地置總管府十年二月十二日
改曰都督府開元三年始改京兆河南曰府此蓋府之始也蘇
氏演義曰府聚也聚所在圖書簿籍之處

【州】項峻始學篇曰人皇氏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為九州通
典曰堯有九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又別九州漢以州為部郎唐
武德元年乃罷郡置州也

【縣】周禮四甸為縣秦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為縣則縣自孝公始
也

【關】周官司徒之屬有司關上士二人蓋周制也注關者界上之
門物原云湯始設關

【鎮】紀原曰歷代未聞置鎮至後周武帝始置之隋因其舊唐命上
中下三等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當津要者則為軍以縣兼
軍使民聚不成縣而有稅課者則為鎮或以官監之

【坊】演義曰坊方也言人所居之里為坊也又曰方類也方以類聚
居者必求類耳漢官闕名曰洛陽故宮有九字坊則漢時已有
其制矣

【市】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教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神農始作市也風俗通曰言市井
者二十家為井今因井為市故云然爾一云祝融作市

【井】淮南子曰伯益作井呂氏春秋亦云世本又曰黃帝正名百物
始穿井荊州記則云隨郡有村父老相傳炎帝所生村中有九
井云神農既生九井自穿未知是否

【馬驛】左傳有楚子乘馹馹者驛馬也此馬驛之始

【置郵】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周時制也

【悲濟院】唐開元五年宋璟蘇頲奏曰悲田院貧子養病從長安以

宋置使專知此所稱悲田乃開釋教此是儒尼職掌至二十二年乃分置於諸寺給廪食以養之宋朝又置於僧院此養濟院之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廪制亦本於周

【橋】大雅云造舟為梁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郭注併舟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春秋傳曰周赧王五十八年秦始皇作浮橋於河上此即橋名之始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三 上平韻

【人】三五曆紀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又一萬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然後乃有三皇此有人之初也

【熊】黃帝有熊氏之後熊克家譜云鬻熊為文王師著書一卷名鬻子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因以為氏此熊姓之始說文云

熊獸名狀似豕

【馮】周文王第十六子畢公高之後畢萬之孫食采於馮城因氏馮此馮姓之始說文云馮馬行疾貌

【童】顓頊生老童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此童姓之始說文云未冠者本作僮今作童又獨也言童子未有室家者也又十五以上謂之童子洪武正韻云奴也又漢書注山無草木曰童

【洪】古共工氏之後本姓共氏因避仇改姓洪此洪姓之始說文云洚水也從水共聲方言云后匯河流為洪又大也通作鴻

【戎】姜姓同祖人戎子之後說文云兵也春秋時有戎律洪有功臣

戎賜封扜耳侯漢宣時有戎使仔居有鄧處使戎遣有諱名

〔翁〕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因以為氏此翁姓之始說文云翁頸毛也從羽公聲前郊祀志云鬼翁雞黍色丟黍翁屬頸也或作翁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顏師古曰翁猶父也漢高祖答項羽曰我翁即若翁

〔种〕仲山甫之後姓仲氏因避難改姓种此种姓之始說文云种稚也

〔終〕陸終之後以字為姓此終姓之始說文云絿絲也一曰盡也極也窮也死也又畢也

事物初略 卷三　二

〔宮〕□□□□□□之後一云宮之奇之後唐特宮志惲居河東仕至殿中侍御史令河東有宮氏此宮姓之始說文云宮室也從宀躬省聲宀音綿象形屋下爾雅云宮謂之室宮穹也屋見垣上穹窿然

〔鄧〕周文王子鄧侯之後以國為姓說文云邑名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此鄧姓之始

〔鬷〕春秋時有鬷蔑字然明晉叔向知鬷然明從杖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必鬷明也下堂執其手以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然明始見知於子產子產問為政焉且曰吾他日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說文云釜屬又數也

〔豐〕鄭穆公子豐之後春秋時有豐施豐卷豐衍豐稷宋哲宗朝有豐稷字相之為殿中侍御史大夫詞疏請論蔡京之罪數上疏言近習之非說文云豆之豐滿者從豆器名鄉飲酒有豐侯亦謂之廢禁又大也多也盛也

〔風〕伏羲之後象傳公母須句國風姓女故曰成風此風姓之始說文云八風也從虫凡聲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鄭氏曰風教王之風為歌風之風假借也云白天地之使也大塊之噫氣也□也敎也又見上行下效謂之風又化也

事物初略 卷三　三

〔東〕舜七友東不訾之後說文云東動也從日在木中鄭氏曰木若木也日所升降在上曰杲在中曰東在下曰杳一曰春方也

〔蒙〕周時有東蒙主後因為氏此蒙姓之始秦時有蒙驁居上卿其孫蒙恬為秦將軍築萬里長城始製筆說文云王女也從艸冢聲徐曰即女蘿正韻云覆也冒也蒙也又草名山名卦名又承也欺也

〔通〕巴大夫食采通川因氏焉此通姓之始說文云達也按漢志方里為井井十為通之意

〔紅〕楚元王子劉富紅侯之後說文云帛赤白色從糸工聲一曰淺

赤白又地名春秋莒子征

【公】魯昭公子公衍公之後漢有主爵太尉公滄說文云無私也又通也

【充】充向之後漢有仙人充尚說文云長也高也又塞也滿也广韻云盛也大也

【融】古祝融之後此融姓之始說文云炊氣上出從鬲蟲省聲徐曰鏘也氣上融散也又和也方言曰宋衛荊吳之間謂長曰融又明也

【弓】魯大夫叔弓之後漢有弓祉為光祿勳後魏有弓翊為博陵太守說文云弓象形以近窮遠也

【龍】虞舜龍作納言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此龍姓之始說文云鱗虫之長

【鍾】宋微子啟之後桓公曾孫伯宗仕晉生州犂仕楚食采鍾離因以為氏此鍾姓之始說文云酒器也從金重聲又聚也左傳釜十則鍾六斛四斗曰鍾小爾雅云二缶謂之鍾注八斛也

【宗】周大夫宗伯之後以官為氏此宗姓之始說文云尊祖廟也徐曰宗廟神祇所居示古祇字宀象屋漢書顏注尊也有德可宗也

【封】封鉅為黃帝師因氏焉夏時有侯國君封父此封姓之始說文云封爵諸侯之土也從之從土從寸徐曰名之其土也寸守其制度也隸作封從圭所執也又土培益曰封讀了曰封之崇四尺注聚土為封又周禮地官溝封注謂起土界也又大戴禮五十里為封前刑法志同十為封封十為幾方千里又牛名漢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

【龔】晉大夫龔堅之後說文云給也柳云萬國固不龔

【松】秦始皇封松為大夫居其地者遂以為氏此松姓之始也說文云木名

【容】黃帝臣容成之後說文云盛也從宀從谷屋與谷皆所以盛受又儀也貌也包函也

【逢】夏殷諸侯有逢公伯陵封于齊子孫因氏焉此逢姓之始說文云遇也從辵夆聲又值也迎也

【江】顓頊玄孫伯益之後封于江其在春秋時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此江姓之始說文云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從水工聲徐曰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釋名云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廣

雅云江貢也風俗通云出珍物可貢獻也

【龎】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天子封于龎鄉因氏焉此龎姓之始說文云高屋也從广龍聲正韻云龎充實也

【雙】顓頊之後封于雙蒙城因氏焉此雙姓之始後魏有雙氏洛為涼州刺史說文云從隹二枚從又又古手字右手持二隹也廣韻云偶也兩隻也

【支】支雄傳云其先月支胡人也今琊琊有支氏此支姓之始說文云分也庋也持也又庶也正韻云篆文作攴今作支支本篆文攴字從十從又今以攴代支而以支代攴

【郗】一本作郄乃晉大夫郄錡郄克之後此即郗姓之始也

【施】魯惠公子施父是生施伯公五代孫因氏焉此施姓之始春秋時有施之常字子恒孔子弟子魯人也贈乘氏伯封臨濮侯說文云旗貌從㫃也聲徐曰旗之逶迤一曰敷也

【皮】周卿士樊仲皮之後或曰鄭大夫子皮之後後漢有皮家為蒲昌蘇詩後漢有皮寬為綠幟大夫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

【師】周師尹之後以官為氏此師姓之始也春秋時晉有師曠為樂師鄭有師叔列在三良之中漢有社稷之臣師丹字仲公琅琊人治詩為世儒宗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為師正韻云衆也範也法也效也又卦名又導之教訓曰師

【糜】糜竺以妹事劉備為夫人奴客三千貨幣助軍資先主待以上賓之禮為安漢將軍說文云鹿屬詩云居河之糜與湄同

【蔡】蔡宗禮字叔厚三世以進士明經科遂為北海名家宋建炎中除翰林學士上曰蔡公之文有體真學士也故家子弟淪落不自給援案金推月俸以賑其乏說文云弔蓁艾色又履下飾又極也

【伊】古天子伊祁氏之後正韻云因也水名又惟也又彼也

【姬】帝嚳生于姬水夫子因氏焉此姬姓之始漢有姬嘉唐有水部郎中姬處遜說文云婦人美稱本周姓貴于諸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

【眭】漢有眭弘以春秋明經為議郎昭帝元鳳中因推大后起立枯柳復生之異霍光惡之奏其設妖言惑衆伏誅正韻云目深惡視

【邳】漢有邳彤信都人歸光武信都反者捕係其父弟妻子使為手書招彤彤報曰事君者不顧家後以功封靈壽侯圖像雲臺張良曰臣始起下邳是則以地為姓也

【祁】春秋時祁奚之後與祁姓同說文云太原縣名從邑示聲又徐

也詩云興雨祁祁又多也求桑祁祁衆盛也

隨 晉大夫隨武子之後與隋姓同晉有隨會漢有隨何隨蕭說文云從也從時之宜不繫于故又國名漢東之國隨為大出左傳又卦名

猗 一讀作倚漢書猗頓蓋之窮士用鹽鹽起家與王者埒富說文云聚石為渡

時 孟子弟子時子之後正韻云辰也是也

脂 孔融傳曰脂習京兆人漢末與孔融相友善及曹操殺融習往撫之曰文舉捨我死我何用生為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從月旨聲

危 宋時有危稹字逢吉號驪塘登進士第嘉祐中柴與之得調稹送以詩有云人才自係國輕重吾道亦關公去留為世所稱說文云在高而懼也又不安也又宿名正韻云險巇也疾也隤也不止也又山名

祁 春秋時鄭大夫祁寵祁諡之後說文云偏將也

耆 堯姓伊耆氏之後說文云老也禮記八十曰耆又六十曰耆指使

訾 帝嚳妃訾娵氏之後漢有訾順為樓虛侯說文云思也量也又

中言家亦不訾所費不訾謂無量可比也不訾之身亦謂貴重無量可比也通作貲又毀也識也

遲 殷賢人遲任之後晉有遲昭說文云徐行也又久也緩也

池 漢有池瑗為中尉今北魏有池仲魚為城門侯說文云沼也筝地鍾水也孔安國曰停水為池顏師古曰池言其包容浸潤也

夔 楚有夔國子孫因以為氏此夔姓之始說文云即魖也如龍一足有角手人面之形國語云木石之怪夔魍魎

斯 魯僖公時有奚斯作閟宮詩因以為氏此斯姓之始說文云析也從斤其聲正韻云剽也此也即也又語已辭

司 鄭國司臣之後說文云司臣司事于外者從反后臣司事于外與后相反也一曰后君也君后之道與有司相反也

韋 顓帝大彭之後封于豕韋商滅以國為氏此韋姓之始說文云柔皮也正韻云熟曰韋生曰革

歸 春秋時晉有歸生子孫因氏焉此歸姓之始正韻云入也還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又州名國名又精趨曰歸

徐 顓頊之後嬴姓伯益之子受封于徐子孫因氏焉此姓徐之始也說文云安行也又緩也

余 秦由余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此姓余之始說文云語之舒也又

戎亦作于

【舒】舒子國時封國後以國為姓此舒姓之始說文云中也一曰敘也敘也開也展也

【蘧】春秋時有蘧伯玉名瑗為衛大夫說文云蘧麥也

【魚】宋司馬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此魚姓之始說文云水蟲也

【疏】漢太子太傅有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說文云通也又遠也窒也漢書音義云分也又醜也

【儲】蘇儲子之後說文云待也一曰積聚以為副貳也太子副君故謂之儲也

【渠】周大夫渠伯之後後漢有渠參封昔侯說文云水所居也

【居】晉大夫先且居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即居姓之始也說文云處也又止也

【諸】越大夫諸稽郢之後漢有諸於為洛陽令說文云辯也徐曰別異之辭一曰衆也又疑辭又禮記內則注以諸和水釋文云乾桃乾梅皆曰諸

【虞】舜有天下曰虞子商均封虞以國為氏此虞姓之始一曰周武王封虞仲于河東其後因以字為氏說文云騶虞也從虍吳聲正韻云有也助也樂也望也度也慮也測也防也專也備也娛也安也又葬而反祭曰虞

【胡】周武王封舜後胡公滿于陳子孫以謚為氏此胡姓之始說文云牛頷垂也從月古聲正韻云何也禮記深衣注垂下曰胡

【樗】秦相樗里疾之後此樗姓之始也

【盧】齊姜太公之後至文公子高之孫傒食采于盧因以為氏此盧姓之始說文云飯器也從皿盧聲一曰青酒區前食貸志令官作酒以一二千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人尊盧氏古帝王正韻云黑也亦作旅人瓤瓠曰呼盧

【朱】周曹挾封于邾為楚所滅子孫因去其邑姓朱此姓朱之始也說文云朱赤心木從木在其中一者記其心

【蘇】顓帝祝融後陸終生昆吾封于蘇以國為氏周有蘇忿生為司寇居河東此姓蘇之始說文云桂荏也從艸穌聲

【吳】周太王長子泰伯次子仲雍封于吳子孫以國為氏此姓吳之始正韻云譁也大言也說文云吳從口從夨音仄又音芳吳志云無口為天有口為吳

【于】周武王第二子邗叔後以國為姓此姓于之始說文云于於也

【俞】太古有良醫俞跗說文云空中木為舟也從亼從舟從巜巜水也一曰肰也

【符】魯頃公孫公雅爲秦符璽令因氏焉此姓符之始說文云信也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從竹付聲正韻云符者輔也所以
輔信人合也驗也證也
【苻】本姓蒲氏蒲洪以讖文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洪子建即帝位
至苻堅始盛此姓苻之始說文云草名莖似蒲
【蒲】蒲洪字廣世有扈氏之後世爲西戎酋長其先代池中蒲生長
五丈五節如竹時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此姓蒲之始至洪改姓
苻說文云水草或以作席又菖蒲藥名又名昌陽昌歜昌本堯
時韭盛爾陰爲菖蒲

【僉】春秋時衛有僉中心僉欲懃香有僉俍說文云贊酷也言其內
僉々解也正韻云皆也相也方言云東齊謂皆曰僉
【鋤】春秋時有鋤麑觸槐而死亦作鉏
【烏】烏曹氏之後唐開元中有烏承玼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
號曰而決號轅門二龍爲別軍將軍封昌化郡王說文云孝烏
也正韻云黑也何也亦作惡
【吾】齊大夫管夷吾之後說文云吾自稱也從口五聲一曰御也
【塗】古塗山氏之後說文云泥也人杇也
【辜】說文云辠也從辛古聲有自新之義故從辛正韻云十一月爲
辜
【屠】晉大夫屠蒯之後一云楚人屠羊說隱於屠肆因以爲氏說文
云刳也從尸者聲又殺也正韻云裂也又地名詩云出宿于屠
是也
【茹】齊有中書通事舍人茹法亮勢傾天下魏有驍騎將軍茹皓韻
府云飲也食也啜也就菜也臭也食也受也茅根也正韻云相
牽引貌又恣也
【涂】洪州人因水爲姓
【須】太昊風姓之後有須句國後以國爲氏此姓須之始也正韻云

意所欲也斯須也人待也說文云本面毛字
【瞿】桃源萬壽宮有瞿童升天今有八蹄壇在焉正韻云鷹隼視又
瞿瞿不審貌
【扶】乞扶氏改爲扶氏此扶姓之始也漢有扶嘉爲廷尉南史有扶
猛字宗略其種落號向歡樂從賀若敦討梯山人民悅附說文
云佐也從手夫聲一曰相也
【都】漢有都稽爲臨菑侯說文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從邑者聲
人美也閑也
【殳】舜臣殳斨之後漢有殳嘉說文云杖也又兵器亦作杸上從

几音殊。鳥短羽也。正韻云：擊也。几字從殳者亦作殳，若跂跂之
類是也。

【蘇】炎帝姜姓之後。太公望封于蘇，其後以國為氏，此姓蘇之始也。
說文云：禾麥桂與上平也。正韻云：甦也，蘇芑等也，好也，又疾也。
揚綜曰：蘇無偏頗也。

【黎】九黎之後。一云少昊氏衰，九黎氏亂德，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
正黎司地，其後以字為氏。說文云：衆也。

【嵇】夏少康氏封于季杼于會稽，為會稽氏。漢初姓嵇，嵇山遂為嵇
氏。此嵇姓之始也。

【奚】仲。德奚仲之後，奚仲為湯左相。說文云：奚，大腹也。又東北夷。周
禮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之侍
史官婢也。或曰奚官女也。又何也。

【倪】郳武公封次子于郳，其國子孫為郳氏，避仇改為倪。此倪姓之
始也。與兒同。

【洼】漢建武初有博士洼丹，字子玉，傳孟氏易，作易論七篇。易家宗
之，稱為大儒。韻府云：深池。又曲也。又漢洼水名。又深也。

【柴】孔子弟子高柴之後。說文云：小木散林，從木此聲。正韻云：瘦也。
又植貌積也。所積之物也。

【懷】無懷氏之後。懷叙仕吳為尚書郎。說文云：念思也。正韻云：來也，
服也，安保也，胸臆也，衷藏也。方言云：至也。又抱也，和也，包也。

【裴】嬴姓，伯益之後。秦非子支孫封䣬鄉侯，因以為氏。六代孫陵封
解邑君，乃除邑從衣，此姓裴之始也。正韻云：長衣貌。夕漢魏郡
人作裶。又裴回。

【崔】齊太公生丁公伋，伋生叔乙，讓國居崔邑，因氏焉。此姓崔之始。
其後居博陵，居清河，俱為著姓。正韻云：山名。

【梅】殷紂時有梅伯，子孫因以為氏。此姓梅之始也。漢將軍梅鋗。六
代孫嘉，始居汝南。說文云：枏也，可食，從木每聲。爾雅云：似杏，春
而實，夏既落。

【枚】枚乘，吳人，仕吳，後吳滅，漢景帝拜弘農都尉，詞賦甚高。其子枚
皋，漢武朝上書北闕，拜為郎。說文云：枝幹也，從木支，可為
曰枚，个也。

【靁】黃帝時為雷之後。一云方雷氏之後。鈔文云：陰陽相薄生
也。本作靁，從雨畾聲。
漢建武初有來歙，拜大中大夫，處國忘家，忠孝顯著，在塗
右班部任。正韻云：還也，及也，至也，招之也。

【臺】后稷封於邰。春秋左傳有臺駘，郎分兩之。君後以為氏。此

之始說文云觀四方而高者也從至高省故又持也

〔袁〕象袁公之後以諡為氏此袁姓之始說文云閩也從口袁

曰閩痛形於聲

〔眞〕本姓慎至宋真宗避御諱始改姓真氏此真姓之始也

云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正韻云淳也精也正也

〔貞〕漢有貞祐為太尉長史

〔甄〕舜陶甄河濱因以為氏此姓甄之始正韻云陶也又察也

〔陳〕周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其後以國為氏此陳姓之始也陳

云胡遮我陳注階除也正韻云列也又張也布也數也久也又

事物初略 卷三 十六 謂敬堂

數者也

〔秦〕堯時伯益裔孫非子周孝王封之于秦因氏焉此姓秦之始也

秦冉秦非並孔子弟子正韻云木名

〔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其後去邑為荀此姓荀

之始晉有荀林父荀鑒荀首

〔辛〕姒姓之後夏啟支子封于莘子孫去草為辛氏此姓辛之始周

太史有辛甲說文云秋時也又金味又渾味又苦辛爾雅云太

歲在辛曰重光

〔申〕炎帝之後封于申號申伯其後以國為氏此姓申之始春秋時

有申繻申叔時申句須申舟申無宇申包胥爾雅云太歲在申

曰涒灘正韻云申伸也重也容也明也闕也

〔郇〕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詩云郇伯勞之唐大曆中晉州男

子郇模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朝廷館之容省

〔文〕周文王支孫以諡為氏此文姓之始也宋文潞公自云敬暉之

後裴祖避石敬瑭諱改姓文周派又有改姓荀者文云錯畫

也象交文正韻云章也美也善也華也斑也法也工記青與

赤謂之文左傳經緯天地曰文

〔殷〕子姓之後商湯十九世孫小辛改國號曰殷其後遂以國為氏

事物初略 卷三 十七 資敬堂

此姓殷之始也正韻云殷也止也大也中也衆也

〔雲〕縉雲氏之後說文云山川氣也從雨云聲

〔聞〕宋咸平中陳堯咨榜中有聞見昌古詩入也說文云知聲也從

耳門聲正韻云名達曰聞人聲微曰聞

〔元〕衛大夫元咺之後其先食采于元因氏焉此即姓元之始今元

城是也北魏初拓跋氏亦改姓元說文云始也從一兀聲云善

之長也正韻云本也首也一也大也始也氣也

〔原〕原伯為周大夫不悅學閔子騫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

亡乎原憲字子思孔子弟子說文云高平曰原正韻云本也又

〔干〕宋大夫干犨之後。揚雄秦常與同舍談及晉干寶，一吏曰干寶非干寶，驗韻書果然。說文云犯也、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瞂或謂之干。郭璞云干者扞也，亦作扞。

〔蘭〕鄭穆公支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即姓蘭之始。漢有蘭光為武陵太守。韻府云俗呼燕尾香。山谷曰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

〔宜〕宋之公后鼓嵩院記云蘇侯翊官侯鑑守齋金幣割公田以佐其役，則宋時有宜鑑其人也。說文云宜，吏事君也。正韻云宜也、職也、使也、又公也。

〔竺〕乾思彥，性倜儻，賀遂亮贈以詩云：志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說文云襟也。

〔山〕古烈山氏之後。一云周山師之官掌山林，以官為氏。說文云宣也，宣氣散生萬物也。

〔穎〕本伯翁之庶食采于穎邑者，因而著族。又武公字曰穎考公羊傳倚穎公後遂為氏。正韻云穎角曰穎。方言云湘江之間謂之獺，中夏謂之穎，東齊謂之穎，汝穎淮泗之間謂之穎。

〔班〕楚若敖孫令尹子文為虎所乳，楚人謂虎班，其子因名鬬班。秦滅楚，遷之晉代之間，因氏焉。此姓班之始。說文云爵位也，又次也，布也。正韻云列也，又分也。

〔關〕夏大夫關龍逢之後。一云周尹喜為關吏，其後以官為氏。說文云以木橫持門戶也。正韻云扃也、閉也、塞也，又要會處，又聯絡也。

〔環〕楚環泉之後。漢環饒為江東太守。晉環濟撰吳紀十卷。說文云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又曰繞也、周迴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四 下平聲

【田】舜後陳厲公子名完。謚敬仲。仕齊。以陳字為田氏。此田姓之始。至田和纂齊九代。秦滅。項羽時。田假、田儋、田市、田榮、田横、田廣、注漢王。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口從十。阡陌之制也。又並也。已耕曰田。五稼填满其中也。正韻云。獵也。

【錢】顓帝曾孫陸終生彭祖。孫孚為周錢府上士。以官為氏。此姓錢之始也。

【逢】宋平公子逢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說文云。行衆岸也。又叶也。正韻云。岸也。側也。方也。旁近也。

【權】顓帝之孫封楚。楚武王之孫鬬緡尹權。秦遷大姓。因居大水。遂以權為氏。此姓權之始。說文云。黃華木也。從木雚聲。一曰反常也。漢人以反經合道為權。一曰稱錘。一曰權量。又事任也。又暫也。又國名。

【燕】召公奭封於燕。傳四十二代。秦滅之。其後以國為氏。此姓燕之始也。春秋時有燕伋。孔子弟子。贈漁陽伯。進封汧源侯。正韻云。喜也。息也。鳦鳥也。亦作鷰。又安也。

【牽】魏文帝朝拜右中郎將有牽招。字子經。晉金谷二十四友中有牽秀。字成叔。有文才。弱冠以美名。補新安令。說文云。引而前也。亦作掔。又挽舟索。一名百丈。

【全】漢靈帝時有全柔。錢塘人。舉孝廉。補尚書右丞。值董卓亂。棄官而歸。說文云。完也。正韻云。俗也。具也。保也。

【泉】魏封全琮於白水國。改姓泉。蓋全琮者。字子璜。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就吳市。琮悉散賑贍。出吳志。此姓泉之始也。

【連】齊大夫連稱之後。說文云。負連也。從辵車。[illegible]。正韻云。接也。合也。續也。還也。

【宣】衛大夫叔孫宣伯之後。一云宋宣公之後。以謚為姓。

【延】漢桓帝朝有延篤。字叔堅。拜為議郎。與朱穆等共著作東觀。後既卒。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說文云。長行也。正韻云。引也。納也。施及也。陳也。進也。遠也。税也。

【堅】漢光武時。河北人見堅鐔。字子伋。拜偏將軍。每戰輒先當矢石。以功封合肥侯。繪形雲臺。說文云。剛也。正韻云。固也。勁也。

【先】晉文公時有大夫先軫。封蒲城伯。子且居封霍伯。說文云。前進也。從人之[illegible]。

【蕭】宋微子之後。夫孫封於蕭邑。因以為氏。此姓蕭之始。說文云

艾蒿從草爾聲正韻云斧也

〔姚〕舜生於姚墟故謂之姚虞子孫因以為氏此姚姓之始也

〔銚〕漢光武時雲臺二十八將中有銚期封安成侯

〔刁〕齊大夫豎刁之後正韻云古者軍行有刁斗又風微動貌

〔鼂〕周景王子王子朝亦作鼂子孫因以為氏又云衛大夫史鼂之後說文云匽鼂玉名今作鼂

〔橋〕黃帝葬於橋山子孫因氏此姓橋之始也漢武時有大鴻臚橋仁從大戴學註禮記四十九篇號橋君說文云水梁也

〔喬〕黃帝之後本作橋其後有去木為喬者此喬姓之始說文云高而曲也郭璞云木之拳曲如鳥毛羽曰喬

〔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此姓譙之始晉時拜騎都尉有譙周蜀人著述五經百餘篇韻府云國名又譙樓門上為高樓以望曰嚴譙一曰城上樓

〔焦〕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子孫因氏焉此姓焦之始韻府云火傷也通作燋

〔苗〕楚大夫伯棼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因氏焉此姓苗之始說文云草生於田者從草田散正韻云夏獵為苗除害也又求也衆也

〔饒〕漢有氣陰太守饒咸甚得吏民心呂居仁作江西傳[illegible]圖有饒節字德操與陳無己等二十五人為法嗣韻府云饒也多也正韻云豐也勝也益也

〔堯〕帝堯之後說文云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古作垚正韻云與遙同

〔昭〕戰國時楚有昭奚恤漢大鴻臚有昭猛正韻云明也光也著也覿也

〔包〕楚大夫申包胥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此姓包之始也說文云家也一曰裹也偏旁作勹象曲身貌

〔巢〕上古有巢氏之後堯時有巢父因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號曰巢父夏殷有巢國後漢有司空巢堪韻府云蘇蘇山高貌

〔茅〕周公第三子封於茅曰茅叔子孫遂以國為氏此姓茅之始說文云菅也可縮酒為藉

〔陶〕陶唐氏之後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周成王以商民七族封康叔陶居一焉繼命陶叔為司徒授康叔以人民以國為氏此姓陶之始也

〔曹〕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安為曹氏又周文第十三子振鐸封於曹亦為曹氏正韻云局也輩也衆也群也事閒曰曹

〔高〕齊太公六代孫文公子高之孫傒以王父字爲氏此姓高之始高柴孔子弟子說文云崇也

〔毛〕周文王第九子毛伯封於毛以國爲氏此毛姓之始左氏傳云魯衛毛聃文之昭也周王使毛伯來求金說文云眉髮之屬佩韻集曰河朔謂無曰毛漢書毛音無

〔敖〕顓頊師大敖之後正韻云游也楚人謂未成君爲敖

〔勞〕其先世居東海勞山因氏焉晉有三公郎勞霸蜀有勞彦遠偽尚書大丞說文云劇也訓詁云勞疲也勤也又事功曰勞

〔羅〕祝融之後妘姓初封宜城後徙枝江周末居長沙說文云以絲罟鳥也

〔何〕周成王弟唐叔虞裔孫韓王安後為秦所滅子孫散處江淮間訛音以韓為何遂為何氏此何姓之始說文云儋也一曰誰也正韻云辭也問也曷也賈誼傳在大譴大何之域師古云譴責也何問也

〔和〕堯時和仲和叔之後說文云相應也又諧也正韻云順也調也遂也不堅不柔也

〔柯〕吳仲雍五世孫柯相之後容州柯山即柯相所治之處說文云斧柄也又枝柯

〔戈〕夏時戈國之後以國爲氏說文云平頭戟也又小枝上向為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

〔過〕夏時過國之後宋有秘丞牢過之一正韻云經也或曰傳過也移所在識以為信

〔麻〕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建註論語說文云枲也從林從广林人所治也在屋下广廡厰之形之於其下治麻

〔車〕漢武詔丞相田千秋以年老乘小車出入禁中時號車丞相子孫因以為氏此姓車之始也說文云輿輪之總名釋名云車舍也

〔巴〕巴子國以國為氏戰國時有巴寧公孫座曰決利害而使三軍不惑者寧之力也賜錢十萬說文云蟲也或云食象蛇也巴蛇吞象

〔家〕周大夫家父之後宋朝有家退翁蘇東坡同年友也說文云居也正韻云婦謂夫為家大夫之邑曰家

〔查〕唐貞元鄱陽有富人查稱南唐兵部尚書有查文徽宗時有查道字湛然以文行稱於世為海陵望族

〔花〕唐上元中有花驚定號勇過人段子璋反於蜀討平之家東館鎮主令廟食宋朝封忠應公又有倉部員外郎花季睦說文云

花然也本作[illegible]亦作[illegible]

〔沙〕宋有沙世堅素號武勇守宜州平劇賊江路頼之說文云水散石也亦作砂今東苑有沙氏

〔佘〕唐太學博士有佘欽宋咸淳廷對進士第三人有佘安裕

〔陽〕周景王少子封陽樊子孫以邑為氏姚姓陽之始春秋時晉有陽處父為太傅魯有陽虎說文云高朗也從言易聲正韻云好自也清也雙也佯也山南水北也營天功明萬物謂之陽爾雅云十月為陽

〔楊〕唐叔虞之後伯僑向晉歸周天子封為楊侯子孫因以為氏姓楊之始也說文云木名從木昜聲

〔揚〕漢時揚雄自叙云從手易與從木易又為一族正韻云發也頭也

〔羊〕春秋末羊舌氏之後晉有殺羊者以羊頭遺叔向叔向母埋之三年事發追捕向家掘之僅有舌存遂號羊舌氏後乃改之單姓羊正韻云柔毛畜又與佯同

〔王〕周靈王太子晉字子喬之後其後北海東海高平天水瑯琊楮郡各有派系說文云天下所歸往也正韻云大也主也君也古文作王從一從土一貫三為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故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黃〕顓帝曾孫陸終之後受封於黃其後以國為氏姓黃之始說文云土之色從田芡聲

〔張〕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姓張之始也其後魏晉唯入秦張姓張氏名祿說文云施弓弦也從弓長聲一曰開也正韻云設也弩也又宿名又大也侈也

〔章〕齊太公支孫封於鄣其後以國為氏去邑為章此章姓之始齊將章子秦將章邯皆其後也說文云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一曰彩也正韻云明也采也程也文也又略也衣也考工記赤與白謂之章又大材木曰章章持也

〔姜〕炎帝生於姜水因氏焉此姜姓之始也後呂望封齊子孫散處天水上邽

〔梁〕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是為梁伯其後以國為氏此姓梁之始也說文云水橋也從木從水刅聲正韻云屋脊曰棟負棟曰梁張銑詩注石絕水曰梁梁所以鄣水

〔涼〕魏文帝朝尚書僕射有涼茂字伯方少好學議論整據經典初為魏郡太守又拜甘陵相所在有治績說文云薄也從水京聲

【房】堯子丹朱封爲房邑侯。子陵以丈封爲氏。四十八代孫房雅王莽末爲清河太守。始居清河。此姓房之始。說苑云室在旁也。從戶方聲。又星曰房。又五星聚房。應周之興。荊吳遺事李截仁絕其妻曰河魁在房。不宜行事。

【唐】陶唐氏之後。封唐侯。子孫以國爲氏。說文云大言也。從口庚聲。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

【汪】古汪芒氏之後。正韻云池也。

【方】周大夫方叔之後。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說文云并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正韻云西方也。正也。比也。且也。微也。椓也。

【常】衛康叔支孫封於常邑。因氏焉。一云黃帝臣常先之後。正韻云經一主也。又姓名。又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又簡九家易兌爲常西方之神也。

【桑】秦大夫子桑之後。以王父字爲氏。說文云蚕所食葉木。從木叒聲。

【臧】魯孝公子彄食采於臧。是爲臧僖伯。子孫因以爲氏。此姓臧之始。正韻云善也。厚也。吏贓受貨也。

【莊】楚莊王支孫。以謚爲姓。說文云盛飾也。正韻云嚴也。六達之路也。端也。矜也。敬肅也。

【郎】魯懿公之孫費伯城郎居之。子孫因氏焉。此姓郎之始。正韻云男子之稱。婦人謂夫爲郎。又稱言良者也。

【康】衛康叔之後。以謚爲姓。正韻云安也。和也。樂也。爾雅云五達謂之康。應劭曰空也。容也。

【盧】齊姜邑盧。姜句須之後。周武王時有隱者兄弟七人。俱有道術。結廬山中。後得仙去。空廬在焉。故曰廬山。按廬山記又爲周威王時人。正韻云正也。又地名。

【湯】商湯之後。以謚爲姓。說文云熱水也。從水昜聲。

【衛】本商湯之後。以國爲氏。其後商鞅本衛公子公孫氏。受秦封於商。號商君。因而亦以商爲氏。子商瞿字子木。受易於孔子。

【昌】黃帝子昌意之後。梁有昌義之。少有武幹。用爲輔國將軍。每戰必先大破魏軍。說文云美言也。從日曰聲。亦曰日光也。又盛也。顯也。

【萇】周敬王時有萇弘爲大夫。孔子從而問樂焉。

【皇】三皇之後。因氏焉。說文云大也。從自王。自始也。

【張】石趙常山太守有張將。容宋熙寧中錢塘人張獻明。兄弟五人相繼登第。皆至顯官。獻明工部。祭閣溪明尚書郎。渢明翰林學士。偉明。陟明。歷外任。皆有名績。今丹陽有張氏。說文云弓有力

也

(裘) 漢桓帝時有裘楷字公矩善天文陰陽之術說文云漢令解衣
而耕謂之裘從衣里聲

(倉) 黃帝史官倉頡之後一曰漢循吏居官長子孫有倉氏庾氏漢
倉公姓淳于為太倉令故號倉公說文云穀藏也

(蒼) 舜時八愷蒼舒之後春秋時周有蒼葛

(羌) 五代時有羌咕與竇維翰有宿怨維翰拜相公幹奇召之來與
之一官后至誣其謀反殺之他日公坐小軒忽來謁見責公殺
悲何深來報維翰而卒說文云西戎名又發語辭楚辭多用羌

字註猶乃也止韻云發也猶也

(彭) 顓帝孫陸終第三子曰大彭即彭祖也堯封于彭城以國為姓
此彭姓之始也說文云鼓聲從壴彡聲

(程) 顓頊重黎之系周程伯休父之後程國名休父為大司馬其後
以國為氏說文云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從禾呈
聲正韻云式也限也量也銓也課也荀子云程者物之準也詮
程者度量之總名

(明) 周泰伯之裔為百里奚之子孟明視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姓明
之始也正韻云光也昭也顯也著也白也辨也通也曉也神靈

也日力也莊子曰欲為刑

(平) 韓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因氏焉此平姓之始說文云語平
也從亏從八分也又止也爾雅云大野曰平又漢食貨志曰
登為平三登曰太平

(荊) 楚鬻熊因方荊州之地故亦號荊其孫因為氏此姓荊之始
說文云楚木從草刑聲字補金荊可作枕紫荊可作林白荊可
作履

(京) 鄭武公少子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大叔因氏焉此姓京之始又
云京房本姓李推律改姓京說文云山絕高曰京又安也大也

方言云燕之北鄙齊楚之郊凡人之大謂之京

(榮) 周大夫榮公榮叔其先食采於榮因氏焉此榮姓之始說文云
桐木也一曰草花謂之榮木謂之華

(成) 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後以國為氏其後去邑為成此成姓
之始其後成肅公為周卿士楚有成得臣大心成熊皆其後也
說文云就也從戊丁止韻云畢也平也善也又樂奏一終曰一
成又方十里曰成

(英) 皋陶之後有英氏周其後以國為氏說文曰草榮而不實者從
草央聲又華也美也才勝萬人曰英荀子鉅俗千曰英

（牛）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此牛姓之始。說文云：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及尾之形。一曰封高起也。又牛件也。

（侯）晉侯緡之後，遷他國，以爵為姓，此侯姓之始。正韻云：侯，候也。何也。美也。辭也。維也。又射侯。古作矦，漢書多作矦。古作厌，從厂從矢。射義：射之有侯，所以狀中否，明上抵也。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侯，故因謂之諸侯。周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此義同物命名，因名取義，轉相明也。鄭司農曰：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

（婁）邾婁國之後，子孫因氏焉。說文云：空也。又曳也。又宿名。

（樓）夏少康之後，周封東樓公于杞，支孫因以樓為氏，此樓姓之始。說文云：重屋也。從木婁聲。又聚也。

（牟）祝融之後為牟子國，子孫以國為氏，此牟姓之始也。說文云：牟，牛鳴，象其聲氣從口出也。正韻云：進也。陪也。愛也。欲也。大也。麥也。侵也。又與謀同。漢景帝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牟賊也。

（郰）宋湣公之後，正考父食邑於郰，生叔梁紇，遂因以為氏。春秋有郰氏傳十一卷。

（仇）宋大夫仇牧之後。說文云：讎也。從人九聲。一曰怨匹也。

（求）漢有隱士求仲，與羊仲俱逃名，蔣元卿舍中竹下開二徑，二人常從之遊，時稱二仲。說文云：本古衣裘求。又索也。又蓋也。乞也。

（裘）魯孟獻子之友裘牧仲之後。說文云：皮衣也。

（留）吳有留略，為東海太守。說文云：止也。從田丣聲。又駐也。住也。

（句）古句芒氏之後。春秋時有句井疆，孔子弟子。句姓自建炎以來，以避高祖嫌名，有加金為鉤，光祖是也；加糸者，絇紡是也；加草者，苟諶是也；增為句龍者，如澗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累世之後，不復別矣。韻府云：句芒，春神；句龍，社神。

（州）晉之勇士有州綽。韻府云：五黨為州。說文云：水中可居，俗作洲。

（歐）吳越時有歐冶子，善作劍，越王聘之，作五劍。

（區）東漢末長沙有區景，唐時區冊與韓愈為友，宋時有區寀與黃山谷為友。韻府云：區，藏也。名也。四豆為區。

（由）由余，秦大夫，著兵法六篇。韻府云：因也。用也。又從也。經也。又行也。

（任）黃帝十二子各以德為姓，第一子任姓，六代至奚仲，居薛。秦有任鄙。說文云：保也。從人壬聲。又抱也。勝也。又南夷樂。又孕也。鄒陽傳封劍任肯。

（管）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之後，管仲七世孫修適楚，為陰大夫，因

氏焉此姓陰之始也一云陰康氏之後周有陰不佞陰里人之

說文云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

[琴] 琴牢字子開孔門弟子贈南陵伯進封頓丘侯說文云神農氏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又云伏羲為琴龍池

[禽] 禽滑釐與田子方段干木受業于夏為王者師正韻云飛曰禽走曰獸又捉也又畋獲飛走皆曰禽又烏未孕曰禽

[岑] 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渠為岑子因氏焉此岑姓之始也今梁國有岑亭說文云山高而小

[金] 少昊金天氏之後又曰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之子武帝賜

姓金氏說文云五色金也釋名云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又黄金一雙曰一金

[林] 殷比干之子堅逃難長林山因以林為姓此姓林之始也說文云平土有叢木曰林又野外曰林

[郴] 晉有郴寶代居江夏

[諶] 漢和帝朝有荆州刺史諶仲薛令謀禮字秀登南昌人說文云誠信也測也亦作忱

[尋] 隋末有尋桐正韻云撏求也仍也繼也又俄也杜預云尋用也又六尺曰尋小爾雅四尺為仞倍仞為尋方言云尋長也自關

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今俗謂席當為尋常

[譚] 春秋時有譚子國因徐桓公滅之遂奔莒子孫氏焉此譚姓之始也

[鐔] 漢和帝朝有廷尉鐔顯韻府云劍鼻也

[談] 春秋時公伐郯又郯子來朝疑郯即談也一云漢司馬遷父名談子孫遂以為氏正韻云語也言論也戲調也亦作譚

[南] 周大夫南仲之後晉有南遺南蒯漢律歷志云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

[藍] 春秋時楚大夫藍尹亹之後唐有道人藍采荷蕃踏歌著一靴

跣拍板正韻云染青草又浮屠所居謂之伽藍

[甘] 夏時侯國也以國為氏一云周封王子帶於甘昭公是也說文云美也樂也又湛嗜也又果名俗作柑

[閻] 周武王封泰伯曾孫仲奕於閻鄉因氏焉一云唐叔虞之後公族食采閻邑因氏正韻云里門曰閻

[嚴] 羋姓之後楚莊王支孫以謚為姓後漢明帝諱莊故漢書改莊為嚴如嚴助嚴光之類皆然說文云教令急也從吅厰聲正韻云莊也毅也重也恭謹也不寬也又戒也又州名

[康] 顓帝曾孫大康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春秋時康絜孔子弟子封

[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周宣王支子賜姓詹封詹侯其後詹父為周大夫因氏焉[illegible]

楚詹尹之後

氾　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為武帝朝御史撰農書十八卷晉有氾毓

盛　唐開元中十八學士有成[illegible]宣

凡　姬姓之後以國為姓左氏傳曰凡蔣邢茅周公之胤是也

事物初畧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五上聲

孔　商湯之後微子啓封宋弟微仲衍六世至考父生孔父嘉子孫以王父為氏說文云穴也又空也甚也

董　黃帝之後己姓國有飂叔安生子董父好龍多歸之舜賜姓董氏曰豢龍此姓董之始也正韻云督也正也

鞏　周卿士鞏簡公之後春秋時晉有鞏朔漢侍中有鞏攸說文云固也正韻云以皮束物也

項　本姬姓國齊桓公滅項子孫以國為氏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說文云頭後也

李　堯時臯陶為理官子孫以李為氏殷末有理徵改姓李一云臯陶裔孫理利貞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變姓李氏利貞十一代孫老君之後一居隴西一居趙郡居隴西者生廣廣之後生唐高祖李淵

史　周太史史佚之後以官為氏春秋時有史趙史魚史墨史鰌說文云記事者也

紀　炎帝之後姜姓封於紀為齊所滅子孫以國為姓此紀姓之始

正韻云維也又十二年爲一紀

士 帝堯之臣杜伯之子隰叔爲晉士師子孫以官爲氏此姓士之始也說文云士事也漢志學以居位曰士又未娶謂之士又察也理也故治獄者謂之士

是 晉大夫之後一云漢末北海有氏儀孔融嘲之曰氏字乃民無上遂改姓是

倚 楚左史倚相之後說文云依也

蔿 楚大夫有蔿賈晉大夫有蔿伯說文云草也

薳 春秋時楚地之族其令尹有薳罷太宰有薳啟疆

子 殷姓分子姓皆商湯之後說文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稱又云子歲名困敦正韻云嗣也息也孳也爵名辰名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

梓 魯大夫梓慎之後說文云楸也一名豫章

里 本姓理春秋時改爲里故晉有里克鄭有里析後居羅城者爲相里氏說文云居也從田土禮五家爲隣五隣爲步三百步爲里

杞 周武王封夏后子孫東樓公于杞子孫因氏焉此杞姓之始也正韻云木名

綺 漢商山四皓綺里季之後說文云繒也

呂 虞夏之際封姜姓之後于呂在周失國子孫氏焉一曰呂脊也昔者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以膂身有脊呂骨也其爲字象形太公望姓姜氏呂即其後也秦漢以來遂以呂爲姓

許 周武王封炎帝之後文叔于許子孫遂以國爲姓此姓許之始也

褚 殷後左傳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褚師後因氏焉韻府云裝衣也

芈 鬻熊分楚本芈姓其後有以國爲氏者楚建中守正叔與晉共會

汝 殷賢人汝鳩汝方之後春秋時有晉大夫汝叔齊正韻云水名出汝州天息山入淮後借爲爾汝字

巨 東漢有荊州刺史巨武王莽時有巨無霸身長一丈大十圍莽爲壘尉

所 漢武帝時有諫議大夫所忠因司馬相如死上使求遺書得言封禪

處 漢有北海太守處興又有辨士處子著書九篇人分別處置曰

匿虎

〔莒〕莒□□之後封于莒其後以國為氏此莒姓之始也漢有莒氏令莒誦

〔杜〕祁姓□命□商□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遷封于杜其後遂以為姓

〔魯〕周公長子伯禽封于魯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為楚所滅其後遂以為姓

〔庾〕堯時有庾大夫其後命以為氏周有大夫庾皮衛有庾公差善射者

〔祖〕殷王祖甲祖乙文庶因氏焉殷有祖己祖伊漢有祖沂家涿郡又祭道神曰祖

〔武〕周文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因以為氏此姓武之始也漢有武臣為趙王又有武陟義取止戈為武唐人呼虎為武蓋避諱也

〔伍〕楚大夫伍參生舉舉生奢奢生二子長尚次員字子胥父奢兄尚為楚平王所殺遂奔吳後為吳相今之伍氏皆其後也禮五人為伍

〔古〕周太王古公之後魏大武時有古弼代人也因頭尖時人呼為筆公弼爵靈壽侯遷尚書令正韻云遠代也久也老也

〔扈〕夏有扈氏之後以國為姓正韻云扈也從後曰扈又止也又鳥名爾雅云山平而大曰扈又拔也楚人名拔為扈

〔輔〕晋大夫輔躒之後唐有錄事輔公祏李太白贈以詩正韻云扶也弼也車輔兩旁夾車木也又頰顳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

〔萬〕漢元成間有侯士萬章字子夏為京兆尹

〔鄢〕晋鄢大夫之後以鄢為姓一云鄭鄢郡太守司馬聿之後

〔禰〕漢建安初有禰衡字正平孔融嘗薦為奇才曹操召為鼓吏

〔羿〕古諸侯后羿之後

〔米〕本出西域米國正韻云米穀實也

〔解〕唐叔虞子食采于解子孫以邑為氏晋大夫有解揚解狐即其後也廣韻云曉也又判也說也又散之也脫之也又卦名

〔宰〕周大夫宰孔之後以官為氏宰予字子貢孔子高弟在言語科封為臨淄大夫正韻云制也主也烹也屠也

〔郜〕周文王子封于郜春秋云取郜大鼎後因為氏

〔隗〕西漢末有隗囂據天水稱西州將軍後漢有隗相事母至孝徵為郎

〔閔〕春秋時閔損字子騫孔子高弟居德行科贈瑯琊公

〔尹〕少昊之後，封于尹城，因氏焉。周尹吉甫。詩注：尹，官也，以官為氏。正韻云：治也，正也。

〔阮〕殷有阮國，在汾渭之間，子孫以國為氏。

〔究〕殷武丁子文，封於究，其後因氏焉。蘇大夫有究何。

〔蹇〕秦蹇叔之後。漢有交阯太守蹇蘭。宋有歷陽令蹇藂。又有蹇周輔，善屬文，神宗稱秀為麗書稱青。正韻云：跛也，從足寒省聲。韻云：屯難也。又卦名。

〔管〕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封于管，為管叔，遂以國為氏。此姓管之始也。今鄭州管城是也。正韻云：樂器。又筆彊也，主當也，鍵也。

事物初略　卷五　六　寶叢堂

〔筦〕漢有御史中丞筦路，琅琊人，受公羊春秋于眭廣，以授孫寶。

〔滿〕舜之裔孫陳胡公滿之後。又風俗通云：蠻荊有滿氏，音叶變為滿氏。漢有滿昌，受齊詩于匡衡。

〔簡〕左傳晉大夫狐鞫居，食采續邑，因號續簡伯，後因以簡為氏。此簡姓之始也。漢有簡卿，受尚書于兒寬。正韻云：牒也，策也，畢也，要也，大也，略也，求也，選也，忽慢也，分別也。又作簡。古制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又諫也。

〔單〕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單邑，為甸內侯，因氏焉。二十餘世為周卿士。

〔展〕魯孝公子展之後。無駭卒，命以字為展氏。展禽即無駭之子也。

〔雋〕漢昭帝時有京兆尹雋不疑，字曼倩，為吏嚴而不殘。正韻云：肥肉。又鳥肥。

〔善〕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隱居華陽洞。正韻云：良也，大也，佳也，吉也。又與膳仝。莊子與太牢以為膳。

〔典〕魏太祖時校尉軍有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正韻云：經也，常也，法也。文從冊從丌。今作典。

〔扁〕鄭人有扁鵲，善醫，即其苗裔也。

〔罕〕鄭穆公七子曰子罕，其孫罕虎，以王父字為氏。

事物初略　卷五　七

〔趙〕虞舜裔十三代至造父，周穆王賜以趙城，錄此為趙氏。

〔鮑〕夏禹姒姓之後，有鮑敬叔仕齊，食采于鮑，因以為氏。

〔蓋〕本姓隸丶子成之後也。因避亂改姓蓋。

〔保〕周禮有保章氏，其後以官為氏。正韻云：抱也，全也，安也，恃也，依也。

〔老〕顓帝子老童之後。一云老萊子之後。說文云：七十曰老。

〔左〕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氏焉。春秋時有左丘明者，古之聞人也。又有左郢，字子行，孔門七十二賢中人，封南華侯。正韻云：相助也，亮也，導也，亦作佐。

寶叢堂

〔[illegible]〕嬴姓伯益之後趙王子趙奢封馬服君子孫氏馬正韻云乘畜

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

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良

〔賈〕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賈晉滅之以國為氏一云周賈伯之後

〔仰〕正韻云舉也反俯望也又資也情也

〔夏〕夏后氏之後以國為氏又陳宣公御叔爲夏氏徵舒其後也

正韻云大也中國謂之夏

〔假〕漢武帝時有假倉習經學由是小夏侯有張鄭秦假李氏之學

正韻云大也借也非真也亦作叚

〔蔣〕周公第三子伯齡封于蔣子孫因氏焉此蔣姓之始也傳曰凡蔣邢茅周公之胤是也國在汝南正韻云水州

〔養〕春秋時楚有養由基善射孝子傳有養奮梁有養彭舒正韻云育也樂也

〔彊〕東漢有彊華奉赤伏符獻之光武群臣奏以為受命之符光武乃即帝位正韻云勉彊力行也又自是而不肯資人曰彊亦作強

〔壤〕春秋時有壤駟赤字子徒孔門七十二賢中人封上封侯正韻

云柔土無塊曰壤師古曰洪壚之間所處謂其肥盛曰壤

〔党〕秦有將軍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後唐有党蒙為房琯孔目官

〔廣〕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正韻云闊泰貌

〔蕩〕楚有蕩虺蕩律為司馬正韻云大也廣遠也又動蕩又放蕩無檢束貌

〔賞〕世纂云吳中八族有賞姓晉有賞慶正韻云賜有功也嘉也賞罰國之二柄

〔掌〕晉有掌同宋有掌禹錫正韻云手也又主也又常主此事作履手為爪反手為仌今作掌

〔黨〕晉有黨排襄公二十九年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鄭鼓父與黨叔為一耦又云與党姓同正韻云五百家為黨又朋也偏也甚也輩也美也虎也又類也

〔狄〕晉大夫趙夙滅狄國封馬以國為氏韻府云介也光也

〔冷〕古伶倫氏之後訛音為冷正韻云清甚也寒也

〔幸〕唐貞元中登進士榜有幸南容與柳宗元同年正韻云非所當得而得與不可見而見皆曰幸又冀望也御也寵也親也好也又巡幸

〔景〕楚公族芊姓之後漢初徙山東豪傑於關中今好畤華陽諸景

㝠也楚有景差有績驂大招篇說文云大小明也又儀也仰
也蒸也

〔丙〕燎火大丙歇之後漢功臣表有高苑侯丙猜傳封八代爾雅云
歲在丙曰柔兆說文在丙曰游兆

〔邴〕晉大夫邴豫食采于邴因氏焉此邴姓之始晉有邴夏邴師皆
其後也正韻云邑名又云與丙同漢丙吉宣帝紀作邴吉

〔井〕虞大夫井伯姜子牙之後也以字為氏周有大夫井利漢有司
徒井宗正韻云田九百畝為井象九區之形野廬為井又卦名
又宿名

〔潁〕鄭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因氏焉東漢有潁容字子嚴博學注春
秋左傳五萬餘言舉孝廉徵之不就韻府云禾末也

〔柳〕魯展禽食采於柳下以邑為氏後遷河東秦末有柳木下惠苗
孫也正韻云木名古亦作桺又宿名爾雅云咮謂之柳又曰柳
鶉火也

〔荀〕黃帝之後有荀實因以為氏一派出自敬姓因避晉帝所敬據
諱去文姓荀與去荀姓文者相仝正韻云草半也又誠也境也
果也但也

〔后〕后土之後春秋時有后處字子里孔門弟子贈營丘伯封膠東

侯正韻云君也又與後同

〔紐〕周武帝時有孝子紐因字孝政表其門閭擢授甘棠令

〔母〕母江氏或為母氏唐開元中金象舉十八學士有母煚正韻云
母者乳也慕也嬰兒所慕也蒼頡篇云其中有兩點象人之乳
其中直通者音無

〔壽〕風俗通云吳子壽夢之後以字為氏漢有荊州牧壽良正韻云
老年曰壽

〔有〕有巢氏之後春秋時有若字子有狀似孔子封平陰侯正韻云
對無之稱篆作有從又從肉

〔沈〕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因氏焉此沈姓之始也今汝南
平輿沈亭即沈子國

〔審〕漢有沛郡人審食其封辟陽侯正韻云悉也詳也熟究也

〔昝〕經濟傳云溫伐蜀有將昝堅勸李勢交降唐有昝慎盈宋有昝
居慎字廣川知鎮州昝為壽為宋名將

〔冉〕高辛氏之後一云叔山冉之後春秋時有冉雍字仲弓孔子弟
子贈薛侯進下邳公居德行科冉耕字伯牛贈鄆侯進東平公
居德行科冉求字子有贈徐侯進彭城公居政事科實安又有
冉氏盤瓠之後冉駹之種也代為巴東蠻夷酋帥韻府云弱也

【范】帝堯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周宣王滅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爲士師曾孫士會食釆于范因氏焉

【湛】漢有大司農湛重梁有荊州刺史湛僧智時人以君子稱之正韻云澄也澹也又湛湛露貌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六　去聲

【貢】孔子弟子端木賜子貢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正韻云獻也薦也又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夏后氏稅名

【仲】高辛氏才子仲堪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又云湯左相仲虺之後
正韻云中也次也周人冠而字五十乃加伯仲

【堵】正韻云五版爲堵又鐘磬編柱之二八十六枚在一虡謂之堵

【宋】周武王封殷微子啟于宋三十六代偃爲楚滅遂以國爲氏此

姓宋之始也

【雍】周文王第十二子雍伯之後以國爲氏鄭有大夫雍糾齊有雍廩宋有雍鉏楚有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正韻云雝也擁也滯也

【摯】古諸侯國摯時之後漢永初中有摯恂京兆人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正韻云與贄同周禮以玉作贄

【季】陸終氏之子季連之後一云魯桓公第四子季友之後正韻云少也小稱左傳伯仲叔季凡末月曰季月末世曰季世

【知】晉知氏之後其先與中行氏同出于荀林父自荀首始分族

稱知氏正韻云是是非非謂之智

【義】漢武時有酷吏義縱

【奠】晉大夫郤萬食采于奠其後遂以為氏此姓奠之始也北史有奠雋字僧儁性沉謹善隸書周文帝引為記室正韻云欲也又州名北方也

【利】漢有利幾利真源淳道為異人正韻云宣也通也銛也利澤也

【責】漢有責琳字伯偉應璩常薦可為列曹之職晉有責萬清操之士也正韻云起赦又與債同

【魏】周文王第十六子畢公高之後畢萬晉封于魏至魏擊魏降魏舒代為晉卿其後魏斯分晉為諸侯子孫遂以國為氏此姓魏之始也

【費】紂幸臣費仲夏禹之後亦有費直益州諸費名位者多正韻云耗也扉也

【貴】陸終氏之後漢有廬江太守貴遷正韻云尊也位高也賤之反也

【豫】戰國時有豫讓晉人世稱義士

【諭】東晉時有諭歸撰河西記三卷諭良能字叔奇宋淳熙中為國子監簿進忠義傳二十卷凡百九十人

【傅】殷相傅說築于傅巖因以為氏正韻云相也又官名

【庫】庫守庫大夫之後

【顧】顧伯夏殷侯國也子孫以國為氏一云漢封越王句踐裔孫顧余侯因氏焉正韻云回也眷也師古云顧瞥也又反也思念也又國名

【喻】宋靖康中有祠部員外郎喻汝礪字迪孺不附和議遂掛冠號捫膝先生

【路】黃帝封支子于潞春秋時潞子嬰兒今上黨潞縣是也其後子孫去水為路正韻云一達謂之道路

【步】晉大夫步陽之先食采于步因氏焉一云步鹿氏改步氏步叔乘字子車孔子弟子騭淳于伯韻府云司馬法六尺曰步正韻云徐行又一舉足曰步爾雅云堂下謂之步步布也

【度】漢時黨錮八厨中人有度尚字博平為政嚴峻吏民謂之神明正韻云過也則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又與渡同又謀也計也料也忖也

【遇】姓苑云東莞有遇氏漢有東安太守遇冲爾雅云偶也不期而會也又冬朝之名又相逢也

【衛】周文王第八子康叔封于衛國既滅子孫遂以國為氏此姓衛

之始正韻云捍也防也禦也

【惠】周惠王支孫以謚為氏戰國時惠施為梁相漢有交趾太守惠來太僕惠根正韻云仁也又心專也恩也賜也

【茍】周茍伯之後茍伯字良夫作桑柔之詩

【計】春秋時計然范蠡之師也宋紹興中有計有功獻所著晉鑑正韻云籌策又算也會計也

【薊】漢建安中有薊子訓得道人稱為薊先生正韻云草名又木也又地名

【厲】齊厲公之後漢有魏郡太守厲溫吳孫皓以孫秀奔魏改姓厲正韻云惡也

【桂】漢有揚州刺史桂襃唐有永寧令桂仲武

【蔡】周文王子蔡叔度生子曰蔡仲胡受封于蔡子孫以國為氏左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此姓蔡之始正韻云法也漢志云元龜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古文作[illegible]

【賴】春秋時有賴國為楚所滅其後以國為姓

【艾】齊大夫艾孔之後安州有天岳山其人艾君居之石崖有篆文韻府云草名

【祭】周公第五子祭伯子孫以國為氏左傳注云祭仲初為祭封人

學封祭之官後以為氏

【蒯】晉大夫蒯得之後戰國時有蒯徹有權變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介】晉文公從者介之推之後正韻云莊子馬知介倪言馬介倪猶睥睨也

【鄘】紂之後周武封于濟水淇水之間為鄘子後遂為氏左傳云邶鄘以下無譏焉

【鼂】與鼂通用古鼂國今衛州是也以國為氏又今河北貝州人多姓見恐因州名得姓

【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為氏此姓戴之始也

【代】宋朝進士有代淵字仲騫正韻云世也更也替也國名又郡名

【藺】晉韓厥支孫仕趙食采于藺因氏焉藺相如傳云藺古注云藏上聲石正韻云莞屬可為席

【靳】楚有幸臣靳尚妬屈子之能與上官大夫共毀之又漢祖定元功十八人位次靳歙居第十封信陵侯唐景隆中有侍御史靳恒正韻云固也吝也又戲而恥曰靳左傳莊十一年宋公靳之

【慎】韓大夫有慎到稱刑名之學所撰四十二篇中韓稱之晉有慎條為東陽太守宋有慎鎮為國子博士正韻云從真從心心真

為慎說文云設也又不齒莽也

【卬】鄭穆公子卬之後春秋時有卬段字子石鄭大夫鄭伯如晉段相甚敬而禮卑無違者卬癸字子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柳賦籜兮正韻云刻文合信也小爾雅云璽謂之卬

【晉】周武王第三子叔虞封唐有晉水因改名晉後以為氏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此晉姓之始魏有將軍晉鄙守鄴正韻云進也卦名又與搢同

【負】人有綦伍負名因以為姓唐有負半千凡舉八科皆中又有負結龍虎榜中人又負寓德宗朝為殿中侍御史

【頓】周末有頓弱縱橫士也秦王資頓子萬金破散六國合縱宋熙寧中有教授頓起與東坡相往來韻府云頓首叩地也又壞也貯也次也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頓昭元年師徒不頓

【練】正韻云煑漚熟絲也又素熟繒又鍛練與鍊煉同

【萬】畢萬之後一云芮伯萬之後以字為氏戰國時有萬章孟子弟子漢有萬攀正韻云十千作萬左傳云萬盈數也又舞名

【段】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為段一云鄭共叔段之後正韻云体段又分段片段欵段

【灌】古諸侯斟灌氏之後以國為氏此灌姓之始也

【貫】趙相有貫高東漢西羌校尉有貫友

【諫】周禮有司諫氏子孫以官為氏漢有諫忠為侍御史正韻云直言以悟人也詩箋諫之言干也干君之惡而止之也周禮注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又規諷也

【晏】齊公族晏弱桓子之後大夫晏嬰字平仲即其子也正韻云安也天清也日旰也

【卞】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氏焉此卞姓之始也正韻云手搏為卞

【召】周召公奭之後與本周之夫族食邑于召故謂之召公其後因氏焉此召姓之始

【邵】周同姓封于燕傳四十餘代支庶為周卿士邵武公邵伯廖邵昭公邵其後也與召姓同春有邵不疑韻濟云高也勉也又邑名

【廖】古有廖叔安春秋時有伯廖其後也

【到】楚令尹屈到之後以父字為氏南史有到溉

【暴】周卿士暴公之後風俗通云暴辛周諸侯也正韻云猛也淩也驟也

【賀】齊公族慶父之後漢安帝時慶純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姓賀

氏

【謝】炎帝之胤周宣王之舅申伯姜姓受封于謝其後以國為氏今汝南謝城是也

【射】後漢謝服為將軍出征不祥改姓射名咸其後因氏 文云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

【華】宋戴公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春秋時華督華元華喜華亥並為宋卿

【向】宋桓公子向父肸孫向戍為左師子孫因氏焉

【尚】周太師尚父之後 正韻云上也庶幾也凡主天子之物皆曰尚尚醫尚食尚方是也

【況】諸葛恪傳云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所規所圖唯守與戰 正韻云發語之詞又修況琴名又臨訪曰來況

【暢】齊有暢惠明撰論語集註唐有戸尚書暢璀唐貞元中太常博士有暢當 韻府云達也又月令仲冬命之曰暢月注充也言萬物充實

【諒】戰國時有諒毅辨士也東漢有五官掾諒輔大旱積薪自焚須臾而雨 韻府云信也或作亮又相也佐也方言云衆信曰諒又炤察也

【敬】陳厲公敬仲之後以謚為氏一云黃帝孫少康之後秦有敬王子敬為平陽太守 說文云肅也又恭也謹也

【孟】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因以為氏一云衛襄公長子孟縶之後 正韻云長也勉也始也

【鄭】周厲王少子友封于鄭為桓公今華州鄭縣是也平王時遷溱洧間謂之新鄭傳十三代幽公為韓所滅子孫播于陳遂以國為氏

【戚】周穆王時戚國之後此即戚姓之始也

【慶】齊左相慶封之後 說文云行賀人也吉禮以鹿皮為贄故從鹿

【正】周末正考父之後魏有永昌太守正帛

【寧】衛康叔之後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寧以國為氏此姓寧之始也 正韻云願詞

【鄧】春秋鄧侯吾離之後以國為氏一云殷時曼姓之國春秋時楚滅鄧因氏焉

【寇】蘇忿生為周司寇子孫以官為氏一云衛康叔為司寇因氏焉 說文云暴也賊也鈔也[illegible]也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寇今江東呼小兒其多無數俗謂一寇

【寫】周大夫寫辰之後。一云魯大夫寫父終甥之後。說文云：寫，泄也。[illegible]作引也。

【候】周禮有候人氏，後以官為姓，此則候姓之始也。

【竇】夏帝相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遂以竇為氏。說文云：空也。一云水溝口也。

【繆】與穆姓通用。秦繆公之後。或音穆。正韻云：戾也。又紕繆。

【敕】漢有諫議大夫敕人。正韻云：抵也，止也，護也。

【句】句扶為大將軍。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闞】邑名。齊鄉闞止之後。正韻云：虓聲。詩云：闞如虓虎。又闞也。

【啖】唐大曆間有啖助，字叔佐，治說經術，善于春秋。

【念】北史有念賢，金城枹罕人，頗涉經史，于華為合州刺史。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七 入聲

【陸】齊宣王封少子達于平原陸鄉，因氏焉，此陸姓之始也。一云春秋時有陸通，字接輿之後。說文云：高平曰陸。又高也，厚也，路也。天有四陸，四時日月所行之處也。又陸陸，尋常也。馬援傳：猶碌碌也。

【穆】宋穆公之後，支孫以謚為姓，此姓穆之始也。

【伏】伏羲風姓之後。正韻云：禽抱卵也。又偃也，匿也，隱也，藏也。

潛也，藏也。

【宓】亦作虙，與伏同，古字通用。春秋時有宓不齊，為孔門高弟，封單父侯。

【祝】周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國，因氏焉。一云祝史之後，以官為姓。鄭有祝丹。說文云：祭主贊詞者。

【卜】周禮卜人之後，以官為氏。孔門弟子有卜商，字子夏，封河東公。說文云：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

【谷】漢衛司馬谷吉，代居長安，生子永，字子雲，擢上第，為光祿大夫。正韻云：山谷。又養也。

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有文在手曰鞠後因為氏此鞠姓之始也正韻云稚也養也育也告也盈也窮也曲也

麴 麴氏之後漢有麴譚生閎避難居西平十一代孫嘉仕沮渠氏說文云酒母也

服 周內史叔服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服虔字子慎作春秋左氏傳解靈帝時為九江太守正韻云身所佩服也又事也行也習也用也服也從也

東 漢疏廣之後曹孫孟達避王莽亂自東海從鹿山因去足為東氏此姓東之始也正韻云結約也縛也杜預云五臣為東論語注云十脡為束

鹿 趙大夫食采五鹿因以為氏此姓鹿之始也漢有巴郡太守鹿旗子孫因家巴馬正韻云獸名

曲 唐天寶中還金吾大將軍後封晉昌郡王有曲環陝州人宋緫興中有名將曲端既歿張曲端在旗上猶足懾敵正韻云鄉里曰鄉曲

叔 魯桓公子叔牙之後魯大夫有叔弓聘晉知禮鄭有叔詹三良為岐詩曰九月叔苴注云拾也又國長為叔世

宿 伏羲風姓之後春秋時有宿國以國為姓此宿姓之始也說文云止也息也又列星曰宿

木 孔子弟子端木賜之後因避仇去端字此木姓之始也晉有木華字玄虛作海賦說文云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又質也其性曲直其味酸其數八

沐 魏有沐德信為三府長史名播異域正韻云濯髮也

牧 黃帝臣力牧之後漢有越巂太守牧良說文云養牛人也又治也州長謂之牧正韻云使也察也司也食也爾雅云郊外謂之牧

肅 漢有雁門太守肅詳

鬻 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噫老矣荅云若使臣策國事則臣尚少因立為師楚大夫有鬻拳諫而自納于刑

祿 殷紂子武庚字祿父後以王父字為氏此祿之始也說文云福也一曰居官所給廩正韻云穀也俸也善也錄也

逯 漢有大司徒逯石唐有夏官郎中逯仁傑

續 晉大夫狐鞫居又姓續氏是為續東伯此姓續之始也說文云述也一曰繼也

沃 殷王沃丁之後神仙傳有吳人沃焦

濮 衛大夫食采于濮因氏焉此姓濮之始

【玉】黃帝時公玉帶造合宮明堂出尸子後改為玉氏漢有大司徒玉況又有玉光甫字文泊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
【夙】魯大夫季孫之後正韻云早也古作𠘔
【浦】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燭】鄭大夫燭之武之後
【竺】本天竺胡人後漢朝歸中國稱竺氏此竺姓之始也漢有擬陽侯竺晏一云本姓竹夷齊之後其後乃加二畫
【郁】魯相郁貢之後正韻云地名
【粟】漢有治粟都尉子孫以官為氏正韻云粟為六穀之首

【穀】廣陵著姓說文云續也百谷之總名也又實也善也生也
【樂】宋微子之後戴公生公子衍字樂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姓樂之始也
【岳】宋高宗朝有大將岳飛字鵬舉為秦檜害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武穆生三子雲、雷、霖、俱為宋將正韻云嶽山之宗又州名
【卓】史記蜀郡卓氏用鐵冶致富即鐵山鼓鑄至僮千人漢光武朝有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太傅封褒德侯圖像雲臺
【質】貨殖傳云質氏以洒削而鼎食韻府云實也正也朴也主也信也平也謹也考也證也

【畢】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以國為氏畢公即保釐東郊者此畢姓之始也正韻云宿名終也了也盡也又國名
【漆】魯相漆雕開之後去雕字單姓漆世為青州北海望族其先代居雍州漆水以地為姓此漆姓之始也
【吉】黃帝之胤一云周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說文云善也
【帥】晉尚書師昺避司馬師諱改姓帥此帥姓之始
【乙】殷湯字天乙支孫以王父字為氏北史有乙普明清河人兄弟爭田太守蘇瓊諭之再還同住爾雅云乙歲名旃蒙又云端蒙東方木行

【栗】古栗陸氏之後漢高士有栗高字客卿韻府云敬謹也堅也又果名
【豎】吳郡有豎鮑字子休仕吳為選曹郎遷尚書正韻云及也
【尉】古有尉繚著書號尉繚子正韻云候也安也
【屈】楚公族羋姓之後子瑕食釆于屈因氏焉此屈姓之始也春秋時有屈重、屈丐、屈蕩、屈完、屈到、屈建、屈平皆其後也
【荊】漢有九江太守荊修
【越】夏少康之後姒姓吳越王句踐裔孫為楚所滅其後以國為氏一云越姜氏改為越氏河南官氏志云越強氏改為越氏正韻

云發揚也起也遠也墜也走也逾也又于也捨也又發語詞與及同

【揭】漢有汝南太守揭瑗說文云白也

【闞】春秋時魯國闞黨童子之後漢荊州刺史有闞翊說文云門視也又失也足也

【勃】梁武帝改豫章王綜為勃氏

【葛】葛天氏之後夏時葛伯嬴姓國也其後遂以葛為氏又賀葛氏改為葛氏說文云絺綌草蔓生者名鹿藿又名黃斤

【末】本姓秣令秣陵是也因避難改為末此姓末之始也

【滑】周同姓有滑伯以國為氏左傳云虞號焦滑皆姬姓也鄭大夫有滑羅漢有滑興為唐事正韻云亂也利達也又地名

【薛】黃帝之後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其後以國為氏此姓薛之始正韻云涉也

【折】齊大夫折文子之後宋崇寧中有折彥質登第紹興中參知政事正韻云斷之也屈曲也又方曲也又毀棄也又斷而復連也

【列】鄭列禦寇之後著書八篇號為列子正韻云剌也行次也位序也布也陳也分解也

【節】周禮有掌節上士子孫以官為氏正韻云竹約所以示信也又採也制也檢也驗也阻也又卦名顏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藥】漢有藥崧永平中為郎正韻云治病草數字從艸余金石草木之劑皆曰藥

【郭】周文王季弟號叔受封于號或謂之郭公因以為氏此郭姓之始也公羊傳云號謂之郭聲之誤也正韻云內曰城外曰郭

【霍】周文王第六子霍叔之後今河東有霍邑以國為氏此姓霍之始也正韻云山名

【郝】殷帝乙時王子期封太原郝鄉因氏焉此姓郝之始

【駱】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其後以王父字為氏韻府云馬黃白色黑鬃尾者

【綦】魏穆帝時有綦舍參軍國大謀正韻云舞也忽也又廣也小爾雅云大也又病也

【索】殷人士族索氏之後晉有索湛為北地太守生靖說文云索草有莖葉可作繩索正韻云求也盡也散也糾也繩也

【鐸】晉大夫鐸遏寇之後漢有鐸椒為廷尉正韻云鈴屬金鐸金鈴金舌軍法用之木鐸金鈴木舌文教用之

【蘧】衛賢人蘧瑗之後漢有蘧昭文帝易也正韻云遒也傳也

【鄂】晉鄂侯之後子孫以國為氏

【約】韓子云古賢人有約請

【恪】晉有恪啟為郎中令說文云敬也正韻云謹也愿也恭也

【白】黃帝之後秦大夫白乙丙子孫因氏焉此姓白之始正韻云西方色又潔也素也明也又告也

【石】衛大夫石碏之後說文云山石也又量名漢制四鈞為石〻重百二十斤又十斗曰石〻者大也

【翟】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子孫以翟為氏此姓翟之始也正韻云江淮之間謂雉青質五色皆備曰翟說文云山雉曰翟亦作狄通用

【郤】晉大夫郤氏之後郤文生豹〻生芮〻生缺〻生克〻生錡代為晉卿又郤犨郤至並其族也漢有侍中郤璵正韻云退也止也不受也此本字也後變為郤

【席】晉大夫籍談之後十三代孫瓌避項羽諱改姓席氏漢初徙關東豪族席氏皆徙安定臨淄此姓席之始

【狄】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城因氏焉此姓狄之始也正韻云往來疾貌

【益】舜時伯益之後以字為氏說文云饒也又卦名

【鄒】黃帝之後支庶食采於鄒因氏焉

【易】齊大夫易牙之後魏有易雄又卦象之書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有交易變易之義

【伯】舜臣伯益之後晉大夫有伯宗說文云長也第三等爵曰伯諸侯之長曰侯伯

【麥】隋有麥鐵杖驍勇走及奔馬好交遊重信義遼東之後請為前鋒仕開府子孟才光祿大夫

【柏】古柏皇氏之後柏招為顓頊師柏冋為帝嚳師唐德宗朝有柏良器字公亮封平原郡王圖像凌烟閣

【帛】吳郡有帛和學道成仙

【劇】齊大夫食采于劇因氏焉漢景時有劇孟洛陽俠客也又史有劇辛

【析】齊大夫析歸父之後漢有析伯式通京氏易好黃老言正韻云分也

【籍】晉文侯弟陽叔生伯黶司晉之典籍遂為籍氏玄孫談代為晉大夫晉為趙滅籍氏遂播遷于宋

【棘】衛大夫棘子成之後

【墨】孤竹君本墨胎氏其後改姓墨蓋墨胎氏名初字子朝商湯封

為孤竹君孤竹北方地名

戚　衛大夫食采于戚因氏焉古賢人有戚子著書

國　鄭穆公子發字子國生翺字子耳生僑字子産遂以王父字為氏一云齊有國氏代為上卿

直　漢景朝有直不疑南陽人為御史大夫說文云正見也从十目一

翼　晉翼侯之後漢宣帝朝有翼奉字少君拜中郎正韻云宿名扶也敬也

職　漢有山陰令職供唐開元中有職南金明史記

力　黃帝臣力牧之後漢有力題為魯相正韻云凡精神所及處皆曰力凡物所勝亦曰力

公　漢有食子通為博士

虢　周封三虢之後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故曰文王咨于三虢晉有虢射

汲　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

習　國名漢有習響為陳相說文云數飛也正韻云慣熟也狎也因也又重也

隰　齊大夫隰朋之後

蓋　漢蓋公之後曹參為相蓋公說參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避正堂舍蓋公正韻云覆也掩也苫也又大率也發語端也

邰　官氏志云箕干氏後改邰氏

酋　官氏志云肖盧氏之後也正韻云重也又猥賊也又與遒仝

葉　楚沈尹戌生諸梁字子高食采于葉因氏焉

聶　衛大夫食采于聶因氏焉此姓聶之始韻府云附耳私語也

法　齊宣王名法章子孫以王父名為氏此姓法之始也東漢有南郡太守法雄正韻云度也又數也常也又方法也凡使術可則效者皆曰法亦作灋

鄘　周成王從殷于鄘鄘居此地者以地為姓此姓鄘之始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八

公孫　黃帝姓公孫。子孫氏焉。此姓公孫之始也。

公西　公西赤字子華。孔門高弟。贈鉅野侯。公西蒧字子上。贈祝阿伯。

公羊　公羊高。子夏弟子。傳春秋。贈臨淄侯。

公沙　後漢有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語云公沙五龍天下無雙。

公儀　魯相有公儀休。

公冶　孔門弟子有公冶長。孔子以其子妻之。贈高密侯。

東方　伏羲氏之後。帝出於震為東方。子孫因以為氏。又東方朔母田氏。寡居累年。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又生於朔旦。遂名東方朔。蓋田氏之夫乃張少平也。

司馬　重黎之後。周宣王時高孫程伯休父為司馬。錫以官族。遂為司馬氏。此司馬姓之始也。春秋時有司馬耕。字子牛。孔子弟子。封楚丘侯。

司空　伯禹為堯司空。支孫以官為氏。此司空姓之始。

綦毋　北史藝術傳有綦毋懷文。造宿鐵刀。斬甲過三十札。

烏陵　金有大興尹烏陵用章。多智謀。封衛國公。

諸葛　夏殷侯國葛伯之後。舊居琅琊諸縣。後徙陽都。時人稱諸葛氏。因氏諸葛。一云葛嬰為陳涉將軍。非罪而誅。漢文封其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

沮渠　此匈奴官號也。其後遂以官為氏。

胡母　齊宣王母弟封母鄉。其裔本胡公。因曰胡母氏。此姓胡母之始也。

吾丘　漢有吾丘壽王。字子贛。為光祿大夫。

巫馬　孔門弟子有巫馬施。字子期。封鉅野侯。

毋將　漢成帝朝有諫議大夫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

樗里　秦惠王異母弟名疾。為丞相。滑稽多智。秦人謂之智囊。號樗里子。因以為氏。此姓樗里之始也。

西門　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

申屠　周幽王申后兄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以為氏。此申屠姓之始也。

淳于　春秋小國也。後以國為氏。

新垣　新垣衍。魏時辯士。漢文時有新垣平。

【聞人】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爲氏。漢有太子舍人聞人通。宋有聞人祥正，有集句宮詞行世。

【端木】孔門高弟有端木賜，字子貢，封黎陽公。

【完顏】金有大興尹完顏昺，有文武材。

【顓孫】孔門弟子有顓孫師，字子張。贈陳伯。進宛丘侯。

【鮮于】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子孫因以鮮于爲氏。此鮮于姓之始也。北史有鮮于世榮，漁陽人，立忠節。趙宋有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爲東京轉運使，務寬大。司馬光曰福星也。蘇詩百子駿布之天下等。

【高堂】齊卿高敬仲食采高堂，因氏焉。此姓高堂之始。

【哥舒】西突厥酋領有哥舒部，因以爲氏。唐有哥舒翰，持半段鎗。

【耶律】大遼之後耶律履，字履道，仕金爲翰林學士，諡文獻。

【王孫】周頃王之孫王孫滿之後。

【羊舌】羊祜傳云：晉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後事發，檢羊肉惟舌存焉。因以羊舌爲氏。此姓羊舌之始。

【皇甫】宋戴公子之子充石，字皇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漢興，改父爲甫。居安定，爲著姓。此皇甫姓之始也。

【梁丘】春秋時梁丘據之後，以地爲姓。漢有梁丘賀，字長翁，仕至少府。

【成公】衛成公之後，以諡爲姓。此姓成公之始也。

【歐陽】越王句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此歐陽姓之始也。

【由吾】秦大夫由余之後，仕吳，子孫入越，因號由吾氏。此由吾姓之始也。

【南宮】文王四友南宮子之後。一云魯孟僖子居南宮，號南宮敬叔。其後亦爲南宮氏。

【澹臺】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

【士孫】漢有士孫瑞，與王允誅董卓有功。

【尒朱】魏有尚書令尒朱榮，其先居尒朱川，因氏。

【宇文】南單于之後有普廻，因獵得玉璽，以爲天授。鮮卑謂天爲宇，因號宇文，遂以爲氏。此宇文姓之始也。

【主父】趙武靈王號主父，其後因以爲氏。此姓主父之始也。

【五鹿】漢元帝時有五鹿充宗，善說易。

【夏侯】夏禹之後封于杞。杞簡公爲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以夏禹受爵爲侯，因以夏侯爲氏。此夏侯姓之始也。

【長孫】魏獻帝第三兄拔拔氏，孝文帝以拔爲皇族之長，因改爲長

孫氏。此長孫姓之始。

仲長　漢時有仲長統，字公理，著論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慕容　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至涉歸，漢為單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因為慕容氏。此慕容姓之始。

庫狄　鮮卑跋定尺碑之後，避難改姓庫狄。北齊有庫狄伏連，位大將軍。甚鄙吝，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後伏誅。

第五　齊諸田之後，本田氏。漢初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此姓第五之始也。

太史　齊太史之後。

賀若　代居玄朔，隨魏南遷。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為氏。此賀若姓之始。

賀婁　代人，本居漠北，以國為氏。孝文改為婁氏。

賀拔　與後魏同出陰山，代為酋長。北人謂地為拔，揔有其土地人民，相賀，因以賀拔為氏。此賀拔姓之始也。

上官　楚王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此姓上官之始也。

令狐　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畢萬仕晉，孫魏犨武子生顆，別封令狐，因以為氏。此令狐姓之始。

豆盧　本慕容氏，燕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此[illegible]

之始也。

叔孫　魯桓公子叔牙生茲，號叔孫氏。其後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武叔、叔孫豹。

斛律　代人，世為部落統帥，號斛律部，因氏焉。此姓斛律之始。

斛斯　其先居廣牧，為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以為氏。此姓斛斯之始也。

万俟　後魏獻帝季弟之後為十姓，官氏志錄万俟氏。此万俟姓之始也。

獨孤　其先本姓劉氏，至後魏在北有三十六部，有以獨孤為氏焉。此姓獨孤之始也。

禿髮　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諸汾之派。其先壽闐，母產子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遂以為氏。此禿髮姓之始也。

漆雕　孔門弟子有漆雕開，字子若，贈滕伯，進平與侯。

尉遲　其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孝文改為尉遲氏。此即姓尉遲之始。

屈突　本居玄朔，後從昌黎，孝文改為屈氏，至西魏文復本姓。

達奚　魏獻帝第五弟之後。

若干　出自北代，以國為氏。

【拓拔】黄帝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后為拔故號拓拔氏從省文為拓拔氏自孝文始改姓元氏

【乞伏】本鮮卑乞伏部酋帥也因以為氏

【齊盧】呂氏春秋有禽滑釐門人齊盧癸

【百里】秦大夫百里奚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

【息夫】漢哀帝朝有光祿大夫息夫躬字子微

【黑齒】唐儀鳳中河源道經略大使有黑齒常之

【夾谷】本大金夫族有夾谷監軍行元帥府事後遂為姓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帝王第九

【皇】幼學篇曰天地初立乃有天皇張揖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即生天皇治世一萬八千歲此稱皇之始也

【帝】繇天皇至燧人氏皆稱皇故有地皇人皇而燧人氏亦號皇至帝王氏世紀稱帝庖犧氏繼天而王史記亦曰帝太昊伏羲氏此為稱帝之始

【皇帝】尚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蓋自周穆王始以稱唐堯也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號皇帝自秦漢以來至今仍之

【王】紀原曰夏商之前皆稱帝自司治降帝為王然夏啟之甘誓稱王曰嗟仲虺之誥湯曰惟王不邇聲色則王之始也

【天子】說文曰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苞曰安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為天子之稱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母有蟜氏之女名曰安登則天子之稱自炎帝始也

【官家】劉向說苑曰鮑白令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蔣濟萬機論曰

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於子今指天子爲官家其義蓋始於此

國號 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厥有謚號莫不開原於太昊注謂太昊號庖犧炎帝號神農黃帝號軒轅蓋自燧皇而上止以自名未爲天下之號也至太昊始以庖犧氏爲國號云

朕 朕我也古通稱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獨天子稱朕

陛下 周以前天子無陛下之呼史記李斯議事始稱陛下蓋以天子陛堂必有近臣在堦以備不虞臣與君上言不敢指斥但呼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實自秦始

稱上 司馬遷作史記凡指君尊皆依違不正言但稱曰上今臣下呼天子曰上蓋司馬子長始也

山呼 後人以呼萬歲爲山呼者其事蓋起於漢武帝時按本紀云元封元年正月武帝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山中陰呼萬歲者三返令三呼以爲式而號山呼也

萬歲 七國之時衆有喜慶於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子對見於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

年號 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稱年號顏師古注前漢書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又按紀元云以一字紀元者始於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於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於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於漢哀帝太初元將元年然則立號以紀年當始於文景非武帝也

改元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六國表云初更元年也檢自歷代人君即位爲元年中間無改元之制至秦惠乃改之其後漢文帝亦有後元之改是則改元之事自秦惠文始也

五運 通曆曰太昊以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始學篇曰天地初立有天皇以木王是則五運之氣自天皇始也然王子年拾遺記

曰伏羲以木德稱王居東方之含養蘊化叶於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即木德相承之始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馮鑑續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爲百王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爲木起自太昊也吳毅子曰五運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運共尊劉說孟統錦帶書亦曰伏羲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則五運之說始自太昊而不始於天皇明矣

所尚 歷代帝王爲正各異故所尚不同邢昺論語疏自夏正尚黑

稱而上之謂伏羲以上未聞論女媧尚白神農尚赤黃帝少昊尚白高陽赤高辛黑陶唐白有虞赤所尚自太昊始也

太子

唐虞而上皆傳於賢故無太子之名夏商之主惟傳其子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目武王繼之稱太子發此其始也

皇太子

漢高帝紀五年二月甲子漢王即皇帝位尊太子曰皇太子此其始也

后

春秋命曆序洛書曰人皇於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出為之后注云離艮卦之所推也此稱后之始

妃

自太昊制嫁娶之禮以相配偶而無以妃名其偶者至帝王世紀云黃帝始有元妃次妃之例

皇后

天子之妃曰皇后周人不過稱王后至漢高帝紀七年即皇帝位始尊王后曰皇后

太后

史記秦本紀曰昭王芈氏號宣太后故范雎說秦王有獨聞太后之語其後趙孝成王新立亦有太后用事之說是則太后之號自秦昭王始也

太皇太后

史記景帝二年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高祖之薄后文帝之母景帝之祖母也爾時未號太皇及武帝即位迎脩中公

讓明堂事司馬遷於儒林乃始稱太皇是太皇之號自漢武始矣蓋竇氏文帝之母武帝之祖母也

太妃

嫡母為皇太后所生母曰皇太妃如晉元帝所生母稱夏侯太妃宋真宗即位冊楊貴妃為太妃亦所生之母也其號自魏以來皆然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至尊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續事始曰自古至周天子之女未有封邑至周中葉使同姓諸侯主之始稱公主也

長公主

蔡邕曰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前漢婁敬說高祖以長公主妻單于武帝亦稱衛長公主則長公主之號自漢始矣

縣公主

後漢帝女皆封縣公主其諸王之女乃為公主其父得以自主婚也隋唐以來雖諸王之女亦封縣郡但曰某郡某縣主也

國主

自漢以來公主皆無封國者唐書公主傳亦自高祖謂同安公主以下亦無其事雖平陽公主有舉兵參佐命之功不過加鼓吹而已至睿宗女華婉乃劉后所生始封代國公主

御袍

二儀實錄曰唐武德初制天子常服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

遂禁止士庶不得服其事蓋自神尭始也

服御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兼韶奏御紫袜衫去紫用赤黄制可然則天子服御以黄自兼韶之請始也

起居通典曰貞觀十三年房喬奏請三日一臨朝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太尉無忌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即大位自今以後每日常坐永徽元年十月五日初命京官五品以上依舊五日一參一年八月十九日詔此後每五日一度升太極殿視事朔望即為式蓋今五日起居之始也漢書循吏傳曰漢宣帝五日一聽事則彷彿起居之事其禮雖見於漢要自唐始行之

掌扇唐書明皇時蕭嵩為相以為天子升降俯仰衆人皆得見之非肅穆之容也奏請凡受朝儀羽扇于殿上駕將出所司承旨索扇合于上進上座定然後去扇禮畢上將退又索扇如初此制之始自蕭嵩請也

避殿史記吳王濞傳曰七國反吳王既敗走景帝詔大將軍曰楚王印等畫逆無道燒爆宗廟朕素服避正殿則其制始自漢景帝也

損膳周官膳夫掌王之食膳五日一舉鼎十有二齊日有二不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不舉是則三不衆者損常膳也此典實始于周

時政記唐會要曰永徽已後左右史惟侍對仗後謀議皆不聞姚璹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撰錄號時政記憲宗問李吉甫何謂時政記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是則其事起自唐高宗時從姚璹之請也

鎮殿將軍沈括筆談曰周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人門今謂之殿門乃武官極長人之選上御前殿執鈇鉞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于仗門之前此鎮殿將軍之始于周也

太監周禮有寺人此即太監之始也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隋之奉御令長隨也隋煬帝更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亦置少監丞張子韶對策有曰尭舜闕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誓誥竪刁閒于齊而齊亂伊戾閒于宋而宋危則知次監之始自周人矣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官爵第十

君臣 典略載孫瓚表曰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録是推之天皇以降雖有其名固已略矣至太昊始正之也

國公 事始曰隋文帝始封功臣爲國公此國公之封始於隋也

設官 崔寔政論曰太昊之世設九扈之官後有雲瑞乃以龍紀官左傳郯子之論是也蓋設官之制始於伏羲

試官 秩林曰唐武后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取尚書明試以功之意則試官之設始於唐也

品級 自太昊以龍紀官唐虞建官惟百未分品秩周官以九儀正邦國自一命至九命漢自中二千石止二百石至魏文帝延康元年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後魏又有從品孝武自四品以下每品爲階北齊九品各分正從是則品級之原肇於魏陳羣也

世廕 尚書大禹謨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廕之始起於有虞

特進 漢世諸侯有功德俊盛朝廷所敬重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隋文帝以爲散官

金紫 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及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後周爲散官

銀青 漢世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魏晉之代亦有金紫之別故謂銀青光祿大夫後周以爲散官

柱國 此楚國寵官也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陳軫問曰楚國何官貴昭陽曰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立柱國大將軍後周建德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勳勞實不理事故唐以爲勳官

太師 此虞官也商時箕子爲之漢官儀曰紂時胥餘爲之胥餘箕子字也史記周成王爲太子以太公望爲太師

太傅 通典曰成王時畢公爲太傅大戴禮曰周公始爲之

太保 杜佑云商太甲時伊尹始爲太保則太保始於商時矣

太尉 漢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掌武事是則秦始有太尉也

司徒 管子曰黄帝得祝融遂命使爲司徒則司徒之官自黄帝始也

司空 管子曰黄帝得屠龍辨构東方使爲土師即司空也司空之設亦始自黄帝

將相 軒轅本紀曰帝舉風后爲相力牧爲將此將相之始也

丞相 史記秦本紀悼武王二年初置丞相蓋三代三公之任也應

邵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商鞅書定分篇云秦孝公問法令於鞅有丞相置一法官之語則丞相之置已見於孝公時非悼武王始置之也

相國 秦始皇立呂不韋為相國此其始也

監國史 唐百官志曰貞觀以後多以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

大學士 唐書李泌傳加集賢殿大學士學士加大自泌始張說傳云玄宗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唐百官志曰景龍二年置也蓋其名自中宗始

學士 孔安國尚書序秦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蓋以序家

學之士耳晉陶淵明集有學士祖企謝景夷晉志不言其官然則亦未聞也南史宋謝超宗傳齊受禪高帝令撰郊廟歌有聰明學士劉融等陳有德教殿大學士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亦有麟趾殿學士當是其稱始於漢晉而命官則起於宋齊也

翰林 唐太宗時名儒時時召草制待詔嘗於北門候進止號北門學士至明皇改曰翰林待詔已而改為供奉開元二十六年仍為翰林學士此蓋其始

修撰 唐玄宗開元八年始置修撰於集賢殿

編修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宋太平興國中選邦戟等修撰楊文舉為史館編修

侍講 後漢張酺顯宗時數進講於御前每侍講有正欵之詞帝嘗謂酺侍講屢諫正反他博性達有侍外禁內之文蓋起於此

侍讀 唐玄宗開元三年七月勑每讀史籍中有關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無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

駙馬 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駙馬注云非正駕車者皆為副馬一曰駙者近也疾也通典表相議曰駙馬都尉置緣漢武帝以假功臣戚屬齋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者自魏晉以

來有此名號蓋以王姬之重非庶姓之輕若不等級豈可合巹所以假之皇女漢制以列侯尚公主而魏何晏始以婚拜故後代循用為常制蓋自何晏始也

給事中 秦漢時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有給事黃門侍郎左右給事中以其事殿中故曰給事中隋初置給事郎煬帝移為門下職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則其制始自漢也

起居注 周有左右史王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此起居之本也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后自撰明帝起居注此始有起居注之名也

起居郎 起居之置，即為古左史右史之職。然未聞以起居郎為名。
至唐貞觀三年，省於門下，置起居郎。此起居郎之始。

中書 舜納言，周內史，皆中書之任，而未嘗有其名號。漢武遊宴後
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若以士人為之者，則然
於漢成帝建始四年也。

尚書 此秦官也。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
劉向新序曰：齊宣王為大宰，香車隸三召尚書。七國之時已有
此官矣。晉志曰：漢光武始分為六曹。通典曰：東漢初，尚書雖有
書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

事始云：尚書主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政令所繫，宣選舉所繫，定
罪賞所繫。止李固曰：尚書猶天之北斗，斟酌元氣，運行四時。通
典曰：周禮天官冢宰掌邦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光武分六曹。唐
武后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
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六官之制。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
為次，神宗復唐故事，乃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也。

侍郎 漢制，尚書郎三歲則稱侍郎。隋煬帝即位，惟於尚書六曹各
置侍郎一人，此侍郎次於尚書之始也。

郎中 秦時有郎中令，乃秦官也。漢卅尚書初稱守郎中，唐以來歸
正郎。武德三年，尚書郎改為郎中。

員外 隋開皇三年，尚書分六曹，列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
司其曹帳籍，則郎置員外，自隋始也。然漢書，惠帝即位，賜爵及
外郎滿六歲二級，則隋文置員外郎，亦取漢事云。

吏部 漢稱曰常侍曹，後漢為選部，魏始曰吏部。然周官司馬之屬
有司士，通典以為即吏部云。

文選司 左傳晉文公為執秩以正其官，杜預云謂主爵秩之官。漢
尚書有封爵之任，後漢馮勤是也。職林曰：唐神龍二年改主爵
為司封，即令文選司之始也。

稽勳司 周禮夏官司馬之屬有司勳，掌賞地之法。後周始置其官
於尚書吏部，有司勳之士，即今稽勳司之始也。

考功司 唐虞有考績之事，漢京房作考課之法，而其職不在尚書。
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考課，至此始為尚書職。魏初始置考
功。

戶部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此地官之事也。漢置尚書四人，一
主財帛委輸，即今戶部之任矣。吳始有戶部之名。

禮部 唐虞秩宗，周禮春官宗伯，皆禮部之任也。後周乃有禮部之
名。

以周禮夏官之職也魏有五兵尚書晉宋為七兵後周始名
兵部

刑部 唐虞之士周禮司寇皆刑部也光武謂之賊曹為尚書職後周始有刑部之名

工部 唐虞共工周禮冬官之職漢置民曹光武改主繕修宮作池苑魏為左民晉為起部郎後周始曰工部

都御史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戰國時秦趙會澠池各命御史書鼓瑟擊缶之事得于藺謂秦王曰御史在前是則上世皆為紀事之官也秦漢以來始糾察風憲然則御史蓋周官也秦置御史

大夫以為御史之率故曰大夫漢因之謂之中丞以其別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故名御史即今都御史之始也

侍御史 周為柱下史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文書是也是故御史之官始於柱下也漢始有侍御史又有繡衣侍御史自漢式置之隋直曰侍御史至唐置侍御史其職有四謂推彈公廨事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呼曰端公此語自唐始也

監察御史 秦始皇時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監察之名始於此其後隋置之唐宋因之

詹事 此秦官也歷代因之漢加置詹事庶子應劭曰詹給也給事於禁庭也梁帝以竇嬰為詹事

少詹事 唐朝始於詹事府置少詹事一人以佐詹事

諭德 唐高宗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蓋取文王世子以之師事而諭諸德之義

九卿 禮記曰夏后氏始置九卿漢設九卿俱不以卿名官梁武天監七年始加卿字

少卿 後魏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以卿為大卿

太常 周禮春官職也秦為奉常漢初改曰太常漢百官表曰景帝

中元六年改此名顏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於上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持之

宗正 此周官也周禮實小宗伯之職春秋傳曰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選其宗中長者而董正之故曰宗正

光祿 漢書曰秦為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光祿勳梁除勳字曰光祿卿續事始曰秦設此官掌宮殿門戶郊祀主諸郎待在殿中侍衛北齊兼膳至隋全掌飲膳不掌宮殿之事

太僕 周禮夏官司馬之屬尚書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

是太僕乃周官也。應劭曰為太卿御僕也。

大理　舜職儀曰大理古官也。春秋元命苞曰皇為天子得皐陶理

為大理。帝時為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使李離為大理。劉向新

序楚以任奢為大理。則大理之官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初

因之。至景帝中更名大理。復古稱也。盂挑錦帶前蕭載二代法

官之名則曰寮。曰士。夏曰大理也。

評事　漢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左右評。魏晉兼左右直曰評。隋

煬帝時始置評事。

鴻臚　漢書曰。秦為典客。掌諸侯四方歸義蠻夷。漢改曰大鴻臚。梁

武除大字。應劭曰。鴻臚贊傳之也。臚傳讚道也。劉熙曰。鴻大也。

臚陳也。以禮序陳列儀容也。

欽天監　少昊鳳鳥氏為曆正。此欽天監之始也。夏曰太后。周禮春

官宗伯之屬。秦為太史令。唐肅宗乾元元年改司天監。宋朝因

之。

五官正　通典曰。唐肅宗乾元元年改太局為司天監。置五官正。為

春夏秋冬中也。

保章正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保章氏。掌天文。以志日月星辰之

變動。辨其吉凶。此蓋設官之始。至唐乾元元年改監。其小司保

章乃改為保章正也。

國子祭酒　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

酒。謂之博士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

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名。此國子

祭酒之名所繇始也。

司業　隋煬帝大業三年。始於國子監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因以為名。

監丞　隋煬帝置監丞。與司業全設。掌判監事。

助教　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置助教。以教生徒。唐國子四門俱有

其官。其制始自晉也。

博士　班固云。六國時有博士。掌通古今。漢多至數十人。晉武帝初

置五經博士。

參政　唐宰相有參知政事。武德元年六月。裴寂參知政事。貞觀元

年九月。杜淹參知政事。宋太祖乾德二年四月。以薛居正呂餘

慶參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將用居正等為副。太祖問陶

穀。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故以命焉。帝意王

欲令居正等遜與普齊也。繇此言之。參政之官雖今日為外藩。

而其名則始於唐矣。

醫官 唐會要曰德宗貞元八年八月令侍御醫尚藥直長藥藏郎並留授翰林醫官則醫官之制自此始也

將軍 周禮天子六軍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其將皆命卿蓋在周則稱大夫在軍則稱將軍也後漢百官志曰初漢列將軍始自秦晉以為卿號七國皆有其事漢以來命官極多所以雜封其名號也

都督 漢光武建武初權置都督御史事竟罷魏文帝黃初三年初置都督諸軍事然魏初受漢禪已有持節都督則非三年初置也至明帝太和四年始加司馬懿太都督之命蓋自漢獻帝建安中曹操為相始有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廿一年征孫權還以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都督之封始建於此

府尹 尚書周成王之命君陳王尹茲東土春秋時為郡邑之長或謂楚有令尹此尹號之始也漢京兆河南曰尹唐以州郡建府者皆曰尹漢百官表曰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京兆尹此名官之始也

刺史 秦以御史監郡漢初省之惠帝復遣監三輔文帝十二年九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又置部刺史察州邑晉以來任重者加持節此刺史之始也

知州 唐代宗大曆十一年五月一日刺史有故乃闕但令上佐依次知州事則知州之名始自代宗也

通判 宋太祖建隆四年四月命賈玭等充荊南知州通判諸府通判之置蓋自太祖也

推官 唐百官志曰節度察訪團練等使皆有推官蓋天寶以後始置推官也

知縣 周官有縣正下大夫秦本紀曰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為大縣縣置令丞是則縣令及丞自秦孝公始也然但言令而不言知縣事唐會要曰宣宗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損神門戟架六年四月以裴讓權知縣事蓋知縣之名始於此

縣丞 史記秦孝公聚鄉為縣置令丞宋仁宗天聖四年詔開封祥符兩縣各置縣丞一員在簿尉之上則縣丞之名始於仁宗也

主簿 後漢始置主簿繆彤嘗為是職魏晉以後號錄事至隋大業中諸縣始置主簿主句稽簿籍糾正一縣非為之事

教授 隋有州博滿歲當為之唐武德初府郡置經學博士掌以五經教授德宗即位改為文學宋神宗元豐中興太學立三舍以經術教養天下英材又於諸大郡府各置教授一人掌教導諸生如太學博士猶隋州博之置也

醫學唐貞觀三年九月十六日諸州府置醫學博士盡始於唐也

明　古吳呂　忠貞九父編輯

勅贈第十一

〔勅〕三代以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揔謂之書漢初定儀制有四其四曰戒勅令勅是也自此帝主命令始稱勅至唐高宗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其名遂定於此

〔黄勅〕唐高宗上元二年以勅置施行既為永式用白紙多為蟲蛀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州縣竝用黄紙勅用黄自唐高宗始也

〔制〕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達上下其一曰命是也演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人或命制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其事起於李斯議命為制也

〔詔〕詔者教也所以詔教天下之民三代時無詔文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議令為詔歷代因之

〔鳳詔〕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中而頒之宋朝大禮賜赦亦用其事蓋起於石氏也

〔誥〕蘇氏演義　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知也尚書湯誥夏作誥漢初太上皇稱之又所以命官授職皆曰誥以戒

號謚之始

【册命】漢儀有四一曰策書策簡也今册命即是蓋始於漢世頒命也

【玉皇號】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七年正月真宗詣玉清昭應宮率天下臣庶奉上玉皇聖號章衡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壬子朔上玉皇大天帝號

【真武號】宋朝會要曰天禧二年閏四月詔醴泉所立觀曰祥源六月詔加真武靈應真君號此其始也

【封孔子】事物紀原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詔太子稱先聖可謚

曰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册命以為封孔子之始不知孔氏家譜在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已經追謚為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又封為褒尊侯其後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為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文帝復贈為先師尼父凡此俱在明皇之前則孔子之封當始於西漢時矣

【封孔子父母】宋真宗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勅叔梁紇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太夫人此蓋始於宋朝也

【封孔子妻】宋真宗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又封亓官氏鄆國夫人

【封子思】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于禮記子思之學不顯皆無追封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此封子思之始

【封十哲】唐會要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十哲並宜褒贈顏子亞聖須優其秩十哲之封自此始顏子封兗公閔子費侯等是也

【封七十二賢】又詔七十子並宜追贈乃等之爵俾與先聖盛唐禮曾參贈成伯顓孫師陳伯是也

【封周公】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周文公旦可封文

憲王於兗州曲阜縣建廟春秋委州長史致祭

【封姜太公】唐肅宗紀曰上元元年閏四月己卯追封太公為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曰維師尚父實贊隆周宜加謚昭烈武成王仍于青州建祠廟

【封老子號】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尊老子太上玄元皇帝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太聖祖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加號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至宋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渾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月

封老子母號 唐武后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母號曰先天太后此其始也

封禪 史記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無懷氏為之始蓋在太昊之前也管子亦曰爾甲開山記則太昊之始自次媧至無懷氏十五代乃在太昊後炎帝前

封五嶽號 唐會要曰武后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嵩嶽為神嶽大中天王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尊為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復為天中王睿宗先天元年八月二十日又封為西嶽金天王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為天齊王天寶五載正月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為司天王北嶽為安天王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泰山天齊王加號仁聖天齊王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加號西嶽為順聖金天王廿六日加號中天王為崇聖中天王五月加上中嶽曰中天崇聖帝東嶽天齊仁聖帝南嶽司天昭聖帝西嶽金天順聖帝北嶽安天元聖帝此五嶽受封之始

封嶽后號 宋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加上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清明后中嶽正明后此嶽后封號之始

封四海號 唐會要曰天寶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此四海號之始也

封四瀆號 唐會要曰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日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宋康定元年詔封四瀆為王此四瀆加號之始也

追贈 自武王克商追贈太王王季故後代有追贈追謚之典

封君 戰國時列國臣子有功者皆封君如秦孝公封孫鞅為商君是也其事始於戰國時矣

封夫人 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於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為夫人其事雖見於詩禮雖皆命於天子亦無封冊之禮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書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是則夫人之封自莽始也

封太夫人 前漢文帝紀七年七月令列侯太夫人母得擅稱徵號如郭云列侯之子復為列侯母即稱為太夫人蓋漢制也晉虞譚母乃拜武昌侯太夫人始加冊命

封外祖父母 唐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我賢帥自義率祖惟思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

人制曰朕公咸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顧推恩於祖妣則外祖父母之有封始於唐時劉總也

【封妾】宋高宗紹興五年封劉安世妾許氏為孺人從光世之請也妾之有封始此

【謚法】禮記檀弓幼則名冠則字五十以伯仲死則謚此周道也大戴禮謚法曰周公旦太公望相成王作謚法

【謚皇后】謚所以易名也事雖起於周而王后亦無其禮漢初高祖之母始有昭靈之號諸后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東京明帝始建光烈之名後漢皇后紀論曰漢

高祖五年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元帝妃母曰恭哀許皇后張晏曰婦人從夫謚惆其見殺故兼二謚則后謚自高祖始也

【謚公主】楊侃職林曰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公主有謚自唐安始也然會要曰貞觀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故唐安公主為韓國正穆故義章公主為莊穆唐書公主傳亦云耳又南史沈攸之傳言齊高帝女義興公主妻攸之子文和謚曰義興憲公主則公主有謚正不始於唐安公主而已始於齊高帝公主矣

【婦人謚】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此婦人有謚之始也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祭祀第十二

齋戒 春秋讖圖曰。黄帝請問太乙長生之道。太乙曰。齋六丁。可以成功。內傳曰。帝警剪蚩尤。乃齋三日。告於上帝。此齋戒之始也。

郊天祭地 通典曰。黄帝封禪天地。又黄帝內傳曰。王母既會帝於蓬萊。帝歸。乃築圓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此郊天祭地之始也。

配天 有虞為禘郊之禮。以祀昊天上帝。始有配食之事。祭法所載。有虞禘黄帝而郊嚳是也。虞以尚德。故用有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至周始以嚴父配。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配天侑食。雖肇於有虞。而明堂之嚴父配天。則自周公始也。

宗廟 禮統元命苞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書曰。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周兼文武二祧。故有九廟。由唐虞推而上之。其前已有宗廟。至堯舜始祭五廟耳。

三歲一郊 史記。漢武即位之明年。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則郊以三歲。自漢武始也。

壇墠 方氏注曰。祭祀為墠。築土為壇。書金縢篇。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墠。內傳乃有築壇墠事。是則始於黄帝也。

社稷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稷為五穀之長。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實始為社。烈山氏有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為稷。高辛唐虞夏皆因之。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代者。故自殷湯以來時祀之。秦罷侯置守。於是諸侯之政歸於守令。漢唐以來。始以郡縣祠社稷。吳其州郡主祭禮儀。蓋自宋朝祥符中始定其式。至今因之。

臘蜡 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享之也。通典曰。蜡之義。自伊耆之代而有。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

山川 通典曰。黄帝祭於山川。是則山川祀秩。始於黄帝也。

籍田 周制。天子孟春躬耕籍田。其事見於周官甸師之職及禮記。蓋自周始也。

五祀 世本曰。商湯作五祀。戶井灶中霤行。至周而七。曰門戶行灶[illegible]寓之。

廟號 祖有功。宗有德。始自有虞。祖高陽而宗堯。故舜興江[illegible]

上曰。受終於文祖。又曰歸格於藝祖用特。大[illegible]

神宗之文。商有天下。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始

制宗廟之號。故漢世因之。西京有太宗。世宗。東京有顯宗。肅宗

而唐室諸帝乃例稱之。蓋事原於虞舜而備於商人也

配饗 尚書殷盤庚之告其臣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是則功臣配饗之禮。始於商人也

飲福 宋乾德元年十一月。以南郊禮畢。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

禮畢皆設宴如此例。謂之飲福宴。蓋自此始。

鑄金人 史記曰。范蠡為句踐相。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泛五湖

而去。句踐王思之。乃以金鑄其像玩之。後世石銅鐵鑄神像。自句

踐始也

雕木人 仙傳拾遺曰。雕木人。始自黄帝臣左徹為之。黄帝昇天。群

臣思念不已。乃刻木為帝像。朝夕朝之。此刻木像之始也。

明　古吳呂　毖貞九氏　編輯

貢舉第十三

學 沿革曰。有虞氏大學為上庠。然則學始於有虞也。通典曰。漢文

翁為郡守。起學宮。自是天下皆立學。自文翁始也。

孔子廟 唐禮樂志曰。武德二年。詔國學立孔子廟。會要云六月初

一日也。正觀四年。又詔州縣皆作。會要云高宗總章二年。敕天

下皆置孔子廟。

配坐 通典曰。魏齊王芳正始二年。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

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此蓋其始也。宋神宗熙寧中。大興學

校。又以孟子配坐。

先賢配饗 唐會要曰。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人。並令配享孔子廟堂。此其始也。

武學 編年通載曰。仁宗慶曆三年五月。置武學於武成廟。此其始

也。

太公廟 唐本紀云。開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丙申。始立太公廟。以

張良。司馬穰苴以下十人為配。孫臏范蠡以下七十二人為從

祀。太公廟之始也。

秀才漢世有孝廉秀才二策。演繁露曰漢武有策秀才之文。李肇國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縣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蓋自憲宗時已為進士之稱也。

進士周時諸侯貢賢士於天子升之太學曰進士。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出禮記王制及周官樂正之職。此蓋進士之名之始也。

進士設科摭言云隋大業中始制進士之科。此進士設科之始也。

賢良漢唐宋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材異等六科。謂之制舉。亦曰大科。通謂之賢良。蓋自漢文帝始。

取士經義唐穆宗長慶二年二月。商倚奏置三傳及三史科。宋神宗始以經義取士。餘並廢之。

論策表唐會要曰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此論策表之定式自此始也。

鄉貢唐會要曰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則貢舉之於鄉貢自此始。

三場試貢士之法。前漢惟射策。唐初并雜文。天寶十三年。舉人問策外。更有詩賦雜文與經為三場試也。三場之設始於此。

殿試通典曰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十四日。策問貢士於洛城殿前數日方了。貢士殿試自此始。

三歲一試宋英宗治平四年。詔三歲一試舉人。此三年一科之始。

貢士親試宋會要曰開寶六年三月。因徐士廉訴知舉李昉不公。太祖御講武殿覆試。親試自此始。

進士甲次及第人賜綠袍靴笏。賜宴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賜同進士出身。

謄錄封彌自宋咸平三年始制謄錄院封彌官。

釋褐宋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進士及第諸科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御前釋褐自此始。

瓊林宴唐制禮部放榜後。敕下之日。醵錢於曲江為聞喜宴。京德二年。始賜宴於瓊林苑。自此乃為定式。

禮部選士唐選舉制曰元宗開元二十四年。考貢員外郎為貢人詆訶。帝以員外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此禮部選士之始也。

登科記唐會要曰宣宗太平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卷。敕自今後放榜訖。仰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據言曰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後。由文學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之列。由是趙傪制去俊秀狀目

之曰進士登科記其事本始於唐初試以登科名記則起於高宗趙傪云

糊名定等 隋唐嘉話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放榜 摭言曰進士榜頭立粗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字張洎賈郎中談錄曰嘗聞於舉人榜首院字用淡墨書何也對曰聞諸相父說李紆侍郎將放榜命筆吏書之吏偶暴卒令史王祀終其事祀被酒揮筆不能加墨遽明張榜始覺已無及矣一榜之中字有二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因放之

遂成故事今用氈筆蓋益增其奇麗也

試官避嫌 宋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今試官有親族進場必避嫌疑即其故事也

殿試不黜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群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殿試俱中式起於宋嘉祐為叛逆之賊子也

武舉 唐選舉志曰武后長安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宜教武藝其制有長垛弓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例送赴京師此武舉之始也

處士 史記伊尹干湯致於王道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此名處士之始也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服制第十四

平天冠　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于耳不聽邪言也應劭曰周始垂旒此即平天冠之始也桂袖云宋更名平天冠

衮衣　事始曰黃帝始畫象日月星辰于衣上以祀天故有衮龍之類至舜始備十二章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服是則

上衣下裳之制創于黃帝而成于堯舜也

幞頭　三儀實錄曰古以皂布裹頭號頭巾後周武帝依周三尺裁爲幞頭此得名之始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幞頭起于周武帝蓋取便于軍容穆宗好擊踘而宦與不以時諸司供奉人急于應名始爲硬裹裹于木圍之上以待倉卒之名五代梁太祖始用布漆紗施鐵爲作腳乃今之樣也

執笏　禮受命于君前以笏此三代之制也唐會要曰笏周制也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吾伐紂恐後世交爭不已太公曰王欲久持則塞民于兌于是解其劍而帶之笏然古者貴賤通用以書君上政及思對命後代惟八座尚書執之其餘公卿執手板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始令百官皆執笏

紗帽　通典曰上古衣毛而帽皮此帽名之始也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曰古之人有帽而領武云取其覆首之義玄中記曰荀始作帽漢擢舩者皆著黃帽晉王濛破帽入市則歷代皆有之至五代梁始漆今樣吳處厚青箱雜記宋仁宗天聖以前烏帽惟用光紗天聖以後始用南紗

朝服　晉輿服志曰漢置五郊天子與各執事服各如其方色百官無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秦靜曰漢承秦乃改六冕之制

但無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始名朝服

金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人獻白石帶天子賜黃金大環二五采帶此即金帶之始也至唐定爲四品服

帶鉈　實錄曰自古皆有革帶乃插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上元元年自三品官至庶人各有等制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瑜石帶庶人黃銅鐵帶

璽　春秋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圖兩端有璽文曰天皇符璽後漢祭祀志曰三王雕文詐僞漸興始有璽符以檢奸萌是印

璽之起始於三代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至秦始皇乃稱璽而以玉群臣無敢用也唐武后改曰寶

【印】七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史記蘇秦佩六國相印是也又人臣賜印之始在漢自三公而下有金銀銅三等宋時惟節度觀察防禦等使賜之事物始曰州縣之印始於春秋按商鞅書定分篇云法令之長印以封右券以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印則有司之賜自秦孝公[illegible]法始耳

【條印】通典曰北齊有督攝萬機之印一鈕以木為之長一尺二寸

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四字惟以印縫合縫合縫條印蓋始於此

【印綬】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黑組綬蓋綬乃貫佩玉而相承受者也董巴輿服志曰戰國時解去綬佩留其絲縫以綵紺相連結於縫縱相繞令之綬帶起於七國初名自三代也

【靴】釋名曰靴本胡服趙靈王好胡服乃作此短靴以黃皮為之

【傘】晉代諸臣皆乘車有蓋無傘至元魏有中國其俗便於騎則以傘蓋於騎耳是則元魏之制也然未有等級至北齊始為等差自隋唐以來天子用黃紅二等而臣庶通用青此傘於紅黃諸之始也

【服色差等】隋禮儀志曰大業元年煬帝詔牛弘等制造章服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二儀實錄曰煬帝詔牛弘等衣冠皆有等差云云則是服色之分始於隋也

【襴衫】唐志曰馬周以三代從衣於其下着襴故名襴衫以為儒上之服今士子所衣者是也

【戒石碑】事類氏族云宋時景煥有野人閑語一書乾德三年立郡

國戒石碑四句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即其書中語也今府縣亭內碑自宋乾德始

貢賦第十五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貢】尚書禹貢。禹別九州。治任土作貢。孔安國注。謂貢賦之差。充時事。則進貢也。始在禹平水土之後也。

【漕運】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

【屯田】事始曰。漢明帝詔致將吏屯田於張掖。謂為屯田之始。按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渠犁。又征和二年。桑弘羊奏言。可遣屯田卒詣。種五穀於張掖酒泉。賦則屯田之制。起

於漢武開西域之時也。

【商稅】周官司關曰。國有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趙岐云。王制古者關譏而不征。謂文王以前。周禮關門有征。謂周公以來。始有之也。

【田稅】春秋傳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今之稅。以畝計。此其初也。其後唐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

【雜稅】自夏后為貢。商為助。周為徹。其取於民。有制。故國有定賦而無橫歛。周衰之後。諸侯強伯相尚。兵革之患。故費博而什一不足。此雜稅之法所以興也。其後漢武帝。遂算舟車。唐德宗時。即

天下竹木茶漆。亦有稅也。

【榷茶】唐食貨志曰。貞元九年正月。從鹽鐵使張滂奏請。於有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稅。每十稅一。茶之有稅。自此始。一云穆宗時王涯始榷茶。

【榷鹽】榷鹽之法。起於唐第五琦。自後何晏代其任。大曆末。征賦所入之鹽。當天下太平之賦。

【稅錢】沿革曰。晉宋齊梁時。凡貨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輸四百入官。賣主三。買主一。蓋始於漢武算緡也。

【稅草】唐書食貨志曰。貞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

【水利】沿革曰。井田廢。溝澮堙。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此水利之始也。

【戶口帳】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太宰聽閭里以版圖。今州縣有丁口帳籍。其原蓋起於周也。

【常平倉】漢宣帝時。年數豐穰。耿壽昌奏請邊郡以穀賤時增價糴而入。穀貴則減價糶出。名曰常平。此其始也。其後宋淳化五年六月。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糴。令近倉貯之。亦名曰常平。歲歉乃減價以糶。用振貧民。

【義倉】通典曰。隋文帝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

共立義倉唐太宗貞觀中載胄言隨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每畝納二升貯之州縣倉以備凶年賑給百姓蓋義倉之制自隋文帝始

鬻官　沿革曰鬻爵賣官三代無有自漢文帝納鼂錯言令人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為差爲鬻官之始也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文籍第十六

文字　帝王世紀曰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李潮蒙求曰蒼頡黄帝之臣也觀鳥跡以作字鬼夜哭龍潛藏字源曰太昊時始有文字又曰庖犧氏獲景龍作龍書黄帝因嘉禾作穗書蒼頡變古文為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蝌蚪書堯因軒轅龜圖作龜書夏后作形似篆商務光作倒薤篆今曰薤葉周瑞赤鷁丹烏作書又媒氏作填書今曰勒字書斷曰古文黄帝史倉頡作大篆周宣王史籀作小篆秦李斯作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隷書秦獄吏程邈作飛白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黄門令史游作行書後漢潁川劉德昇作草書王右軍云草書出於杜伯度漢章帝所好故名章草又謂之草聖李翰云秦時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為獄吏得罪幽於雲陽獄十年改篆為隷字今之楷書是也

五經　太昊始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則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又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廚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此禮之始也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

此樂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三才為六爻，推八卦為六十四卦，故謂之周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是也。濟南伏生以為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毛公傳詩以名家，鄭康成箋之，故曰毛詩。然則五經或因或作，而皆成於仲尼。秦焚六籍，班班僅存。書亡其半，詩亡者六篇，春秋得全，而禮樂之書無復遺義矣。易以卜筮，故得全。今禮記又雜出漢儒，如月令出於呂不韋，蔡邕王肅以為周公作。漢文帝令諸儒博士作王制，劉瓛云公孫尼子作緇衣，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治所著，其樂書在八書之一。他皆雜錯出自漢世諸儒之撰也。

印板 筆談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道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為板木之印矣。

作書名子 文心雕龍曰：楚鬻熊作書，題曰鬻子，蓋周初時人以名子之始也。

作史 帝王世紀曰：黃帝臣倉頡始作文字，然則史官記其言行而藏之，其源蓋始於倉頡。

著書 太史公自序曰：昔西伯拘於羑里，乃演周易，此著書之始也。

音韻 筆談曰：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學漸密也。

切字 紀原曰：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謂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如不可為叵，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為諸之類，似西國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始也。

押韻 張孟序曰：押韻造自顏魯公，迄於宋孟在天聖中集宋韻書編集也。

三言詩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為是也。則三言詩起於此。

五言 毛詩有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又有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皆五言也。漢時作五言者，始於李陵，以其在漢，故云古詩。

六言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又曰公尸來燕來寧，皆六言也。六帖稱：漢谷永始作六言。

七言 劉義慶世說曰：王子猷云：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此語出於離騷。紀原引為七言之証，且曰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作七言，此其為始。不知毛詩已有交交黃鳥，止於棘之句矣。

九言 文章流別論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則九言詩已始於此。

聯句 自漢武帝為柏梁詩，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皆得上坐。自皇帝起句，以下共廿六人，各出一句聯之，始有聯句之体。

【次韻】顏延年謝元暉作詩相倡和皆不以韻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用其韻及今擬楚和詩多次其韻此次韻之始也

【賦】詩序六藝二曰賦謂直陳其事耳左傳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後荀卿宋玉之徒演為別體因謂之賦此作賦之始

【論】荀卿有正論賈誼有過秦論論以荀賈為始

【策】事始云起自漢武帝策董仲舒又文帝時晁錯對賢良策則是始於文帝策晁錯也

【表】蘇氏演義曰表者白也言以情旨表白於外也堯咨四岳舜命九官並陳詞不假書翰是則敷奏以言即為章表之義但未以表為名自漢淮南王有諫伐閩表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此則名表之始

【序】自孔門弟子卜商字子夏序詩此為作序之始孔安國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於錦上織成之蓋順讀與倒讀皆成詩句也又曰休離序云晉溫嶠始有回文詩竇滔符堅時人

【連珠】晉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

【上書】太甲既立不明厥德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七國時臣子言事於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

【移】文心雕龍曰始於劉歆移文太常博士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令之移牒始於此

【檄】蘇氏演義曰顏師古注急就章云檄者激也以辭旨忼慨發動之意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為威讓之辭以責狄人此檄之始也

【挽歌】田橫秦末自立為齊王後居海島高帝得天下召橫不至遂自剄從者至而哀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情今之挽歌自橫時始也然譙周法訓云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云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則挽歌之說自古有之不獨始於田橫之從者也

【墓誌】炙轂子曰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以紀其行自此遂相祖習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將以陵谷遷變欲使後人有所知但歷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馮鑑續事始曰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命刻石埋於墓前恐墓誌因此起也唐開元時有人耕地得比干墓誌刻其文以銅

盤曰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宅藏為是保乂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靈延陵季子之墓漢滕公夏侯嬰逐東都門馬悲鳴不進命掘之得石槨有䌌䌌書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嘆曰天乎若公其安此乎後葬其地由此言之墓之有誌其來遠矣

碑記 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碑墓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氏為始而名曰碑則自秦漢始也陸龜蒙叢曰書曰碑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秦漢以來居官有德政於民而民不忍其去亦為碑以著其功德遂易之以石陸法言廣韻云碑碣李斯所造始於嶧山之刻也

啟 張璠漢記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啟事此啟之名始也魏國牋記始云啟末云謹啟

書 舜曰書用識哉春秋子家子孟以書告今曰書書名雖見於有虞實始於春秋也

簡 漢天牘頭八飾帶前書曰書版曰牘書竹曰簡詩出車之篇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煞青作簡以書今人用紙亦名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蓋取簡書之義

千字文 梁員外郎周興嗣得罪武帝惜其才命於鍾王書中擇一千字每字片紙命序命韵之一夜編綴及進鬢髮皆白今之千字文始此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

僧道第十七

【僧寺】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以居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自西域以白馬駝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剏置以為僧寺也。隋煬帝改曰道場後復曰寺是則寺之名始於漢文帝也。

【尼寺】類府曰晉何充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

【佛像】漢書霍去病逐匈奴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之金人師古

江云胡王作金人為祭天之主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後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來訪於群臣傅毅曰西域有神號曰佛乃使蔡愔注天竺圖其形像此中國有佛像之始也。

【佛經】漢明帝永平十年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駝經至東都即四十二章經是也中國有佛經此其為始然歷代三寶記曰劉向紬子脱典籍見有佛經則知周時久流釋典是故先漢之前有佛有經其來也遠不必始於四十二章矣。

【僧】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求僧法於彼見摩騰乃要至洛延此中國有僧之始也。

【削髮為僧】漢明帝時既得西域僧摩騰入聽陽城侯劉峻等削髮出家此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

【削髮為尼】明帝既聽劉峻等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削髮出家此中國婦女為尼之始也。

【談禪】寶林曰佛當涅槃時告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付汝迦葉乃傳於阿難迄二十八代至於達摩梁武帝普通中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止於崇山住少林寺傳於惠可此中國談禪之始。

【佛塔】高僧傳曰康僧會於吳赤烏十年至建業孫權使人求舍利子既得之權乃造塔藏之晉帝過江更為修飾中國造佛塔自此始。

【受戒】中國之人受戒自魏宋士行為之首也。

【戒律】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卷次有比丘諸禁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州至洛嘆魏境僧無律範遂於元平中與雲諦譯四分羯摩及僧祇戒心圖比蓋中國僧戒律之始。

【戒壇】漢魏之僧雖剃染而戒法未備嘉平中既傳戒律立大僧羯摩法壇此比丘立戒壇之始。

【祠部牒僧】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

于祠部此祠部牒僧之始

度牒 唐明皇天寶六年五月制僧尼於祠部給牒僧尼給度牒自明皇始

稱釋 晉道安受業於佛圖澄〻本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佛遂以釋為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

偏衫 史記魏宮中嘗作佛事見僧尼自恣偏袒右肩乃施一邊衣與之名曰偏衫以全其兩肩此偏衫之始

稱和尚 後趙石虎號佛圖澄為西天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

法師 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

僧官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翻經館學士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加朝散大夫命僧以官自此始

僧統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僧統管攝僧徒至隋文帝分置天下為十統唐罷統立兩錄師于京邑謂之僧錄

僧賜紫 唐武后時僧法朗譯天雲經陳符命于是賜朗等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則天始也

道觀 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於終南山西靈真人草樓之所因號樓觀此道觀之始也然黃帝內傳王母授帝曰玉元始真容置于高觀之上時人謂之道觀道觀之名當起于黃帝隋煬帝改為玄壇後復曰觀綱宋始曰祭酸閣學置聰明觀道家遂以是名其居

道士 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又曰心身順理惟道是從〻道為事故曰道士桂觀本紀云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名幽逸之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平帝永平七年置三十六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審此則是自周而有道士也然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則道士始于黃帝矣

天師 列子曰黃帝稱牧馬童子曰天師此天師之始也

張天師 後漢光武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天目山名道陵字

輔漢得道將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靈峯白日昇天唐天寶七年封天師子孫散處無聞惟信州龍虎山有族甚盛世〻一人襲其號傳其印蓋始于南北朝也

道士受封 後周武帝時衛元嵩封蜀國公此道士受封之始也后玄宗時葉法善亦封越國公

道士紫衣 唐中宗神龍初葉靜能雖加金紫之階而未頒紫衣至代宗時李泌立大功李輔國將不利之泌乞為道士帝許之乃賜紫衣其後道士賜紫衣自李泌始

羽客 唐宣宗大中初道士趙紫霄賜號金門羽客此名羽客之始

黄冠　唐李淳風父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號黄冠子。此黄冠之號之始也。

道官　唐高宗時葉靜能以孔翰林為國子祭酒。葉法善玄宗時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又尹愔亦拜諫議大夫。道士命官自高宗始也。

道錄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增置道刹錄都監首座道錄為八員。總知教門公事。此道錄之始。

褒贈道士　唐王知遠贈昇玄先生。葉法善贈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則道士有褒贈自王知遠始。

道士謚法　梁陶弘景卒。賜謚曰貞白先生。此道謚之始也。

五嶽真形圖　漢武帝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此五嶽真形圖也。其文秘禁。今侍女宋虛賓探懷中得一卷。以雲錦囊盛之。因以授帝。此中國有五嶽真形圖之始也。

道士禁有妻　燕翼貽謀錄曰。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曰寄褐。大抵皆主首之親族也。宋太祖深疾之。開寶五年閏[illegible]月戊午。詔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牽出外居止。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然黃冠之教。[illegible]父子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至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復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此後遂與僧同其禁約矣。蓋宮觀道士不畜妻孥。此其始也。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使術第十八

〔醫〕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藥醫療。以療疾病。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亦曰。巫彭始作醫。巫彭堯臣。

〔醫書〕皇甫謐作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著內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黃帝內傳曰。帝昇為天子。鍼經脈訣無不備也。故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黃帝。

〔獸醫〕續事始曰。黃帝時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故周禮天官有獸醫。夏官有巫馬之職也。

〔卜〕龜曰卜。續事始曰。庖犧氏時始有卜。春秋元命苞曰。古者司經主卜。

〔筮〕蓍曰筮。世本曰。巫咸作筮。呂氏春秋亦云。古史曰。商時巫咸善筮也。歸藏曰。女媧筮。書舜曰。龜筮協從。筮為巫咸所作。則歸藏與書安得言筮也。古史考曰。庖犧氏作始有筮。制筮已起於庖犧之世矣。

〔錢卜〕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則錢卜始於唐時也。

〔爰卜〕唐科能。中兩京壽安縣有愚公山神祠。頗靈。前有爰子遺

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即今之筊卜。始於此也。

〔雞卜〕漢郊祀志曰。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迺命粵巫立粵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粵巫雞卜自此始。

〔規矩〕黃帝時。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

〔圖畫〕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創物蓋法。體象天地。又穆王傳曰。封膜善畫。是則畫起於史皇也。

〔射〕山堂考索云。射之所起。肇自黃帝。世本曰。逢蒙作射。

〔圍碁〕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碁為弈。說文曰。弈圍碁也。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丹朱。或曰。舜造也。凡三百六十一子。一十九路。

〔雙陸〕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蒲。令人擲之為戲。蓋所謂雙陸是之。一曰。所廬出天竺國名為波羅塞戲。其後流入中國。自魏曹植始。

〔象棋〕為戲也。凡三十二子。周武帝所造。

〔氣毬〕古名蹴踘。黃帝所作。以練武士者。或曰起於戰國之時。

〔傀儡〕漢高祖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於城上。以詐[illegible]閼氏。後人因以為傀儡之戲。

〔酺〕漢武帝所造。即今演教米條之法是也。

【骨牌】宋宣和二年，為觀民風而圖治，故設牙牌三十有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宿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一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於八節之間。其他牌名類合倫理庶物器用。徽宗吧然貯於御庫，未行。及至高宗，仁明納諫，頒行天下。則骨牌之制起於宋宣和，而行於高宗也。

【鬭雞】列子有紀省子為周宣王養鬭雞之事。左傳述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羽，郈氏為之金距。推此則此戲始於周也。

【鞦索】後漢賀正旦，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妓女舞行繩上，相逢比肩而不傾墜，即今之走索是也。

【俳優】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以為奇異之戲。是則俳優始於夏之末世也。春秋時楚有優孟，秦有優旃，時有賢名。發言陳詞，微迎人主之意。

【百戲】紀原曰：起自秦漢，漫衍之戲。後乃有高絙吞刀履火緣竿筋斗百戲。

【影戲】故老相傳，其原出於漢武帝李夫人之亡，帝思之不已。齊人少翁言能致之，夜設帷張燈，帝自他帳中望之，彷彿見夫人之像。由是遂有影戲。

【生花戲】前漢張騫傳：漢武帝遣趙破奴等破軍師，大宛以犂軒眩人獻。顏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即樂工吞刀履火種瓜植花之類是也。本是西域來，由此言之，生花之戲蓋自漢武帝時大宛所獻眩人為始。

【投壺】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蓋自周人始也。

【博】竪曰：博者，局戲也，即陸博也。以五木為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晉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尹文子曰：博盡閑塞之道，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說文曰：博，局戲，陸者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紙鳶】似呼風箏。古傳云：韓信所作。高祖征陳豨，信謀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隧入宮中也。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宮室第十九

宮室　爾雅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為至尊所居之稱。室、實也。人物充滿其中也。風俗通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廬。蘇[漆師]庵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

殿　蘇氏演義曰。殿、兵也。取殿屋擁從如軍之殿。擊虞決疑要注曰。殿則有階陛。堂則有階無陛。春秋謂之露寢。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高君書有言天子之殿。然則秦自孝公以來已云殿矣。蓋秦曰殿。漢因其名。乃有咸德光等名也。

堂　演義曰。堂、當也。當正陽之屋。又云。堂、明也。謂明禮義之所也。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議。蓋始於黃帝也。

宅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尭典曰宅嵎夷。禹貢曰降丘宅土。叢起之西征記曰。滿陽城外有舜宅。則宅之名始於尭舜時矣。

庭　說文云。庭、朝中也。列子曰。黃帝居大庭之館。此庭名之始也。

樓　史記方士言於武帝曰。黃帝為五層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是則樓始於黃帝時矣。

閣　韓詩外傳。黃帝時鳳巢於阿閣。則閣之名在黃帝時已有之矣。

廊　周詩作雖曰。五宮明堂。咸有重廊。漢書藥曰。舜遊於岩廊。晉灼曰。堂邊曰岩。文穎曰。殿下外屋曰廊。是則始於唐虞時也。

第　史記蘇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漢高祖詔賜列侯二千石大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左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第。然則周時已有此名矣。

屋　釋名云。屋、具也。新語云。先聖之人比屋可封。以言民居也。易曰。上棟下宇。蓋其始矣。但謂之曰屋。則自尭舜始也。

廟　軒轅本紀曰。帝昇天。群臣思慕。乃取几杖立廟。此廟之始也。

倉　毛詩曰。乃積乃倉。蓋已見於夏后之世。鄭康成注周禮廩人曰。藏米曰廩。然則倉廩蓋一事也。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此蓋始於尭舜之時矣。

庫　說文云。庫、兵車所藏。祢、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商鞅書曰。湯武放伐。築庫五兵。有天[弁]天庭之庫。此庫之始也。

廳　漢宣帝齋居決事。此即齋名之始也。前此無攷。

原缺第三、四葉

時氣

土墼 物原云伏羲氏始以泥燒土墼禹作土墼若然則土墼始於禹也

事物初畧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歲時第二十

歲 爾雅云歲者年也又云歲者遂也少年謂之歲歲字從步斉經度可推步也三百六十日一周萬物畢遂故為一歲又曰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轉陰陽十二月一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曰歲星自黃帝定星曆正閏餘以肇歲事至堯定四時成歲是則歲之義自陶唐始也

甲子 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令大撓造甲子世本曰大撓造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作甲子則甲子始於大撓也

曆 通曆曰太昊始制甲曆楊泉物理論曰神農氏立曆日漢律歷志曰黃帝造曆董巴曰伏羲始作八卦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世本曰容成作曆呂氏春秋亦云黃帝內傳曰斬蚩尤乃命容成作曆以司天

曆名 易乾鑿度曰曆原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一十紀為一節注云握先乃曆始之名猶言無前也沿革曰黃帝考足曆建五行起消息正閏餘謂之紀調曆後代因之漢有太初曆有麟德等名

刻漏 黃帝刻漏水制器以分晝夜成周之世挈壺氏掌之以百刻分晝夜推子午冬二刻則是刻漏起於黃帝也

更點 事物紀原曰起於易繫詞重門擊柝之説亦自軒轅始也

建正 鄭康成尚書三帝注云帝以十一月建十二月高辛十二月高陽十一月少昊十二月黃帝十一月炎帝十一月女媧十二月又推易説卦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建寅之月又為木之始則正當從太昊始也後避秦始皇諱政改音征

閏月 禮記月令篇云正月天子居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也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二月天子居青陽太廟東堂當

太室三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四月天子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五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六月天子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七月天子居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八月天子居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九月天子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十月天子居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十一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十一月天子居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惟閏月天子無所居居於門故王在門謂之閏史記云黃帝起消息正閏餘則閏置餘分之月也黃帝造曆始正之

氣候 一年十二個月節氣十二個月中氣謂之四十二氣一年二個月一月六候一候五日如正月東風解凍等語是也一年二百六十日共七十二候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消息禍福以制吉凶禮記月令注云昔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分七十二候則氣候之説始於太羲而定於周公也

八節 春秋内事曰伏羲氏建分八節以文應氣晉天文志曰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蓋八節者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也

上中下浣 浣沐浴也俗以月初一日至初十日為上浣十一日至二十日為中浣廿一日至三十日為下浣蓋始於唐制朝臣每十日一給假休沐一月三給假為浣汰之期也假音架

元日朝賀 通典曰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群臣朝賀至武帝改用夏正建寅之月則元日慶賀始於漢高祖也

屠蘇酒 歲時記曰昔有人居草廬之中每歲除夕遺里閭藥一帖令囊浸於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名屠蘇酒飲之不病瘟疫此屠蘇得名之始也

宜春　荊楚歲時記曰立春日貼宜春字於門蓋始於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貼宜春也今人貼二字於門始於此

畫雞貼戶　王子年拾遺記曰堯在位七年祇及國獻重明鳥其狀如雞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一來國人則洒掃門戶以望其來或刻金寶為其形像置於門閭則鬼類然服也今人畫雞貼戶上蓋其始也

桃板　風俗通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攝屈數千里卑枝向北曰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性能執鬼黃帝因立桃板門畫二神以禦凶鬼今世畫神象於桃板以元日置之門戶此其始也

鍾馗　唐開元中明皇晝寢夢一小鬼盜上玉笛吹上殿之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往捉小鬼先刳其目劈而啖之上問為誰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頓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賜金百兩是以今人必於元旦畫其形像貼於門也

書聻字　酉陽雜俎曰俗於歲首畫虎頭書聻字謂陰府鬼神之名可以消瘧癘也段成式韓慕記此等書皆漢時始也張鎡寫室

也曰裴聻隱居伊上時有道者李君善視鬼嘗見聻于伊上云聻中寄書與博陵崔氏曰當今除鬼無過聻是時朝士咸書聻字題其門自此始蓋聻謂裴漸本漸字李君寄崔書曰無過漸耳上本助語

五辛盤　撫言曰安定郡王嘗于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五辛即大蒜小蒜韭菜胡荽是也立春日食五辛所以通五臟之氣又曰辟癘氣亦曰五薰風土記曰月正元日五薰鍊形此其始也

端月　索隱曰秦始皇諱政當時避諱故謂正月為端月

天慶節　國朝會要曰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為天慶節休假五日此名天慶節之始

人日　東方朔占書曰歲正月七日古人其日晴朗溫和則為蕃息安泰之候若陰寒慘烈即為疾病衰耗之徵故杜子美詩曰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蓋傷時之言也推此當始於漢世云

放燈　史記樂書漢家祠太乙以昏時祠到明注云即今正月望夜觀燈是也然則放燈始于漢世矣

金吾弛禁　西都記曰漢執金吾戒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此其始也

迎紫姑　異苑云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為妾其妻妒之于正月十五日陰殺之于廁中天帝憫之封為廁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廁間迎祠可占衆事此其始也

中和節　王溥唐會要曰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敕曰四序佳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朕以發方發生候惟仲月句萌悉達自今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中者揔三陽之中和者兩仁義之和因賜大臣戚里刀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相遺號曰獻生子此名中和節之始新唐書李泌傳德宗以前賜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

上巳　毛詩注云鄭國之俗當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蔡邕郭虞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宋書曰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則知始于周時

禁烟節　晉仲耳出亡日介子推割股肉以餌之重耳復國介子推不言祿作龍蛇之歌以感之隱于山文公令燔山求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惜之令民寒食日不得烟爨此禁烟節之始

拜掃展墓　後漢光武紀云建武十年八月幸長安有事于十一陵蓋朔祭於墓也拜掃之禮已繁於此至明帝永平元年率八卿朝原陵如元會儀唐明皇開元二十年勅士庶之家許寒食上墓拜掃後世遂傳為俗耳

鞦韆　古今藝術圖曰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態每至寒食為此是後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立架謂之秋千一曰本山戎之戲昔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於中國本出自漢宮祝壽詞曰千秋後世倒語為秋千也

天祺節　國朝會要曰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太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內庭功德閣其建為天祺節一如天貺節例此名天祺節之始也

端陽酬粽　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君嘗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二物蛟龍所畏也今民俗以是日裹粽并五色絲皆楚國之遺風也

龍舟競渡　歲時記曰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命舟楫以拯之舸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亦曰水車亦曰水馬人曰龍舟今划龍舡始於此

百索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綵絲繫臂避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百索又曰示婦人蠶功成也蓋始於漢

天貺節 宋祥符四年正月以六月六日為天貺節在京禁屠宰九日諸路三日從歐陽脩之請也此為天貺節之始

伏日 曆忌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謂之三伏史記注云六月上伏秦始皇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公始為伏又荊楚記云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蓋周時為此至秦始有之

織女渡河 續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盂蘭盆 佛經云目連比丘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佛令作盂蘭盆具百味五果於盆中於七月十五日供養十方大德佛是時母得脫一劫餓鬼之苦後世因之遂為盂蘭盆會云

登高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係臂上登高飲茱萸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代之矣今世人九月九日登高飲菊花酒婦人茱萸囊蓋始於此也

賀冬 通曆曰地皇氏以十一月為冬至高氏小史亦云賀冬玉燭寶典曰冬至陰陽萬物之始自極南影有履長之慶冬至後日漸長故謂之長至節復卦主事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生於此日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漢雜記云冬至陽氣生而君道長故賀然則冬至之賀自漢始也

臘日 禮記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說文云冬至後第三戌日是也廣雅云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而改為嘉平祭部云漢改為臘風俗通云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之大祭但送而不迎也

驅儺 禮樂志曰昔顓頊氏有三子死為疫鬼一居山谷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干持盾帥百隸及童子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

鬼衣於季冬先臘一日大儺以逐惡鬼于禁中其制始於周也

爆竹　神異經曰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魈每以竹着火中熚烞有聲則驚遁焉故今人效之而作紙爆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冠服第二十一

冠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中古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黃帝始用布帛六帖曰孔子作緇布冠三禮圖曰緇布冠冠之始也

弁　世本曰象略作弁禮記稱三王共皮弁此蓋三代之制非象略所能作也

髻　古今注曰女媧為髻以黃髮此有髻之始矣

巾　古以皂囊裹頭號頭巾蔡邕獨斷曰古者有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也筆談曰令士庶所戴頭巾與唐人所製不同唐之頭巾四角二繫腦後二繫領下服勞不脫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為虛設後又有兩帶之異蓋自宋朝始

纓　淮南子曰唐虞以上布列無纓始於堯舜乎

冠子　二儀實錄曰冕自黃帝創為冠冕而婦人之首飾無文至周始有不過副笄而已漢宮掖承恩者始賜碧或緋芙蓉冠子則其物自漢始矣

髢　鄭康成云三輔謂之假髻注云髻者繼也言女子必有繼於人也紀原曰燧人氏始為髻

【纏髮特髻】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髮髢為首飾者。故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馮鑑後事云。晉永嘉中以髮為步搖之狀以為禮容。即今纏髮特髻乃其遺像也。其制始於周人。

【釵】二儀實錄曰。燧人氏始為髻。女媧之女以荊及竹為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為之。舜雜以象牙玳瑁。此釵之始也。

【玉釵】郭憲洞冥記曰。漢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釵與帝。宮人效此作玉釵。此玉釵之始也。

【粧】周文王時始傅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

【遠山眉】實錄曰。漢武帝令宮中人掃八字眉。司馬相如妻眉如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眉。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其法始於秦始皇宮中紅粧翠眉也。

【花鈿】自吳人孫和舞鉄如意為戲。悞傷鄧夫人之頰。醫人以白獺髓合琥珀為膏傅之。後有一痕如紫痣。愈加妍美。諸嬖妾欲要其寵者皆以丹青點頰。此其始也。

【鉛粉】墨子曰。禹作粉。張華博物志曰。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此鉛粉之始也。

【臙脂】古今注曰。臙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蒟。土人以染粉為婦人面色。故名臙脂。後人效此以紅花為之。一云秦宮中好為紅粧。是其物自紂始也。

【輕粉】二儀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煉飛丹第一轉也。弄玉塗之。名曰輕粉。此蓋輕粉之始。

【衣裳】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曰。黃帝始作衣裳。世本曰。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曰。伯余作衣裳。許慎注云。黃帝臣也。呂氏春秋曰。胡曹作衣。亦黃帝臣。

【裘】黃帝出軍訣曰。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玄狐之裘以符授帝。則裘之制已始於黃帝。

【袴襖】北朝雜以戎夷之制。乃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任其所好。若非元旦大會。一切通用。蓋取於便事。則今時襖子之名自北齊起也。

【汗衫】實錄曰。古者朝宴之服。必有中單。郊享之服。又有明衣。漢高祖與項羽戰。汗透中單。遂名汗衫。此汗衫之始也。

【搭護】二儀實錄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餘即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一名背子。今俗名搭護。此其始也。

【海青】雜粗衣有數樣。曰光腰。曰海青。曰刺褶。曰三佛衫之類。今吳人稱布袖搖擺之海青者始此。

裲胸 唐楊貴妃私通安禄山而禄山狂悖爪傷[illegible]胸乳恐帝見之乃繡胸服掩蔽名曰訶子今曰包肚是也

璫 漸以氈毛為之黃帝所作蓋詠與璫全耳

環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玉環舜時又獻之則環當始於此今之絲環即其遺制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侯取其指環五經要曰古者后妃群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即其遺事也本三代之制

釧 風俗通曰臂環謂之釧後漢孫程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則此制自漢始矣

履舄 二儀實錄曰三代時皆以皮為之單底曰履複底曰舄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畏泥履乃履之不帶者冕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屨也又舞人所穿者謂之屣又小兒所穿者謂之靰䩺者著之出行謂之屩

鞋 古者草謂之屨皮謂之履二儀實錄曰鞋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人以麻晉永嘉中以絲宋袁曰黃帝臣于則作屝俗世本亦云於則作屝履或云馬周始以布為之乃名鞋也

裹脚 夏后妲己乃狐精足猶未變裂帛纏之後世紐此遂為男女足上之飾矣

襪 炙轂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始以綾羅為之即今襪也

錦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山環丘有冰蠶霜雪覆之然後成繭其色五采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後世效之染五色織以為錦丹陽記又曰歷代尚有錦而川成都獨稱其妙蓋始於蜀至秦昭王時始通中國則三代之時已有錦矣當以王嘉所記為正

繡 事始曰錦繡而施於衣裳也虞書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正義云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采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然則帝舜始為繡也

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為布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孔穎達疏曰上古以前衣皮其制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長大故曰垂由此言之則布帛自黃帝始也

養蠶 類書纂增測云軒轅黃帝之妃西陵氏始學養蠶以為衣服則養蠶之法自此而始

〔五采〕事始曰。輿服志云。上古衣毛帽皮。後世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之色。以作衣服。其後聖指黃帝之制青黃赤白黑之色。亦始於軒轅也。

〔珮玉〕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皆珮玉。二代因之。蓋起於夏后氏。王周始制其爵。禮記玉藻所記。天子珮白玉。公侯山玄。大夫水蒼。世子瑜玉。士瓀玟是也。

事物初略

飲食第二十一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生火〕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淮南子曰。燧人望星辰。鑽木出火。拾遺記曰。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遂號燧人氏。在包犧氏之前。蓋火於國也。尸子曰。燧人下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而禮含文嘉亦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性情。故名燧人氏也。

〔竈〕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後漢李元範曰。燧人氏始作竈。續事始曰。黃帝置竈以為飲食。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為竈神。是則始於黃帝也。

〔食穀〕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高氏小史曰。炎帝種五穀。故謂之神農。賈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藝文類聚亦曰。神農時民始食穀。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則食穀始於神農也。

〔食熟〕古史考曰。上古之人未有火食。但飲血茹毛。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也。王嘉拾遺記曰。庖犧氏變茹腥之食。是則熟

食始於燧人氏而備於太昊也

【粥飯】周書曰。黃帝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

【酒】呂氏春秋曰。儀狄作酒醪變五味。戰國策曰。儀狄帝女造酒而進於禹。禹飲甘之遂疏儀狄。博物志曰。杜康造酒。魏武帝詩曰。有心解吾憂惟是杜康酒。陶潛述酒詩序曰。儀狄造酒杜康潤色之。黃帝內傳曰。王母會帝於嵩山飲帝以護神養氣金液流輝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然則黃帝時已有酒矣。但不知杜康何世人而今多言其始造酒也。

【茶】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味以制醫藥。一日而遇十毒得茶以解其毒。此茶之始也。

【鹽】世本曰。宿沙氏煮海水為鹽。史記曰。宿沙。衛齊靈公之臣也。齊近于海。故衛為漁鹽之利。或曰。宿沙氏炎帝時諸侯。初煮海水為鹽也。

【饅頭】稗官小說云。諸葛武侯知孟獲之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則享之為出兵。武侯因雜用羊豕之肉裹之以麵以象人頭祀神。後人因此為饅頭。則饅頭自武侯始也。

【餅】劉向說苑序戰國事。則餅起於戰國之時。其法以麥米粉做成。

狀如鏡入爐內煨熱。

【芝麻餅】此夷俗也。漢靈帝好食胡餅。京師人皆食之。後趙人物諱胡改為麻餅。今俗所為芝麻燒餅是也。蓋始於漢時。

【餺飥】即餅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名。意不托之作緣湯餅而務簡矣。今傳稱餺飥。

【食卵】瑞應圖曰。有虞氏剔百禽。夏后之世。民始食卵。鳳凰乃去。則食卵始於夏時也。

【醢】周禮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供祭祀之齊菹。王舉則共醢物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按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是則商世尚取於梅以濟百味。至周而始有醢也。

【豆腐】漢淮南王劉安所作。出本紀。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婚喪第二十三

夫婦 杜佑通典曰。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注云人皇氏是也。

撒豆穀草 通典曰。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世俗娶婦入門。撒豆穀草。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擇日迎之。房以其日為不吉。以三煞在門故也。青羊烏雞青牛之神也。有此三者在門。新人不敢入。犯之則凶。奉謂不然。婦將至門。但以豆穀與草撒之。則三煞自避。新人可進也。後世嫁娶。皆置草於門閫內。下車則撒豆穀。為故事始於此。

跨鞍 此胡人之俗。謂坐女於馬鞍之側。尚乘之義也。酉陽雜俎曰。今士大夫婚禮乘馬鞍。此北朝之遺風也。

傳席 輟耕錄曰。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此在唐時事也。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則其事固始於唐矣。

媒 鄭康成曰。媒者謀也。謀合二姓。使和成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然自女媧氏佐太昊制婚禮。判合之義。故後世推女媧為媒祖也。

婦人拜 禮曰。男拜則尚左手。女拜則尚右手。又居喪之禮。男拜稽顙。女子則否。是古者男女之拜一也。古詩曰。長跪故夫。前五言之作。自漢李陵始。推此。則雖漢而來。其拜猶同也。孫甫唐書曰。武后欲尊婦人。始易其拜。謂之肅拜。今婦人屈膝而拜。自唐武后始。

三年喪 上古親死葬之中野。而喪期無定數。至虞舜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是則三年之喪始於有虞也。

五服 許慎注淮南子曰。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又云五縗之服。謂之三年朞者。九月五月三月服也。然則五服之等。蓋原於夏備於商周。

母服 三代之制。父在為母服齊衰期年。唐武后令與同父三年。則母服三年。自武后垂拱初始也。

面帛 今人死以方帛覆面者。呂氏春秋曰。夫差既殺伍子胥。數年之後。越兵報吳。殘其國。夫差將死曰。吾何面目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幎冒而死。此其始也。

弔喪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是日不

樂両陽離俎曰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謹貫弓而弔以
助除鳥獸之害然則弔喪之禮已始於羲皇之前乎

棺椁易繫詞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禮
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然
則棺椁雖始於有虞而以木為之則自商人始也

銘旌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以別故以其旗識之後漢趙
咨遺書曰古者葬送至簡有加周室制兼二代表以旌銘之制
是則喪禮之有銘旌乃周制也

紙錢唐書王璵傳曰玄宗時璵為祠祭使允有所禳類于巫覡漢

世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
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其禱神而用寓
錢則是王璵始耳

開路神軒轅本紀云帝周遊元妃嫘祖死於道令次妃嫫母監護
因置方相以防喪此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又名開路神

墳墓黃帝内傳曰帝斬蚩尤因置冢墓然諸家小說注記伏羲
女媧之冢疑後人增築云

合葬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祔注云古人未有合葬周公初置此禮也祔謂合葬舜三妃
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三妃皆不從葬是則合葬之禮自周始制也

翁仲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
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
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
像置之咸陽宮前司馬門外匈奴見之猶以為生其後墓間皆
用之此其始也

石羊虎柱炙轂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辟邪兕馬之屬
人臣墓乃有石人羊虎石柱之類皆表飾墓隧如生前之儀衛

也漢霍去病墓於祁連山立石人石馬石柱羊虎之類是則始
於漢時也

起復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
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云魯有徐戎作
難卒哭而征之急於王事也自漢唐以來乃有起復之事

忌日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云忌日親之死日也又
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然則忌日始於周也

嫁母服宋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賢校理郭稹乞為嫁母服蓋稹

幼孤。母遂更嫁王氏。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同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詔自今以後並許解官申心喪。以為嫁母服之始也。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器用第二十四

【錢】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困。至周太公始立九府圜法。始名以錢。圓函方。輕重以銖。起於禹湯之水旱救民困也。後魏謂堯遭大水鑄錢。故湯鑑亦謂起於堯也。

【鐵錢】通典曰。王莽改革漢錢。百姓皆不便。公孫述據蜀。廢銅錢。置官鑄鐵錢。以鐵鑄錢。自公孫述始。

【錢文】錢貨之興尚矣。自禹湯鑄幣。至周太公始名錢。其文見於周景王曰寶貨。秦漢曰半兩五銖。王莽則貨錢貨布。後魏鑄造祖備文曰泰和五錢。至孝莊用揚福計。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自此始以年號鑄于錢文。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自此以開元為文。高祖乾封中。又曰乾封泉寶。肅宗乾元時。又曰乾元重寶。五代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鑄錢以天福元寶為文。宋朝每改元。則鑄其號于錢也。蓋錢文以年自後魏泰和始。以寶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以通者自唐高祖始。以重者自唐肅宗始。以元者自晉高祖始也。

【大錢】國語曰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韋昭注曰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寳貨以勸農贍不足也而百姓蒙利後世權一時之用亦或行之事已輒罷蓋其制始於周景王也

【舟】六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而為舟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蓋黄帝二臣也山海經曰番禺始為舟墨子曰巧倕作舟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物經論曰化狐作舟束晳發蒙記曰伯益作舟王子年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黄帝内傳曰帝既斬蚩尤乃創舟楫合之易繫詞蓋始於黄帝為是

【車】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世本曰奚仲造車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為車古史考曰黄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畧牛禹時奚仲駕馬易之繫辭曰黄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然則奚仲父子相承不過改制之妙而其制實始于黄帝也故黄帝號軒轅氏

【獨推車】後漢丞相諸葛亮伐魏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以蜀道險阻難於登涉故爾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

【耒耜】易繫詞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此蓋始于炎帝也

【牛犁】山海經曰稷播種百穀至其孫叔均始用牛犁也後魏賈勰齊民要術曰趙過始為牛耕崔寔政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植蓋牛耕之始自趙過也

【水車】世說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抱甕貫米灌圃子貢曰不亦勞乎何不鑿木架梁前輕後重以汲水則用力少而功多劉向說苑云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田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謂曰為機重後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可灌百區魏略曰馬鈞居于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無水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又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引水西南北郊路又以為畢嵐所制要之起于春秋時子貢而馬鈞畢嵐皆倣其制也

【機杼】紀原曰黄帝之臣伯余初作衣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為之機杼以成織紝之功也

【網】抱朴子曰太昊觀蜘蛛而為網易繫詞曰庖犧氏結繩而為網罟高氏小史亦曰太昊作網罟以取禽獸然則漁獵之網罟乃太昊所作也

筆 說文曰筆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博物志曰蒙恬造筆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晉成公筆賦曰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乃發慮于書契採秋毫之頴芒法王度于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纏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勳人日用而不寤魏傅選筆銘曰書契之興〻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秦訓紀典庶筆靡修古今注曰牛亨問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曰恬始為羊毛筆耳以枯木為管以兔毛為柱由是推之則筆已始于蒼頡而蒙恬所製者特羊毛筆也然困學紀聞云古未有筆以

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象為詩書之函故考工記以象之削為良當以蒙恬所造為是

墨 南村野史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汁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角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則是墨始于魏晉而盛于唐之奚廷珪也

硯 後漢李尤硯銘曰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則是硯與文字同興于黃帝之時也文房四譜云銅雀硯即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掘土往〻得之貯水數日不滲又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生平時物也

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謂之帋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皮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獻之和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從用故稱為蔡侯帋東觀雜記曰黃門蔡倫典上方作紙用故麻造者謂之麻紙用木皮者謂之穀紙用故魚網者謂之網紙然則今人所用

之紙乃蔡倫所造也

几案 器物叢談曰古者坐必設几所依憑然非尊者不之設皆所以示優寵也周禮司几筵掌五几釋文曰几案屬軒轅神聖仁智故作此几案之法馬孟子隱几而臥則是几與案同制矣

椅 胡人便坐而眠者謂之胡床隋恐胡改名交床唐改名繩床今醉翁椅是也風俗通曰漢靈好胡服景師作胡床後世名曰交椅

簾 釋名云簾廉也自障蔽為廉恥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𥳑南楚之間謂之篷箔自關而西謂之簾通俗云戶幃為簾莊子

尚有假設者高門懸箔無不足也荀子乃有局室蘆簾之云禮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簾乃三代之制也

屏風

三禮圖曰屏風之名出于漢世故班固之書明言其物徐堅爲初學記載劉安平勝爵賦周禮掌次設皇邸鄭康成謂後板屏風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衣斧扆而立陸法言云今之屏風即扆之遺象也然則漢制屏風蓋取周皇邸斧扆之事也

床

釋名云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床其上版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服虔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黃帝內傳有七寶登真之床則床之制起于軒轅

帳

周官幕人掌帷幄帟綬之事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左傳衛侯爲虎幄漢武帝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黃帝內傳曰王母爲帝設九真十絕妙帳則帳已始于軒轅之時而後人特因而效之耳

枕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遊獵于冥山之北見一小虎一矢斃之斷其髑爲枕示服也越絕書曰越王聞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然拾遺記曰漢誅梁冀得一玉虎枕頷下篆云帝辛之與妲己同枕之後曰九年是則商時已有其制

席

周司几筵掌五席有莞藻蒲茨熊之名其純有粉畫黼之別韓子曰禹將席縝緣紀原曰軒轅使百辟群臣列珪玉于蘭蒲之席止以蘭蒲爲席而薦王之重器不燦其陋初有此物故也然則席之制始于黃帝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被

男章撥安云大被謂之衾單被謂之裯故毛詩有曰抱衾與裯此蓋三代之制

簟

說文曰簟竹席也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簟或謂之籧篨又曰簟之粗者謂之籧篨毛詩斯干篇云上莞下簟以竹爲席曰簟則是因席謂之簟也故成王顧命曰敷重篾席注云桃竹枝席也又曰敷重筍席竹席也是蓋周初以竹名席而簟之名則始于周之中葉也

褥

黃帝內傳曰王母爲帝設七寶登真之床敷華靜光之褥此褥之始也

梳篦

說文曰櫛梳枇總名也以木爲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謂

之栝以竹為之蓋寓椆比謂之筐皆隸達氏所作

【鼎】史記黃帝內傳及鍾繇咏皆云黃帝採壽山之銅鑄鼎于荊山此鼎之始也夏禹復鑄以象物白氏六帖云黃帝作鼎三以象天地人三才禹收九州之金以鑄九鼎

【釜甑】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

【食器】史記曰舜作什器于壽丘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內則是食器始于有虞而堯時不過啜土硎飯土簋耳

【盃】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常滿盃蓋杯乃三代之時器皿也

【注子】唐元和初酌酒用鐏勺後改用注子其制始于元和時也

【匙箸】文王讀易至震曰不喪匕鬯大東之詩曰有捄棘匕注云匕所以取飯食即匙箸也此三代之制一曰呂泰造匙筯殺紂王始為象箸此箕子所以興嘆耳

【托子】唐德宗建初中崔寧之女以金盞啜茶盞熱痛其指乃取楪子承其盞既啜而傾又以蠟環楪子中坐之盞遂定毬不損因遣匠者以漆環易蠟寧奇之乃制為托子以行于世此托子之始也

【箕帚】世本曰少康作箕帚以掃塵穢是則始于少康也

【飯帚】西漢時許慎曰陳留以飯帚為箕今人呼為稍箕推此當始于七國時耳

【碓】軒轅黃帝之先以石碾米而食至是帝乃伐木作杵似棍形鑿石作臼于地中以手搖米而食之名曰杵臼桓譚新論曰後世加巧因借身踐碓則今之碓乃黃帝之遺法也

【磑磨】世本曰公輸般作磑磨編竹木附泥以破穀出米者謂之礱鑿石為上下相合研麥為麪者謂之磨則磑磨始于周時也

【鏡】黃帝內傳曰帝與王母會于王屋山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是則鏡造于軒轅也一曰舜臣尹壽所鑄

【手巾】禮記浴用二巾上絺下綌雖云上下異用其名則一此蓋三代之制也

【盆】爾雅曰盆者古之缶也呂氏春秋曰堯使質缶擊缶則盆已見於堯時矣

【扇】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爾雅曰大扇謂之翣張敞傳曰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以扇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世本曰武王作翣古今注曰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乃作五明扇而黃帝內傳亦有五明扇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于前然則五明扇者即今縉紳之所用故漢公卿大夫皆用之而武王時作扇者乃為今日納涼之物

也

羽扇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時修塗國獻丹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以為扇一名條融一名反景此羽扇之始也

杖 莊子曰神農墨然放杖而笑爆然放杖聲其後武王踐阼作杖銘則杖始于炎帝時也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背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曰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乎則是如意始于戰國

刀 此兵器也黃帝採首山之銅為刀始于此

斧 又名戚周書曰神農作斧斤皇國要覧亦曰神農作斧斤則斧乃始于神農也

鑿 鑿斷木之器以鐵為之鑿穿木之器以鐵為之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鑿始于周時也

秤 漢律曆志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取竹于崑崙之嶰谷為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三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秤之始也

斗斛 漢律曆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帝取竹于嶰谷為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此斗斛之始也

丈尺 漢律曆志曰度者分尺寸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由于黃帝為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此即丈尺之始

燈 黃帝内傳曰王母授帝洞霄盤雲九華燈繫于是注青油于卮以為燈此燈之始也

燭 淮南王招致天下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萬畢方法燭其一也餘非民之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則法燭之起自漢之劉安也

針 禮記内則有紉針請補綴之事帝王世紀曰太昊制九針則針之制自太昊始矣

繩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書序曰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是繩出于太昊之前也高氏小史曰燧人氏始結繩刻木以記事然則始于燧人氏矣

雨衣 事始曰凡雨具在周已有之左氏傳云陳成子衣製[illegible]杖預注曰製者雨衣也灸轂子曰惟繒油製之及油幰陳始有之也

雨傘 風俗通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即傘也張帛夏時人三代時已有此具也

布袋 召康公美公劉之厚於民也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又太平御覽曰古行者之食以布囊貯糧則是布袋實為裹餱之用自昔公劉之時已然蓋在夏后氏之世矣

漆器 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內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諫者十七人則器之布漆斷自舜始無疑也

熨斗 帝王世紀曰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人持之而手爛與妲己以為笑樂今人以此熨布帛衣服者蓋始於是

算盤 留青日札云算籌也或作筭通作筭計數者以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經云易緯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曆算法斯興則其制始於黃帝時也

屐 事文類聚云介子推從晉重耳出奔割股以食重耳其後返國原封子推隱于綿上山文公求之不出乃燒其山子推抱樹而死文公乃以其所抱之木為屐著之以示恭足不忘之意是則屐始于晉文公也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刑獄第二十五

獄 急就章曰。皐陶造獄。風俗通曰。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圜圄。博物志曰。夏曰念臺。商曰動止。周曰稽留。秦曰囹圄。

律法 風俗通曰。皐陶謨虞。始造律。漢張敞上疏曰。皐陶造法律。急就章曰。皐陶造獄律。史記曰。李悝造律。晉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李悝撰次。唐書曰。時所用律。起自魏文侯師李悝。然皆罪名也。歷代增減不一。唐太宗貞觀二年正月丁亥。房玄齡與法官刪定律十二卷。五百條。今十二卷。比隋氏律。減死入流者九十三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

五刑 舜令皐陶明五刑。此則五刑之始也。然三代以劓刖剕宮大辟為五刑。蓋肉刑耳。唐刑法志曰。隋以前。死罪有五。徒流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隋始定之為笞刑五。自十五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五千里。死刑二。絞斬。並用為五刑。今世循用者。蓋自隋始也。

囹 有罪而繫獄。消曰。囹在舜時已有之。泮水之詩。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罪囚之始也。

赦 虞書眚災肆赦。則是赦有罪者。起於虞舜也。

斷屠 唐會要曰。高祖武德二年正月廿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并勿屠。此斷屠之事。起於唐高祖也。

梟首 令人標賊首以示衆。謂之梟首。梟首者百勞鳥。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長死。懸其首於木。漢史用五月五日。漢令郡國作梟羹賜百官。以此漢制也。

首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者。此始於秦時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兵械第三十六

(甲) 釋名曰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又周禮考工記函人為甲帝王世本云杼作甲注少康之子也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鎧

(弓) 方言曰弓謂之鞬或謂之櫝釋名云弓穹也其末曰簫又謂之弭中央曰弣弣撫也弣之間曰淵荀子云倕作弓山海經曰少皞生般始為弓世本云揮作弓注黃帝臣也古今姓纂又曰黃帝第

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然則弓始於黃帝時矣

(箭) 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而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孫卿子曰浮游作矢世本曰牟夷作矢注黃帝臣也古今姓纂又云黃帝之孫揮觀弧星而始制亦何黃帝時始也

(弩)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吳越春秋曰楚琴氏以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設郭加之以力蓋弩之制始於楚琴氏

(彈)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竹屬木飛土逐宍則彈之制始於上古未有弩之時乎

(槍) 二儀實錄曰黃帝與蚩尤戰時即有槍諸葛孔明以木作槍長丈二以鐵為頭縛事始云孔明置苦竹槍長丈二五寸

(纛) 黃帝內傳曰玄女為帝置玄纛十二以主兵是則纛始於黃帝也實錄曰商有兕纛以絲為之以蚩尤之首

(盾)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盾王子年拾遺記以庖犧氏造干此則盾之始也今謂之滂牌者即其

遺法

(柝)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鈔文云夜行所擊以代更籌也今謂之梆子

(弓箭袋) 實錄曰始自有虞氏

(鞍) 桓寬鹽鐵論曰古者繩鞚草鞮皮薦而已後代以革鞍而不飾六韜曰車騎之將車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推此當是三代之制也

(角)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一十四警衆禮義纂曰蚩尤師魑魅與黃帝戰帝命吹角作龍鳴以禦之此蓋始於黃帝也

黃鉞 輿服志曰。黃帝制黃鉞。內傳云。帝將伐蚩尤。玄女授帝金鉞以主殺。此其始也。

兵法 沈起吳子序曰。兵法始黃帝。其傳者太公望、管仲、孫武子、吳起、曹操、諸葛亮、李靖。其兵法皆始行於世。

陣圖 孔明作八陣圖。蓋出於黃帝丘井之法。晉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後之列陣者多倣此。

先鋒 孫子曰。軍先選鋒。周先王伐北之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則先鋒乃周制也。

火攻 孫子之書有火攻之法。齊田單為火牛陣是也。左傳桓公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曰。焚之者火攻也。六帖云。此為火攻之始。

水攻 國語云。智伯攻趙襄子。決汾水以灌晉陽。此即水攻之始也。

礮石 漢世甘延壽投石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擲之。今邊城礮石是也。蓋起於范蠡。

軍令 尚書大禹謨曰。有苗弗率。禹乃會群后誓於師。而咸聽朕命。此傳軍令之始。

烽燧 黃帝出軍訣云。有望見烽火之文。周幽王舉火徵諸侯。即其事也。

營壘 史記黃帝與炎帝戰。以兵師為營衛。此營壘之始。後兵所居因曰軍營。二十七

戰象 宋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此戰象之始也。

忌僧 蘇氏實錄曰。北齊文宣忌黑。以僧衣黑。故凡出師多所避忌。今行軍之日忌見僧尼者。始於北齊也。

凱歌 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今還軍有樂即其遺事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潘 弘甫九狄編輯

音樂第二十七

歌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又長言為歌短言曰謠也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乃得九歌九辯以下焉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夏侯玄辯樂論曰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歌八闋以太昊為始蓋太昊之後十三代乃有葛天氏也

舞 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蹈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孟頫引教坊記曰昔陰康氏次葛天氏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民多重膇之疾思所以通引關節故教之舞蹈呂氏春秋曰陶唐之始陰氣多滯伏人生多重腫故作舞以宣導之錦袋前書曰樂舞之興始於黃帝鼓周用六代之樂取黃帝以為始周禮六舞五曰人舞注云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舞之即今代之舞始於此也

鼓吹 唐樂志曰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威武之德蔡邕禮樂志亦云唐紹傳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蚩尤以為警衛也

樂 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隋樂記伏羲有網罟之歌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其來尚矣世本曰伏羲造琴瑟是始為樂至黃帝命伶倫考八音調和八風為雲門之樂其事於是乎備

樂府 通典曰漢武帝立樂府樂府之名蓋始於此

律呂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十二筩聽鳳鳴以為十二律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律歷志亦云黃帝命伶倫造律呂則律呂始於軒轅也

詞曲 筆談曰古詩皆詠歌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曲謂之協律詩有律如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已有為之者王涯之前又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為楊會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白居易前于飛卿久矣王建有調笑令樂天有謝秋娘皆在本集與今小詞同花間集序云起自李太白謝秋娘一云望江南又云近傳一闋云為李白製即今菩薩蠻其詞之妙非白不能也此信白始之青瑣集隋海中北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之世已有之矣

鐘 釋名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亦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風俗通曰鐘者兌音秋分之氣也山海經曰炎之孫岐伯固鼓延為鐘世本曰倕作鐘呂氏春秋曰黃帝令伶倫造十二鐘皇圖要覽曰帝嚳造鐘合而推之倕乃堯時鐘工帝嚳又後三代岐伯乃黃帝臣當以黃帝為始也

鼓 風俗通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世本曰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山海經曰夔乃大獸似牛一足無角皮可冒鼓黃帝內傳曰帝戰蚩尤玄女為帝

製夔皮為鼓以雷雷震然則今世之鼓始於伊耆氏之土鼓也

磬 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說文云無句氏作磬無句堯臣也世本云堯時磬叔所造樂錄亦曰磬叔所造皇圖要覽曰帝嚳造磬而通禮義纂曰黃帝使伶倫造磬

琴 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桓譚新論曰神農繼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說文曰神農所造練朱五絃周文武增二絃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然琴書曰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為琴長七尺二寸而琴操亦曰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則是作於太昊為確也

瑟 白虎通曰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山海經曰帝俊生晏龍晏龍始為瑟通曆曰伏羲氏作二十五絃之瑟以制嫁娶之禮世本云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其制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曰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故破五十絃為二十五絃也由是言之瑟始於伏羲

琵琶 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起長二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因以為名傅玄琵琶賦曰漢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之遠思慕故國使知音者作馬上之樂以慰其思故以方語目之曰琵琶隋音樂志曰曲項琵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杜摯云秦末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鼗鼓琵琶

簫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五經通義曰簫乃斷竹為之長一尺五寸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而世本亦曰舜造簫長二尺

然則簫始於舜也

笛

風俗通曰笛漢武帝時丘仲所造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笛音一定諸絃歌皆從笛而止京房曰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廣雅曰篴謂之笛有七孔觀藝文類聚宋玉有笛賦然則笛前於丘仲遠矣又長平御覧曰黄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以是論之軒轅造笛至漢丘仲愈精矣

箜篌

風俗通曰箜篌一名坎侯漢武帝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後訛為箜篌釋

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為淫樂樂府曰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其制二十有四絃續漢書曰靈帝好胡箜篌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弾隋音樂志曰始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以受簧也説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聲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翺翺漢武内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禮記明堂位曰女媧置笙簧笙中之簧也唐樂志亦曰女媧造列管於匏上内簧其中如此始於女媧矣

箏

傳子曰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阮瑀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十二象四時高三寸象三才也風俗通曰箏秦聲也蒙恬所造逸者用骨爪以代指其音箏箏然

笳

杜摯笳賦序曰李伯陽避亂入戎狄懐土遂造斯樂乃捲蘆葉吹之故曰胡笳一曰胡笳者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笳曲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

樂稱出塞入塞揚柳等十曲

竽

爾雅曰大笙謂之竽世本曰隋作竽注云隋女媧之臣也

觱篥

説文曰乃羌人所吹以驚馬之樂何承天纂文曰羌胡之樂出於胡中其聲悲切本名悲篥通典亦曰胡人吹之以驚中國之馬乃以笳為首以竹為管樂府雜録又曰本亀茲國樂

雲板

通典曰梁有銅磬體似應石而方響今俗稱雲板或呼響板以鉄為之以代磬其制始於梁也

壎篪

世本曰暴辛公所作周平王時諸侯故詩有暴公欲蘇公蘇公作何人斯以絶之其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言其倶為

王臣思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也。通歷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壎鼓椌楬壎篪。故樂記以為聖人德音之音也。注壎以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籥 音籥似笛、以葦為之。三孔。禮記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鼗 通歷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鼗鼓。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倕作鼗。禮書曰。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

簨簴 禮記曰。夏后氏龍簨簴。蓋樂之制。自進錄鐘。宜有簨簴。而飾之。以龍則自夏后氏始也。

一絃琴 晉紀曰。孫登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按拾遺記。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是則商時已有之矣。

阮 李氏資暇錄曰。唐中宗時。元行沖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墓中獲銅鑄之器。似琵琶而圓。獻於行沖。行沖曰此阮伊容所進。乃命匠以木為之。音韻清朗。難以名之。乃以阮伊容姓名呼為阮公。又以其形似月。報又合樂。別名月琴。又名月琴阮。其所進之法。置四絃十三柱。令人供立翫之阮也。一云唐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掘得之。

女樂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至晉獻公欲伐虞。遺以女樂二八。論語齊人歸女樂。自周末皆有。而始於夏桀。

拍板 樂府雜錄曰。明皇令黃幡綽撰拍板譜。曰。但有耳道則不失其節奏。通典曰。有擊以代抃。抃、擊節也。因其散以節舞。拍板蓋出於擊節也。又晉魏之代有宋識善擊節。能以拍板而代擊節。則拍板之始也。

教坊 唐明皇開元二年。於蓬萊宮側。始立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漫衍之戲。備見教坊使條。此其始也。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鳥獸第五十八

【衆鳥所生】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為烏烏孝鳥何知孝烏陽精陽天之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衆鳥則混沌方開遂有衆鳥也

【命名】春秋命曆序曰伏羲遂人氏始名物蟲鳥獸則鳥獸之名始於伏羲遂人也

【鳳凰】雄曰鳳雌曰凰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鳳凰翔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春秋合誠圖黃帝遊玄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韓詩外傳又曰黃帝時鳳乃蔽日而至止於帝園集梧桐食竹實沒身不去然則鳳凰自黃帝時始來也

【鸑】說文曰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游外録曰軒轅之國清泛之野鸑鳥向鵷鶵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鸑鳥來儀則鸑亦始來於黃帝時也

【鳩】瑞應圖一鳩成王時來上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杜鵑】格物論一名杜宇一名子規一名蜀魄昔蜀後王名杜宇號望帝有一人鱉靈死其屍浮水上至汶山下又復生望帝見之用為相帝以已之德不如鱉靈禪位鱉靈立號開明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而死為鵑每年春則間晝夜悲鳴淒哀痛口中流血蜀人聞之曰是我望帝魂也一云望帝每歲春月棄位出遊被臣徐鉉龍篡位望帝將歸季龍拒之不得入自縊而死化為鵑於春月悲鳴回訴其怨

【傷魂鳥】拾遺記曰漢惠帝元熙二年改為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當時博物者云昔帝殺蚩尤有貙虎撲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其後晉初深惜其名改為相弘

【野雞】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為雉類書纂曰漢呂太后名雉漢人諱之改雉為野雞此名野雞之始也

【鷹】鷙鳥金精鈎喙鐵爪劍翮善攫搏擊令七月鳩化為鷹羽是鷹乃鳩所化也

【精衛】淮山有小青鳥名精衛昔炎帝之女溺海溺填魄化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此精衛之始也

綠衣使者　天寶遺事長安楊崇義妻劉氏與鄰舍兒李弇私通謀害崇義於井中。劉氏詣官詣府居第上鸚鵡忽曰殺家主者李弇也。遂抵法實有司奏於帝封為綠衣使者。

飛奴　開元遺事張九齡少年時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足。飛往投之。目之為飛奴。此為飛奴之始

金衣公子　開元遺事云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呼為金衣公子。此詩名之始也。

鶺鴒　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蓋此鳥飛則鳴。行則搖尾。背青灰色腹白。頸下黑如連珠。首尾相應。故以此鳥比兄弟也。

鵝愛　初潭集曰晉王羲之性愛鵝。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我寫道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故後人名鵝為羲愛也。

呼雞祝祝　列仙傳曰洛陽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雞千餘隻。皆有名字。暮棲於樹。朝日放散。呼名即至。故今人呼雞曰祝祝者本此。又通俗傳曰雞本朱氏翁化為之。故呼雞皆曰朱翁

麒麟　春秋孫揖詩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鶡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通紀曰黃帝時麒麟遊於苑囿。形天麒麟來於軒轅時也。

黑衣郎　宣室志云張長史負山宅以居。一黑衣郎鄰瓦屋上。後問封得之乃一玄猿耳。此猿為黑衣郎之始也。

呼犬　搜神記曰章善俊家有犬名烏龍。故今之呼犬者皆曰烏龍。烏龍始此。

猫　格物論曰猫目精旦暮圓。及午豎如線。一名紫貴。一名烏圓。猫非中國之種。出於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取生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昔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因藏經被鼠壞。帶歸養之。此中國之有猫始猫將時也。

一足馬　風俗通曰馬一足。俗說獨騎及君子與人相足。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足。或曰及馬縱橫追得一足。或又云馬死賣得一足帛。或又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帛為足。與馬相足耳。然家語所載顏子見吳門馬云是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蓋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今之謂馬為一匹者始此。

狼狽　類纂曰狽無前足。附狼腿行。失狼則不能行。故倉卒失措者。今人皆謂之狼狽也。

狼藉　狀似狗頭。高前廣後。其所臥處多藉草纖亂。故云狼藉。亦曰狼戾。

碑頭獸。此獸名為贔屭，蓋龍種也。平生甚好文，故碑頭上刻其形以證之。

鐘上獸。此獸名曰蒲牢，亦龍種也。平生甚好鳴，故鐘紐上鑄其形也。

佛座獅子。此獸名曰狻猊，亦龍種也。平生好坐，一名白澤。

殿角獸。名曰嘲風，龍種也。平生最好險，故置於殿角之上。

獬豸。即解廌獸也。似牛，二角，能觸邪也。狀有疑，令觸之，能別曲直也。故侯思止對武則天曰：獬豸不識字，而一觸邪。今府州縣炤墻必圖此獸者，亦取其能觸邪佞、別曲直之意耳。

刀上龍吻。名為睚眦，古人所謂睚眦之隙必報也。以獸平生甚好殺，故刀上取其遺像也。

石碑坐獸。號曰霸下，龍種也。此獸平生好負重，故置於石碑之下。

殿脊獸。此獸名為蚩吻，平生好吞，故殿脊獸頭象其形也。

胡琴刻獸。琴上獸名曰囚牛，平生最好音，故胡琴上用以飾之。

獄門獅頭。名曰狴犴，亦龍種也。平生最好訟，故獄門圖其形耳。

鄭奇。封山獸也。狀如牛，虎尾，大聲，勇能食人。故後人以為山人之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蟲魚第二十九

蛟。類書曰：蛇與雉交而生子，曰蟂，似蛇，四足，能害人。陸佃曰：蟂音即蛟也，或曰蜃也。又象至劉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即入土數丈為蛇形，經二三百年乃能升騰。卵不入土，但為雉耳。是則蛟之始也。

烏賊魚。南越志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往啄之，乃捲取烏，故謂之烏賊。昔秦始皇遊於東海之上，棄筆袋於海，乃化為此魚也。

半面魚。吳郡志曰：昔越王食魚未盡，以半棄之水，魚遂化生，無半面，故名半面魚。

蠶。搜神記曰：舊說有人遠征，有一女，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父，我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果迎父來。後馬見女輒怒。父問之，女具以告父。父乃殺馬，曬皮於庭。女至皮所曰：爾馬也，而欲人為婦，自取屠剝。言未竟，皮蹶然忽起，捲女而行。父失女，後於大桑樹間得女，乃皮盡化為蠶，績樹上，繭厚大異常。後人想像謂之馬頭娘子，故蠶頭似馬頭也。此在高辛氏之世。

螢火 吳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炤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宵天一名微火一名挾火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是則螢為腐草所變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螺蟲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光云是糞中蟲陰雨而為之朝生夕死則蜉蝣乃生於糞中也

蟬 酉陽雜俎云蟬未脫時名腹育相傳食糞蛣蜣所化昔韋翾嘗於冬間掘樹見腹育附於朽木之根人言蟬乃朽木所化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木則蟬固朽木所化矣

蛺蝶 命物論曰一名蛺蝶一名野蛾又一種大如蝙蝠或赤或青斑名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江南橘蟲所化也

蛾 廣志以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衆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說文亦曰蛾蠶化飛蟲也

螟蟲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四者蝗蟲名也蔡伯喈曰蝗當為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幽晝夜移難自有種要其為災云自魚子在水中化為之

蜻蜓 古今注曰蜻蜓 名紺蝶以蜻蜓之色玄紺也遼東人呼為紺幢亦曰童幡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云是海中蝦化為之

蠅 雜俎云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脆其聲在翼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赤須者號為景迹埤雅曰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為字從蠅合考曰蒼蠅多生於榆葉間以葉作房久則小蟲脫為蠅或曰茅根所化其色正蒼

蚋 古今注曰呼蚊蚋為黍民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埤雅曰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蓋因雨而生也

玄駒 瑣曰玄駒古今注曰牛亨問蟻為玄駒者何答曰有河內人見馬數萬騎皆大如黍米遊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令人呼蟻曰玄駒者本此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草木第三十

【楓】廣軒轅紀云。黃帝殺蚩尤。擲其械於宋山之上。化為楓林。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械。化為楓樹。

【一捻紅】青瑣高議云。楊家紅者。貴妃勻面脂在手。印花上。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遂改為一捻紅。

【斑竹】博物志曰。舜崩蒼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湘山。淚染竹即斑。此斑竹之始也。

【海棠】李贊皇集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來。海棠是也。

【胡桃】晉劉昉母書曰。胡桃本出西羌。外則核內柔甘。質似古賢。博物志曰。張騫使外國還。乃得胡桃種。則中國之有胡桃。自騫始也。一名羌桃。以其來自西羌。故名。一名核桃。蓋因後趙石勒諱胡。更名核桃耳。

【蒲萄】酉陽雜俎曰。本出大宛。張騫使西域致。有白黑黃三種。一名馬乳。一名黑水精。乾者曰蒲桃。

【石榴】古無中國無石榴。因漢張騫奉使塗林安石國。得其種歸。故名石榴。陸機與弟書曰。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又有名海榴者。格物叢談云。石榴亦有從新羅國海外來者。故名海榴。

【東陵瓜】漢書云。邵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以其瓜美。故世號東陵瓜。從邵平始也。又號青門。

【含桃】鬼谷子曰。櫻桃一名含桃。蓋其熟時。為鶯鳥所含。故名含桃也。

【此君】竹曰此君。晉王徽之字子猷。寄空宅中。便令種竹。嘯詠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此君之名始於此。

【十八娘】荔枝名十八娘。其色深紅而細長。俗傳閩中王氏有女歌

此品。因以得名。

【嘉慶子】類纂曰。東都嘉慶坊有李甘美。稱嘉慶李。今俗稱李乾為嘉慶子者本此。

【茉莉】佛書翻譯集云。茉莉曰曼華。堪以飾鬘。晉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抹利。洪景盧作末麗。又有謂素馨即茉莉者。陸賈南行記曰。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茉莉不隨水土而變。與橘花為枳者不同。南方草木記曰。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者。

【大蒜】紀原曰。張騫使西域。得大蒜種而還。則蒜自漢始有之也。

【菌】此大芝也。天陰生糞土。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

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然則菌生於糞上者也。

芝麻　古稱胡麻。筆談曰，張騫使於大宛，得其種植於中國，故謂之胡麻，以其出於胡地也。石勒之時，諱言胡字，改曰芝麻，蓋自漢時始有於中夏矣。

諸葛菜　蔓菁猶蘿蔔，人謂之諸葛菜，蓋因諸葛孔明出師，必令軍士種此菜故也。

鵝頂草　古者名苜蓿，張騫使西域，大宛得其種而歸之也。

萍　神農本草云，柳花一名柳絮，入水經宿化為萍，則萍乃柳花所化也。

醒醉草　開元天寶遺事云，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遂蘇醒悟，故曰為醒醉草。

稱謂第三十一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鉅公　天子曰鉅公。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郊祀志曰，武帝東巡海上，至東萊，群臣有言見一父老牽狗，云吾欲見鉅公，忽而不見。是則稱鉅公之始也。

天家　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言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曰天家。

宅家　資暇集曰，天子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

大家　類纂曰，漢魏以來，宮中呼官家為大家。

椒房　稱皇后曰椒房。漢官儀制度曰，以椒塗壁，取溫煖，除惡氣也。或云取椒實蕃衍之義，欲子孫眾多也。所居之齋曰瑤齋，所居之殿曰蘭殿。北史云，非蘭殿以正位，踐椒塗而齊體。

青宮　太子曰青宮。神異經曰，東明山有宮，青石為牆，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稱太子青宮，實本於此。又曰東宮，蓋易云震為長男，又云帝出乎震，震屬東方，以故主宮於東，復稱東宮也。

【少海】山海經曰元泉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也今稱太子曰少海言太子即少海衍其派也

【前星】太子又曰前星晉天文志曰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九重】天子之門有九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象天有九重之霄也故曰九重

【楓宸】類書纂曰天子所居北辰之宮曰宸蓋始於漢時宮殿之側多植楓樹故謂之楓宸也一曰楓陛

【黃扉】百官志曰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幘所以異東服於百辟也入漢舊儀云丞相廳事閣曰黃閣則稱宰相所居曰黃扉亦曰黃閣始此

【沙堤】國史補云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於城東街名曰沙堤

【三槐】周禮建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故今人稱三公爲三槐者始此

【火城】李肇國史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少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少滅燭以避之此稱火城之緣也

【鳳凰池】晉荀勖爲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勖曰奪吾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蓋中書近禁地故云故稱鳳凰池之緣也

【內相】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帝所親依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謂之內相故今人稱翰林曰內相本此

【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太宗設玉堂傳其號乃御書四字曰玉堂之署以賜本院掛於玉堂之上賜操云翰林承旨貴清淨玉爲堂此名翰林爲玉堂之始也

【鑾坡】唐志云唐德宗移翰林院於金鑾坡此翰林稱鑾坡之始也

【氷銜】陳彭年在翰林清簡是尚當時號爲氷銜又曰一條氷此翰林銜稱氷銜之始也

【金馬】漢書云金馬門在未央宮中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即此以翰林爲金馬門本始於此

【香案吏】起居舍人執筆隨宰相入殿奏香於主殿下元稹云我是玉皇香案吏也故稱翰林爲香案吏

【辟雍】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故稱國子監爲辟雍者始此

【橋門】漢明帝幸辟雍講諸儒經縉紳環橋門而觀聽蓋億萬計此

播門得名之始也

廣文博士 唐鄭虔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置國學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此稱博士曰廣文者始此

文昌天府 隋百官志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此稱書為文昌天府也

喉舌 李固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乃陛下之喉舌以尚書稱喉舌之始也

貳尚書 隋書曰隋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故今稱侍郎曰貳尚書又曰貳卿亦曰亞卿亦曰文昌貳府

冢宰 周禮有大冢宰之職注云冢大也宰治也冢宰者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當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其名始於周也又曰天官

地官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注云徒眾也司徒主人眾也故今稱户部尚書曰地官

秩宗 虞書注曰秩宗典三禮義典者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行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以宗廟為主也周禮謂之宗伯亦猶此意故今之稱禮部尚書曰秩宗始於有虞而曰宗伯者則是周人稱官職也

司馬 周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云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强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督其平也揮政典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今之稱兵部尚書曰司馬蓋本乎此

司寇 周禮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注云秋官卿主寇賊法禁詰邦禁剝而恆刑為物禁者禁於未然也故刑曰寇寇害良眾也姦慝隱伏難知故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剿之而已今稱刑部尚書為司寇蓋始於此

司空 周禮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注云冬官卿主國邦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以興地利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者空尚主生化於實平故稱工部尚書曰司空

大棘 周書司寇聽訟棘木之下故稱大理官曰太棘

長秋 古者治獄參用長秋之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崩神降於長秋之山予祀主秋主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名耳

清選　陳中師太常少卿制曰：主國之大禮樂為先，令之太常實兼其職，秉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延令謂太常官為清選者，始於此也。

驄馬使　通鑑：漢桓典為御史，時宦者執政，無所遣忌，典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烏臺　朱博傳：前漢御史府井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止，朝去夕來，故曰柏府，亦曰柏臺。又成會靜御史臺有烏集，號曰烏臺。

繡衣御史　漢書：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也。繡衣御史，漢武帝所置。

鐵面　宋趙抃，字閱道，少孤貧，舉進士，及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蓋始於此。

黃堂　類書纂曰：昔吳郡太守乃楚申君黃歇之子假君所居之殿，因數為火焚，塗以雌黃，故曰黃堂。今稱太守所居之堂曰黃堂，始于此也。

五馬　禮云：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名五馬。

符守　文紀云：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便也。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也。故稱太守曰符守。

獨立使君　五代裴俠守河北，入朝，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謹事君，政績為天下第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嘆服，號獨立使君。今之贊揚太守者曰獨立使君，本此。

照天蠟燭　東齋紀事云：田元均為成都守，有發民有隱惡，輒摘發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今稱能折獄太守者始此。

天下長者　前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田叔請其人，帝曰：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鐺脚刺史　唐薛大鼎守滄洲，鄭德本守瀛州，賈敦順守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

別駕　漢制：別駕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驛，故謂之別駕。今稱通判曰別駕，其名始於漢也，亦曰半刺。

洛陽主人　周趙肅，洛陽人，平有操行，授同州治中，粮餉不匱。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今稱通判曰洛陽主人，本此。

琴堂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唐詩

云百里春風同草野一輪明月始琴堂今稱縣治曰琴堂蓋始於治單父也

花封 晉潘岳為河陽令公餘植桃李花滿縣號曰河陽一縣花今稱縣宰曰花封蓋始於此

雷封 稱縣令曰雷封蓋縣之所治不過百里易曰雷震百里故謂之雷封

神君 唐喬智明為除虞令民愛之號為神君又黄浮為壷陽令亦號君君除虞音林閭今稱好令為神君本此

慈父 唐房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故稱縣尊曰慈父

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搭稅歛使剛放富保障則愛其民以保邦也今稱縣宰為保障始此

贊府 南郭新書曰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敵氣嘗論事移時吏人私相戲曰長官通兩贊府稱晴如此乎終日不和也稱縣丞為贊府始於此

清員 唐陸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畢構按州縣殿最惟景倩曰清員今之稱縣丞為清員本此

員丞 唐崔斯立為藍田丞始至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庭有老槐四行對樹二松斯立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今之作丞曰員丞其邑始此

少府 稱典史曰少府文苑英華按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贈華陽李少府如此當唐朝縣尉多稱少府也

金灘鸂鶒 康駢劇談錄曰唐河南伊闕縣其縣中之僚佐每有公堂者其縣前水中必先有灘出石磧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色像列廷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堂當有雙灘鸂鶒立僧孺祝曰既有灘何惜鸂鶒宴未竟一雙飛下不同日召拜西臺御史蓋鸂鶒鳥名五色尾有毛如紅柂小於鴨今奉典史者必同當有金灘鸂鶒之兆本於此也

五色棒 魏志曰曹操初舉孝廉為北部尉造五色棒懸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歛迹故今之奉典史曰綵棒宜威始於曹操也

仙吏 六帖曰一命仙吏蓋云神仙之吏也今稱典史者本此

蓮幕 幕官者紀歷知事照磨簡較典史也南史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幕故沔書美之今之

稱從華者本此。

措大 李濟翁資暇錄曰。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之東。以鄭多士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今之稱秀才為措大者本此。

鼻祖 始祖也。揚雄方言曰。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一曰人在母胎中。惟先有鼻。然後有耳目。故謂始祖為鼻祖也。

少大人 漢霍仲孺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

少兒私通。仲孺吏畢歸家。生霍光。自與少兒絕不相聞。不知少兒已生霍去病。後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館驛。遣使迎仲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大為買田宅而去。此稱父為大人之始也。

母大人 漢范滂以黨錮將收。謂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此稱母為大人之始也。

椿萱 稱父母曰椿萱。莊子曰。上古有大椿樹。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毛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萱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然則稱父為椿。取有壽之義。稱母為萱。取忘憂之義也。

喬梓 稱人父子曰賢喬梓。世說云。周公之子伯禽與周公之弟康叔。同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伯禽莫知其故。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喬。南山之陰有木名梓。盍往觀之。二子往觀。見喬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梓者子道也。則稱喬梓之故。始於此。

豚犬 自稱子曰豚犬。昔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此豚犬之呼。始於是也。

難兄難弟 稱人兄弟皆賢曰難兄難弟。漢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群。與季方子孝先。即陳忠。爭論父功德。不決。乃問於祖陳寔。寔曰。

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言兄弟皆賢也。今以之稱人兄弟。始於此。

螟蛉 包養子曰螟蛉。蓋螟蛉桑上小青蟲也。蜾蠃負置木孔中。呼曰類我類我。七日遂變為己子。注云。細腰蜂也。今人稱螟蛉子者。始此。

丈夫 周制八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其稱始於周人。

岳父 稱妻父曰岳父。亦曰岳翁。亦曰泰山。蓋泰山有丈人峰。故稱丈人者本此。然雜俎又曰。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之婿鄭鎰。本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

問之。鎰不能對。黃幡綽對曰、此泰山之力也。後人之稱妻父為泰山。其原出於張說也。於是妻之母遂稱為泰水。妻之伯叔復稱為列岳者。

【細君】漢東方朔為郎。伏日。武帝賜諸郎肉。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爾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肉。令遺細君。蓋古之命婦有夫君之稱。細君者謙詞也。今稱妻曰內子、亦曰細君。本此。

【鄉里】俗語有鄉里夫妻、步步弗離。蓋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

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亦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可據知。

【媽媽】北地馬群、每一牡得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入他群。故今稱婦曰媽媽。蓋本於此。

【藁砧】稱夫曰藁砧。蓋始於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詩句也。

【如夫人】左傳云、齊桓公好色、多內寵。內嬖有如夫人者六人。故後世稱人妾曰如夫人。蓋始於此。

【阿】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今猶仍之。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之稱阿瞞。然漢武帝已呼陳后為阿嬌矣。此語殆始於漢時也。

【絳帳】語林曰、馬融教授生徒、嘗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故後人稱師席曰絳帳。始於此也。一曰、函丈。蓋函容也。凡講問席間容一丈之地。是以指畫也。出禮記。

【姬】顏師古曰、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左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注、蕉萃者陋賤之女也。冀稱姜者、周封于八百國、惟姜姓齊國大於衆國。故與姬並稱耳。

【足下】事文類聚、晉文公從者有介子推、迯國忘封、隱於綿上山

中。後求之不出。文公乃燒其山以推。遂抱樹而死。文公思之不已。取其所抱之木為屐。著之。每顧屐悵然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蓋始於此。

【君卿】同輩相呼曰君、或曰卿。秦漢以後、君呼臣為卿、蓋期之以卿也。此君稱臣為卿之始。隋唐以來、則稱公。儕第以下則稱卿。

【閣下】沈約宋書、三公黃閣。其事前史無文。按士禪與天下同公侯大夫即異。注云、三公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示謙不敢斥尊。此自漢制。閣下之呼出自此矣。故今呼三公曰閣下。

【月老】唐韋固旅次宋城、遇一老人倚囊坐向月撿書。固問何書。老

人曰天下之媾也因問囊中何物老人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故今人稱媒人曰月老

冰人 索紞晉時燉煌人善占夢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占云當為人作媒冰泮成婚後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嘉徵女果當仲春成婚今人稱媒妁曰冰人此其始也

作伐 作媒曰作伐蓋始於毛詩之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又曰執柯

坦腹 晉郗鑒嘗使門生求婚於王導導使遍觀東廂子弟一人獨坦腹東床訪之乃王逸少也遂妻之今人稱婿曰坦腹始於此也

宅相 晉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為外家成此宅相後魏舒果為晉司空今稱外甥曰宅相本此甥猶出也以其異姓故言外

渭陽 詩經註云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晉文公重耳遭驪姬之難出亡在外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時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曰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至渭陽者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後人稱母舅曰渭陽蓋始於此故晉時袁湛曾責謝約曰世無渭陽情

西方聖人 列子曰吳王之相伯嚭問孔子孰為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今人稱佛曰西方聖人蓋始于此

方丈 唐高宗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一尺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云方丈又云丈室此其始也

蕭寺 梁武帝姓蕭好佛每創佛寺皆命曰蕭故後人稱寺曰蕭寺蓋本于此

寶坊 雜奶集云給孤長者布黃金於地為伽藍故寺號寶坊注伽藍華言衆園也

叢林 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名曰叢林也

上人 摩訶般若經云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又增一經云有道德者名上人又律瓶沙王呼佛弟子為上人又古師云內有知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曰上人今之稱僧為上人蓋始於佛經中語也

沙門 漢紀云沙門猶言息也言休息私欲不起妄想邪思以去累為也今人稱僧家為沙門者本此

飛錫 錫錫杖也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于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道

入云某以賓止處為記誌公曰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霍然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因各以所識築室焉故釋子稱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者始此

拓提 梵語中有拓鬪提奢之說故稱寺曰拓提此通鑑唐武宗不信佛法毀拓提蘭若四十萬區可社也蘭若亦寺之孤寂處後人誤以拓為招故稱招提

優婆塞 化胡經曰沐沙塞有加夷國嘗為切盜胡王患之徙男子守塞嘗最因號男為優婆塞女子以男為加夷所掠又最其夫為夷所困因號其女為優婆夷

檀那 唐朝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識陀為檀去鉢底又稱檀越者謂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也此語始於唐時矣

大虛中 唐李虛中為御史大夫深於五行以人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干支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故今人稱星士曰大虛中始於此也

子卿 史記曰姑布子卿相孔子其顏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身長九尺六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今稱相者曰子卿本此

蒼頭 顏師古曰蒼頭之名起於七國至漢始名奴以蒼頭備言黔首也今之稱奴為蒼頭始此又曰盧兒

便了 有才幹之僕稱曰便了蓋始於漢王子淵從成都楊家婦鬻買僕時戶下有一髯奴名便了決賣萬五千與立券約從百使役故耳

海山使者 晉陶侃家僮百餘人惟一奴不喜言語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外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之曰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今人稱奴曰海山使者本此

明　古吳呂毖貞九父編輯

人紀第三十二

【姓】通曆曰帝王五運歷年紀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十姓十一姓。姓之始宜起於此。而帝王世紀至太昊始曰庖犧氏風姓。易類是類謀曰黃帝推律定姓。宜姓又自太昊始。而言黃帝定姓者。因生賜姓之始也。風俗傳云張王李趙為黃帝賜姓。

【氏】春秋左氏傳曰天子則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命氏之原尚矣。天皇以降皆稱。雖盤古亦曰氏也。

【族望】筆談曰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盛著。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亦不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專以為貴賤。如天竺則以刹利婆羅門為貴種。其餘為庶姓是也。國王大臣各有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歸大姓之後。魏據中原。此族遂盛於中國。唐末方衰也。

【名】帝王世紀曰神農母名女登。春秋緯命歷序曰任姒感龍生帝魁。太昊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是則名始於伏羲之前也。

【字】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字所以貴者。帝王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是則金天氏始為字也。

【諱】周禮小史之職有詔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卒哭以木鐸徇於道路。捨故而諱新。注云故高祖之諱。新死者之諱。左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是諱名自周始也。

【花押】古者書名改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倣。唐韋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後相緣。率以為常。復有不取其名。出於機巧者。此花押之初自韋郇公始也。

【物故】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云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炊臼之夢】類纂曰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卜於江淮王生。王生曰臼無釜。君歸不見妻矣。瞻歸。妻已卒。故慰人喪妻曰炊臼之憂也。

【鼓盆】喪妻亦曰鼓盆之戚。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曰。堪嘆浮世事。有如花開謝。妻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田被他人耕。馬被他人騎。妻被他人戀。子被他人打。以此慟傷心。相看淚不下。故云鼓盆之戚也。

【喪明】家語云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注喪明傷目也。今之慰人喪子曰灑踊喪明之感。本此。

修文地下

素秋時蘇韶卒後從弟節晝見韶節因問幽冥事韶曰顏回卜商見為地下修文郎令之挽文人死曰修文地下蓋始於此

白玉樓成

挽文人死又曰白玉樓成昔唐李賀將死有緋衣駕赤虬召賀緋衣曰長帝白玉樓成立召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其說實始於此

歲在龍蛇

拾遺記云鄭玄夢孔子告之曰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歲知命當終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故後人挽有德之士用歲在龍蛇者本此

生芻一束

漢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之衆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今人弔儀皆曰生芻一束者始於此也

月犯少微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衆驗其占今人挽有德之士用月犯少微者始此

埋玉

晉時庾亮將葬何充嘆曰埋玉樹於土更有何人之情惡能已而不思念乎故人葬曰埋玉本於此也

克襄

葬曰襄事左傳云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云克能也襄成也葬定公之際雨阻不能成葬事之禮也故今人謂能成葬事者曰克襄

祖載

葬初出柩曰祖載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柩於庭乘輴車而辭祖禰故曰祖載

鬼

中山玉櫃經曰人身並有三尸九蟲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蟲為之大害三尸者上尸名彭琚又名青服好寶物中尸名彭躓又名白服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又名赤口好色慾又曰上尸一名青姑一本作青石中

尸一名白姑一本作白石下尸一名血尸一本作血姑三尸之為物實魔人隨伺人之過也以庚申日夜陳列衆罪過上奏天曹欲令人速死魂升於蒼天魄入於黃泉唯有五尺鬼在地上遊走謂之曰鬼或四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潔與不作禍害伐人性命三尸之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皆有毛髮長尋寸既離遊出作鬼形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貌笑寔據此云鬼實非云人靈也此鬼之始也

明 古吳呂 毖貞九父編輯

事類 卷三十三

賞賜 尚書曰車服以庸。虞已然。商書又有功懋懋賞。周亦有車馬器服之等。皆賞賜之始也。

借緋 通典曰開元八年二月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是則借緋之制自朝至始耳。

借紫 唐武后天授二年八月右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借紫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仍舊著紫衫金帶。則借紫之制始於武后時攸寧也。

時服 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賜近臣冬服。又按杜子美端午日詩云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蓋時服之賜。唐時已有矣。

幸 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

行在 天子所至處曰行在。蔡邕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居處為常。乘車輿以行天下。所至去處皆曰行在。

御 天子之衣服加於身。飲食之入於口。妃妾之接於寢。器物之用於手。皆曰御。

大行 天子崩。前未有定謚。故曰大行皇帝。

休沐 史記 劉第春申君謁歸故宅則告假已見於戰國時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唐永徽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寬吉僚休沐。然則休沐始於漢。其以旬假休。則始于唐高宗也。

隸籍供事 皇明紀略云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郝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仕。而以其子代職。令太醫院官欽准隸籍供事始此。

世襲經博士 紀略曰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

欽字代聖旨 國初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遂令為令。則欽字始於皇明也。

罰俸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過加辱。命以俸贖罪。令諸臣有過罰俸始此。

土地供地 蕭勝紀聞云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同入酒坊。時坐家無案。惟供土地神。凡尚餘杯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召與生對席賦詩辯答。明日召生為按察使。祑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者。蓋始于此。

方巾式 野記云舊傳太祖召楊維楨維楨戴此巾以見上問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一云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以手按偃伺後也如民字形遂為定製此方巾之始

丁祭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此定為丁祭之始也

兵部無署榜 野記曰南京兵部門無署榜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故兵部至今猶缺者始於此也又寒齋瑣綴錄云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而兵部

之扁在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莫知所由詰旦具聞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耳

軍卒代遞 貽謀錄云前代鄉里皆役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于古而郵亭役兵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從諸二年五月敕諸道州府各軍卒代百姓為遞夫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為定制此軍卒代遞始於宋初也

放生池 隋唐嘉話曰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此放生池之始也

占風鐸 天寶遺事云諸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占風鐸今人家簷前懸掛者蓋始於唐矣

積食 國老談苑曰杜鎬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閱積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司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令太官每具兩撰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師道 論語比考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又曰黃帝師力牧呂氏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潛夫論云黃帝師風后新序云黃帝學於大填路史曰伏羲師於宛華註云即鬱華子神農

師澁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然而神農已在黃帝前伏羲又在神農前則師道已始于伏羲也

監內無門限 寒齋瑣綴錄云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孟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也

驛馬星沐 北齊徐路繫冀州獄別駕顧陰宗駐門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沉計赦須史應至陰宗遣人出城候果赦至故今人稱赦書至者曰有驛馬星沐之兆其事蓋始于北齊徐路之故事

祈水旱限期 貽謀錄云民間祈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祈及旱或冬而祈秋旱注已於收刈之後欺罔官吏無從蠲賞宋太宗淳

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荊湖江淮三浙四川嶺南管内州縣訴水
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為限。此訴水旱限期之
始。

【賓興】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
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今
人稱到舉年為賓興之歲。始於此。

【棘圍】唐杜佑編田禮部閲試之日。用兵衛以棘刺圍之。以防假
才及濫入者。今人稱試貢院曰鏖戰棘圍本此。

【南宮】會試赴南省。謂之赴南宮。南宮禮部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

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誤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
宮舍人。則其稱名本于唐也。

【鴈塔題名】亘宰蓉及第後。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
事。自中宗神龍以來。杏園宴後。於慈恩寺雁塔下題名。同年中
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今之賀人登第曰雁塔
題名本于此。按雁塔之故。出於佛經。佛在西域時。有比丘見鴈
飛空。乃念曰摩訶薩埵可充我費。雁乃墮地。佛曰此雁王也。不
可食。乃立雁塔。

【黄甲】省中降丁進士之名。唱名畢。以此升甲之人。附于卷末。用黄
紙書之。謂之黄甲。是日貢院設香案於庭下。狀元引甲内已人
拜之。禮部遣官賛導。置黄甲於案中。望闕引拜。謂之拜黄甲。故
曰登黄甲也。

【報羅】摭言曰。唐貞元中。羅玠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
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一云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
羅。俟言報大羅天也。

【致仕】尚書咸有一徳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蔡云告老致政
事於君。此臣下致仕之初也。至周乃有大夫七十致仕之禮。然
其事則自伊尹為之始。

【玄的】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以丹注
面的。為識。今女史見之。故曰玄的。

【博山】此海中山也。其形似香爐。故名香爐曰博山。

【青蚨】搜神記云。溪時南方有蟲。其形如蟬而大。其子着草葉如蚕
種。取其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
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
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鉄也。

【茅柴】此惡酒名也。謂苦硬之酒。如茅柴火易過耳。今之稱杜茅柴
過者本此。

郎官鱠 拾遺記云。江南人素作鱠。名郎官鱠。因張翰仕洛時。為郎官。思吳江鱸魚鱠蓴菜羹。故後人名魚鱠為郎官鱠也。

鳩杖 續漢書曰。鳩。不噎之鳥。白帖云。老人杖端。刻為鳩形。取其不噎也。故漢時以之賜老臣。而後人亦倣其意而為之也。

兕觥 蓋兕者。野牛。青色。一角。善抵觸。故制罰爵。以為飲酒之戒。遂名之曰兕觥。

酒令 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其歡。其變不一。前此無聞。則是酒令。始於唐時也。

爵盃 爵。小鳥名。象形為酌器。取其飲水少而有限。因以寓儆戒焉。古者大夫以上與燕享。然後賜爵。以章有德。故因謂命秩為爵。又曰爵祿。亦曰爵位。此名爵之始也。

青田核 叙慢人曰恨無青田之核。雖酒集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瓠。可容五六升。以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蓋起於此。

双生分長幼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者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兄。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為兄。囂亦當為弟。遂以前生者為兄。此双生分長幼之始也。

婦人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之近世。前代書傳。皆無所自。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因窅娘作也。以此知纏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

金蓮 齊東昏侯潘妃美人名玉奴。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玉奴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今人稱小脚為金蓮。本於此。

祖道 祭道神曰祖。應劭風俗通曰。祖。徂也。今謂餞行曰祖道。先儒謂不敢斥其人。若祭於道而飲酒耳。此說非也。蓋有餞人之行。反以鬼事言之。蓋取徂送始行之意。

結草 春秋時。晉魏顆父武子有嬖妾無子。父疾。命顆曰必嫁之。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吾從其治命也。後秦伐晉。以杜回為將。顆與戰。每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敗。遂獲之。夜夢之曰。予乃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故後人稱報恩曰結草

【啣環】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為螻蟻所困寶懸之取以巻百餘日放之忽一日與群雀俱來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其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果四世為三公今俗稱啣環之報本此

【負荊】藺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望見即引車避人皆以為怯相如曰豈畏廉將軍顧念強秦不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頗聞乃肉袒負荊到門請罪

書物初略　卷三廿五　九　賀欽堂

此負荊之事本此

【實定書簡】盧光啟每致書于人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遂以成習號別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

【白州刺史】蔡異記云薛稷為參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故後人稱紙曰白州刺史一曰會稽楮先生一曰好畤侯

【管城子】韓文公毛穎傳云毛穎中山人秦蒙恬南伐楚次中山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毛載之而歸秦皇帝賜之湯沐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曰親降故後人謂筆為管城子亦曰中書君毛穎傳云拜中書令嘗呼為中書君也

【玄香太守】蔡雲異錄云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事蓋本於此一名墨松使者此墨之精也一名松滋侯亦曰烏玉玦揚雄稱為客卿

【射中雀屏】唐史曰高祖竇皇后父竇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期中目者得之數十人皆不合惟高祖最後中之遂婚焉故今人謂聯姻曰射中雀屏

【牽絲】定親曰得遂牽絲之銘蓋唐時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

書物初略　卷三十三　十　紫欽堂

【子平願畢】漢尚長字子平隱居不仕為男女婚嫁畢家事不相關遂遊五嶽不知所終故今人稱婚嫁已完者曰子平願畢

【石麒麟】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有娠生陵年數歲家人抱以見僧寶誌誌以手摩其頂曰真天上石麒麟也故杜工部徐卿二子歌曰孔子釋氏親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

【充閭慶】晉賈充始生其父賈逵言他日貴顯賓客充滿門閭遂命曰充字公閭故後世賀人生子曰充閭之慶

【弄璋】毛詩斯干篇云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注

半圭曰璋瑞玉也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見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故賀人生男子曰弄璋之慶本於此也亦曰熊羆協夢又曰夢兆熊羆蓋詩章亦有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句也若女子則曰弄瓦之喜詩注曰瓦紡磚也弄之以瓦者習其所有事也其事皆始于詩之所載

【玉燕投懷】開元遺事唐張説母夢一玉燕飛入懐中因而有孕生説後為宰相故後人有飛燕投懐之賀

【懸鈴】南史任昉父遥娶裴氏嘗晝臥夢五色綵旗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懐中因有娠生昉仕至御史中丞今賀生子曰

欲納為婿曰吾五女各持一絲幔後子牽之得者為婿元振牽一紅絲得第三女有姿色故云

【結髮】夫婦稱結髮者蓋冠是男結髮笄是女結髮即李陵所為結髮與匈奴戰是也俗將夫婦髮相結抑謬矣

【非耦】左傳云齊侯請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答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今人稱不肯聯姻曰齊大非耦本此

【快婿】後魏劉延明從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婿意在延明故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瑀遂妻之此快倩之稱始于此也

【鳳占】左傳云陳公子敬仲奔齊齊使為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故今人有謂鳳占之吉

【種玉之緣】氏族婚姻云晉陽雍伯取義漿以給行旅有一人飲訖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雍伯種之有徐氏女雍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種玉所得白璧五雙以聘為其地曰玉田今人定親曰永諧種玉之緣蓋始于此

【倚玉】答定親啟曰倚玉之榮蓋縣晉時毛曾與夏侯玄並坐人謂蒹葭之倚玉樹故也

旗角懸鈴者本此

【跨竈】魏王朗雜識曰家人有嚴君焉并竈之謂也是以父諱并竈或曰竈上有釜故生子過父者謂之跨竈非特跨竈又且踏破煙樓耳

【夢蘭】左傳云鄭文公有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為汝之子後果生穆公名曰蘭今之賀人妾生子曰夢蘭之慶者本此

【龍孫】後魏主慧龍自幼聰慧其祖愉以為諸孫之聰明若龍之能變化故以龍字為名今稱人孫曰龍孫始於此耳

【王老】呼錢為王老蓋王元寶家甚富饒以錢文有元寶字因諱已

名而呼之也。

【快頭錢】晉阮修字宣子。性簡率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故今人謂遊玩之資曰快頭錢。

【伐刺】古未有紙削竹簡木板書已姓名以謁見人謂之伐刺。即今之名帖也。

【指南】謝人指教曰仰荷指南。昔交趾國南有越裳氏獻白雉于周成王。使者迷歸路。周公造指南車刻木為人以手指南。今望術則知歸路。今地羅金針是也。

【竿牘】自稱書簡曰竿牘。蓋竿者竹簡也。牘者木板也。古者或削竹簡或削木板以書其字。故曰竿牘。今人以紙代書。亦謂之簡。仍其名也。

【汗簡】呼人書簡曰汗簡。吳祐注云。削竹為板曰簡。古未有紙以竹版用火炙令其汗出。然後易書且復不蛀。謂之汗簡。又曰青簡。一曰汗青。

【尺牘】古制書簡長一尺。故曰尺牘。亦曰尺書。亦曰尺素。

【效顰學步】強學人曰效顰。顰蹙眉也。蓋西施乃越國之美女。嘗病心疼捧心蹙眉。反益其美。東施本醜婦。聞而效之。愈覺其醜。學步者其學無成曰未得邯鄲之步。蓋莊子云。壽陵餘子學步于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矣。今罵人不向實者為效顰學步本此。

【跋扈】猶言跳梁也。扈竹籬也。水邊居者于水未至時作竹籬以俟魚入之。水退小魚從罅大魚跋籬扈而出。故曰跋扈。出史記。

【陸梁】嶺南人多處山陸間其心強梁。故曰陸梁。

【狐疑】獸中狐性多疑。每渡水河上聽且渡。故凡人多疑慮者稱狐疑。

【猶豫】此亦獸名也。形似麂。善登木。其性多疑。聞有聲即豫先登木。

久之無人。乃下。須臾又上。如此者不一。故凡不能決事者又稱猶豫。

【首鼠兩端】鼠性亦多疑。行則一前一却。出穴多所畏懼。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

【陶陰】昔有讀書輿者欲陶為陰。令人有陶陰之悞之說。其原是始於是也。

【溫媼】媼音襖。老婦也。昔有人讀與稱者。因老媼令怡媼字唐誤為溫字。其父叱之曰。是不猶以陶為陰乎。故今謂與稱誤者曰溫媼之悞。

魯魚 書字之訛，有寫魯為魚，寫帝為虎者。蓋魯之與魚，帝之與虎，相似故也。

亥豕 昔有不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渡河。校之果然。蓋以亥字糊塗，讀為三字，亥字糊塗，認為豕字也。亥豕之誤，蓋本于此。

謝豹 韻府：謝豹，人也。心懷愧恥而死，後化為蟲，每見人必以前脚交覆其首，如生前羞恥之狀。故凡得罪于人，曰每含謝豹之羞者，始此。

明 古吳呂 忠貞 九父編輯

通俗 卷三十四

童謠 列子曰：堯微服遊于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 童謠之說，始于帝堯之時也。

噴嚏 毛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汝思我心則嚏也。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唾噴祝云：有人說我。此古之遺語也。

一字值千金 秦莊襄王相呂不韋封文信侯，作月令集著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懸千金于市，能

增損一字者與之。卒無人能易焉。後世相傳為一字值千金者本此。

杜撰 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然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是也。

耳邊風 杜荀鶴有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故後人稱不聽言者，謂耳邊風，始此。

紇字 紇字之不識，臧武仲名紇，孔子父鄉人紇，乃叔梁紇也，皆音恨於切，而世多呼為核。唐蕭穎士輕薄，聞人誤呼武仲名，曰汝紇

字也不識今人以為瞎字也不識誤矣

眼中釘 宋朝丁謂字公言既為相民苦其政及遭貶謫謠云欲得天下平當拔眼中釘蓋指丁姓而言耳今人相傳本此

物色 今人稱訪求者曰物色昔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覺而圖像其人物顏色以訪求之乃得傅說于版築之間舉而為相其原蓋始于此

爛醉如泥 蓋泥水虫也純肉無骨得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故今云爛醉如泥

鹵莽滅裂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

民焉勿滅裂昔余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注云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今人斥為鹵莽滅裂者本此

半面之雅 後漢書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揖袁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內門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于路見奉匠識而呼之時人謂之半面之雅

行李 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理裝也資暇錄又曰李字人姓外更無別義左傳有行李之往來杜氏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𡴂字傳誤寫李字蓋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也

匹夫匹婦 風俗通云一葦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稱匹夫匹婦

雀瞀眼 舊說雀目至夕必昏人有至夕而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瞀眼者本此

朝三暮四 列子云宋有狙公愛畜猿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栗朝三而暮四衆猿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猿皆悅此朝三

暮四之說本于此也

識荊 昔未識人曰今獲識荊蓋唐時韓朝宗為荊州刺史李白與朝宗書曰白聞天下談士言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景慕一至此識荊二字本此

矍鑠 今稱老健曰矍鑠後漢武陵蠻反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言其老而輕健也今之稱矍鑠者本始于是

如律令 資暇錄曰符呪之類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

令速去不得滞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曰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呪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乎根讀爲零蓋律令乃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捷速也

無恙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㺊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恙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善傷人古人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則後人無恙之問其始於上古之世乎

閙掌 六朝齊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菜今

之久茹素而其親若隣設酒殺以相煖熱名曰閙掌即其遺意也

胡亂 秘書云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爲之不能究備則相率曰胡亂且耳謂倫一時之急也今人凡事苟且不者稱胡亂始此

殃及池魚 廣韻云魏有池仲魚爲城門侯一日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今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

守株待兎 韓子曰宋有耕者見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于株下冀復得兎此愚人之所爲也今俗謂痴呆之人爲守株待兎者因此

狐假虎威 楚國有寵臣昭奚恤北方之人甚畏之王問於群臣江乙對曰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不信我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遂與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北方之人非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寵耳其說蓋始于此

蛇足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使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

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遂飲酒爲蛇足者終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爲蛇足也其說實自此始

病在膏肓 疾甚曰病在膏肓左傳曰晉景公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名緩者爲景治疾未至公夢疾病化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恐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彼將如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公曰良醫

也原為之禮而歸註云肓腸也心下為膏

【返璧】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令人以原物還人曰返璧

【完璧】原物還人曰完璧又曰完上又曰璧上又曰全璧註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國和氏璧藺相如捧璧入秦昭王無意償城相如詐請指示璧使人持璧歸趙故云然也

【返錦】原物還人亦曰返錦注衛人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返錦蓋始于此

【麻胡】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故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輒即止一云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也

【佳人】按佳人非但稱婦人男子之良者亦稱之也昔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遣謂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可據也

【遮莫】此俚語耳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之稱

【五奴】教坊記曰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各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吾錢雖吃鎚子亦醉不煩酒今稱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捷皂旗】其俗謂畏內者曰捷皂旗而不知所解且有借玄武之侍衛狀皂旗者以相嘲不知北方屬水故旗從黑耳原為畏內之義及見列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莢樹妻令到上樹數丈方能飛按劉妻即樊夫人到之仙道稍遜于妻故也楊用修集云今世畏內者曰上皂莢樹本此

【借箸畫籌】漢臣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裔為王帝命宮人到邸將封之帝方食張良來謁帝告其故良曰願借大王箸為王畫籌遂發八難之事乃命宮人輒銷其印故後人稱代彼畫籌者曰借箸

【摟羅】此幹事之稱也蘇氏演義曰摟攬也羅者綰之言人能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摟羅此語出于唐天寶中段成式閒同官之俗說也

【若干】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于一而成于十故字從一從十而曰若干猶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

【伯仲叔季】伯者把也把持家政也父次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仲之弟曰叔叔少也叔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季在下也

六親 六親之義老子注曰父子兄弟夫婦貴誼曰父母兄弟妻子漢禮樂志曰父子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左氏曰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

㘞 韻府曰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云㘞左右必諾則俗呼㘞者蓋汾晉之遺風也

都盧 戲伎名都盧蓋西域傳巴俞二州名都盧體輕善緣高也有狼桂腹旋之名

參商 左傳云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兩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伐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

夏主參故辰為商星昏見參為晉星曉見二星出沒晝夜不相見故朋友不相見曰參商蓋始于此

梁上君子 後漢陳寔家夜有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之乃呼子孫正色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歸罪寔曰視君狀貌非惡人也遺絹二疋以遣之今人謂竊盜曰梁上君子本此

新秦 秦始皇得朔方之地乃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本此

魚米之地 唐田澄蜀城詩云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今俗名沃上為魚米之地者始于田澄之詩句也

老鴉頭白 風俗通論衡皆燕太子丹質于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後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鴉頭白之說本此

束之高閣 晉庾翼傳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此束之高閣之言所由起也

皮裏春秋 晉褚裒字季野名冠中朝桓彝目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

伎癢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于

宋氏父之作苦聞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蓋懷其伎而癢也潘岳賦云徒心煩而伎癢本此也

湊投 事相邂逅曰湊投蓋吳越風俗徽除互擊紗再交納之且會且說曰湊投故俗有湊投之言

膠柱鼓瑟 瑟二十五絃每絃有柱所以移游上下以調聲者若以膠粘柱則不能調矣以喻執一不通者

龍鍾 類書纂曰言人年老行動不便曰龍鍾蓋瀧鍾竹名謂年老之人如竹枝葉搖落不自矜持也又曰龍老則搐縮而不能奮飛

唐突西施 隋孔好人曰唐突西施。晉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庾亮嘗謂顗曰。人皆以君比樂廣。之賢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蓋無鹽齊之醜女。西施越之美女。周顗自謙。言若以我比樂廣。如刻畫無鹽對西施也。

口中雌黃 古人寫字多用黃紙。有誤則以雌黃塗抹之。言事反覆者。比為雌黃口。職是故耳。

吹毛求疵 疵音慈。黑類疵也。言人于無過中。求有過。如吹開毛縫以求索其瑕疵也。出漢書。不曰洗垢索瘢者。洗去身中之垢膩以求索其瘢痕耳。

一第涸子 唐元結舉進士。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涸子爾。有司滑子是頼。果擢上第。故言人登第才高曰一第涸子。

扶宿 野記曰。永樂三年。進士狀榜後。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肄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于上。詔從之。時謂之扶宿。此稱遜遇于人間。故凡未至其地。而張勢附者稱曰扶宿。本于楊文襄故事也。

迴天之力 唐張玄素為諫議切直。太宗欲修洛陽宮。玄素力諫止。魏徵嘆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故今人稱能挽回者曰迴天之力本此。

馬耳缺 歐公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馬。隻耳後元珍除峽州。予亦除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惆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凡事前定者。必曰只馬耳也。缺本此。

暗中摸索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即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雖暗中摸索著。亦可識。蓋曹名植。劉名幹。沈名約。謝名靈運。皆昔日名公故也。今人云暗中摸索本此。

剪韭 摭言云。郭林宗見友人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以供客。故飲人款客曰剪韭。相叙蓋始于此。

置之度外 漢光武積苦兵間。時惟隗囂據天水。公孫述據蜀未平。謂諸將曰。且置此兩子于度外。今人謂不理此事者曰置之度外。其說自光武之言始也。

多多益善 漢高祖與韓信言。如朕能將兵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其言義始于此。

逢人說項 楊敬贈項斯詩云。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生平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故後人有逢人說項之狀。

不聰 貌醜曰不聰。蓋始于晉叔向適鄭。鬷蔑貌惡。立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今子少不聰。子

若不記戒，敕失于故事也

眼孔小　宋太祖與趙普言桑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以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眼孔小之說所始也

依樣葫蘆　宋陶穀久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林皆簡舊本，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後穀作詩于玉堂壁曰，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舊畫葫蘆，則依樣畫葫蘆之說，並本于此

事物初畧三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毖撰毖字貞九吳縣人是編成於崇禎甲申雜記事物俚俗語言之所自始然多剽取事物紀原諸書不足以言考證之學

菰中隨筆一卷

〔清〕顧炎武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乾隆孔氏玉虹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菰中隨筆三卷》提要

此闕里孔昭薰較刊菰中隨筆一卷護頁有平定張䏌齋穆題記云亭林隨筆一卷真蹟存曲阜孔氏近始付梓其中精核語大都已采入日知錄餘特鱗爪耳然良工不示人以璞〻者箸書之椎輪大輅也穆讀此竊有會於著書之法焉故彌足珍貴云道光庚子漢陽葉氏轉贈裝成謹志卷首十月十二日穆記書衣有䏌齋題菰中隨筆四字書中有題記三處序首有䏌齋藏書四字白文方印書首有靖陽亭長四字白文方印䏌齋居士四字朱文方印又有漢陽葉名灃潤臣甫印九字白文方印檢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三載菰中隨筆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提要云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本精考證之學此編以讀書所得隨時記載旁及常言俗諺亦及生平問答之語亦瑣碎記入雖亦有資參考者然編次不倫餖飣無緒當為偶錄稿本後人以名重存之耳云云與此本卷數不合蓋顧氏隨筆劄記之原稿有先後增訂多寡之不同也又檢傅沅叔年伯學使增湘藏園羣書題記有寫本菰中隨筆三卷云題東武顧寧人炎武著後詩律蒙告一卷及亭林著書目黃蕘圃家抄本前有同學王潢等二十人為亭林徵書啟書衣為蕘圃手題後有跋六行別有曲阜孔憲庚跋孔憲彝跋葉名灃何慶涵題字副頁粘有何慶涵小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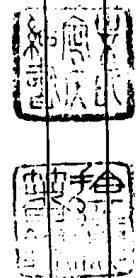
蓋蝯叟之子曾假此録副也按瓻中隨筆有玉虹樓刻本近時亭林遺書中復刊之然核其文字迥然不同且祇得一卷當别為一書據四庫存目標明三卷此本正與之合蓋先生讀書所得隨手摘記以備遺忘供采擇文字叢脞初無義例平生劄録必不止一冊四庫館臣所見當即此本而玉虹樓所刻亦非贋品也故人吳松隣曾為攷訂始末附志篇末並囑余刊傳之他時當校録一通授之梓人附諸雙鑑樓叢書之後以償此宿諾兹將諸人跋語録之左方其徵書啟籥書目亦臚列其後庶治顧氏學者得以恭證焉云云是顧氏此書本有一卷三卷兩本一卷本真蹟為孔昭薰所藏據以付刊世稱玉虹樓刻本今此本是也三卷本真蹟藏於孔憲庚所有黃蕘圃葉潤臣何伯源(愿船學)業何均録有副本謀欲刊行而未果者也此本有潤臣舍人印記蓋孔氏刊成後以一本相贈潤臣舍人又贈之皀齋其傳授源流固甚明晰也皀齋之書歸于道州何蝯叟紹基東洲草堂者甚多此本則余從蝯叟後人所得别有一抄本亦蝯叟所藏為友人任子拱宸購去蓋即從孔氏所藏黃蕘圃所抄録出者安得并歸插架合浦珠還則大快事矣辛未二月葉東明

孔昭薰刊本菰中隨筆一卷

此書原有三卷一卷兩本三卷本未經梓行此一卷本雖已刊行而傳本極少舊為潤臣舍人所藏以贈石州大令轉入予貞太史家余得之其曾孫詒愷手中首有大令手跋書面題字書棍所號均大令手筆也元和惠定宇徵君棟松崖筆記云菰中隨筆曰趙普永興之幕僚陸秀夫淮東之記室一條為此本所未載則徵君所見非此本矣三卷本太史家亦有之他日安得並為余有一勘其同異耶書此俟之辛未十月二十三日葉啟勳誌

亭林隨筆一卷真蹟存曲阜顏氏遜汲得榜真中語校語大如飛來入目知録精粹斷爪耳於良工不易人以誤入者看書之推輪大輅也精讀此寫有會於蕭堂之時焉在孫文窮賢云道光庚子漢儒葉氏持贈求成謹志卷首十月十二日張穆識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illegible]天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illegible]聞強記斷勝于不說學者哉身殁後遺書[illegible]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匯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

何焯識

菰中隨筆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即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乃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

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庥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昌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戸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獘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餼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旣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戸口日益破壃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帑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眞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

以賓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吒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詠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辦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呉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逡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雖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愼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魏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麻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頗頑清途便瑧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

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郡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

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眞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

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

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與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

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選州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為濫豈若杜眾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

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

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

流而責不及猶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副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

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

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强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

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厤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所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靮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廕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羡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貞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淪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者其吏則庶乎官得

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然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去煩剗弊莫尚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厤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

言非德也應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
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士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
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
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
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
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
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為高

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悍貪饕舞文悖
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
以為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
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
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
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　于定國以郡決曹補
廷尉史以至為侍御史　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　如
此之類不一　有以察廉而為令長者　尹翁歸是也　舉
賢良而為茂陵令者　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　張釋之以
貲為騎郎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　孝景詔曰今貲算
十乃得廉士　無貲不得官　今限貲算四得官　武帝
始置武功爵級　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所
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　吏道雜而多

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為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
胡有功為郎騎常侍　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　後從
軍擊匈奴還拜為中郎　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
為郎　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　即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　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
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
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　至此以賢良對

策　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
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
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曾不一時對策者百餘人惟
丕在高第除爲郎　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
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
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問吏民　元朔元年詔令合
郡不薦一人者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温

舒爲決曹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
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
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
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
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
舉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
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
當其科　其後黄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种暠傳田歆爲

河南尹謂王諶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
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舉暠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才　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武
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
及使絶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
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
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郎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
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
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
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
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
置之不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
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
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

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
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衡房鳳傳直言
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
拜博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
士則爲吏者亦試經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
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
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

十萬三人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
爲郎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
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
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
飭爲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
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
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爲郎明經篤
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
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
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
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
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
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
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

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
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
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
府得辟吏　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
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
多上書言得失自衒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
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
郎中

有童子　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時左雄爲尚書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　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

補試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

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

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筭凡筭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眞卿韋貫之裴垍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别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

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
名七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
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
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
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

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為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
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
勝數也　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
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
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楊綰上言進
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
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

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
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
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
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
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
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
其議亦卒不行　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
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荊公
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屬
正
周制百里為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古縣大都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

夫

秦　令　丞　尉

長

漢　令　丞　尉

長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嗇夫

游徼

經師

萬戸爲令減萬戸爲長　百石以下有斗食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萬戸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

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魏同

晉　令　尉

長

宋　令　丞　尉

長

齊　梁　陳　魏　北齊　後周並同

隋　令　丞　正
尉
改尉爲正後置尉又封爲戶曹法曹
唐　令　丞　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寃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
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
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爲
丞爲之貳尉分判衆曹收率課　武德初
改佐曰尉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尉

知縣
監官
砦官
鎭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
唐之舊　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
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於境　崇寧初置
丞一員初惟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
小皆得置丞　開寶二年詔縣千戶以上
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　簿掌出

納官物銷註簿書
元　達魯花赤
尹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判官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司獄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一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
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
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
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
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衞謂之宰楚謂之
公尹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
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
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
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
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秦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
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
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
長東漢以來稱令　按陳寔爲太丘長　唐制以百

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
人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戶
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
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
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
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
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
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
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

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唐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

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棉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單同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

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

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窻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滞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

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

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爲相國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道成並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

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纂位以梁王彤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

相府導龔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

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

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

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　持節都督前

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
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
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
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
年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
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
都督高貴鄕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
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
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

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
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
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
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
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
職也周改曰口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
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
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
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

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利
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
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
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
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
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
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
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
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

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
郡縣班詔東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
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
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
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
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
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

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

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戸口江左以丹楊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　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毋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

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惲

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　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朞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護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官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敷同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

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

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宜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日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
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
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
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
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
有不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尋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
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
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
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
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未　萬歲登封丙
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麻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巳　景
龍丁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改
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
丙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
宗廣德癸卯　永泰乙巳　大麻丙午　德宗建
中庚申　興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
酉　憲宗元和丙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
麻乙巳　文宗太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
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

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辛丑　光啟乙
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大順庚戌景
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酉
天祐甲子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
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
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
宗太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
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眞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
辰　大中祥符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
戊寅　康定庚辰　慶曆辛巳　皇祐己丑　至
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平甲辰　神宗熙
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寅　紹聖甲
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
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和
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
辛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
定戊子　端平甲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己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

乙丑　帝㬎德祐乙亥　端宗景炎丙子　帝昺
祥興己卯亡
遼太祖丁卯即位稱元年　神册丙子　天贊壬
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即位仍稱天顯二年
會同戊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即位改元
天祿　穆宗應曆辛亥十年爲宋太祖之元　景宗
保寧己巳　乾亨己卯　聖宗統和癸未　開泰
壬子　太平辛酉　興宗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
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辛巳　天慶
辛卯　保大辛丑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宗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
皇統辛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
隆丙子　世宗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
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衞紹王大安己巳　崇慶
壬申　至寧癸酉　宣宗癸酉即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正大甲申　天興

壬辰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 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太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

戊申太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

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大戊申 仁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泰定甲子 文宗天麻

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二十七年即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荊卿生刼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軻劒術疎耳錯處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八創非秦王之用劒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神色必異荊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藉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劒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逢楊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中年之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伉爽高邁之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

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爲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懌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意必當時有爲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蹕其說

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即迎入西内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為安不死仙去又況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遘斯難資伴卜鄭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為是不死之論哉是又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即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

間疑得實其事正與衛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内之說耳竊意建文既出亡四十載幸以無恙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懸而出託宮西内長違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八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真偽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邪可疑者二載此事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晚昧莫究所終一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内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

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為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斡難河即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以後亦尚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既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术故用兵者在先識已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敬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為國任勞即無事之時宜加愛惜況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

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八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為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厤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自裕

疏首語流氛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可為笑談亦恰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為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厤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彌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

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

看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尚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邱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積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凶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即必是麻凡言麻即布耳杜詩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凉張重華循州賊張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濾僧梁永嘉王莊陳友諒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

嘉兆神宅崇禎

昔人未即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暠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熹宗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朱自紹聖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繫乎其人哉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而在列女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慎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還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及漢兵將至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然則國家危迫之時去邠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兀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官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尚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謝承書楊愔記漫漢于障麵北齊書蔡邕書盡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袞呂元伯叩頭于王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干承基不忍于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年舂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傕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

已而不知世亢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

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眞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旣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眞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

錄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簒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啓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閏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眞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閱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

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藩鎭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惎澆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覲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碭居門少之屬皆曰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

以集衆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昆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三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刱亭宛然一園林矣時先祖聞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頊讀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麻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涖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覩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掣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舉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累累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菑上黃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絶吭伏劔不出素封千戸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棠耻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

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刼其貲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靦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顔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羌身至武庫

昴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

象雑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塡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堨淮水明年塡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塡星熒惑指鉤鈐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壺漿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

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氐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戸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

隨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

宛王賜歸光武封愼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

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卽位之後封濞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質直尙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唐之中書令宋之都㸃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日文帝巳亥崩乙巳葬六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謫中宗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三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譏後萬厤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日分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

有二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卽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倘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城王浟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祀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第詔曰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率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

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則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乃一槪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
生
通譜之事在古人郎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
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
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
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
亞之爲韓尹孫韓令公文曰嘗叙族以姪余謂同源
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遲與庭堅
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

遲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譜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綯爲相
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譜事
相反而實相類
元詩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
寻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
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
錢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

內榷酒每斛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
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
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
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
制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
人親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
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

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
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謚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
甲申死節一時賜謚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
人並謚忠節事同姓同謚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
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茭槀數十
萬末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垂崖甫至成都即奏罷

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荆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

萬厤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鞴鞠跽東西奔

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蹤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

既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

有以已之不廉成已之不法亦有以已之不法成人之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恐必且譸張恣睢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諭分宜

茅屋數椽䆉稏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斂袠尚假于人牝馬亦非已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卑者積俸以取遷除巧者鬬捷以營津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官郇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蔭而至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況鍾蔚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郡進士每有學問著選
學官教秀才郡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
時進士多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洊麻膴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議荊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
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耻
弁髦不用於三加之後芻狗不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豕耳智伯闔桃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
從事
虹干燕日雹擊齊臺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蚍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 洞庭無三斑蛇虎雉
也俟景之亂始有蚍
欲求寶劒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簴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間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韋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擊毬李存賢節度幽
州先資乃緣於手搏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既艮坤之關鑰出游江上又巽坎之難期
韋蘇州詠李僧詩都城二十里居有艮與坤人生所
各務乖闊略尠尊

外廷之吏謂楚鵠以爲烏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畤睦賈尉代傳 山東李白
俟搞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
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 宋祁編竹渡蟻 雲
偃經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
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迫李峴而穀價平京宏羊而天雨降 李峴為京兆尹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為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為之語曰欲得米麥賤無過迫李峴

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 五伯見後漢鄧彪傳

燈然董卓之臍烏豕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驕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耕逆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犧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鵁鶄尤延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縉 吉水中書庶吉士戊辰 黃淮 永嘉中書丁丑

胡廣 吉水修撰庚辰 楊榮 建安編修庚辰 楊士奇 泰和吳府審理由生員 金幼孜 新淦給事中庚辰

胡儼 南昌華亭縣教諭鄉科丁卯

洪熙五人

黃淮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並見上 權謹 □□樂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金幼孜 並見上 楊溥 石首編修庚辰 張瑛 邢臺寧州訓導 陳山 沙縣奉化縣教諭鄉科□□

正統八人

楊榮 楊溥 並見上 陳循 泰和修撰乙未 曹鼐 寧晉修撰癸丑 馬愉 臨朐修撰丁未 苗衷 定遠編修己丑 高穀 興化庶吉士乙未 張益 吳縣庶吉士乙未

景泰九人

陳循 高穀 並見上 彭時 安福修撰戊辰 商輅 淳安修撰乙丑 俞綱 嘉興府審理由生員 江淵 江津編修庚戌 王一寧 仙居吏部主事戊戌 蕭鎡 泰和編修丁未 王文 束鹿御史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見上徐有貞吳縣庶吉士癸丑許彬寧陽庶
吉士乙未薛瑄河津御史辛丑李賢鄧州吏部主
事癸丑呂原秀水編修壬戌岳正漷縣編修戊辰
陳文廬陵編修丙辰

成化十八

彭時　商輅　李賢　陳文並見上萬安眉州庶
吉士戊辰劉定之永新編修丙辰劉珝壽光庶吉
士戊辰劉吉博野庶吉士戊辰彭華安福庶吉士
甲戌尹直泰和庶吉士甲戌

宏治六人

劉吉見上徐溥宜興編修甲戌劉健洛陽庶吉士
庚辰邱濬瓊山庶吉士甲戌李東陽茶陵庶吉士
甲申謝遷餘姚修撰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遷並見上焦芳泌陽庶吉士癸未王
鏊吳縣編修乙未楊廷和新都庶吉士戊戌劉宇
禹州上海縣知縣曹元含山工部主事乙未劉忠
壬辰陳留庶吉士戊戌梁儲順德庶吉士戊戌費宏鉛

山修撰丁未靳貴丹徒編修庚戌楊一清丹徒中
書壬辰蔣冕全州庶吉士丁未毛紀掖縣庶吉士
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遷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蔣冕　毛紀
並見上袁宗皐石首興府長史庚戌石珤藁城庶
吉士丁未賈詠臨穎庶吉士丙辰翟鑾諸城庶吉
士乙丑張孚敬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桂蕚安
仁丹徒縣知縣辛未方獻夫南海庶吉士乙丑李

時任邱庶吉士壬戌夏言貴溪行人辛巳顧鼎臣
崑山修撰乙丑嚴嵩分宜庶吉士乙丑許讚靈寶
大名府推官丙辰張璧石首庶吉士辛未張治茶
陵庶吉士庚辰李本餘姚庶吉士壬辰徐階華亭
編修癸未袁煒慈谿編修戊戌嚴訥常熟庶吉士
辛丑李春芳興化修撰丁未郭朴安陽編修乙未
高拱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階　李春芳　高拱並見上陳以勤南充庶吉

士辛丑 張居正 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 內江庶
吉士乙未 殷士儋 麻城庶吉士丁未 高儀 錢塘庶
吉士辛丑

萬厤二十人

張居正 見上 呂調陽 臨桂編修庚戌 馬自强 同州
庶吉士癸丑 張四維 蒲州庶吉士癸丑 余有丁 鄞
縣編修壬戌 申時行 吳縣修撰壬戌 王錫爵 太倉
編修壬戌 許國 歙縣庶吉士乙丑 王家屏 山陰庶
吉士戊辰 陳于陛 南充庶吉士戊辰 趙志皐 蘭谿

編修戊辰 張位 新建庶吉士戊辰 沈一貫 鄞縣庶
吉士戊辰 朱賡 山陰庶吉士戊辰 沈鯉 歸德庶吉
士乙丑 于慎行 東阿庶吉士戊辰 李廷機 晉江編
修癸未 葉向高 福清庶吉士癸未 吳道南 崇仁編
修己丑 方從哲 德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 見上 劉一燝 南昌庶吉士乙未 韓爌 蒲州
庶吉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並見上 何宗
彥 隨州庶吉士乙未 孫承宗 高陽編修甲辰 沈潅
烏程庶吉士壬辰 孫如游 餘姚庶吉士乙未 史繼
偕 □□庶吉士壬辰 周如磐 莆田庶吉士戊戌 丁
紹軾 貴池庶吉士丁未 朱國祚 秀水庶吉士癸未
朱國禎 烏程修撰己丑 朱延禧 聊城庶吉士乙未
魏廣微 南樂庶吉士甲辰 馮銓 涿州庶吉士癸丑
顧秉謙 崑山庶吉士乙未 黃立極 元城庶吉士甲
辰 張瑞圖 晉江編修丁未 李國𣚍 高陽庶吉士癸

丑 施鳳來 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𣚍
施鳳來 並見上 來宗道 蕭山庶吉士甲辰 楊景辰
晉江庶吉士癸丑 李標 大名庶吉士丁未 劉鴻訓
長山庶吉士癸丑 周道登 吳江庶吉士戊戌 錢龍
錫 華亭庶吉士丁未 成基命 大名庶吉士丁未 周
延儒 宜興修撰癸丑 何如寵 桐城庶吉士乙未 錢
象坤 會稽庶吉士辛丑 溫體仁 烏程庶吉士戊戌

吳宗達武進編修甲辰　鄭以偉上饒庶吉士辛丑
徐光啟上海庶吉士甲辰　錢士升嘉善修撰丙辰
王應熊巴縣庶吉士癸丑　何吾騶香山庶吉士己
未　文震孟長洲修撰壬戌　張至發淄川知縣辛丑
林釬同安編修丙辰　孔貞運句容編修己未　黃士
俊順德修撰丁未　賀逢聖江夏編修丙辰　傅冠進
賢編修壬戌　劉宇亮綿竹庶吉士己未　薛國觀韓
城推官己未　楊嗣昌武陵教授庚戌　程國祥歙縣
知縣甲辰　方逢年遂安編修壬戌　蔡國用金谿中
書庚戌　范復粹黃縣推官己未　姚明恭蘄水庶吉
士己未　張四知費縣庶吉士壬戌　魏炤乘滑縣知
縣丙辰　謝陞德州知縣丁未　陳演井研庶吉士壬
戌　蔣德璟晉江庶吉士壬戌　黃景昉晉江庶吉士
乙丑　吳甡興化知縣癸丑　魏藻德通州修撰庚辰
李建泰曲沃庶吉士乙丑　方岳貢麻城主事壬戌
范景文吳橋推官癸丑　邱瑜宜城庶吉士乙丑

抄書八弊

書手麁率捲腦折角
墨汁蠅矢垢汙
衆手傳接揉熟紙本
開卷不收
分手抄謄拆釘散亂
抄寫有誤恐被對出反將原稿塗改
欲記起止輒將原稿加圈加句
粘補錯字扯用書角片紙

後學關中孔昭薰較刊

燕中隨筆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炎武本精考證之學此編以讀書所得隨時記載旁及常言俗諺及生平問答之語亦瑣碎記入雖亦有足資參考者然編次不倫餖飣無緒當為偶錄藁本後人以名重存之耳

修潔齋閑筆八卷

〔清〕劉堅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修潔齋閑筆四卷》提要

俛仰蕭閑南窓默坐爐香盂茗萬念俱捐時[illegible]書隨意披覽有會於心輒掌録之日月既多[illegible]卷帙年来翻閲再過汰其什七僅存三百餘條[illegible]習察剌取數十則畧加比次區分四卷習察者習而不察之義邑先哲修遠顧公宸綴輯未竟之業也緬懷當日縹緗富有著述風行不覺悠然嚮往乾隆辛酉仲冬十日槧版工畢爰識簡端

卷一
計七十二條

卷二
計一百二條

卷三
計一百四十四條

卷四
計九十三條

修潔齋閑筆

錫山劉　堅手撰

乾没

漢張湯傳昔湯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乾没服虔曰乾没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没蘇鶚衍義云乾没之説如陸沉之義陸地而沉不待水中也乾地而没不在江湖也三説俱非本旨盖風日燥水為乾江湖沉物為没皆暗就消亡不可究詰之意

臧獲

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奴謂之臧婢謂之獲周禮取貨謂之臧笞得謂之獲二字義終未明按通俗文云古制本無奴婢皆犯罪而為之臧者以被臧罪没入官為奴婢獲者以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濫觴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其始出之微僅盈溢于杯觴也唐明皇孝經序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濫觴字甚善今乃指為末流之弊輒云濫觴極矣不

亦左乎

條達

繁欽定情詩繞臂雙條達按條達乃端午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曰仲夏繭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王燭寶典云此節佮擬甚多有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帖畫獻貢所尊此之謂條達有作條脱及跳脱者皆傳寫之訛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恵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将明之時也此説非按黎黒也黒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則暗爽則明亦明暗[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明未及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厨傳

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以稱譽過客按厨傳两事也厨庖也以供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今合厨傳為一騤謂豊饌為厨傳非也

罘罳 音浮思

罘罳博雅謂之屏顔師古曰連闕曲閣也二説皆非或云宮殿檐栱之間有銅絲網以避飛鳥亦非按唐制[illegible]

月以黄絲為綱自棓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故蘇鶚曰罘罳從罔乃織絲之文輕疎虚浮之貌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即此可證网今文作罒與罔同

肺石

周禮大司冦以肺石達窮民鄭玄註肺石赤石也訓儁謂先王移赤心入人之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曰肺石尤為杜撰按續墨客揮犀長安故宫闕前有唐時肺石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可八九尺形如人肺上有款識漫剥不可讀求其義乃申寃者擊之如今之登聞鼓也肺形者便于垂又主聲所以達其寃也

六尺

論孟六尺之孤五尺之童皆未知其歳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七尺者二十也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五尺者十歳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頴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鄭衆之說非也辨物志三農者三時勤動之農也春耕夏芸秋收皆衆所有事以一農備三時作苦故曰三農若山澤之產掌於虞衡于農何與

初度

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少至壯至老但遇生辰即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沿襲之訛一至于此

側室

内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夾室之次燕寢

也跡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室之旁妻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漢文帝賜尉佗詔曰朕高皇帝側室子若曰朕高皇帝親子非如少帝比然則側室子非必妾子也

空拳

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圏又音患亦作桊皆訓為弩弓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虛拳猶可畏也則遷已累用此矣今誤為張空拳既曰拳已握指矣可云張乎是時李陵矢盡故但張弩之空弓耳

尉斗

尉斗持火申縮之物隋書李穆奉尉斗于楊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照通鑑釋文尉斗火斗也昔王莽有威斗即尉斗也威與尉音相近後遂轉音為欝又加火贅矣故軍官曰校尉刑官曰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一名鈷鉧

瞽瞍

鄭玄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按眹兆也無目眹謂目上下相合漫無兆域若鼓皮然故曰瞽說文瞽目但有眹也非是瞍即今青盲目上下開有眹而無珠子詩所謂矇瞍是也眹音引

義帝

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製襴也樂器圖有義嘴笛〻上別立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為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今義男義女之稱其篡弑之心已萌于此

玉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故事既得欒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子或青或赤悉珠玉所為故顔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

金錯

佩刀諸侯王黄金錯環杜詩熒〻金錯刀乃佩刀也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杜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满雪霜謂以黄金而錯縷旌竿也古人之于器物以黄金錯之皆名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寔也

劉季

荀悦曰漢高祖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媪曰何自妄許與劉季〻非字也乃其行耳如後光武追

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高祖又曰始大人常以臣無頼弗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郃陽侯名喜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字季亦非高祖字也

牛金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乃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姓者生元帝今通鑑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一死又負穢名寃矣哉

烏號

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〻拔墮化為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按淮南子烏棲柘桑將飛枝勁復起摽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應劭曰柘桑之林枝長烏集其上將飛枝彈烏〻乃號取以為弓因名烏號風俗通亦同此說則知張說之誕

車蓋

車上覆者曰蓋其形圓以象天風俗通黃帝戰蚩尤于涿鹿嘗有五色雲氣因作華蓋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

為曲蓋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傾蓋而語謂並車而小倚其蓋也漢高紀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裏即黃屋也續漢志二千石皂蓋皆車上所覆後世乘藍輿乃謂繖為蓋矣

七襄

大東之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舉踵而望也襄說文云織文也漢魏郡有縣能織錦綺因名襄七襄織文之數也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至七襄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詩注未及此箋謂自卯至酉更七次者殊非

六燕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〻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丁年

丁當也值也萬物盛于丙成于丁其形中正以象心也今人年二十為成丁古者四十歲曰丁蓋人壽以百年為期一干十年故丁在四十强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是也漢景帝紀天下男子二十而始傅讀附曰唐男女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見留青日札

勞田

歐陽通上書云久廢之地其利數倍于勞田本六韜勞地之勞諸刺作營田誤齊民要術曰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勞欲再注再勞則地熟旱亦保澤也古曰耰今曰勞鄙語云耕曰摩勞也今人亦名勞曰摩

流黃

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蓋正色有五青黃赤白黑是也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是也今俗名火裏

烟即紺銀紅即紅月下白即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惟缺綠耳綠者黄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黄亦作留黄

浮動

唐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乘七寶步輦金絲為流蘇雕玉為浮動故白樂天詩云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浮動二字甚新疑即步摇珠綴之屬詳其名義與玲瓏瓔珞郎當丁東一揆耳鬧裝帶胡氏謂合衆寶雜綴而成則連錢匼匝蔽泥錦障之類歟

萬石

西漢石奮為萬石君嚴延年母為萬石嚴嫗東漢循吏

傳秦彭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馮勤傳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之間號曰萬石君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大行

天子初崩曰大行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文選註引周書曰謚者行之跡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二說皆非按史記李斯傳胡亥言大行未發喪禮未終時秦人已廢謚法不用矣安得稱大行哉韋昭云大行者不返之詞小爾雅云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此解得之

青雲

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蚤有青雲之志梁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晴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户皆言隱者高潔之意後世乃以由賤而貴為致身青雲謬矣

黄冊

户籍曰黄冊張萱疑耀謂唐制男女始生為黄所云黄口也始生黄口即登于冊故謂之黄冊考之史齊高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黄籍宋何子樂傳云公家取信黄籍籍年既滿便應扶持黄籍正今黄冊非始于唐也又考晉范甯疏云聖王制作籍無黄白之分是知又有白籍土著為黄籍客户為白籍土色黄故以黄名

逋峭

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云自知伯

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庯峭遂轉為波峭亦是此義

渾脫

草木子云北人殺小羊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内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湩謂之渾脫按宗晋卿舞渾脫公孫大娘渾脫舞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皆喻其柔軟若無骨而脫也

起復

禮父母之喪哭無時起復非古也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者以義斷哀往往墨衰從事既泣哀則蒞事如故號曰起復甘露中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宋沿唐制富韓同在中書一日語及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今則訛為起服矣

詰旦

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廻秀詰旦重門聞警蹕以詰旦為今日然六朝以來如邱遲詰旦閶闔開何遜詰旦鐘磬罷柳顧言詰旦金鐃發李乂詰旦行春上苑中江總詰曉三春暮皆用作平旦左傳人所習見豈應謬誤至此按韻書平旦曰詰朝然則詰旦止是平旦之義

繡䯩

光武紀諸子繡䯩註云繡䯩半臂也又云字書無䯩字當作䘿酉陽雜俎盗俠類有單練䯩之説練䯩與繡䯩同一類也䯩疑半臂羽衣故字從髟漢書作䮠酉陽作䯩爲有繁簡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之耳何必改為䘿乎又薛女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窮袴

褌即袴也古人褌皆無襠女子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有襠之袴多其帶繫不得交通名曰窮袴見外戚傳今男女皆服矣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為之金塗两末謂之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鹵簿

羽儀前導謂之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捍敵部伍之次皆

著之簿故曰鹵簿或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唐以前郡官及外命婦皆得用之宋時猶然中宮麥永言死給鹵簿司馬温公言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況給一品鹵簿乎今惟大駕儀仗得稱鹵簿臣下不敢通稱矣

易象

易者蠵蝘之名蜥蜴是也身色無恒一日十二變易取其變也彖者㣲神之名茅犀是也犀形獨角知幾知祥彖取其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得見按圖而想其形耳象取其想也卦者掛物之杙也爻者交䟢之窓也卦取其示爻取其交互而旁通也

改火

燧人鑽木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楡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黄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以象水也然四季取火何獨夏季重取之乎朱子語録曰土旺于未故再取之

空桑

列子天瑞篇伊尹生乎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水浸其邑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而得嬰兒即伊尹也及考楚詞有曰踰空桑兮從女註空桑山名此山在冀北或云在陳留伊尹必生于其地也如劉備生樓桑之類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来杜注云行李使人也故遂以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不知行李即行使也舊文使字作孝傳寫之誤遂作李又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乃用理字古文李理二字通用理料理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

鄂不

詩棠棣之花鄂不韡ゝ不無風切本作柎説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蕚通作不即今言花蒂也詩疏云花下有蕚ゝ下有跗華蕚相承故韡ゝ而光明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ゝ乎詩旨固非字義亦謬湖州有餘不溪不字音伍亦音俯

短褐

短褐當作裋褐以為短者誤也裋音如戍反漢書貢禹傳裋褐不完師古注裋者童豎所著褐毛布衣賈誼貨殖班彪劉平張衡及貢禹傳凡六見無作短字者惟史記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索隠曰短音豎謂褐衣而豎

裁之省而便事亦非長短之短唐人襲用始以短對長少陵詩賜浴皆長纓與晏非短褐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産自江南買之載還洛陽遂建精室陷列于垣目曰蕭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送如智法師云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以僧寺為蕭寺恐不然也今亦多誤用

鱣（音善）堂

後漢楊震傳伯起客居于湖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太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注鱣鱓古字通故學舍講堂稱鱣堂或觧為膳堂謬矣又讀如鱣（音占）鮪之鱣則二三丈大雀豈能銜乎

阿瞞

曹操小字阿瞞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于西內中路兵戈耀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為兵死鬼矣又羯鼓録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為阿瞞則明皇小字乃與操同也

童烏

舊説楊子雲之子小名童烏有一先輩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作嗚呼字讀蓋歎聲也似亦理長按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楊烏之才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燒尾

唐時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寮慰賀皆盛置酒餪宴之謂之燒尾如韋嗣立入三品趙彦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是也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之義對曰新羊入群必燒其尾乃不相觸

纏足

女人纏足或謂始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曾見修竹閣女訓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閾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卭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此說甚有理趣

花書

宋初簡牘往来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姸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韋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每書石字為口時人嘲之曰表徳皆聯甫花書盡帶圈令人花押即其意而省文云爾

慎餘

今書啟左方之末寫慎餘左冲諸語世皆仍之而莫詳其所始偶閲程大昌考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啟必于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勑批答之類故知紙尾慎餘等語乃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東道

秦晋圍鄭〻人謂秦曰盍舍鄭以為東道主東漢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北道主人又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史傳之中獨未聞西道之說耳

丈人

丈人尊長之稱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疏廣傳宜如丈人所勸非呼婦翁也或曰泰山有丈人峯因呼丈人為泰山又轉為岳父酉陽雜俎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竣事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壻鄭鎰官九品驟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黄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南史宋文帝手勑稱蕭思話為丈人亦異

龍鍾

年老者曰龍鍾按洞冥記元封二年大秦國貢花蹄牛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作望仙臺又于陽關外得異石長十丈濶三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言其重大難移也南越志龍鍾竹名張曲江答陳拾遺贈竹簪詩遺我龍鍾節非無玳瑁簪

說項

堯山堂外紀項斯始未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祭酒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〻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遂擢上第

寒食

周舉傳云太原一都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使還煖食然則為子推寒食乃在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特改火時亦寒食故後人混傳耳

乞巧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每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歳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扉天卜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

端午

容齋隨筆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暦序曰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續世説又云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瓶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説

登高

古人人日亦登高晋李充正月七日登剡山寺詩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桓温叅軍張望亦有七日登高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金彩人勝令學士賦詩又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戲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與近臣登高賜宴極歡

孑孒

蜎螺井中小蛣蟩赤虫一名孑孒此郭氏説也淮南子曰孑孒為蟁徐氏曰孑孒結蔓水上説文孑無右臂孒無左臂再讀海篇直音孑音結無右臂也獨立也絶種也孒吉菊决三音無左臂也短也則孑孒二字當音吉厥由是言之孑字左右臂俱備所以為全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禮記稱跪皆曰坐然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股賓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弊非膝席之謂也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説命宮中轉六更故楊誠齋詩有天上歸來已六更之句又見蟫精雋云宋内五更絶梆聲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擂耳出七修類稿

五字

郭頌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

英才用此事也鮮者以五字為詩誤矣

九族

九族之説古傳不同獨戴禮歐陽説云九族父族四五屬之内一父之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二已之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三已之女適人者與其子四母族三母之父姓一母之母姓二母之女昆弟適人者三妻族二妻之父姓一妻之母姓二此兼内外親而言也杜預左傳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則純以外親言

九拜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注一稽首頭至地也二頓首頭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手也四振動以兩手相擊也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一拜也八褒拜再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

王昌

唐人詩中多用王昌而其事無可考按舊本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意其人身為貴戚出相東平必姿儀儁美風標鮮令為當時所共賞者可知

翁仲

翁仲姓阮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使者至見之以為生皆下拜或曰始皇銷兵器作金人十二曰翁仲

饅頭

蠻地多邪術嘗以人頭祭神諸葛武侯之征孟獲命雜用羊豕肉以麵包之象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為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

變為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不托

五代史唐昭宗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按不托即𩚵飥麵餅也方言餅謂之飥北方人呼餅為𩚵北夢瑣言王文公食𩚵飥麵不過十八片范忠宣謫永州寄人書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飡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亦與𩚵飥意同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閒筆

錫山劉　堅青城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此年二月）子産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

朞日

梁徐勉疏云喪三日後斂俟其生也頃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朞朞日謂周一日也朞年朞月經傳多有之朞日亦僅見此

屠蘇

博雅屠蘇菴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廣韻酴酥酒名是屠蘇為屋酴酥為酒本不相混唐人詩多用屠蘇為酒至謂元旦飲酒少者先老者為屠蘇飲云屠絶鬼氣蘇醒人魂妄說也

窈窕

說文窈深也窕極深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為幽閒深宮之善女是也楊子方言以窈為美心窕為美容故朱子訓以為德歷考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皆屬居處朱註亦有可議者耶

菑畬

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玄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鄭與爾雅小異鄭說為是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畬漸和柔也新謂已成田尚新也四歲則田矣

鍾釜

晏子曰齊其歸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于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〻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姑蘇

吳王壁羽訓其子齊玄云爾雖保太玉之統緒無底失墜予于地下懐爾勳從玆以往爾姑蘇我民乎于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非始築于夫差也

西湖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是也

逍遥

莊子逍遥篇古作消搖黄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氷

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内遊于世者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尋常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〻〻一丈六尺也今但訓作平常者誤杜詩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原以丈尺對數目

咄嗟

晉書石崇嘗為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按咄嗟皆聲也咄殷浩所謂咄〻逼人盖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間也

臄齶 音卻愕

說文臄口上阿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㭬臄賦注口中之上下曰臄齶廣韻口中齗齶是上為臄下為函齶則通指齒根之内外言之

枘鑿

考工記調其枘鑿而合之宋玉九辯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是枘鑿本相入之物惟圜其枘而方其鑿故不相入今去方圜二字單用枘鑿不相入于義謬矣

健羡

說文健伉也羡貪欲也司馬遷傳大道之要去健羡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羡也今多誤為嘆美之詞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床瑶席鎮犀渠〻乃壓席之物即硨磲也古者坐必席地恐捲動不安往〻以車渠鎮壓其四角梁昭明將進酒篇宜城溢渠盌亦車渠也

象揥

詩疏以象骨搔首因而為飾名之曰揥所以摘髮玉填考云象揥若今之篦子然覿魏風佩其象揥盖男女通

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也

朱提 音殊慈

漢犍為郡有朱提山出銀鋼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然今之銀直與古大異而朱提山不聞有鋼矣往〻即以銀為朱提譬若以玉為崑岡珠為合浦也

鬱鬯

古者釀酒黑黍為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黄色故酒色黄而且香詩所謂黄流在中以酒色黄而且流動也若不和以鬱者則名鬯是黑黍之酒即

陛也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註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即輦路非道路也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以宫署墀内之道為甬道者非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来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々直也征諸侯之不直者也亭與庭古通用享與亭字畫相似而訛耳今稱日午為亭午即直午之義

夏屋

詩夏屋渠々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々猶勤々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々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遂通稱大屋為夏屋矣

式閭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横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謂過箕子之閭而式也惟安車乃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顔師古曰安車坐乘車也

參商

兄弟不睦曰參商昔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次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邱以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以主參參參星也商々邱也曰參商者錯舉以見

義獻

禮含文嘉云伏者别也義者獻也王莽傳立斗獻々亦音為義又禮器之義尊即周禮之獻尊則義獻蓋同義也右軍父子乃以一義命名

婕妤

婕妤女官名詩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言后妃能供荇菜以事宗廟也接者接見之義余指君王言婕妤之名言接見君王也

駘蕩

漢最善取宫名駘蕩馺娑皆宫名也駘蕩狀其緩行以狥景物之華馺娑狀其促轡以週道里之廣悉借馬命名奇甚

英蕩

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

節也干寶曰英刻書蕩竹器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也

靉靆

靉雲起貌靆不明也方州雜録云靉靆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頓爽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剌國俗謂之眼鏡

輿尸

周易師或輿尸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今人遂以死事諸將為輿尸矣不知輿衆也尸主也謂師當專任不可以衆主也若如本義則弟子輿尸當作何解

朕兆

朕音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故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為朕又倒讀為朕兆于古無稽

五百

漢宦者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曰五百本為伍陌伍當也陌道也言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人亦曰五百是五百即令之皂隸以除路又以行杖

主臣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平一歲決獄錢穀幾何平謝曰主臣馮唐傳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唐曰主臣謂主在臣前不容不惶恐不屈服也主臣是一于惶恐屈服之意

相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毛氏以相為視按地志相地名相州與河東相鄰即陸璣所云河東有大鼠能為拱立是也若毛氏曰視則凡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獨取于鼠

釜魚

釜魚世多解為危急言如魚在釜不久立斃也其義未

確蓋范丹所居窮陋有時絶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則釜魚乃喻貧也

令甲

漢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令甲乃最先之令也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可以互證

奇字

漢書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乃大篆也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則奇字非奇僻之字也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按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猾夏

猾夏人皆訓為狡猾之義按猾小獸名有質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内嚙之其義本此以其薦入内地為腹心患也

門戶

門是两户字蓋雙門也户其門之半體蓋單門也卿大夫以上皆有門制士庶則皆户耳論語曰入公門又曰誰能出不由户原有分別

跬音窺步

王篇跬舉一足行也白虎通步人再舉足備陰陽也司馬法六尺曰步跬得三尺俗謂之小步人行左步為彳音斥右步為亍音祝合則為行

如何

顧凱之啟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其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

本領

貞元中有康崑崙琵琶第一後遇莊嚴寺僧段善本遂拜為師段使崑崙彈一曲曰本領何雜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則本領二字乃學者之宿疾也

蒯緱音塊勾

史馮驩往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又蒯緱按廣韻刀劍頭纏絲為緱爾雅蒯草索也蒯緱謂劍緱無絲以草為之也

紫欄

晉職官志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欄欄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欄外官絳欄蓋戟裾之絡繫也今畫門神猶有之俗曰飄帶

蠐食

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蠐螬之母食之美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目從此復明因閲本草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瘴翳則陳仲子食螬餘之李而目有見亦為此歟

搏黍

禮侑食搏黍授祝以薦之尸也禰衡在黃祖座上[illegible]

至衛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謾此即搏黍也爾以為搏黍黄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漢漢春鋤影外天說文春鋤白鷺也不知何出

繫馬

齊威公城楚邱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良馬也繫馬千駟弗視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太牢

牢俎也太牢謂牛羊豕皆具少牢謂去牛惟用羊豕也觀禮記可見今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與唐人稱牛僧孺曰太牢楊虞卿曰少牢同一俗謬也

廁牏

漢萬石君傳取親中帬廁牏身浣洒注蘇林云牏音投顔師古云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則廁牏為衣服明矣今多謬作糞溷

飲器

飲器韋昭以為椑榼晉灼以為虎子之屬榼即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二說皆非二字原出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

稾街

漢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稾街按三輔黄圖稾街在長安城南門内舊有蠻夷邸故懸首于此欲使外國知畏耳

幽閉

碣石剩談婦人幽閉即椓竅是也其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永不能矣是幽閉之說也椓字出吕刑

三揖

禮有九拜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天揖推手小舉之

四刑

管子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此謂四刑邵康節大寒不出大暑不出大風不出大雨不出其以避四刑耶

勿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詩勿剪勿拜剪者斷也勿拜則不惟不剪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為長者折枝枝與肢同謂屈其肢也拜者折枝之謂也

棗拱

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棗拱出書大傳子夏棗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棗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郢正

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觀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匠石豈可作郢人而今動曰郢正郢削何耶

景仰

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景行當

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也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是矣今用景仰景慕俱非

絕倒

絕倒二字古者通用今獨用為咲自韻府注衛玠誤之也按魏書李苗每覧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又北史崔瞻讀父碑未畢哀感而絕倒觀此安得獨為咲

容易

漢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今稱事之不難為者必曰容易是誤讀也

祖道

周禮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犯軷註行山曰軷封土為山於國門之外祭之以牲也蓋祖徂也徂往也祭因名祖即所謂犯軷之祭也詩云取羝以軷又云仲山甫出祖又云韓侯出祖皆即此義

抔土

駱賓王檄一抔之土未乾前漢書張釋之云長陵一抔土注步侯切音裒合手掬之之謂抔非杯盞之杯也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抔土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抔土藝文類聚以一抔入杯門非也

憔悴

楚詞形容顦顇左傳雖有姬姜不棄蕉萃班固賓戲朝為榮華夕而焦瘁杜詩江山憔悴人楚詞言困杜律言愁左傳言色謝班固言勢衰四者字體固不同而字義亦有別

委蛇

詩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逶移西京賦曰聲清揚而蝼蛇天台賦曰路威夷而脩通樂郊詩有水出逶夷蓋聲同而字屢易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陀

把麻

唐六典通事舍人多不知書至宣麻多失句讀拾遺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ミ黄白麻即紙也詔令寫于麻上把持之使無失讀也

匪頒

匪作篚謂貯于篚而賜之非也按周禮廪人以待國之匪頒註云匪音分謂待國之分賜也太宰八曰匪頒之式亦讀為分

洞簫

東坡遊赤壁舟中吹洞簫者乃綿竹道士楊世昌洞簫即今短簫獨管所裁若蕭史弄玉吹以引鳳者乃古編簫形如鳳翼世人作鳳臺圖畫洞簫者非

箜篌

秦箏琵琶咸阮皆絲木相去不及寸箜篌絲木相去甚遠每彈則聲自空出故曰空侯至云師延為空國之侯所作者曲說也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為是越絶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步兵

春秋步兵曰徒兵漢鄒陽傳今吴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白捕白役皆此意

刑餘

刑餘謂閹宦也宋文帝引沙門釋慧琳升榻顔延之曰同子參乘袁絲正色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則沙門亦稱刑餘

潦倒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醞藉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列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則潦倒非言行煩瑣及偃蹇不偶之謂也

絳帳

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伎因施絳紗帳苻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亦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輒以絳帳歸之師道殊謬

萱堂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文諼作萱說文又作藼皆草名令人忘憂北堂謂之背言其背陰也初于毋無涉俗

稱母為萱堂不知何據

堪輿

楊雄甘泉賦曰屬堪輿以壁壘兮注堪輿天地之神也韻會曰堪輿天地総名說文曰堪天道輿地道今獨以加地理稱堪輿家非也

伏社

杜詩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為誤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也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

雌黄

古人寫書皆用黄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黄卷有誤字以雌黄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耳故可否文章謂之雌黄

刮鏽

巾箱書始于東漢至唐宋則為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鏽皆蠅頭小楷梓行于世

寒具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即俗製油糤餅一名饊餅以備寒食不火之具故名

裹蒸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用竹籜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田更

列子坰外田更田更野老也研北雜志程義父云三老五更ゝ字當作叟令嫂字或作㛐可以驗知按二王書嫂多作㛐蔡中郎亦云叓字之誤

老氷

劉貢父幪次與三衛相隣諸帥玩一水晶盂問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氷也老氷二字佳寔以譏諸帥也

劍器

劍器乃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而雄粧之寔空手舞也見文獻通考舞部杜詩公孫大娘歌無一字涉劍可知列子蕉鹿悞為芭蕉與劍器認為刀劍並相沿千古矣

颶風（音具）

韻會颶風海中大風也韓文公詩颶起最可畏房千里

投荒雜録云南方颶風以其四面風皆至蘇東坡颶風賦颶風者具四方之風永嘉人謂之風癡今書作颶因讀為貝初無此字

野馬

莊子野馬也野馬日光一曰遊絲水氣也龍樹大士曰日光着微塵風吹之野中轉名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

樹介

春秋書雨木氷一名樹介：又作稼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合璧事類則云霧淞重窮漢備飯甕霧淞木氷也豐年之物

耤藉田

天子親耕耤田按玉篇鋤耤也天子親耕有事于鋤故曰耤田無草頭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孟子助者藉也藉之為言借也此借民力之意則當从草作藉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寔助穀各二十為四十共名百穀詩曰播厥百穀非漫無所指也

擊壤

周處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先側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破鏡

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類

椒房

漢世呼后妃之家為椒房之親解者曰以椒塗壁取其芳香也按詩椒聊之寔蕃衍盈升椒菜萸皆有房衆子孫之蕃衍衆多也椒塗之說非

肹蠁

肹蠁諸書俱曰蛹虫當是跳躍之蛹無翅而棲于甕中作響若有翅然俗呼為蠁子肹與肸同盛布也布其聲于外也

蔚藍

老學庵筆記蔚藍乃隠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子美詩上有蔚藍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則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矣恐因杜詩而失之

負版

負版持邦國圖籍鄭青螺偶記以為誤也負版即凶服也家禮喪服補注衰綴在左衽上負版綴于衣後式負版者式凶服之負版者也重喪服也

神糞

列子壺嶺山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糞臭過椒蘭味過醪醴水經注汾陰縣南西去河平地開源濆泉湧呼之曰瀵魁

歸墟

湯問篇渤海東有大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一名歸塘即莊

子所謂尾閭是也

矛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盾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今云自相矛盾語意本此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謂後步趲過前步也今解為竈上有釜〻字上有父字跨竈者越其父也不典甚矣

摟羅

五代史劉銖惡史弘肇楊邠于是李業譖二人于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摟羅兒矣摟羅幹事之稱演義云人能摟攬網羅謂之摟羅

唱喏 音惹

左傳使訓群騶知禮注騶唱喏聲喏玉篇唱訶也貴者將出唱使避已故曰唱喏亦曰鳴騶即孟子行辟人也俗謂揖為唱喏不可曉

夫子

孔子號夫子以嘗為魯大夫弟子連官稱之尊以別餘

人也故後之尊師者例曰夫子公羊傳子沈子〻公羊子何休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朱子稱子周子〻程子亦尊師之意

太平

漢食貨志耕餘三年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故曰泰平孟康曰泰階三台星泰階平而天下治然泰後書多作太盖西至日所入為太蒙東至日所出為太平曰太平者如日之方升而極明也

修潔齋閑筆

錫山劉　堅青城

王步

書王朝步自周大夫不徒行王何以步盖步〻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何國

泗州大聖僧伽傳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来云不知何國人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吴會

吴會乃吴郡與會稽古會稽郡寔開治于吴故稱吴會

齊高帝詔吴會二郡以禮迎褚伯玉可証會讀為稽

正直

左傳觧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〻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泗史記吴兒善泗〻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

拜火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具食過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佛印

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賈寔進士而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見群談採餘

伯樂

石氏星經云伯樂上天掌馬之星孫陽能識馬故稱伯樂若王良造父之類非原名伯樂也

斂衣

伊處士從眾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見攟首集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簇酒出叙聞録

白善

圖經始興縣山中多白善用以浣衣本草注土以黄為正色白為惡色後人諱之呼為白善

黒子

子與誌同趙普彈丸黒誌之地盖言如黒子之在面占地無多也

射策

科場對策為射策咸謂如射覆之射唐摭言載漢射策

乃列策于案令士子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也

露布

奏捷之書謂之露布蓋欲速于上聞不函封也文心雕龍所云露板不封布諸觀聽是矣

塤篪

書云八音克諧七音各自為五聲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故伯吹塤仲吹篪喻同氣也

先後

韓退之南山詩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前漢志見神于先後宛若註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

⿰革鄉足

太平廣記李仁矩⿰革鄉足見董璋⿰革鄉足當是穿鞋二字雅甚

纏頭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即以彩物相贈謂之纏頭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故杜詩云舞罷錦纏頭

下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即今稱妻曰房下也

運甓

陶侃運甓〻甎也說文瓴甋甓也廣韻瓴甋謂之塼即甎也詩中唐有甓謂廟中路甎也今訛為運甓

面首

宋孝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面首即俗所謂有頭面人也

大髙

淮南子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陳世祖詔昭事上高天稱大高上高頗新彘為上牲未聞所出

步壛

步壛長砌也楚詞曲屋步壛杜詩步檐倚杖看牛斗用此

飛閭

方言船首謂之閤閭郭璞云江東呼船頭屋為飛閭釋名船上重屋曰飛廬

略彴

略彴橫木橋也蘇子瞻詩略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烟錢牧齋每喜用此二字

艇板

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透板俗所云跳板也

葳蕤

唐詩春樓不閉葳蕤鎖又望見葳蕤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今俱觧為草木之狀

綢繆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襳褵結而可觧曰紐結而不可觧曰締

落霞

落霞乃鳥也形如鸚哥稍大遍體皆緋羽螢雪叢說以為飛蛾誤矣

鼂采

鼂采美玊也顏師古云鼂古朝字每旦有白虹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夜光之璧也

木難

廣志曰木難五色珠也一曰色黃生東夷南越志謂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古今注太平御覽俱作莫難

石溜

戰國策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石溜猶言石田非膏壤也

箙韇

董卓傳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韇左右馳射註引方言曰藏箭者謂箙藏弓者謂韇左氏傳云右屬櫜韇

苞苴

苞者以茅裹苴者以茅藉詩箋云以果實相饋遺者必苞苴之魚肉之類亦用苞苴

品藻

品藻苔名一名品菭以菭形如品也出南粤志又人有鑑別者曰品藻盖言能品第文藻也

貪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也墨乃不明之謂若曰貪則何觧

支吾

支吾當作枝梧項籍傳曰莫敢枝梧是也小柱為枝大柱為梧

膏肓

左傳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按說文肓心之上鬲之下也膏即鬲也

天紳

天紳瀑布之下垂也韓退之詩懸瀑垂天紳孟東野詩簷溜擲天紳

徯隧

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徯隧徯隧徑道也又熏隧門外道名見左傳

蘭若

梵言阿蘭若或觧曰無諍也或觧曰空靜處也未得真義按蘭香草也若乾草也乃香潔草菴之意

軍持

梵語軍持一云軍遲瓶也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金勝

金勝寶也不斲自成光若明月晉孝武時陽穀氏得金

勝一枚長五寸家遂大富今人日遺勝蓋此

刺閨

梁戴暠從軍行有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者謂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

黑暗

詩人多用方言南方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故老杜詩云黑暗通蠻貨

黃嬌

段子新貧而好酒人有以錢遺之者必盡送酒家名酒曰黃嬌

扶老

歸去來詞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有鳥亦名扶老古今注云禿鶖也

青奴

青奴竹夫人也黃山谷曰憩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名曰青奴

區脫

李陵語蘇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名胡兒所以候漢者

夷庚

夷庚平路一曰往来要道也左傳以塞夷庚陸機辨亡

旋皇輿于夷庚

夸毗

爾雅夸毗體柔也按夸毗本作骻骳正是體柔之義朱子釋詩毋為夸毗曰夸大也毗附也疑是臆説

炙輠

淳于髡之言如炙輠考古者車行嘗載膏以塗軸輠盛膏之器炙之雖盡猶有餘流喻其言之不窮也

膠葛

楚詞遠遊云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曼衍而方行楊雄傳

注膠葛上清之氣也

焚輪

詩云維風及頹爾雅焚輪謂之頹暴氣從上下也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

綿蕞 音隊

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如淳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師古曰蕞與蕝同

合要

合要辭即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見左傳

疆埸 音易

左傳疆埸之地一彼一此言疆土至此而變易也凡屢見皆疆埸今俱誤為疆場矣場音常

輜重

釋名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稗官

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按細米曰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

隐民

左傳隐民皆取食馬國語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隐民貧民也詩如有隐憂古字隐與殷同

跋扈

漢質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胡三省註云爾雅山卑而大曰扈跋者不由蹊徑而行直欲跋而踰之

左纛

左纛者以氂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騣上繫纓在馬膺前如索裘即馬纓也

旁午

旁午霍光傳注分布也韻書交橫也按午居正陽位縱

也旁則橫矣旁午猶縱橫之意

藥石

古醫用針以石為之名曰砭後世易以金耳故藥石者謂藥與砭非金石之石也

羅織

羅織將囚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火爇鐵籠通迫服罪此等之刑名曰羅織謂非本罪所應得也

窟礧

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本喪樂漢末用之于嘉會見海錄碎事

赤壁

魏志赤壁初戰操軍不利此嘉魚西岸與烏林相對之赤壁蘇子瞻賦錯認為黃州赤鼻山

息壤

羅泌路史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鼻之出入息也

折閱

尚書關石注彼此通同而無折閱謂之關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閱賣也折閱猶俗謂折本也

鄭重

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曰鄭重猶言頻煩也今則以尊重為鄭重

鐵鹿

古詞長檣鐵鹿子鐵鹿以鐵為轆轤而拘帆者故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軸而動之意

偏諸

偏諸若今之織成急就注云承塵于床上織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塵

繪寔

繪寔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成寔磨入

紫龍涎中以畫金石色透金王一寸

雲子

漢武內傳武帝煉丹以赤者為風寔白者為雲子又太上之藥有雲寔杜詩飯抄雲子白

典斟

陳無咎晏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辭以盡誠敬之道

白席

老學庵筆記北方民家凡吉凶事輙有相禮者謂之白席

識韓

韓荊州名朝宗思復之子也在荊州有恩愛至今有韓公井李白所云但願一識韓荊州者也

郇厨

韋陟厨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厨

濫竽

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于三百人之中以食祿言非分也

遮莫

鶴林玉露曰遮莫猶俗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言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

建瓴

史記高屋之上建瓴水注瓴盛水瓶建翻水也韻會覆也覆瓶水于高屋之上其下注之勢順也

鐵躋

摭言鐵躋燈臺之別名也胡鉦與裴晉公會事犯令者擊以鐵躋

鴟尾

宮殿鴟尾非鴟也乃虫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飾以虫尾虫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

鞅掌

鞅馬頸革一曰纓言纓絡之也鞅在掌中不得輒放故詩人借以喻靡盬賢勞其即羈縻牽絆之義乎

沐猴

漢書沐猴而冠注沐猴出罽賓國即獮猴也獮沐音同非沐浴之謂

望羊

史記孔子世家稱文王眼如望羊按漢書註羊畜之能遠視者也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視也

鷫鸘

疑燿云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鷫鸘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為裘不知何義

朐䏰

朐䏰瓊州地名是蚯蚓也上音屈下音忍蓋狀其物也瓊地多此見王澗雜書

塈周

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註火熟曰塈燒土冶以周于棺也

神道

李廣傳李蔡得賜冢地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者言神行之道也

僧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寺觀

明帝時西域僧至雒陽處之鴻臚寺後世僧居皆曰寺元帝求方士處于昆明觀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古人水

大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送窮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詩云萬户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斂衽

婦人拜稱斂衽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原不為婦人言也

泣血

宋人過密之時臣寮私札稱泣血言至于互相慰吊自漢以来未之隳也今亡矣夫

羅敷

羅敷姓秦氏邯鄲美女其夫名王仁故賦陌上桑又嚴延年女羅紨嫁昌邑王賀

許負

善相人者許負本婦人按楚漢春秋高帝封負為鳴雌侯

餓莩

蔈草木零落也一作莩荒年細民以草根木皮為食今草木零落則無可為食矣故曰野有餓莩

追蠡

趙希鵠云追琢也蠡剥蝕也畫家滴粉凸起謂之追粉詩追琢其章追亦訓雕言鐘之欵文追起處剥蝕也

文章

考工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白黒謂之黼黒青謂之黻五色倫謂之繡

欵識

古器有欵識欵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欵居外識居内夏器有欵有識商器無欵有識

英雄

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一人而文

武兼之方稱英雄曰能曰豪皆獸名亦此義

丈夫

學圃萱蘇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足下

晋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輒悲曰足下足下之名始此

布代

馮布少時絶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吴中謂女壻為布代

酒保

鶡冠子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其名始見于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為庖宰也

蒼頭

漢書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又彭寵為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于良人

阿奓

奓集韻作爹唐世稱乳媼之夫曰阿奓竇懷貞娶韋后乳媼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奓

王八

罵人曰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鹽人呼王八賊也今人譌以為男猳

返璧

左傳晋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飡寘璧焉重耳受飡返璧故事本此

若干

若干見禮記一稱如干〻者數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干言其數之未定也累至百千萬亦如之

褦襶

程曉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夾轂子云褦襶凉笠

子也集韻褦音柰襶音戴二字不曉事之稱

針氈

晋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于錫坐氈中刺之流血故今人云如坐針氈

鄉里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荒況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白虎通兄況也況父法也廣雅兄況于父

索郎

試鶯家多美釀而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鶯恒曰此豈為某設耶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

烏鰂

宋遷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南越志烏鰂懷墨江東取墨書契以紿人物逾年墨消止空紙耳

需頭

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四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發也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二年改
佩龜以龜為玄武也

詩瓢

唐球喜吟詠撚稿為丸貯以大瓢浮于江中曰苟不沉
没得者方知吾苦心耳流至新渠識者取得其詩遂傳

繩床

胡床胡人偃坐而睡故名隋以識有胡字改名交床唐
穆宗長慶中又改為繩床

味諫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来

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名曰味諫

文樽

東坡在蜀以銀竹尺許栽為雙筒謂之文樽孫太初詩
云眼中雙竹只數根他時留取雙文樽

東坡

南賓志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樂天遺跡蘇長公因慕樂
天故以東坡為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于西弄註弄巷也楚詞五子用失乎
家衖註宫中別道如永巷之類南方曰弄即北之衚衕

河厲

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
十步勾欄甚嚴飾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将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
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陽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入境有冠蓋来迎者曰車驅之所
謂陽鱎者至矣陽鱎魚名不鈎而来喻不招而至者也

神守

北户録鯉魚能變化飛越小湖養魚者置鱉數頭池中
鯉不能去謂之神守

山郎

漢楊惲傳惲遷中郎将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
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註山財用所出故取名焉

私白

唐宦者傳宣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嶺最多
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

馬人

韓詩衖時龍户集上日馬人来注云出後漢馬援傳又

繁昌山名馬人在銅官鄉山多奇石形肖人馬故名

猶豫

尸子曰犬五尺為猶說文隴西謂犬為猶或以爾雅所云猶如麂善登木聞人聲則豫緣木上下也

不借

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放翁詩遊山雙不借

方麴

晋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羊孚雪賛右軍蒲葵是其事也麴說文作笛盖竹織方扇也

卷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陶南村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容齋隨筆學齋佔畢用之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文字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々相滋故曰字

臨摹

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曰臨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

精鑿

儒家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糓一石得米六斗為糲得五斗為糓四斗為鑿三斗為精鑿作鑿見丹鉛錄

句讀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韓文公師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

花之

沂水縣有花之寺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周雪客有花之詞一卷

已吾

水經注陳王削地以大棘鄉自隐隷之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大士取以名集殆以陳姓邪

修潔齋閒筆

錫山劉　堅青城

委蛇魚雅

說文委從禾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蛇行紆曲以喻大夫行動有法若禾之垂若蛇之行也魚〻也雅鴉也魚與鴉其飛行必成隊喻人動容中禮無錯亂也故曰委委蛇〻魚〻雅〻四字義各分

鹵莽滅裂

長梧封人曰予昔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寔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之其寔亦滅裂而報按鹵鹹地也莽草滄地也滅赤地也裂龜坼地也四者皆地之不可耕芸者也

東隅桑榆

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晚也東隅之隅當作嵎即書所云嵎夷東方日出之地謂蚤也異與赤眉戰先敗績回谿後獲勝澠池言失之于蚤收之于晚也回谿澠池皆河南地名

綠蟻白墮

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〻然酒之美者其上有華其色綠斟則汎〻然浮于杯間洛陽伽籃記晋河東人劉白墮善醸酒飲者醉不能醒謂酒曰白墮猶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意也

大采小采

禮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典瑞篇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云大采者五采也織絲為繅五色俱備以藉玉也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小采三采也朱白蒼三色是也

後席前席

孔子閒居注負墻却就後席商鞅見秦孝公不自知膝之前席漢文帝前席賈生古者坐于地以莞蒲為席天子諸侯則有黼黻純飾坐則居中遜避不敢當則却就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直一席有前後耳

辟廱頖宮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註辟明也雍和也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王廱水之外圓如壁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解不同疏以為禮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

歐柳白檜

蜀岡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来幾度春風是也白樂天為

蘇州牧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百姓愛而思之名曰白公檜以比甘棠云

胼胝皸瘃音燭之均捉

胼胝皮厚也人勤苦則手足皮厚李斯傳禹手足胼胝墨子重繭而不休息繭本作趼亦胼胝意皸凍裂也瘃寒瘍也寒甚之病李甘傳凍膚皸瘃莊子不龜手之藥龜與皸同

睢音隳又音凸 盱音吁 睚音崖又音隘 眦音自又音眥

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盱小人喜悦貌恣睢暴戾也漢五行志恣睢者衆荀彧傳負功恣睢盱衡眉上曰衡王莽傳盱衡厲色又莊子睢睢盱盱則元氣也睚眦舉目相忤貌范睢睚眦之怨必報眦亦作眥孔光傳睚眥莫不誅傷左雄疏髡鉗之戮生于睚眥

書瓻酒經

瓻酒器亦以盛書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後人訛瓻為癡遂以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經亦酒器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晉安人餉人酒一經二經至五經他境人聞之不達其義聞五經至遂束帶迎于門乃是酒五瓶出閒見侯鯖二錄

竹根藍尾

杜甫詩共醉終同卧竹根白居易詩三杯藍尾酒按竹根杯名以竹根為杯也庾信山杯捧竹根可証藍又作婪宋景文詩且盡燈前婪尾杯葉石林訓為貪婪非也藍當作㘓即酒闌人散之時淳于髡所謂主留髡而送客當時能飲一石者也

朝𣈶陽夕陽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盖山東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旦暮之謂也亦猶諸侯見天子旦見曰朝暮見曰夕云耳春朝朝日秋夜夕月亦讀作潮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正謂山東西也今以朝陽為曉日夕陽為落照誤

眉語眼語

婦人之眉最善蠱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李白詩眉語兩自笑温庭筠詩眉語柳毿毿柳渾詩窓踈眉語度又太白閒將手語彈鳴箏即以奕為手談也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也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為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

避于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今訛為五株故陸贄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詩序云登封泰山五松受職至今沿襲不改

四牿采榮

楊子雲解嘲曰四牿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諸註皆以榮為榮名殊可鄙笑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曰草華謂之榮俱不詳所自出山海經鼓鐙之山有草名榮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即伯夷采薇鮑焦采蔬之意

雞口牛後

蘇秦說韓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雞篇寧為雞尸毋為牛從尸主也一群之主所以將衆者從〻物者也隨群而往制不在我矣此于縱橫事頗相合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夫人細君

徐夫人男子姓名荊軻傳得趙人徐夫人匕首漢武帝時丁夫人越人也以詛軍為功右師細君亦唐博士姓名見包咸傳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今人稱妻概曰細君誤矣若云細小也則小君乃諸侯稱妻之名朔又安得稱此

白癡白醉

左氏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又前漢書昌邑王傳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注不狂似狂故曰清狂如今白癡也唐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各置一銘內有銘句云映簷白醉白醉以對黑酣甚佳

函丈方丈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為丈謂席間之地可容十

尺也蓋席制三尺三寸三分計之近間三席是一丈或謂丈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也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故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

青瑣白間

漢書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孟康曰以青畫户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魏都賦皎〻白間離〻列錢張說注白間窗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今門之有亮隔者

刻鏤為連瑣文本注是白間即今菱花窗隔文如列錢自生虛白非以白塗為錢文也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緑綈其上蓋以紫泥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緑綈也趙皇后傳曰中黄門田客持詔記盛緑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其曰方底即詔函也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外又有緑綈封裹之也御史中丞印即謂中約書者是也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即封緘也

國家縣官

漢官儀封禪記詔百官以次會、國家隨後明日太醫間國家起居國家曰不勞東平王傳今暑熱縣官年少霍光子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國家縣官皆謂天子也又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稱天家廣記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稱官家猶言帝王也資暇集云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又曰宅家

斯須須臾

孟子斯須之敬禮記不可斯須去身中庸不可須臾離斯須﹅臾皆不久之意然未有明注考韻會方氏曰斯者辨于此須者待于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惟須臾無明注又考說文束縛捽抴為臾从申从乙徐氏曰申束縛也乙屈也一屈一縛頃刻而就故曰須臾斯與須異須與臾異不可不辨

寧（音寗）馨（音亨）阿堵

王衍神情明秀總角時見山濤﹅曰何物老嫗（音遇）生寧馨兒宋廢帝性凶暴母疾篤名之不往母恚（音畏）曰持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寧馨猶言恁地也又王衍嫉妻貪鄙口不言錢妻以錢遶床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顧凱之每畫人物或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李耕之女奴美容﹅長子欲蒸之詒曰可于東南隅相待少頃然燭谿菲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阿堵猶言這箇也

笨（蒲本反）伯黯（昌荅反）伯

晉書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郗鑒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伯卞壺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黯伯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其後更有四伯江泉以能食為穀伯史疇以大肥為笨伯張嶷以狡妄為滑伯曼弟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黯不自拘簡之意猶云邋遢也作事不斂提曰笨譏其肥也唐書常袞傳

世謂之黯伯以其黯：無賢不肖之辨云黯疑與黮同

首鼠章首

灌夫傳首鼠兩端吳越春秋章首偉偟也俗云麞頭蓋
鼠性多疑出穴常不果一前一却麞胆怯飲水見影輙
任奔逭書麞亦無魂

胥靡餘胥

傳說胥靡莊子註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周公曰憎
人者憎其餘胥廣韻須者賤妾之稱古人以婢僕為餘
須亦作餘胥

月朝月末

曹操遺令云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月朝十五輒向
帳作伎月朝謂朔也庾黔婁傳云汝誠禱既至得申至
月末月末謂晦也

金井銀床

古人鑿井有置鉛錫其下者曰金井唐人謂井欄為銀
床非也銀床乃轆轤架也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用以汲
水東坡詩露帳銀床初破睡直以銀床為卧具

玉巵無當

左思賦嘗引玉巵無當以譏楊雄而巵當之為何物則
不觧也按演繁露當者底也以玉為巵信美矣而其下
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為適于用也

盛服先生

禮記齊明盛服左傳盛服將朝漢路溫舒傳盛服先生
不用于世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註盛服先生謂儒
紳也

長年三老

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蔡夢弼曰峽
中以舟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余氏辨林舟人謂之駕
長俗呼為家長非也攤錢博也

下走賤累

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皐
是也稱妻曰賤累漢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
謂妻子家屬

啟處委質

詩不遑啟處左傳策名委質啟處長跪也兩膝着地而
立身委質屈膝也拜則屈膝而委身于地

鳧藻魚水

杜詩傳士卒鳧藻蜀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鳧
戲于藻光武之士卒以之魚忘于水先主之君臣似之

病力力疾

汲黯傳令病力謂病甚也杜詩力疾坐清曉謂雖病而勉强之意

入月不月

女子天癸謂之月事以時下曰入月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過時不下曰不月內經女子不月

甌窶窶音汙邪

甌窶偏側之地汙邪下地也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謂偏側汙下之地皆生五穀篝答與車皆滿也

地骨氣核

博物志地以石為骨物理論〻精為石〻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illegible]地骨氣核皆石名

中儀小儀

唐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〻整羽衣小儀澄淡轉中儀

騎吹鼓吹

古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別列殿庭者名鼓吹從行者曰騎吹

判妻入子

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出妻再嫁者入子媵妾不聘者

玉樓銀海

玉樓肩也銀海目也見道書東坡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什器家火

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共其器物故稱什器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故稱家火

厘毫絲忽

毫者獸之毛絲者蠶之所出比毫尤輕忽蜘蛛網也較絲尤微而細故取以為數、

都城百雉

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以雉[illegible]不過三丈也故曰都城百雉

尾大不掉

西域有獸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故曰尾大不掉非喻言也

象魏兩觀冀闕

古者宮庭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其上〻圓下方兩觀雙植中不為門〻在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以其懸法謂之象魏象法象也魏其狀巍然高大也以其記列教令謂之冀闕冀記也闕中央闕然也以其使民觀之謂之

觀雙植謂之兩覩名雖殊其寔一也猶今午門然

瓜葛葭莩肺附與胕通又同蔣

瓜葛蔓延相及屬之綿遠者曰瓜葛王導嘗與其子奕争道導笑曰相與瓜葛葭蘆也莩蘆中白也雖薄而不相離親之薄者曰葭莩中山王傳非有葭莩之親肺附言肺肝相附着通屬籍託心膂者曰肺附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吹綸方空輕容

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楊用修引梁費昶詩金輝起迸步紅彩發吹綸以為婦人所執如煖扇之

類似屬牽强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也冰言鮮潔如冰也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宫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寄白樂天輕容樂天製為衣而詩中容字被人妄改為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想即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即今之方目紗也王安石詩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鬼薪白粲城旦春

漢律男子有罪使取薪給宗廟曰鬼薪謂供鬼薪也旦起行治城曰城旦婦人不與外徭使擇米正白曰白粲但春作米曰春鬼薪白粲三歲刑也城旦春四歲刑也

三楚三吴三晋三秦

淮北沛陳汝南〻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吴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〻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貨殖傳蘇州東吴也潤州中吴也湖州西吴也見地理指掌圖魏斯趙

籍韓虔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為山西北直河南三處三晋也見資治通鑑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三秦也見史項羽本紀今謂蘇州為三吴湖廣為三楚山西為三晋則太大至謂陝西為三秦則縱横不三百里又太小皆未深考之故

乙

韓文公讀鶡冠子乙者三滅者二十二注十有二字歐文忠詩譜後序云增減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按史記東方朔上公車三千牘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

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廛

鄭司農周禮註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壥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舖也陳相願受一廛正不敢奪人居以處他國之意日月星辰所經之道曰躔度亦從廛俱暫宿之義

步

述異記上虞有石驢步吳中有瓜步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又水際謂之步柳子厚鐵爐步誌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故韓文步有新船而不知者妄改為涉

鑽

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宋呂中公喜釋氏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雅

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仲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今稱雅量本此

謁

名刺謂之謁古者請見必有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之史記婁敬欲見漢王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今造請概謂之謁未辨此義

緡

緡錢二十而一筭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一緡是一千也

煬竈

煬即向火之向非音揚也莊子煬者避竈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唐詩老人秋煬火其音可証

腊

市肆有雞腊當售白煮為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按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為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為腊

膽

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生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後左足冬後右足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蚺蛇

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魚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煁 辰音

小雅卬烘于煁爾雅煁烓也說文行竈也孔氏曰煁者無釜之竈止以然火今之火爐也

脤

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古人多以蜃為器服虔曰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脤

蔡

鄭春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此山之龜也故龜名蔡

祧

祧始祖廟也杜註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〻尊而廟親非祧毀之義

宰

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方言冢也秦晉之間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

鄂

鄂頟也有垠鄂也幽州人謂之鄂見釋名叅同契云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

櫝

爾雅櫝苦荼郭璞註云早采為荼晚采為茗此荼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櫝者即是

酒

茅亭客話虎以狗為酒貓以薄荷為酒蛇以茄為酒鳩以桑椹為酒彼皆食之而醉故知其為酒也

拾青紫

拾青紫如拾地芥夏侯勝語也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顏師古注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詳考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不審何據

賜牛酒

漢例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災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即自殺諺有云此盃難飲

障車文

古有催妝詩又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篔〻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惜其文不傳想即催妝之類也

不落莢

前朝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落莢曹方湖云不落莢麵食也是日為佛節故有此賜正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即今之粽子

伽南香

香品雜出海上諸山蓋香木枝柯竅露木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温故為大蝗所穴蝗食石蜜歸而遺于香中歳久漸漬木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諸香惟此種不堪入藥故本草不録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母死嵇喜来弔籍作白眼弟康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故後人有青眄垂青之語人平視睛圓則青上視睛藏則白上視怒目而視也

犢鼻褌

犢鼻褌注謂形似犢鼻非是按明堂圖人身兩膝以下有穴名犢鼻褌至犢鼻言其短也即甯戚南山歌短布單衣適至骭杜甫同谷歌短衣數挽不掩脛之意

相思子

筆叢謂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于其中温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

夜半鐘

唐六典更點皆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十八人掌鐘漏唐詩促漏遥鐘動静聞則夜半鐘不獨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也

寝輿鬼

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〻八十一終于所寝之車故號寝輿鬼

黄梅雨

風土記夏至前雨為黄梅雨沾衣服皆敗涴埤雅云江湘兩浙四五月間梅欲黄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蒸成雨謂之梅雨說文物中久雨青黒曰黴(音眉)楚詞顔黴黎以沮敗則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譌為梅耳

日月食

春秋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日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為羅計所掩其說甚無據即抗日之說亦非也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為光對日則光滿焉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考太史局官

劉孝榮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有理但其言日食云月在日上尚未精月蓋在日下

典屬國

不改本國之號而屬于漢謂之屬國典主也子卿為典屬國謂主此所屬之國也

食無魚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驩歌彈鋏歸來兮食無魚蓋中客也

王鈎斜

春明退朝録云唐内人墓名宮人斜按斜唐以前已有之隋煬帝葬宮人有王鈎斜在江都治西

白紗帽

六朝士庶帽皆烏紗惟人主晏居着白紗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隋文帝始改易黃袍烏紗

熱洛河

唐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血烹其腸賜食之謂之熱洛河嘗賜安禄山及哥舒翰

款中散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容語伏讀數遍燒灰入酒飲之名曰款中散

流蘇髻

輕雲髮甚長每梳頭立榻上猶拂地已挽髻左右餘髮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

引光奴

清異録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將硫黄染杉條或用麻秆焠之即燄名引光奴

蒸報通

左傳註上淫下曰蒸下淫上曰報旁淫曰通小爾雅云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

佑祐右

佑祐右三字書為佑易為祐詩為右惟唯維三字書為惟易為唯詩為維其義一也

修潔齋閒筆

錫山劉　堅　著

九經字數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十萬王山史謂每日讀一千不及二年可週或人事之擾即三年為期亦不甚遠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憶及不勝警愧

五經人物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數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無傳尚千五百人閭中林天崇世陞著詩書二經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惜未行世

津逮

河北層山靈秀峰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篸篸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中多石室室中若有積卷世士罕克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嵒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練精餌食輩耳見水經注虞山津逮軒毛氏津逮秘書本此近見新鐫墨池編盧舟一序津逮作精嫁名耶筆誤耶閱者審諸

叩腹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梁下老人於翁婿文中用此或疑坦腹之誤殆忘玠事也

文學

漢郡國初皆有文學掾則文學漢官也唐會要云大曆某年月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為文學品秩同參軍唐志云文學授於吏部然無職事衣冠恥之故為散官

筆受

宋朝會要太平興國某年月譯經院成詔梵學沙門一人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其唐世翻譯有筆受官以朝臣為之佛陀多羅之譯圓覺經也房融為筆受

是矣宋太宗始用梵學僧

泥犁

捫虱新話黃山谷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山谷自是不作佛書泥梨耶無喜樂也泥梨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省耶迦字但作泥梨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呰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用一巨皮廂凡人呈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為呰海以資諧戲遇有宴集即命二

僕舁呰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街彈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考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即今之申明亭也

輯濯

政和間某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輯濯讀如櫂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有船官而輯濯有令丞此即丞印無疑

笪日

盧文進言向陷契丹常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土人曰此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見陸放翁南唐書襍下云此即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為笪日耳笪是竹笛取覆蔽之義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笪日

冬烘

唐以事不了了為冬烘故傳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句令蜀人多稱之崇寧末諫官詹丕上章

擊郎官于安國其詞畧云其官人才闒茸動輒冬烘蓋以其成都人故云然也時為笑談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解其説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熠然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然不特海也江湖皆然東坡金山寺西湖諸詩可證又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野火如人秉燭色青與人火異

强水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水金

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即有金屑
不沉之綠水書影云此水當以強名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
不可見而其名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全盛時貴遊子
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
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麈尾

陳張博士幾議論詳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麈尾初成
曰當今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幾耳便以授之令
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宗麈尾未至勅取松枝
代之

松雪

栝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趙文敏號
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者亦可稱松雪見陸儼山春
風堂隨筆

北戶

史記秦始皇南至北嚮戶註引吳都賦開北戶以嚮日
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後琅邪刻石琛
有南盡北戶之文始知北戶錄名取諸此

行禽

管子注道途無行禽指人而言謂其為能行之禽即所
云衣冠禽獸也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非行
禽而何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
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
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
皆因謝句而衍之

冰城

明初故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臣葉旺聚其遁處預
緣河壘氷為墻以水沃之經宿凝沍如城藏釘板於沙
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虜過氷城馬不能前皆陷
入穽中獨納哈出僅以身免

水事

淮南子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二字新甚鄭昂蚌
鷸相持賦水濵父老以漁為事正同南史所云沿湖居
民以鵝鴨為業也晁無咎跋右丞捕魚圖曉道吳江如
此漁者業蘼而事佚事字用得妙皮日休詩序各補茶
事十數林和靖詩亦用茶事二字尤精絕

量移

唐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開元中杞后土加尊號大赦旨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自謙還職為量移者誤

都知

明皇時俳優各恃寵頑為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列職既等不能相下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此伶人之號也何蜀宼未殄命王鐸節鎮而亦以都都統為號耶

僧官

古今事物考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為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為官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靍朝散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祿卿階

侍女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白題

梁天監中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方馬

孫子方馬埋輪未足恃也二字諸家註觧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盖並縛其馬使不得動耳又方比並也止也出餘冬

序錄

流外

通典凡府史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於下品文中子曰吏而廢位非古也推此疑周隋之制唐有流外勳品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

併當

併當去聲俗訓收拾晉人已有此言世說王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開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爲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泥掌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擊琴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援筯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棊擊琴正是的對令作索句圖君以筆擊琴更多意態

沈釀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名沈釀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酤酒無處情抱不開乃以錢投水中依次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毀茶

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請之伯熊着黃紬鳥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別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歠兩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深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狀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外通俠勝流至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嫁殤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遷葬以死而求婦嫁殤以死而求夫未成夫婦之道是以禁之魏武帝愛子蒼舒明帝愛女淑亮取他姓子女合葬史譏其背典唐家人禮又有冥婚之制亦君子所不道見錢黃未婚合葬說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燕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楚詞魚鱗鱗兮媵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號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酪奴

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中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皆遜詞也高祖大笑因號茗爲酪奴

刑天

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悞也周益公辨其不然閱酉陽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

操干戚而舞則知洪說為是

天吳

王中行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李公帥幙誦老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審再見何書客皆莫對中行獨曰後漢戴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楫字詁鋘音華詩不吳不揚亦華音李公稱善衆服其該洽

阿錫

漢禮樂志曳阿錫如淳解阿為細繒錫為細布考水經注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

衣也是知繒出於阿即目繒為阿猶龜出於蔡即目龜為蔡驢出於衛紙出於剡即目驢與紙為衛及剡也物固有以地為氏者歟

注張

天文星注張一作汪張武廟顧問欽天監亦不知何星也下問翰林同館相視愕然楊慎曰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咮也鳥嘬也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咮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嘬取史漢二條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博不幾涉私習天文之禁乎

渴睡

歐陽詩話渴睡漢小註俗語傳渴為溘世亦有渴睡之言求其義不可得頃觀楊惲傳一亚貉睡註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乃知渴字當書以貉始得其義貉善睡故斃人之睡於貉猶係疑於狐係豫於猶係突於鶻也若渴與溘於義何居

怒流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謂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善用古人好字面

食酒

酒云飲亦可云食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古謂能多飲猶左氏云食言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酔焉

貂扇

慎常冬日宫詞障風貂尾扇熅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暖箑天祿識餘云曾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盖古製也

桃笙

柳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識桃

笙為何物偶閲方言宋魏之間簞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

皐比

張橫渠在京坐虎皮說易二程至橫渠撤去虎皮朱子贊之曰勇撤皐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平聲讀作上聲誤矣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皐比而先犯注皐比虎皮也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白駒

魏豹傳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顔師古注白駒日景也劉孝標荅劉紹書隙駟不留李善注人之生乎地上譬

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居世間譬如騁六驥過決隙也則豹傳所引不以白駒為日影明矣

東都

京都二字訓大也總也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各因其時而稱之天下以洛陽為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以其在汴之南故名南京即歸德府也北京大名府宋仁宗時建以其在汴之北故名北京

雞林

雞林高麗地名章僚田程至海州長沅縣東北百餘里船巫祭小青山神巫具餅餌先作擊擊之聲後撒米一把彼俗云雞林之地祭先以米或云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如烹即家有禍與犬戎諱犬同今以書賈為雞林亦言其書無處不到耳

書卷

書籍每册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亦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後以卷書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簿帙以便檢閲蓋遠而非其真矣

大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說家

群玉樓藏書目說家分為四種一曰録事如臨川世說雲溪友議何氏語林之屬一曰叢談如東坡志林鶴林玉露眉公讀書鏡長者言之屬一曰考證如王勉夫叢書王伯厚紀聞楊用修丹鉛焦弱侯筆乘之屬一曰合纂則紀畧談宗物原義肆雜奏阿堵上如沈夢溪筆談

葉石林燕語何燕泉餘冬王弇州委宛之屬見談薈序

刻書

元時郡縣俱有學田所入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糾數處為之互易成帙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太祖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尚存可識也金臺紀聞

年號

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文帝以十七年改後元年景帝因之至八年

改中元又六年改後元猶未以號紀年也武帝因事立號即位曰建元又六年改元光曰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凡六年一改自征和後復改後元此紀號之始

古詩

古詩二言至十一言今但作四五六七言餘罕效之昔黃帝彈歌斲竹斥木飛土逐肉此二言也詩頌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此三言也長吉詩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十言黃帝鑄劍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東坡十一言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尋常丈尺

禽經雛上無尋鶵上無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雛之上不能尋鶵之上不能常鶵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鷃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斥鷃斥即尺也

禽獸草木

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則禽可謂之獸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木洪範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草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長卿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藤生緣樹亦寔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食之淡泊甘苦見齊民要術

兔環鹿璦

兔孕環則懷於左腋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故遁跡山林者謂之兔轉環鹿善奔性常自樂至六十年必懷璦於角下角斑痕紫色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矣故艱於步者謂之鹿懷璦

草鞋夫人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守節身織布以給食恒不梳洗足著草鞋鄰里從其夫姓呼為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出三餘帖

御史本草

侍御史稱雜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於座南設橫榻號南床初入臺陪直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裡行為含口椒微毒殿中為蘿蔔待御為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記畧

不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羹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之

古文用之字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趣

趣不獨詩文亦宜然六籍之外得六人焉老莊有理趣為庖犧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為春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為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寮

左傳同官為寮文選註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同官為寮指齋署同窗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猶士之同窗也

餉

太宗將致櫻桃於鄭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於虞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出國史

絜

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絜矣富變色曰絜是何言也劉貢父嘗用為郊夢令云休絜我自明朝歸去

解語盃

至正中陶九成飲松江夏氏清樾堂酒半折一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因名解語盃

移春檻

唐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目為移春檻

蓮花漏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灌頂香是也

訟詩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又京師罷還大理丞江州群吏往京師者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

忝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忝酌出入之號曰忝酌院見國史補忝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諸官府監治長官

百篇科

宋太平興國中趙昌國頒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杉果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以是題為式

書下行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註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案蒼頡中國之字祖乃以為少此西方夸誕之詞

十三月

敦牧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庖言云或是閏月考史記曆書註歲十有二月遇閏則云十三其說亦通若古器銘又有十四月十九月呂與叔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理或然耶

再生禮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奇離董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奇離董統軍馬大官也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或作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

雷光見秋林伐山

五音解

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白字訓

日光之白曰皢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晳女子之白曰玼詩玼兮玼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霍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

友教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

阿誰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郤臣虎剌作圖畫每於書画中用之

緊望

淳熙中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報鵝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帀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報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鏡聽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為吉凶也唐人詩門前

地黒人来斋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証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参軍為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

儻来

物之無心而得者俗謂之儻来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来寄也語意本此

隔是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猶言已經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来不為名一作格是

述詩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菴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盖本杜老江上值水勢聊短述也

引泉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閒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

白簡

古彈文白簡為重黄紙為輕故云臣輙用白簡以聞御史白簡即其事今章奏用白紙各官俱鈐印惟御史不然故曰白簡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掫夜行以備非常檢說文作衛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畨直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

閤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云半面之識本此

的子

釋名以丹注面為的子本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難於口陳故注於面灼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賦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漢律姅變亦謂月事也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跽硯北天機素少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轉注

唐王叡炙轂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巵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古者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殺吹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凴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去聲音厦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即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

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欹案

三國志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最便於欹案

白袍

唐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烟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

風色

楚詞光風轉蕙汜崇蘭王逸注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陰羽

鶴受陰而惡陽雁受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雁隨陽故汲冢書目鶴為陰羽禹貢名雁為陽鳥

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杜詩舊國霜前白雁來

書話

唐詩僧九人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䛒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年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别頭

唐選舉志開元中以禮部侍郎主選其親故移考功謂之别頭貞元中高郢奏罷元和又復宋改别試試有别頭自開元始

别號

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

稱鵁夷子此別號所昉乎

謚法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妻妻之莎車始然黔婁即匹夫又不始於東漢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云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嘗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稱為奇絕若姓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毘陵許約齋颙入館纂修嘗以姓姓對家家亦覺天然

雉噫

揚子言孔子去魯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歎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家語去魯歌即雉噫歌也唐文聆鳳哀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先生

唐尚宮宋若昭姊妹五人皆入禁中穆宗以若昭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咸稱先生后與諸王公主率以師禮見本傳

净君

商山館中窗額上有詩八句其一聯云净君掃浮塵凉主拾清風是帚與扇也

校書

蜀人呼營妓為校書韋南康鎮成都罷之胡曾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摠不知

録事

蘇叔黨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謂庶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惟此猶存唐舊前輩呼妓曰酒糾葢指録事也相藍之東有録事巷傳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婚稱野合時叔梁紇年過六十四娶顔氏少女故曰野合

食語

佛經有眼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為出此然否

南為

史記索隱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强讀為訛字而訓作化似於紆回

小食

鄭侈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罕知所出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其名始此

六時

僧規六時經行六時燕罡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艸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竿尊爵觶角觚觚至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白婪尾觴等號詩簡兮錫爵注惠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二字 顧音

八分

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隷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杜詩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悉由大小篆而出其訛本諸蔡也

大書

仁宗時契丹献八尺字圖求書博士未能詔徵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丈字以沙布地為圖字張圖於上束氈為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或脫袈裟挍墨氊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積食

杜鎬廣博真宗問積食原於何代對曰漢景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料必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談苑

傾蓋

卸帽謂之傾盖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盖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傾盖駐車也

左擔

杜詩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注云皆地名太平御覽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雞碑

晋史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撰文自鐫詞㒰器妙時人莫不驚歎芝田録序學慚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弄田

弄田燕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在未央宮漢昭帝紀始元元年上畊於鈎盾弄田

東第

漢有東第所云爵為通侯列居東第也有西第馬融作

大將軍西第頌又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獨無南第或避南面之故歟

服匿

竟陵王湑一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卿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陸所言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也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令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不解飲字改作報非也

禪會

李遵勗楊億劉洎嘗聚高僧談論宗性遵勗命画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拈香

穆宗每遇宫中花開以重頂帳蒙蔽闌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為拈香見玉壺集

題跋

題跋漢晋諸集未載惟唐韓栁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總名題跋其義不可堕人窠臼其辭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

戲筆

畫鑒石恪画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文粗筆成之今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

醉吟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為墓表郭詳正龍之自為立傳醉之一字表何德耶彼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寄而然又有稱醉士醉叟醉髡醉仙醉隱醉聖以自名者甚可笑也餘冬序錄

清樂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欲士曰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備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笑曰此上界清樂天所靳惜若求富貴則易致矣

鏖糟

司馬温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祀赦畢東坡率同輩以往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坡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伊又謫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弔坡戲曰可謂鏖糟鄙俚叔孫通也

馬糞

蘇叔黨讀南史東坡卧聽之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寔謙和時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胡廣趙戒如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以比胡趙糞亦有時而不幸乎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筆叢

冶容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

從冰女之艷媚令人銷神流志美色亦曰冶

綠林

世謂盜為綠林客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鳳等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荆州見楊公筆談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幙然也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糠市

洛陽振德坊居處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糠市

貢土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見錢希白南部新書

駔儈

貨殖傳駔儈注會二家交易者如今之市師古曰駔者其首率即今所謂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與牙字相近因訛牙行廣韻儈會合市人

衒推

老學菴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衒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今北方市醫皆稱衒推想

沿此意

阡陌

顔師古云阡陌商鞅所開是疑井田之外別墾荒田以富國也案阡陌上之路陌遂上之塗有井田便有阡陌開除也正謂商鞅廢井田開除阡陌去其經界也

方冊

通版為方聯簡為冊今以冊為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瑚璉

論語註夏曰瑚商曰璉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

之六瑚章章可考不知何故倒置

檮杌

爾雅翼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為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見郭青螺偶記

祭酒

古禮主人晏客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釋名云會同饗燕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吳王年老為劉氏祭酒是也荀卿遊學於齊三為祭酒漢以蘇武為祭酒甚優寵之

釋褐

宋太宗賜諸科進士及第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自此始前明拜謁先師即文廟中釋褐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此語出於漢世然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又前乎此矣

宗祏

摯虞云宗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曰宗祏說文宗廟之木主曰祏周禮祭祀則共匰音丹主經史直音匰宗廟藏主之器也

青蚨

搜神記南方有虫其形如蟬而大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子以子塗錢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類函作青鳧

木蘭

草冬生不死者謂之宿莽即拔心艸也屈原以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心不死故取以自喻云朝搴渚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

宣髮

洪景盧云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釋文黑白雜為宣髮宣字本又作寡

暖耳

隋雲定興附會宇文述好奇服時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遭耳冷乃製裌頭巾令深袙耳即暖耳之始然晉高光以面衣進惠帝六其類也不知其制何似

溟涬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涬是也天一生水水中滓濁積久成土遂成山川其初惟溟涬而已

百刻

每日百刻每時初凡四刻正凡四刻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均分十二時之中為初初為正初也或以子丑寅卯獨多一刻非

蕢桴

蕢桴者摶土塊為擊鼓之椎蓋樂以中聲為本土位中央以土為蕢為桴所以達中氣也

琛版

緯畧云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剌過今之版以象爲劉義恭啓事曰琛冠飾首琛版宜躬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雇使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為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粮從非漫然也

姑息

尸子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息小兒也又剎公字說姑且也息止也天下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

三昧

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中反覆存之而已佛說雜記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經

工市

楚王作三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一曰工市龍泉太阿人所共知工市僅見

天祿

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

麈尾

鹿之大者為麈群鹿隨之皆視麈尾所向清賞錄

拗攏

韻藻拗攏三蒼云籌也酒律也酒律即今酒籤

衩衣

唐史王凝及第衩衣見崔彥昭衩衣便服也

串眉

美女顰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長嚬串翠眉

券堂

研北雜志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詔改為券堂

長境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文引也
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可足
數米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羨不過一觔青陽記
闌干
闌干眼睢也白樂天歌玉容寂寞淚闌干
天闕
天闕口也黃庭經口為天闕精神機

水庸
水庸溝也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禮記
瀉土
論衡地無毛則為瀉土瀉土無五穀
鹽鑽
盬鑽粱也粒如蟻子魏文帝常以為御粥
腊毒
五行志厚味腊毒腊久也味厚則為毒久
寒林
寒林夷狄棄屍之地今借為鬼魂依棲之所

偷婆
偷婆塚名也四種人得樹偷婆是輪王羅漢辟支如來
玉皐
梁元帝文玉皐不汲而銀瓮淵玉皐井上桔槹也
懿筐
禮書有頃筐有懿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
豁落
李白詩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韵藻云豁落北斗名
金井
金井梧飄以梧葉上有金井非井也王昌齡詩金井梧

桐秋葉黃
清盧
甘泉賦玉女所眺其清盧兮清盧目童子也
承漿
釋名口下曰承漿鍼灸經承漿一名懸漿
樵蘇
采薪曰樵采艸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
減省
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菓砧

砧是趺石以諱夫藁禾稭也古時穩砧以藁故連稱之

大酋

酒熟曰酋故名酒官為大酋禮月令

第二我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為第二我與世說友為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較之喜容玉照等稱新而且雅

長十八

元葛邏禄廼賢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来簪在帽簷邊註曰長十八艸花名今塞外有是花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艸同芳亦自可愛俗云紅燈籠

君遷樹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鉠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稱牛妳柿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文選注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艸物類志護門艸出常山取置户下或過其門艸必叱之一名百靈艸

千石魚

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蜀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醉漚亭

王震為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疎稠出沒每雨就四堦擁挾霎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為醉漚

清人樹

僞閩甘露堂前兩株茶樹欝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大設傾筐會

花鳥使

唐明皇歲遣使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呂向因奏美人賦以諷本傳

粥飯僧

五代李愚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耳以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本傳

修潔齋閑筆

杜撰

文無考據取譏杜撰未知所出一說杜默賦詩多不合律目為杜撰又道藏經五千餘卷惟道德二卷係老子所著外多蜀道士杜光庭撰故曰杜撰

欛柄

張無垢云欛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講理學者悉用此語亦知所本乎

滯貨

閱耕餘錄俗謂不合時宜為滯貨出世說註謝安鄉人罷中宿縣安問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滯俗作遲

市井

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今人常談盖出於此

調停

周官有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調和之今此職官不復舉行而親友於兩造關切者調處解釋猶存古意

通譜

同姓通譜見於史者晋以前無有晋石苞傳曾孫樸沒於寇石勒以樸同姓俱出河北引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勢拜為兄叔凡此皆書以志其非

朝奉

徽俗稱朝奉亦有所出漢有奉朝請本無定員不為官

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請音靜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名而已韓蘇詩並作本音如俗云郎中醫生員外富翁司務匠人待詔掌禮之類

親家

男女締姻倒呼親家避暑漫抄云蕭瑀自稱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親作去聲盧綸送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是亦有所祖

女客

吳俗男子稱婦人為女客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

又稱堂客婦人稱男人曰官客

乾兒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稱門吏晉州司法叅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可見明季士夫拜宦官爲門生爲乾兒自唐已然矣

潤筆

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踰六七十萬劉禹錫祭韓昌黎文公鼎侯銘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宋後此風衰息戒菴漫筆唐子畏記所作文字簿

面題利市二字馬懷祖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祝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爲精神也

恅悼

文士作文迫促謂之恅悼見陸機文賦恅悼爛熳亾耦失儔今訛潦草

利市

利市二字六經中已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又寔賓錄宋利市秀才唐夏侯孜也後登相位

籤押

梁書馬仙琕籤求應赴李延壽南史故事府州部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具日下又云某官籤此即近日僉押之僉古今字異爾

都頭

薛能登城詩無端將吏逡巡至又作都頭一隊行當是作盩厔尉河陽從事時語東坡送劉景文詩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自註君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君爲都頭也宋時稱謂多不可解

名士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

士者其風流可知矣又司馬懿稱諸葛公全副名士張輔有名士優劣論龔合肥詩夕陽名士傳月旦黨人碑

丫頭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丫頭言頭上方桠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云偏髾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花面者未開臉也

老物

斥年紀大者爲老物寔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已見於六經周禮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居士

禮玉藻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能改齋漫録謂居士之號起於商周時按韓非子太公封齊東海居士任禹華仕昆弟二人立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則處士之類是已

漢子

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廻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太言曰使君可謂朱研孟丹刺史笑曰公便是研朱漢子

帳目

俗謂簿曰帳目韻書帳帷也無有以簿爲義者按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注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是師古亦用帳字其来已久

經紀

經紀二字見於唐時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甞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哄堂

因話録御史有臺院殿院察院一人知雜事號曰雜端公堂會食客皆絶笑左右不可忍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曰哄堂今則指百姓不服鼓掌公堂與罷市相等

脱靴

唐史崔戎爲華州刺史遷觀察使民擁留不得行抱取其靴戎夜逸去脱靴之習沿此

妥貼

諺語妥貼猶恒當也王逸楚詞序事不妥貼陸機文賦或妥貼而易施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里妥貼韓昌黎詩安置妥貼平不頗又妥貼力排奡出此

丁東

蜀嘉定州學宫有丁東洞因水聲而名黄山谷改爲方

響係以詩曰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爲更名方響洞信知山水有清音此自方千得来方千聽方響詩葛溪鐵片黎園調耳底丁東十六聲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自洪武中革丞相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初年制度亦不全沿唐宋胡惟庸相而不公常遇春之倫公而不相拜相封公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来僅二人耳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似始見此

奴才

水經註李持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既敗劉元海曰穎不用吾言以至奔潰真奴才也又郭汾陽諸子皆奴才後遂沿爲臣下之自稱

譙樓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譙亦作嶕壯麗而嶕嶢也前漢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譙即觀視意

巡綽

場屋有巡綽官綽說文緩也詩寬兮綽兮相如賦便嬛綽約皆寬緩之意則綽當作逴樂府伏知道五更轉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正是巡警義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晉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劉禹錫磨鏡篇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其語有所自來

子細

北魏書源思禮嘗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太子細也似爲拘謹瑣屑者言杜陵醉把茱萸子細看白傅世路風波仔細諳自有意在

不保

不佽不保俚諺也不保亦有出處北齊書後主穆后名舍利母名輕霄入宮幸於後主女侍中陸大姬養以爲女（即令萱）后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保輕霄蓋南北朝已有此語

心迹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又矧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寞心迹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迹之判久矣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更深長

措大

一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鄭有醋溝士人多居溝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李濟翁斥爲皆謬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重表

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高宗撰表親譜錄四十卷老杜送重表姪王砅（音厲）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姜西溟云評事乃姪行何以曰重見柳亭詩話

骨董

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羅浮頴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俗訛古董朱子語類又作汨董

破體

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咸支策人不解為何語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

一頓

飯曰一頓其来有自隋煬帝紀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唐高宗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是行宮

尚食處亦皆稱頓文字解蔬讀食曰頓

八珍

八珍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又迤北八珍醍醐也麆沆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麋天鵝炙也紫玉漿元玉漿也

左右

古者爵秩右為尊左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是也乃自魏晋以還則尚左

昭穆

左昭右穆此堂事然也若在室事則北昭南穆矣群昭向南取其光明故曰昭群穆向北取其深遠故曰穆左為陽有明顯之義故在東曰昭右為陰有幽晦之義故在西曰穆

墳墓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曹娥碑丘墓起墳謂加丘於墓今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未免混淆

松柏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則

士庶概樹松柏欒即木蘭

拱揖

宋記外藩雜事云凡揖不作聲名曰啞揖契丹舉手於胸亦不作聲是謂相揖今拱揖皆默然當是金源入中國遂染其習耳

覆水

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聽之後封營丘馬氏復来太公覆水於地令氏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今訛為朱買臣事

掉搶

吳楚之俗謂帆上風曰搶借左右勢使向前也揚都賦艇子搶風榜人逸浪或作艙亦作槍

温暾

輟耕録南人方言温暾音吞者得懐暖也俗多以温煖為温暾本此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緑温暾亦此意

活脫

事不堅確曰活脫釋草云倚商活脫注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活脫者靡然不定意

乖刺

勢不便順謂之乖刺辣音東方朔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陛下無乖刺之心俗罵歪賴沿此

獠奴

南史王琨獠婢所生獠音騷今罵獠奴本此

雜種

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晋書前燕載記贊蠢茲雜種奕世彌昌又邱遲與共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鷸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臣来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為漁父也國策亦載

瓜田李下

瓜李之句左克明載之古樂府亦云古詞不注誰作七修類稿録其辭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云是陳思王作

依様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上言穀宣力寔多藝祖曰翰林草制皆簡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様画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云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様画葫蘆後翰林胡衛盧舉草明堂赦文有江淮盡掃於邊塵之句太學生嘲曰邊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様画葫蘆

目不識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晏群臣賦詩平子詩中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

之以獻堅悅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下作丁上作上堅固粗人正所謂目不識丁者莊子丁子有尾是也

三姑六婆

輟耕録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虔婆未知何指見沈留侯稱號篇云方言謂賊為虔虔婆猶言賊婆也人家有此必為奸盗之招故比三刑六害不許入門

五葷三厭

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為五葷道家以韮蒜芸薹胡荽薤為五葷厭字不解其義讀孫真人歌謂天厭雁地厭狗水厭烏魚雁有夫婦之倫狗有戀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奇貨可居

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為質於趙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研北雜志劉禹錫嘗云緒討書傳最為樂事見一異書如得奇貨

吹毛求疵

漢武帝紀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杜林傳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内歡悅人懷寬德及至

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内外兄弟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内兄弟也賈公彥疏内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内不出故得内名也齊陸厥有荅内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懷内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明李獻吉集稱妻弟左國璣為内弟錢宗伯譏之今以妻兄弟為内兄弟於詩文者往往而是殆沿李之誤

朝三暮四

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蓋凡物之情朝動而暮息一調劑而得其術遂易怒為喜通其變使民不倦故程子曰聖人不使民知是朝四暮三之術也

龜

古者立國必有守龜藏之太廟遇大事則啟而占與玉亞峙太史公作史立龜策傳誠重之也自老成人為國之蓍蔡詞家上壽與鶴同引陸龜蒙王龜齡彭龜年楊龜山命名及字未嘗鄙惡不知何時以龜子叱妓之夫詩文遂爾絶響委巷忿為罵詈太卜之官亦廢國事絶不用矣

阿

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殺阮碑陰有阿秦阿買阿興等
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韓昌黎詩
阿買不識字知為發語通稱其來舊矣

阿 烏何切

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唯速而阿長今
諸司在上前荅應皆曰阿而引長其聲即此是也

賒

劉盆子傳呂母醞醇酒少年來酤者輒賒與之此史中
初有字惟高祖紀貰酒注賒酒也今俗凡物未付其直

而先借取者皆謂之賒

夠

廣雅夠多也音遘今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
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
究本文自協韻也

等

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州橋南
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頗新

畔

吳俗避人為畔陳後主與齊雲觀謡曰齊雲觀寇來無
處畔

仰

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
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年

唐虞稱其年曰其載夏改載曰歲商改歲曰祀周改祀
曰年歷秦漢至唐玄宗天寶三年改年為載唐肅宗乾
元元年復改載為年至今仍之

臭

俗諱奴為臭解者曰粧門面耳或曰象臭臭能觸人豬臭

善掘地義取生事皆臆説也案契丹罵漢兒作十里臭
猶言奴僕也目奴為臭當始於此

旬

十日為旬徐鉉曰周帀十日也書三百有六旬孟子五
旬而舉皆以十日為旬漢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
古注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又以一歲為旬俗
稱五旬六旬是十歲之説積習相沿殊難改正

七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
日而七魄具初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七七

四十九日而七䰟泯易曰精氣爲神游䰟爲變作佛事
稱做七其謂是歟

參

參說文作蓡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
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形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
云揺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禮斗威儀君乘
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參地精人參也廣五行記地下
有呼聲掘之得參類人形四體俻具其聲遂絕

貂

竹書紀年云愼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
史皆貂服趙武靈命國人胡服盖即此事貂胡地所産
當時無有服者後世極貴重寔始周末見三墳補逸

正

觚不觚録故事按刺通書東面皆作一正字及萬曆丙
子間用紙籤代之初以爲雅既而悟爲江陵諱也此字
一諱於秦始再諱於江陵矣

澣

紀月上旬稱上澣中下旬亦然起於漢唐侍從官每十
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浣故名澣同浣

風

即仁寳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風横
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
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

潮

寰宇記潮有定候惟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何也
抱朴子天河激湧洞真記地機翕張捴是臆度海嶠志
云隨月盈虧差可驗知

茶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
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
茶經玉川茶歌趙賛茶禁後遂以茶易荼

鹽

鹽之所産不同惟兩浙福建廣南山東河北凡六路則
煮海爲鹽盖封泥淋鹵煮成之也陝西觧州安邑縣則
有鹽池墾地爲畦引水沃之水耗鹽成也四川雲南則
有鹽井汲水煮成也河東并州鹽亦出於池是爲鹵地
煮鹻而成也至於口外鹽有五色出水出石各異

殺風景

李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裩背
山起樓焚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近有人廣數條

曰雅集誇勢交清歌談俗事妓席裝官樣文會撒酒風看法書名画瞎賛食方物請益賞名花焚香又會稽天依寺半月泉泉隱巖下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為佳處俗僧鑿開巖名滿月殊可惜也識者賦一絶云磨墨濃塡蟬翅帖開半月巖為滿月富翁漆却斷紋琴老僧削圓方竹節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名為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蘋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為輕陰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為抱佛脚見孟東野讀經詩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黄經又王荆公論沙門道曰投老欲依僧客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我是古詩客曰我是俗諺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則此說相傳已久特未知所本檢宦遊紀聞雲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髠髪為僧以贖前罪即貫之諺云閒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石敢當

人家門戸當巷陌橋梁之衝立小石將軍或植石碑鐫字石敢當以厭禳之見於急就章師古註曰衛鄭周齊皆有石氏後因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其名始於西漢劉元鼎賢奕編陳眉公群碎録俱謂五代時人楊子巵言則云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

買東西

兎園冊崇禎中思陵設遊藝堂為涉覽文史地遇有所疑輒使中官問之詞臣一日忽問市肆交易但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門戸求水火無勿與者此不待交易故但言買東西中官入奏思陵善之（又玉東西古酒杯名）

上大人

蒙童習字書此數言天下同然未審何人所起祝枝山猥談云此夫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丘句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小生八九子佳句言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可知礼也句作猶為也仁禮相為用善於為仁於禮可知也

腰歡喜

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俗謂腰歡喜輒相賀為必有喜事唐時已有此語王建宮詞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

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鬬百草

鬬百草見隋煬帝曲名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因有此戯唐鄭谷詩何如鬬百草賭取鳳凰釵宋王安石詩春深庭院閑蒼苔花影飄人自上堦共向園中尋百草歸来花下賭金釵

小家子

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掉書袋

南唐彭利用傳言必擴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謂之掉書袋

修潔齋閒筆

修潔齋閒筆

浩天

水土之氣上升於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夫天元氣也浩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列子亦云人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自地以上皆天也明白可信彼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相去九萬里亦推筭之說然尒

朔望

日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數恒星天過一度月一日

行百五十三度遲周天十二度恒星天過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合於日而同度為朔日照月側為弦十四日九時餘日月對望而見全圓曰望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見為晦日與天會一年而多五日三時曰氣盈月與日會一年而少五日七時三刻曰朔虛其月行疾日行遲者以曆筭自東行西紀度也月九行者四方出入黃道者八與同黃道者為九也

出沒

每日遶地一周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差一時相去四萬五

千里東方為午時西方為子時普天下時時曉時時午時時晡時時黃昏時時夜半可知

晝夜

晝夜長短由於日之出入日行盈縮由於南北極之出地高下中國處赤道北夏至近北則晝長夜短冬至近南則晝短夜長處赤道南者反是北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周髀已言之矣

雨暘

南方近日之度火土之氣時為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飛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雨如滿剌伽國處赤道下四時皆裸類日日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暘為雨之根也

風雨

三際者近地為溫際近日為熱際空中為冷際也日光蒸地火收地中火必出附天而止天火同體水地相比也一氣升降自為陰陽氣出而冷際遏之和則成雨如飯蒸之餾遇蓋而水滴焉陽亢則為風陽歆入而周旋亦為風初起之雲則飯甑之氣也飄散不收或騰或蹈夜半陰氣清肅而上則為霧結則為霜雨上冷凝為霰霰墜猛風拍開成六出片則為雪陽氣伏陰氣之內不得出爆開則為雷火氣發越適映雲際其光疾甚閃爍曰電夏月火氣鬱蒸冲濕氣而銳起升高至冷際之深處驟冱為雹浮山曰黃帝五運篇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此至語乎日所到則煖日去則冷一氣為陰陽而自相盤旋者也三際其概耳

霜雪

霜前冷者陰氣在先露遇陰凝而為霜故先冷也雪後寒者陽氣在先水逼陽死而成雪故後寒也雪花六出者圓一圍六同體相依直輳即離平輳即合此亦空中旋氣使然也

雹霰

董仲舒荅鮑敞曰雹陰脅陽也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電其光也二氣初蒸攢聚相合風多合速雨大而疎風多合遲雨細而密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因風相襲成雪寒有高下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霰之流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不孤立耶董曰所貴一氣也猶一鬲水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葶藶死於夏欵冬

華於寒水有溫泉火有涼燄陰非無陽陽非無陰也曰冬雨煖夏雨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多上蹻故人得其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

水味

綱目曰水體純陰用則純陽上為雨露霜雪下為海河泉井氣有流止寒溫味有甘淡鹹苦是以昔人分別九州水土以辨人善惡壽夭河圖括地象云青州音角羽氣舒遲人聲緩其泉鹹酸荊揚角徵氣慓輕人聲急泉酸苦梁州商徵氣剛勇人聲塞泉苦辛兖豫宮徵氣平

靜人聲端泉甘苦雍冀商羽氣駃烈人聲捷泉辛鹹徐州角宮氣悍勁人聲雄其泉酸以苦此就方域概分耳

潮汛

山海經以潮汐為海鰌之出入藏經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以為天河激湧金樓子以為鯨謬矣博物志云潮繫日月若昂之沸元耿伯宣謂方儀之運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皆臆說也吳堯壽答起崖書謂月與水陰類相應張封演曰月周天而潮應古洲曰朔後三日明出而潮壯望後三日䰟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長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即潮汛也

風行

大塊噫氣為風然孰為之噫王柏曰陽迫陰而出耳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上而吼穴此以四時論行法也夫春期何嘗不靡草秋月何嘗不飛箏乎風之高者其來遠風之下者其來近此以高下論遠近也夫豈無一時而高下並至者乎鳴葉者十里鳴條者百里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此又以大小論遠近也夫拔枝折木亦視陽夾陰之

甚不甚發之暴不暴耳狂飈作起曰風頭豈無近者急而遠者緩乎雖以時之久暫計遠近者為僅得之

雨徵

熊良孺曰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而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為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密雲四布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喫食匆遽似求速飽雨徵也蠅蚋蚤虱匆遽咂食雨徵也螺蛸之屬鴿皇飛鶩雨徵也穴

霙之蟲群出於外雨徵也朔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

水性

天下之水用以滅火濡槁則同而性從地變質與物遷自有別也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楮則晶南陽之潭漸於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於蔘其人多髮晋產礬石泉可愈疽戎鹽伏硫湯可浴癘楊子宜荈淮萊宜醪潞鹵能盬阿井能膠瀑垢以污茂田以苦瘦消於藻帶之波痰破於半夏之茹冰水嗽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癃閉

通雪水洗目而赤退鹹水濯肥而癰乾萊之為蠶鐵之為衆麴之為酒蘖之為醋千派萬種言不可盡井水反酌而傾曰倒流出甃未放曰無根無時初出曰新汲將旦首汲曰井華夫一水而其別如此飲者慎之

人身

人身全體象太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臟土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為陽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為陰分則卑卑者勞居中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為君主無時不用而寔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謀慮腎司技巧三者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義爲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膽膽代肺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操吸呼召則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爲又肝為陰之陽故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為陰之陰故左水右火判而軆爲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偶之別歟

骨度

銅人骨度以各人中指一節為寸兩乳間九寸半可驗然此衆人之骨度出格者亦有矣主制群徵曰首骨自額連於腦其數八上額之骨十有二下則渾骨一為齒三十有二脊三十有四胸之上有刀骨爲分為三肋之骨二十有四起於脊上十四環至胸前直接刀骨所以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居也指之骨大指二餘各三手與足各二十有奇諸骨各有本向或縱入如釘或斜迎如鋸或合筍如匱或環抱如攢種種不一總期體之固動之順而已

肉界

肉之數六百界有奇其形長短寬狹厚薄圓匾圭角渾異其勢各上下相併或順或斜或横或異此皆各有本用而順本身各異之動是其總向也凡各骨之向約有四十各肉約有十悉數之則數萬也以身之高言之六倍者廣十倍者厚比於肘四倍比於二足六倍比以手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兩肘比之縱與横適等矣面之長連四指三量之下頦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一額至頂連四指二量之盡矣其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各一又至兩耳亦各一耳弓上於眉下於唇其相去也適相等身以內若骨腸筋脉及肉界其長短厚薄斑寂堅柔無弗稱者

咽喉

上下通止二路前則通於臟而藏精後則通於腑而輸泄口二竅前曰喉肺管也會厭司開以言司閉以食肺下連心心系腎肝肺此五臟滿而不寔者也後曰咽食管也胃脘為賁門入胃從幽門循小腸闌門接大腸及直腸出䰟門此六腑寔而不滿者也小腸泌別清濁闌門旁為膀胱達前陰上管其下管即腎系也浮山曰口二竅上有鼻孔下二竅前後溲而前復有二竅也精屬腎而曰五臟藏精臟不泄而獨腎泄蓋小心焦火泄之也故曰口之合臟腑者脾胃也味養氣而言吐納也宗筋之合臟腑者腎精小心焦火藏用者也目之合臟腑者神於明也色通內外而心直受之幾也耳之合臟腑者神於揞也聲通内外而心旁受之幾也口出耳入言以風力鼻獨識氣上腦為近也唇以表脾而四肢合肝皮毛合肺骨則腎主之矣臟與臟交者心肺以在上也腑與腑合者胃大小腸在中傳受也臟腑相合者肝膽脾胃之司左右也腎與膀胱則形不相通而氣相屬者也此不可不知

毛髮

鄭厚曰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鬚屬腎水也故下生眉屬肝木也故側生貴人勞心故少髮癩者風感落木故先禿眉張仲景知王粲眉落是也蠡海集曰三䰟七魄者洛書三居東七居西東為木主藏䰟肝也西為金主藏魄肺也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於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於下也人之毛乃血之餘三陽之毛皆顯於首太陽之毛髮也少陽之毛眉也陽明之毛鬚也太陽居上少氣多血少陽居中少血故眉自幼即有而不能長陽明居下多氣多血故既壯始有而亦能長以是知緣血然也婦人無鬚者蓋衝脉並陽明行月事以時去使

陽明之血不能充所以鬚不生也宦者傷其厥陰之絡耗其陽明之血元不足也三陰之毛皆潛於體太陰脂毛也少陰腋毛也皆少氣多血故不能盛厥陰陰毛也厥陰少氣多血而獨能盛然三陰之毛幼皆無有既壯而後生葉世傑艸木子云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

聲

目以水照故物攝其中而見耳有三門故氣貫而留之乃聞目與鼻口皆當面直受耳乃旁貫中通者也氣自有聲空自生聲惟耳攝而通之惟心靜而知之天以雷風為聲地以竅穴為聲皆陰陽之氣相摩盪而不已而人可知矣又鼓中空而外無竅者天聲也銅鼗無竅而有昏窩者地聲也簫管開孔其聲流利轉變相續者人聲也琴瑟絲寔木虛聲可斷續乃天地人之合故均木用以度始直木無竅而相擊亦鼓空中之清氣故用以按節

息

人寐則目不用次耳不用鼻息則晝夜寤寐不息者也其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道家所云玉洞雙開者是浮山曰始生鼻與命門為小環漸長而成任督之環故鼻獨直而有二孔自為代錯也十二經十五絡三隧八奇總應呼吸如艸木之根荄時時上下鬆塘崑頂貫輸環輪而無一息或間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一晝夜人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知天行九十餘萬里朱子以其說為本於丹書

男女同異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項骨八女項骨六男肋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腰脊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種外腎女氣種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衰而天癸絶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身陰陽

人形首為陽圓而奇足為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前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脛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健行健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豎髮豎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

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開反此者病也又人居天地之中故以鼻之下口之上為人中

輕重

褚氏曰男面重女背重於溺死伏仰驗之走獸溺死伏仰亦然

齒齦

目具五臟寔則肝竅而以腎為主耳則腎竅也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因寄於耳齒則腎主骨也上下齦屬陽明上痛喜寒惡熱取胃下痛喜熱惡寒取大腸徂動皆腎也喉嚨舌本則足少陰之絡標皆治火本則補水以配火

手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故抓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動故抓之心畏懼而怕痒

使氣

凡人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則無是矣

面色

血勇者怒而面赤脉勇者怒而面青骨勇者怒而面白神勇者怒而色不變玄覧

語音

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為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

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水土

家語云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謂輕水禿瘻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人未有不鍾於水土者

胎卵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

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能走

變化

春夏之氣飛揚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潜蟄故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舉此則凡物知[可]

異能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鼢鼠以尾鼯鳥以其足猵以鬚飛鳴者以口而蟬以翼鳴行者以足而蠐螬以背砂挼子以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角牛以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䲡又借蝦視走者以股而駏驉又借蛩蛩狽借狼走餘冬序録又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菟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不食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蚕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酉陽雜俎

物性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凉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温艸木如蓮寔性凉芡寔性熱藕在池中性温魚虫如海蟄烏賊之屬性凉赤鯉河魨之屬性熱鯽魚鱔魚蔵在土中性温

稻貴

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殺雞配為黍野人之食也啜菽配飲水貧者之食也稷食對菜羹謂賤降之食麥飰對葱葉謂艸艸之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以稻為嘉膳

破愚

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輙請即日就學父詒之曰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有何不佳父大驚異每以語人乃知項橐黄童何代無之

登天

童子入家塾講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器識不為無補程篁墩舉神童以此得名沈涇川幼時塾師偶加夏楚負痛投地師曰一滚滚下地能對則貰汝應聲曰兩登登上天師甚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第入翰林官國子司業

孤獨

吴錦雯子威卿才七歲嘗侍客坐客論詩無孤獨連文者威卿即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坐驚嘆

北闕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祖

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闢在北耶

稱象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稱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魏祖少子蒼舒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秤他物以較即知輕重祖異之

獐鹿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元澤何者為獐何者為鹿元澤寔未識少頃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擊節稱賞

清風

陸士衡在座潘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乃應聲荅曰衆鳥集鳳皇翔

好施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贈耳

三教

孛术魯翀子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玉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者賤耶對曰金玉無亦不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缺哉上大悅

儒戒

元世祖命平章政事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太公

辛郁原名太公太宗問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逾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命直史館見御史臺記

垂裳

明武宗宴駕世宗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御龍袍

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喜

若川

宋孝宗初臨御萬幾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寮奏對時有頓問多致失措有王遇者蜀人著儁聲在逕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遇即對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一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詔改入樞密院

相法

元豐間宋闍使者善人倫鑒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

對曰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曰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重虎視足以威遠又問卿如何曰臣艸木之質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單單

單單今為一字古分兩姓郝京山髮記云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為改正主司曰方口尖口何足辨荅曰台州吳縣作吕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牝牡

周丞相與客閑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

客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從牛旁雌雄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外經史中罕見

儒薄

王荊公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何也文定云緫起絕無反有過而上者公問何人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初聞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公欣然歎服

眼熱

王陽明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良知

一士人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猝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無心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伊川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翌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

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卻無今日本無心上卻有

入流

唐玄宗登苑北樓眺望渭水見一醉人傍水而卧問是何人左右對不知將遣使問之黃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曰一轉即入流矣上笑而止

倖滿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婦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少詹吳廬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倖金陵吳介茲亦云天以貧德人令處儔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須清倖義難獨享願以共卿婦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倖滿耳

預借

某邑宰曰預借違法遭按而歸某郡將乃宰公故舊留連燕飲一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蘂綻宰曰何太早耶妓曰乃預借也宰有愧色

死佳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往還忽染疾不懌謂坐客曰某今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一客荅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回矣

貪泉

范栢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卿州有此水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對

放生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荅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穢里

劉士章機悟多能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子有闕而居闕里

赤心

蕭彥瑜少明悟有才辯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

傷風

王弇州謂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也王曰令居相位怎說傷風

堂尊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尒平日好謔居官不得復尒德化應曰堂尊承教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閒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堅撰堅字青城無錫人是書凡三百餘條皆雜論典故字義大抵從說部中錄出自序稱同邑顧宸有辟疆園習察一書綴緝未竟復剌取數十則以附益之今書中不加標識亦不知孰爲顧氏之語也

天香樓偶得一卷

〔清〕虞兆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香樓偶得十卷》提要

秀水虞兆漋著

天學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愚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圓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於毬上故海水遶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斜者而天則虛空籠罩毬外由正者而視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是地旁有側覆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日月星麗天環地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惟此國遇日之照為晝見月星為夜於所視大陽升為東於所視其降為西耳然此圓之西必為他圓之東而地毬本無正西東也蓋地與海成圓形如毬而天與日月星辰包毬以運耳）

天左旋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麗天而亦左旋但日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太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不

動日月五星緯于天者也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過此宿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即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為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說謂天圓如彈丸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樞相對運轉其雖樞近處轉遲而路少離樞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但磨有邊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蓋天矣而蓋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尚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句股法取之謂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為準乎抑不以此為準乎如以此為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即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况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高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歷法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真武七宿起於與鬼終於角（舊以斗牛七宿為北方真武奎婁七宿為南方朱鳥沈說獨異如）此歷法始正不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退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為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為木亢為金氐為土房為日心為月尾為火箕為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為木氐為金房為土心為日尾為月箕為火斗為水而餘三方皆倣此耶况自存中時迄今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陰功令有救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

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衡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絪縕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聲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云亦有電而不雷

四

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因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為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為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若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況雷之在太空乎如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聲非若擂鼓然矣

卯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說也卯於十二宵為兎酉於十二肖為鷄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鷄月中有玉兎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産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晋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晋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為鴦與鴛今為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

五

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為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見西京雜記猶十月無陽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並不獨五日矣又元日為履端亦取此義但宋表不曰端五而曰端午或是日適逢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揚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愚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為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閒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古傳碁云黃梅雨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為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黴小暑得未出黴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日暇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黴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

六

遲早係偶然相値烏足以限黴氣乎　黴字或作霉

塋向

塋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塋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塋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墓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塋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于巳旺于酉墓于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來忽有于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氷炭之不相併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為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七

真如塔

夷堅志載真如塔云嘉興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募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凡以為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焚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甃葺掘鑿其下于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為精巧而無所鐫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主者智炬夢一僧紫衣緌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為興復既寤啟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倣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

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爲鎮旁有一冢乃宗室祖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趙三翁

夷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爲人嘘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窗于日光下射處伏頓仰卧搽艾遍鋪腹上約十數觔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壹月病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痾如洗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虚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

八

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初極大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又客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紀嶺瀑布潭側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峰巔嶺脊陵首龍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砂鐵腥錫虫毒蛾聚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叠巇峻嶺巉巖鋭鋒峭岫拔刀攢鍔聳峦露骨狀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悉雜蔓藤陰森肅冽如壚基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回環紆抱氣象明運形勢寬開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依吾言去山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教居止遂寧

六井

李鄴侯於杭州開六井一曰相國井二曰西井一名成化井三曰金牛井四曰白龜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今大抵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於此煮鹽一說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愠阜民財也義或有之又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行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

九

産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山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讒人投畀有北蓋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陽篇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叙次諸儒家故復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爲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於流字

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

卿子

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楚懷王心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即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為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玄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上銜索大魚曰豈不穀昨所夢耶

十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寶臣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為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為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之時即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婿馬氏如今俗贅婿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鷗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十一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宮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相妬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曾不改革如酌中志畧所載明熹宗時乳媪客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為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

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蹕謁高平陵時即閉城勒兵拒之司馬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以令諸侯發重兵以自輔爽等默不應自甲夜至五更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犯積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十二

處子

處士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八八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李故一字楚為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四美

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美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云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又韓昌黎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云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五更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者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旁叟今人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甌宰

昔人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甌宰使之舉職律衆猶今之令官也其源始於揚解　十三

貴由赤

貴由赤元時快行者之名駕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兀剌赤

兀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幽閨記曲有云兀剌赤兀剌赤門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氏別傳曰康成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康成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豫章太守廖奏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死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疑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吳龍巷有詩曰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上官桀王恢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少府以年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恢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顯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以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彡姐羌未進而還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王鳳下獄死

王恭

漢有兩王恭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恭此一王恭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王恭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一張禹也

公孫弘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宏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趙斷髮為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其為諫大夫即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並見元鳳元年詔書

太公

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魏了翁古今攷云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

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石嘗問王子敬鄉書何如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慥之父希亮字少卿蘇子由言作金方事中叙子瞻問慥曰少卿昔竟長為此法否則直呼其字矣

鳳毛

槎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膏梁

孟子膏梁之味趙註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朱註膏肥肉

梁美穀按膏梁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註較優今人稱富貴家子弟曰膏梁子弟謂但知飲食不按他務也後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閥閱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曰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梁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是為相詆也（膏梁梁字有作粱者）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按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也周興嗣千字文猶子比兒詞頗嫌複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兄弟之子謂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从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或書姪為侄从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無別豈細事哉

布代

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壻為布代見三餘帖

男婆娣公

廣西猺俗男人之老者一寨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人嘲李居仁瞧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並可發一大噱

赤子

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丈夫禮記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敢斥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嬰兒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从女今人不分

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儋耳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即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設假耳於真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儋與擔同謂擔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隨首至地稽留乃起揖臣見君之拜也按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陳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稽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即稽首也

斂衽

十八

今世女人拜稱斂衽夫衣之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

拜興

古人揖曰長跪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按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歆血餘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安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處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接煞

十九

洪容齋夷堅志載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覆以甑欲驗死者所趨早而舉之二鷲足跡立於灰上皆疑董墮畜類此即今俗接煞之說也但不知始於何時耳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卧守之既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內蓋彭字之義字書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近於質見一近於矯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

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意申取
中明之義欲乘此時以自申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真有
三尸哉

魯大師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
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
以瞽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
與少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註云音泰則與
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甚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
傳寫之訛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内東廂奏事故謂
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
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
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按虎子乃溺器作為
虎形者掌此最為褻賤唾壺雖較勝然亦非崇儒之道
漢承秦焚書坑儒之後高帝溺冠嫚罵習氣猶未盡除
宜乎少加禮貌便見為寵榮耳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郡亦然其義
本取禮記内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太密故加二日
為五日耳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

元鼎五年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
輕奪爵建元三年徵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
於正月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
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
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
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
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
二十集以當金今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之
當金矣

披帛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
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帛至今然矣
按此則今時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
失欵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内官今世俗婚娶不論
男婦皆披絳帛亦流傳之失耳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詞若今録囚口供是也

墓冢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曹娥碑丘墓起墳
謂加丘於墓令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

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天子諸侯之制也欒即木蘭又橙之别種有五一曰朱欒一曰香欒今時欒槐楊柳無有施於冢墓上者又按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欒蓋植棘于墓旁以禦人往來所謂欒者即指欒樹耳近見吳兆宜註引詩棘人欒欒兮殊堪噴飯

父母喪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於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家禮譏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外戾近來又有嫡母已故因避繼母而父亡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可繼母而賢也必有慼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好為杜撰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改稱哀孤子豈不可怪也哉不如不論父母俱稱不孝子為正

期喪

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其久如此今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准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丞相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曰北闕休上書用此義也

東宮

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于此度曲因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簃樓

簃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簃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叶簃樓為是

前榮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

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葢謂屋制無前榮也藝苑雌黃以為不然上林賦偓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榮之名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屋梠兩頭起者為榮愚按榮之為言縈也縈繞屋之四周也又今人屋前再展一架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檐或重檐意者前榮即類此乎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编次諸物宫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宫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字雖不甞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為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厮是也惟丁舍二字亦不甞見然有丙則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鍾元常所云基田丙舍葢丙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墓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專在墓旁也

泰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今人知黄帝禹有鼎而不知泰帝之有鼎矣泰帝即泰昊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仄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國作扇有四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亦非條融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摇此扇侍於王側清風四散冷然自涼

捍拾遂

凡射用韜左臂以利弦者昔為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遂一物而三名也

胍肥

胍音孤肥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為胍肥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肥後訛為骨朶朶音端羅反

濫脇號鐘

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言惟其實不惟其名也濫脇號鐘美琴名註云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誤矣觀上下文自明濫脇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聲韻高朗耳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葢言笛聲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盌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于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洲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

可知

圃蒲

蒲圃亦可稱圃蒲王安石聊行詩云聊行弄芳草獨坐憩圃蒲是也

壺口禁忌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觧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己失之矣

白酒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麪為麯并舂白秫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梐

枑再重注云梐枑行馬也或曰行馬遮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今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即行馬之制謂之馬者義亦畧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彩色而祭賽之畢即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都會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旅之所聚集舉馬以槩車船且舉馬頭以槩馬之全體也

律

法律律令今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為管謂之十二律又筆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鐵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訖醉卧仁壽殿東阿氊幄中玉夫取千牛刀殺之而陶貞白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侯織女玉侯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

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弑之事楊玉夫弑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關候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戌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乃云候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怪

結縭

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注即今之香纓詩豳風親結其縭朱註縭者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通作離班倢伃東宮賦曰申佩離以自思顏師古曰離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縭而戒之愚按女子衣帶豈必俟其父親結當以郭朱二說為正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斂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溷廁帛

五雜俎載明時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為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今進貢如初粜歲蠶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諂佞者飾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因其供御私收羨利則雖擾民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蠶即不生繭之理哉且村民果衣食於野蠶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溷廁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復作為荒唐之詞以沮德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徙其實珠産海中實未嘗徙也

象棊

宋玉招魂箟蔽象棊有六簙些所云象棊乃是以象牙為棊子蓋即圍棊之戲非後世之象棊也後世象棊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應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棊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鬬象棊亦戰鬥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棊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棊不同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上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衆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為德次六與三為才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日閒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早有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窗所束則皆倒垂客座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䏊中必與其形相逆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䏊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憒焉余嘗遊眞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牆北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作牆板之近牆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從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即閤門視之天光映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思久之忽了然悟此中自有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又值餔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

廿

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在上然非有簷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閤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定思有以摸肖之夜間取燈火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植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横一大木板盡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二三寸正與塔影相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竇中吸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晰之疑余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陽燧影

夢溪筆談又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臬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景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艣臬腰鼓礙之此論亦未分明余家蓄一陽燧以之照物迫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為模糊不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

廿一

燧面窪凡遇諸物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下下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模糊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際故也推之窗隙鳶影以及客座贅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機括在內理極平常細心體察自得非奇怪之事也又有圓鏡照物亦倒理與陽燧一致但圓鏡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復自中間轉照四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

風馬牛

書賁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註謂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左傳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即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註云馬牛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已得其解而尚欠明確後人乃復穿鑿其說或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或云牝牡相誘曰風鄙俚之甚真堪腹捧

維摩經語

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問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淺深不同而機鋒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言無可無不可相似

卅二

周文王

周文王寢疾顧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夫曰時至勿疑則似預知有牧野之事矣宜乎其為曹瞞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諭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書文迥異

吳起僨表

呂覽慎小篇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一人僨表來謁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其事在商鞅賞徙木之前鞅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上

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荊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四累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上故曰四累之上何異盲人說夢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甚謬至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卅三

以不解解之

呂覽審分篇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按所云鄙者乃閉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散之也今俗遇事理之不可曉者輒曰以不解解之本用呂覽語但呂覽意主解散今俗意主訓解微有不同耳

毋動為大

漢書賈誼傳誼疏有云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如

淳註曰好為大語者愚按如說以毋動二字為獻計者之辭為大耳三字乃誼譏之此解非也賈子新書孽産子篇亦有此句而下文云曰為大夫治可耳若為大亂豈若其小詳其文意毋動為大四字連讀屬皆獻計者之辭蓋謂毋所動搖乃為寬大耳

賈誼疏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為强大諸侯流涕一為匈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為服制無等一為風俗敗壞經制不立一為不豫諭教太子因事關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為不體貌大臣其餘傳無考新書等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為一

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為一長太息而漢書將誼諫請禁鑄一疏列食貨志中又無可為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欵未備烏知孟堅作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時有脱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覺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宣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戇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為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解矣

聞樂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逡路遠夫道即路也逡即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稚傳復云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稚署功曹

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同一陳蕃縣榻也今人皆知徐稚而不知周璆或者以稚尤矯矯歟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為吕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尚右懷公右吳而左荊絳侯右吕而左劉皆有低昂之意且不明目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衆心之向背以為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決其不出此門

云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因知今俗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人已有言之者矣

草書

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黄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懐瓘書法所謂損隷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怱怱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遅難于賭所以識之也或者又矯為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更遅耳愚以為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藁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龍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

鼴鼠銜葉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埤雅引古賤云偃鼠飲河止於滿於鼴鼠銜葉才能覆身鼴鼠銜葉事頗少引用埤雅曰鼴鼠畏霜露早晩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又按篇中復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至于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等語頗嫌杜撰支湊絶無意義

類書抄纂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覧者參考嘗觀稗史彙編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儼若纂者自稱而其時儼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晩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歳至明皇先天元年壬子歳凡九十五年盛唐自明皇開元元癸丑歳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歳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歴元年丙午歳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歳凡七十年晩唐自文開成元年丙辰歳至哀宗末年丙寅歳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歳限截況有一人而經歴數朝今雖分別年歳而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隷於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為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無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此則唐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即所謂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乃極形容艶冶之態不亦謬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兩聯用高山高門複高字自註

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為義不同然其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豈可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偶有複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謹守繩墨則雖音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為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闘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末二句形容歌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馮班云唐時宮禁不禁託意偃師之假人刺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近閱賀裳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妒字尤為嚥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支離者

卅八

大率類此

邱瓊山詞

邱瓊山持論僻異謂南宋時秦檜主和不為無見岳飛主戰亦未能恢復乃有責高宗殺武穆沁園春一詞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愚竊以為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練若槩以蕪蔓為勝豈足以盡文章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于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比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史記涉軹漢書作陟軹功臣表但作軹隨成漢功臣表作隨城〕

舍下字叶韻

曲禮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舍字審暮切與固字叶如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住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徒江切與

卅九

揚字叶其聲最近下字後五切音戶與戶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緜緜章至于岐下叶聿來胥宇皆是也

諱丙字

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勿勿

勿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旂亦曰勿州里建旂以聚民事貴迷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勿今俗乃於勿字中斜加一點而讀音聰失真甚矣

不一

車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一亦不失理按此則知今人於書柬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讕

漢書谷永傳滿讕誣天師古註曰謂欺罔也愚謂滿作謾今假借滿字為之謾欺也讕音闌言不實也

懸罄

左傳魯展喜犒師以君子無恐對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一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疏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罄亦作磬盡也此解殊無意義

愚謂罄與磬同古字通用蓋磬之縣者中高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今人民貧乏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望之適如磬形也至於兵圍日久米粟既盡掘草根而食之無復萌芽復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鑿然頗自喜辯覈

誼義粤越亮諒字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今人以義為道義文義字以誼為氣誼字粤乃古越字或作發語聲或作國名或訓踰今人專以越為吳越以粤為百粤及發語聲而踰越字無作粤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註云與諒同今人鑒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也

敖傲字

敖字平聲說文云出遊也傲字去聲說文云倨云然尚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為虐謂之傲戲是借傲作敖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般樂怠敖趙註云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去聲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埿屎㚖奊襱襹

埿屎音眉癡呆貌今人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乜乜癡癡意亦相似㚖奊音列挈胸次不平貌今俗作劣蹶襱襹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人見人衣服粗重者曰衲襏此即襱襹之偽耳

姦色間色

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碧紫紅綠流黄五方之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按禮註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从平聲間姦古字通用耳

治字

奉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之錢塘杜明師治見詩品

弓字

弓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弓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忠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泉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異之字代之於文義於無害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輙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本字僅於點畫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聲音既已相犯文義復多欠通豈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懸甲令庶乎有所遵行耳

諱

諱避忌也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問人名輙曰尊諱是死其生也祖若父尚在而謂其名為諱是死其祖若父之生也

夏字

中夏夏商大屋曰夏又大曰夏又周禮大司樂舞大夏皆用遐上聲至於春夏之夏與夏姓夏侯複姓皆音遐去聲今人呼中夏夏商廣夏大夏皆為遐去聲而夏姓反為遐上聲顛倒甚矣

都鄙村郭

楊升菴云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都鄙有章淮南子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愚按諺稱禮文豐儉得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習於質陋城郭之中習於文飾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譏愚蠢者曰

村樣讚美好者曰市氣其義一也

射覆

射覆字始見於漢書東方朔傳考字書射字凡泛言射則去聲以射其物而言則入聲覆字反覆則入聲覆蓋則去聲射覆者顏師古謂於覆器之下置物令闇射之則射字覆字皆當從入聲今俗二字皆讀從去聲誤矣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而隨兕作科雉集韻兕字云或作雉蓋以說苑從呂覽也正字通云隨母之兕始出科之雉復分兕雉為二夫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强合集韻以雉為兕甚謬但正字通云出科之雉豈以科為窠耶亦覺費解愚謂隨兕乃兕中之異者科雉乃雉中之異者所以申公子培刦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兕始生之雉又何可怪之有哉

蒲甲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甲今人引用望帝者多矣蒲甲之名頗少知者

鴗鴗

鴗鴗鳥唯北方有之內弟吳子山自都中南還見有人攜此鳥渡此鳥渡黃河繞上崖頂鳥即抖死物性不可解如此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

曰君衛何疾曰牛駿馭精故疾子章蓋以牛駿為馬名誤矣昔人嘗以牛駕車世說石崇與王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絶走不能及以此知何嬰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耳豈馬名乎

麗麗臣臣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必有走之勢也此必二獸名或良馬名惜無明註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蒙貴

爾雅釋獸寓屬蒙頌猱狀郭註云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貴非猫也今人稱猫亦曰蒙貴誤矣

四四

鼮鼠

漢光武得鼮鼠羣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廉為郎以爾雅所云對得賜絹百疋郭景純註爾雅以光武為武帝竇攸為終軍誤也

斯螽莎鷄蟋蟀

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實未確也按爾雅云蜇螽蜙蝑郭註云蜙蝑也俗呼舂黍陸佃云亦或謂之舂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般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斯本語助故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又云螒天雞郭註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鷄陸佃云其鳴以時故有鷄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迅之也幽州謂之蒲錯古今註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蛬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蛚陸佃曰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之蟲顯然各判紫陽竟欲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蘆

爾雅釋蟲云果蠃蒲盧郭景純註曰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沈存中筆談乃云蒲盧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

四五

蒲蘆乃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云云愚按存中謂蒲蘆非蜾蠃其說是矣然果蠃之為蒲盧爾雅業有明文特盧字不从草耳

海蜻

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此與列子海鷗事絶相類今海鷗事數見引用而海蜻之事絶無知者

稷蜂社鼠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

社鼠者多矣稷蜂社鼠頗少用者

刺蝥

刺蝥蟲甚可憎相傳小暑上樹大暑下樹余嘗驗之大暑果下樹矣小暑上樹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蠶類在樹食葉既老即生子於枝間一至大暑相繼下樹其身外粗皮結成繭形而硬或附樹根或藏土内至春變為蛺蝶破繭而飛矣枝間所生之子至夏月即成刺蝥食葉傳種嗣續不絕今人欲絕其種類輙覓其繭擊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蝗

凡屋舍梁棟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蝗其形似蟻而差大色白腹肥有光澤初皆緣地而上遇松即嚙一蝗當先衆蝗以次踵至首尾相續不絕如綫若有部伍行列然久則生翼遇春末夏初濕熱之日成羣飛出不返其未生翼者居木中蠹食極易孳生蠹食既久其屋輙有崩塌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幙嘬人肌血最可厭恨然杭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向輙笑其獃今按五雜俎載閩中一獄多壁虱諸囚苦之捜求之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綫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曰官發爐得數斗燔殺之此後賣餅家遂敗落夫臭蟲與壁虱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興虱

燔而餅家落則盛衰之說若果有之矣書此以代杭人解嘲

蟲白蠟

嘗見臘梅花開間白賦如脂附着不解初疑為蟲屎或鳥糞及剝視着枝處其色微紅而潤每箇皆然不識的是何物今閱本草冬青樹上有蟲白蠟一種云係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蟣虱有白有黑每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熔則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苞枝上初如黍米漸圓大青紫宛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來年春深則苞拆而蟲出延樹矣欲廣畜者候苞將拆時連枝採繫他樹其蟲亦應候而出按本草所言白蠟今人以之製燭土人乘春育採其利不減蠶予因悟臘梅枝上所見亦此蟲之類也

龍蛻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父母倪氏治葬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一浜先以石灰畫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蛻首尾長短適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攫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堅白夫地中龍蛻固不常有而開浜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塋後數十年倪氏亦無甚禍福

魴魚

魴魚身廣而匾頭尾俱尖小俗呼為鯿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觔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罾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大不過二三寸小纔及半寸俗謂

之魴鯀此即魴也蓋至冬日始大耳爾雅釋魚有曰魴鯀郭景純曰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鯀音毗當即此也

種鼈

有言種鼈之法先掘土作大坎牢毋猪一腔置其中將肉鼈子千百枚投入猪肉中俟肉敗時肉鼈子蠕蠕動即成鼈矣

荔枝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植不息逮後數歲偶一枝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馬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僅以博妃子之笑矣

玉蘭辛夷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愚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絶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兩種唐宋人咏辛夷詩其不著顔色有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黄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可通用其著顔色者如裴廸所云况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得者是辛夷耳夫夷與荑同苞而生似荑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為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未開之蕋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勝故圃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杜蘭詩所云暫借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誤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淡黄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又顔色之極異者也

桂

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王藎臣羣芳譜則云桂一名梫一名木樨愚按桂子種類不一有壯桂菌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樨亦未確也

渥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顔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顔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本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顔色紅潤故以此花擬之耳如陳風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荍爾雅荍蚍衃郭註荆葵也似葵紫色正與渥丹

同意余又因渥丹類推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花
名或即渥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箣竹可以為船其子美煮而食之可
以已創瘍張華註子筍也

五十

天香樓偶得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虞兆漋撰兆漋字虹升嘉興人康熙初諸生是
編乃其讀書所得隨筆纂錄分類編次為天文地
理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典制字學人事藝文
十部中多蹈襲舊文其自為考證者不過十之一
二如論刀劍錄誤以宋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
楊玉論五代史唐莊宗立皇后劉氏事本紀與家
人傳年月不同論劉禹錫詩自註二高字謂高門
字既對曉鏡則亦似自高論孟子非館於雪宮論
郭子章馬記誤收牛事皆為確當而論五雜俎野
蠶一條尤洞燭真偽至於謂詩投畀有北用拾遺
記黃帝事不知王嘉正依託詩語謂鏡稱菱花未
詳何義不知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事謂隋時
改丙為景唐修晉書皆仍隋書不知丙字本唐諱
嫌名謂周邦彥十六字令當以明月影三字為句
穿窗白玉錢五字為句譏改明為眠作上一下七
之非不知別作之歸十萬人家兒樣啼亦是上一
下七不可歸十萬為句皆失詳考至謂對子字爻
始於蘇軾併忘曹子丹佳人一語即在本書之中

失於檢核其他所論天文多涉臆揣而孟姜女滴血尋夫骨事更無徵不信矣

言鯖二卷

〔清〕呂種玉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鯖二卷》提要

言鯖序

吳門呂子藍衍博雅士也裔出宋儒東萊先生世有達人其尊人微斗與余舊交藍衍與其伯兄孚嘉弟年力學兄弟相師友所交皆當代文人達者藍衍尤愛客座上賓朋長滿談古論文考訂書史一言之得輒抽管記之研北餘閒積有歲月成言鯖一編蓋取千腋以為裘釀衆芳以成味可以考古今可以訪謀俗可以廣博物可以資談柄非猶夫小說家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怪誕不經虛誣鮮實之比誠良書也不意遽赴玉樓之召未登金馬之門識者無不歎息流涕傷瓊樹之蚤埋也令兄孚嘉友愛彌篤不欲使藍衍之名湮沒于 聖世出此一帙示余屬附入說鈴以傳之余讀而歎曰余往見藍衍聆其議論觀其風采已信其平生久矣言鯖特其吉光之片羽耳然說鈴得此亦足為茲集之席珍矣哉康熙壬辰仲春之月石門吳震方題

長洲呂種玉藍衍著

鳳尾諾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諾今訛為鳳尾諾非也

傳衣鉢

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皆謝主司其有與主司同及第名次者謂之謝衣鉢出唐摭言和凝第十三及第後知貢舉取范質第十三名質謝凝謂曰君文合在中選屈就此偶老夫衣鉢耳未幾凝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曰登庸衣鉢亦相傳

一壺千金

遯齋閒覽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乃今所謂浮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虞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而空中以帛為帶挂之頂上出兩手以按之則浮而不溺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為壺

石花黃袖

趙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碧正如石上花故令尚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以為石花黃袖夫紺深青揚赤色唾而紺碧則褪色之病矣乃以為華可笑

似我能

成都進士杜遵柏升出家名法通蘇子瞻問通師子昔不罷歷

歷今何為矣柳子王云通若及第不過似我能此即今吳中俗語知此

警世語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至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柳子厚曰悠悠人世越不過六十年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白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之昏老猶汲汲于名位財利而不知休者曷省此言

裸葬

前漢楊王孫病且死謂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此今回回教之先路也

倒景

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景與影同今人以返照為倒景非也相如賦曰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列缺天閃也倒景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下也谷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亦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言升仙者在天上下視日月也

留鬚表丈夫

元明天淵仕至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號見心而其鬚如故明太祖召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答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今雜傳

以為口實然不知為何人之言也

一片花飛減却春

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減却青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也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本此

酒債尋常行處有

豫濂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産常醉屢欠酒絹人皆笑之濂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償此縕袍償之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琴

前輩嘗言今世所謂琴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則皆俳優遊塞之調而雅音久亡古之琴聲不可考矣

南徐

東坡詩他年故事紀南徐按南史徐君蒨善絃歌好聲色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俊稱于畁府中謠曰南路徐北路魚蓋用此也

殘盃冷炙

顏氏家訓云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輩乎杜詩殘盃與冷炙到處常酸辛本此

勾當

先儒言勾當與去聲幹當事也又每言合下如何猶吳俗言一落遂意

七夕

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為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為七夕思之未得其說當詢其所自

芥蔕

芥蔕睚眦出西京賦五臣注云怨貌賈誼賦云細故芥蔕何足以疑言細事滯也子虛賦蔕芥注云刺鯁也郭象注莊則曰蔕芥其義亦同今人輒以胸中鯁恨為芥蔕

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非也道德經本乃大器無成其義甚精晚成之說後人相沿襲耳

乾沒

乾沒二字漢書注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又解乾而反沒是即陸沉之義今人沿為監守自盗之意非也

偏提

酌酒器元和間謂之注子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曰偏提按其形即今之酒鼈

照袋

照袋以烏皮為之四方有蓋中貯紙筆等五代世人多用之今訛為鈔袋蓋明代用鈔以此貯之耳

星貨鋪

市肆以筐筥等觵次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羅列繁密如星今訛為星火鋪非也

非錢不行有氣力者即遂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汚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問之對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唐崔湜為吏部侍郎主選專用請託仕途壅塞有選人自陳曰吾能翹關舉問湜曰然則何不赴兵部選人答曰人言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選此二事可為科場浩歎

麒麟楦

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弄假麒麟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虞姬冢

唐李陽題名于昭應縣樓者沈留聽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司馬温公家法亦然冷風俗之壞始于閨閫其粧飾有不堪寓目者矣

四緋

唐時投瓊戲么之一戲紅餘五子皆黑明皇與貴妃彩戰將北唯四可解呼一子旋轉未定遽叱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至今不易

長境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路引也

纏頭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者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錦供因懷恩為中使與李仙鶴舞事先以纏頭為贈是也今止以綵技當筵歌舞者為纏頭又今宴會優人為上賓上壽加官遷于之類即其遺意賓賜即纏頭云

形鹽

左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為虎形以象武功今人以糖飾飴餅作人物鳥獸之形本此

裹蒸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太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籜裹而蒸食之即今之角黍也

胡餅

唐元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注曰胡餅即今之蒸餅以胡麻著之也即今市中芝麻燒餅

糖䭔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䭔中（䭔音堆）糖䭔即丸餅也即今元宵子之類

馬頭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于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注謂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旱魃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其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得之投溷中即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葬墳如有光焰往掘死人有白毛者謂之旱魃

早怠椎之輙而以此成俗官不能禁也今江西亦有此風

排馬牒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館驛謂之排馬牒即今之馬牌

河洛

山東以蕎麥作麪食曰河洛向不辨其何字唐明皇以鹿血煎鹿腸安禄山曰熱洛河似本此

翻金斗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蹻伎跳鈴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唯擲倒不知倘怯跧即今之翻金斗跳入數頭每翻而蹴斗跳過且四面旋轉如毬謂之金斗相傳趙簡子欲取山王命廚人翻金斗以擊之字義所起由此

白血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佛二乘四果血白如乳出于淨心而然故文山忠義柴市白血然余聞承逆反間武定相公督府丑衛拒逆寇一舟艤沫殺之血白亦一奇也而鯊血不赤蛺蝶無血而蚓有血故能益血

積物出火

油絹油紙紙灰麥糠稭稻鷄馬矢糞草積皆能出火有一夜可燃任鋪一夜五六件堆疊炕上忽然火發幾至延燒此余所親見者

齒頰

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黄眉黑粧隋虞世基詠袁寶兒云學畫鴉黄半未成今黄粧久廢不知當日宮中之飾今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亦其遺意歟

靨餅

靨餅起于吳宮獺髓補痕之事唐韋固妻少時為盜刃所傷以翠掩之女粧遂有靨餅花間詞翠靨眉心小又賦粉手粘金靨子又宋詞小亭秀靨翻鳳眉心倩郎貼可知翠靨貼于眉心也陈五代宋初為盛今閨中以珠翠金鳳綴于包頭結上垂之眉心即其遺制

雕薪畫卵

陸瑯豪侈嘗云石崇鑛姓猶能雕薪畫卵今俗截炭為尺許碧繪光澤以充致饋明代翰林院庶吉士月給堂餐猶用此炭至彩畫雞鵞餅相饋遺富貴家往往如此

門生乾兒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可見明季士大夫拜宦官為門生為乾兒自唐已然矣

宦官妻妾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即漢宮對食之遺也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漢書劉瑜傳常侍黄門亦廣妻娶周舉傳言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于白首殁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無[illegible][illegible]賢矣

殺風景

李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近有一友復廣數條曰雅集誇勢交清歌談俗事妓席裝官樣文會撒酒風看法書名畫瞻贊食方物請益賞名花焚香

錢文不重

今世所用古錢有宋通元寶者乃開寶中所鑄有皇宋通寶者乃寶元中所著以丙年號皆有寶字以不可重文也

影像

昔者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是他人矣蓋古人止祠木主無畫像之事然畫像傳之已久子孫豈可廢之但焉得有虎頭傳神無一髮不似乎苟有三分五分之似即此可以想見吾親而可以他人視之乎賢子孫于一覩之頃豈無僾然愾然之心思所以修身飭行庶無忝于所生則畫像之存斷不可廢矣

不祖朱子

明太祖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為文公後乎對曰非也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卻衆議識量高出前古豈唐世妄祖老子之可比哉今之通族譜者凡遇同姓即宗不復考其先世矣

蒿宮

今人多用蒿宮不知所出按條陽山有神蓮如蒿長十丈周祇國人獻之周以為宮柱

吉光片羽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常服此裘以聽朝然今人所謂吉光片羽者羽乃禽類不可為裘然此語不知所出當考之

五經中式

天啟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違式止錄易經義以進浙紳世培魁佳取中迫墨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請命特中進士故會試錄列其名于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築巖貞良慈谿馮眉溪元颺皆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予中式焉考之閩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制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淙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龔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亦中九經狀元今　本朝五經發解自海寧查嗣韓閩縣林文英始亦以違式御史陸祖修特題中式嗣後多有以五經成進士者遂另設五經卷鄉會為[illegible]趨此途者亦未免有獘矣

吹笛落梅

唐詩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五月十月非落梅之時蓋笛中有落梅曲故謂吹笛落梅花耳不必紛紛置辨

鞅掌

言勞于王事者曰鞅掌鞅者馬頸革鞅在掌中不得暫放故詩人借以喻靡盬賢勞其即覊縻牽絆之意乎又有鞅罔二字則無聊賴之謂也

五角六張

唐元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詼諧賦尾有句云直是千年一遇叩頭而莫五角六張上奇之將加殊賞命改去五角六張字朝霞不肯上曰真窮薄人也授官衛佐而已按曆書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在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五角六張古有此語不可不知

辰勾月

辰勾月是院本傳奇元人吳昌齡撰載陳世美感月精事緋書辰星勾月其難丰年豐國泰

陳姥姥

今日婦人褻服中有巾帨之類用于穢褻處而呼其名曰陳姥姥雖委巷之談非無自也陳義寧中有樂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送以婦人褻服謂之陳姥姥豈非其稱與明籍嚴世蕃于床下得綾帨數十或袖而出識者見之掩口曰此淫籌也亦此物耳詩無感我帨兮內則注帨婦人拭物之巾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豈亦陳姥姥之類故徐太室謂野有死麕為淫詩

荏苒

詩荏苒柔木古韻並作荏戚貌一曰柔弱貌世人特借其亦用忘侵尋輾轉之義不知原有此草出滇中北勝州

撲冰

今官人公廨正堂前有篋樓三間謂之撲水獄囚于此對簿即令之滴水亦用木為之不用篋樓矣

當梁年

俗以子午卯酉為當梁年嫁娶最忌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殷奇其才以女妻焉張著感婚賦云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年

稱謂有本

今人呼其祖父曰公蓋有本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次及父母次及兄弟妻子見呂氏春秋今人呼其兄曰哥哥亦有本西王母授漢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其侍者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見漢武故事今人呼其姪曰孫亦有本烏程男子孫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以米粟給其妻子及田熟輒追計直皎取其田烈兒長大訟之郡縣更議曰烈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見漢書乃知世俗稱謂自昔相傳非起于後人私造矣

公赤

簫管腔中有公赤今訛為工尺不知何義考之宋朝詞話有燈花婆婆第一迴載本朝皇宋出三絕第一絕是理會五凡公赤上底後拂出幾個詞客蘇子瞻周美成等凡寸大人

媒媒悔悔

媒媒悔悔語出莊子吳俗至今有此方言以加于糊塗愚朴之人

女客

吳俗男子呼婦人為女客蓋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今又呼為堂客婦人呼男人曰官客

銘志單字棺也

今書銘旌墓志用單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宋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今有子貴而父立子坐者矣

市虣

世稱市井之刁惡者曰市虎當作虣與暴同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嚣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比頑童

書曰比頑童周書曰美男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豔孔子曰宋朝之美以及彌子瑕龍陽君之事栽之書傳古辭曰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又周小史孌童繁華諸詩男子之美自古有篤好之者矣漢書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塗脂傅粉以媚要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梁容冲姊弟雙飛入紫宮而秦以亡東都盛時少年頗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行告捕法犯者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明代律有雞姦之條然而有蓮子衚衕之承寵今此風愈盛至有開舖者京師謂之小唱即小娼也吳下謂之小手徧天下皆然非法之所能禁矣

籠街

今之喝道即籠街也唐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且兩坊詔使傳呼不得過三百步今且三市亦不止矣

三宗

三宗天地人三宗也天宗四天宗天神也陽宗日也陰宗月也星宗北辰也地宗二岱宗山也瀆宗河也人宗八大宗小宗族也祖宗先聖之後也秩宗典禮也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之徒是也女宗鮑蘇之妻不妬是也談宗長於辭說如樂廣之徒是也辭宗如張九齡之徒是也今己丑　上試庶吉士散館三宗論則無過蒼之三宗也

子卯不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為吉所以戒懼也然止此二日非凡遇子卯皆不樂也

一朝權在手

諺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有出處朱溫奉使設宴戲擲龍

醻詩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送子壻詩

唐人送子壻詩甚少劉長卿送子壻歸長城即今長興詩云送君卮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咏柳花如雪若為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身愧衰顏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漫漫用事雅切甚妙

丫頭

今人呼侍婢曰丫頭蓋言其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洪[illegible]所謂偏髾也劉貢父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為[illegible]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襪

襪足衣今之膝褲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矣宋時男子之襪亦稱膝褲今婦人稱之男子無稱膝褲者矣炙轂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子魏文帝吳妃始以綾羅裁縫為之然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靿襪杜牧之咏襪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韓偓履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夫尺減其四亦不為纖然則襪乃女鞋也

剋絲

剋絲作起于宋通作刻絲定州織之不用大機以熟色絲杼木[illegible]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樓閣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于經緯之上合以成文極其工巧故名刻絲婦人一衣終歲方

就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今則吳下通織之以為被褥圍[illegible]富人無不用之不以為奇矣

咼杌

大家用三脚木牀以坐歌妓謂之咼杌歐陽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今無此時製矣

靉靆

明提學潮陽林公有二物女大錢形質薄而透明如水晶琉璃每看文字目力昏倦以此掩目能辨細書精神不散聞得自南海賈胡相傳名為靉靆出西域滿剌加國又明宣廟賜胡宗伯物即此以金廂輪郭而衍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又參政孫景章亦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即今之老人鏡也明時尚貴重如此今則銀數分可得一具矣

八珍

八珍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又迤北八珍醍醐也麆沆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糜天鵝炙也紫玉漿也元玉漿也今不知為何物豈堪入口

阿蘭若

梵言阿蘭若漢言精舍也譯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若[illegible]香草乾草則非是矣

火宅僧

人知有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禺雜志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近陝西邊郡中僧人自耕自種俱有室家有人往西[illegible]

中妝宿僧寺僧待客甚豈酒肉精膳且奉盤匜者俱年少婦女甚
嘗謝之僧曰不然若無家小大老爺豈容住持此處蓋深山中道
藏姦宄有妻子則有家累盜賊亦無可容故也

禁用僧道

今俗疾病則用僧道作齋醮喪死則用僧道徹道場送葬則用僧
道為引導不唯愚民之家雖縉紳士夫無不為之為正人君子所
非矣然習俗莫能改矣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
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此崇正黜邪敦厚風俗之大端也又太平興
國二年詔喪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皆良法也

土性

田地有横土有立土西北横土可以伏居山西多窯族即所謂陶
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許南又有斜土不畜水亦
沐可種

骨董

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載蘧士詩投骨董羹羅
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俗訛為古董

方頭

今人謂不通時宜者曰執古謂不圓活轉變者曰方頭陸魯望詩
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唐時已有此語蓋頭尖則善鑽刺方頭則不
能

三十而娶四十強仕

禮註十而學文註十五而盤戲王孔子註十而志經四十強仕說

十五而佐封稍冊十二而為司空

進戶退戶

酒家有進戶法謂以酒漸漸誘之以開其量老而血氣衰不足以
勝杯杓則當用退戶法漸漸節飲恐亂其血氣

篤义子

今雜戲有名篤义子者或即當時跂行灑食之伎晉咸康中散騎
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
履地反天地之正傷彝倫之大即此梁陳時有擲倒獼猴幢之流
唐清明節有拔河戲令小兒兩頭拔索而倒挽之力強者牽弱者
而仆以為勝負而嬉笑為樂唐之君臣亦尚此戲不典甚矣又有
傀儡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嘉會齊高
緯光所好尚高麗亦有之今字作傀儡其始起於周穆王偃師之
事

品藻

品藻水苔名一名品藻以藻形如品字也今人言有鑑別者能為
品藻之名言如苔之有文藻也

視草

古人謂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將令
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而潤色之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
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作也今典制誥者皆代王言非視
草之義矣

燈盞息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一時凡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
一萬三千七百四十息至人之息以踵存於至深淵默之中氣綿
無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若盛氣號呼提聲吟嘯吹簫
長歌多言傷氣皆非養生之道

世無不殺之雞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
者藉此語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于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
術哉

眉語手語目語

婦人以眉最善蠱人故以女以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
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乖乖柳傾詩宮閒眉語度香不能語而
太白詩閑將手語彈鳴箏手不能語而聞說通路以目屬意通路
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數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
即今之眼語也

穿耳

汝南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
御不瓜揃不穿耳杜子美特工纔弄耳誰家女猶簪白髮之謬
女天然無愛穿耳貫珠何傷於仁

天癸

月運紅潮婦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有奏君王知入月
故名月事漢律謂之纔變幼女來通稱婦當絕跡其字从半女也
古人點朱於額以示進退之節程姬所謂有所避也又曰月

之手止金錯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后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夜
庭令掌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明宮中亦有欲觸其
女官掌之有報官之牒有衛門之寢有示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
事甚詳且宮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刺臂

史記魯世家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悅而愛之割臂以盟到孟
犯昌飛衛請為父子刺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今倡婦與子弟猶
香刺臂始於此

鼓吹

鼓吹鹵簿中樂器也故樂府有鼓吹曲桓元作詩思不來輒作鼓
吹既而得句云鵾鶴響長阜嘆曰鼓吹故自來人思故太白詩云
詩以鼓吹發酒為劍歌雄又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皇甫曾
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又張旭聞鼓吹得筆法則鼓吹
之有益於讀書也多矣今駔儈里巷皆得用之此世風之流弊儀
避不可不嚴禁也

鄴臺瓦

昔辨鄴臺之瓦合金銀丹砂之屬陶成琢冶為硯貴而愈堅緻
膩而廉密發墨而宜筆水漬之蓄而不燥金砂之性猶存也此澄
殊不難循傳澄泥之法以夾布囊盛擣泥水中擺之得細者澄之
清水令徹乾入黃丹飛過加胡桃油搏揉如麪入模中壓令至堅
以陰乾利刀琢成曝乾厚以稻草并黃牛糞和燒一伏時然後入
黑蠟貯米醋蒸之五七度合津益墨不亞於石若鄴臺之瓦嘗試

十萬貫用金銀丹砂戰具不貫當時未必為此乃本能者作此鄙
斯人耳

潤筆

潤筆之說始于晉宋而盛于唐元和長慶間甚碑額記事以得
錢文為榮如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盖實録也李
邕長于碑頌受饋遺亦至鉅萬皇甫湜在裴公幕中為作福先寺
碑度贈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索縑九千乃止與天與識之情如
昆弟及為元暮銘尚酬以鞍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
七萬則他可知矣宋太宗時又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
每朝謝日移文督之前代之重文輕幣如此今則重貨輕文作者
始有賣文為活者矣

乩卜

古者乩卜之法不獨蓍龜見于書傳者有錢卜紫姑卜鳥卜牛蹄
卜粟卜羊卜灼骨卜死卜後俗有雞卜雖不皆出于聖人要亦有
可信者焉

生養死葬相悖

近世風俗多嗇于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錙銖較而寸量之泰[illegible]
則盛作佛事葬則陳列游戲之具以多娛美夫生既不能養[illegible]
有於死哉蓋欲以此誇美于鄉人耳非欲爽其親也豈以觀舍[illegible]
停柩不葬且以偷葬之名革車入土而親方不知者又愈於[illegible]
矣

諛面

今之假面始于高齊蘭陵王長恭王白類美婦人乃皆假面以對
敵與周師戰于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蘭陵舞以效其指
麾擊刺之容

秤水

正月三日為百本命俗于是日秤水以重為大有年今無此法

官斛

今之官斛規制起于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
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底[illegible]
更改斛上下正方斛面務于淳多矣

葉子戲

今之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宋太祖命後宮習之以消遣及有倒[illegible]
戲者以玉作板樣狀六面而刻一二三四五六擲旋于盆中為次
而方倒中其數者為勝似即今之骰子

銖兩之數

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斤
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易重幾何曰重一斤蓋易有三百八
十四爻也今則用毫厘分錢及兩無錙銖之辨矣

另日

俗謂異日為另日皆令說文王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
燕拜遠王謝服之明日敬循衣服以待令日即異日也注[illegible]
非

承[illegible]

皆承霤以木為之即今之水落也

借書一瘢

集韻云古人借書餽酒一瓶音癡還書亦餽酒一瓶山谷詩云不辭借我書千卷他日還君酒二瓶可証也今俗訛為借書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還書四癡則有書者當秘惜不以示人而借書者藏匿不還豈非市井傖賤乎

行香

自後魏以及江左齊梁間每遇燃香先薰其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以後間有設齋行香者齋主持香爐巡行壇中或持香爐行街市里至今皆然失行香之初意矣

墓誌

按古有爵者稱冢無爵者稱墓要不盡然從來有官爵者皆稱墓誌不聞稱冢誌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後世亦罕遵觴今亦延用之矣

鼻祖耳孫鼻子

今人以鼻祖對耳孫皆有所本揚雄反騷注鼻祖始祖也方言獸之初生謂之鼻醫書人之初孕先成鼻梁盈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皆始之義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諸古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云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耳育仍故亦謂之仍孫育生男亦謂之鼻子見漢制考

紕繆皮傳

今考試或有文理紕繆之語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古者一物紕繆注猶壞也紕篇夷切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粃繆上粃粟不成喻文義之乖僻也又人言所得膚淺謂之皮傳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以膚淺近猥相附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傅無所容篡

自出

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傳中凡言出者俱是外甥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漢時猶如此五行志王子鼂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則又云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為舅出今俱無此稱

膳膏

周禮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治羔豚以牛脂也夏行腒鱐膳膏臊治魚雁以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治牛鹿以雞膏也冬行鱻羽膳膏羶治魚雁以羊脂也如此炮製此時豈可入口

臥履

陳宮人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謂之香塵即今之睡鞋也

綉鞋詩

崑山沈愚通理為綉鞋詩曰幾日深閨綉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近見詩社中有光顯無一入情者故錄之

翰林選授

明制第一甲三人即除授翰林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習數年而

後除遣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不似今之定以三年散館也此不
堪者復除授他職今則有出為縣令之例甚者革職矣

畔

今吳語謂避人為畔亦有出陳後主與齊雲觀談來
無處

令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卷故江充傳注令
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漢律有十卷也

帙

書曰帙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音秩如今最狀之類以細班竹
為之帙如細簾襲以薄繒古人書畫類多用班竹帙今 大內藏
晉唐真蹟多用之

茶品

茶之精者浙以龍井為第一江南以芥片為第一然佳者極難得
亦少識者明李于鱗為浙臬副使徐子與以芥茶最精者餉之後
見子與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芥茶葉大多梗于鱗北人不識耳

四司六局

今人以凡事必齊備者為四司六局蓋宋南渡至杭官府貴戚俱
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筵席排當諸事整齊四司者帳設司廚司
茶酒司臺盤司六局者菓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
辦局也街市人家喜席亦以錢倩之

不齒

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愚謂古者一命
齒于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貴貴之義也明洪
武詔致仕官制居鄉與人敘坐惟于宗族外祖妻家叙尊卑若筵
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
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古禮謁見敢有凌侮
者論如律著為令又制三品致仕理事與現任同此段出明太宰
李古沖孤樹裒談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
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蓋古之爪杖也古時或用骨角竹木削
作人手指爪可長三尺許或背有癢手所不到用此搔爬如人之
意故謂之如意不知近作雲頭屈曲者起于何時釋氏以
文殊執之豈亦以搔癢耶蓋僧上堂時執此以登講席私記說辭
附答于柄視之以備忽忘道家亦以梓潼文昌執之相沿用之非
古制矣

即席

宋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介染翰即成文不加點臧
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盡飲言笑自若帝曰臧盾之飲蕭介之
文皆即席之美也後世即席賦詩昉于此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河中曲咏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謂金釵美人十二行誤矣

屧

屧音繼屧中薦也曰步屧曰舞屧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藉地西子行則有聲如今之高底鞋故名響屧今越中諸暨男女多着木屐不分晴雨西子遺製也梁詩畫屧重高牆當是潤屐縚以五采也浣紗石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古詩女來纚足赤脚着屐故見其白如霜也今廣東婦女多如此

沐猴而冠

漢書注沐猴出罽賓國即獼猴也獼猴性躁以粉楚人無容止今以沐浴解之未確

調停

周官有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調和之今此職官不復舉而親友之于兩造閧切者為之調處解釋猶存古意今人不知其出于周官矣

邁種

尚書大禹謨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言臯陶勇往力行布種其德下及于民而民懷服之種字不作上聲讀今人誤以為趄邁其種類作跨竈解大為可笑

健羨

大道之要去健羨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書劄中用為勇往欣羨之意大謬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璧趙之誤

今人投贈不受曰奉璧又曰奉趙又曰完璧非也蓋沿用完璧歸趙事耳不知相如紿秦間使懷璧歸趙並非秦之不受璧也其說本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迫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此璧字本此故言返璧則可言完璧言璧趙則不可

丁一確二

今人言的當者謂之的一確二非也朱子語錄中言丁一確二蓋當時之方言也

一切

一切音砌出佛書猶言諸凡也今俗通作本音非也

中雋

今人稱文場中式者為中雋言其中為雋異也語出左傳士文伯謂茯夢之中曰中雋

操觚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操觚進牘今以操觚為操筆非也

言鯖卷上終

長洲呂種玉藍衍著

反切

本朝國書無四聲而有反切十二字頭後合字皆反切也今塾中子弟多不講反切一入館選肄清書不勞通曉不知反切上取字母下合本韻隨口念出即得之矣如索郎之為桑[illegible]落之為索不可之為叵者乎之為諸至于俚巷俗談亦有反切人習而不知耳如突圞之為團窟籠之為孔鯽令之為兜窟羅之為窠瓜郎之為光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耋

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耋今七十六十五十皆稱耋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八耋如第八卷之初度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似亦有理

前筵後筵

古享禮猶今之前筵古宴禮猶今之後筵杜預曰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蒙古

元之先國號蒙古今塞外四十八家即其後也蒙古國言銀也因女真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世祖一統改號曰元

孝弟

嘗觀孝弟之風敦于貧賤之族而衰于富貴之家盖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唯阿

莊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唯速而阿長今諸司在上前答應皆曰阿而引長其聲即此是也

土號

前代呼蜀人為川老鼠以其善鑽非也宋時謂蜀人誕故稱川藞苴見山谷集老鼠其訛也荊楚人善治鹹魚海錄碎事謂鮑為乾魚故蘄人謂之乾魚頭元時江西人仕于朝者多以腊雞為贄故江西人呼為腊雞頭

三白

今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洛書數也洛書之數履一戴九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俱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五黃七赤九紫上月紫黑赤即下月三白

容頭過身

今譏議人者曰容頭過身漢虞詡疏曰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凡猫犬鑽穴可以容頭即身可過矣喻鑽刺長縮也

苦船苦車

南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車謂之苦車苦音庫即今俗所謂暈船也

寒具

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

于酒壓扁佳人纏臂金似即今之鐲子也

牢九

牢九即今之湯丸也再陽雜俎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東坡詩用爲牢九誤矣

登殺

今詞狀中有登殺亦有出戴胄諫太宗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

口中雌黄

今謂譏議人曰雌黄非也古人寫書用黄紙故以雌黄滅誤以其相類也顔延之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可妄下雌黄謂不得以己意擅改書中之字如金銀車之類是也西晉王衍善談論錯舉經籍輙隨口改易聽者不覺故謂之口中雌黄亦以其改易字句如口中塗滅更定非以其譏議也

榜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謂之榜子亦曰錄子宋人謂之劄子即今之摺子是也

飲章

葢邕傳飲章即今之匿名文書也

筆脚

今人稱所寫字曰筆脚亦曰字脚葢本唐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也

厠籌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有客謂予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厠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爲嘔噦余笑曰安平晉唐皆爲博陵縣嘗嘗縣人也爲柔何不得不爲嘗嘗要處掩鼻客贊侯滿案按如厠用紙不聞所始古多用厠籌北齊文宣王如厠令楊愔執厠籌是帝王之尊用厠籌也齊東昏侯佛爲僧削厠籌干而上試之三戒律部宜律師上厠法用厠籌是比丘之淨用厠籌也今山寺僧人用厠籌者十八九用過仍濯而再用之今西北宦人及兩川諸郡俱用瓦礫并無厠籌者

阿

今世俗稱呼多稱阿此亦有本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漢殺阮卿陰有阿奉阿質阿與等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韓退之詩有阿買不識字知阿字爲發語詞通稱其來舊矣

紫荷

嘗見西番僧名活佛者遣其徒入朝肩上負繡囊以爲此外國之服不知晉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綴之外服加于肩上又宋志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音賀訛謂尚書紫荷囊音何非也今之朝服披領似沿此制但品之高下皆用之且不偏于左右耳

鶯遷

今謂陞官移居爲鶯遷葢本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然並無鶯字因初唐蘇味道詩遷鶯遠聽聞楊楨斬樹已遷鶯唐禮部試士遂有遷鶯求友并鶯出谷詩誤矣今俗又訛

鵾為鸚鵡之又誤矣

蒼鶻

太和正音之副末古謂蒼鶻故可扑靚靚謂狐也蒼鶻可擊狐也故副末執磕瓜以扑靚也傅粉墨者謂之靚獻笑供謟者也古為參軍書語稱狐為田參軍蓋今優人謂之淨副粉墨之大淨也生旦丑外則古無此名副末至今有之

喫虛

李義山定子詩云檀槽一抹廣陵春定子初開睡臉新却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為何人定子牛相小青也北里志列泰娘門有樗樹有瞻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使奔波遂喫虛此詩見杜牧外集喫虛當是唐時語竟不知何解或以為即今之喫虧虧虛音相同或傳寫之誤耳

三世長者

魏志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今俗稱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本此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按雞口雖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此語最有典據後人穿鑿改為雞尸牛從非矣

蜜章

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傳唐宋以來文士多用之劉禹錫為杜司徒追贈表云紫書忽降于九天重蜜加崇于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蜜章孫真誥議云蜜章加等增飾下泉則蜜章二字倒用用于贈典或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蜜即蠟也今據北部之蜜炬見周禮黃燭注愚考古今贈典皆用蜜並非蠟刻其字不用油而用蜜今進士榜中泥金俱以蜜又官府文書有用水硃而不用油者則蜜章實以蜜代油未見以蠟為之前人未有注蜜章者故為辨之

執牛耳

今俗謂主壇坫者為執牛耳按左傳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諸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則以執牛耳為主盟非矣

惡貫

左傳宣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之滿于貫也今俗謂惡貫滿盈本此而俗又以為虎兕有惡貫食人之爪甲不化而入于貫貫滿則遭獲尤鄙俚之甚

木天

金樓子竟陵威王續之內院乎門相對萬戶如一齋裡施木天以蔽光景（謂庭院中以木為板屋障雨日猶如今之庭中立柵上蓋以席遮布帳也）春花秋月之時暗如撤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今翰林院署堂構高華木植豐美謂之木天言人居堂中仰視如以木為天也不知木天二字先見于此

格五

後漢梁冀傳彈棊蹴鞠之戲或漢書謂之格五止用五棊共行一道

亦有能否徐德中籌彩盛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于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今之兒童以黑白棊各五共行中道一移一步遇敵則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爲勝疑即格五耶

波俏

今吳人之儀容輕曁者謂之波俏按魏收有廊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木經云梁上小柱有曲折之勢者謂之廊峭又按齊魏間以人之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庯奔謨切今人轉相傳改謂之波俏

克食

上揚餅餌皆稱爲克食不知滿洲以恩澤爲克什凡頒賜之物出自上恩者皆謂之克什即賜飯一卓及衣服果品皆然不獨餅餌爲克食也

以數爲名

後唐潞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小字二十三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今滿洲有名五十八六十二八十四者不知潞王已先之矣

乖剌

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剌了音賴讀作剌非也東方朔謂吾强乖剌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剌之心今俗罵人曰歪剌謂此

撒帳

撒帳始于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張鳳羽長生扇廡

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宮人遥撒五色同心菓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及李夫人病嘗曰帝必思我解裾袙服之時按袙當作袹袹服近身褻服也又唐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時鑄撒帳金錢錢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每十文繫一綵縧勒近臣及修文館學士送婚拾錢皆作却扇詩

走百病

歲時記燕城正月十六夜婦女羣游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爲辟人香凡有橋處相率以過謂之走百病又暗摸前門釘中者兆吉宜子至今猶然

拜懇

宣府志市人于五月十三日爲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具香紙牲醴于城隍神祈禱自其家且行且拜至廟乃止謂之拜懇又以小兒女多疾者帶小枷鎖詣廟祈禱謂之現枷其鼓吹聲經徹于衢巷今之朝南海九華一路拜香及賽神會帶紙枷焚臂香者淵此

嗔拳笑面

事物紀原江淮俗每作諸戲必先設嗔拳笑面村野之人以臘末作之不知其所謂也歲時記云村人逐除今南方爲此戲者必戴假面作勇力之勢謂之嗔拳今諺云嗔拳不打笑面似本此戲逐除者即今之儺也結黨連羣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常戲爲儺至桓宣武家

蹋田鼓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廿五日夜村落之中以禿帚若麻秸竹枝之類縛火炬燃于長竿之杪名曰照田蠶爛然徧野以祈絲穀今浙西田間風俗猶然

顛不剌

西廂記顛不剌見了萬千雙釋者以顛不剌為美女非也萬曆初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今人不知

齊家之難

武則天年七十歲自揣拭新牙復生不覺其老北史胡后年逾五十而妖艷盡人天生尤物以誨淫如此漢梁冀愛監奴秦宮官太倉令冀妻孫壽私焉壽先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及顯寡與子都亂帝王卿相如此後人寧可不戒懼乎信乎齊家之難也

行禽

管子注道塗無行禽猪人言謂其為能行之禽即今所謂衣冠禽獸也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即行禽也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即今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底

唐方言底字作何字解顏氏家訓云何物為底物此本言何等物耳後遂省何直言等物也底又音低亦可用作平聲今學作宋詩者每好用此字

丈人丈母親家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曰丈人因稱母曰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沿此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亦不分矣二父相呼謂之親家去聲自五代已然今沿之

姒娣妯娌

古姒娣妯娌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姒年少者曰娣又俗呼兄妻曰姒弟妻曰娣今通稱妯娌通鑑注婦以身之長幼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今俗壻至妻家以妻之長幼為次不以己之長幼為序尤為可笑

鼃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周官蟈氏鄭康成注曰今御所食鼃也鼃又作蛙俗名田雞則前代以供祭祀且進御矣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即先食按鼃與蝦蟇乃二種鼃青而小蝦蟇黑而大背有痱磊鼃南人以為常饌蝦蟇不中食但可治鼓脹等疾昔人不能辨耳

拜官

杜甫拜拾遺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今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尚藏此敕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方五寸許可見唐拜拾遺其禮重如此今拜相遣一吏部官至宣旨云某人着入內閣辦事草草而去若宰相以下則趨就吏部聽宣旨而已

分炙帳

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中豎裂一支給勳人一支給門下以防偽巧今人析產分契為分支帳財貨文將有合同皆分裂之沿此

監史

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注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即今之令官底官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唐開元二十年祀后土大赦二十七年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自謙遷職為量移誤矣

稱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六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者至宋始有熙豐建紹政宣乾淳之語已自不敬猶一帝之號自為聯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凡必用上一字唯元豐與元祐稱下一字迨明朝有稱永宣成弘嘉隆合兩帝之號為一稱天啟六年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近至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啟禎者更為不通矣

桑梓

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今人文字乃作鄉里字用蓋詩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言桑梓猶當恭敬而況父母為人子之所瞻依乎胡三省通鑑注曰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自漢張衡南都賦蔡邕游南宮碑魏陳琳為袁紹檄鍾會與蔣誠書晉左思魏都賦俱作鄉里用後人遂因之矣

排行

凡弟二名所用其一字者謂之排行加德宗德文義真義符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近代俱通行

曆書不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明曆猶用之今時憲曆無之矣

易旬為澣

今人記月上旬中旬下旬稱上澣中澣下澣此起于唐侍從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浣故以此名澣同浣

抹胷

楊貴妃與祿山戲祿山爪傷其乳恐明皇知之乃為訶子以掩之訶子即今婦女之抹胷也

襏襫

襏襫農家以禦雨即人之蓑衣也

平頭

武帝洞中之水歌曰平頭奴子擎履箱今人呼小奴曰平頭本此

繫臂

杜牧之宮人詩曰絳幘猶封繫臂紗服飾變古錄云始于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呼不伏

寳臂左右擲〻口令定親之家以初見贈金飾綵幣之類爲崐嶺
吳中皆有此例

通譜

同姓通譜見于史者自晋以前未之有也晋書石苞傳曾孫樸沒
于㓜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
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晋書孫
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于當世遂與孫秀
合族南史周弘正傳諂附王偉與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厮隷
也爲梁制局監降侯景者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
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
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
謂之五父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人同姓通譜不問
其家世但見勢位富厚者輒附之不知于史傳居何等也唐有士
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族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
親也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正堪嚇鬼蓋豐邑坊
造眞器之所也

社

社之名起于古國社里社古者以鄉爲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
是也左傳齊侯唁昭公曰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蓋二萬五
千家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鎭猶稱社古
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唐詩桑柘影斜春社散家〻扶
得醉人歸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漢書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

自立社宋史據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章丘民聚黨
村落間號霸王社揚州群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元隋末譙
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不知明季士大夫何取而名此相聚命誅
各立名號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幾社復社陸文升奏揭張溥等
復社一事至奉旨察覈在事之官多被降罰此風洽乎　本朝順
治年間江浙猶然書刺往還曰社曰盟近來嚴禁社盟二字不見
於書刺矣

千字文

千字文有文慕貞潔紈扇圓潔重兩潔字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
皆作在竹又談苑以千字文題勑字乃梁字之誤時帝王命令尚
未稱勑程參之又辨其非引駙興傳云勑制字碑也

賒酒

劉盆子傳呂母釀醇酒少年來酤者輒賒與之此史中初有賒字
唯高祖紀貰酒注賒酒也今俗不但酒即凡物未付其直而先借
取者皆謂之賒

錦襖

唐宣宗嘗語大臣曰元宗時內府錦襖二飾以金雀一自御一與
貴妃今則卿等家〻有之矣今〻富家鉅族以錦綉爲常服即市
井溫飽之家織金裝蟒公然僭用京師尤甚親戚宴集貧者亦競
習用之無有品制矣

矛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與楯譽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

刺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不能應
矛以傷敵盾以衛身其用相反故事不合者謂之矛盾

漁玉

八十非人不煖故杜詩云衰老須漁玉今之老而好媚者藉此為辭多致隕身可不戒諸

僕號

今貴官家僕多有別號始于明季以前不敢也嚴分宜之僕永年號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士多贈之詩文儼然與縉紳為賓主名賢之輕文章之辱至此極矣迨至今日不以為異

跨竈

子勝于父謂之跨竈出書言故事蓋竈上有釜故也東坡與人書云令嗣瑰瑋奇特奮鞭一躍當撞破烟樓

及第不必讀書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定價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古今深嘅

達者之言

列子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飲聚酒千鐘積麴成封子產以為戚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宜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難而死之易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遑憂聲名之醜也然則今之尊官貴以誇人者豈不為朝所笑哉

搏虎犬

御前搏虎犬必數犬協力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衆犬群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搏嚙虎顛于周旋或怒躍一二丈意欲進去而群犬隨及嚙之不置虎既困而坐衛士乃前射之竟斃于群犬虎以狗為酒初見犬不肯捨去以及于斃今之嗜酒者其以虎為鑒乎

粉糕

今之粉糕古已有之周禮籩人修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曰糗餌者宜米屑蒸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方言餌謂之糕亦謂之餈

雪泥鴻爪

子瞻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乃復計東西今人言雪泥鴻爪本此

修蛇赴壑

子瞻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今人言修蛇赴壑本此

溫公文公二詩

惡謂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順死安或壽或夭唯修身以俟之而已或者偷生怖死盜竊天機欲為長生不死之計斯惑矣司馬溫公示道人有云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壤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朱文公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誰能安二公可謂[illegible]

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

契㵎

謂莘苦也今人用作㵎別非

莫逆

莫逆出莊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又出史記[illegible]若投水莫之逆也

甘露非瑞

甘露多降于松柏樹或他樹白背相傳以爲瑞甚至上聞唐以爲年號不知松柏將枯其津液發越涂沫枝葉如篤病人大汗必死此樹必槁驗之不爽深山中每多甘露樵子牧童多持松柏枝舐弄不足爲異又宋侍講學士杜鎬博學多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鎬嘗味之愀然不懌子姪詰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卒有八哀則甘露又爲災乃人不能辨耳

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稽詐風聞庶幾邊防動息州郡不法稽以上聞近有陳請不實更行降黜之文大例皆偷安苟簡避罪緘默甚失設置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可見宋時使臣行人之類尚許風聞今則耳目之官亦有禁矣

爹

[illegible]爹卽爺切古音徒我切南史王憺爲荊州刺史人[illegible][illegible]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盖荊州方言稱父爲爹

恅愺

文士作事迫促者謂之恅愺見陸機文賦恅愺瀾慢七稱夫僖余訛爲潦草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曹子建牛鬭詩行至土山頭欻起相唐突其語盖有自也

踏𨂗

俗謂事之不振者曰踏𨂗唐人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世人蹋䠀不肯下錢今訛爲塌𨂗

舍弟令弟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喩鄙旨古人亦有自稱其弟爲令弟者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謂孫武曰將軍罷休

打疊

俗打疊二字當作打揲趙璘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襄陂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先與打揲相伴俱用揲字

鶻突

鶻突二字當作糊塗謂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塗原明自注糊讀爲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糊塗二字不[illegible]本意也

阿誰

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傳燈錄云宗風嗣阿誰

停待

停待俗語也亦有所本愍懷傳陛下停待

索郎

索郎桑落音之反切也桑落河 見酈道元水經注又河中桑落坊有井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見高若訥國史補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即桑落也

寧馨

寧馨寧字平去二音皆可用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呲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問多鬼那可往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似當讀去聲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今皆以佳兒為寧馨本之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此讀為平劉夢得贈日本僧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此讀為平東坡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壟空使姦雄笑寧馨此又讀為平皆以為佳兒也愚意山濤王太后所言寧馨皆以為如此之兒非有佳惡之義寧馨二字不獨屬之兒矣南唐陳貺孤貧力學有詩名元宗聞而召之獻景陽宮懷古詩官之不受賜粟帛還山五十方娶有處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樂乎答曰仆少處山谷頗預世事不知衣裾下有寧馨事則知寧馨二字作如此解確矣今以專為兒言甚謬

襪線

前蜀韓昭粗有文章朝士李台瑕譏之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有寸長又云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太牢少牢

太牢牛羊豕具少牢去牛則羊豕而已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牛羊豕也卿大夫少牢牛羊也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不得兼用二牲也今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本于唐人之稱牛僧孺楊虞卿也又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常供祫饗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謬已久矣

幃涎

幃涎以方幅繫小兒領下謂之涎衣今吳中婦女衣外加布裙以績苧上寵謂之圍前非也

澆薄刻深

澆薄者酒不雜為醇以水澆之則味漓薄也刻物者唯有愈深而已故謂之刻深亦謂之刻薄謂愈刻則愈薄也

鼎

鼎盛鼎貴猶言方且也以為重 者非

發軔

軔止車木也將行則發之

武林

世傳杭州稱武林本名虎林唐以避諱改為武非也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唐屬吳郡人見顏師古注漢地理志

太后再適

淮南王安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外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按此漢后乃有再適者

氷人

晉索紞明術數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在氷上與氷下人語媒妁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今謂媒為氷人本此

蓮炬

蓮炬者乃插燭之器天子以金為蓮花之形謂之蓮炬非燭名也

賁嚏

俗以人之噴嚏為人說我此本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乃褱悼而不能寐如思我之心如是我則嚏也

婪尾

今人以酒巡後得者為婪尾婪同啉貪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癢于酒既得酒貪婪之也樂天詩三盃藍尾酒又作藍

雅量

盃名雅又作雜酒器也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能飲此酒不醉故曰雅量

腊器

人未死先合棺為腊器見類聚音韻

蘧蒢

今人呼蘆席曰蘧蒢亦從草頭古原有此名

匳粧

匳粧盛首飾之器也今訛為簡粧

撻兠

以綱兠物曰撻兠撻呼孫切今俗通有此稱

什物

什物者師行二五為什食用之器必共之故曰什物

甲寅無子

律歷志太甲辰有五子唯甲寅無子

八月端午

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上之蓋八月初五日為元宗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是也又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獻銀缾高八尺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重三

今世有重五重九之名舉俗尚之然張說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然則重三亦見于唐詩矣若七夕則亦可謂之重七矣

續命五綵

今俗以端午日作五綵與小兒佩之以辟諸毒按古者貴務風俗

於穀雨日畫五毒符圖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狀各畫一鍼刺於布家户貼之以禳蟲毒則古者五毒用於穀雨日而非重午日也

五更三點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漢唐以前皆然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此其証也至宋世有國祚長短之數寒在五更頭之讖於是宮漏及州縣更鼓皆以五更三點爲止去其後二點并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今世更漏相沿用之未有復用二十五點者然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時宮中又不止五更矣

孖兒

杭州人呼孩子爲孖兒原有此孖字作孩者非

阿堵

今俗稱銀錢爲阿堵大謬也晉王夷甫言舉却阿堵物又顧長康言傳神寫照俱在阿堵中繹其義即今言這個也豈指物之名耶

汝南雞

樂府雞鳴歌汝南鳴雞登壇唤蓋謂汝南出鳴雞也考之舊事漢時於汝南取能雞鳴歌之人其云鳴雞蓋誤也又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唐詩絳幘雞人報曉籌因宮禁不畜雞故衛士作雞唱又非雞鳴歌之說矣

半面之識

漢應奉凡所經歷莫不暗記嘗於彭城相表賀家有車匠于門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唐楊愔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魚映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今人謂半面之識本此

北堂

世人稱母爲北堂又曰萱堂蓋祖毛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箋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返家人思念之切焉得諼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諼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正與桑梓爲鄉里之謬同諼亦作萱

朝奉

徽俗稱富翁爲朝奉亦有出漢有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音靜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退之東坡詩並作本音如今之隨旅行走是也蓋朝奉者如今俗稱之郎中員外司務舍人待詔之類

由鹿

今制秋獮謂之哨鹿獵人冒麀皮入山林深處口銜蘆管作鹿聲鹿乃羣至然後取之即古之由鹿也唐呂温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說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圝則由鹿又當作圝

缺襟袍

今制隨鑾駕文武官皆着缺襟袍馬掛子並從軍之服也按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自隋時詔武官服之今亦其遺制

牢愁

愁變也集韻音曹楊雄有伴牢愁亦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後又訛為牢騷騷乃曹音之誤也

溫暾

輟耕錄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仵慢貌也今俗多以溫煖曰溫暾本此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綠溫暾亦此意暾音吞

浮炭

白樂天詩日暮半鑪麩炭火陳無己典酒務官託買浮炭浮炭即麩炭也今人但名為麩炭

典質庫

今人作庫質錢取利王為鄙惡唯市井富豪為之今士大夫家亦無不如此按此庫唐以前唯僧寺為之謂之長生庫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中得金五兩還之則此事已久矣

鞋底

宋楊文公有盛名常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公甚不平因取藁上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是他人腳跡常傳為嗢烏骨切噱渠畧切大笑不止也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鞋底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蓋言遠也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

小滿芒種

二十四氣中惟小滿芒種其解不一嘗閱之曆家云皆為變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已熟又可以為種古人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

清樂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若求富貴則可矣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七十種柑

諺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七十不製衣宋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親賓為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大既食之嘉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十也意謂不十年不若子恐不能待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羅殿

牁〻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即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蚌飾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盃盤屏匣精工細巧實出於此俗謂之螺甸乃羅殿之誤也

琉璃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白赤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彩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乃銷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脆不實誤者所賤

乃真琉璃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則鑄石為琉璃自古有之第今中國所鑄柔脆不堪唯自海舶來者差堅謂之番琉璃今亦謂之玻璨以作眼鏡有白者有綠者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未知大秦琉璃作何狀也今人知石鑄之玻璃而不知自然天産之琉璃矣

披雲霧睹青天

今用披雲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謂此語僅見於晉不知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必然如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田文曰相門必有相將門必有將二語起此後引用者極多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骰子選格

方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二月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蓋即今俗之陞官圖也骰子名穴骼甚佳

上下其手

楚子侵鄭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王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今時所稱上下其手本此

鉛槧

論衡揚雄採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柔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于槧音僉去聲削板為牘今相沿以為刊刻非也

包彈杜撰

今人謂作事穩當無瑕疵者為沒包彈包拯為臺官嚴毅朝列有過必遭彈擊言作詩文無出處者曰杜撰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涉虛誕杜默為詩多不合律引用無據故曰杜撰

暴露

今人言晝夜勞于行役者曰暴露言日則暴日夜則露濕孟子秋陽以暴之音瀑不從本音

不係

不然係便謗也不係亦有出處北齊書後主穆后名舍利母名輕霄後入宮幸于後主女侍中陸大姬養以為女即令后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係輕霄蓋南北朝已有此語

言鯖二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呂種玉撰種玉字藍衍長洲人是編皆訂正字義考究事始亦宋人釋常談之類而語多習見又往往昧其本原或反滋顛舛如謂今之路引本漢之長境不知周禮亦有此法謂墓志有爵者稱公無爵者稱君不知隸釋有後漢故民吳公碑謂卽時爲登時本唐戴冑語不知漢建安中焦仲卿妻詩已有登卽相和許語謂親家之稱始五代不知唐大歷中盧綸詩已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語謂排行起晉末漢人未有不知水經注載漢光武帝封諸姪已德字聯名謂虎林稱武林先見晉書及漢地理志注非避唐諱不知作晉書之房喬注漢書之顏籀正爲唐人其尤謬者如漢武內傳王母命田四非答哥哥畢云云乃答哥爲句哥畢爲句哥卽古文歌字種玉不知漢人假借通用之法又誤讀爲一句遂以弟呼兄爲哥哥語本於此亦太疏舛矣

事物攷辯六十三卷(一)

〔清〕周象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周德宣鈔本

序

懸著周子之於道也勤矣讀經述聖人之微言而為之箋解易詩禮尚書古文諸經次第有成書以其暇又為事物考辯輯大指在援古析疑訂訛亦以翼經也予既卒業而歎曰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盖聖學所以有本有末也是書始乎近卒乎遠弘深顥演極海涵地負之觀可不謂勤矣哉今之儒者言學或言約矣烏知博之所以約也彼之所為約非吾之約也以為說之太詳而其義反蔽祇

求之心焉足矣人心之同者祇此不學不慮之良夫學以學其不學不慮之良庸有過哉然近溪龍溪之學或訾為賢者之過何也懼來者度先聖之遺籍不覯而同於冥行渡江河而亡舟楫以祈免墊溺之患難矣考亭朱子有言吾學自零星積累得來蓋以此理散於天地萬物非經羅放失積累以致之而不為我有以亡有之謂約持此以往剸決天下之幾則世之藉不學不慮為口實者皆然周子本先儒格致之學以為學百氏之書無所不窺研精殫思而擷其至要天人內外難顯之情皆揭質文損益之故皆晰郊廟禮樂官制人名器用技能之變皆具機祥物彪往來之數皆列大者既淪而細者無之或遺譬治水之為烈也由中邦達於敷淺原暨西傾鳥鼠渠搜之區皆敘豈曰莫高山大川焉已哉大抵諛聞之家以通經學古為迂司馬涑水言長編成惟王勝之讀之一竟他人不能嗟乎學以學其不學不慮之良而已然如是以為學君子猶謂其未能擴而充之

以至於大剏其濡於諛聞而苟一時之得以希世又其業之泆焉者也周子躭道體素蕭然陋巷有以樂其天文章為學者師承名馳海內且退然硜硜求之古人而無倦異時出為名臣吾知其以經術彌綸世務若燭照而數計也是書為學者行遠升高之藉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博之中有約由此其悟焉而後知周子之為功也夫君子多識蓄德未有不自循循積累以悟之者嘗是可以質之先賢不愧矣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既望

南閭弟王御謹題

自序

聞之考亭先生曰讀書之法必從無疑處看到有疑又從有疑處看到無疑此前輩已試之方後世為學者之津筏也古今事物之理錯見於載籍間者學者詎能一一通曉藉令有疑而自謂無疑不至承訛襲謬終身面墻不止然則其疑終不可解乎曰否不可解者以古人之說解之而已吾人少年所讀之書大抵鹵莽滅裂以為如是可以無疑也及積之中歲而忽有疑焉積之晚歲而疑乃益甚焉退而參攷於百家制作之林見有先得我心者不覺前此所疑渙然氷釋然後嘆今日之是而昨日之衆皆非也余賦性椎魯少為舉子業所束縛不能大肆其力於古學間或涉獵往事不過蠡測管窺畧觀大意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不可更僕數自甲午乙未而後稍知學殖無論正史稗官兼收並蓄茍有會心即手自劄記以備忽忘二十餘年以来幾于盈箱積案其間簡帙散軼者蓋十之二三矣壬戌下第北歸檢閱一過如金

在沙如玉在璞往〻真贋不分爰别
為四十三類共六十三卷顏曰事物
攷辨大而乾象坤輿下逮禽魚草木
之細凡經古人所論定者必詳書曰
出自某人採自某集或以經說經或
以史証史或攷其源流或辨其同異
向之疑而不能解者于是乎解矣至
于古人之說有介在兩可未經駁正
者亦必援引成書裁以己意使歸于
至是無非而後已要未嘗師心臆解
以指人瑕疵為快也若其次第先後
雜亂無章點畫魯魚較讐靡暇語云
疾行無善步諒哉余今行年五十矣
家學青箱靳焉莫繼恐其日久湮没
因不揣固陋勒成一編以就正于當
代之博雅君子非敢曰致知格物之
一助也聊以為賢于博弈云爾
康熙二十四年冬十月朔研北勞人
周象明懸著氏題於帶經堂

事物攷辨目錄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周易

十三經

顧起元說畧漢武帝表章六經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也秦焚曰文翁遣司馬相如受七經隋樊深有七經論七經易詩書三禮春秋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乃詩書春秋三禮論語也去易而益以論語非也經典釋文序錄九經乃

易詩書三禮春秋孝經論語也樂經失傳故不列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也今十三經註疏乃易詩書三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五經正義非一人作

顧炎武日知錄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令更裁定未就永徽三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明按鄭氏今言曰洪武四年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穀程胡張禮記陳其後盡棄註疏不知始自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說之優者採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五經大全

日知錄明永樂中奉旨修五經大全春秋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

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除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三易

章如愚山堂攷索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伏羲連山黃帝歸藏一說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易正義周易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出求成易論

明按連山者伏羲之易也夏后因之以作易其卦以艮

為首艮者山也艮所以成始成終故曰連山其其體也
歸藏者黃帝之易也商人因之以作易其卦以坤為首
坤者地也坤以厚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至周而
易之旨大備故周易之卦以乾為首乾者天也天所以
首出萬物故曰周易觀其象也三易之體各以一卦為
首各以一義為先要之三易其卦皆八其重皆六十四
聖人之於易象決天地育萬物其傳心之要出治之法
先聖後聖其揆也

歸藏先坤

事物攷辯卷之第一　周易　三　帶經堂

王伯厚困學紀聞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々生陰々生
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三義

山堂攷索孔穎達易疏曰鄭康成依易緯乾鑿度而作易
論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按
繫辭傳曰易窮則變々則通々則久又云生々之謂易則
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無所謂不易簡也

明按易有體有用不易者其體也變易者其用也無體
何以有用謂易一名而含二義可也

十為圖九為書

易經同異錄河圖之數十洛書之數九邵子之說也劉牧
獨反而置之不能不啟學者之疑朱子啟蒙辨之詳矣阮
逸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益確知十為圖
九為書也

先天後天

周世樟五經類編自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氏神而明之推
衍其數由太極而生兩儀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由兩儀

事物攷辯卷之第一　周易　四　帶經堂

而生四象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由四象而生八卦故次
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其卦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
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所謂先天之學
也至於文王更置其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
居東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所謂後天之學也先天立對
待之體後天妙流行之用先天應天後天應地悉出自然
之理其六十四卦特因八卦而重之伏羲時已有此但伏
羲時止有卦畫未立文字至文王始有繫辭耳

貞悔

朱升周易傍註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貞占見前悔占將來六爻不變則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秦伯筮伐晉得蠱卦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此其証也六爻有變則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晉語公子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此其証也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指本爻々辭悔字皆指變爻勿生他義

小横圖大横圖

同異錄小横圖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三畫之卦也大横圖之重為六十四卦六畫之卦也用

也三畫之卦乾與坤對兌與艮對離與坎對震與巽對六畫之卦乾與坤對夬與剝對以至頤與大過對復與姤對每一畫陰對一畫陽莫非自然之序總之一陰一陽也總之一太極也此邵子所傳伏羲氏先天之易也

卦變

日知錄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明按陳潛室木鍾集或問卦變之說程子主乾坤朱子主他卦互變不知以何為正曰程子之例可通於三陰三陽之卦或三畫不等者即推之不通若從朱說即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々々皆然所謂易也若止乾坤之變則非變矣

易經授受源流

馮端臨文獻通攷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自魯商瞿姓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姓也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初田何授丁寬々々授田王孫々々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其本皆古字號為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々々授沛人高相々々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其學馬融又為之傳以授鄭玄々々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

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惟行鄭
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焦延壽字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王註

通攷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
一切掃去暢以義理于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王弼好老
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良有以
也弼註上下經今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其門人韓康伯撰

易擧正

容齋隨筆易擧正三卷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定本其
畧曰今本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霜字下脫堅冰二
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
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本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
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
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四字
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註云有其魚故失之
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誤作來反困初
六象曰入于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上多幽字鼎象聖人烹

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
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
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
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
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
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
止也註云陽已止下故也今本誤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
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
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

蒙稚而著今本稚字誤作雜字予于福州道藏中見此書
而傳之及見晁公武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十字樞

同異錄淳安夏氏讀易十字樞一曰中二曰偏三曰正四
曰反五曰應六曰敵七曰比八曰遠九曰乘十曰承中者
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也偏者初三居下卦之偏
四上居上卦之偏也正者剛畫居初三五之位柔畫居二
四上之位也反者剛畫居二四上之位柔畫居初三五之
位也應者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或彼陽此陰或彼陰此

陽兩相遇也敵者初四二五三上或彼此皆陽或彼此皆
陰兩相抗也比者初近二〻近三〻近四〻近五〻近上
也乘者本爻在彼爻之上也承者本爻在彼爻之下也十
者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吉凶悔吝皆於是乎生焉故謂
之樞

十翼

易大全孔氏曰彖傳二篇（上經彖傳 下經彖傳）繫辭二篇大象小象
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上彖下彖以解文王卦下之
辭大象以釋一卦之名義小象以解周公之爻辭文言以

釋乾坤二卦之理上繫下繫統言天地之間與人事之始
終說卦傳以陳說八卦之德業序卦傳以序六十四卦之
次第雜卦傳以辯衆卦之錯綜此皆羽翼聖經者也故曰
十翼

明按繫辭本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上
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釋文云王肅本作繫
辭上傳說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

吉凶悔吝

橫浦曰新易言吉凶悔吝之類皆理也非事也天下雖未
有此事聖人已知有此理矣故逆推之以示後世

畫前有易

山堂攷索楊龜山問邵堯夫曰畫前有易何也曰畫前有
易其理甚微然以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
見也如神農氏之耒耜取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
之舟楫取渙服牛乘馬取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
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已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有易乎（康節）

以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非也

明按先儒之論重卦者紛〻矣康成謂神農重卦是以
連山為神農氏之書也孫盛謂夏禹重卦又惑于連山
為夏易之言也史遷揚雄班固之徒皆以六十四卦為
文王所重絕無証據惟王弼以十三卦之言斷之謂伏
羲畫卦即自重卦此不易之論也又按劉元城先生語
錄曰以大傳言之神農氏為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
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為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
取諸隨益噬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堯舜皆
在文王之前謂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可乎

九師說

王伯厚王海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因有九師說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九家易

困學紀聞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易義九家者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也

乾元亨利貞

易大全方蛟峰曰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與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不利不用戒

辯非他卦之比也故夫子變例以四德釋之

乾坤初爻

呂東萊續易紀聞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陽者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剪除

明按沈毅齋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乾言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履霜堅氷則防小人之易長

乾二爻

易疏初與二俱爲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鄭康成以爲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非也

乾不言凶

山堂攷索朱子曰乾上九一爻不言凶而曰亢龍有悔者蓋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德以濟世則免悔而復吉矣

用九見羣无首吉

元吳澄易纂言乾爲首六畫皆陽而爲卦之首剛之過也

變而爲柔則不偏于剛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故吉

明按東萊讀易紀聞云乾之无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上下之間皆不可多上人也又按趙汴水曰見者善藏其用人見爲无非真无也

文言非皆孔子作

劉元城語錄文言未必皆孔子作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左傳襄公九年穆姜甍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當

穆姜為此言時孔子尚未生也

貞固足以幹事

讀易紀聞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
蓋錯認朴拙者為貞固耳殊不知疏通者雖能猝辦目前
然不貞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明按朱子曰貞固是固得那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
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寬以居之

讀易紀聞乾九二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

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讀易紀聞大凡人之作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
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坤四爻

易疏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智也
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
故曰无咎

坤五爻

黃氏日抄名震字東發　坤六五黃裳元吉伊川以為婦人居尊
位之戒如女媧則天晦菴非之益六五于坤為最吉之爻
初非有戒辭也鄭氏曰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
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
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

陰疑於陽必戰

元胡炳文字仲虎號雲峰易本義通釋坤卦上六〻三皆揭一陰
字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于陽必戰
戰則與陽敵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于陰之時存

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罪不容誅在君父亦宜早辨益能
辨之于初則如六五之黃裳元吉積善有餘慶也否則如
上六之其血玄黃積不善有餘殃也

屯蒙

宋胡庭芳號雙湖　啓蒙易傳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
道焉天地既位乃師立矣

利建侯

困學紀聞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可見封建與天地竝立一
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

之失也
明按黄氏日抄程傳云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朱子謂建已為侯恐未安鄒氏曰初九能得民建以為侯分民而治厥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此說似優于朱又按瀘川毛氏曰利居貞者其利在我利建侯者其利在民

志行正也

讀易紀聞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時盤桓不進以為其心退縮无志于行正道殊不

知所以盤桓不進者其志乃在于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正道乎

蒙初爻

黄氏日抄蒙卦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程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脫去其昏蒙之桎梏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似未安楊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說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錮之終身乎節齋曰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最明切

蒙二爻

易本義通釋蒙卦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三句取象是三義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而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家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明按誠齋易傳曰五求二〻非求五乃曰子克家者何也曰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呂亦臣子分内事如子之克家尹非功也

需

東萊集需大象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晏樂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有待之時也飲食晏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

需上爻

易纂言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四為穴上應三足入于穴之内也（疏以上爻為穴朱傳從之）客三人乾三陽也乾為客來主于内乃其素處之位非上所召而來者上六柔正下應九三初二兩爻同為陽類上六皆能敬

之故居需終而吉

訟四爻

東萊集訟卦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〻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〻至柔而不至于生訟所應者初〻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無可訟雖有好訟之心亦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〻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復就于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濫欲擊東岸而其岸堅不可動欲

擊西岸而其岸又堅不可動則必循〻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惡既不得騁不之于善將安之乎

明按胡庭芳曰四之不克訟與二異二識時勢反而安其分之小四明義理變而安于命之正

剛中而應

東萊集師彖剛中而應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二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不得君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左次

易纂言師卦六四師左次无咎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為次澄按兵書尚右〻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〻次猶言退舍蓋不進前而退後也

小人勿用

東萊集師卦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此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

比五爻不論正應

易大全趙氏曰易六爻貴于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五爻不論應否專以比五為義

比初爻

東萊集比初爻有孚盈缶滿腹皆誠

小畜初二爻

橫浦曰新小畜初九言復自道是一觸乎心無在非道所謂安而行之也九二言牽復吉則有勉強之意不若初九之自然如顏子不貳過是也

小畜三爻

易纂言小畜卦九三輿説腹夫妻反目輹伏兎也在軸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説之二若是偶畫則二三四互坎爲輿今九二奇畫是坎之下畫不存也爲説去其輻之象九三爲輿中人三與四本非正應而強與之比是三欲妻四而四不夫三故反目

履虎尾

陳潜室木鐘集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其變體也卦爲正體爻多變體不可執泥

履四爻

易本義通釋履卦九四履虎尾愬々終吉三履虎尾而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于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于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説視乾剛則乾爲虎自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謂五爲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四多懼也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終吉

泰卦

誠齋易傳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禮法之世乎泰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

朋

困學紀聞泰言朋否言疇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朋退小人之僞朋也

泰三爻

東萊集泰卦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

繫于苞桑

升菴集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人以苞桑爲固結之喩非也即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氷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状云邦國之杌隉綿々聯々若苞桑綴旒韋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明按易疏云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根本則牢固也諸家皆主此説

同人三四爻

易大全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大有

誠齋易傳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乎六爻享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士生斯世緼袍華于佩玉飲水甘于列鼎

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謙初爻象

易大全張南軒曰謙ゝ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言謙今人往ゝ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謙上爻

趙汴水棣名汝周易辯聞謙卦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不云无不利有奉命為將他事所不得專也鄧艾有取蜀之功而身為僇者專封拜之過耳

豫利建侯行師

易大全建安丘氏曰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卦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顏慙巽熙易丹卽堯夫曰寶鏡造形難隱髮驚刀迎刃豈容絲ゝ髮猶存卽此是溺人鬼關頭也只爭得這些子故介于石便是誠意便是愼獨

隨二爻象

程傳隨二爻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于邪而已故曰弗兼與也

隨三爻

易本義通釋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易之例不論陰陽初爻皆得稱小子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

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失〻于此必得于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且與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

明按二爻丈夫指五三爻丈夫指四

蠱上爻

易本義通釋蠱上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五爻皆以父子言至上獨言君臣者蓋君臣以義合者也君子之出處在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壹 帶經堂

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

明按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巽之權而行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所當止

至于八月有凶

易纂言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為臨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五月至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六月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畫變盡也今日二陽之臨陽長而陰消也至于八月二陽之遯則陰長而陽消矣故其占為有凶

消不久也

易經同異錄李子思曰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觀四爻

易本義通釋觀卦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下與童觀闚觀反上與九五觀我生應益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疏云生猶動云特五自觀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觀五曰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畫 帶經堂

光已達于國者也觀其達于國者則其出于君者可知矣

觀五爻

同異錄觀卦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疏云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吳幼清曰我指六四言九五但觀六四之動作以驗我君道之得失也二說皆非正旨蓋五為天下觀而五之所觀者我也君子中正之稱反觀而无愧于君子則天下服矣作一句讀

噬嗑上爻

同異錄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凶疏云鄭康成曰離為槁木

外卦離，坎為耳，互卦坎，木在耳上，為何校滅耳之象。胡雲峰曰
初能改過，是止惡于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于終，故直曰
凶

賁上爻

易本義通釋：賁上九曰賁无咎，復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
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者歟

剝大象

黃氏日抄：剝大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程傳云
山高起于地，而反附著于地，圮剝之象也。諸家疑山附于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叢書　帶經堂

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愚意山特出而遠于地者，山
之常也；曰附于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伊
川釋為圮剝之象也。厚下安宅，觀圮剝之象而厚其基，使
不至于剝也（與疏意同）

剝上爻

程傳：剝上九碩果不食，諸陽消剝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
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矣，无間可容息也

明按：困學紀聞曰：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
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
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
所能剝，盡明矣

復之說有三

天元發微：濂溪就坤上歸來處說復，故曰利貞誠之復，說
與王弼同；伊川就動處元字頭上說復，故曰動之端乃見
天地之心；康節就動靜中間說復，故曰一動一靜之間。朱
子謂道理只是一般，似所指地頭不同耳。觀復之下面一
爻，正是動，如何說得靜？程說為是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叢書　帶經堂

明按：陸子靜云：天地之心，動時非有，靜時非無，由靜而
動，心乃見焉

復大象

姚氏露書：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或云閉關只此一
日，非也。古者二至閉關，二分方啟關。白虎通義曰：率天下
靜，不復行役是也

復卦爻辭

易大全饒雙峰曰：復卦辭皆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
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

復之亨處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必至于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之所致不可不慎也

无妄二爻

大全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胡雲峰曰耕穫者種而歛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註疏皆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而字非也惟本義以為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田始于菑終于畬不耕穫不

菑畬者六二柔順中正始終無所作為之象故其占曰利有攸往夫利往則有為矣而曰无所作為者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為此其所以可有為也

无妄三爻

黃氏曰抄无妄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程傳妄動而得亦必有失朱曰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視程傳為明矣鄒云或者繫牛于此自以為固矣繫脫而為行人所得乃反責得于邑人豈邑人之罪乎此所以為无妄之災也

大畜二爻

何楷古周易訂詁小畜九二與說輹小畜之九三則曰輿說輹是為陰所止四說其輻也其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九二亦曰輿說輹自是止而不進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

頤初爻

易註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四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

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明按胡雲峰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靈龜可貴者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爲爾則在彼者反爲主而以我稱矣爾我二字理欲内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初應四而動而棄其所守以徇之故其象如此

太過大象

同異錄大過大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

无悶趙汴水曰獨立如巽木无悶如兌說程正叔曰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悶遯世无悶也

維子亨行有尚

易本義通釋他卦皆以亨為占此獨以亨為象益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透澈由是斷然行之無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心亨為象以有尚為占也

離三爻

程傳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則知其常如鼓缶而歌樂天而已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蔡伯靜曰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有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註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周易

咸卦山澤一體

易本義通釋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為一卦

无心之感

困學紀聞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

咸大象

同異錄咸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朱子曰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土若不虛如何受得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陽畫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中溪張氏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于潤无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于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

恒大象

同異錄恒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建安丘氏曰方謂理之所不可易者胡雲峰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爲我之不變善體雷風者也

恒五爻

易纂言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六五夫之正位也乃以柔爲常而守之不失在婦人則吉若夫子則凶蓋五雖以震男居外卦之中而爲夫然柔非男子所宜也

遯卦辭

同異錄遯亨小利貞疏曰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時須隱遯避世而後得通故曰遯亨陰道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程傳從之曰陰柔方長而未至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是皆爲君子言之也朱子本義則以遯亨勸君子宜急遠小人以小利貞戒小人不可害君子兩説俱通而疏意尤徑

遯四五爻

宋俞琰字玉潤 大易會要四剛而不正其遠小人以情五剛而中正其遠小人以禮此好遯嘉遯之别

大壯三爻

同異錄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胡雲峰曰剛壯之時又過于剛小人用之以爲壯罔不足貴君子用之茂視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楊誠齋曰小人如羝羊喜于鬬而狃于勝喜于鬬故技止一觸之勇狃于勝故怒及无心之藩然終羸累其角而後已深明用壯之不可也

明按註疏皆以罔爲網羅之網罔不可從吳幼清云君

子勢雖壯盛而不自恃歉然若無也如此則與下句不貫不若胡氏之説爲優

晉卦取象

易本義通釋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爲牝馬爲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爲日爲中虛之象

晉五爻

困學紀聞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程傳云五爲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患其用明之過而至于察察

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易解作矢得勿恤荀爽曰五從坤動而來爲離ㄷ者射也故曰矢得勿恤又曰矢誓也誓信也兩說俱穿鑿不可信

明夷二三爻

縣易丹翟氏曰二宜速慣爲臣啓息惰之心三宜緩恐爲臣開篡弑之禍

明夷五爻

易大全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胡雲峰曰易以意爲主此卦之意主于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在五矣諸

卦意有類此者惟學者識之

明按漢趙賓好小數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荄滋非而箕子也其說穿鑿之甚信如所言則文王以之當作何解

家人二爻

同異錄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程傳云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得治家者也故曰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

明按家人內三爻皆指婦人外三爻方指男子六二柔順中正即彖辭所云利女貞者也程傳所云泛論治家之道則是以之釋六二一爻則非

家人二爻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大易會要蒙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四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二順以巽事夫之道

睽大象

程傳睽大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聖賢之處世

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睽三爻

易本義通釋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見離有目象輿在下二在三下故見有輿曳象牛在前四在三下故見有牛掣象天與劓傷于上故見上有傷之象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明按曰曳曰掣曰天且劓本此事但三之初心與上相疑故有許多妄見耳此皆无初之象然三實无他終必得白故曰有終

睽上爻

易本義通釋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上有應而亦曰睽孤者以猜狠故孤也三見二之曳四之掣上之傷疑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為豕且以為鬼矣見其如此故張弧後知其不如此故說弧遇雨則吉至是則疑甚釋而睽可合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易纂言凡爻位初為東三為南四為西上為北蹇解之變以三四二畫相易往來于上下體交際之處故蹇解二彖其占為行有獨利于西南二方也初東山下之窮處止之最下者也上北水外之窮處險之最極者也故行者不利于東北二方也

解二爻

程傳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

解四爻

易註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小人去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六爻大旨

大全建安丘氏曰解卦以六三一陰為主故諸爻皆欲去之二言獲狐獲三也四言解拇解三也上言射隼射三也五為解之主而言孚于小人退三也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懼也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无他辭但曰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損大象

同異錄損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吳幼清曰懲平之也窒塞之也忿氣之起如山之高慾心之留如澤之深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懲忿

如摧山窒欲如填壑
明按項氏曰少男多忿少女多欲人之所當損者莫過于此故九思之終曰忿思難見得思義

益大象

同異錄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吳氏易纂言曰遷善巽象巽在外于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内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内而益也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益二爻

黄氏日抄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古註以及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惟程傳以十爲衆以朋爲助云衆朋助而益之龜不能違也是或益之爲句十朋之爲句龜弗克違爲句未知孰是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剛長乃終

大全夬彖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胡雲峰曰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

夬大象

黄氏日抄夬大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也忌者禁也約立禁防而無潰散蓋以則字爲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傳云未詳龜山云以德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于天勢必將決于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此二說近之
明按居德則忌諸家或以居德爲積而不流非也張横浦云君子雖有德不可以德自居若自居其德則小人

必見忌矣說與龜山同

姤次五

易解鈞玄邵堯夫曰復次剝明治生于亂乎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

姤初爻

黄氏日抄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以一柔乘五剛散而无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吉金者至堅之物柅者制動之主也馬融王弼皆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者也廣雅柅止也按此說

其義甚明程傳不以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
爲止車之物止之以金柅而又係之又是一義然恐與經
文不合

姤五爻

黄氏曰抄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程氏以爲求
賢而天降之賢于爻象未見其的確朱本義以杞爲五之
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
知于爻象何如緣此爻辭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蔡
節齋曰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

惟當自畜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出于天非人之所能
爲也雖未必然于爻義差近姑錄之

萃二爻

同異錄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馮厚齋曰本爻與
五爲正應引初六〻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
而无咎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者項氏曰
羣聚之時爲禮當必如二之交五信在其中而後外可畧
也

萃五爻

同異錄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胡雲峰曰
五爲萃之主既有位而无咎矣然有其位无其德則亦不
免于悔故又戒之曰當此而人或未信服當脩其元永貞
之德則悔亡耳此獨以九五爲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
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
其終比與萃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也

升卦辭

易纂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萃與升皆自坤取
義萃卦兌之一陰說而爲主于上故坤之三陰順而聚于

二陽之下升卦巽之一陰順而升于二陽之上又地氣上
騰木生地中日進而上故曰升其占爲元亨升與萃反萃
九五在上之大人三陰萃而在下者利往見之升九二在
下之大人三陰升而在上者降而來見則可勿恤又卦自
臨變一陽在初上進居三〻南也故于南方征行則吉
明按程傳曰巽東南坤西南皆合于南方故以嚮明行
道爲吉

困卦辭

易本義通釋困亨貞蹇能止則智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

所窮困處坎險而不失兌說則亨他卦言貞亨〻由于貞
也惟處困能亨則得其貞〻由于亨也

井大象

黃氏日抄井大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程傳
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愚按
相字宜作去聲其義爲助若如程傳勸之使相助則使相
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字以足其義是相乃歇後字
耳且于木上有水之義似不相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勢
隔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有如汲井益取井之象云爾

井三爻

易纂言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
福九三以剛居下之上井之渫治清潔者二三四爲互兌
三在兌口之下有不爲人所食之象惟其渫而不見食此
人所以爲之心惻也末二句是設辭正見我心惻之意言
三之清泉可汲以食如遇王之明則必見用而君民皆
受其福矣

井六爻全旨

大全西溪李氏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
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
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洌而泉寒六爻井收而勿幕功用
始及物而井道大成也

水火相息

黃氏日抄革彖曰革水火相息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
蔡節齋本王弼註以爲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
程云物止而後有生未云滅息而後生息又云水盛則魁火便有四時改
思意益生息又自滅息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爲滅息之息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鼎大象

大全建安丘氏曰革者變也聖人于革九四言改命而受
革以鼎〻象又以凝命言之益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
革所以示革之後當端正以守之其旨微矣

鼎三爻

易纂言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居下體之上亦耳之象越五應上故耳革震爲大塗
三四五互成兌震之中畫塞矣改行塞互體乾變離爲雉
約象兌變坎爲膏三居兌口之下故爲不食三變爲柔則

三四五成坎為雨故曰方雨陽畫實為盈陰畫虛為虧三
變為柔是以盈為虧改悔其舊也故終吉

震二爻

易纂言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
二以柔居柔而乘初剛故危億喪貝者被雷震驚散而大
喪其所有之貝也九陵謂六三二三四互艮為山六三在
艮山之半故為陵二畏初之威自二從三而避之故曰躋
于九陵至于辟易遠避可謂懦怯之至矣然居中得正若
有墮甑弗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
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七者震數

事物攷辨巻之第二　周易　函　帯經堂

艮卦辭

易觧鈎玄艮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陸子靜曰上二句是无我下二句是无人
明按朱子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
忘也說得最好不獲其身是不見有我不見其人是不見
有物只見所當止也

艮不終止

山堂攷索楊適山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傳曰止萬
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
始也止乎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

艮上爻象

大全艮上爻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胡雲峰曰震以下
一爻為主故九四在上卦之下而未光不如在下卦之下
者之致福也艮以上一爻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薰心
不如在上卦之上者之厚終也非特艮上九為然賁上九
上得志大畜上九道大道蠱上九志則可順上九大有慶

事物攷辨巻之第二　周易　壴　帯經堂

損上九大得志蒙上九上下順皆艮之以厚終也

漸大象

同異錄漸大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費氏
日抄云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為漸說本註疏梅菴謂木漸
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鄭云山上有木止于下而
漸于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
遽致其高大哉似于文義尤切胡雲峰曰居德象艮之止
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漸上爻象

東坡易傳漸上九象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无累于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歸妹大象

易纂言歸妹大象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澤上有雷水之湧起者必落君子覩于此象以物之有始必有終有新必有敝故必先有以永之而不使敗乎終先有以知之而不使至于敝也

歸妹上爻

易本義通釋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无終盖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于兌之陰則一也

豐初爻

易纂言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配主謂六二陰陽之合曰配主者六二為卦之主爻也旬十日也初與二本非正應而以近比相遇不可以久然淹留十日亦无咎也往而求合于二則有功矣

明按註疏及程朱皆以旬為均以四為配恐不如吳說之切當而又無改字之嫌

旅二三爻

大易會要二即而三焚二去離遠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近也其相反者二柔得中剛不中也

先庚後庚

黃氏日抄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巳為陽〻主生甲于時為

春自庚至癸為陰〻主成庚于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取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取揆度之義鄭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斂更于庚悉新于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此說與本義合

兌四爻

易註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註云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于幾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

明按孫公和曰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賢故介豫

有喜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周易輯聞渙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與大畜益利涉厭其義也需訟象兼義也渙中孚直以巽木為舟涉坎兌之水坎止水但去舟虛而弗載坎流水木行其上斯有利涉之功水能載亦能覆平正无偏則利貞在其中矣

渙三上兩爻

大全建安丘氏曰渙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大　帶經堂

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于上為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為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于三為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節初二兩爻

同上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之臣則不出門庭為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則失節矣

中孚

朱子本義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是虛事皆不妄便是實

明按木鐘集曰中孚為實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孚為虛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此中孚之用

中孚大象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帶經堂

大全中孚大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進齋徐氏曰獄乃人命所係一成不可變故聖人每慎重之易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謹刑者如此

中孚四爻

周易輯錄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或問註疏皆以三

爲禹匹程朱獨指初九宜何從曰初與四爲正應故曰匹三四非匹也蓋爭道貴一四既絕初而信于五則无朋黨之咎矣宜從程朱

明按困學紀聞云小畜上九月幾望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則无咎陰從陽也五從幾者戒其將盈陽盈則陽消矣

小過五爻

同異錄陸樹聲老餘雜志曰陰陽二氣氤氳交互則能爲雲作雨或陰少而陽多或陰多而陽少皆不能爲雨小畜

之五陽一陰〻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〻氣少也故皆不雨此說與註疏合故錄之

既濟四爻

易纂言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帛之未成衣者袽衣之已成而敝壞者六四過既濟之半將有敝壞之理猶繻之必將爲袽也下卦離爲日五爲日中四爲將昃將昃則漸終矣終日戒者慮其必至于此而愼之也

明按吳幼清于此爻不取塞漏之說于文義爲理

未濟四爻

誠齋易傳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敗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易始終皆陽

困學紀聞易始終皆陽也始于乾初終于未濟之上

明按胡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

繫辭大傳

同異錄繫辭上下傳漢初謂之易大傳今人只言繫辭脫

去傳字非其舊矣劉元城語錄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引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同異錄憂悔吝者存乎介註云介纖介也即上文所謂小疵也朱子本義以爲辨別之端則又爲介限之介而非纖介之介二說疑若不若然亦可互相發明蓋善念已萌而尚未入于善惡幾已動而尚未入于惡聖凡人禽皆判乎此從其至微處辨別之則知之明守之固去惡從善者不

俟終日者矣合觀二說其義始明

一陰一陽之謂道

同異錄一陰一陽之謂道註云道者何无之稱也疏云一謂无也如此說易是直以易為老氏之教矣宜其罪浮于桀也程傳曰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々非陰陽也所以陰陽者道也以道為无之稱可乎兩一字正指其此往彼來迭運不息者言之以明氣之不離乎理亦固不得執以為有又安得判以為无乎泥乎註疏之說則墮入雲霧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黃氏日抄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菴獨以為雜亂益以下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見之也若云雜亂則人皆可見何必聖人凡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必擬諸形容易象中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

明按擬諸形容者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形容如乾為圜坤為大輿之類是也象其物宜者若象陽物則宜于剛象陰物則宜于柔如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

四象

同異錄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疏云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然此四者乃言聖人作易之原豈可以此為四象乎莊氏曰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亦似是而非惟本義以為陰陽老少確不可移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誠齋易傳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石者至靜而無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之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

惟其時物

大全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錢氏藻曰六爻相雜惟其時

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
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
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非其中爻不備

黃氏日抄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
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上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
物以為德也辯是與非辯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
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于理者為是
是之應為存為吉乖于理者為非非之應為亡為凶不必

至于存亡吉凶而後知辯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
猶曰可坐而知也

明按疏以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為能統攝一
卦之義故曰中爻此說不然先儒皆以此為互卦蓋不
取互卦則一卦止是一卦取互卦則二三四為一卦三
四五又為一卦一卦可變而為三也如師卦上坤下坎
五爻曰長子帥師者以二至四互震也謙上坤下艮初
爻曰涉大川者以二至四互坎也聖人作易非必盡取
諸此第不以正體互體並觀則其義猶有所缺故必觀

于中四爻而後位之當與不當中與不中正與不正是
者吉而存非者凶而亡居可知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易本義通釋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在
天道為變化在人事為云為云之所為云身之所為人事與天道相
符則吉事有祥矣此言易之理如此也于變化云為則象
之而知其已形之器于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其未形之
事此言人于易之理可以知其如此也

天地定位節

黃氏日抄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
卦相錯此伏羲先天圖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
易取其象于卦為乾坤二者為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
母雖無所施為實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一高一
下水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易取其象為艮兌雷風一迅
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通也易取其象為
震巽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害而下燃上沸以成既濟之
功不相射害也易取其象為坎離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為
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于父母者也

易逆數也

木鍾集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坤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竝寒暑不分故伏羲先天圖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立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離震皆爲陽巽坎艮坤皆爲陰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爲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自一

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坎艮之間爲秋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其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明按數往者順指圓圖左方說知來者逆指圓圖右方說易逆數也專此橫圖說自乾而兌而離而震而復左旋爲順自姤而巽而坎而艮而坤右旋爲逆此言卦氣之所以行也若其初原本八卦生出次第來逆者固逆順者亦逆此言卦畫之所以生也

戰乎乾

同異錄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本義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胡雙湖曰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

明按進齋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

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乾坤六子

同異錄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一節指卦畫已成之後言之非謂揲蓍以求爻也疏云索求也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

初求得乾氣爲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皆卦畫已成之後而見有此象也胡雲峰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書不可泥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尚書

三皇五帝之書

王伯厚困學紀聞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禹皐稷契所讀何書理寔不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受於師尚父者也少皡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者也孰謂無書可讀

哉

明按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也然則唐虞以前固有書矣

尚書尚字

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孔安國曰尚書尚字伏生所加鄭玄以爲孔子所加誤矣孔疏云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玄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

今文尚書

吳澄書經叙錄曰書二十八篇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尚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

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〻授梁柳〻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〻授賾〻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錄伏生二十八篇如舊虞書堯典并舜典爲一皐陶謨并益稷爲一夏書禹貢一甘誓一商書湯誓一盤庚一高宗肜日一西伯勘黎一微子一周書牧誓一洪範一金縢一大誥一康誥一酒誥一梓材一召誥一洛誥一多士一無逸一君奭一多方一立政一顧命并康王之誥爲一呂刑一文侯之命一費誓一秦誓一共二十八篇

古文尚書

吳澄叙錄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尚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偽增泰誓一篇也古經

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耳張霸偽古文書雖在而詞義蕪鄙不足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

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秦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晩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呉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從何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

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晋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人所作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晋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併序皆不似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裡而訓詁亦皆出于小爾雅也夫呉氏及朱氏所疑者如此澄亦何敢遽斷其爲僞而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裒以别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併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古文書二十五篇虞書大禹謨一夏書五子之歌一胤征一商書仲虺之誥一湯誥一伊訓一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説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一旅獒一微子之命一蔡仲之命一周官一君陳一畢命一君牙一冏命一共二十五篇

書序可疑

日知録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于

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虚是則伯禽之命與康誥唐誥孔子所必録也今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顯然是則豈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書序

尚書同異録孔安國但言書序所以明作者之意未嘗以爲孔子作也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作不知何据鄭玄馬融王肅亦皆以爲孔子作依緯文而知之也

尚書大傳

玉海脩志伏生作尚書傳三卷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授千乘歐陽生經典序錄亦云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

傳疏

山堂攷索或曰孔安國之傳孔穎達之疏其有功于尚書者多矣然所得固多失亦不少如安國以四岳為四人以傳說板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而在于引讖緯之說以亂經讖緯之書出于哀平之間迂濶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誣可也而反援以証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讖緯為可信也就二子較之穎達

得罪于經為尤甚焉

明按讖如赤伏符之類緯如乾鑿度之類其言皆誕妄不經鄭氏解經亦多据此所以不免于諸儒之訾議也

書傳會選

日知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揔其事凡蔡々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採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皆違天而右轉陳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金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陳氏櫟皆不易之論每傳之下係以經文及傳音釋于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至永樂中脩尚書大全一切刪去亦可惜也

書兼詩體

困學紀聞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々而下亦叶其音為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

可以興

六體

尚書大全林氏曰書有六體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訓四曰誥五曰誓六曰命錯綜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會不可以篇名求

明按孔疏云六體外尚有貢征歌範并之則為十矣此說非也禹貢典之體也胤征誓之體也五子之歌以及洪範訓之體也雖不明著其目而六體中已足以該之矣

虞書

十一經問對問左傳文七年稱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襄二十六年引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亦稱夏書者何曰當文襄之世孔子未定之書也一經聖筆以三謨皆虞史所述故定為虞書

明按王伯厚書經攷異云大傳以堯典為唐傳則伏生亦不以是為虞書

九族

同異錄堯典以親九族解九族者紛紛不一或專指內親

或兼言內外親俱非也古註高祖玄孫之親當以此說為正

百姓

蘇氏書傳堯典平章百姓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王之子孫其得姓者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明按熊朋來曰尚書之言百姓者孔傳多言百官蔡註多言民要之古者德位尊顯始有姓未可盡言民也

孔傳前後不同

困學紀聞堯典日月星辰孔傳云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益稷篇日月星辰又云日月星為三辰 前說非後說是 五禮一也孔傳于舜典以為吉凶軍賓嘉于皐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前說是後說非

明按五禮王肅以為公卿大夫士鄭康成以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此無文可據各以意為說耳愚謂主吉凶軍賓嘉者近是

南訛當作南為

書經攷異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雖訓作化解釋紆

回

正月上日

尚書疏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疏云每月必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康成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此說非也

明按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以上皆建寅此說確不可易董仲舒曰舜承堯改正朔特慰于急

棄三正之說耳三正或如三綱三極之類未必迭建子丑寅為三正也

禋於六宗

趙東山集舜典禋於六宗六宗者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

明按趙東山又云五帝亦天神也王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陳祥道楊復齋亦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〻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

四岳在百揆上

鄭曉古言舜初為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曰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覲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岳後詢百揆則四岳在百揆上也

明試以功

朱濯甫五經稽疑舜典明試以功正作試字益稷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庶乃試字之誤也

吁俞

橫浦日新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故齊舉丹朱帝曰吁驩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于此而俞之則小人得志必將召亂而啓禍矣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曰俞使此而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何以致唐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為堯舜之盛也學者于此二字當熟味之然後知聖人之一吁一俞非苟然也

暦數非圖錄

尚書疏大禹謨天之暦数在汝躬注云暦数謂天道疏云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鄭玄謂有圖錄之名非也

舜格苗民

楊誠齋集或問舜之舞干羽七旬而苗民不格則如何曰苗民之格愈遲舜德之進愈速

戰德戰義

陳潛室木鍾集或問舜七旬有苗格高宗三年始克鬼方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宣王伐玁狁至興六月之師何歟曰舜文戰德高宣戰義

教當作

劉元城語錄漢王嘉奏封事引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師古

曰虞書皐陶謨之辭也言有國者不可敎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幾也敖音傲尚書乃作無敎逸欲有邦恐傲字轉寫作敎字耳若謂天子無敎諸侯逸欲恐或非也

皐陶非瘖

書經攷異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説也皐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

四載

尚書疏益稷予乘四載注云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

削磬

書傳會選益稷簫韶九成古文作削磬蓋舜之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禹貢

尚書疏大禹治水是堯末時事其初必在虞書之内今列于夏書之首者蓋夏史編入夏書或仲尼始定其第事未可知也

冀州不言四至

十一經問對問禹貢八州皆言四至疆界何獨冀州不言曰天子京畿不言四至者示王者無外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敎訖于四海此是一大四至疆界

厥賦貞

東坡書傳禹貢厥賦貞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兗州田中下賦亦中下故曰貞

斥

尚書疏禹貢海濱廣斥鄭云斥謂地鹹鹵説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瀾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明按黄氏日抄引管子云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今嘉興府瀕海之人呼産蘆之地爲斥墅則知斥自爲斥鹵自爲鹵不可泥而爲一也

卉服

尚書疏禹貢島夷卉服註云卉服葛越疏云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

明按葛越二物也越亦草名

伐扈非禹相

困學紀聞説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因修

數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亦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愚謂伐扈戰甘者啓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氏不服遂滅之以為禹與相者誤

五觀非五子

今上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註云五觀啓子太康兄弟也水經註亦曰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之說非也

羲和

尚書疏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又云羲和是重黎之後

明徵定保

金履祥表註胤征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邦之道此一語卽聖人之謨訓也

降衷

表註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衷卽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曰降衷人受此以生則曰恒性達于人倫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曰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則為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卽此意

孥戮非戮其子

刊謬正俗湯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此說不然按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非戮及其子也猶秦誓云囚奴正士亦謂或奴或囚也豈得云并子俱囚乎班固漢書季

布贊云及至困厄奴戮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

言仁言性言誠言學之始

困學紀聞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

尹非字

書傳會選蔡傳云伊姓尹字也名摯東齋陳氏曰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惟尹躬暨湯則其非字明矣疏云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

元祀十有二月

廿一經問對問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者何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益太甲即位之明年正月也所謂十二月者商之正月即夏之十二月也商正建丑仍以夏正數月亦猶周正建子而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秦正建亥而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以夏正數月也

嗣王

十一經問對問程伊川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非謂湯崩之後六年太甲方立（此與徽菴程氏之說同）

此說然否對曰孟子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則仲壬之後方立太甲明矣故蔡傳云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為王也太甲是太丁之子仲壬是其叔父此說為正（此與趙氏之說同）

七廟不始于周

同異錄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者何即王制所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周人加文武二世室則九廟也康成惑于韋元成之說以文武為二祧而列于七廟之內誤矣又云殷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不知夏時廟志雖無可致即商書七世之廟觀之則七廟乃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之也

八遷

尚書疏自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契子）居砥石左傳云相王（昭明子）居商丘及湯居亳見于經傳者惟此四遷而已餘四遷未詳聞也

五邦

同異錄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傳云湯自商丘遷亳仲丁遷囂（即今河南敖倉）祖乙圮于耿（為河所毀）遷于邢（今信德府龍岡縣）盤庚復遷亳〻即殷也商人自從此以後始號曰殷前此止稱商而已馬氏曰五邦謂商丘亳殷相耿也數商丘而不數邢其說非是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攷之則盤庚以前自有五遷湯遷亳一也仲丁遷囂二也河亶甲遷相三也祖甲遷耿四也復遷邢五也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謂自契至湯凡八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其實十二遷也（八遷自湯終五遷自湯始）又按正義盤庚之後有自亳遷于洹水之南者

後又遷于朝歌合前後計之蓋十五六遷矣

說築傅岩

五經稽疑說命說築傅岩之野蔡傳以築爲居非也疏云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當以爲據築以爲居之說恐未然也

明按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則直以說爲罪人矣此附會之說斷非實事以爲代胥靡者是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太　常經堂

高宗肜日

書傳會選高宗肜日謂於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肜祭明日又祭之名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祚仁山金氏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且高宗名臣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言高宗祭于湯廟者非是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近之

西伯戡黎

同異錄舊說以西伯勘黎爲文王非也攷之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膠鬲曰西伯何爲而來哉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金仁山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臨川吳氏曰黎畿内之國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于紂之畿内武王伐紂在嗣位十二年之後此事闕不容髮今兵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復就臣位乎竊疑戡黎之舉當在伐紂之時周師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耳

明按金仁山表注曰西伯武王也武王襲爵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稱之固西伯也故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謂武王舊說以爲文王失之矣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丸　常經堂

太師少師

侯鯖錄尚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曰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紀文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

問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
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三處皆謂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
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
師疵少師強殊與孔注尚書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
見異而言之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
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用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
耳

明按太師少師當以史記為正

觀政于商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辛　帶經堂

黄氏日抄泰誓觀政于商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
惡或以為觀兵者非也蔡註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為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不若古注為徑
也

千夫長百夫長

尚書疏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傳云師帥卒帥也疏云周禮
二千五百人為師〻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〻長皆上士
孔舉全數言之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
云師長卒長意欲孔同

后土名同義異

尚書疏告于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為地泰誓云類于上
帝宜于冢土又以冢土為社蔡云冢土大社也小劉大劉名焯小劉名炫云
皇天與后土相對宜以后土為地然左傳又以勾龍為后
土皇勾龍亦為地乎蓋地為后土勾龍亦為后土名同而義
異也

大訓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前輩虞少律言傳文子駿云洪範無
偏無陂八句蓋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皇極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辛　帶經堂

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為箕子語傳文博極郡書必有所
據恨少為童子不能詳叩耳

好風好雨

五經稽疑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蓋二十八宿環統于
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經于畢則
多雨有似于好故謂之好豈真有所好哉

我之弗辟

金履祥表注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
我先王朱子初從註說作致辟　闕　晩聞蔡氏從鄭氏詩箋

作避謂三叔方流言周公不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兵誅之
成王方疑公亦不應不請而自誅之即請亦未必從也雖
聖人存心公平正大區〻嫌疑自不必避然舜避河南禹
避陽城故當如此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
故曰罪人斯得仁山按古文尚書凡君辟刑辟字皆作侯
獨此辟作辟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避諧聲從之從屏
皆屏避之意

明按黃氏日抄云我之弗辟蔡注本康成音辟為避謂
管叔流言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而歸管蔡懼而反

王始命公東征此其說善矣然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之事鄭氏注七月詩亦云
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正義曰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所不
載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不知鄭氏何據而有
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
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明以仁山之說參之當依
古注為是

居東二年

尚書疏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疏云周公東征
居東二年則罪人于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東山
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言三年者摠初去及來凡經
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曰二年明按洛誥疏王肅云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明按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鄭氏讀辟為避蔡氏
從之古註音闢黃氏求發從之從鄭氏者謂居東之二
年即東征之三年詩摠初去及來故曰三年其實只二年耳罪人斯得謂得
管蔡而誅之也從鄭氏者謂居東在金縢未啓之前東

征在金縢既啓之後罪人斯得謂知其流言所自出之
人也兩說各有依據而鄭氏為長蓋以尚書攷之先居
東而後作大誥則紛〻之說俱可不辨而屈矣

康誥是武王書

山堂攷索康誥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朕其
弟小子封胡五峰吳才老皆如此說

洛誥脫簡

十一經問對孔氏康誥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非
也蓋序書者不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乃弘大誥治此

四十八字乃洛誥之文脫簡遂誤以為成王周公之書耳
此眉山蘇氏說蔡氏從之

不率大戛

同異錄康誥不率大戛孔註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
教刑之無赦蔡註云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矣書
傳會選引陳氏櫟曰孔訓戛為常固不通蔡訓戛為法亦
未見所本一說戛擊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猶不率從乃
大戛擊以痛懲之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此說其庶幾乎

復辟

黄氏日抄洛誥朕復子明辟古注云成王幼周公攝王之
位代為治至是復還于王此說非也蔡傳以康誥篇首周
公作新邑于東國洛一章為洛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為公
遣使告于成王復乃復命之復明辟即明君乃稱成王之
詞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待于復王莽居攝潛移漢
祚皆儒者誤言復辟有以啓之也

西周東周

古言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豐為
西周王城為東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即
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
之後又謂王城為西周下都為東周

多方在多士前

表注多方叙曰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
多士之書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謂三監併武庚則多方在多士諸篇之前也故皇王大紀繫多方于前
多士于後又疑其間豈有差互以其俱有洛邑之云也仁
山抄周公初年秉政既而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

悟而迎公以歸ゝ而三叔遂挾武庚以叛于是東征三年
踐奄則東征之最後也踐奄而歸降四國殷民之命徙之
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于是制禮作樂明年遂營洛
邑為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則多方作于東征之後
多士作于宅洛之始周書次第大率如此

無逸為周公絕筆

表注胡氏大紀謂無逸為周公絕筆攷之君奭洛誥諸篇
于成王皆沖孺之稱此篇不然故知其最後也
三君以無逸而壽

表注中宗高宗祖甲三君以無逸而壽後王以耽樂而夭蓋酒色淫佚之娛田獵馳騁之樂皆傷生之具也或疑其間世主亦有耽樂而不夭者曰此特稟受之偶厖者耳不然而酖禍亂其害更甚于壽者矣

惠鮮鰥寡

同異錄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孔傳云以美道懷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于鮮乏鰥寡之人鮮字作上聲讀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置鮮字于不問蔡傳以鮮字為鮮活之鮮與惠字連讀微近于巧宜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書　萬經堂

從傳

六臣不數傅說

古言君奭篇中周公敘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書傅說說經者多不解其故蓋此六臣皆前王舊臣輔後嗣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貽之臣也周公留台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耳

殷禮陟配天

黃氏日抄君奭殷禮陟配天蔡注以陟為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以為主禮者是也

立政

表注立政一篇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絕筆非也是亦初年之書也其曰孺子王則成王尚幼也其敘官名與今周官名不同時猶舊制也曰詰爾戎兵則其時東方未盡平也故皇王大紀繫之成王四年

三亳

同異錄立政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疏曰夷狄微盧之衆帥與三亳之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鄭曉古言云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書　萬經堂

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書傳會選云河南郡成皋縣即虎牢）南轘轅（在河南緱氏縣之東南）西降谷也（降谷未詳亦在河南）當此一說也皇甫謐以三亳為三處之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無定見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則以士安之說為正

宗伯不言司

表注周官宗伯掌邦禮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々莫重于祭々莫切于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

司寇不曰刑

表注屬官司寇掌邦禁司寇刑官也不曰刑而曰禁〻止也書法於木以示之止人之爲惡也王者制刑示民蓋禁于未然至于用刑則不得已也

君陳非周公子

同異錄孔傳曰君陳臣名疏云鄭玄注中庸則曰君陳周公之子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蔡叔既沒命蔡仲明編感之使君陳果爲周公子則必爲伯禽弟何經傳中但言伯禽初不言伯禽之弟又有君陳也且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成王命君陳第曰懋昭周公之訓不曰率

乃父周公之訓其非周公子明矣

明按王伯厚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此亦臆度之詞恐未可據

顧命康王之誥

十一經問對或問顧命康王之誥本同一篇今分而爲二者何對曰呂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姜若

表注康王之誥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羑古文作羑按說文即誘字也誘若謂天之陰誘助順也舊諸說皆不考

頑民即殷士

困學紀聞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就〻不敢忽也孔子删詩存邶鄘于風係商于頌吁商之澤深矣

冏命

表注冏命穆王悔過之書也穆王立于昭王不返之後初年憂危資助熟舊中間境順心易史傳稱其得造父八駿之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外有徐方之警而亟反內有祈招之詩而得終今讀其書曰無良曰繩愆糾繆曰格其非心皆欲改其過之言也

蚩尤與九黎非一種

古言呂刑孔傳云九黎之君號蚩尤非也黄帝滅蚩尤于涿鹿在北鄙九黎與三苗同種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

也康成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簡孚有衆

十一經問對或問呂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或以爲簡核或以爲簡牘二說孰是對曰恐是簡牘大抵治獄者案牘要備着實使衆人孚信必須察言觀色稽之于貌然後得其實苟無案牘之明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敢易也

贖刑

木鐘集或問穆王作贖刑毋乃冒貨之辛歟曰五刑之疑降爲五罰五罰之疑方許其贖非謂有罪皆可贖也

明按十一經問對或問呂刑非先王之法孔子取之者何對曰舜典之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其末年乃爲一切權宜之術以取民財故夫子錄之以示戒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焉

改呂爲甫

玉海孔氏呂刑注云呂侯宣王時改爲甫矣故稱甫刑蓋齊許申呂皆姜姓四岳之後也

文侯之命

十一經問對五峰胡氏曰幽王無道見殺于犬戎平王爲其子所宜養兵訓民率諸侯以搗其巢穴復還鎬京則可謂人子矣今觀文侯之命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倸忘父之讐輕弃國都而東遷于洛邑孔子刪書而存此蓋有取乎晉侯捍王于艱而有望于平王之中興也

馬牛其風

尚書疏馬牛其風孔疏曰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逐

而至于放逸之遠也

秦穆悔而不改

尚書大全呂氏杞曰秦穆公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之所以僅爲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毛詩

子夏發明章句

容齋隨筆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

能贊一詞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子夏穀梁赤有風俗通義亦云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証云

詩須諷味

讀詩記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歌曲倘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

詩有四家

文獻通攷漢初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不列于學官最後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衛敬仲從而受學為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至今獨立

詩序

同異錄世以詩序為孔子作者初無所據惟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之卜商卜商為之序隋經籍志亦云序為子夏作則詩序似為西河氏之書矣范曄後漢書又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何歟明以為詩序非一人之書也創之者子夏成之者衛宏而其間轉相傳述者則漢之諸儒也古之時凡有是詩則有是序（程氏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所從來遠矣後之儒者各從其師說而增加之其言有是而亦有非有純而兼有駁故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毛亨授之毛萇毛萇授之貫長卿貫長卿

授之解延年解延年授之徐敖徐敖授之陳俠時謝曼卿
亦善毛詩東海衛宏從而受學自萇以下凡五傳而至曼
卿六傳而至宏轉相傳述而爲之云爾蓋詩序成于衛宏
而實不始于宏亦猶書序作于孔安國而實不盡出于安
國也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庶其近是歟

明按日知錄程泰之曰凡詩發叙兩語如關雎后妃之
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
序者衛宏語也宏序大抵祖述毛傳若使宏序先毛而
有毛公亦宜爲訓詁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

宏序必出毛後也

四詩

日知錄周南召南〻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
謂之頌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
也

周南不名雅

鄭曉古言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
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二南

山堂攷索周南無周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
南天子之所都天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也召公專
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易曰二與四同功而
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
詩所以異歟

明按二南之得名從其地不從其人周太師採風從周
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從召公所居之地所
得之詩謂之召南其實皆咏歌文王之德爾序以周南
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似未可泥

六義即六詩

嚴華谷詩緝大序之六義即周官之六詩孔氏謂風雅頌
皆以賦比興爲之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止有賦比興之三
義耳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
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感興
之興並立而爲六也

明按詩大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大序之意謂三百篇之中具此六
義有一篇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非指詩名之國風

二雅三頌也

王質說詩

稗史會編王晉齋質作二南相配圖言二南之詩各十一篇何彼襛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之其大意以爲三百五篇不盡定于夫子之手其所刪者爾或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配以爲圖見亦卓矣

國風次第

馬永卿嬾真子劉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第僕曰

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天子可在諸侯下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先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内爲三國邶鄘衛是也自紂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君之衛康叔君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卽邶十九篇鄘詩十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近本國之畿内故列于王黍離上且列爲三國而不獨謂之衛其意深矣

明按鄭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邶鄘不知所封謂誰）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衛之子孫兼并二國此事之本末也劉元城列康叔于三監之内恐不可從

平王列于國風

山堂攷索李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王之時黍離以下之詩皆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平王之詩既下列于侯國則是詩竟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爲國風

則是天下列于諸侯矣然春秋猶書天王者所以存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爲表裏

明按章如愚曰或曰平王之詩降雅爲風黜之也吁此豈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王人于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何獨于詩而降之蓋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採詩之時已然矣非夫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而非天下之正音矣故曰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豳詩不屬於國風

日知錄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時無豳此非太師所採也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逆寒則龡豳詩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雪山王氏曰一詩而三用也鴟鴞而下或為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于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詩也故他無可附

明按王逢原曰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豳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之詩作于周公何不名為周公國風而名豳乎曰周公儆內諸侯止係于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于魯〻者伯禽封也周公未嘗言魯也何不編之于雅與公劉等公劉之詩言其政事豳風之詩言其風俗旣曰風矣不得編于雅矣周公作詩意在于豳而周公之詩他無可係故因謂之豳

吹豳之聲可雅可頌

黃氏日抄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周禮籥章逆暑逆寒龡豳詩祈年于田祖龡豳雅蜡祭則龡豳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云一詩如何分而為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鼓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寒逆暑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至

朱晦翁則有三說一說豳風吹之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于今為剌幽王之詩噫嘻諸詩于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可遽指以為豳如豳詩別有雅頌則先公當日方自竄于戎翟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風可雅可頌是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攷訂精矣

風不入樂辨

胃嵩少經質程大昌詩議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

風非古也左傳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大小雅頌其名與今無異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春秋以來諸侯卿大夫賦詩見志凡詩雜取無擇至攷其入樂未有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愚以為不然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又為之歌邶鄘以下至于秦則曰是之謂夏聲于衛則曰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〻其為衛風乎于齊曰美哉泱〻乎大風也哉風之入樂可見于此矣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亦三引國風周禮太師教

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之名遠在札之前矣太師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使古無是稱何以史遷獨為是說邪

風雅正變

山堂攷索風雅一也而漢儒序詩以為有正有變如二南之詩則謂之正風十三國之詩則謂之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之詩則為變雅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數皆指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指為思古是也要之正風正雅之中未嘗無變風變雅之中未嘗無正事有是非則詞有美惡雜舉並陳使善者知所以勸不善者知所以懲作詩之意如是而已必如詩序所云不幾于牵合乎

二雅大小

同異錄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凡說詩者多宗之周子曰二雅大小別之于其體非別之于其政也小雅所言亦有政之大者大雅所言亦有政之小者如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其不合于經者多矣詩緝曰優

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斯言得之

頌有正變

同異錄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故得頌體之正者周頌為首商頌次之至于魯頌則名為頌而實非頌也攷之于史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又四傳至正考父（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至孔子時又亡其七僅存五篇是為商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以紀其事是為魯頌名雖為頌其體與列國之風等耳非告神之詞也此頌體之變也夫魯頌為頌體之變而得列于商頌之前者何孔氏曰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此說得之

逸詩

困學紀聞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驪駒大戴禮漢書祈招左傳轡之柔矣左傳皆有其詞惟采薺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左傳鳩飛國語無詞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

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䟽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畢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麥秀之歌

通志逸詩辨云箕子麥秀之歌亦逸詩也僖公二十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既謂之賦不應無詞今亡之矣

肆夏采薺

龜鶴山古今攷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註云教王以樂出入于大寢朝廷之儀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于步則以采薺為節肆夏采薺樂名或曰皆逸詩也

關雎作于畢公

困學紀聞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或云得之張超或云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淑女

同異錄毛鄭謂關雎之詩所作淑女者非太姒也以為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于文王是淑女者乃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耳夫關雎之詩本為文王太姒而作而終篇無一語及之豈作詩之本旨乎以為太姒者是也

調飢

升菴集周南汝墳之詩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韓詩作愵如朝飢薛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其義明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音調為輖又改字為輖三

者均之不通也不如朝飢之說爲長焦氏易林倆如旦飢
晉郭遐周詩愁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不謬耳

草蟲阜螽

歐陽修詩本義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負皆似
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爲螽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間
者曰草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别之

采蘋在草蟲前

困學紀聞詩疏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
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之次如此

甘棠

黄氏名震字東發元人曰抄甘棠古註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
就之也戴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
亦非有意于不擾晦菴雪山王質華谷並合

存邶鄘之名

十一經問對問衛之詩不係于衛而係于邶鄘者何曰衛詩
而存邶鄘者罪衛之兼并也特分其風而係之已亡之國
者蓋欲存二國也存二國則兼并之罪著矣

擊鼓

困異錄歐陽氏毛詩論曰擊鼓五章自爰居爰處而下王
肅以爲婦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别之詞毛氏無說鄭氏
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以義攷之當從王肅

契闊

毛詩世本古義何楷擊鼓四章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說
文云大約也合以爲信又云闊猶言離也言夫婦之情死
生以之雖時之所遇有合有離而終于不相忘棄欲其白
首同歸也

中露泥中

黄氏日抄式微之詩言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爲辱在泥塗
者是也古註以爲二邑名李迂仲以爲無所據愚意以爲
一人之身亦無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明按鄭曉古言曰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
耳

北風

同上程氏謂北風非百姓攜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也
詩記詩緝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
合從舊說

籧篨戚施

同上王雪山云籧篨今龜胸戚施今駝背

桑中

同上桑中序與毛鄭皆謂淫奔者之詩呂氏讀詩記獨與此爲雅音非也

桑中非桑間

毛詩世本古義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爲晉平

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于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乃紂樂非桑中明甚又攷郡國志桑間在濮陽縣桑中在朝歌與濮上逈不相涉朱子謂桑間即此篇非也

干旄四馬

困學紀聞干旄四馬至于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簋至于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

能不我甲

黃氏日抄衛風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毛傳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以甲爲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煩瑣轉恐不若毛呂之說爲徑

明按刊謬正俗徐仙因毛公訓甲爲狎遂讀甲爲狎不知甲字自有本音不當誤讀爲狎聲猶數字訓猒如服之無數豈得讀爲服之無猒乎

丘中有麻非淫風

古言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既去而人思之公羊傳有祭仲徃省于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尚多或有所據朱傳直以爲淫奔者之詩更詳之

狡童非刺忽

黃氏日抄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世賢者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宜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詩緝曰忽嫡世子爲鄭君不得目爲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朱傳則去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如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四詩

皆非刺忽者此真得之獨見卓然不惑于講師之說者也

子衿非淫風

詩緝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首章青〻子衿悠〻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蓋鄭以國亂學校不修生徒解散賢者憂之言汝學子服青〻之衿領（衿與襟同）宜會聚于學校以講習今散而他往使我心悠〻然深長思之縱我不往見汝〻寧不繼前之音以問我乎所以見時之亂也亦非淫風

展我甥兮

同異錄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文姜）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詩緝曰此詩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人以魯莊公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詞以譏之耳

明按世本古義毛傳云外孫曰甥孔疏云外孫得稱甥者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是也或以此語為詩人之微詞蓋莊公之于齊襄仇也而漠不動念若曰是甥我者矣非仇我者矣其詩人之徵詞乎

伐檀

詩緝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言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見河水之清漣則玩而樂之其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又責小人之尸位曰不稼穡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懸貆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于時必有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也

風俗世道之元氣

国學紀聞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嶲生之詩尭之遺風變

為北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秦晉以是強于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強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株林

同異錄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詩緝云夏姬之事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于其乎曰公之命駕何為往株林以往夏南乎又自解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箋疏皆以上二句為國

人責靈公下二句爲靈公𧧹拒之語失風人之旨矣謂自
爲問荅是也
明按徵舒祖字子夏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徵舒爲夏
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懷之好音

同異錄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次章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朱傳云誰能烹魚乎有則我願爲之
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懷字屬
我中多一折不若歐陽氏本義曰誰能烹魚必先洗滌其

器誰能西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語意直截爲得其旨
檜在滎陽周鄭之間周在于西故曰西歸

蜉蝣

詩本義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本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
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楚然如蜉蝣
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死亡無日如渠畧蜉蝣一名
渠畧者是也毛謂渠畧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能
修飾衣服不如渠畧耳與詩意全反當從鄭

幽居檜曹之後

十一經問對或問檜在夷厲之間曹當襄王之世去周公
亦遠矣所謂不有周公孰能變之反正而終之以豳者何
對曰此聖人意也謂世之不能反正以無周公故也檜曹
之後得如豳風者則亂極而治變反而正矣春秋作于定
哀世猶望平王能反正焉終豳意深哉

七月居風

十一經問對或問公劉之詩入于雅七月之詩獨不入于
雅者何對曰雅言王者之事也七月之詩以周公遭變而
作故屈居于風

風之終雅之始

國[illegible]豳風之後則繼以小雅者何對曰以豳風
見周公處變之道繼之以小雅者見周公反正之功豳風
斷以爲終即雅之所以爲始也

重穋

毛詩豳風黍稷重穋疏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
謂之穋
明按重當作穜穋當作稑說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
穜字禾邊作童是種植之字今人亂之久矣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紹南卑民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毛詩

示我周行

聞異錄序曰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云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周行周之列位也周子曰傳得而箋失也蓋君之得臣情文相稱懽欣交通庶乎人之愛我者皆將示我以大道矣呂氏嚴氏皆主此說不以箋說為

然也

湑我酤我

詩疏伐木之三章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曰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茜與左傳縮酒義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箋曰王有酒則泲之無酒則買之若有一宿之酒則不謂之無酒矣以為買者是也

象弭魚服

詩疏采薇五章曰象弭魚服疏云弭杖弓稍之名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紒同結服盛矢器也以魚獸之皮為之故曰魚服猶左傳之所謂魚軒也以魚獸皮飾車故曰魚軒

王命南仲

同異錄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傳曰王周王也二說孰是周子曰此詩既為有周盛時之雅則命將出師者非周王而誰但歐陽氏本義斷以為文王則太泥耳詩緝謂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為將亦為衍說

明按王與天子諸家皆主殷王惟李迂仲云以王為殷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未嘗生時稱王此詩

序為可疑也明以為朱傳泛指周王而不專指文王最為得旨

變雅

讀詩記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宣王變雅

十一經問對或問宣王賢君也而有變雅者何對曰有始可美有過可規美之所以著其善始規之所以與其有終至于規之而不能改于是乎有刺此雲漢常武之美沔水之規白駒之刺所由作也

矜寡

刊謬正俗小雅鴻鴈篇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馬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當勞来安集以周恤之而徐氏讀矜為鰥大失本

旨

沔水

同異録呂氏曰諸侯之于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之載飛載止去来不常者必有其故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皆願安寧無肯思亂者況誰無父母豈不願恤而乃以叛取禍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明按為亂則將累及父母故莫肯思亂也傳以京師為諸侯之父母恐非詩人本旨

鶴鳴

同異録鶴鳴之詩解者多無定說毛鄭皆以為興求賢詩緝從之言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喻賢者身隠名顯也魚潜在淵或在于渚喻賢者去留不常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蘀喻佞人之上宜尚賢而去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礲君德如他山之石可以為琢玉之錯石也

莞簟

詩疏斯干六章下莞上簟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草曰莞苻離竹葦曰簟疏曰莞蒲一草之名蒲粗莞細竹葦曰簟者以常

鋪在上宜用堅物也

節南山非追刺幽王

同異録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歐陽氏駁之曰作詩者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時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其惡于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由而追暴其惡此古人所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皆不通之論也

十月之交

讀詩記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會

而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
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
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蓼莪

同異錄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鄭云莪已蓼蓼然長大
我視之以為匪莪故謂之蒿益以憂思之深雖物之易辨
者亦不能辨此一說也毛詩本義曰周人苦于行役不得
終養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則蒿物之茂盛如此皆由
天地生物之功此又一說也嚴氏詩緝曰始生為莪長大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五　帶經堂

為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莪猶可食
蒿則無用喻父母生我長大乃是無用之悲子不能終養
也此又一說也三說惟嚴氏為當
明按三章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父母既死身為單
獨之民雖生不如死也

大東四章

同異錄小雅大東之四章言東國諸侯之人主為勞苦以
供王事而曾不見慰勞西方京師之人乃潔其衣服以為
美雖至賤如操舟之子亦衣熊羆至貴之裘私家皂隸之
子亦皆試用于百官之中而祿食焉賦役不均而群小得
志如此毛傳云舟人舟楫之人熊羆言富也其說是矣箋
云舟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役使搏熊羆也改
舟為周此是康成大病宜從毛

笙磬同音

群書補訂歸正集鼓鍾之卒章于鼓瑟鼓琴之下言笙磬
同音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後能為此詩古者堂上樂
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
則曰吹笙此瑟受均于笙之証也鞉鼓管笛堂下樂也商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六　帶經堂

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又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于
磬之証也不然則鼓鍾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同音而
特舉笙磬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語之妙
如此出經書補註

裳華非刺幽王

同異錄序云裳華刺幽王也然四章之中全無刺幽王意
當是天子美諸侯之詩之子君子皆指諸侯序說不足據
也鄭以裳華喻君葉滑喻臣又以之子為古之明王毛以
君子為先人又以左為朝祀之事右為喪戎之事均屬臆

解

正大雅

釋文自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蹶厥生

同異錄緜之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蹶厥生句解者紛紛嚴氏曰生者本然之良心蹶者發動其生意也呂氏

曰虞芮質成則化道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建者懼無以致之也則曰是皆諸臣之力耳疏云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以文義攷之當從疏說

克岐克嶷

詩疏生民之六章曰誕寔匍匐克岐克嶷傳云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疏云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三說俱同曹氏曰言其能立也嚴氏取之恐無可據

于豆于登

詩疏生民八章曰卬盛于豆于豆于登疏言我后稷將徠祭天以菹醢盛之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亦名瓦豆祭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登升之登無豆登之登有

出王游衍

詩疏板八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箋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旦亦明也常與汝出入往來游衍相從視汝所行之善惡可不慎乎

侯包之學

困學紀聞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于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于詩正義隋經籍志云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辰告

讀詩記呂氏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太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謨不止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謀也既有大謀以定其命令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卻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

辰告周于曰彼以辰告為入告者失其旨矣
言周以別商魯
詩疏雅不言周而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以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叢商于下既有魯商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維清象舞
同異錄序曰維清奏象舞也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鄭箋以象舞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則為武舞矣呂氏駁之曰武頌言殷勝遏劉之事故有武舞維清不言征

伐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獨象其刺伐非其義矣明當攷之文王之舞名象武王之舞亦名象維清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文德下管象舞所以象武王之武功此不易之解也
錫茲祉福
同異錄周頌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彊子孫保之毛傳以祉福為文王錫之鄭箋以為天錫之朱傳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彊使子孫保之也據序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作則祉福當為文王所錫歐陽氏本義亦主毛傳
小毖
同異錄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詩緝云予懲創于往時而畏謹後患矣指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大鳥不可不毖也予未堪任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群臣其可不助我乎
明按傳云荓蜂摩曳也疏云汝等群臣莫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如是我必誅汝是汝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

毛鄭之言了不可解以詩緝觀之不啻撥霧而見天矣
荼蓼
詩疏良耜章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疏云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舍人曰荼一名委葉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當是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二草
絲衣序
靈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書郊祀志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疏曰鄭志答張逸曰高子之言後人著之詩序本無此文孟子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

趙岐以為齊人高行子子夏之弟子也

六詩

詩經同異錄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董氏以為有聲無詞乃本無之非失亡也然鄭玄孔穎達陸德明皆云遭戰國及秦而亡則知六詩在孔子時不獨有其聲并有其詞矣

酌賚般

仝上周頌酌賚般詩中絕無此字而以此名篇何也周子曰此以道其作詩之意云爾遵養時晦言武王因時以成

大業故曰酌敷時繹思文武所以賞有功故曰賚凡釋詩者皆用之其義固無疑已獨箋疏釋般皆取美樂之意明竊以為不然般者非般樂之般乃般旋之般也謂武王巡狩而偏乎四岳也朱子集傳曰三者皆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樂記裴重于武宿夜注云武曲名疏云武王生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故名焉）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歌酌之詩以為節而舞也賚般亦然又按詩譜曰左氏謂酌為武之卒章賚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徵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由斯以觀酌賚般不列于大武之篇而列于周頌之末必非聖人所手定也特爲後人所淆亂耳

姜嫄簡狄

容齋隨筆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之句曰從于高辛帝而見于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

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于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儒辭而闢之者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記不取履跡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非也按漢書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在司馬遷之前數十年謂為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人跡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敢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

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治如為之可不辨而明矣

烈祖非祀中宗

同異錄商頌那之篇所謂烈祖者乃湯之廟號則此詩為祀成湯之樂歌無疑也小序乃曰烈祖祀中宗太戊也箋仍之疏亦仍之朱子力辨其非以為此詩未言湯孫亦祭成湯之詩序但不欲此篇重出又以中宗為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明當就其詩反覆玩之自始迄終曾有一語及中宗者乎朱子駁之宜矣歐陽本義專主序說非也

魯頌非奚斯作

山堂攷索駉篇序云魯頌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徒謂魯頌奚斯作誤矣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史克作頌四篇則非奚斯所作明矣

明按詩本義曰魯之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僖公之德豈與文武乃請於周而史克作之其非強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脩宮室大牧養之法耳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恐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

不吳不揚

詩疏泮水之六章曰不吳不揚疏云鄭讀不吳為不娛言多士之代淮夷者不讙譁不大聲也絲衣章不吳不敖注引說文曰吳字從口下大今誤作吳魚之大口者名吳音譁

閟宮

同異錄魯頌閟宮有侐傳曰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箋曰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嚴氏

呂氏皆主毛傳

湯孫

同異錄商頌那之詩曰湯孫奏格傳以孫為成湯善為人子孫也箋又以湯孫為太甲蓋以世次數之太甲于湯為孫耳之二說者皆誤也如以湯為孫則是子孫稱其先祖為孫有是理乎如以湯孫為太甲則烈祀高宗曰湯孫之將殷武亦祀高宗曰湯孫之緒亦可以為太甲乎朱子曰湯孫主祭之時王也此解不易可以訂毛鄭之訛

和羹

同異錄烈祖之篇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據此詩上文不過亘陳祭祀時酒與羹耳初不及諸侯也康成以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失其旨矣愚之詩有賦體而鄭以為興者往往失之不獨此詩為然也

湯齊

同異錄長發之三章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毛云至湯與天心齊鄭云天之所以命與有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湯而克當天心其說是矣朱傳云湯齊義未詳蓋不以毛鄭為然也予特錄之以補朱傳之缺

駿厖

黃氏日抄長發之五章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古注云駿大也厖厚也不惟文義不通并與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晦菴取其說蓋上章為下國綴旒喻也謂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言為下國駿厖亦喻也謂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綴旒亦何足為喻乎螽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物[北]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三禮

三禮

同異錄秦火之後漢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是為儀禮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于是

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大戴記八十五篇小戴記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今本提出大學中庸實四十七篇是為禮記

明按朱夫子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於是輯家鄉邦國王朝之禮付之門人黃幹楊復以成其書名曰經通解

儀禮

杜祐通典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

儀禮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得天下收儀禮歸之咸陽故得不亡

明按朱夫子曰儀禮〻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儀禮之爲書也于奇詞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于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殺焉

禮古經

困學紀聞藝文志古禮有儀禮之名謂之禮古經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秦焚書禮之見于漢者猶有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至宣成之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五十六篇于孔氏壁中其十七篇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列之學官而博士不肯置對竟不果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惜哉）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二　帶經堂

儀禮授受源流

元吳澄三禮叙錄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〻授東海孟卿〻授后蒼〻授戴德戴聖二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闕之餘惟此十七篇爲全書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乎

儀禮非曲禮

困學紀聞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曰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是也

鄉先生

儀禮疏士冠禮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〻鄭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而致仕者

束帛儷皮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三　帶經堂

同上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云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疏云凡言束者無問脯與錦皆以十爲數又云國君用虎豹皮臣聘禮則用鹿皮

三商

困學紀聞儀禮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尚書緯謂刻爲商馬氏云日未出及日没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下達納采用雁

揚信齋儀禮圖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雁注云達通也將欲

與彼合昏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納其采擇之禮用雁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朱子曰下達之說注疏迂滯不通蓋不知下達二字為下文用雁而發也大夫執雁士執雉而昏禮下達自士至大夫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也

三族

儀禮疏士昏禮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謀吉旦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

四爵合巹

同上士昏禮四爵合巹注云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

君答一拜

同上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疏云君答一拜九拜中之奇拜也君于士不答拜此與大夫同故答一拜也

刺草

同上士相見禮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注云刺剗除也

奏陔

同上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注云陔〻夏也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

誘射

儀禮圖鄉射禮司射誘射注云誘猶教也衆耦將射司射先執弓挾矢由位東出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乃以左足履物還視侯中俯衆矢所以教人進射之威儀也既射遂南面揖降出不從階西徑過堂西必出于

其位南而後向北以適堂西此亦教衆耦以適堂西之威儀使之經目而著心也

新宮

同上燕禮下管新宮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

房中

同上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

正鵠有二義

同上大射儀正鵠注云鵠之言較〻直也射者所以正己志或曰鵠鳥名正者正也或曰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〻鵠皆鳥之捷黠者

貍首

同上大射儀命太師曰奏貍首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其詞曰曾孫侯氏女正其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

擯

同上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擯本國之君所使出接賓客者也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束紡

同上聘禮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注云紡〻絲爲之今之縳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疏云周禮司服亦云素紗今之白縳也束紡素紗也

方策

同上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疏曰策是編連之稱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版書盡故曰方版也

軷祭

同上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使者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委土爲山伏牲其上爲軷祭餞者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

方明

同上聘禮方明注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賈疏曰合木爲上下四方故名方以爲神明之象故名明其神爲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類非天帝也

改葬緦

同上喪服改葬緦注云改墓以他故崩壞故須別處改葬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皆服緦三月而除之

復

周上士喪禮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注
降衣于道注云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皐長聲也某死者之
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
稱字

祖期

同上士喪禮既夕有司請祖期注云將行而飲酒曰祖祖
始也詩曰韓侯出祖是也死者將行亦曰祖

周官經

困學紀聞漢志有周官經序錄云劉向始建立周官經以

為周禮意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
後漢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
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禮

周禮授受源流

三禮叙錄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
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
大司樂之章河間獻王王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
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
秘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
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
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冬官雖闕今仍
其目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公致太平之書

山堂攷索李氏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
太平之書而林碩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何休云六國陰
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竊觀六典之書用心至悉非
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陳殷置輔

日知錄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
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三卿下各設士九人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不敢以厮役待其人
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三鄭

同異錄注周禮者有三鄭鄭司農名衆字仲師鄭大夫名
興字少贛皆在康成之先并康成為三此外又有杜子春
馬季長衛次仲賈君景伯皆作周禮訓詁

府史胥徒

周禮疏府六人史有十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注云府治藏史掌書皆官長所自辟除賈疏云胥有才
智為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

奚

同上奚三百人注云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
才智者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

八材

同上百工飭化八材疏云飭勤也化變化八材注云珠曰
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奇衺

同上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注云奇衺譎觚非常
疏云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

𧕦蠯

同上庖人凡共死生𧕦蠯之物以共王之膳鄭司農云𧕦
謂生肉蠯謂乾肉

蕭茅

同異録𤰈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為莤〻讀為縮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杜子春則讀為蕭〻香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
牲云蕭合黍稷是也茅以供祭之苴亦以縮酒縮泲也明
謂鄭大夫合蕭茅為一事恐非本旨宜從後鄭

三酒

周禮疏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疏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久釀乃熟清酒更久于昔祭
祀用之

帷幕幄帟

同上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
帟平帳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皆以綬連繫焉

食玉

同上玉府王齋則共食玉注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
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以上天官冢宰

三公不兼師氏保氏

山堂攷索鄭云三公不列其官兼之師氏保氏三公無職
也鄭氏于師氏保氏序官則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
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謂之三公之職下兼師氏保氏之

此說非矣三公上公九命之職也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如曰大夫為之而以公兼之則周公設官為虛名也故曰其說非也

不易一易再易

周禮疏地官大司徒之職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二百畮再易之地三百畮注云鄭司農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皆百畞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畞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畞

觵撻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同上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疏曰凡事鄉飲酒及鄉射之事也比即比較之法凡人有失禮者輕則以觵酒罰之重則以楚撻之

屋粟

同上載師之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鄭司農以布為抱布貿絲之布非也蓋布即泉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夫三為屋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無職業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

貴游

同異錄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疏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也杜子春云游當為猶言雖貴猶學也此說恐未可從

奔者不禁

雲谷臥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此雖無道之世亦無此曾謂周公制禮而有是乎余按古者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語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者草率成昏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也其曰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媒氏令會男女既有令者則非苟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踰墻行露之謂哉

國服為息

木鐘集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先儒謂貸萬錢期出息五百不過二十而取一耳鄭司農之說謂民從官借本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如農以粟工以器不取民以所無也受息無過歲十一此說為長

芒種

周禮疏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芒種稻麥也

陽木陰木

同上山虞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疏云先鄭言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後鄭不從以山南為陽木山北為陰木按月令冬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

四疈

同上廩人凡萬民之食疈者人四疈上也人三疈中也人二疈下也注云食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疈疏云計

歲之豐儉以為頒祿之多寡大豐年則人四疈中則三疈下則二疈 以上皆地官司徒

馮相

同上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注云馮乘也乘高而相視之日月所會為辰亦謂之宿謂之次謂之房

配食

周禮疏社稷土穀之神也有德者配食焉如句龍為后土配社也祀棄以為稷配稷也后土〻官

四望

同上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疏云後鄭不從先鄭者以禮無祭海之文且山川稱望日月星不稱望也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遥祭之故曰四望

立位同字

同上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立

門子

同上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云三族父子孫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大寶器

同上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疏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九夏

古今考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〻大也樂之大歌有九一王夏王出入奏之二肆夏尸出入奏之三昭夏牲出入奏之四納夏四方賓客來奏之五章夏臣有功奏

之六齋夏夫人助祭奏之七族夏族人侍燕奏之八祴夏祴讀為陔客醉而出奏之九驁夏諸侯射於郊外自外而入奏之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繁遏渠

本今考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注云肆遂夏大也言遂于大位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

執競曰降福穰々降福簡々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繁遏渠為逸詩

古言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于宗廟豈可用之以享元侯朱子以執競為昭王後詩又云此即周公制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繁遏渠蓋逸詩也

明按杜子春曰肆夏一名繁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韋昭從之呂叔玉以繁遏渠為一詩恐未可據

門王為閏

周禮疏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个之位惟閏月無所居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

內史外史

十一經問對或問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比今之制誥如何對曰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翰林內制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舍人制作郎官撰等官 以上春官宗伯

正月與正歲不同

汪克寬禮經補逸周禮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是則正歲正月不同一時明矣鄭注云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歲不知正月之吉始和乃令正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謂始和和之月也若指此為子月則陰氣方盛陽氣尚微纖發栗烈於此方殷果可謂之始和乎要之正月本今正月正歲乃所謂周以子為歲首者也夫自正月讀法至于子月復讀故曰如初若以正歲為夏之正月則如初又何所指乎

明按易氏曰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月
建子為時王之正月建寅為民時之正歲其説本于鄭
氏此所謂訛以傳訛信如此説則建子之月天氣方寒
其可謂之始和乎汪氏補遺可以解從來不決之疑

民自藏兵器

十一經問對或問古之民無兵器何對曰旬出車一乘
凡田兵戈盾旗物鼓鐸悉脩馬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
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可見兵器民自藏
之耳

龍騋

周禮疏庾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
為馬鄭司農云月令曰駕蒼龍是龍為馬也

具區即震澤

周禮疏職方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疏云具區即震澤一也浸可以溉溉
稻田者也 以上皆夏官司馬

司寇

同上鄭注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
則故曹與晉皆有司寇後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
造有名司政者矣有云攝理者矣

象胥

同上象胥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蓋有才智者也疏
云象胥傳南方語於中國則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
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

判書

同上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疏云判書半分而
合者也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

罪隸

同上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注云鄭司
農曰凡坐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入於舂人槀人之官
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明火明水

同上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
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及共明水注云夫遂陽燧也鑒方諸
也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

天鳥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月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版也

明按此一節近于師巫邪術恐非周公之語斷為疑經

庶氏以下十一官

黄氏日抄自庶氏至庭氏凡十一官皆主殺害禽蟲恐無此理 以上皆官司寇 秋

大半兩

考工記重三鋝疏云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為大半兩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ㄔ　帯經堂

皐陶

周禮疏韗人為皐陶注云鄭司農云皐陶鼓木也

肉好

同上好璧孔也呼報反肉柔又柔育二反

勾股

十一經問對或問勾股者何對曰勾股以御深高廣遠横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句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筭數之極致也

考工記非博士作

困學紀聞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山巖屋壁閒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恵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或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可知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壬　帯經堂

明按易氏曰考工記非周官也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斿常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

大戴禮

山堂攷索朱文公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做禮記然尚有零星好處在

明按吴草廬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名德删為八十五篇小戴氏名聖又損益為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

古書僅存

因學紀聞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僅存者三子之力也

釆齊肆夏趨行文誤

同異錄熊朋来曰大戴禮行以釆茨趨以肆夏又云步中釆茨趨中肆夏惟王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釆齊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未嘗讀大戴禮及儀禮經傳通解者以周禮及玉藻為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學書四篇敬身第二十條亦引玉藻文愚自恨昔非標題不

合因仍舊註朱文公雖改正于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于大戴之注明言王藻周禮文誤而王藻周禮之文如故也釆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于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太倉周象明懋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三禮

曲臺雜記

鄭樵通志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射宮后蒼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即今之禮記也

大小戴

十一經問對或問孔門弟子所記而曰戴禮者何對曰漢

宣帝時后蒼最明禮曾講禮於曲臺戴德戴聖皆其弟子也德所刪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聖所刪四十九篇號小戴禮即今之禮記

禮記雜出記錄

禮記疏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孔子沒諸弟子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之由共述所聞以為此記至於緇衣是公孫尼子作月令是呂不韋所脩王制為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但其餘諸篇未能盡知所記之人耳

禮記多出孔門弟子

山堂攷索程伊川先生云禮記多出於孔門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諸儒之王制仍博採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經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

非禮書者七篇

山堂攷索漢興諸儒捜採於煨燼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

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矣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曲禮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書古之樂書也若乃檀弓呂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大學表記等篇可謂之禮書乎可謂之樂書乎非禮書而謂之禮記無怪乎學者之疑也

曲禮

十一經問對或問篇名曲禮者何對曰先儒以為委曲教人之事一說謂后蒼講禮於曲臺其弟子所記乃曲臺所聞故以曲禮冠於篇首以明曲臺所講之禮

明按曲禮所載皆是小學之事當以前說為正

恒言不稱老

同異錄禮記疏曲禮恒言不稱老注疏有二說注云廣敬者盖老是尊稱孝子不敢妄自尊大因敬親而并敬他人故不稱老或曰自稱老則父母愈老恐感動其心故不稱老明以謂宜從後說陳注坊記父母在不稱老云懼傷親之心以為益老也

席間函丈

禮記疏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〻間函丈注云非飲

食之客謂講問之客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王肅云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容丈也改丈為杖似是而非或曰兩席中間相去一丈則又太遠恐非講席所宜文王世子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古者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中間容三席之地則相去共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以經解經群疑可釋

問人

同異錄禮記疏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注云問猶遺也未甚明白疏云有事問人必

有物遺之以表其意得此語意方足

職方

禮記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此九命為三公更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者也職方專主東西二方之事

季武子杜氏不知禮

遜志集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塟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方予曰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于人之階下二子皆不足為知禮其稱

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還諸猶為善乎是

古不脩墓

同上檀弓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方子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天理也父母之棺骸然暴于人而不脩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烏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于五父之衢亦然

檀弓文不可信

五經稽疑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一章斷不可信孔子大聖人也豈有不知父墓所在必待母沒之後始問於郰曼父之母而後得合葬乎此說甚誕疑漢儒之好事者為之也

伯氏不出非誤

困學紀聞檀弓申生辭于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胡澹菴銓名謂狐突事晉未嘗出此云不出記禮者誤也愚攷晉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返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于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攷此非記之誤也

士有誄

禮記疏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注云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諡即今之行狀也士生無爵死無諡賁父有諡失禮甚矣

比御而不入

汪克寬禮經補逸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鄭注云御〻婦人也杜注謂從政而御職事集説取杜注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及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始御内獻子當御而不御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矣

子夏喪明節

遜志集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一節朋友有過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詞倨而慢曾子之言愨而謹

遺丘字

困學紀聞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則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句或謂劉美中家古本禮記與家語同

明按吳氏曰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乃負手曳杖逍遥于門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然豈有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自稱乎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乎其妄三也此文本出家語而記者採之無識甚矣説者又以萬世王祀為應何其陋哉

檀弓誤字

容齋隨筆檀弓吳侵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

其嗟也可去

横浦日新檀弓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歟識中道必於此求之

原壤一章為疑經

同異録原壤之母死一章斷為疑經夫莊生墨氏之流視

堯舜為粃糠齊死生于一致率天下而入于無何有之鄉者也原壤母死而歌比之莊生墨氏殆又甚焉尤而效之不至離而君臣去而父子陷其身為名教之罪人不止夫子于其夷俟且以叩脛責之貍首一首其罪什百於蹲踞乃獨以其親故而恕之畧其大而責其細此豈聖人之言哉皇氏曰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小節為此説者其疑誤後人不淺削之可也

伯有四

同異録王制八伯各以其屬〻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周子曰伯之名有四五等之爵伯在公侯下一也每一州設一伯入天子之國則曰牧謂之方伯二也殷之州長曰伯虞夏曰牧牧下又各設二伯以贊助之侯伯皆得為之三也王制所云天子之老乃畿內二伯即書所謂陝以東旦主之陝以西奭主之四也然則畿內二伯之權蓋又重於八伯矣

明按春秋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左傳言五侯九伯者也比擬畿外而言其實無也

三監

禮記疏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疏云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周官所謂立其監是也監謂監臨其地督緊其攷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為武庚也與此別

巡守

同異錄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注云天子以天下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一巡守者虞夏之制也疏又云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蓋唐虞之制如此至夏殷之時蓋六年一巡守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則又與夏殷異矣

器械

同異錄王制器械異制注云器械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攷工記云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是也或曰器總名也械謂兵器亦通

三又

禮記疏王制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左道

禮記疏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疏云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左道如巫蠱及俗禁是也

引年

禮記疏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方氏曰引其年之高下以為禮之隆殺

鮮羔

同上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鄭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詩云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獻羔謂祭司寒也然下云先

薦寢廟恐非祭司寒之神

群鳥養羞

禮記疏月令群鳥養羞（季秋）注云羞所養也養者不盡食也
疏云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

七騶

同上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季秋）疏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
官駕說（說者稅舍辨其貴賤之等級也）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〻各有
騶則六騶也又一人總主之并六騶為七
明按天子六馬一曰種馬二曰戎馬三曰齊馬四曰道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十　帶經堂

馬五曰田馬六曰駑馬

明堂本河圖之位

元汪克寬禮經補逸明堂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於河圖
之位也帝出乎震〻東方也於時為春陽其於色也為青
故春堂名曰青陽以木德王也相見乎離〻者明也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夏堂名曰明堂以火德王也
勞乎坎〻正北方其色玄萬物之所歸也故冬堂名之以
水德王也左右之堂名介以其介於四隅也中央堂太廟
太室猶河圖之中宮也四季十八日天子居焉以土德王
也蓋以其為大饗之所故曰太廟然祭帝必於明堂者帝
出震而宰萬物是萬物成形於帝也饗帝而以父配之以
人成形乎父也故季秋物成之時大饗於是焉至堂之覆
以茅上圜下方此法天地之象也堂有四戶八牖總之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是倍河圖之數而各虛其一為中宮又
與四時之節氣各有合也然則聖人制器尚象動可為憲
於此推之可見矣

陰厭陽厭

古言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陰厭陽厭求神無定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十一　帶經堂

在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
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
厭也陰厭于奧也陽厭于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
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
抑亦陰謂神之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享祝而將去歟其
來〻自陰也其去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
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設於士而況大夫少牢
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
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撤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

之祭始賓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陽厭陽厭者撤朔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與齡

黃氏日抄文王世子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夫年齡無

可移之理君王乃職國之稱其傳之妄歟

胥鼓南

同異錄文王世子胥鼓南疏云南夷之樂曰南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曰胥鼓南今按周禮掌教夷樂惟旄人主之絕無大胥鼓南之文疏乃牽合為一事非也且夷樂亦恐非所以教世子者張氏曰南二南也大胥以鼓節之為鼓南詩云以雅以南南對雅言則其非南夷之樂可知矣

釋奠與釋菜異

禮經補逸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月令云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釋菜以蘋藻釋奠以牲幣二者之輕重不同也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摯故釋菜用於大學始教之時用於入學習舞之際用於立學興器之後皆尊為先聖先師之祭此其僅見於學宮正所以師事之也至若古之釋奠施於學宮者雖曰始立學者以之出征師還以之四時詩書禮樂之官以之然或施之社廟或施之祖禰太祝甸祝皆得而用不專於先聖先師而止此其雖見于群祀乃所以神事之也釋奠禮同而釋菜禮實專

焉苟徒舉釋奠而廢釋菜是使尊禮先聖先師之祀特與群祀等耳愛禮者可無辨哉

先聖先師

禮記疏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注云先聖若周公孔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也

四輔

五經類編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師保疑丞即下文所謂四輔也疑者蓋有疑即問之意今時文引用

旁加二點誤以為凝丞矣

明按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蓋四隣即四輔也

禮運非孔子語

困學紀聞胡致堂曰禮運子游作呂成公亦曰蜡賓之嘆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為湯為小康此老聃墨氏之論

三古

禮運疏伏羲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古　帯經堂

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繫辭傳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又為上古

夏時坤乾

黃氏日抄禮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夏時夏四時書名坤乾殷陰陽書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者指此

玄酒

禮記疏禮運玄酒在室疏云玄酒水也古無酒以水為之以其色黑故謂之玄酒祭時貴重古物故陳於室內

合莫

禮記疏禮運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云莫虛無也孝經緯云上通無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

明按黃氏日抄云合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陳注亦以莫為冥漠

匹士

禮記疏禮器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善　帯經堂

攘疏云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人稱匹夫者惟與妻偶耳

升中

同異錄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注云以天下太平故鳳凰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生陳氏云王者巡狩所至升進此方諸侯平成之功以告於天視古注更明白

月生於西

同異錄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陳氏云君在阼階以日生於東從

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於西從陰之分
而正婦位也然不言月生於西之故明按疏云月盡之後
三日乃成魄〻有月輪也生旁有微光也若前月大則二
日生魄蓋月之有光自西方始故曰月生於西也
明按木鐘集曰日月皆自東而西月生於西者以人所
見新月自西故以月生於西言之

肆夏當為陔夏

同異錄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讀為陔蓋周禮
云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為陔夏也

陶匏

禮記疏郊特牲䟽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疏云陶瓦器
以薦葅醢之屬匏酌獻酒祭天尚質故酌以用匏為尊皇
氏以匏為盛牲牢之具其說非也

先嗇司嗇

同異錄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報司嗇也注云先嗇
神農司嗇后稷也明以為八蜡皆祭田野之神〻農后稷
不當與田野之神並祭也疏云先嗇司嗇並是一神其亦
知注之非而為此說歟先嗇司嗇亦非一神

八蜡

同異錄郊特牲八蜡當以經文為正一先嗇二司嗇三百
種四農五郵表畷六禽獸七坊八庸康成以貓虎當禽獸
又去百種而列昆蟲非也王子雍不數昆蟲而分貓虎為
二又何可據乎

魚去乙

俞琰席上腐談內則魚去乙注曰為不利人也乙魚體中
骨害人者爾雅鮯魚有骨若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
人故去之

明按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內
則所云去乙統凡魚言之似不專指鮯魚則去乙之為
去腸明矣鄭說非也

繭袍絅褶

禮記疏玉藻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絅帛為褶襍疏云纊新
綿也緼雜纊與舊絮也絅有衣裳而無裹今之單衣也褶
有表裏而無著賁今之夾衣也

明堂位之謬

山堂攷索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

負斧依南面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愚竊以為不然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繼以祭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諸王邦之蔡書但言命之於王而後封仲於蔡何嘗負扆南面而踐天子之位哉當其時公但攝政耳群叔且有不利之言使果踐阼而朝諸侯則豈止群叔言而已哉

明按陳氏曰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公朝諸侯為天子非也此記者之妄而鄭氏則狥其意以注之其得罪於名教大矣

事物攷辨卷之第廿

魯僭天子

同異錄明堂位命魯公世〻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王氏曰以愚觀之成王未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社之禮於平王〻使史角往魯〻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於明堂位之說歟

為祖母後

禮記疏喪服小記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疏云此言嫡孫承重之服嫡孫無父而祖父已卒而又遭祖母喪則為祖母後服三年若祖父在則仍降期而已

絕族無移服

同異錄大傳絕族無移服陳氏曰此釋四從兄弟無服之義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緦麻至四從則族屬既絕無延及之服矣

婦人無手拜

禮記疏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注云肅拜婦人拜也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之拜受君賜與為尸俱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肅拜為喪主則稽顙無手拜之禮也

君子不食圂腴

同異錄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云圂與豢同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疏云犬豕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不食自注言之不食者惡其穢而不欲食也自疏言之則不食者為其似人而不忍食也以理度之宜從注

謏聞

五經類編學記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謏字從叟與小字同今時文引用誤以為諂諛之諛矣

先河後海

同異錄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此一節解之者皆以河為源海為委而求能曉暢注云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終成不測明旹取而繹之河源出崑崙其始才可濫觴耳及其奔流至海則極其浩瀚而莫可測是原小而委大也故祭川者有先後之分焉君子之學由夫婦居室之恒而造乎參贊經綸之大亦若是焉斯已矣

子諒

禮記疏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疏云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

昭蘇

禮記疏蟄蟲昭蘇疏云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矣今復得活似暗遇曉死而更息也

耐

禮記疏樂記故人不耐無樂疏云古以能作三台字今能字皆作耐字而別作三台之台是今變古也

升

同上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注云八十縷為一升

孝哀

同上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疏云卒哭以後為吉祭吉祭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詞云孝也喪謂虞以前痛慕未申故稱哀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祭法倒置

五經類編郊禘祖宗之說祭法所載皆倒置其文蓋郊以始祖配天而祖為有功之祖則郊在祖之前明矣按顓頊前乎嚳虞何以郊嚳而祖顓頊顓頊前乎鯀夏何以郊鯀

而祖顓頊契前乎冥殷何以郊冥而祖契注疏辨之甚詳今時文中每用郊嚳祖頊等語未知記禮者之失於倒置也

相近

同異錄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氏改相近字為祈禳方氏謂孔叢子作祖迎張橫渠讀如字蓋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以為祈禳祖迎者非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同異錄祭法舜勤衆事而野死疏曰舜征有苗乃巡守

方而死蒼梧之野王氏鄭氏皆從之陳可大曰巡守而崩也死於蒼梧之說斷不可信

孔疏之誤

同異錄祭法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孔疏云鯀被堯殛死於羽山亦是微有功於人故得祀之又世本云鯀作城郭是有功也夫鯀之治水至於九載無成而名隷四凶之列尚得謂之有功乎且下文云禹能脩鯀之功是祀禹非祀鯀也如孔疏所言於文義為不通矣

祭日月有分有合

禮記疏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凡祭日月之禮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此二祭日與月分祭於二處夏至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来年於天宗四也此二祭合祭日月於一處

三老五更

陳祥道禮書祭義祀三老五更於太學鄭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三辰五星之象漢志以行尊年高一人者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晋以王祥為五更則其為一人可知

明按祭邕獨斷以五更為五叟〻者老人之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皆非也

周四學

徐氏集註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陳可大曰四學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也陸氏曰周立四學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

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不在四學内）三說之内陸氏為優

五經

禮記疏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疏云五經即五禮人所常行者也按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别總三十有六

時祭異名

同上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此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

名

引易之誤

禮記疏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疏曰此易繫辭文也今繫辭無之或曰此三句出易緯連山歸藏之辭

無似

同上哀公問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注云無似猶言不肖陳注云無似言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給奪慈仁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禮記疏仲尼燕居子曰給奪慈仁疏云捷給之人貌為恭敬似乎慈愛寬仁而行實背之孔子恐其以僞亂眞故以為戒蓋為子貢言之也

無非教也

同異錄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注疏皆言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人君當奉行以為教令陳氏敬之曰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天以四時為主而其用則有風雨霜露天道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矣地以承天之神氣為主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霆流行於兩間而庶物潤之以露生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矣由陳氏之說觀之則知天地之教即是時行物生鳶飛魚躍在在皆道觸目可通之意謂人君奉行為政教者失其旨矣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

同異錄禮記疏孔子閒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疏云耆欲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耆欲信如此言是聖人果有利天下之心也明以謂奉行天討誅暴救民湯武之事乃不得已而為之曷嘗以王位為可欲而急急於放伐哉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所謂耆欲如陳氏所云意所欲為者是也蓋弔民伐罪天必開發其兆預生賢人以輔之也孔疏之說亦淺之乎窺聖人矣

外舅姑

禮記疏坊記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云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節以壹惠

同異錄禮記疏表記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張子曰惠當作

惡人之名不可浮於實故制謚雖以尊名為義而賜謚則以一德為宜也明竊以為不然注云壹讀為一惠猶善也先王諭行為謚使其聲譽可尊然聲譽雖有衆多特以其一大善者為謚耳如此則無改字之嫌而文義亦順

諾責

禮記疏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以怨言以物許人而不與以至被責於人其責小已不許也言最初不許而人怨之其怨小是故輕諾寡信君子戒之

不倡游言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禮記疏緇衣大人不倡游言疏云游言浮游虛漫之言也大人出一言則民皆師法故在上位不敢倡為無根不定之詞恐人則而象之也

喪主

禮記疏奔喪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疏曰此一節論主喪之事父在父為主者言子有妻子之喪則父為之主子不敢專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言各自為其妻子之喪主親同長者主之者言同父母之兄弟死則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者言從父昆弟則彼親者自主之也

雞斯

禮記疏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注云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陳傳云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

皇姑

禮記疏服問傳曰有從輕而之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注云皇君也陳傳云皇姑公子之生母恐嫌女君故加皇字以別之庶子之妻為庶子之母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苄剪不納

同上間傳父母之喪苄剪不納注云苄下蒱萍也以蒱萍為席萍字疑誤但剪之使齊而已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故曰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躑躅

禮記疏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喪失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注云蹢躅不行也與躑躅

深衣吉凶通服說

文信國公集愚嘗參攷經傳博采旁証而知深衣雖吉服而亦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之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用喪服故變為深衣以受弔則深衣雖謂之喪服可也又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服矣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又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麻衣布衰注云麻衣白布深

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知也節畧

深衣之制

禮記疏注云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屬深衣則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自天子至庶人皆服之

中

徐氏集注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陳傳云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名亦獸皆刻木為之高一尺五寸大夫以兕士以鹿此乃士禮則鹿中也

蓬戶甕牖

同異錄儒行蓬戶甕牖疏云蓬戶謂編蓬為戶一說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謂牖圜如甕口也又一說以敗甕為牖周子曰前說是也陳注取之

母不拜子

禮記疏冠義見於母母拜之疏云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以奠酒脯

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其從奠處來故拜之非拜其子也

三終

禮記疏鄉飲酒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注云工樂工也疏云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為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為一終也主人獻之謂酌酒以獻工與笙人也間歌三終間代也謂堂上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

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猗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自此之後工告樂備而遂出矣

矍相之圃

困學紀聞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疑不出於聖人特門弟子逆料聖

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言也明按此一節斷為疑經攷之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皆豫選以充不聞臨時揀擇豈大聖人之所為獨有異於人乎是可疑也

燕有四等

禮記疏燕義正義云燕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而燕飲以樂之二也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三也四方聘客至與之燕四也此皆諸侯之燕禮王燕禮今亡

孚尹旁達

同異錄聘義孚尹旁達注云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之采色也又云孚或作姇孚或為扶說書不通因而改字此康成大病陳氏曰孚信也尹正也孚尹於中旁達於外也最明白皖暢

四制

同異錄喪有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黄叔暘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喪服之制無此四者則人道盡矣故記者以是終焉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春秋

讀春秋法

春秋同異錄讀春秋者必先取聖人作經之意而深體之則大綱立矣大綱既立然後衆目可得而察也夫春秋何為而作也哉春秋一書孟子以為天子之事莊子以為道名分董仲舒以為禮義之宗文中子以為春秋之於王道

乃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周子以為正王道明大法邵子以為孔子之刑書伊川以為聖人之用胡氏以為傾否之書要而論之則皆聖人遏人欲存天理之事周自王迹既熄天子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臣弑君子弑父者史不絕書三綱淪九法斁矣然則春秋所記載者大抵皆亂世之事也二百四十二年間非無彼善於此者然於予之之中皆寓夫奪之之意筆則筆削則削隨事立義因物付物若化工然綜其大旨不過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墜如是而已此孔子作春秋之大綱也嗟乎世無孔子則春秋之天下幾何不胥化而為禽獸也哉朱夫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如徒舉一偏之例一曲之說以為聖人之書法在是烏足與論作經之旨哉

春秋取名

通志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襃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故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

仲尼之前有春秋

山堂攷索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國語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左氏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仲尼之前蓋有春秋之名矣襃貶之法自仲尼始前此皆編年之書也既曰編年安得不舉四時以為名哉

九月成書

通攷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喻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脩以為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易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也

明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

聖人之用

語錄程伊川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律法之有斷例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

孔子刑書

山堂考索邵康節先生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錄其功後貶其罪

故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道名分

困學紀聞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罰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祭殷弗討而細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強而威福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明天理正人倫

同上明天理正人倫莫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弟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郜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於清會於稷而亂賊之黨消矣

非春秋本文

通考孔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皆自三傳取出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不知夫子所書者曰郿乎曰微乎會於厥憖公穀以為屈銀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憖乎曰屈銀乎然此特名字之訛耳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

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穀於襄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夫子雖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不書而謂夫子自書之決無是理也左氏於哀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爭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者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

師亡而增書之者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

三傳授受源流

通攷漢初說春秋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〻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為之解左氏傳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大行於世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左氏行而公穀浸微矣

公羊善讖

通攷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〻傳其子平〻傳其子地〻傳其子敢〻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傳其弟子胡母子都貝後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行鄭玄曰公羊善於讖故休之注引讖為多

五始非褒貶之要

正義說公羊者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謂五始此非褒貶之要特史官紀事之體耳

穀梁

通攷應劭風俗通義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日字誤作曰

日知錄穀梁宣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日 潞亦狄別種嬰兒名也宣公十五年晋人滅之

三科九旨

通攷春秋公羊疏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名或云徐彥撰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止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一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

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明按公羊傳疏宋氏説春秋言三科九旨與公羊絶異以為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内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絶合兩説觀之宋氏之解優於何矣

春秋通旨

呉萊集宋德安之濆有趙先生者名復字仁甫北至燕出春秋胡氏正傳訓其徒又有総貫條例証據史傳之文二

百餘章名曰春秋通旨陳氏曰其大綱本於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説為據説春秋者宗之

三傳得失

春秋同異録左氏雖後出而曾見國史故紀事則詳而談理則踈公穀雖同出一師而未見國史故談理則詳而紀事則畧蓋短長互見不可以優劣論也後之學者於事蹟則信左氏於義理則宗公穀去其不合於春秋者就其合於春秋者其於聖人作經之意夫亦可以黙識其指歸矣

左氏非丘明

季彭山春秋私攷序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傳漢初出於張蒼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算律而仕漢為淮南王長相者十四年得非蒼乗暇自與其徒綴拾所聞而作此書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左氏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也淮南地戰國時入於楚蒼之門客必多楚士彼蓋習聞楚有左史倚相因謂能傳其學而遂以傳名左耳黄震説春秋謂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

朱子亦嘗言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又云左傳是後來人做其知此欤然則左氏楚彦也非魯君子左丘明也

左傳非得於河間獻王

刊謬正俗察南問曰北平侯張蒼獻左氏傳從誰得之董勛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篇悉從河間獻王所得也按許氏説文解字序曰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本以客從高祖歴位諸侯相御史大夫凡書無所不覩孝文四年為丞相百餘歳孝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乃景帝之子

校其年月相去甚遠非獻王之所得明矣

左氏有三病

困學紀聞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傅會災祥二也紀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三事

左氏非受經于仲尼

春秋私考序杜預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愚以為不然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左氏誤以為修而凡雜記傳出之事于經不合者不得不强為之辭矣謂左氏受經于仲尼豈不

謬哉

左氏非丘明辯

通志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三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矣至唐啖助趙匡獨

[illegible]乃史佚遲任之左氏

集諸國語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匡曰左丘明乃孔子以前之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今以左傳之事質之則知啖趙非妄也左傳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事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沒之後其為六國時人無疑矣

明按程伊川先生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攷又云左氏可信否曰不可盡信〻其可信者耳

外傳

通攷巽岩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採集列國之史國别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採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詞多枝葉不若内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

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特為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温公父子能識之

明按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志亦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今攷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同異文體亦不倫陸淳以為非一人所為斯言得之

記事必具四時

山堂攷索春秋正義史之紀事一月無事必空舉月一時

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其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書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

經傳脫誤

春秋纂例啖子曰夏五之下必知脫月字郭公之下必知有字四時不具者亦必知是脫其餘不可得而詳也左傳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事迹倒錯者甚多文十二年傳言杞伯請無絕婚當在成八年襄四年夫人姒氏薨傳曰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吳侵陳傳云延州來季子帥師（計此時季子幾存亦近百歲矣故知誤也）此傳當在前數十年如此類甚多不可備舉趙子曰經傳不同有以音相近而誤者昧蔑潛晉之類是也有字義同而文異者帥率剋克之類是也有穿鑿改易者裂繻君氏之類是也有字體相似而致誤者栝結嘉喜之類是也有義類致誤者及會侵伐之類是也有端然而誤者衛俘戈氏之類是也凡若此類當攷其有理者而

正之如三傳悉無別義當從左氏為左氏多說事迹恐在公穀前也

黜周王魯之誤

同異錄山堂攷索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則號不改矣為公羊之學者乃以黜周王魯為春秋宗指悖禮傷教罪莫大焉若春秋果黜周而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明按何休之注公羊是春秋之罪人也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注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是以王正月為王魯也盟蔑傳注又云春秋王魯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明以謂春秋道名分之書也傳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傷天下之無君故託始於隱公以寓一王之大法以正千古之大倫況平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乃以秉禮之國加之天王之上豈孔子正名定分之意乎春秋以王正月為平王之正月而何休以為非平王

也隱公也其在平王春秋則尊之而何休則黜之其在隱公春秋則公之而何休則王之名曰翼經實同侮聖不力爲之辨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後世而莫之禁矣故曰何休之注公羊是春秋之罪人也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疏元始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年則魯公之元年春則周王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服虔何休皆云春秋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王二月王三月此王乃夏殷之王大禹成湯也夫以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故以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王二月王三月爲夏殷之王皆非也

明按鄭瑗井觀瑣言曰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册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峯陳定宇各主一說覺有所碍終不可通此說足爲前輩解紛朱夫子答吳晦叔書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矣明竊以爲不然大抵兩說並立有一是必有一非無依回兩可之理也商周正朔以爲時月俱改者是以爲不改時月者非模稜之辭恐不可用

春王正月

呂東萊集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書載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詞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何歟曰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則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詞則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棼棼瞀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終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

道之發見向使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而行不著習不察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左傳分句

同異錄左傳疏隱元年傳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疏云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詞傳畧而言之也據此則公入而賦宜爲一句今人皆誤讀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東萊集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二也昔皐陶為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而已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皐陶之位乃奉王命而賵之舜與皐陶所共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

作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為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明樓晁補之雞肋集曰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魯後宜有之也乃仲子未薨與故而歸之以賵此為傳聞訛耶抑他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夫歸賵在元年七月而子氏薨於十二年十二月或言年月皆誤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忘夏五之疑後世又信傳而不核其真歟

盟於石門

左傳注評測義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陳傅良曰外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而天下始多故矣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葬宋穆公

黃氏日抄隱公三年葬宋穆公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弒與夷左氏以宣公為知人公羊則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木訥趙

氏曰分義天下之大閑也故非朱均則堯舜不苟遜益非不賢而禹傳啓杜亂源也隱公欲遜桓而亂吳王將遜札而亂宣穆再遜而再亂纂奪二世迄襄公始定襄公又欲遜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按木訥此說為萬世垂戒也其意與公羊公同要之左氏之說亦有不可廢者蓋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馮之弒逆罪在馮耳雖曰春秋責備賢者豈可盡沒其賢而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生亂穆遜殤公

始為亂耳

傳疑

古言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為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為孝公之妾桓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為是公羊以子氏為隱母穀梁以為隱公妻妻是也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十二月夫人子氏薨

周鄭交質

雖肋集隱公三年周鄭交質無王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七　帶經堂

王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君子之言也

矢魚

困學紀聞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朱文公曰據傳云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也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樓淮南子 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明按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云矢公穀皆作觀左氏作陳魚而觀之公羊又言千金之魚公張之春秋不謂之張魚而曰觀魚者内辭也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或曰矢即矢繳之矢今之標魚也

螟

諸國統紀隱公五年秋螟螟蟲災也按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謂之災物反其常謂之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故周書宣榭災晉書沙鹿梁山崩齊書大災一宋書災二大水一隕石鷁退飛各一雨螽一陳書災一宋衛陳鄭同日災一皆異也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内外所書如此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七　帶經堂

姓氏

春秋疏隱公八年無駭卒傳疏曰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同也姓者生也下及百世此姓不改其傍支別屬各自為氏姓同而氏別也

桓公

同異錄禮諸侯不再娶再娶不得稱夫人惠公以孟子為元妃以聲子為繼室有子而長國之福也信手文之祥再娶仲子固已開禍亂之端矣隱長桓幼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正也隱欲讓桓非正也公羊以為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子以母貴其說左矣夫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用師於宋連
兵於許業與齊僖鄭莊方驅並駕不聞有敗德焉羽父始
以殺桓求媚終以弑隱逞志桓公與聞乎故據其國而有
之此其惡固王法所不赦也當時方伯連率未嘗有聲罪
致討者春秋於此有遺憾焉

滕子來朝

朱子語錄桓二年滕子來朝伊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
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則貢賦少而力易供此說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丸　帯經堂

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側室貳宗

左傳正義桓二年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疏云正室適
子也側室衆子也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

突歸於鄭

黄氏日抄桓十一年突歸於鄭ミ忽出奔衛初祭仲為莊
公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宋雍氏女曰雍姞生庶子突莊
公卒忽嗣立是為昭公宋莊公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
嫡立庶（突是宋之外甥）於是突入而忽出奔伊川曰忽之立正也
不能有其位故不爵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愚謂鄭
莊伐王大逆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孰謂天道無報
施哉

明按公羊傳以祭仲為知權以為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夫變而不失其正是之謂權反經則非權矣祭
仲擅行廢立反覆不臣亂人之國而以詐謀取濟安得
謂之知權者哉

夏五

黄氏日抄桓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夏五傳疑也胡氏曰疑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于　帯經堂

而不益見聖人之謹也孫太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削
豈不能刊正後人傳寫脫誤耳或曰夏鄭伯使其弟語来
聘盟五字為羨亦通愚謂合從

周公黑肩

雞肋集桓公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
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
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晁補之曰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克辛
伯告王而殺之其罪當矣傳乃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

公弗從故及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罪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為惡而及禍豈但不從前諫之咎耶傳意非也

莊公

同異錄禮云父母之仇弗與共戴天莊公之與齊襄父仇也父仇一日不復則不可以為子亦不可以為人乃釋怨忘親昧復仇之大義不惟不欲報之且有德之羞惡之心澌滅盡矣故春秋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築王姬之館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禚則譏之享齊侯於祝丘則譏之公及

齊人狩於禚則譏之姜氏如齊師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防於穀則譏之又如齊如莒則譏之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哀姜則譏之何譏乎爾譏其不知有復仇之大義而以怨為德也夫莊公在位三十有二年享國最久一旦身死而子般被弒幾至亡國攷其厲階則皆起於天理之不明與宗嗣之不定後之有國者其亦以是為殷鑒而可哉

有蜚

黄氏日抄莊公二十八年秋有蜚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蟲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所宜有書有者紀異也

閔公

同異錄君子讀春秋至莊閔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曰醜武閣之禍者莊公也莊公二年夏春秋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之得兵權自此始其後莊公薨子般弒慶父與哀姜利閔公之少而立之其目中久已無幼主矣二年之內弒我兩君而國人莫敢誰何雖賢如季子亦束手無策不能伸討賊之義者何也以兵權不偽故也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

齊高子來盟

林堯叟音注括例閔公元年冬高子來盟高子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難莊公薨子般閔公弒姜氏孫邾慶父奔莒魯於是乎曉乎無君齊桓公使高子来平魯難定僖公魯人類之以為美談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僖公

同異錄鄭端簡公古言云魯頌極言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此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公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為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為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齊

為孟孫氏一傳而遂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黄氏曰魦美之為中興之令主以為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或曰同一僖公也何以魯頌則美之而春秋則譏之耶曰春秋責賢者備自黄氏言之則褒之太過自鄭氏言之則責之太苛明以為山堂攷索之論庶幾能折其中矣其害曰魯頌四篇美僖公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然攷之春秋新作南門則書之取濟西田則書之四卜郊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詩多溢辭而春秋直書其失何歟說者謂僖公之為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滅項伐邾之失懼其以功掩過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過掩功詩寛而春秋嚴皆所以為教也

小白之罪加於重耳

山堂攷索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更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為尊王也周室衰微諸侯跋扈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晋得肆行其惡無所忌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其他乎孟子斷為三王之罪人諒夫

縮酒

同異錄僖四年傳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注云縮束茅而灌之以酒也疏曰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ゝ滲也康成云縮取滓也合觀三說鄭義為長

昌歜形鹽

左傳疏僖三十七年傳冬王使周公閲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云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ゝ形象虎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春秋

文公

同異錄文公中智以下之君也春秋譏之不一書焉而其失禮之甚者無如躋僖公一事(二年)商書曰典祀無豐於昵蓋子孫之祀其祖父禮有一定不可以意為損益也況可顛倒其世次乎僖公雖長臣也閔公雖幼君也今當裕祭

之時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是生則北面事之死則躋而越之蔑禮甚矣或曰僖之與閔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羊曰先禰而後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者何曰君猶父也則臣猶子也文公以親親害尊尊故曰逆祀他如以妾母為夫人四不視朔世室壞毀泉臺無兩不閔會同不與作主不時其有愧於僖也多矣然其失未有如躋僖公之甚者也

明按左傳正義云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於閔之上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楊士勳朱灌甫王文恪皆如此說(兄弟兩世作一世)

皋陶有後

左傳正義文公五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了滅曰皋陶庭堅(皋陶字)不祀忽諸注云六蓼皆皋陶後也今人皆謂皋陶無後者非是

統朝贈策

左傳正義文公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繞朝秦大夫策馬撾士會將行繞朝贈之馬撾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宜從服

鹿死不擇音

同上文公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疏皆云音當作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宜從服說(莊子曰獸死不擇音與此同)

宣公

同異錄宣公之篡主之者仲遂成之者行父貪其利而曲庇之者則齊惠公也文公夫人哀姜生惡(子赤)與視嬖妾敬嬴生倭(宣公名一名接)嫡庶之分判然明矣敬嬴私事仲遂與之(同)謀殺嫡立庶文公薨仲遂如齊逆女請立宣公齊侯許之

纂弑之萌已肇於此冬十月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其意蓋
有所恃焉耳春秋書曰子卒諱之也故曰主之者仲遂也
春秋之時凡弑君之賊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宣公元年
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而宣之位始定故曰成之者行父也
齊惠公以霸國之餘威苟能聲罪致討暴權臣之奸誅纂
立之惡簡賢者而更置之其易如反掌乃釋此不為而旣
許其昏復列於會利令智昏良可深悼書曰齊人取濟西
田惡其貪也故曰貪其利而曲庇之者齊惠公也然則宣
之罪當末減乎曰宣為弑君者所立儼然受之而不聞

討賊之舉此其心固已深德之矣雖身不為弑而其實與
弑君者同科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此類是已

陳殺其大夫洩冶

羅泌路史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按陳靈公不君洩
冶諫而死左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有懷寵不去亂朝之
語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
彰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謂夫
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
明按木訥趙氏曰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
取死庸得為智乎此亦信左氏之言而失之者也

濟西田

春秋辨義宣公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季氏曰濟西田即
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二十一年魯既去
之而宣二年又為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
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我
者則謂之魯濟西田齊獲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
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耶蓋鄆即成四年所
城之邑故知其屬於魯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卓爾康春秋辨義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
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王樵曰孔寧儀行父蓋致亂
之賊也平國旣弑不介他國而奔楚其志欲以陳餌楚也
楚莊動於利而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陳遂縣矣然則使
胡公大姬幾不祀者二賊也使楚莊為天吏則二賊之誅
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納之是安得為天討乎

成公

同異錄成公之見譏於春秋其大者有四焉元年作丘甲

譏益兵也二年會楚公子嬰齊於蜀譏其背晉而從楚也六年立武宮譏失禮也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譏僭且不時也他如滅鄟而言取不郊猶三望八月築鹿囿猶為末滅焉耳

鄭伐許

春秋音注括例成公三年冬鄭伐許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齊桓以來晉楚爭鄭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之亂階也至辰陵之盟鄭率諸夏而事楚矣(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莊之霸蓋自此始)敗晉於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

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黴秦鄭則中國無左祍矣

用郊

黄氏日抄成公十六年九月辛丑用郊木訥曰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前此雖以史角請之平王得用郊祭猶疑其僭而卜之未遽用也僖公七年卜之不從乃免牲十年又卜之五卜不從遂不郊成公恐卜而不從則終不得郊故不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此未嘗用也

明按熊過氏曰魯之郊其始祈穀乎上帝也九月非其時矣魯郊不勝書〻其尤失禮者而已趙企明不以為非時而以不卜直用為說非也

襄公

同異錄襄公之時魯之被兵者數矣然能強自支延不至折而入於齊者以晉為之敵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莒凡四伐魯鄙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以其貳於晉也秋八月邾人復伐我南鄙十六年晉平公初立湨梁之會以我故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又伐我北鄙十七年圍

桃圍防邾人伐我凡疊見焉十八年晉會十國諸侯之師以圍齊十九年晉人又執邾子凡以為魯也至二十五年齊莊被弒二十七年慶封來聘而魯患亦冰釋矣然則齊之不得逞志於魯者非真襄公能自立也得大國之援故雖削而不至於亡焉爾

定姒

春秋辨義襄公四年葬我小君定姒(姒姓杞女襄公母成公妾)王樵氏曰此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襄哀越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或曰此定姒當從公羊作弋

三駕

春秋註䟽襄公九年傳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注云晉悼公三駕三興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或以蕭魚為三駕之一非也

戍鄭虎牢

括例襄公十年冬戍鄭虎牢二年書城虎牢今曰鄭虎牢者何不係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係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係之衛緣陵不係之杞梁山沙鹿不係之晉

皆非一國之辭也祁鄤邵係之杞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大夫盟

括例襄公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於扈會於扈則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斥言大夫而不君

丹書

左傳䟽襄二十三年左氏傳著於丹書注云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䟽云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藥石

同上襄二十三年左氏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䟽云藥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

陶唐

同上襄公二十三年傳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䟽云杜注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韋昭注史記

又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然歷觀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復居唐蓋一地而以二字為名耳張晏云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既為天子乃都晉陽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

明按尚書五子之歌惟彼陶唐蔡傳云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又按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云陶即今廣濟府定陶縣據此則一地二名之說恐未安

析同

同上襄公二十五年傳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注

每折千里同百里

晉楚同主夏盟

括例襄公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同主夏盟也以諸侯而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乎始則是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畏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亦終於吳越而已矣

昭公

同異錄魯自仲遂殺嫡立庶以來祿去公室已四世矣昭

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季孫意如利其幼而立之此豈甘為之下者昭公不勝憤憤之心一旦欲伐季氏而去之輕謀致敗在子家羈早已決其難圖矣雖然昭公夫國出奔在季氏固不足責吾獨於齊晉君臣不能無深憾焉昭公之出也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瑣尾流離褎如充耳是豈齊晉之君果盡無人心哉蓋意如切蓄奸謀外結惡黨晉士鞅齊梁丘據皆受其賂而為之助而其君又從而聽之是故二十六年齊會于鄟陵二十七年晉會于扈皆以納公為名以取貨為賓客死乾侯之禍實釀於此當是時雖有宋樂祁黎衛北宮喜若曹若邾若滕拳拳於納公而卒不獲返其國則以意如之與齊晉聲勢相倚而彼亦無如之何也意如又奚所忌憚而不為哉君子觀於昭公之不復而知齊晉君臣之罪於是乎莫可逭矣

三老

春秋注疏昭三年傳三老凍餒杜注云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疏云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服虔以工老商老農老為三老非是蓋四民之中不得獨遺士也

讒鼎

同上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杜注曰讒鼎鼎名也疏云服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說皆無案據

丘賦

同上昭四年傳鄭子產作丘賦杜注云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若魯之田賦疏云既斂其家貲使出牛馬即周禮之家征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即周禮之夫征也

晉有兩士匄

同上昭六年傳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注云士匄即士鞅父宣子名不應取其父同姓名者以爲介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今相范鞅者即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亦有作正者

斝耳

同上昭七年傳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疏云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云斝畫禾稼也言耳者此器旁有耳也

落

同上昭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云宮室始成祭之爲落疏云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之疏云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攷之而不釁鄭云攷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檀弓所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

大屈

同上昭七年傳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疏云大屈地名其地所生寶金可以爲劍服虔曰大屈弓名魯連子曰楚子享諸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大曲即大屈也宜從服

僕區

同上昭七年傳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注曰僕區刑書名服虔曰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

疾日

同上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靈姑銔

同上昭十年傳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注云王黑齊大夫

靈姑銔公旗名

助薳

同上昭十一年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其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二女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薳注云薳副倅也副倅皆副貳之中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五大五細

同異錄昭十一年傳中無字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注以五官之長爲五大五細無說賈逵曰五大謂

太子毋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專盛過節不可使居邊城五細謂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不在庭不可居朝廷爲政也雖各以意爲說而貫顯近理

不與楚專封

括例昭公十三年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也其書陳侯蔡侯者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某公子之詞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失國也使之如失國之辭者不與楚專封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圭　帶經堂

蒲伏

春秋疏昭十三年傳以蒲伏焉注云蒲伏與匍匐同一作扶伏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有事於武宮

禮經補逸春秋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愚按周官祠禴烝嘗爲四時之祭左傳曰禘于武宮蓋見經書禘於莊公遂例以爲禘耳攷之王制春曰礿夏曰禘此蓋夏殷之祭名與周不同蓋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爲大祭也然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曷不以祠祭之名書而止曰有事蓋祭之日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雖祭得時而不成乎禮春秋乃變文而書之以著其失也譏其毀宗廟之禮也

會于適歷

括例昭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此以見晉人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今荀躒復爲此會昭公之所以終於客死也哀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

新宮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古　帶經堂

春秋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疏云逸詩也歌鹿鳴下管新宮鄭玄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芥雞

春秋疏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郈昭伯之雞鬭季氏芥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注云芥雞持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芥雞二說皆錯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以芥爲介古字假借也呂氏春秋鎧著雞頸此其証已

定公

閒與錄昭公薨于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

公子宋是爲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以弟繼兄受位於賊臣之手而不念先君之嫡春秋不書正月穀梁謂之不以正始宜也王氏經世至比之桓宣則太過矣當是時魯國之權盡歸於室哀公雖欲爲子臧之讓而衍與意如有不兩立之勢欲除季氏又恐蹈昭公之覆轍其所爲極難耳幸而孔子見用夾谷之會齊人棄惡從好既而墮郈墮費駸駸乎有行道之機假令久於其位則孟氏之郕將有不動聲色而自隳者惜乎彼婦出走不得大展其設施而定公之志日益荒季氏之勢日益横此誠宗國之不幸而大

聖人所無如何也悲夫

即位不書正

十一經問對或問定公元年不書正若何對曰君道不正權臣專國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故即位不書正也

十月隕霜殺菽

春秋疏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注云周十月今八月疏云八月未應有霜今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故書

從祀先公

同異録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注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疏云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閔上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故穀梁以爲復正胡文定公遵馮山之説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説非也宜從古注

夾谷之會

同異録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齊人蔑義而爲夾谷之會焉安有使萊人

以兵劫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敦於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傳言盟足知其誣矣穀梁不言萊人但曰孔子行乎季孫至於歷階要盟數語此特曹沫藺相如之故智耳聖人豈爲之哉使聖人得行其道上則尊周匡主可還豐鎬之盛次亦脩明政教救民湯火之中此實事也左氏所言不幾揚之適以抑之乎韓文公曰左氏浮誇有獨見矣

歸三田

春秋辨義定公十五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季氏曰

汶田未歸之前當爲齊得夾谷之會而相修睦故齊人來
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
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巖博之界也鄆讙博
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巖之近齊者仍爲齊有此其
實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埸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
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
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

哀公

同姓録魯至哀公日熸月削貧弱不能自存者其外安在

曰咎在事吳吳蠻夷之國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以報
清之役齊師敗績于艾陵魯雖借吳之力以致勝然亦倖
而已矣季孫有言曰小勝大禍也豈虛語乎次年有橐皐
之會又次年有黃池之會吳是以覇吳之覇魯爲之也而
魯且幾幾乎不國矣自宣公以來盟會禮繁兵戈四起不
能復守先王之典是故始作丘稅繼作丘甲至于哀公二
猶不足而復用田賦蓋亦不得已焉爾殊不知殫四境之
賦稅不足供大國之誅求洎乎民力既竭國本亦撥魯之
爲魯遂有反裘負薪之勢焉然則哀公之事吳非眞有所
利也其實自貽伊慼而已矣

圍蔡

春秋辨義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左氏傳曰
報柏舉也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康侯曰蔡嘗以吳師入
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
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仇之事爲可恕也
噫此亦大失春秋之旨矣夫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
撻其父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
於蔡亦可恥矣乃許其復仇而恕之不亦悖乎且誘殺蔡

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於岡山以一眚之故拘昭侯於
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仇楚豈下於入郢乃獨許楚以復
仇而恕其罪孰謂春秋有是法哉

問

春秋注疏哀公十一年傳使問弦多以琴疏曰禮以物遺
人謂之問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論語云問人
於他邦皆是也

孔子生卒

十一經問對問公穀皆記孔子生左氏經終孔子卒者何

對曰公穀書生於傳可也左氏書卒於經（游夏之徒書之非左氏筆也）不可也傳不可搬經不可續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太倉周象明懋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四書

四書大全

顧炎武日知錄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勉齋（名幹字直卿）有論語通釋眞西山有大學集義祝宗道（名洙）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蔡覺軒（名模字仲覺）有四書集疏趙順孫有四書纂疏吳眞子有四書集成昔之論

者病其泛濫於是陳定宇（名櫟）作四書發明胡雲峯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仲弘（名士毅號道川）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而諸書始廢

康成不言大學是曾子作

鄭端簡古言鄭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為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証之

學庸皆子思作

古言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而更定之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矣鄭注孔疏皆古本也魏政和中又有石經大學（古文小篆八分）與古本不同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為無見蓋必有所受矣

孔氏遺書

陸深溪山餘話張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傳到子思仲素又云述所授之言著於篇朱晦翁作大學章句云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言述所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述其意微恐於理有礙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却好

德潤身

楊誠齋集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潤四海

性道

誠齋集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中庸

誠齋集或問何謂中庸曰中者群心之根株庸者衆心之穀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誠齋集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繼志述事

楊龜山語錄繼志述事禮記專指武周不可執一而行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明哲保身

誠齋集或問明哲保身如何曰全其名守其節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看書各有門庭

羅豫章集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看六經須先求語孟

橫浦日新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又云六經之

書浴傳而難解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
莫若精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可觸類而知矣

讀經法

晁氏客語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於聖人而我之所以未至者句々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論語三家

古言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

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共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為從政篇々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語最後行為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宮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恭考齊古為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已意為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麤尾細似水蟲之科斗

論語成於曾氏之徒

柳宗元集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

而死其去孔子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論語一書曾子之弟子為之也何也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子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樂正子春及子思之徒）

論語成於閔子

捜採異聞錄論語所載孔子之門人皆斥其名雖顏冉高

弟亦曰四曰雍惟至閔子獨云子騫昔賢謂論語成於曾
子有子之門人予謂亦出於閔氏觀閔子侍側之詞可見
矣

詩三百

王肯堂論語義府宋王魯齋云今詩豈盡聖人所定或已
刪之詩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而漢儒取以補之耳王陽
明亦云鄭衛之音必泰火而後世儒披採以足三百篇之
數者俱不為無見

視其所以察其所安

誠齋集視其所以不以名掩實察其所安不以跡掩心

君子不器

楊慈湖集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
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明按楊誠齋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
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三家者以雍徹

論語義府魯之僭曷始乎曰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是雩
之僭始於桓也閔公二年書禘於莊公是禘之僭始於閔
也僖公三十一年書四卜郊是郊之僭始於僖也則魯用
天子之禮樂其不出於成王之賜也明矣

不仁不知

呂東萊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為不仁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為不知

夷狄之有君

論語疏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
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

關雎

通志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
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
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不
至於傷此關雎之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專以義理
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
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詩則
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三歸

黄氏日抄集注曰三歸臺名事見説苑而或問載舊説云婦人謂嫁曰歸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愚按説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如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為之臺故云非僭而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為名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論語疏人心中着不得一意如喜中着不得怒哀中着不得樂故善念一發許多為惡意思都不見了　如千年幽谷一燈繞照則千年之暗俱除矣

懷德懷土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八　帶經堂

誠齋集君子懷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懷土故安其舊不從其新

忠恕一貫

陳潛室木鍾集程子所言是無心的忠恕進一步説曾子所言是用力的一貫退一步説

注瑚璉之謬

魏鶴山渠陽讀書雜抄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注但云黍稷器鄭注論語云夏曰瑚商曰璉誤也

微生之直與證父之直辨

十一經問對問微生乞醯之直與證父攘羊之直如何對曰乞醯其情雖直而其事則流於曲攘羊其事雖直而其情則流於曲謝上蔡曰順理為直二事雖皆可言直於理則不順也

三月不違日月至

木鍾集顔子一似自屋自住私意蕩盡純體是天理此仁為主於内諸子一似住别人屋主不常在時來時去此仁若屋中之賓蓋天理時或萌露私意為主故也程門每以此意説與門人語録可見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九　帶經堂

不有祝鮀之佞

羅豫章集伊川云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衰世非此難免

明按而有宋朝之美而字前輩作不字讀蓋傳寫之訛也

人之生也直

東坡論語解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本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游藝

木鍾集或曰從事六藝所以格物致知也論語言游藝乃在志道據德依仁之後何耶曰格物謂窮乎物之理游藝謂玩適乎藝之事窮極其理講學之先務玩適其事德盛之餘功二者有初學成德之分蓋此是德盛仁熟之後等閑玩戲之中無非滋心養德之助如孔子釣弋是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其境界歟

富而可求章

東萊集富而可求章上節以命言伊川以義言聖人分上

固不必論命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羅豫章集明道云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明按豫章先生云善學者更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舛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又按趙顗濱論語拾遺云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猶穀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其說與明道同然不若朱子之說為正

文母邑姜

幷觀瑣言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為有婦人焉扶風馬融以為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代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也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無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知婦人之非文母矣

明按論語拾遺云婦人者太姒也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然以子臣母於理不順以為邑姜者是也

子在川上

東萊集南軒曰子在川上程子以逝者為道體龜山以不逝者為道體同異何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

權

木鍾集權者經之對所以隨時取中者也漢儒以反經為權遂有權變權術之說失權之本義矣不知權而不失其正雖權也猶經也

鄉黨六書

横浦曰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而徙頽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此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諸弟子習而不察遂以為有隠故夫子指而示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自此以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郷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

無所不佩

陳全之蓬窗日録行潔清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

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

惟酒無量不及亂

横浦曰新或問惟酒無量不及亂既云無量矣而又不及亂何也曰德將無醉

從周從先進

木鐘集或問孔子從先進是無取乎文也然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耶曰從先進是孔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是周初之文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與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勝之弊當然並行不悖

四科

羅豫章集四科諸賢乃夫子從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

愚人非仁

木鐘集或問孔子以子産為愚人可謂之仁否曰仁者天下之公理若只是小恵乃是私心不可言仁子産能食而不能教知恵而不知政故夫子但以恵人目之仁則不知也

必信必果

羅豫章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慝之小人也故可以為士

禹稷躬稼

趙與時賓退録洪文敏論語禹稷躬稼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曁稷奏庶艱食則禹亦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管仲之仁

木鐘集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子多有未能說粗處纔
者之臣却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功雖可稱過自不可
揜必如三仁乃可耳

自經溝瀆不指召忽

古言管仲召忽於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亦未足多譏死事甚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
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公叔文子

困學紀聞論語公叔文子孔注云文子衛獻公之孫或作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發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〻生文子拔〻是獻公孫朱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也
子集注云公孫枝乃傳寫之誤

明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衛悅公叔發即論語
所謂公叔文子也朱注以為公孫枝非是攷之三傳公
孫枝乃秦大夫子桑衛國絕無此人又按鄭氏今言云
康成以子桑伯子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邢昺以為
衛大夫亦有公孫枝不知何據

上達下達

誠齋集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也曰顏不孔不止紂
不桀不休

作者七人

陳絳金罍子論語作者七人不著姓氏陶靖節聖賢羣輔
錄謂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皆
見於論語與孔子同時而何燕泉先生注又云一作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即論語所謂逸民者按
逸民與孔子不皆同時而作者之嘆實有衰世之感焉似
不若陶錄之正張子正蒙又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創制興王之道初非有述於人者故曰作者七人然此皆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無所攷矣

蹈仁而死為正命

木鐘集或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云志士
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何歟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
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
求一个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
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陽明集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〻意實不稱

名生猶可補没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
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義府如沛公因項羽王之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
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
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
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跨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

當仁不讓於師

胡雲峯集當字有大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

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於夫子
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讓於夫子也

憂在蕭墻

楊龜山語錄季氏將伐顓臾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其後陽貨果因季桓子聖人之言豈
不為萬世法哉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孫
之事而被蕭墻之害者多矣

下愚不移

橫浦日新于恕問于張無垢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中庸
又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則是可移也蓋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不曰愚而曰下愚者蓋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
此所以不移也困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先生曰
此說有理

明按義府云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
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觀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
耳（程子言自暴自棄之人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故謂之下愚）

君子不施其親

羅豫章集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施猶與也言不

私其親暱也

明按豫章先生之言亦是一種道理但此一節書乃周
公以忠厚立國之道教誡伯禽四項皆一事恐不如
朱注為長

匏瓜

黃氏日抄黃勉齋宰臨川刻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
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與維南有
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
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虞仲非仲雍

黃氏日抄論語逸民章注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愚按仲雍嘗治吳為君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況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何得反序次於其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八士非宣王時人

顧起元說畧論語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按汲冢周書克殷解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

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則八士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庶幾近之以為宣王時人吾不知其何據也

明按困學紀聞引周書武　篇云尹氏八士然以克殷解言之則八士南宮氏也晉語詢於八虞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宮韋昭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在虞官南宮即南宮适也然既云詢於八虞又云謀於南宮則南宮之非八虞明矣

執中

本鍾集或問書言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二者如何分辨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斷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孟子

焦竑經籍志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稱之曰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勵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非虛也前史夷于諸子莫為甄別孝文時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而旋即罷去趙宋設科語孟並列學者咸尊曰孔孟其外書四篇疑為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明按荀卿非孟王充刺孟宋馮休疑孟子一書門人妄有增益著删孟以明其意司馬温公亦有疑孟一卷李泰伯鄭厚叔蘇東坡亦皆不滿於孟子建安余允文隱之於是著尊孟辨七卷可謂孟氏之功臣矣

孟子外篇

十一經問對趙氏序孟子七篇文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恐後人依倣而為之

明按岐年五十恥疾宦官中常侍唐玹收岐家屬置以重法岐變易姓名逃於濟岱之間安丘孫嵩藏之複壁

中三年注成孟子後因赦乃出

孟子有英氣

朱鍾集或問程子謂孟子有英氣不知英氣何如曰如說大人則藐之之類爲英氣英氣是有芒角到聖人地位則渾然無芒角今尋常柔懦的人却要些些英氣不然即奄奄泉下人矣

不言易

朱鍾集或問孟子一書如何不言易曰孟子雖不言易而其變通趨時處無在非易

折枝

陸子玄傳疑錄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蓋言爲長者折拜耳

明按趙岐注孟子云折枝按摩手節也似不如傳疑錄之親切

願學孔子

朱鍾集或問孔子賢伯夷首陽之節而孟子譏其隘孔子仁管仲糾合之功而孟子以爲曾西之所不爲何歟曰孔子雖尊伯夷然只列於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伯夷隘之語始於此孔子雖稱管仲然器小不知禮之譏黑白較然孟子羞稱之語始於此孟者願學孔子故不與諸子處直欲與聖人同歸末學所未喻也

善言德行

東萊集善言德行如人說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里之布

十一經問對問當時之布比今時之布何如曰在周爲布在漢爲錢幣在宋爲關子在今爲鈔也按地官載師注云布廣二尺長二尺亦出民間但憑官司印信其上以爲貿

易之幣氓詩抱布貿絲是也

明按古之布即今之錢以爲抱布之布者非地官注不可泥也

四端不言信

朱鍾集或問孟子言四端不言信何也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四端不得信則不成所謂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是也

隘與不恭

木鐘集或問夷清惠和孟子斷之曰聖而又以隘與不恭目之何耶曰只可言聖之清聖之和非便謂之聖也隘與不恭乃末流之弊謂學夷惠者爾在夷惠却無此

宿晝

詞林海錯孟子去齊宿於晝〻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蠋賢注云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兵畫中遂攻臨淄可証

明按畫邑以澅水得名今本作晝夜之晝非也

治壬

升菴集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門人治任[illegible]將歸是也又負戴注云負壬在背戴壬在首

無責耳矣

黃氏日抄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云無責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也或云無責只是不足責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矣云者輕之之詞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東萊集張南軒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能反之者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所謂自誠而明者也東萊曰大與聖對言之則有等級若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則非聖人莫能與此蓋自充實光輝以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子之心則反之而不失與元不喪失者皆可包矣恐不必區別

詩亡然後春秋作

東萊集南軒云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萊曰變風訖於陳靈詩之亡久矣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孟子文與左傳不同

容齋隨筆左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為孫林父追公孫丁御公差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矢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言而名氏先後美惡不同

外丙二年

野客叢書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云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云古人以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湯壽百歲而崩豈有人九十餘而生子乎又按孔氏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為王亦主趙說而言之耳

明按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儒謂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及攷史記乃云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湯崩之後更七年而太甲始立與經文不合不可信也

生之謂性

東萊集南軒云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正性命之際則可也東萊曰物與無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別矣

求放心

木鍾集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輾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裡從此尋向上去即下學上達工夫如云學問在求放心即不須千緒萬端此却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知行

木鍾集或問向聞先生謂盡心知性為知其理存心養性為履其事願詳其旨曰為學只有兩字知與行耳知處是道問學行處是尊德性作博文約禮看亦得

形色食色

同上或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不下帶而道存

羅豫章集帶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是至理存焉

孝經十八章

焦竑經籍志孔子為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焚書為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十八章為定五代

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為正義以行樞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脩非一家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孝經

通攷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竝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

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

孝經刊誤

通攷中興藝文志晦翁孝經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二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爾雅

通攷漢志爾雅二十篇今作十九篇郭璞注不著撰人姓名璞序亦但云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作其說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避煬帝諱更名博雅言周公著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沛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明按朱子語錄云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國史

史體有三

通攷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係日月而揔之於年蓋本於左氏紀傳者分紀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録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爲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著作之意不足

道也

明按作史之體編年爲正紀傳次之實録則未成之史不過如時政記起居注而已

編年紀傳

山堂攷索春秋左傳皆編年也易編年而爲紀傳自遷固始遷固之後紀年出於汲冢漢紀作於荀悅故張璠袁宏作後漢紀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干寶陸機之晋紀裴子野之宋畧吳兢韋述之唐春秋近世司馬公通鑑皆編年也驗之唐史作者無慮四十餘家後世覩者多嗜紀傳而厭編年編年之書自春秋左傳通鑑之外如荀悅漢紀之類亦有目所未見者何也紀傳之體隨其人之始終事之細目即於一紀一傳見之故觀者易知也編年之法其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裡襍出於其間故觀者雖於遷見又紀傳多載奇怪不經之語而編年則不可以泛紀也嘗奇厭常舍難就易則文人才子之習云爾必有史材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不可不深究也

紀載纂修

山堂攷索史之目有二一曰紀載之史一曰纂修之史時

政有記[illegible][illegible]其紀載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甚多實録云者左氏體也正史云者司馬體也紀其大事則有玉牒書其盛美則有聖政揔其樞轄則有會要其曰日曆合紀注而編次之也其曰寳訓於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其爲書也詳其爲責也重任是責者烏容以易爲哉世嘗謂天子觀史則史不敢書宰相監史則史不得書唐之制然也宋之制亦然也然宋之史天子雖覩史而一物之名必令其書則凡所書者皆直筆也又况不使進本仁宗蓋嘗行之矣宋宰臣雖號監修而一字之修聽史官自定則凡所

書者非私意也又况不立監修神宗又嘗行之矣唐以觀史而私宋以觀史而公唐以監史而參宋以監史而定故凡執唐以議宋者皆未之考也

玉牒

山堂攷索史以玉牒名自唐開成始上自帝系下及祥瑞凡大制作大除拜皆書之

寶訓

山堂考索寶訓者於國史之外採摭故史而作也

日曆

山堂攷索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合紀注而兼修之其惟日曆乎記注之曆外庭之言行列焉内庭之機密書焉然後舉而委之史館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此日曆之所由作也

會要

山堂攷索曰曆始於唐政記始於唐玉牒寶錄亦始於唐史之有會要其亦始於唐乎有唐會要蘇冕創之崔鉉續之至於宋則王溥而後成之嗟乎此一代之典耳人經三手世歷數代而其書始就甚矣會要之難也宋之會要處曆三年以上王端修之熙豐間王珪續之而端之所修又取而增損焉熙寧十年以後蔡攸修之乾道間汪大猷續之而攸之所修且蓋從而删定焉嗚呼盛矣

實錄

事物紀原三代之時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漢武有禁中起居明帝有起居注而無名實錄者唐藝文志所載有周興嗣梁皇帝實錄後世實錄之名自此始

紀

陸深史通會要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

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

志

史通會要史之有志也其昉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畧其名殊其實一也

傳

日知錄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别傳數十種謂之

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論

陸深史通會要史之有論也太史公班孟堅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後來作者每卷立論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撰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別其所號或通稱史臣或務衒文釆豈知載筆之旨哉

史目

同上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作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而漢書一百卷班固作起自高皇終

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輯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馬融續作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三國志六十五篇晉陳壽作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補注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元齡奉勅修時太宗與馬故總之曰御撰云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宋治平中曾鞏校定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陳書三十六卷亦思廉撰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唐書二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於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等增緝成之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五代史七十五卷歐陽修撰宋史二百五十卷遼史四十六卷金史三十九卷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脱脱等修元史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

史之別流

同上正史外其別流有十一曰偏記（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公載記王韶之晉安記）二曰小錄（如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三曰逸事（如和嶠之汲冢紀年葛洪之西京雜記顧協之瑣語謝綽之拾遺）四曰瑣言（如劉義慶之世說裴榮期之語林陽松玠之談藪）五曰郡書（如圈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

益都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六曰家史（如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七曰別傳（如劉向之列女傳梁鴻之逸民傳趙採之忠臣傳徐廣之孝子傳）八曰雜記（如祖台之志怪干寶之搜神劉敬叔之異苑劉義慶之幽明）九曰地理（如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十曰都邑簿（如潘岳關中如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

史記有長有短

唐劉知幾史通史記者紀以包擧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隱顯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作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與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七　　常經堂

謗書

容齋隨筆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漢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故王允謂之謗書

與父同稱太史公

蘇老泉史論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同稱也先儒反謂班固沒彪之名不若遷遜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世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

是非頗謬於聖人

章如愚山堂攷索李觀曰司馬遷勒成一家之書意在軆春秋而作也然以紀攷之於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不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遷反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寧一日少安乎以傳攷之若刺客則有傳若遊俠則有傳若貨殖若佞幸若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伊與庸夫並腐而朽可勝道哉嗚呼遷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如是乎孟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八　　常經堂

掄人善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司馬遷取過秦論以贊秦紀没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掄人之善昌若班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論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已出宋祁著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正得此體

不成人之美

群書補訂歸正集史遷述儒林則不取遊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及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未窺聖賢門戶

宋陳惟室步里客談太史公有俠氣故為趙翁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乎以未窺聖賢門戶故於五帝三王孔子孟子雖補綴事跡亦未盡善

索隱有功於史記

山堂攷索遷史乖訛最多不有小司馬索隱則後世之惑滋甚如平章百姓尭辭之文也而史記作便章是猶曰古平字亦有便音也彭蠡既瀦出百之文也而史記作既都是猶曰南方謂都為瀦也秦會稽刻石曰詐謀而秦紀曰

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在治忽而夏紀曰來始滑豈非襲舛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足以附本紀之列耶陳勝起自匹夫果足以當世家之號耶相如汲鄭置之西夷傳之下是耶非耶大宛列傳置之酷吏游俠之間當耶否耶訂其訛而補其缺此索隱之所以有功於史遷也

重黎

日知錄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四子曰犂字即黎為祝融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皞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則以重黎為一人後人多因襲其謬亦不深考之過耳

明按困學紀聞云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重黎為二人可知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左傳云少皞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以吳回為重黎後皆謬

伯益即伯翳

說略金履祥曰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借用如契之為卨皋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虺之為儡（史記仲虺作仲儡）紂之為受罔之為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次

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夫使伯翳另為一人豈有不見於書之理太史公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羅泌路史因其說而不變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信如此言則臧文仲安得云庭堅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隤敳不知敳至夏啟時則二百餘歲矣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節畧金仁山通鑑前編

文命非禹名

史記正義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司馬貞索隱曰尚書文命敷於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

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非也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

明按堯舜禹之為名無疑矣湯自名履

胡公以前非姓姚

困學紀聞史記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嬀謂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王季與太伯同母

同上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疎謬乃謂太伯虞仲辟季歷適荊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

史記言文身之謬

同上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夫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武王無太白懸旗事

周氏涉筆史記言武王佔陳各把鉞斬紂首懸之大白旗

似後人臆記非實也

微子無面縛啣璧事

尚書疏云史記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啣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明按僖公六年左傳許僖公見楚子面縛啣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之訛皆

本此明以謂微子賢者也武王克商微子以宗祀為重抱祭器歸周耳使果面縛啣璧如左氏所云又何以為微子

伯夷傳之謬

困學紀聞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曰武王伐紂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語

文王太公陰傾商政之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同上齊世家云周西伯昌出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詠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召公無疑周公事

困學紀聞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云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耳

衛非伯爵

詩緝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公以為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非之曰康誥言命爾侯於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至子康伯即稱伯者謂為牧下二伯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

共和

日知錄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靖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也）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家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 亦謂之共頭）蓋共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

之術者矣

百里奚無媵秦事

困學紀聞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商鞅傳又云趙良之言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穰苴非景公時人

東坡志林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及觀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公孫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徐考之

田敬仲

日知錄史記田敬仲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太史公之謬也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稱田耳

孫武事不足信

荊川稗編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武子十三篇又言孫武齊人而用於吳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楚氏當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而武功名卓灼如此獨不及之何耶詳考孫子書與管子六韜三略相出入大抵皆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也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為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子者皆辯士妄相劘指必非實事其言闔廬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

程嬰杵臼事

容齋隨筆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三年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此嬰杵之事乃戰國俠士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嬰杵廟訪求其墓優以封爵勅令河東路訪求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

以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祀焉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廟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墓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人丘壠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

明按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而不知其無是事也經曰趙盾弒其君盾故未嘗殺於靈公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之手乎史記之不足信者多矣

子我非宰我

容齋隨筆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力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我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於非義之謗矣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老　帶經堂

明按江隣幾雜志曰司馬遷以子我為宰我又以為燕簡公欲盡去其諸大夫而立其能人作寵姬皆誤也

紂石

史記音義秦本紀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皇甫曰作石椁於北方石字下疑脫椁字

不當以項羽為王

史通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而乃列之本紀乖謬甚矣

韓王信

日知錄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王字宜從

不當論桑弘羊之功

東坡集言以遷有大罪一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則論桑弘羊之功也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器無足言者遷乃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滿則秋旱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六　帶經堂

明按東破此言蓋以桑弘羊比王安石也

汲黯不當與周陽由同稱

困學紀聞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忮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得乎周陽由蝮鷙

之性耳其可與點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陽由與點俱是驚鳥接翼也

貨殖傳誤

同上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考之李克七篇在儒家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遷固皆有失

山堂攷索司馬遷先黃老後六經爲氣俠重貨殖則班固

既言之矣及世家孔子而不爲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聖人而反小之其所稱孔子者識魯稱之昔雖雞羊之怪道枯矢之異測桓僖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當分九流矣及固爲藝文志述其飾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蠭出互作各挾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爲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其附竇憲而死於非義也

遷固無優劣

史通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迹殊略至戰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載而已班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繁蕪不足編次故也使遷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多言費詞有踰班固安得以此定其優劣乎

史漢論杞宋之謬

經質樂記武王伐紂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注云投者舉徙之詞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史記乃謂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漢書鄭食其傳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以樂記之文証之絕無成王封微子成湯封杞之說其爲傳聞之謬可知

漢書不當稱漢王

劉知幾史通春秋不書周王史記事總古今事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稱漢王班氏既定名漢書至稱高祖於既王

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與方降款者悉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明按知幾又云班書以漢為主在於漢時宜直紀其帝號謚耳

漢書因襲

宋許觀東齋記事劉歆顏游秦最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成本止有雜記而已班固所作殆全取其書小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

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為大顏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漢書多採取其義今人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秦者鮮余故表而出之

班史畧於節義

野客叢書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畧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畧載然猶存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々死屬漢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々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激切之義故表而出之攷唐世系鄭君名榮

蕭何封酇不封鄘

唐劉肅大唐新語漢蕭何封酇侯先儒及顏師古皆以酇為南陽筑陽之城何少子延初封筑陽今屬襄州以為凡

封功臣皆就本土蓋榮之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班固何須穿鑿更製別音乎

明按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鄘又江統徂淮賦曰戾鄘城而倚軒實蕭何之故國又戴觀辨事姚察訓纂皆云何封沛之鄘夫人封南陽之酇此四說者皆非也說文云酇在南陽鄘在沛郡李濟翁資暇錄云蕭何封酇侯舉世讀為醝有呼贊者則又掩口而咥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縣者音醝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所封在南陽

且何本傳云子禄襲無子罵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並無封鄼之説合数説觀之則何之封邑在南陽而不在沛酇之音贊而不音醝亦明矣又按字彙於鄼字下既云蕭封邑於𨛬字下復云何封邑蓋惑於孟堅之説并不知何於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封酇以其功大故先封之故本傳云先封為酇侯原非始封於沛再封於南陽也

王陽能作黄金之謬

應劭風俗通義班固漢書云王陽雖儒生自奉服然車馬

事物攷辨巻之十一　國史　重　帯經堂

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綵之物及遷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諺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車馬衣服雖為鮮明所用有幾焉足怪乎班固之説陋矣

漢史不可信

開見後錄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强買民田宅數千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明按隆準公猜忌誅戮功臣蕭相國窺見至隱故强買民田宅以自汚使彼不我疑耳非前後相矛盾也邵氏駁之過矣

嚴延年

史通漢書嚴延年精悍敏絶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過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比於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五行志錯謬

史通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

事物攷辨巻之十一　國史　吾　帯經堂

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效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明按劉知幾云班氏著書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謬定為四科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志此特其四科之一則并

元封不詳何代

史通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録須存凡例按漢書志

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畧無準者也

孺子不列帝紀

史通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尚書周王（帝王世紀根王負責於民上臺避之周人名曰逃責臺）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明按李維楨以孺子乃亦帝前裔豈同孝惠之嗣名之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置　　帶經堂

為呂氏附於呂氏者比哉如何巨君未篡之前而乃不列之帝紀子玄駁之可謂識冠千古

前後自相矛盾

史通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明按班據云成帝善修容儀即一修字便見其色莊之符名予而實不予也知幾駁之過矣

漢書之誤

稗史彙編淳于髡傳云其位百餘年楚有優孟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髡在齊威王時楚莊當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顛倒若此非誤而何

班史之誤

山堂攷索班史古今人表成於曹昭之手謬妄最多如顏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兵　　帶經堂

子與管仲齊驅伊傅與叔向並處范武子即士會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申包非子胥匹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向使大家之狗尾不續則為一代之良史矣是故糾史記之謬者可以議褚公不可以議司馬遷糾唐史之謬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議歐陽公糾漢史之謬者可以罪曹昭而不可以罪孟堅也

懷王

日知錄漢書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兩漢書字

卭傳聞見後錄前漢叙傳外博四海按書外薄四海博字
為誤魏高堂隆傳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簡字為誤後
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協當作挾胡廣傳論者剝異剝當
作駁宋浮傳保宥小人宥當作祐史官失於是正類此者
不一

兩漢書衍字

日知錄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
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

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衍毛字

同上後漢書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
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
春秋公羊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
五非十四也蓋毛字宜衍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宮之語又下卷云趙人
毛萇傳詩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
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則此毛字明為衍文也

荀悅漢紀之謬

史通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宜入中興而輒引
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
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之
文忽以東都之事撰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
宜同載者矣

明按漢獻帝以國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
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筆札經五年乃就其言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考　帶經堂

簡要與固書並行

范曄後漢書之弊

史通范曄作後漢書盡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復有論以
論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
文如商周之頌其文窒礙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曄之弊
也

明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
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紀至
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名曰後漢書凡十紀十志

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

戲槃瓠事

林泉隨筆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氏以女妻槃瓠事讀者皆笑其誕

史失體

史通晁氏曰范曄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當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

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採風俗通義中王喬飛舄抱朴子中左慈化羊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賛詞佻巧失史體云

三國志之謬

山堂攷索陳壽三國志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在諸侯之列故稱傳愚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當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各稱紀乎其謬甚矣

明按晉陳壽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紀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紀傳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蜀無史職之誤

山堂考索史通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龍見於武陽赤烏見於江水成都有景星出益州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蓋由父辱受

髡故加茲謗議耳

華歆清節之誤

讀史質疑太倉王瑞國　三國志華歆傳文帝即王位拜歆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予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裴松之注又引華嶠譜言文帝受禪歆與陳群有不怡之色王瑞國曰按歆之立朝大節掃地為千古處士之羞而乃以清節見稱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後漢伏后傳云曹操以歆為郗慮副勒兵入宮收伏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其為曹氏待漢如此而

乃謂於禪代之際有不怡之色欲以附於王琨范粲之列其誰信之此必淮氏之子孫為其先人掩飾之計不可以欺後世也

三國志有得有失

通考三國志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曹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改漢曰蜀以諸葛孔明髡父而毀之乞米丁氏不獲因不立儀廙傳雖乎免於物議矣

明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漢蔚以正統與之魏雖受禪尚為篡逆蓋公論也

蜀非國名

黄氏日抄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也何物鬼魅竊弄史筆點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蜀者地名也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國而未嘗以蜀名非特昭烈雖孫氏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也陳壽何據而以蜀名之耶謂其為偏安歟雖劉淵崛起人猶稱之曰漢謂未能中興歟雖元帝僻處江南世亦謂之曰晉未聞以居吳而謂之吳也況謂賊為帝謂帝為賊是豈得爲當哉

辨蔡邕王允

讀史質疑三國志董卓傳王允既誅卓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引謝承漢書云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嘆息允奏之請黥首刖足以成漢史公卿惜其才咸共諫允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傳於後云云裴松之謂邕雖卓所親任寧不知其為奸首而乃嘆息於王允之坐此必無之事也至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但當論邕之罪當死與否豈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松之辨此最為近理謝承之妄不待攻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國史

晉書前後異詞

日知錄晉書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載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顗傳又云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丁卲良吏傳又作丁紹石勒載紀前作段六春後又作段疾六春陽裕傳又作段春呂纂載紀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紀弘光門馮跋載紀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

晉史書事鄙陋

梁谿漫志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偏耳豈可與貪財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簏意未能平方可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為人奴不為過也

晉史多採小說

山堂攷索史通云晉世雜說諓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類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晉史多採以為書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博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

明按洛京時為晉史者凡五家（陸機束晳王銓之子隱干寶凡五家）而干寶為最著江左後為晉史者凡六家（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唐貞觀中勅史官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合序例為一百三十二卷

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焉

中興書

南史郗紹作晉中興書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先主非亂命

聞見後錄劉元德將死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

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蓋元德已知祚之不永恐
拯民生於塗炭既不幸而死非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堯
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為亂命又以為懷術豈足與
論元德孔明哉

嵇康向秀傳

學齋佔嗶予嘗與婦弟羅居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
誅在晉文帝執魏柄之時不當傳於晉向秀卒於魏世其
傳亦然又云君尚無姓呂安無傳皆當深攷

唐太宗掠美

山堂攷索林氏曰晉史稱為太宗御撰者是掠美於群臣
也豈其萬幾之下猶能為此瑣瑣耶且是臣如李延壽令
狐德棻崔仁師岑文本次國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
梁陳二史魏公次隋史房元齡揔監修之夫以群臣任修
史之職而太宗獨擅其名非掠美而何

晉史烈女傳

稗史彙編晉史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
者四人其餘或識明才贍特取一事一藝之美維陶侃周
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其事
已載於後可恥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雖為夫報仇然被
擄又不聞死節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娶妾妬
忌特甚織錦廻文雖云奇妙豈婦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
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女亦取入烈女傳吾不知其何謂也

祖逖無為盜事

晉書祖逖傳逖在徐州賓客僕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
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每撫問之
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
明按世說直云逖或借客錦綺粲然或問之則曰比復

南塘一出由本傳言之則今之窩盜也由世說言之則
身自為盜矣逖之忠勇斷無此事而史筆傳訛若此所
謂賊夫人之子者也

晉元帝非牛金子

說畧晉書云初石圖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以酒
貯二榼帝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酖其將牛金後恭王妃夏
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
牛金而生元帝是合兩事為一事合兩人為一人矣何以
傳信

明按困學紀聞云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承興傳因之唐貞觀中史官修晉書亦取馬王而謂沈約意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外誤三事

野客叢書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温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一誤也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飲以燭投兄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按阿奴乃顗小字晉書以阿嵩為阿奴誤也王

祥傳曰祥乃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按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大夫若諫議大夫則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宋書

史通徐爰宋書繼何承天山謙之孫冲之蘇寶山而作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

明按齊沈約宋書始於義熙終於昇明合為百卷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齊史

史通江淹先著十志沈約復著齊紀吳均撰齊春秋稱梁帝為齊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蕭氏謂子顯也

梁陳二書

史通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唐貞觀初察子思廉定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南北史不作志

歸正集司馬温公曰李延壽亦近代之佳史也雖於禨祥嘲謔無所不載然序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南北史小說

困學紀聞李仲信名垕以南北史為小說朱文公亦云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自相矛盾

讀史質疑南史顏延之傳延之為國子祭酒買人田不肯還直為尚書左丞荀赤松所奏謂其惟利是圖昧義苟得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坐免官按延之所為如此而傳又稱其居身儉約不營財利若兩截人何也蓋赤松所糾深中其隱而世人仍為所疑相傳其美而見之於史耳然既載赤松之疏不應自相矛盾如此

吉翰傳

讀史質疑吉翰於宋文帝時為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欲活之翰曰此囚罪重卿欲加恩便當代任遂殺典籤而

原此囚自此人皆畏服按翰之所為如此此與張敞屢絜舜何異宋書置之列傳宜也南史置之酷吏傳中豈有當乎

明按刑者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典籤雖有骫法之罪然與身犯重辟者殊科吉翰以此易彼戮其輕者縱其重者豈法之平乎南史列之酷吏傳中其識優於宋書遠矣

徐陵傳

讀史質疑南史徐陵傳陳後主為文示徐陵託以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字句後主啣之及卒謚曰章僞侯傳又云陵為一代詞宗未嘗詆訶學者王瑞國曰既於人主之前嗤人之文矣又云未嘗詆訶學者何其前後相矛盾乎

真偽難辨

史通北魏崔浩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眾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此則真偽難辨者矣

北魏書

史通齊天保二年秘書監魏收作魏書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

明按隋魏澹與顏之推等更撰魏書矯正收失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公列紀孝靖稱傳大有識見惜其書不傳

周書多非寔錄

通攷晁氏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先是蘇綽東

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及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隋書

稗史彙編隋書為魏鄭公所修義例尤精予奇殊舛如崔弘昇冶狀無愆而列之酷吏彥之崇信佛道而厠之儒林王頍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賾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黄冠之流而與目為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新舊唐書是非

源流至論舊史云李光弼丈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為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九　帶經堂

在武后時是新史非舊史是也舊史云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五子按欽宗止有五子是舊史非新史是也舊史云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德明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為名是新史是舊史非也舊史云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云名洪政以字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以字行是新史是舊史非也

明按歐陽公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仍詔脩々為一體公受命退而嘆曰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予於是一無所易列傳書宋祁姓名紀志書歐陽公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多不能遜而好相凌轢此風前所未有也夫歐陽公不掩宋公之名此真人情所難而列傳之疎略不如紀志之精詳多矣故山堂攷索曰糾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公不可以論永叔

新史勝舊史

源流至論以李義甫許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以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十　帶經堂

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後小人也以劉蕡之鯁直而梳之於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梳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列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列方技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棄小目也

新史不如舊史

夢溪筆談唐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東字思廉舊史云思廉字東之蘇臺薛莊（山堂攷索作薛狀）唐書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云房喬字元齡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

傳容有詭跡不如舊史之為可信也

明按文徵明刻舊書序畧云新唐書以宋景文歐陽永叔皆當時大手筆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以用字奇澁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大畧閒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温公修通鑑悉據舊書而於新書無取焉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子西尤深斥之而極言舊書之佳今二書具在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能掩也

用叵字之非

梁溪漫志叵字乃不可二字合音唐書安祿山傳云叵不可忍非是

嚴武傳失寔

困學紀聞辨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寔也

舊史之失

唐史發潛舊唐書以良吏次宦官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循吏無贊宦官反有贊獨孤及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列於傳而僧釋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知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技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又姚璹諂事則天以取宰相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得為當乎

新唐書不可信

張舜民畫墁錄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所載者止十九人可盡信乎

唐太宗放囚辨

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刑法志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因皆詣朝

堂無一後者太宗嘉其誠悉原之按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可謂少矣今六年親自錄囚而京師死罪有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厚薄不啻百倍之遠哉愚以為此三百九十人非皆死罪也此三百九十人中其間豈無差等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盡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聖必不為也史臣欲時欲夸大其事以見仁感人之至耳白居易元和中詩云死囚四百來歸獄亦承其訛

而不覺也

姚宋傳贊

同上姚宋傳贊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悼乃昭字之誤也

姚崇薦張柬之

鷄肋集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即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而狄仁傑傳又云仁傑數薦柬之竟召為相以其時攷之仁傑之薦柬

之方為荊州長史後再薦乃為秋官侍郎迨崇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之言已深知柬之因崇言益決非以崇之一言便為相也舊史自相為異其為法多此類

姚崇毀魏知古

鷄肋集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悼之陰加謗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産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晁補之曰魏知古強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悼知古或者有之至陰加誣毀則崇不應爾也誣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若其事之寔不然誰不可以加諂耶

郝靈佺之誤

貴衆談洩漫志白樂天樂府新豊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邊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痛哭嘔血而死按此則斬默啜者乃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佺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攷

異中亦無之

張九齡傳

新唐書糾謬張九齡傳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曰房幃外安可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按太子瑛傳載瑛誅時九齡已為中書令宰相年表亦云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開元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

死安得云太子無患哉

去一字不成文

聞見後錄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曰躃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文

袁朗傳

新唐書糾繆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粲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間按袁朗之先仕宋而死於國難者有淑顗粲三人未嘗有名粲者此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兩史　芒　帶經堂

言察乃粲字之誤也

張廷珪傳

同上張廷珪傳彫斵字彫當作凋而新書內二字通用非也

蕭遘傳

同上蕭遘傳云迫畏不瞑桓彥範傳云高枕而瞑李涵傳云席地以瞑按字書瞑眠二字通用其字當從目不從日

屈突通傳

同上屈突通傳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趣對之唐儉傳云命趣還舟崔寧傳云趣與禁兵離往按三傳趣字皆當作趨

蚩當作嗤

仝上常侍價傳云朝野共蚩薄之李商隱傳云黨人蚩謫李齊運傳云士人蚩之按說文云蚩蟲也又毛詩傳云蚩敦厚貌無蚩薄之訓疑當作嗤

中宗本紀

仝上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按節愍太子攻武三思傳皆云三思父子已爲節愍所誅止因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兩史　共　帶經堂

耳不得謂之誅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㝎

孟詵傳

仝上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已列於藝術傳且未嘗有隱槩今書乃入隱逸傳莫喻其故

孔穎達

仝上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按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也太宗誤問穎達誤對史臣誤

書也

　獨孤懷恩傳

同上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按元正皇后即高祖之女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女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啖助傳贊

同上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啖助卒於大曆五年庚戌距孔子之卒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七　帶經堂

止一千一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没數千年毋乃誤歟

　省文之失

容齋隨筆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草河北三輔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鏗鏘此務省文之失也

　皮日休未嘗從賊

老學菴筆記訪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及巢敗被誅今唐書遂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享良墓誌稱其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師魯文章傳記皆剛有自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予故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地下

　五代史

陳后山談叢歐陽公五代史有家人傳云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又云堯山人柘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八　帶經堂

　韓通無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蘇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意子瞻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明按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宋遼金元四史

稗史彙編史至宋遼金元四家斷猥極矣蓋列傳中有事

不關於朝廷又非奇偉卓絶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
國以死勤事而其功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
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太甚者又有
本傳中一二事可録而他事猥瑣不足紀載者皆盡數抹
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説可以傳信者以次編入則庶
乎其可傳也

宋史程琳傳

讀史質疑宋史程琳傳云琳為人敏悟深嚴長於政事辨
論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

嘗獻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按琳之為人不知其何如
但獻圖一事吾以為意在諷諫而非其諛也夫武后之所
為久已汚人齒頰而以此視章獻雖至愚者且不出此而
謂琳乃為之乎

高若訥傳

同上宋史高若訥傳范仲淹坐事奪職歐陽修以書責若
訥云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
有羞耻事此紀事之書必當詳其本末不可用斷章取義
之法如此事攷歐陽公本集與若訥書云希文貶官與足
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以為戲
言及見師魯亦説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宋
史本傳但以為若訥不能救而責之則當日之為諫官者
多矣何獨於若訥深求乃爾乎排擠如此不可解也

非定筆

同上人亦有言人不可以無予今觀於宋史呂夷簡張浚
而並信夷簡為相排闔多智亦雜伯之流也乃以公著為
之子史家每假借之遂為賢相至南渡後張浚闇愎自用
出入將相動輒債事一無足稱乃以栻為之子道學諸公

極口稱之皆非定筆

金史

張綸林泉隨筆金朮有完顔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
古入中原時三戰三捷北兵為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慷慨
而不紀其克敵制勝之詳史修於元豈有所諱耶

元史論文信公之謬

方弘靜千一録史之以成敗論人者多矣文信國當宋之
已蹶元之方熾事無可為獨以其身係萬古綱常耳燕山
之死猶首陽也作史者乃曰志廣才疎謬矣

元史眛滴

明姚福清溪暇筆元史列傳十八卷有完者都二十八卷又有完者拔都其文大段相同微有小異蓋一人而誤分為二者也

明按楊士奇東里集云此書於元百餘年之事備矣而亡國之際忠卯之迹或畧或與故老所傳者相戾蓋當時急於成書不暇遍訪而詳核也

三綱不正

史通會要元人進宋史表云齊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王 常經堂

成功少宋之國是寔符斯言我朝立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揔是三綱之不正聞者快之

元史續編之誤

鄭瑗井觀瑣言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絶也胡粹中元史續編乃遽抑景炎祥興二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謬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通鑑續編

楊士奇東里集通鑑續編四明陳桱子經著起盤古至宋凡二十四卷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學者於其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缺之可也羲農以前遐哉邈乎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見於百氏所記者要皆以意言之耳而必摭拾以補前史之缺亦異乎孔子之言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採百氏之説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桱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説矣而復首此卷何耶

不書太祖正統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王 常經堂

稗史彙編宋有天下大抵皆太祖之功其所未弃者獨河東彈丸地耳四明陳子經通鑑續編乃絡其世如列國分書至太宗方入正統似非能達理勢之宜者成化中奉勅修之乃取天台徐氏之説於開寶八年即大書以示正統而以北漢未亡比跡於唐初之梁節最為有據他如點丹紀年表韓通死節趙普之卒盡削其官張士傑之死特見於提綱之類皆勝於陳氏遠甚

斧聲燭影

程篁墩集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

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啟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攷者遂以為寔然耳僧文瑩湘山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李燾長編刪潤其語改不可勝為避遜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此斧聲燭影所以啓後世之疑也寔錄正史皆云太祖有疾命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涑水紀聞云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皆不可信陳桱據燾所刪潤者旹之又於好為之下添綴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托命之語係之則遂駭人之聽聞

矣夫母子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并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強合於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而已矣自古篡弒之事多出於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觀太祖之於太宗始於無纖芥之隙而乃親自操刃犯天下之不韙此病狂喪心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斷乎其不可信也

明按宋太宗雖天資刻薄然以弒逆之罪加之則誣枉寔甚斧聲燭影之疑瓊山丘氏嘗力辯其誣新安程克勤著宋史受終攷一書其援引証據與丘氏畧同而尤為詳備萬世而下夫亦可釋然無疑矣

綱目書入寇之非

山堂攷索或問朱文公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統而司馬溫公綱目乃曰某年某月某日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後

奪漢太速

山堂攷索朱文公答呂伯恭書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

漢尚未亡溫公綱目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為法

子思非安王時人

困學紀聞通鑑載子思言茍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記云安王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速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

掩日月之光

聞見後錄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有詩賦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公之意欲士之立於天

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投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

溫公不書周璆事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後漢徐穉傳畧曰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辟不起特陳蕃為豫太守以禮請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

之士前後郡守招之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溫公通鑑祗書徐穉事而不及周璆璆之名蓋不顯細攷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則設徐孺之榻為樂安太守則設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不如歐史

鶴林玉露五代史云漢王章不容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通鑑云授筆握筭不知顛倒不如歐史多矣

通鑑遺漏

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讞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塚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矣

刪歌吟二字

通鑑補漢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嫚書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〻郎將季布曰前匈奴圍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無所謂矣

通鑑宜刪

同上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曆二年而通

鑑于神功元年聖曆二年兩書之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而通鑑于聖曆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若此者悉可以不删

通鑑宜正

同上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語也而通鑑即載于五年從帝入關之時若此者悉可以不正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志　帶經堂

分一人為二

同上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稺討毋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稺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稺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

合二人為一

同上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為一人

誤字

同上北齊幼主高恒禪位于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宋胡身之不攷北齊書妄為註曰齊猶未亡而遽改國號曰宋亦誤也

不書姚崇十事

仝上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不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要亦棄而不取

以忠為佞

仝上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史　帶經堂

塹而死文帝為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冲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

張璩姓名

仝上晉穆帝永和初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悛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太和初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璩向左南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張璩常璩本一人也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璩通鑑于永和中從載記于太和中從十六國春秋而于武帝太元二年

不知何所本而忽作掌據姓岐為三名折為二讀者惑焉

唐太宗臂鷂事

梁谿漫志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鷂望見魏徵納之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言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死握中則是宋璟諫玄宗非魏徵諫太宗也樂天此箴必有依據殆史之誤也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耶

明按玉海治平三年命龍圖直學士侍讀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蹟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依左氏傳體為

編年一書名曰通志為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四年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資治通鑑又按張新叟云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無一字草書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然猶不免於評論著述之難如此後生末學毋輕為訾議哉

綱目減字

升菴集司馬溫公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溺于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減去不字曰知之為之昏蓋誤以婚姻之婚為昏闇之昏也綱目似此甚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

明按此不字必是傳寫誤遺耳非必以昏為昏闇之昏也

隱帝書殺之誤

癸辛雜志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起莘為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乃書法之所寓也然均一弒君耳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

綱目書法之誤

井觀瑣言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穀文法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為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殆之提要漢當作趙初無他義書法乃云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為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乃云不以肅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如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其有卒而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為之說可謂求索之過矣

蓋綱目卷帙浩繁朱子成書而未及修改如帝弑書上弑或書殺卒或書斃之類甚多不必曲為之解

賜死之誤

癸辛雜志綱目糾謬曰北齊高緯以六月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誤耳綱目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寄且引殺人以梃與刃之說固善矣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度不避寒暑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

盧鴻之誤

藝林伐山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為鳬越人以為一鴻常一耳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之也

明按胡應麟藝林學山（此書皆正楊升菴藝林伐山之誤）盧鴻一見舊唐書新唐書作盧鴻誤也通鑑止據新唐書故亦作盧鴻綱目本通鑑之誤而通鑑又本新唐書之誤升菴獨歸咎於紫陽非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文章

七畧

玉海漢成帝使陳農求遺書命劉向校書中秘哀帝時向子歆嗣父之業總括群書着為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七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

四部

事物紀原今崇文所録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蓋始於晋荀朂為秘書監郎典籍混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著作郎李充亦從朂例此其始也續事始云魏武置四庫圖書分甲乙丙丁為部目藏之

圖譜

鄭樵通志張華晋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

不見圖雖讀書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
一不見譜雖讀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
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

方策

升菴集方小而策大方木版也策編簡也方是一片版策
是衆簡相連也
明按王伯厚漢制攷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
于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殺青

演繁露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云汗簡刮去青皮也
明按劉向別錄以火炙竹簡令汗取其易書且不蠹謂
之殺青亦云汗青

三尺

程大昌演繁露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云以三尺竹簡書
法律也

讐校

劉向別錄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若怨家故曰讐校
卷宜作集

王氏農書古之文字皆用竹帛後漢作紙乃成卷軸以其
可卷舒也五代後漢明宗長興年間詔九經板行于世俱
作集冊今宜改卷為集

卷軸

經籍會通凡書唐以前皆為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
一軸至裝輯成帙疑皆出于雕板之後然六朝時已有之
矣阮孝緒七錄大抵以五卷以上為一帙

印書始于隋

經籍會通葉少蘊云世之雕板始自馮道此殊不然但監

本自馮道始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
書小學率皆雕本則唐固有之矣又揮麈錄云毋昭裔貧
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
後至宰相遂踐其言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
廢象遺經悉令雕板則印書寔自隋始但隋世所刻特浮
屠經像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漸以其法概雕
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極矣

五厄

經籍會通隋牛弘云仲尼之後書有五厄秦火為一厄王

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

明按書有八厄自有書契以後至祖龍焚書為一厄漢興大收篇籍表章六經成帝時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讎校向卒哀帝詔其子歆嗣父之業著為七畧凡三百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是為二厄光武明章好文重經術石室蘭臺所聚經傳三倍于前及董卓移祚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是為三厄魏文綴拾遺文藏在三閣晉荀勗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之目合二

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華覆蕩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是為四厄東晉之初復為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之見存者三千一十四卷洎及江左宋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梁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為七錄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于江陵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是為五厄隋開皇初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平陳後經籍漸多唐克隋鄭公收其圖書載之以舟泝河而上經底柱多被漂沒十存一二而已自太宗至元宗兩都聚書四庫其本有正有副祿山之亂尺簡不存是為六厄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文宗時四庫復完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是為七厄五代諸國分據皆聚典籍宋興群書輻輳慶曆間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至宣和而極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攷是為八厄遭此八厄而聖經賢傳以及秘錄幽經卒不絕于天下殆有神物護持以至于今耶

家語

王守溪震澤長語家語今本皆近世庸妄所刪削非王肅

所註之舊本也王肅曰家語一書皆當時公卿大夫及孔門諸弟子資訪問荅之語弟子取其切寔者為論語其餘集之為家語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為增損故事同而詞異孔御謂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入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至漢初則豢之戴聖又豢之近世庸妄者又豢之已非孔氏之舊矣王肅本已不可復得余于書肆偶得之亦天之未喪斯文歟

幽經秘錄

山堂肆攷蓬萊海中神山謂之仙府幽經秘籙皆在焉

象鳥跡

山堂肆攷史記蒼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注云謂有文字恐人書故鬼哭龍藏也又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注云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天知其將餓故雨粟鬼恐為人所劾故夜哭鬼一作兎〻恐有取毫作筆之害故哭

三蒼

玉海隋經籍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為上卷揚雄作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六　帶經堂

訓纂篇為中卷後漢賈魴作滂喜篇為下卷故曰三蒼

玉鈐

山堂肆攷玉鈐呂尚兵書也尚死葬之失尸所在唯有玉鈐三篇在棺中

玉海

同上南北朝張融玩涉百家著玉海集諸司徒問其義張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青史子

玉海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紀事也又文心雕龍云青史曲綴於街談

百二十國寶書

玉海公羊傳疏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鬼谷子非蘇秦書

高似孫緯畧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書非也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姓氏鄉里

成相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七　帶經堂

楚詞辨証成相者楚蘭陵令荀卿子之所作也此篇在漢志號成相雜詞凡三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跡以風時君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杵是也

明按成相三章章首皆有請成相三字次章云請成相道聖賢末章云請成相言治方似成相乃人姓名

燕說

容齋隨筆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燕相受書曰舉燭者

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説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本意也黄曾直和張文潛詩曰談經用燕説束棄諸儒傳意指王氏新學

太真經

通志太玄經以避諱崇文改為太眞經今四庫書目分太玄太真為兩家書非也

淮南子

升菴集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連五句俱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爲古之格言而淮南子述之孔明

又舉此二語以教子也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

漢遺文

學齋佔畢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但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佚甚多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曰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于後漢史西南夷傳注

古今善言

山堂肆攷南北朝范泰撰古今善言子曄著後漢書

太平總類

曾鞏隆平集太平總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太平興國中儒臣李昉編次

文苑英華

隆平集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學士宋白等奉詔以前世文章纂成

雋永

西漢蒯通論戰國時説士權變亦自序其説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注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

美而味深長也

白樸

野客叢書元微之詩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白樂天于藝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亦曰制樸

薈蕞

嬾眞子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薈蕞杜詩曰薈蕞何技癢薈讀如薈兮蔚兮之薈蕞讀如蕞爾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

呼為會粹意謂會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

摇山王彩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摇山王彩

非非國語

歸正集柳子厚作非國語江端禮作非非國語蘇東坡曰久有意為此書不意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明張文定公又著釋國語亦所以非柳子而義理却正當

原出五經

北齊顏之推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咏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祝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

命題有本

林下偶談宋吳氏荊溪 文士命題各有所本自孔子為書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為易說卦文遂有說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自有攷工記樂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吉解之類文遂有解自有辨政辨物之類文遂有辨自有樂論禮論之類文遂有論自有大傳雜傳之類文遂有傳

策制詔勅

文心雕龍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之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誡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摠而論之則皆命也

勅令格式

說郛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于已然之謂勅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設于此以使彼效之之謂式

翰林所著

山堂肆攷唐故事翰林所著其名不同拜免王公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誥六品以下曰勅批群臣表曰批答奬勳勞曰奬諭賜外國書曰番書醮曰青詞曰容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上木建築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文樂章詩誦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

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

甲令

兩漢博聞漢書甲令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甲令乙令丙令師古曰甲乙者猶今之第一篇第二篇耳

明撥陳蕃疏曰尺一選舉宜委尚書三公注云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文章異名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採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

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托于文章謂之詞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長言永嘆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憂悲深思謂之吟〻咏性情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明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度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曰月之垂照者謂之詔道其常而[作]奥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郎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敎行于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之]敕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詔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其事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于石者也碣者揭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

事物致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上　帶經堂

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誌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者自近行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而致之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閑伸宮閫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于官府也揵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此文之異名也

騷

林下偶談離騷者遭憂也屈原以此名其文則賦也班固

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篇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命
為騷誤矣

賦

徐伯魯文體明辨詩有六義其二曰賦〻者敷陳其事而
直言之也其名始于荀况之五賦而其詞隱僻全無當于
六義君子無取焉至漢之賈誼司馬相如始曲暢其體號
曰古賦三國六朝再變而為俳賦唐人又變而為律宋人又
變而為文俳賦尚詞而失于情文賦尚理而失于詞律賦
限韻隋唐宋取士皆用之惟以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詞

皆置勿論去古賦益遠矣

詩之疏二十四

山堂肆攷唐元稹樂府題序云詩之流二十四名賦頌銘
贊文誄箴行吟咏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
人六義之餘

明按徐伯魯文體明辨曰尔雅云徒歌謂之謠張揖廣
雅云聲比于琴瑟曰歌然卿雲採薇並為徒歌不皆稱
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也而不盡比于琴瑟則歌謠乃
通称也孔子雖取民俗歌謠之詞以為十五國風通謂
之詩然則歌謠者其詩之所自昉乎

樂章

文章辨體古樂府樂章三代而下浸失其傳漢高自製三
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詞然其詞皆
不可攷今所傳者不過郊廟十九章而已迨東漢明帝分
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
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
鐃歌樂軍中用之魏晉六朝不足觀矣文體明辨採西漢
以下諸詞分別為九一曰祭祀二曰王禮三曰鼓吹四曰

樂舞五曰琴曲六曰相和七曰清商八曰雜曲九曰新曲
此古樂府樂章之大源也至于琴曲而外放情長言雜而
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
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長短委曲盡
情以道其微曰曲悽慨悲歌以伸其欝者曰吟因其立詞
之意曰詞本其命篇之義曰篇發歌曰唱條理曰調言通
俚俗曰謡憤而不怨曰怨感而發言曰嘆又有以詩名者
以弄名者以度名者以樂名者以思名者此又古樂府樂
章之支流也

詩之始

山堂肆攷虞書勅天之命惟時維幾此四言詩之始漢李陵詩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此五言詩之始漢武帝作栢梁臺成詔群臣二千石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謂之栢梁體此七言之詩始谷永作六言夏侯湛作三言高貴鄉公作九言

麥秀歌

學齋佔畢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〻兮禾黍油〻

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〻兮禾黍油〻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只差末句一字耳

雉噫歌

升菴集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云雉噫猶歌嘆聲洪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

怨歌行

嚴須溪滄浪詩法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非也樂府以為顏延年作

陰陽里

滄浪詩法孔明梁父吟云步出齊東門遥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遥望陰陽里以青州有陰陽里故也

李陵詩

容齋隨筆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視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

乃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禁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明按劉子玄云李陵答蘇武書亦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所擬作也

顧長康詩

許彥威詩話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入陶淵明集

問来使

滄浪詩法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来使一

篇云爾從山中来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
薔薇葉已抽秋蘭氣尚馥歸去来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
此詩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陶詩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
人誤取以入陶集乎

文通擬古詩

遯齋閒覽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
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以為休上人詩又
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文將在陶
詩集中皆誤也

集句之始

升菴集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修厥德令
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
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始于王安石非
也

孟浩然

滄浪詩法孟浩然集贈孟郊二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
人而浩然終于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絶其詩亦不似浩
然必誤入

蜀道難

夢溪筆談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為
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
詣之白出蜀道難知章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
嚴武為劍南節度使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
說所記率多舛誤不足信也

平楚

升菴集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
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

安轡遵平林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游絲蕩平綠
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古人不忌重韻

日知錄孔明梁父吟云問道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曰誰
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
已初不避重韻也今本改作田彊古冶氏失之矣

陌上桑

詩律武庫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王仁妻時仁事趙王
羅敷採桑陌上王見而悅之置酒將奪焉羅敷善箏遂作

陌上桑曲自明不從王也其曲曰使君從南来五馬立踟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雉朝飛

中華古今注犢牧子齊處士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

別鶴操

同上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聞之中夜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涯山川悠遠路漫〻攬衣不寢食忘飡

後人因為樂章

烏夜啼

教坊記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何滿子

山堂肆考白樂天云滄洲人姓何名滿開元中犯罪繫獄撰此曲獻獄者憫之為奏明皇不許竟坐之故曲名何滿子張祜宮詞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淒淚落君前

丁督護

宋樂志丁督護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內直督護丁旿收斂殯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且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為此曲焉

武溪深

南豐集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曲〻曰滔〻武溪一何深鳥不能渡獸不能臨

嗟哉武溪何毒淫

空篌引

中華古今注空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游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空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淒愴曲終自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授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空篌而寫其聲聞者飲泣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空篌引

子夜歌

許彦周詩話晉有子夜者善歌因以為曲名非時数也

蘇莫遮

稗史彙編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脱隊駿
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脱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脱舞也
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明按曾子固隆平集云高敞國太平興國六年入貢其
土即漢戊己校尉之地俗好騎射戴油帽謂之蘇慕遮

菩薩蠻

升菴詞品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花如中國塑
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鬘易為蠻聲之轉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至　帶經堂

塩

歸正集容齋隨筆歌詩謂之塩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今
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黄帝塩俗訛為黄帝炎非也戴石屏
有烏塩角行元人詩云山歌聒耳烏塩角村酒温柔玉練
槌又樂府有夜々曲或名昔々塩

明按江隣幾雜志云始教坊家市塩得一曲于角子中
翻之遂以塩為曲名焉
塩為好

唐詩紀事隋曲有疎勒塩唐曲有突厥塩阿鵲塩或云閔
中人謂好為塩故庾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頼吴
娘笑是塩蓋當時語也

明按薛道衡有昔々塩詩元微之詩云競入歌澌々即
昔々之訛也

垂手

稗史彙編張文昌詩云六宮才人大垂手細佑千年萬年
壽剛出射垂袞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皆舞名也

柘枝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至　帶經堂
稗史彙編柘枝舞本出柘枝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文章

冊

文章辨體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云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

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太子則用

之冊本作策古之時以竹簡為之故曰策唐宋以金玉為之故曰冊其寔一而已

制

詞學指南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為制漢因之顏師古謂為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答三篇此試制之始也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宣讀於廷皆用儷語或用散文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

明按唐高宗時以制書用白紙多為蟲蛀令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玄宗時學士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詔

文體明辨古者王言同稱為命至三代始兼誓誥而稱之秦改命曰制令曰詔（字書云大曰命小曰令）詔之名自此始漢初詔詞深厚爾雅最為近古六朝而下專尚偶儷而詔亦用之其詞亦有不純用四六者然而古意衰矣

明按唐正觀末張九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

敕

文體明辨劉熙曰勑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其名始於漢盈於唐（唐授六品以下官則用勑即所謂告身也）沿於宋其體有古有俗古體用散如漢章帝勑御史大夫司空是也俗體用四六如宋皇族出官勑是也

誥

詞學指南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詞其三曰誥周禮士師五戒其二曰誥用之合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且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立三子為王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内

外命者之別又按文體明辯云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
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宣於廷者皆用之通
謂之制而誥寔雜於其中其詞亦有古俗二體云

璽書

文體明辯應邵曰璽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
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又衛宏曰秦以前
民皆以金玉爲印是不論貴賤皆得稱璽也至秦人始獨
以天子之玉印爲璽群臣莫敢用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
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止稱曰旨

批答

文章辨體按王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制詔則宣
達上意批答則就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
詔勅爲一體則混矣

明按批答之名唐以前無有也有之自唐太宗答劉洎
起自後以此試學士而顯然假手於詞臣無復古君臣
口陳面命之意矣

赦文

文體明辯字書云赦舍也虞書有肆赦之條周禮有三赦
之法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而赦之無所謂
文也後世如唐元宗有幸蜀赦文德宗有春初大赦文代
宗有永泰改元大赦文則不論其情之〻深罪之輕重而
槩赦之豈聖人之法乎

明按李唐之世赦過宥罪則曰赦文戒勵風俗則曰德
音或以赦文即爲德音者非也

國書

文體明辯國書乃列國相遺之書如左傳呂相絶秦是也
漢唐以来大統雖一而外國内通故其往來亦用之觀漢

文帝賜南越王書唐高祖賜高麗王建武書可見矣

教

文體明辯按劉勰曰教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秦漢王侯稱
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
也

書

文章司契字書云書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大
臣進說於君如伊訓無逸之類皆是秦漢而下朋舊往復
總名爲書文選獨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吳訥辨體則列

於問對之後徐師曾明辨則列於章表之前徐之識優於吳矣

章

文心雕龍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考異

表

詞學指南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羣臣書四品（章奏表駁）三曰表陽嘉元年

左雄言孝廉先諸公府文吏課牋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歟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亦試表矣

明按楊升菴集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闕當以文選為正

笏記

文章司契宋蘇軾王安石皆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即古人書思對命之意雖詞簡於表亦表之一類也

牋

文體明辨牋即箋也古者君臣同用東漢則有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黃香之奏江夏所謂郡將奏箋是也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于是天子稱表皇太子稱箋而其他不得用矣

奏疏

同上奏疏者人臣進諫之總名也漢時按劾別稱彈事應有宜泄則皂囊封板以進為封事此又在四品之外者魏

晉以下啟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有劄子有狀有書有封事有彈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因唐人牓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也（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

彈文

玉海奏以明允篤誠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詞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詞氣亦異焉

檄

詞學指南檄軍書也文心雕龍曰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詞

即檄之本原戰國始稱為檄張儀為檄告楚漢有羽檄有急事則挿以雞羽唐以前多用散文宋人則純以四六為之

露布

詞學指南後魏每征伐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曰露布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繼施行按通典云後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乃露布上書注云露布不封也則露布已自漢始矣

明按文章緣起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世說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以為始於元魏者非也

又按續世說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不知露布故事乃書之於布遣人曳之人以為咲談

公移

文體明辨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以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上為之其五曰辭則庶人之言也其六曰牒有品以上公文也諸司自相質問其名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

判

文體明辨按字書云判斷也唐時選士判居其一今之所傳稱其人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試士之詞也

明按斷獄之詞謂之爰書師古曰爰換也以文書代其口詞也

書記

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録醫録星筮則有方術占式申憲述式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方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詞於翰雖藝文之末品亦政事之先務也

策

文章司契以策試士自漢文帝策賢良始文體明辨分列為二一曰制策則士子所對之文也試策之外又有進策則士子以己意為獻納也

明按前漢書有晁錯賢良策蓋文帝策之曰興自朕躬則策之名寔始於此

論

文心雕龍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陳政則與議說合釋經則與傳注參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

原

文體明辨字書云原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其體始於韓昌黎之五原而後人因之與論說相爲表裡

議

文體明辨漢初國有大事必集群臣而議之至於撰詞以

進其始於後漢之劉陶谷永乎議之體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核爲美不以深隱爲奇

辨

文章司契漢以前初無作辨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愈始有諱辨柳宗元始有論語辨後之作者皆權輿於此矣

解

文體明辨字書云辨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倣之其文以辨釋疑惑爲主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

釋

文體明辨釋即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誨釋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陋

問對

文體明辨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亦異

故名實皆同者屈子天問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荅曰應又有不同者皆問荅之類也

序

文章司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始於詩之小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真西山曰其體頗與記相類王伯厚云有序於前者如唐開元禮序云明皇帝之十四年云云為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是也有序於末者如唐大衍曆序云其其有曆術七篇曆議十篇略例一篇是也

明按絲竹管絃漢張禹傳中語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寔兩物耳（以上出寶退錄）世俗傳訛云王右軍蘭亭序因此四字遂不入選不知其出自漢書也愚謂蘭亭序文選偶不及録耳豈必因此四字而見遺哉又云天朗氣清自是秋景故不入選不知三春之季天氣肅清是蔡邕終南山賦熙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得謂春令無天朗氣清之時乎又按陳全之蓬窗日錄云王羲之蘭亭序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喜色金谷序今不傳近於宋人石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十一　帯經堂

刻中得之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齊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臨下或列坐水次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題跋

文體明辨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四曰讀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於文章之後讀者讀是書而以己意斷之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而總曰題跋皆舉類以該之也

雜著

文體明辨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時命名不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十二　帯經堂

落一格故謂之雜著然稱名雖雜而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自有致一之道焉

七

容齋隨筆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固為可喜後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間沿習之弊一洗矣

連珠

連珠

文章司契自揚雄綜述碎文肇為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詞麗其旨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於古詩比興之義此後世四六對偶之所自始也

墓銘始於西漢

餘冬序錄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為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鬧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

又按張華博物志漢西都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〻哲士知存知亡崇壠原埜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銘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碑文

文章辨體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誌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之碑係牲後人以之紀功德是知宮室之碑所以識日景而宗廟之碑所以係牲也秦漢以来始謂刻石曰碑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明按墓文有六一墓碑文因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上而名耳二墓碣文後世五六品用之文與碑文同三墓表有官無官皆用之其文多叙其學問德履四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五墓記與墓誌同但無銘詞耳六埋銘則埋之土中以防陵谷變遷也大抵碣碑表於外者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近世將墓誌亦刻墓前失之矣又按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墓前墓誌恐因此為始

記

詞學指南記者記事之文也真西山先生曰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襍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〻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明按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漢魏以前作者絕少故文選不載後人因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詞多矣

祭文

文章司契古者享祀史有祝冊後世祭文如文選所載謝

忠連之祭古冢王僧虔之祭顏延年此祝冊之變也其詞有散文有韵語有儷語而韵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詞宜恭宜哀若夫詞華而靡寔情虧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

明按弔文與祭文同耳明辨另設一類似屬可刪

義

文章司契禮記有冠義祭義射義後人倣之因有古義經義之作古義乃訓釋古事之義王安石以經義試士至今相沿宋文鑑載張庭堅經義二篇即其遺式也

箴

詞學指南箴者下規上之詞須有古人風諫之意亦用韵語如左傳虞人箴揚子雲百官箴張茂先女史箴白居易續虞人箴柳公綽太醫箴王允之端拱箴皆可為法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而全文已缺惟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僅載於左傳于是揚雄倣為官箴唐韓愈亦著五箴以自警其體大約以確切為主

明按容齋隨筆唐太宗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書附其姓名於文藝傳末又不載此文資治通鑑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々而闇勿察々而明雖冕旒蔽明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維辟作福為君寔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其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

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彰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々欲成苦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々蕩々恢漢高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々栗々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有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混〻而濁勿皎〻而清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懷其德我王撫運扇以仁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縕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嘗而以為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銘

文章辨體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儆也漢藝文志稱通

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詞獨成湯盤銘九字發明自新之義甚切迨于武王則凡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儆厥後有稱述先人之功德而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関為銘者如漢班固之燕然山銘是也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士矣陸士衡云銘貴博文而温潤斯得之矣

明按酉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即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曰磨兜鞬磨兜鞬慎勿言此亦同太廟金人銘

頌

文章辨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如魯頌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體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而已劉勰曰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豊縟為貴數焉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諫之式諒哉

贊

詞學指南贊者贊美贊述之詞文章緣起曰自司馬相如如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固漢史以論為贊宋范曄更

以韻語唐建中二年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以代詩賦此試贊之始

評

文章辨體評者品論也班史謂之贊范史謂之論陳壽三國志則謂之評其寔一而已後之作漸多不必身在史局而皆得為之故其文載于文粹而東坡集尤多蓋亦文章之一體也

字説

文體明辨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言辭後世因

之遂有字說又有字序字辭祝詞名說名序及女子
名說其名雖殊其義一也

諡議

同上按諡法起于周官故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秦人廢之至漢始復然僅施于君後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蓋亦略矣唐制博士掌之宋則擬議定于太常覆于考功集議于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諡議其體凡四一曰諡議二曰改議三曰駁議四曰答駁議其外復

有私諡議則名臣處士法不得諡而門生故吏相與作誄而私加之者也其事起于東漢而文不多見惟蔡邕集有之

傳

文體明辨序書云傳者傳也記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而後之作者史宗之是為史傳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士慮其湮没曰為立傳以表之則曰某人傳或曰某人小傳又或曰立傳外傳至於韓之王承福傳柳之梓人傳所謂假傳是也

誄詞哀詞

文章辨體按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如魯哀公誄仲尼是也鄭氏註曰誄者累也累列生平之行迹以示已傷悼之情也後世諡而有誄詞者蓋本諸此韓退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詞或曰哀詞曾南豐蘇東坡集則總謂之哀詞而已大抵誄則多叙世業率倣魏晋以四言為句哀詞則有長短句及楚詞體各不同焉

詞曲

文章司契詩餘者古樂府之流也亦謂之詞自樂府散亡

唐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調一時效之此後世填詞之祖至宋創制漸多增至二百餘調可云極盛然去樂府遠矣由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為歌曲有南北二體九宮三調其去樂府抑又遠矣何良俊曰詩亡而後有東漢樂府樂府亡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知言哉

明按詞始於唐曲盛於元其體每變益下蓋詞者詩之奴而曲者又詞之奴染翰之家不作可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偽書

三墳不雅馴

吳萊集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荀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

明按遯志集云孔子繫易但言伏羲畫八卦神農氏為

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

三墳與三易異

同上三墳近出偽書也其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

明按晁氏云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民家世以為天覺偽撰以比李筌陰符經陳氏云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西京得之唐州民舍夫三墳之名僅見於左氏傳孔子刪書已不復採取二千載後其書忽出其為雁本無疑鄭漁仲獨尊信之吾不解也況詳觀孔安國書序所言則三墳書也三易〻也三墳自為三墳三易自為三易混而一之益見其詭誕不經矣

連山易

閩見後錄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偽造百餘卷題

為連山易魯史記等書錄上送官取賞後有訟之者原赦降反一等今有連山易意義淺甚豈炫之偽書乎

明按宋劉炎邇言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則有之漢志不錄歸藏唐志則有之昔無今有其偽可知況其說之不經耶又按連山一書馬端臨斷為劉光伯偽作固無疑矣又按連山一書胡應麟四部正譌獨以為序者毛漸所為恐未必然

說卦

玉海朱震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

歷得說卦及古文老子

子夏易傳

玉海劉氏七畧有子夏易傳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或云馯臂子弓作其書錯謬無益不可帖正經晁說之曰子夏易傳崇文揔目亦黜其非而不知所作之人子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

明按胡氏四部正譌云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為依託甚明宋有十卷其經文彖象爻詞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為書　圭　帶經堂

本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并非隋唐之舊矣

麻衣心法

四部正訛麻衣心法一卷相傳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其書字四為句〻四為章〻四十二下為注觧皆淺俚質畧大類宋世丹汞之書朱紫陽氏以為戴師愈作當時儒者若張廣漢亦頗信之竊所未解矣

阮逸偽作

聞見後錄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擬作逸嘗以私稾示蘇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辨無敵其擬元經等書以欺一世之人不難也予謂逸後為仇家所告緇竄抵死豈亦有陰譴耶（阮逸字天隱胡安定門人）

明按困學紀聞云經師多依託惟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易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王氏元經

四部正訛王氏元經十五卷相傳王通撰薛收注宋時已艱得其本今藏書家亦不復有之攷通攷晁氏陳氏所論皆阮逸所偽造也

元命包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為旨　、四　帶經堂

四部正譌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者勦為此書而附諸大易云爾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甚淺序稱揚元素由關本錄行或曰此元素所撰也

關朗易

四部正訛關朗易傳一卷唐趙蕤（蕤中唐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注朱紫陽曰此偽書也按朗魏孝文時人王仲淹祖彥師事之嘗為彥筮得夬之革以謂百年中當有達人出修洙泗之教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其為阮逸偽作無疑

豐刑

玉海畢命正義云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律曆志曰康王十二年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泰誓

日知錄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書讎夫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并其先世而讎之竊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耶又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代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

武成不可盡信

容齋隨筆史記周本紀曰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推尊古公〻季爲王此說之非自唐梁肅至於歐陽公蘇東坡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攷其書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則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時且太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伐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一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簡編外誤特其小〻者耳

明按歐陽公詩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又曰先王大典藏夷貊滄波浩蕩無通津蓋尚書真本相傳徐福入海攜之日本中國久已無傳矣然則書之失真者又豈特武成一篇而已哉

汲冢周書不可信

升菴集汲冢周書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妹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人多矣晉太康郡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簡周書凡七十篇序一篇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陳氏云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人倣效爲之

明按史通云汲冢周書十卷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中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是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王制

禮記正義漢文帝時命博士諸生作王制採尚書孟子左

氏公穀三傳等文附益之

禮記雜出漢儒

稗史彙編孔子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書名曰禮記然議之者曰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經之大義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體月令出於不韋敘秦世之官緇衣作於公孫尼子故魯論之文儒行皆遊說誇大之說經解多易經緯書之文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爲公孫弘所記他皆錯雜出自漢儒之言也

儒行非孔子言

困學紀聞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爲非孔氏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章殆與門人相類

射於矍相之圃

困學紀聞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于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疑不出於聖人特門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言也

月令之說不經

山堂考索林氏曰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於陋學不知道者爲之也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必俟時而作者而月令一書反時令則有災異此乃瞽史之說離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者未有如柳子厚之知道者也然惜其所辨者小其乖戾之大者未之言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神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旗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

明按鄭注云陸曰月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記蔡伯喈王肅皆云周公所作非也

月令出於漢儒之訂正

山堂攷索蔡伯喈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陸德明以爲呂不韋所造皆非也將以爲周公耶以孟夏命太尉則太尉爲秦官非周人之所謂司馬也以季夏命百縣則郡縣爲秦制非周人所謂鄉遂也以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爲秦正非周人之所謂建子也孰是以辨蔡公其說拘矣將以爲不韋耶則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布德焚書臧學之代豈知仲春之釋采罷侯置守之日豈知季夏之封侯孰是以難陸公其辨窮矣蓋周人月令已詳陳於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贊爲之也今之月令雖用呂氏春

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曷歸之不韋也然則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乎曰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何以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大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非周秦之時也仲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漢以雨水為二月節是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寔有之受朔之典封侯之典証之漢而又得之此愚所以謂其出於漢時之訂正也

周禮非周公之舊

山堂攷索賈氏曰六經惟周禮最後出以始皇特惡之故

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是周公所制之典已不傳於世何待秦之酷而後亡乎如以始皇禁絕之故而後出豈其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不見周禮漢儒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彰彰矣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則莫若建都也封國也設官也今言建都之制則戾洛誥召誥言封國之制則戾武成孟子之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可知矣

明按陸德明釋文周禮者周公所制也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

周禮可疑

山堂攷索歐陽氏曰周之治迹所以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由今攷之實有可疑者夫上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

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有五萬餘人閭里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民之貢賦幾何而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將耕而食乎如其不耕而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其可疑者也

周官體制難行

同上歐陽氏曰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雖有因有革大抵襲秦舊也而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

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耳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
行者亦莫能興或曰以取敗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
决矣此又可疑也

辨三府供貢之非

仝上胡宏曰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
公私之異今天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供玩好之用不幾如
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好貨
不幾如漢靈之置私庫者乎内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貨
賄之獻以供王之賜予不幾如唐受四方之羨餘者乎

明按天府王府内外府泉府皆是藏貨財之府宗伯天
府之職凡國之玉鎮大寳皆藏焉蓋專其所藏若天物然
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周禮封國之謬

仝上周禮封國之謬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但學人為之
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孔子以大國為千乘
之國孟子答北宮錡及慎子之言皆與武王列爵分土之
制無少差異則大國百里次七十里侯五十里周法固然
也漢儒作王制亦然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之言並戾無疑其為
非也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
於數千里之廣遂以為周制耳故曰擧衰世之典而為盛
時之制此類是也

周禮建都之謬

仝上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以求地中由
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氏曰周公營洛邑
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之夫周公營洛成王本未嘗居至
平始遷居焉今指洛邑為王國王畿豈不戾乎夫聖王建

國時取其便於人耳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
居鎬何必於地之中耶賈氏曰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
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岳之
内也周之岐鎬處五岳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
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若不施仁政於民雖得地中何益
徒居地中而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
謂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
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
何耶說者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以表千里景短一

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夫日月麗天萬里同晷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若然夏至之日晝漏之平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必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有是理乎此無他彼見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之所云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果居洛邑則召誥宜詳言之乃第言之瀍水東瀍水西咢當如諸儒之說乎苟知成王不居洛邑自可知其謬也

周禮設官之謬

仝上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制有三公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今之周禮乃無三公三孤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或曰三公之官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此謬說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通計為三百六十屬今觀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十二而冬官尚不知凡幾則與小宰之官自戾矣且奔走僕隸內豎小臣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不經甚矣更有不可信者合鄉遂計之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況鄉遂之外他官至衆雖合土之所產賦之所入尚不足以給之而謂周公果有是法乎後之陋儒乃酷信之吾不解也

讀周禮

范浚青溪集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條疑其不盡古為書也周公驅猛獸惡其為民害耳而蟈氏云掌去蛙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蛙黽不過鳴聲聒人初不為民害也乃毒殺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蘜焚灰大類伎獪戲術豈所以為經乎司關云凡貨不

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刼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苛斂之臣如桑弘羊輩附益是說於周禮誣我周公以要其說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龍斷罔利者之所為哉

周禮辨疑

遜志集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

於太史曰殺於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戕其下〻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加之也大馭及大夫皆迯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于衆使賢者居其職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其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馭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

鈞金束矢

遜志集周禮司寇言民以貨財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

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之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私鬪於下而不勝則憤而愬於上是愬者皆貧弱之叔於救要而不獲自解者也焉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詞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民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為周公之法必不若是也

周禮言利

遜志集王者之所為將為後世法舉手投足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今周禮之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〻於利如此豈周公之言哉以為周公之所制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然則予安得不辨乎節略

申詩說非申公撰

冒起宗經質今所傳申公詩說一卷不知其出於何時然以余所觀記考之實為後人所偽作也按申培始為詩傳善魯詩漢志魯詩二十五卷說三十八卷今說只一卷其

非漢所傳一隋志云魯詩亡於西晉觀石經有魯詩六卷然亦殘廢不存王伯厚云有殘碑一百七十字止魏唐風詩文而今三百篇說俱全其非漢二魯詩雖亡其散見於他書單詞隻句時有存者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其說詩與毛氏異如蔡人之妻作芣苢周南夫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婦作燕〻黎莊夫人及傳母作式微傅母作二子乘舟莊姜亻母作碩人息君夫人作大車壽閔其兄作黍離皆魯詩也劉向所稱皆魯詩而今說無一篇合其非漢三見說之曰齊魯韓三家

之詩以關雎葛覃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華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而今詩魯自有頌與王風並關雎等篇俱為文王詩與毛說無異其非漢四楊賜傳康后晏起關雎斯作其事見魯詩說苑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漢書注曰魯詩傳云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而今俱無此說其非漢五大抵此書自嘉隆以前俱不經見其為近時贋撰無疑至子貢詩傳尤詩說之後乘也猶章著書人不詳考魯詩之興廢與夫散見諸書之逸語故今得執以攷訂若使并列女傳諸書所引用者而俱溢用之其不以

為真詩說者幾希或曰此寧波豐氏所造也豐氏有魯詩世學想當然耳

孝經註非康成作

唐劉肅大唐新語按後漢書云鄭玄遭黄巾亂客於徐州並無避難南城之事今孝經序云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此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可見矣

明按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請廢鄭子孝經曰今所行孝經注題曰鄭氏皆云是鄭玄所作而魏晉六朝並無此說後魏北齊始立於學宮蓋無識之誤也

爾雅非周公作

事物紀原郭璞爾雅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豹鼠既辨其業亦富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曰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之後耳西京雜記曰郭偉謂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則非周公所作明矣劉子駿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門游

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小學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以為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夏小正

遜志集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不知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果為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

曷不曰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
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遂謂
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諳此果何以定其
先後乎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僞書

山海經

群書補訂歸正集山海經十八篇漢劉歆謂禹平水土而益等物類之善惡者著為此書晉郭璞注序亦以為禹時書淳熙中尤遂初刊於池陽其跋畧謂山海經夏禹為之非也其書載有窮后羿之事謂伯益為之亦非也以其書有屈原離騷經之語也先儒以為先秦書無疑矣大抵如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之類耳又如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皆後世地名而經亦載之疑為後人所加也

明按通典云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

世本

古言世本意是中古時書書中載仲孫玃生南宮縚又云臧孫辰為公子彄曾孫乃春秋以後人所纂

明按王伯厚玉海云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世系所出

金版玉匱

漢藝文志攷証文選任昉王儉集序金版玉匱之書注云
七畧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言

金匱書

方弘靜千一録太公金匱書曰武王伐紂管叔以爲不可
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又曰武庚行善稍致冨强
從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請尊殷爲天子而周復爲

西伯如其言則管叔爲伯夷矣此齊東野人語也
明按金匱書云丁侯不朝畫而射之丁侯病而請臣夫
太公乃聖王之佐而以師巫邪術誣之甚矣夫諸子之
害道也

太公謀

漢藝文志攷証太公謀八十一篇即所謂陰謀也愚謂文
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敬義之訓武王得於師
尚父陰謀傾商之説陋矣

韜畧問對

井觀瑣言太公六韜黄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偽書也
宋戴少望作將鑑論乃極稱三畧問對二書亦弗深攷之
過也朱子曰問對是阮逸偽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
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
而爲之詞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上授受之書亡矣
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贋本耳六韜文韜武韜虎韜豹韜龍韜犬韜
明按黄氏日抄曰韜畧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
愚觀之偽書耳春秋孫吳始合車而步戰漢以後始有
騎將今其書以車騎步分而爲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

時始有霸三代雖有霸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歴叙皇帝
王霸太公時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
境者今其書云必得大國之援與隣國之助太公時有
之乎且贅壻者秦始有之其書亦稱贅壻其爲後世之
偽作明矣又按遜志集云三畧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
也蓋後人偽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
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
率皆平淺鄙狹雜引軍讖以足成之至其詭謬害理雖
太公之奴隷且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六韜一

書誣聖賢尤甚其所言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偽之易見者焉

素書

黃氏日抄黃石公素書六篇其說以道德仁義禮為一體雖不甚背理而語多雜出非圯上老人所以授子房者特亂世之書耳張商英乃妄為訓釋為之後序序謂晉亂盜發子房塚於枕中得此書何其謬歟

明按博物志葛仙公曰素書乃河上公以授漢文帝不應於子房墓中得之胡應麟正訛斷為張商英偽撰非

虛語也

陰符經

吳萊集隴西李筌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遍不能曉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其怪甚矣筌又別著太白陰經閫外陰經以輔行其說

明按藝林學山云陰符經通篇畧遠甚大概戰國先秦之作非周非漢髙似孫執以為黃帝作楊用修執以為黃筌作皆非也

泰階六符經

吳萊集泰階六符經本黃帝作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王心之修應劭定遠又疏其文其實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假托而成者也

明按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者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

神農求雨書

千一錄神農求雨書云祈而不雨則暴巫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仙夫聖人之求雨也求之以德桑林罪己是已巫則安能暴之奚為且既謂之神仙其可得而焚耶

素問

繹史上古文字簡畧而世傳素問一書浩浩數萬言知引軒轅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擊扁之流依託以　言者乎

讖書

通攷陳氏曰讖書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纂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亦以赤伏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由是佞臣偽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

惟桓譚張衡力非之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降其學浸微矣

越絶書

藝林學山越絶書跋首云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中以隱語包括作者姓名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又云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本云述暢子胥以喻來今蓋此書乃東漢袁康吳平二人本子胥而潤色之者也舊說以為子貢作或以為子胥作失之遠矣

明按王充嘗稱越絶書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為能知之又云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字疑即絶字之訛君高太伯疑即吳平袁康之字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已無傳矣惟越絶書載子胥始末特詳且稱其賢者不容口豈東漢越中文士共述舊聞因子胥雜家之文而附益之以垂後乎觀其跋可以得其意矣跋中有云勾踐以來至於更始之元五百年故知為東漢時人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子胥娶楚王之母皆惑世誣民之甚者學者不可不深辨也

秦越絶書

趙彥衛雲麓漫抄秦越絶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人僭作內載春申君李園事言其畫策始終皆出女環其言多與史記戰國策不合

晉乘楚檮杌

四部正訛元有偽作晉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撰以其淺陋無卓識也

明按戒菴漫錄云天錄閣外史乃崑山王逵年所誑托

者

繁露

黃氏日抄董仲舒春秋繁露隋唐志八十二篇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三十七篇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祐通典見所引繁露語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失真又讀太平御覽引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大平興國中所編輯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夫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之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

明按今本繁露大抵皆後人附會之說其言求雨止雨

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純儒之道故不可信又按程大昌曰春秋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詞意淺薄間取董仲舒策語雜冗其中轍不相倫比固疑其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可疑也

陸賈新語

黄氏日抄陸賈新語十二篇其文煩細不類豪傑士所言

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鋤奸臣賊子之黨攷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然豈可語於大漢方隆之日乎且賈之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十二篇咸無焉則此書似非賈之本真也

西京雜記

困學紀聞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者不止一吳均也

明按葛洪抄集班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名曰西京雜記殆全取劉子駿書小有異同耳今之所傳已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

滑稽傳

賓退錄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以朔一言得免褚先生滑稽傳又以此為郭舍人事西京雜記類師古嘗辨其妄矣褚所書他事牴牾亦不可盡信

房中

筆叢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黄帝三王房中三十卷堯

舜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詭誕不經班氏自謂芟除猥雜而以此筆之正史何也

論衡

讀史質疑王充論衡蔡邕秘之以為談助王朗得之人稱才進後之論者以為今所傳本不稱所言疑非原本今觀其書於聖賢之人無所不譏貶於傳頌之事無所不猜疑蓋邪說之首當拒絕者也其為贋本無疑

明按王充論衡所以訂百氏之虛誕也而其所稱引者虛誕特甚其云子貢滅須為婦人人不知其狀夫子責

非優孟也即有雖如孔子微服過宋而已何事藏須耶曾參之孝幾於舜晳之賢孔子與之而比之於瞽瞍之頑曰舜有瞽瞍參有曾晳父不慈孝乃彰何其不倫耶又曰太公釣魚刳魚得書武王得白魚喉下書曰以予發此皆虛誕之甚者也

博物志

九流緒論隋志博物志十卷按唐人藝文志云張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為十卷愚謂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畧淺猥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非復隋世之舊

本矣

金鑑錄

井觀瑣言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獻寶鑑張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為千秋金鑑錄上之惜其書不可見今曲江刻本乃庸瑣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自古偽書未有陋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為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乎

潛虛

朱子語錄潛虛一書司馬溫公屬草未成後人贋補行世

焦弱侯辨偽書

焦氏筆乘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詞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詞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思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豨黥韓覆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

人出佛經然而釋教何嘗興於漢前乎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為辨釋以眩其傳是皆未之深攷耳

楊升菴辨偽書

升菴集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作文中子元經関子明易亦皆偽作柳子厚龍城錄王性之偽作

胡應麟辨偽書

九流緒論鄭漁仲曰書集有上世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

如三墳至熙豐間始出於野塘村校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抄一卷皆出於漳州吳氏始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少但求之未至耳胡應麟曰三墳是毛漸偽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為之甘石星經要亦天官家所補又有陸機正訓乃辛德溫作宋人因其目補之而謬題以陸機此皆好事者之過不可不辨

明按自此以下皆辨諸子之偽

鬻子

胡應麟九流緒論楊用修云鬻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全　帯經堂

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贋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引鬻子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人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人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皆無之其為偽書必矣

老子

香溪集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先禮而後智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後人附益之詞耶

列子

黄氏日抄列子鄭人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出於典午氏渡江以後今攷其詞近於佛氏者二一謂周穆王時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全　帯經堂

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也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王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亦非指佛也晋人好誕始寄影於閒以為倭佛張本耳

明按列子書張處度謂永嘉之亂既失而復全此書之贋殆其時欤又按高似孫子畧云列子之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有淺近迂僻者特後人會萃而成耳

莊子外篇雜篇

說畧莊子外篇雜篇後人竄入者多非一子所作莊子生

於孔子之前曾史盗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之後孟之前内篇三巻未嘗一及五人而外篇雜篇多引之其出於後人者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為田常其為漢人假托明矣

明按鄭瑗井觀瑣言亦云古史謂莊子讓王盗跖說劔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體製信然如盗跖篇非唯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文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觀其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遥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但其内篇七首是莊子本

書外襍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未可知也大抵莊列書皆非一手所為而列子尤雜

関尹子

黄氏日抄関尹子九篇序以為関尹喜之書漢有方士来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累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贅詞哉

明按関尹子（名喜老聃弟子）七篇道家止有其目隋志及新唐書皆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者乃徐蔵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宋景濂以為即定所撰理或然也

淮南子

黄氏日抄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後安以叛誅其徒羞之託言上升鷄犬預馬鳴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耳

抱朴子

同上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其書言長生之術必用金丹大藥謂鍊物為金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数天二十斤河

伯十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井灶社五斤夫謂祀神明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賍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芭苴之有無為禍福乎此必無之理也後世有篤信黄白之術至於賣田廬蕩家産白首無成而不悟者非稚川為之作俑耶

庚桑子伍源偽撰

大唐新語道家有庚桑子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巻以補之序曰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寔一也源因取莊子庚桑楚一

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世
明按續傳物志庚桑子乃山人王士源僞作又按子畧
云開元天寶間天子方啇慕道家者流以亢桑子為洞
靈真經當是時尚無其書後襄陽處士王褎来獻此書
即其偽作也士源疑即王褎之字又書中易民以人易
世以代避太宗諱其為唐人偽撰無疑

管子非一人之筆

荊川稗編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
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呉王好劔推之當是春秋

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
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至成
哀間劉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而管氏申韓由此稍屈矣

晏子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証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
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為
書故卷頗多於前柳宗元謂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

文子

藝林學山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序歛而成蓋書本秦漢
心撰而六朝唐人如李暹徐靈府等皆潤益之其書雜取
經子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凡稱老子皆駁偕之詞耳
明按藝文志攷証云文子姓辛名研即范蠡之師計然師事老
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黃氏
日抄云文子一書為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
書曰通元真經然偽者所為約者讙即所謂默希子而
自匿其姓名者也其書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
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
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其言最為近

理

鶡冠子

藝文志攷証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漢志道家一
篇隋志三卷韓文公謂其雜黃老刑名柳宗元以為好事
者偽為其書不足取也

鬼谷子

四部正譌鬼谷子縱横之書也柳宗元謂劉氏七畧所無
蓋後世偽為之者宋景濂曰鬼谷所言捭闔飛箝揣摩等
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

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此論甚卑足破千古之訛

子華子

困學紀聞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肖見孔叢子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朱文公謂言言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决非先秦書

明按方遜志集云子華子僞書也諸道德則習老列之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僞書 大 帯經堂
言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之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其餘乖錯甚衆而以爲子華子之書誣矣僞之者不知爲誰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

天機子

藝文志攷証天機子一卷凡二十五篇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爲托之孔明者也載道藏中

曾子

玉海朱子曰世傳曾子書乃取大戴記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

明按曾子書格言甚多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惛近諸色而觀其不踰敝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决非曾子之言

孔叢子

稗史彙編孔叢子七卷孔子八世孫鮒所撰也嘉祐中宋咸爲之注序云鮒不爲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己所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僞書 九 帯經堂
著書附於卷末謂之連叢上下篇明宋學士景濂辨爲即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而書中多載孔子子思問答之語故以爲僞書

明按高似孫子略云攷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歲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皆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不可信也

呂氏春秋

遯志集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史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此非眞不可易也特畏其勢而然耳

申鑒

同上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俗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詞繁理寡體亦不一與其所著漢紀絕不類疑非眞本

文中子

黄氏日抄文中子云詩書盛而秦滅非孔子之罪玄虛長而晉亂非老莊之罪齋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玄虛矣梁則脩齋戒矣秦豈盛詩書者乎此非文中子之言特後人附會之誤耳

與蘇武書

升菴集昔人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

引孟子語

稗史彙編鮑照河清頌引孟子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云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洪度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不知其何所據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粃謬

粃謬

日知録漢書盧植傳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注云粃粟不成者喻義之乖僻也

注疏中引書之誤

日知録鄭康成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

諸侯慢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縣士引左傳韓宣子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禮記月令注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周志也誤以革遯二文合為一傳韋昭注國語公父文伯母賦緑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注淮南子鼉鼓逢々誤作鼉鼓洋々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鄉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東坡書傳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惟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寔維太王居岐之陽寔始翦商誤作至于太王寔始翦商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詞三公穆々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別風淮雨

文心雕龍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

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說經之誤

夢溪筆談書之闕誤有見於說經者如詩云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夭々是椓與穀々方穀為對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增減經語

野客叢書古人引用經語往々隨意增減如范曄曰孔子

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子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闞駰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此等語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也

引用之誤

聞見後錄蔡邕以致遠恐泥為孔子之言李固以進銳退速為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為社日以褒妲為夏商皆引用之誤

明按桀之亡以妹喜紂之亡以妲己幽之亡以褒姒東方朔本傳伏日詔賜從官肉朔拔劍割肉懷之而去此皆眼前事也杜甫以褒姒為妹喜以伏日為社日不亦舛乎

引書不同

困學紀聞杜傳所引書詞有與伏氏口傳不同者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在忽治今文作來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作曶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文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曆志作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高宗諒陰大傳作梁闇漢五行志作涼陰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康成曰我其起作往也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無逸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哀矜

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哲民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

怨資之誤

野客叢書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遂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註謂資讀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禮記誤寫咨為資又下句脫一咨字必曲為之解以全其文義非也

漢儒各習其師

野客叢書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黎民於變時雍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注云便平也劉愷傳作辯章百姓鄭玄注辯明也如此類甚多漢儒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漢碑

野客叢書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同異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五　帶經堂

經書語既大畧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險中鬼神富謙郷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郷黨逡逡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徹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巖桑繫蔡明先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愊嚴發碑曰鑽堅仰高然類甚多費鳳碑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非假借則傳異也

余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皭然泥而不滓劉熙辨釋則曰皭然涅而不緇如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

古文尚書

野客叢書春秋哀公六年楚救令尹子宰傳引成允成功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韋昭皆以為逸書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六　帶經堂

無此文此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耳

明按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皋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如此等語尚書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杜預注左傳皆以為逸書王氏叢書謂其未見古文尚書信然

重華之謬

帝王世紀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都君非字）

明按重華非舜名也自司馬遷倡為此說而承訛襲謬

者無異詞焉至宋書符瑞志又踵世紀之妄曰舜目重瞳故名重華不更外乎

三妃之誤

藝林學山堯典云釐降二女史記正義曰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而禮記又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或以為女匽即女英也必求其人以足三妃之數不幾於穿鑿乎

明按舜有三妃經傳皆無明文可證或二字訛寫為三亦未可知山海經云帝舜娶比登氏生宵明燭光羅泌

路史云元妃娥皇次妃女英三妃登比是以山海經為據也夫山海經所載語極荒唐羅氏不信堯典而獨信山海經何耶

書大傳與經牴牾

野客叢書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于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天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將葬之時即此一事觀之大傳與經牴牾多矣

注姑息之誤

升菴集檀弓云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云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

篇什之誤

容齋隨筆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晏爾之誤

容齋隨筆經傳中事寔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攷其訓故者谷風之詩為涇新昏棄舊室而作曰晏爾新昏以我御窮者言汝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之矣今人乃以初娶為晏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

辰告與入告不同

容齋隨筆抑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傳云猶與猷同言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

始和布令也按此特謂以上告下之義今臣下於表章中多用之不知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

降誕之謬

容齋隨筆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傳曰誕大也不知生民一詩中凡有八誕字若以誕為大於義亦不通他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發語之詞是已蕭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言后稷滿十月而生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辰曰華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謬因無由可革耳

板蕩

明道雜志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奇太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充無能名亦蕩蕩也

明按蕩字雖無亂意而八章所云皆刺厲王之語與板八章同唐太宗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二字連用亦不礙理

萋菲之誤

五經類編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小文貌貝者水中介蟲有文采似錦言因萋斐之形而飾之以成貝錦此讒人因人小過而構成大罪也今時文引用誤以斐為菲菲之菲矣

鈞金之誤

間上周禮入束矢入鈞金鈞三十斤也金銅也言訟者入銅三十斤不直則沒入之今時文引用誤以鈞字為鈎字矣

無墓祭之誤

說畧張元禎為陳彥成撰思禮堂記云周禮不言墓祭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為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行之矣又曰漢之時始有墓祭不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冢三年豈毋以歲時祠孔子冢則春秋以來已有之矣墓祭豈自漢始乎

明按古人墓祭特祭其土神耳非祭其先也說見吳草廬三禮攷注

鬼方

藝林學山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見竹書紀年此書與遂

周書穆天子傳同出魏襄王冢為汲郡人所發故總名汲冢書鬼方前輩有指為楚者以
楚俗尚巫故名鬼方且竹書伐鬼方之上有次于荆之文
則此說宜可信矣一說以為貴州黔中然秦始置黔中郡
世何能至此以為楚者是也

官家

餘冬序錄蓋寬饒引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此易緯文也

孔疏說經之誤

天中記經解引易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孔疏曰此易係

詞文也歐陽修曰余讀經解此語今易無之豈易亦有它
者耶是亦不得為全書也
明按宋范正敏遯齋閒覽云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
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
文疑易非全文及觀王充論衡注此二句乃出自易緯
乾鑿度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委質

左傳正義僖三十年傳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疏云書名於所仕之策謂之策
名質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
明按今時文引用多作策名委贄大誤

穆陵無棣非齊地

左傳正義閔四年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境林
注云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是遼西孤竹界
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
之國耳

人以相類而訛

日知錄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
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乎
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子胥之誤也史記孫叔
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嘗失相必令
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本裂支解張儀未嘗被
裂必蘇秦之誤也劭林自良問顧微子解囚微子未嘗
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
相杵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晉書夏統傳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子路未嘗見夏南必子見南子

之誤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包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詠懷詩麟窮季氏虎振周王劉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氏之誤也

換鵞之誤

閒見後錄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鵞羲之往觀之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以去李太白送賀監詩乃云山陰道士如相問為寫黃庭換白鵝世人有以右軍寫黃庭換白鵝者又承太

白之誤也

明按容齋隨筆云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經又徐季海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經為第一皆不云道德經則知晉傳乃誤也愚以為不然惟雲谷雜記為得其寔蓋書黃庭經換鵞與書道德經換鵞自是兩事晉史特舉其一而道其一耳唯太白知其為二事故其詩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鵞也又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為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豈非不讀書之過乎

蘇文之誤

餘冬序錄朱子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其謬乃爾春觀其採綴似康詩序云司馬景王執王淩淩歸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

忠臣也景王病見淩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詩與序皆誤以司馬懿為司馬師

戴酒問奇之誤

宋趙與時賓退錄漢書揚雄傳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木問奇字為我講形聲傳但云嘗作奇字不言問字後人相承而用蓋又以韓文為本矣傳不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

字多云載酒問奇字不知何所本也

二疏替誤

容齋隨筆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二疏替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塵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

白帽

癸辛雜識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

管寧々本傳止云當著皂帽又曰著紫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祐通典云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為白乎

韓文公孔子廟記之誤

張未明道雜志用事謬誤雖文士亦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謂壇不如屋則何以圜丘方澤初不屋也祭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且古祭用主安得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改韓文步字之誤

說累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朱子考異已辨其謬矣蓋南方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今俗作埠字柳子厚鐵罏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彼學者特未之考耳

閒平等語

野客叢書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二字難以析閒然閒平二字由來舊矣嘗見北史論云文良諸子雖有謝閒平徐陵亦有閒平就閫之語又人之双名不可析開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藺相宋炅信銘

有張辟中包之語皆謬也

李白捉月之誤

宋永亨搜採異聞録俗言李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詩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文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不足信也

明按范正傳作李白祠堂碑云白之孫女言白嘗殯於龍山之東麓又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

言如此好事者遂有捉月溺死之說

梁灝之誤

捜採異聞錄陳正敏遯齋閒覽云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於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越絕書之誤

千一錄越絕書女陽亭者句踐入吳夫人從道產女於此亭養於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亭更就李為語兒鄉此語兒之所自始也而訛者以訛范蠡謂蠡追西施而道中產子此因載西施而傳此訛耳子胥入楚君居君室大夫居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而因言子胥妻楚王母必無之事也

稱司農之誤

五經類編古制但有司徒而無司農唐虞之司徒但掌教而農事則后稷掌之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掌農故周書酒誥有農父若保之語然猶未稱司農也至漢武帝時始有大司農之稱則司農非唐虞三代之官可知今時文於孔孟語中槩用司農二字此不深攷之過也

平淮西碑誤

梁谿漫志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年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以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句

用字譬之誤

同異錄禮記罕譬而喻疏云善教者其譬罕少而聽者皆喻今時文引用將罕字與譬字等看則不讀注疏之過也

枘鑿之誤

說畧宋玉九辯云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喻屈原之忠不為世所容也今人行文多用枘鑿不相入彼此相殊莫知其非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圜枘而方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圜字而曰枘鑿不相入不通文義矣

世紀之誤

千一錄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世紀乃云紂烹

伯邑考以美賜文王食之不足據也漢高不學遂有分羹之語矣

顛靡之誤

千一錄列子云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今本茅靡訛為顛靡其義亦通而文之工拙遠矣茅靡猶云草偃

過秦論之誤

宋吳枋宜齋野乘賈誼過秦論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西周滅於秦昭王五十一年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者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圖書之誤

賢奕編古人於圖書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又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俗語之誤

費袞梁谿漫誌俗語稱揚州為維揚本禹貢淮海維揚州之語若謂維揚二字可用則徐青亦可稱維徐維青矣又以江陰為澄江取謝玄暉澄江靜如練之句然玄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醉翁亭記云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今以環滁稱是州尤為可笑

違顏之誤

容齋隨筆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胙于堂下而受胙于堂上也今人謝備者輙曰謹已下拜猶未為甚失若天威不違顏咫尺則上四字為天子設下三字為人臣設故注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尺之顏余與本指乖戾如用龍顏聖顏之類自無害也

以鄉里為桑梓之誤

野客叢書毛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意謂桑梓人猶其用猶不敢殘毀以寓恭敬之意至於父子相與又不特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竟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事物考辨卷之十八

太倉周象明懋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糾謬

爾雅疏之誤

說畧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而爾非近也三蒼觧詁云爾華繁也漢書文章爾雅詞訓深厚以爾雅與深厚對則知爾之非近矣

五臣注三殤之誤

東坡志林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也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於是謂父與夫為殤可乎

注柳生之誤

千一録莊子柳生其左肘柳者瘤毒之名也注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々罕用而柳易生喻無心之速化也其謬甚矣

三戸之誤

千一録南公曰楚雖三戸亡秦必楚言楚雖至寡必能亡秦哀楚也注謂昭屈景三大姓又云三戸津名皆於文義不協至於渡三戸而破章邯則語讖矣

稷嗣之誤

千一録叔孫通號稷嗣君稷嗣邑名也注以為嗣齊稷下之風則鑿矣

百二之誤

史記高帝紀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山之險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云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下文齊得十二做此

明按百二猶言百倍也今時文引用皆以百二為河山也險衆口同聲莫知其謬亦可怪也

帶礪之誤

焦氏筆乘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刳白馬而盟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帯也礪々石也謂使河微而如帯石泐而如礪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

意而遂以帶礪為堅固之義謬矣

赤族之誤

仝上赤族言殺盡無遺種也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赤貧是也

雞碑之誤

何燕泉餘冬序錄丁用晦芝田錄序云學慚鼠獄智乏雞碑說獄人皆知為張湯故事雞碑人皆以為裴晉公度征蔡元濟得石碑有雞未肥酒未熟數語泰謂非也此用戴安道事也晉書載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

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蕞蠢鈔人莫不驚嘆丁用晦用鼠獄雞碑事皆幼年慧解故以作對耳

注格物之誤

通鑑辨誤唐太宗貞觀三年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史炤曰捍格於物無所容受也余謂格正也以己所能正人欲人人皆然謂之格非捍格之格也格字從木捍格之格從手

稟假之誤

仝上靈帝時黃門從官騶蹋蹴陳蕃曰死老魅復㧌損吾曹冒數奪我稟假否史炤曰稟或作廩假貸也謂不以廩餘相貸余按蔡質漢儀尚書僕射與右丞對掌稟假錢穀又續漢志諸將軍府有稟假掾史主稟假盖以錢粟給之謂之稟假者月給不足於用或預借於官也時宦官恣橫陳蕃為尚書令疾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此節銜怨因其被收遂辱詈之以洩憤豈謂不以稟餘相貸耶

愍懷之誤

仝上貞元三年李泌曰太子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史炤曰

愍懷謂晉愍帝懷帝也余謂李泌正引晉后譖殺愍懷太子通事通鑑於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紀愍懷手書事甚詳史炤且不能攷豈可釋通鑑以傳世乎

左驂

仝上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史炤曰三馬為驂余按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騑謂之駟史言左驂則必有右驂不當引三馬為驂以釋左驂

八騶

仝上永明十一年王融云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史炤曰騶御也余按諸公諸從公車前給騶八人王融望為公輔故云然騶者在車前傳呼辟開道止行人者今人謂之騶哄

驃信

仝上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長和驃信鄭旻史炤曰驃信南詔也余按唐末南詔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驃信長和者南詔也驃信者南詔之君也

索頭

仝上史炤釋文曰索頭姓也余按索頭即拓跋氏之種類非姓也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

麑塲之誤

仝上桓帝永壽元年劉陶上疏曰虎豹窟於麑塲史炤曰麑獅子也余按麑鹿子也鹿方產子而虎豹窟於其塲則麑必遭其搏噬以喻貪殘者牧民則良民必罹其害改狻猊之猊以就麑字大失劉陶之旨矣

葑荳之誤

仝上陸遜入江夏催人種葑荳史炤曰葑菰根也江東有葑田余按葑菜也亦謂之蔓青荳菽也陸遜之兵時在江夏催人種菜及菽示將久駐以給軍食種菰根何用耶又江東之葑田乃是葑泥其深有沒牛者此田又不產菰根

白籍之誤

仝上咸康七年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史炤曰白籍謂白丁之籍耳余按江左之制諸土著實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白籍琅邪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來者至此時各因其所居舊土僑置郡縣名并置守令以統治之故曰正土斷不以黃籍籍之而以白籍謂以白

紙為籍以別於江左舊來土著者也若以為白丁之籍則王公豈白丁哉

明按唐制十八以上為丁從征役得勳級者為勳官無勳級者為白丁

艸筏之誤

仝上晉孝武太元八年慕容垂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史炤曰結草為舟也余謂上古朴略舟必刳木為之若結草為舟必至沉溺所謂筏者葦筏也結蘆葦為之蘆葦草類也

明按筏即桴也以木為之蘆葦亦可為筏故曰葦筏

箕張之誤

仝上大通二年蕭衆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史炤曰箕張猶春秋魚麗之陣余按左傳魚麗之陣先偏後伍〻承彌縫箕張之陣與魚麗不同蓋列宿之象箕張翼舒箕四星下二星翕而相近上二星闊張列陣前濶而後狹故曰箕張即今軍中言把頭陣也

代異之誤

仝上周從代異王竟滕閑王逌史炤曰代姓異名也王音

肅姓達其名余按史炤以代異王竟為二人姓名則下文滕閑王逌亦二人姓名乎其謬甚矣蓋代與滕其封國也異與閑其謚也達與逌其名也其姓則宇文皆後周親王也楊堅專政而殺之故加以惡謚再十一家謚法色取行違曰閑不醉而怒曰異

鹿角陣之誤

仝上隋文帝開皇十八年設鹿角為方陣史炤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之陣也余謂設鹿角為方陣者斬木存其大本凡枝皆剡其端如鹿角然橫之陣前以禦戎馬衝突内為方陣非如春秋魚麗之陣也

均輸之誤

仝上武帝元鼎二年置均輸以通貨物史炤釋文曰委輸也謂諸有當輸於官者又均輸之也余按班史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通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唐之劉晏正得此法非當輸於官者又均輸之也

明按物價不平則百貨壅滯設均輸官以平其價使民無甚貴甚賤之患則如水之流而不滯矣故人曰灌輸

此專指民間物價而言非取其輸於官者而均之也

赤縣

仝上永淳元年魏元忠閱視赤縣獄史炤引鄧衍之說以釋之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不知唐之十道乃禹迹之九州如炤所言則是元忠悉閱唐十道獄也其謬甚矣蓋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為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為赤縣元忠所閱者長安萬年兩赤縣獄耳

以楊氏子為楊脩之誤

群書補訂歸正集世說載楊氏子年九歲孔君平詣其父

父不在乃呼兒出設楊梅果孔曰此是爾家果楊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蘇東坡作巢元修菜詩序以君平為孔融誤矣韻府以為孔坦是也而以楊氏子為楊脩亦誤蓋楊脩孔融俱漢末人皆為曹操所殺而坦乃東晉時人與脩融相去百年蓋坦時自有楊氏子而非脩也

解孫權語誤

井觀瑣言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火鑪上耶此蓋操知權之尊己非出於誠特欲㗻己使成篡計使諸雄得指以為辭故云踞吾著火鑪上若

曰速吾禍云爾胡三省辯誤乃云漢以火德王欲使操加其上似無此意

京顧

仝上史炤通鑑釋文多謬胡三省辯誤多所考正然多有引証欠明備者如唐貞元元年年杞遣赦量移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趙需等勿退史以京顧為人姓名胡譏其不識文理是已柳子厚撰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為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詞焉觀此則熔之謬益彰矣

自平宮之謬

芥隱筆記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虞集註云代宗時宦官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其節度使張休而反故下云南海收珠久寂寞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宮開元中中書舍人有呂太一者即此太一又呂寧為太一宮使尤謬

社南社北之謬

楊升菴藝林伐山草述開元詩云偶傍之人取妍酒食居

社南者呼社南氏居社北者呼社北氏杜詩杜南杜北皆春水正引用此事不知者改為舍

明按胡應麟駁升菴云舍南舍北皆春水蓋子美在蜀草堂詩也花溪僻地何得有優倡居之且此詩上以舍字引起下用群鷗意脈貫若改為社則並不需帶矣杜他日絕句云雲生舍北泥豈亦杜北耶考杜集他本絕無社字之訛特用修讀書偶得此遂自賴少陵耳

誤解杜詩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

解吾八陣圖詩曰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為先
主武侯欲與關公復仇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
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取蜀者以蜀有吞吳
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

杜詩阿咸辯

明文衡胡儼曰杜子美在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咸家
注云咸一作戎乃晉王戎也阮籍與戎父渾為友籍謂渾
曰共卿談不如共阿戎談償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
用王戎事舊本作阿咸蓋指阮咸也東坡與子由詩云頭

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喧譁
正用公此詩其實二說皆非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遠小
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晏助明帝奪國思遠曰兄將來何
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晏拜驃騎將軍謂
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從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
人死者未幾晏果為明帝所誅杜詩用阿戎蓋本諸此注
者定為阿咸不知阮咸乃籍之姪與兄弟之事不相當東
坡與子由詩亦誤用耳何必引以為証耶

王磐詩辯

迂叟叢談元學士王磐哭文天祥詩曰義似漢王封齒日
忠如蜀將斬顏時鶯云用關公斬顏良以報曹事予少疑
其事之不倫及見三朝野史乃知原是蜀將斫頭時蓋用
嚴顏事而後人傳寫之訛也

明按斫頭與封齒乃借對法也

金釵十二

稿簡贅筆古樂府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
後人多以為插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

釵古婦人髻非今比

綠沉之誤

焦氏筆乘綠沉猶今所謂水色耳宋人解杜詩云甲拋于
雨為金所鏁竹卧于苔為綠所沉此何等語耶南史陳文
帝嘗賜張大淵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為精鐵陸龜
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為竹
皆誤也

姓字之誤

日知錄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南非

姓〻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〻字衍

盜夸之誤

焦氏筆乘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作盜夸誤也

羊勝之誤

群書補訂歸正集陶詩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芊楚姓勝白公勝也今刻本皆誤作羊勝亦刊天祿干戚之類也

九京之誤

禮記注疏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云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正義引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乎九原又爾雅絕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葬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古京原二字通

元二誤

明文衡胡儼曰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章懷注曰元二即元〻也古書字重者多于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耳洪容齋隨筆乃引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閒嘉德流布為証謂元二為元年二年也遂自述云予在史館修欽宗紀贊曰遭靖康元二之禍寔本諸此余考漢書史記有元〻之民師古曰元〻善意也又光紀云下為元〻所歸往謂黎庶猶言喁〻諭衛元〻之閒亦謂嘉德流布于元〻之閒容齋偶未之詳耳而趙明誠謂元二之語殊為可讀何也

印馬之誤

井觀瑣言唐李泌以書約回紇每使來不過二千人印馬不過千匹 按唐書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字誤作印胡引六典諸監馬印為說亦失考也

避軒之誤

楚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踰是以嬖臣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

明按安陵君名壇失其姓封於安陵楚共王之幸臣如龍陽君之類說苑作安陵纏疑纏字乃壇字之誤元和姓纂又曰安陵纏楚王妃也則誤以男子為婦人矣竊臣不避軒避字乃敝字無疑言不待其軒之敝而寵已

哀也

庶子蒙

日知録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義下輙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脱一嘉字

史書悞字

仝上史書之文中有悞字當旁証以求其是不必曲為之説也如揚雄解嘲篇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悞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悞有文選可証而必訓之為

固為名此小顔之癖也

明按師古注曰割名謂以肉歸細君是割損其名也又云宛曲也固閉也皆誤文選載此二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欲談者巻舌而同聲

慮因之誤

宋荊溪吳氏林下偶談世俗誤以録因為慮因者非也按雋不疑傳每行縣録囚徒還顔師古曰省録之知其情状有冤抑與否今曰慮囚本録音之誤者耳然則録誤為慮自唐已然矣

北監本二十一史

日知録嘉靖初南監刻成二十一史萬暦中北監亦刻成之中有不知而妄改者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群拜紀此三國志陳群傳中事非為隱僻陳群紀之子時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閑先為紀友後為群交更為紀拜群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絶群耳不知群之為名而改紀為絶又倒其文可笑也

陶詩傳訛

餘冬序録朱子語録云當讀陶公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

猛志固常在疑其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校之経中有云刑天獸名口中好啣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

西漢書句讀

梁谿漫志西漢書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當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

鍵令人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語便凡近矣

用史語之失

容齋隨筆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間事帝稱善顏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事故令少卑之耳而今之用史語者直以言論不足採為無甚高論非也

明按王楙云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禮記分句　糾謬　十二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雲樓漫抄人生十年曰幼為一句學字又為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孟子古本

群書補訂歸正集孟子古本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句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愚亦得古板書皆如此句讀其於義理甚通且與下文其為士者笑之句相應

漢書分句

仝上漢紀項籍傳云羽學書不成句去句學劍句又不成句去句去者罷棄之意本謂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耳學者以云學劍為句非也又沛公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句今總作一句讀非也

約法三章之誤

困學紀聞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毋置之誤

通鑑辨誤周赧王五十五年趙王以趙括代廉頗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史炤釋文讀毋為毋字又以毋置為句斷則以之字屬下句全不成文義

糾謬　六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毋者括母也通鑑之為一句謂括母置其事不須復言吾已決計使括為將也文義甚順何必妄為穿鑿

明按蒼頡篇毋字中兩點象人乳形豎通者音無史炤以毋為母不獨句讀全非抑且音義都謬天台胡氏辨誤所以糾史炤之謬也

武帝詔

南巡紀談漢武帝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內長文三字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

仁愛之道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氏為詳然終不厭服人意許少尹右丞云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訛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又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其於下文尤為背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處因改易本文而附會之最為解經者之病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不免此

史記俗本

稗史彙編史記近無善本甚為不知者妄改耳司馬相如

傳云文君已失身於司馬句長卿故倦游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

左袒

通鑑答問周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既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有受刑者袒右故覲禮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此覘人心之向背也或以左袒之令為非特未攷古禮耳

明按王伯厚此說極當吳興陳霆引淖齒陳勝之事以駁之曰淖齒殺齊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又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然則勃之先有以袒右為號已者豈謂袒右皆有刑乎明以謂勃於此時勝敗之機間不容髮故以大義叔之使之不得不從耳若如舊說則軍中皆右袒則大事去矣陳氏所云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事物考辨卷之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紕謬

遷鶯之誤

嘉話錄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多矣不知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証據豈非誤歟

明按冒起宗經質云凡鳥鳴皆可言嚶而後人相沿遂以為鶯之故事猶詩言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絕不指萱為母而今遂誤稱為萱親也

忘歸之誤

刊謬正俗詩云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可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以忘憂為忘歸一誤也謂於身體前後種之又一誤也明按謝氏詩源云堂北曰背堂南曰襟陸士衡詩蓋言堂之前後皆種萱草耳顏氏糾之不亦謬乎

許渾詩誤

焦氏筆乘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為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云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為王子喬矣

昭君彈琵琶之誤

餘冬序錄漢公主嫁烏孫令人彈琵琶於馬上作樂以慰之其送明妃也亦然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彈琵琶狀而賦詩者又述其自鼓琵琶誤矣

巴西之誤

芥隱筆記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按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不為衰止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問其故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明按何孟春餘冬序錄云陳子昂詩云吾聞中山相乃

屈放麑翁山谷詩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陳
既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為一議論也

圯橋之誤

焦氏筆乘李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授
書圯上注云圯音怡楚人謂橋為圯圯橋二字不應複用

劉禹錫用事誤

焦氏筆乘劉禹錫踏歌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
腰多按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
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

飢色細腰事凡兩見不關襄王也

繞朝鞭之訛

焦氏筆乘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太白詩曰臨行
還贈繞朝鞭則誤以為鞭策矣

明按繞朝贈策本有兩說一云方策一云鞭策得毋李
詩非誤而攻之者反誤耶

野馬之誤

夢溪筆談莊子云野馬也塵埃也本是兩物野馬乃田間
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韓偓
詩云窗裡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

用事之誤

餘冬序錄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
以婦哭城崩事賦商山四皓而言園綺事皆與出處特見
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人從而定之耳張騫與乘槎事乘
槎是海上客毛寶與放龜事放龜是毛寶軍人今人乃曰
張騫乘槎毛寶放龜事類此失定者多矣

貫休詩誤

日知錄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

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
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
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自二書始
說苑則曰杞梁華周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
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
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
道路過者無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言城崩者自
二書始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尸城下莊公既誅遣

弔何至暴骨溝中城崩之云未足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咸王城竹書紀年云鄭閔王築長城以備楚一說齊宣王築去莊公百有餘歲而鄉之長城又非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為之崩則又非杞梁事矣孟姜女集云女姓姜楚地遭人行一故云孟姜始皇築長城夫范郎赴其役久不歸乃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已死矣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而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立祠以祀世傳孟姜女為范杞梁之妻者誤也唐僧貫休詩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〻竟以杞梁為秦時築城之人何其謬歟

明按崔豹古今注云杞梁妻死其妻之妹朝日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

劉貢父詩話之誤

說畧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為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蕭何未嘗為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未得還府聊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耶

明按張邦基墨莊漫錄前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為主吏注云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說畧攻貢父謂少陵用孫策語極當但謂蕭何未嘗為功曹殊失檢點後人讀書不多而妄議前輩適足見笑於大方之家耳

不題糕之誤

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遂不用宋子京以為不然按周禮粉餈注云粉餈糕類也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曰颸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

曹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五松之誤

說畧緗素雜記云秦始皇上太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非謂封五樹為大夫也應劭云秦皇遇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庾信終南山詩云水奠三川后松封五大夫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松皆應劭為之偏也

聶夷中詩誤

學齋呫嗶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遺但二月賣新

然恐當作四月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蠶月條桑亦
指三月二月蠶尚未出安得有新絲耶定是傳寫之誤其
曰五月糶新穀郑有之

改杜詩黄獨之誤

明道雜志老杜同谷詩云黄精無苗山雪盛蓋後人所改
也舊本乃黄獨也本處謂之土芋蓋根惟一顆而色黄故
名黄獨讀者不知其義誤改為黄精亦可笑也

明按后山談叢曰黄獨一名黄精江東謂之土卵其味
類芋魁云

文人誤鄙

升菴外集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蛩為蟋蟀詩
義以螽為螻蛄髙誘以乾蛸為螅蟀皆誤也

用雷門之誤

賓退録毋持布鼓過雷門此漢王尊語顔師古注云雷門
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
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云敗鼓無聲强自撾不
堪持過阿香車似用王語點化而以雷門為雷霆之雷誤
矣

杜牧詩誤

升菴集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以
西施為隨范蠡去予竊疑之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
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
之一證也後檢太平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
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
杜牧之一時信筆之過也蓋越既滅吳即沉西施於江浮
即沉也子胥譖死西施與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今沉
西施所以報子胥也故云令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

鴟夷子杜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豈非誤耶

明按越絶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後之詞人如
杜牧之宋之問蘇東坡皆尊而信之見之詠味趙曄作
吳越春秋又云吳亡西子被殺而說絶不相謀而升菴
所引最有依據不得盡指為好奇之過也

湖陰曲誤

升菴集晉紀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其營壘而去于
湖即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其營壘為一句
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

正之

以翟公為方進之誤

野客叢書隋李元操詩曰聽琴猿蔡子張羅避翟公是已唐翁綬詩云君看西漢翟丞相鳳詔朝辭藻爵羅是誤以翟公為翟方進矣

夕陽之誤

宋景文筆記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皆指山之處耳後人便謂夕陽為斜日非也余見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沉然則古人亦誤

用久矣

高適詩誤

野客叢書高適詩李廣從来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者乃霍去病非衛青也

半菽桐馬之誤

群書補訂婦正集史記云民貧食芋菽西漢書作半菽臣瓚以雑米之半為解後人好奇止用半菽字如杜詩栖遅分半菽浩蕩逐流萍是也漢有桐馬官桐杜孔切謂推引馬乳為酒也漢書訛為桐馬解者便謂以馬乳為酒揉桐業時乃成此與雑半之注何異後人亦誤用如唐子西詩一杯桐馬酒千古竹林人是也

桃源行之誤

高齋詩話蘇東坡云淵明桃源記止言先世避秦亂至此則漢人所見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意合但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又不在望夷宮中荊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耳

李杜詩誤

日知録李太白行路難詩云華亭鶴涙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改黄犬為蒼鷹改玉盌為金盌皆誤也

天幸之誤

聞見後録張籍老將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縁數奇人以為佳句（西清詩話云此詩乃王維作）按漢書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漢書音義云數音朔則亦不可對天幸矣

明按周密之癸辛雑識云李廣數奇毋令當単于注云奇不偶也數身角切宋景文以為江南本漢書數字乃

所助切余因考藝文類苑馮敬遠集云吾數奇命薄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集類羅隱詩云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則數當為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明矣

大小山

日知錄王逸楚詞章句言淮南王安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飄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

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李頎詩誤

千一錄詩家用事多誤如李頎詩云遠公遁跡廬山岑結云惟餘玄度得相尋玄度自與支公來往何不用陶令也

三士之誤

千一錄孔明好為梁父吟蓋古有是調也二桃殺三士之句未必為孔明所作注者又謂孔融楊修禰衡穿鑿甚矣孔明南陽抱膝時文舉輩尚未死也

杜詩誤

日知錄杜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云第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姓伏也又示獠奴阿段詩云曾驚陶侃胡奴異怪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

東坡詩誤

宋許覬垣辯通記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東坡入贛詩云人過喜歡來遠夢地名皇恐泣孤臣蓋蜀大散關有喜歡鋪萬安縣有黃公灘坡公乃更為皇恐以對喜歡

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豎子成名之誤

東坡志林昔死友史經臣彥輔謂余云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曰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

明按時無英雄正指楚漢之際無真英雄使漢高得以成名耳當日竹林諸賢皆遊於方之外者也苦其漱嫌

堯舜非毀湯武呼沛公爲豎子乃其故態以爲魏晉之
時無英雄如劉項者恐非嗣宗本旨

古書不可輕改

東坡志林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詩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殊覺神氣索然

韋莊詩誤

焦氏筆乘韋莊詩云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號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

明按魏公子信陵君名無忌西園公子乃曹植韋莊混而一之豈非誤歟

甘羅爲相之誤

宋何光遠鑑戒錄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爲庶子後因説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謂甘羅十二爲丞相大謬也李濟翁資暇錄又云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既得罪於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以不考其實而爲之説耳蘇鶚演義云

明按庶子本周官秦人置中庶子爲太子官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特家臣之屬非太子官也見國策注又按

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誤已久收之蓋循襲用之耳

一麾之誤

搜採異聞錄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許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從此遂爲故事

明按顏詩一麾本謂指麾之麾今人多謂郡守爲建麾

則誤認為旌麾之麾矣

蔚藍之誤

老學菴筆記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真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明按困學紀聞云蔚藍乃隱語天名度人經作鬱鑑

王鉤白鷴之誤

后山詩話東坡守徐與容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

鉤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蓋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東坡蓋誤以徐州戲馬臺為廣陵戲馬臺也

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之誤

野客叢書漢武至郎署見顏駟鬢眉皓白問曰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此事與馮唐絕類白帖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劉孝標辨命論曰買大夫屈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是誤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也

弋人何篡之誤

仝上楊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慕一本作篡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後漢逸民傳序云楊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宋衷注云以計取物曰篡

明按法言本作弋人何慕慕一作纂一作篡皆以字形相近而訛也後人曲為之解特好奇之過耳

貽厥友于

仝上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友于子孫為貽厥歇後語也杜詩山鳥幽花皆友于退之詩誰則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為有自攷之於史自東漢以来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不特此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浸入於詩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如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望即瞻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又攷曹氏命司馬氏文曰建兆庶具瞻之

望極歎既曰爾陛下追收謬眷則與瞻華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借日之誤

兼明書陸士衡詩借曰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注云借日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假日而游尚未足也明曰大雅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臣銑此注與毛詩之義大乖

項領之誤

兼明書陸士衡贈馮文熊詩云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曰項領者駕木項上也明曰按毛詩節南山篇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熊之行亦宜以項為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返壁之誤一

王肯堂筆麈今之不受人餽遺者曰返璧蓋用晉公子重耳事僖公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餽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是也而昧者以為用藺相如事乃斵其詞曰完璧曰完趙誤亦甚矣

浮屠之誤

仝上梵語佛佗達磨僧伽即三寶也浮屠即佛佗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為浮屠後人承其訛而不覺何也

君生之誤

稗史彙編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猶後世之言公主也妻河沉之於河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為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苟鑿

痴人無識

稗史彙編北史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涼師捐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痴人無識可笑至此

馬耳雙尖

履齋示兒編東坡雪夜詩曰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趙次公注云馬耳山名也不知王晉之雪夜與霍辨對謎雪盈尺一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臺馬耳莱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東坡蓋用此事耳何趙之失於引據

也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

太倉周象明懋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論古

女媧非婦人

宋俞琰席上腐談女媧繼伏羲氏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人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左氏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偊女商孟子所謂馮婦米皆婦人乎

池主

陳絳金罍子嵇康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堯時人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告巢父巢父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曰何以汚我水由乃遯而退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今人但知巢由傲堯不知更有池主也（明嘗過居巢縣縣中有一方池名曰洗耳池問之土人或云巢父洗耳處也）

倉頡

繹史淮南子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論衡云蒼頡四
目為黄帝史外紀曰黄帝命蒼頡為左史制字使天下義
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明按蒼頡乃黄帝史官也河圖玉版以蒼頡為帝春秋
元命包又云蒼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則緯書之誕妄
而已矣明又按鄭氏古言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
皆言蒼頡黄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
也徐整言在神農黄帝閒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
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為帝王

生於禪通之紀明謂宜以史漢之言為據
蚩尤有二
王海漢書高帝紀祠黄帝蚩尤于沛庭應劭曰蚩尤古天
子好五兵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管子曰黄帝得蚩尤而
明于天道則黄帝之相亦有蚩尤隋志梁有黄帝蚩尤兵
法一卷
明按皮日休集云管子言蚩尤劇盧山之金以鑄五兵
或云蚩尤古天子然炎黄繼命其閒無蚩尤之運也或
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按史記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庶
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為蚩尤乃黄帝時諸侯敢為暴
虐黄帝征而滅之若為庶人則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
之用兵也明矣
去四凶辯
香溪集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
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范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稔
天下未盡惻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彰乃誅之耳漢人
固云唐堯優游四凶俶服海内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
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

堯大理去四凶如擬蟣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
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
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
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為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
凶人寔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
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謂乎
四凶
宋戴埴鼠璞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
所以謂之四凶者何意也蓋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例以

獸名目之耳山海經云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乎他人之不識也

巫咸

日知録尚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子咸則巫賢之為商賢相明矣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玄則曰巫咸謂之巫官後世言天官言卜筮言巫咸者從而假托焉皆馬鄭為之作俑也

泰伯無子

五經類編時文作泰伯至德題必云伯若不去有天下者必伯之子孫也此大不然左傳哀公七年子貢對吳人云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先儒皆以為泰伯無子故仲雍為嗣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周章而封之則伯之無子彰彰矣惟伯既無子而文王生聖瑞瑞太王遂欲傳季以及昌不然太王豈無端而舍長立少乎則謂伯之子孫可有天下者亦未考仲雍嗣伯之故也

啓母

餘冬序録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来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来見禹方化熊慚之而去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啟甚矣其言之誕也春秋傳云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左氏之誣也淮南子乃言禹亦化熊蓋好事者承訛襲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子開啓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為啟母此墓何為者耶

空桑

稗史彙編列子云伊尹生于空桑後人遂為事以寔之曰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時夢有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俗學之敢於誣聖人如此

啓紂不同母

顏氏説畧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立立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則啓紂之不同母明矣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

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紂之母即啓之母也帝王世紀云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庶妃生箕子余次啟衍斷私故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為妾及為后乃生辛帝乙欲立啓史據法争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辛夫帝乙即位其妃既為后矣妻從夫貴而所生之子猶不得從親皆貴乎余謂當以史記為正呂氏春秋帝王世紀或出傳訓之異詞未可據為定事也

太公年增減

嫡真子錄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王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体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武文噫太公年老矣却被東方朔減八歲又被宋玉增十歲真堪絶倒

西伯伐崇辨

遜志齋集為史氏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寔讒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是言是西伯挾天子之命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視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仇怨焉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何敢避焉蓋此法者非聖人之所得私乃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伐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而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興國殺虐其民人衆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讒己也苟憾其讒己是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晉

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説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寔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讒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須及邘耆矣此四國者又豈讒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讒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脱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西伯

稗史彙編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
黎而曰文王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也
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峯
薛淳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詳見通鑑外紀
蓋文王之後武王亦襲稱西伯故也
明按通鑑外紀云文王囚于羑里作歌曰殷道溷〻浸
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遘我
四國憂勤〻兮夫三分有二而事殷不哀此文之所以
為至德也若如此言殆小夫之淺〻者耳退之琴操云

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事蓋如此外紀所載
斷乎非文王語也

武王誅紂辨

遜志集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
其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
不忍書也他書謂紂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于紂非有深
仇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也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
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
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況
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群
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司馬遷乃
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
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非武王
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後世苟信其言是使強臣陵上者
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三愙

詞林海錯左傳偹陳三愙〻與恪同武王克商封舜與夏

商之後為三愙謂禮之如賓客也

二叔不咸

客齋隨筆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為管蔡非也按
蔡仲之命曰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
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
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觀其叙說管蔡郕霍十六
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十六國也

三監

升菴集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啟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子糾小白長幼辨

焦氏筆乘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

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時避就以為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知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是非未可聽決

齊桓公

論衡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世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況以禽獸之行而可朝諸侯哉

曾參不列四科

唐李涪刊誤今人之論皆曰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內夫德行之大者莫先於孝曾子不列於四科者蓋一時不在其席故不盡舉耳

曾子七十始學之謬

金樓子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始學名聞天下考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八歲乃及聞夫子一貫之授即在夫子夢奠之年幾二十七歲耳使七十始學安得登孔子之堂而傳其道哉又宋景文筆記云曾子年七十始學乃

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不知晚節之詣洽也不知禮記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矣豈待七十乎且曾子未嘗著書大學十章乃門人述曾子之意而為之非其手筆也世所傳曾子一書殺為淺駁蓋偽書耳謂曾子年七十著書而所著乃僅如是何足以為曾子哉

子羔無減眉髡須之事

仝上孔子稱柴也愚家語謂其逃蒯聵之難追者幾及之猶不徑不竇其愚如此班固幽通賦注云蒯聵亂子羔減眉髡須衣婦人衣逃得出此大謬也

論古　十二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貌惡行美

姚旅露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則言美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家語及韓非子皆謂子羽貌美行惡後世因之莫矯其非夫以行不由徑之人而謂為行惡可乎

卜子夏為文侯師之誤

容齋隨筆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二十八年後一年元王立歷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為諸侯又二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子夏已百三歲矣為文侯師豈其然乎

國語非丘明作

困學紀聞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說楚事為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非也

論古　十三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以王孫圉為公子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楚公子圉至晉趙武子鞅鳴王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王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圉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國僑之誤

仝上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産子國之子也國語猶為公孫成子左傳謂為公孫僑胡致堂作子産傳曰國僑非也子産之子始為國氏

陶衛

困學紀聞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荊也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叔向無譏萇弘事

困學紀聞韓非子內儲說謂叔向譏萇弘按左傳哀公三年周人殺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說苑不足信

仝上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而周未分亦無周威公

密康公不獻女

柳子厚非國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柳子非之曰使康公之母而誠賢耶則直以色之害德訓誡其子足矣設以薄德不堪困而貴禍而曰必致之王毋乃嫁禍於王乎且密之亡非以不獻女故亡也左氏以彧密微之無足取者柳子非國語前後共四則文皆節錄

野人與塊

仝上晉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道五鹿野人舉塊以予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柳子非之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左氏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後得楚乎何從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矣吳語楚還

王待僕于山林之中枕其涓人疇之股以寢于地王寐枕王以塊而去之

明按子不語怪惡其惑聽也左氏之語怪也多矣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其事尤誕於經籍全無證據必當時好事者因殛鯀羽山之事因遷就而為之說耳公孫僑豈誠有是言哉

伯宗祈死

仝上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而免七年范文子卒柳子非之曰人生聽命於祝乎抑聽命於天乎使人可祝而死則死者亦可

禱而生乎蓋文子之卒適與數會非以禱故卒也

鄭人觀狀

仝上文公誅觀狀以伐鄭〻人以名賓行成公弗誅左傳晉文公過曹〻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是觀狀者曹也非鄭也左傳又曰過鄭〻亦不禮焉但云不禮而已絕無觀狀之事作國語者乃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強為之詞不足以為其非適所以增其誕耳

明按柳子厚非國語一書持論太刻信如其言是千古聖賢之書無一可讀亦無一可信也蘇東坡與江季恭

書云非國語都意不然之但乘暇著論耳其不滿人意者多矣余故採其言之近理者數條而附坡公之語於後俾學者知所去取云

孟母三徙辨

遜志集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傍軻又為賈衒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嶷乎岐嶷與常兒不類寧有戲為墟家僕非事耶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姙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然予思嘗曰孟軻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而鳳毛成寧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四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而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辨

孔子無決門事

談薈晉伐偪陽諸侯之士門焉叔梁紇決之以出今辯非

子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之關而不以力聞誤也

范張無雞黍事

同上人皆用范張雞黍事按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范式無雞黍事也

無非熊字

同上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攷之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螭非虎非熊非得公侯天遣汝師無非熊字也

陽生即悼公

履齋示兒編太史公伍子胥傳云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〻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世皆信之余以左傳攷之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陽生來（景公子）六年八月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悼公稽首又以齊陳世家攷之皆曰景公卒太子荼（左傳作舒）立是為晏（左傳作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鮑叔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鮑叔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以此觀之陽生即悼公也其伍子胥傳云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

陽生當是弒其君悼公而立壬太史公之所記於世家既如此於列傳又如彼前後牴牾所謂寔錄果如是乎

日本為泰伯後

釋史彙編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句踐滅吳之下注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乃十五世余日本國乃泰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仁山博極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至之前倭國有開先者矣、

信陵相士之識

黃陶菴集盍嘗平原信陵春申四豪中相士之識惟信陵為最平原不能知毛遂而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英其無相士之識一也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為上客於他國得一賣漿人一博徒〻步往見之卒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三人者皆當世狎侮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

漢高祖用韓信

仝上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熟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遂拜為大將此類兒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

帝不知信而知何以何之不妄而後知信之可用也劉表下者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

坐酎金失侯

同上漢有最不可解者坐酎金失侯之法也夫通侯之死國嘗竭智力與高帝定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然已異乎古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輙以此削國所坐者微而關剪功臣之後大無謂也蓋漢世封爵太多食邑既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以削之耶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準

書中則朝廷微意皦然矣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論古

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王伯厚通鑑荅問或問初命晉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通鑑何以托始乎此曰武公弒晉侯篡晉而君之凡在官者殺無赦僖王二十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於左氏傳而春秋不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

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憫周之失道也曲沃篡晉不敢自安必待天子之命而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惟晉焉依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僖王之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威烈王之命三大夫而武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終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

通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絕筆而有通鑑焉天
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始余是以著傳王之
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通鑑答問或問趙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
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氏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
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於是隳郈隳費使夫子不去魯則郈亦隳而公
室强矣夫晉之三大夫與三桓之無君一也三桓終不敢

篡魯夫子之功也趙鞅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以為董卓
之郿塢王敦桓溫之姑孰擇人以守之私其實於己也私
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損戶輕稅此特田
氏篡齊之故智耳何足美哉

智伯請地

仝上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
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
盡之還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貪
何往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
趙襄子之怨大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
跳梁於康莊奮其力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
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地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
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
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
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豫讓

仝上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而待暫曰傳謂事
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以道合則服從不可

則去賈生謂反君事仇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
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於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
胡明仲謂讓無所為而為善真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
者千古皆有死豫讓至今有耿光彼背義忘恩若唐六臣
之流亦少媿哉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仝上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
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於己設險於國二者不
可一缺王公設險以守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

亦君子之所譏也春秋戚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修德國敗之道地險不修而曰吾修德而已彼焉思啓封疆何以禦之是以五等

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於曾子故為此言然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軀楊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難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裡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脩孰大於是罃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齊獨朝周

仝上或問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韓趙魏之無王彼善於此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羣陰崢嶸而一綫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也

申不害干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仝上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柢波漫辨非學刑名法術而為慘激少恩是皆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峭直刻深然則申商之學一

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李斯以其術事二世秦之亡也怨焉英明如漢宣亦好之而以刑名為周召法律為詩書漢由是始衰故為君以法堯舜為政必遵先王之道為世不易之理也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有功於吾道甚大余甚懼後之學者效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天下之禍未已也故論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仝上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仇天下之大義也禮記

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為之平王忘仇而戍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也文侯之命無哀痛之詞聞者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然昭之為子可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帝之業昭烈得一孔明而行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植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强齊雪先君之恥而一洒之天限以位人紀以亡豈非盛闕之賢君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彼齊宣公何足以語此

屈平

事物攷辨卷之卅一　論古　北　帶經堂

仝上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是歟否歟曰通鑑於屈平四皓則削之於揚雄荀彧則取之其於春秋勸懲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一書所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名益著昔商之亡也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微子之去蓋以其忠而夫子皆謂之仁屈平之心猶是也平為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為墟故不忍宗國之傾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户亡秦亦其流風遺俗有以激之也朱子稱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哉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矣朱子綱目所稱其有功於通鑑豈淺鮮哉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仝上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伐燕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見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空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齊湣暴虐而燕伐之此復仇弔民之師也乃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於燕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向者齊人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齊以是動

事物攷辨卷之卅一　論古　北　帶經堂

天下之兵而毅不鑒焉使騎劫不代毅亦終不能定齊矣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縱二城以明仁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

秦滅周楚滅魯

仝上或問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埋人所以自毀也善惡之報毫髮不爽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文物之所萃也呂不韋為秦滅東周黃歇為楚滅魯東周亡而柏翳之秦為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為黃二盜臣亦殄

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與天地
日月相為悠久國之存亡奚與焉
秦穆公當作繆
金壘子蔡邕獨斷云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過實曰繆秦
穆公一謚繆公唐皮日休著論以為公知晉公子重耳之
賢而不立乃立惠公晉亂十五年當以謚繆為定不知此
非稱謚本意也考之史記秦紀殺將伏誅曰昔秦穆公殺
三良而死罪百里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謚秦穆
者自為秦事耳

明按應劭風俗通義亦云繆公殺百里奚以子車氏三
子為殉故謚曰繆
襄王雲雨之事
山堂肆考宋玉高唐賦序云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
高唐之觀上有雲氣王問玉此何氣玉對曰所謂朝雲也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
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
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按序中先
王乃指懷王非指襄王也至宋玉神女賦序乃云襄王遊
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則
真以為襄王矣宋洪景盧特辨其誣
應侯之誤
吳偉業春秋地里志韓詩外傳謂應為成王所封成王戲
弟以桐葉珪封之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封之王應聲而
對故曰應侯其說不經而不可信且史記言成王翦桐葉
封叔虞於唐不聞其封於應也據汲冢引書殷時已有應
國則應非成王之所封明矣應地即曾陽縣之應鄉秦昭

王以之封范雎曰應侯
風俗通義之謬
列國正俗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於艾陵還
誅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
也按史記伍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書皆云子胥諫夫差
伐齊曰越之在吳心腹之疾也越不為沼吳其泯矣齊之
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不生荊棘麋鹿
游於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以死子胥
曰抉吾目著於東門以視越之入吳也此乃子胥怨其言

之不用耳應劭謂其語出自夫差謬矣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通鑑荅問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論之詳已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然於吾於曰封建天下之公也郡縣一人之私也是故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敝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不墜别古帝王之封建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分為公天下是豈禁暴為仁義也楊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論古　十　帶經堂

赤帝子

仝上或問通鑑削去神怪之事劉季澤中斬蛇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非怪於通鑑載之綱目赤存而弗削何也曰漢高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如以奇怪則魚書狐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曰休符不於祥於其仁吾有取焉班固云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則信有符矣故之漢文帝時議用土德至光武時乃用火德尚赤之說前此所未有也赤帝之說司馬公朱子失於刪削耳或曰周德火德而有赤烏之符然於曰此今文之僞書也古文未出故董仲舒述之赤帝之說亦猶是也夫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異說若此班固異訾爲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三老仁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為耶然則斬蛇常道之事信予其誣矣

大風思猛士

仝上或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存乎何以為伯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之其心則伯者之心也昔成湯數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武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善守天下之道若此若猛士可與除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論古　十一　帶經堂

亂不可與守成秦有王翦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大子為之柔弱帝屬意於趙王如意適廢之分未定變故遍在閨門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真賢運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帝豈未之思乎且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託孤寄命非武猛者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急於用猛士而不慮其亂邦此唐太宗所以誤於托李勣也漢之大臣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耳而不能使諸呂之不王他曰平勃之謀亦幸而成耳否則漢其殆哉

問一歲决獄錢穀

仝上或問文帝問决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曰自有主者然則平為知治體歟曰為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總其事而不知者非也務其事而不簡者亦非也周公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不曰責在廷尉也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不曰責在治粟也若陳平之言極其流弊將為王衍房琯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為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問為切問陳平之對為空言

景帝

仝上或問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歐之刑名錯為御史大夫郅都甯成為中尉公卿群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傚而為嚴酷乎文景之治猶王與霸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令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旨哉

武帝

仝上或問武帝罷黜百家名然而寔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為長史主父偃學縱橫為齊相而巫蠱之禍成於江充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寔也

淮南王神仙之謬

列據正俗漢應劭風俗通義云俗說淮南王安招致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按漢書孝武時淮南王安招募方技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盡無能成獲乃謀叛逆上使宗正以符節治之安自殺安仕其派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俗耳

四皓

癸辛雜識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顯如綺里季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陶詩云黃綺之南山蓋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前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

夏未可知周樊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黄
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是為
夏黄公無疑矣按風俗通義云琴衞灝之後為劉鄭祿公
之子園其後為姓至秦為博士避難乃改為園陳留風俗
記云園公自是秦博士園庾以當居園中故謂之園公又
陳留志云園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時有園叔魏有園文
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甪同用故樂彥作祿鄭康成於禮
書甪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甪唐李涪嘗辨之大然史記
留侯世家注云東園公姓庾以居園中故以為號夏黄公

論古　古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里公甪里先生
河内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無過京師號曰覇上先生
又吳俗記云先生吳人姓周氏居五湖中
明按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孔氏雜說亦云然以為姓
周或姓庾號園公者盡屬傳疑

為原廟之非

雜助集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
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晁補之
曰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
則亦壞之而已本為複道不為原廟民已知之矣奈何復
教人主使欺百姓以是取名乎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
文之非也

薄昭責淮南王

全上淮南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丈帝令薄昭予
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
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晁補之曰厲王驕不學問未可

論古　蓋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以禮義動也昭奉君命為書切責當以天下公法懼之令
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
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昭詞
非也

田蚡許淮南王

全上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蚡迎之霸上
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
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晁補之曰淮南王
安喜名好士田蚡帷幄大臣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

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竟以雷同被誅蚡獨不及偉也

張釋之入貲為郎

仝上張釋之與兄同居以貲為騎郎十年不得調無所知名欲免歸袁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人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晁補之曰入物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閒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猶出於其間至為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大人材豈行流品之異哉後世以科舉

經術取士而不肖者衆何也以君子待君子則衆人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小人待小人則衆人趨利皆流而為小人政教在上風俗在下如此其相反也

司馬遷罪李陵

仝上韓延年戰死李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敵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欲得當以報漢也晁補之曰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卒于窮恐遷言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如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竊恐未然夫陵以匹夫陷强敵何能為耶陵勵蘇武降而不得曰嗟乎陵與衛律之罪通於天矣蓋悔之也然則陵何功耶有罪耶使陵如韓延年死則後世亦復何譏忍死而降而曰吾將有為其誰信之至於其母既誅為陵者死之可也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致堂論馬援

困學紀聞胡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也以其女為太子妃遂防未然故不復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

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武陵感認母

風俗通義漢九江太守武陵感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問其姓曰陳家女李氏曰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往依親家子感再拜長跪自白曰子感少失慈母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歸家供養以為母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蓋謂父之繼室及慈愛已者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豈有執道路之人而定省耶世間共傳丁蘭刻木

而事之今比之事豈不相似如仁人惻隱惻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毋之義耳

壽亭侯之謬

鴻書人言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凡世云壽亭侯者皆誤

陶侃非靖節曾祖

文選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明按陶元亮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與余為族句祖同出大司馬（陶舍漢高帝時人）昭明以族祖為曾祖亦失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論古　六　帶經堂

於考據矣蘇東坡書陶淵明傳云陶士行諸子皆凶暴而諸孫中乃有淡魯孫中乃有潛泰少游云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為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東坡少游不信元亮之序而信昭明之傳不可解也

陶公無折翼事

困學紀聞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公曰陶公被誣康元規為之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鵠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耳

文中子

并覩瑣言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假托實無其人非也按陳叔達答王績書云賢兄文中子悲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繼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唐司空圖皮日休皆有文中子碑文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其書不甚為人所尊仰或云阮逸增損其間理或有之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論古　七　帶經堂

唐太宗待李勣

雞肋集唐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為左僕射晁補之曰太宗知勣不貲李密國可以託孤矣顧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為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恩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貴以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耶乃以無罪出之是太宗待勣已薄而勣又無學問不能為國遠慮以致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謂一言而喪邦自古如此者

殆少獨勸事當之可也

李德裕

困學紀聞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胡致堂謂李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採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爲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録雜說不足信也

奇章之誤

井觀瑣言贊府初牛僧孺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

綽出候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三省注云牛弘相隋封奇章郡公僧孺乃其裔孫故唐人稱之曰奇章予考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閣奇章亭皆為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弘之裔稱奇章也

大范小范

升菴集宋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云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言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為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誌云仲淹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姚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

事物攷辯卷之二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訂疑

經異文

宋孫奭示兒編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明堂位曰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言公侯地方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明按已上諸說皆當以前說為正後說為非

克己復禮

示兒編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子革誦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魯論荅顏回之問曰克己復禮為仁則是據古志以告之也

志在春秋

同上唐明皇序孝經云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得之於何休序公羊傳而何休又得之於鉤命决之文也

託之空言

同上後漢趙岐序孟子曰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於太史公自叙之語而太史公又取之於春秋繁露

盍簪

顏大韶炳燭齋隨筆易朋盍簪注曰盍合也簪聚也既曰合又曰聚不已複乎愚謂簪字明明是冠上之笄何為乃以虛字釋之蓋簪是首之所戴首聚則簪合矣盍簪猶云聚首也

舜典闕文

金仁山書經表注舜典讓德弗嗣之下必有再命王文憲謂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四海困窮當在此

后皇烝辟

示兒編后繼也謂繼治之君也皇大也謂圖大之君也烝衆也謂御衆之君也辟法也謂立法之君也

校庠序皆在鄉

示兒編太史公儒林傳謂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嘗以是參之於經左傳則曰子產不毀鄉校是校在鄉矣黨正則曰屬民飲酒于序是序在鄉矣鄉飲酒禮則曰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庠在鄉矣內則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先王欲時學校遍於天下故教化行而風俗美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其証也太史公之言蓋有據矣

不疑在躬

炳燭齋隨筆少儀不疑在躬在躬服飾也謂冠履衣裳之

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訂疑　五　帶經堂

類在身者皆有常制不敢有奇邪異衣使人致疑也

不貳問

同上少儀不貳問謂一事問卜止問一事若問二事則心不專一即為不誠也

檀弓闕文

示兒編檀弓人喜則斯陶一節舞斯二字下脫蹈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云人喜則斯陶〻斯咏〻斯猶〻斯舞〻斯蹈矣人悲則斯慍〻斯戚〻斯嘆〻斯辟〻斯踊矣蓋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此豈有悲與喜之相混者乎

明按劉氏欲於舞斯猶之下增一矣字而削去舞斯慍一句然玩其文義畢竟闕而不完孫復齋之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采

示兒編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蔡〻叔之蔡此綏服之制以外皆千里也

燕居閒居

同上或問禮記篇名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不幾

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訂疑　四　帶經堂

贅乎答曰鄭氏曰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二者固有別也

句讀

同上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字絕禁凡邦之事蹕為一句言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韓文公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於句投注云投徒鬬反句投郎句讀也

其音訓同而字畫異廣韻玉篇讀揆二字去聲俱不收

思齊

示兒編以思齊名篇序詩者偶無其說釋音無所攷信直以齊訓莊似非文王儀型太姒之本意愚謂齊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文王有聖德以刑於寡妻故太姒既思有以同于太任又思有以順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齊太姒思媚周姜

無祿

示兒編不幸之謂無祿詩云念我無祿

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寤生

傳遜左傳注辨誤隱元年莊公寤生杜注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姜氏驚而惡之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氏何為惡之乎應劭曰兒墮地即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此說得之

輔車

同上僖公五年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杜云輔頰輔車牙車意以二句為一意愚謂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嘆與唇齒二物並以取譬不更明乎

藐諸孤

左傳注辨誤僖公九年晉獻公召奚齊曰以是藐諸孤杜云言其孤幼與諸子懸藐陸貞山附注曰非也蓋言奚齊卓子藐焉弱小耳

存三亡國

同上僖公十九年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杜云三亡國邢魯衛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得在其數蓋謂杞與邢衛也杜以城緣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闕也遂不數耳不知淮夷病杞已甚

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不遷將亡故存杞之功最大安得舍杞而數魯乎又薄德注云因亂取魯緩救邢衛夫因亂取魯固無此事即救邢雖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槩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

委贄

同上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注云屈膝而臣事之則不可以貳既曰質形體也愚謂質即贄也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贄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贄於翟之鼓而贄字皆作質字則質讀如字非也

明按傅氏之說以之解管子國語則確不可易以之解
左傳則不必也宜從杜

太似十男

炳燭齋隨筆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
并伯邑考武王爲太姒十男下云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此
八人當是庶出

王章

左傳注辨誤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杜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愚謂章典也若曰此王者之典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訂疑　　七　　帶經堂
非諸侯所得用也

距躍三百

同上僖公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云距躍超越
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以百爲勵其意尚晦御文莊
云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較之杜注頗爲近理
明按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百即陌謂田畔也躍卑直
跳過三條田畔橫跳過三條田畔以示其不病也與郤

文莊台

葬僖公

左傳注辨誤僖公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曰
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之甍寔以今年十一月并閏
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以緩字屬下句讀而杜氏以緩
字屬上句讀非也攜經文僖公寔以十二月甍明年四月
葬不得云緩杜氏改十二月爲十一月特遷就而爲之說
耳經書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故左氏以緩譏之若移
緩字屬上句則作主非禮爲不通矣

皐陶庭堅

同上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訂疑　　八　　帶經堂
諸杜云六與蓼皆皐陶後又十八年傳杜注八愷中庭堅
曰皐陶字也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注不知鄭又得之何
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皐陶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
羅泌曰六皐陶之後蓼庭堅之後豫說誤矣此兩說頗爲
近似又按焦循易林云離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福
履綏厚然則庭堅爲皐陶之子無疑矣胡貞山曰焦氏去
古未遠宜得其眞

三恪

春秋同異錄襄公二十五年虞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之後于陳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樂記則謂武王初封薊祝陳為三恪終封杞宋為二王後與杜氏異愚嘗攷之召公封于薊而魯地亦有祝亦又按薛為黃帝之後賈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且左傳云以備三恪則亦先封二代之後而以陳備列為三耳樂記襍出漢儒之言不足據也亦從杜

苦雨

左傳注辨誤昭公四年秋無苦雨杜云霖雨人所患苦也愚謂四時淫雨人皆苦之不獨秋也蓋農家皆云雨過白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

烈山氏

同上昭二十九年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杜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孔疏云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賈逵鄭玄皆以烈山為炎帝之號即神農也則杜氏之謬明矣

四國

炳燭齋隨筆昭公十一年是四國者皆足畏也上文但言

大城陳蔡不羹解者遂以四字為三字之誤語實誼新書有大城陳蔡葉與不郎之語始知四字實未嘗誤也左傳偶遺葉字耳世間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證者讀者不可不知先是楚靈王遷許于城父葉為寀邑從方城外以實之因大城葉事見左傳昭公九年

改玉改步

左傳注辨誤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也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既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璠璵陸貞山引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玉改行韋昭曰佩所以節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君尚在臣位則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則以為不然改玉改行與改玉改步語雖同而意則異仲梁懷之意以為季孫今為定公之臣則當改君之玉改君之步周天王之意則以為晉侯在臣位則不當改君之玉改君之行不可以彼而例此也宜從杜

子胥使齊

左傳注辨誤定公十四年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反役王闔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云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氏以避吳難按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於齊與杜氏異今以傳文攷之使於齊下曰反役則是子胥身自使齊假令子胥使人當曰使使於齊而無反役之文矣

上廉

履齋示兒編賈誼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句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注曰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無所謂上

廉矣當讀陛九級上為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題豈一特未加討論歟林鉞漢雋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不言上廉

左顧

同上前漢淮南王欽傳云迺幸左顧存恤師古曰左顧猶言杜顧

陸沉

同上唐觀延州筆記陸高地沉溺也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溺也二字出莊子則陽篇

尚書尚公主

示兒編或問尚書與尚公主二尚字同乎曰否按惠帝紀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食主文書曰尚書陳餘傳敖已尚魯元公主師古曰尚配也易曰得尚於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凡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則尚書之尚訓主尚公主之尚訓配明矣孔穎達衍璜論曰尚書以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之謬也

駑馬十駕

黃氏日抄荀子云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注云下有闕文愚謂此二句正相照應若曰駑馬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之而不止耳

消搖游

升菴集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者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真冷

升菴集真冷遺命也莊子山木篇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

汝戒之甚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曰冷曉也謂以真道曉
語爾也

道術

示兒編莊子人相忘於道術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
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謝靈運登石門詩云來人
迷新術去子惑故蹊注云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
術有序曰月令審端徑術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蓋
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當如字讀鄭音遂非也三
國袁術字公路杜詩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
乾坤皆明此意

黎苗

示兒編楊子重黎篇稱其惡於黎苗吳秘謂吳楚布其虐
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其說甚迂司馬溫公曰黎
苗民也余按黎苗二字皆訓衆則溫公之說信而有徵矣

偃蹇有數義

詞林海錯左傳哀公六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云偃
蹇驕貌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云偃蹇高貌何瓊佩之
偃蹇兮注云偃蹇衆盛貌九歌靈偃蹇兮姣服注云偃蹇
舞貌

稗官

詞林海錯漢唐林請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為威十
三師古曰稗官小官也漢志小說謂之稗說唐陸贄傳云
算稗販之緡稗販謂小販之民今本傳作稗販誤

折衷即折衝

困學紀聞戰國策蘇秦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文中
曰折衷樽俎可矣何必臨邊衷即衝也

運籌帷帳

鶴林玉露運籌帷幄史記俱作帷帳宋紹興中省試高祖
能用三傑賦一士子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攷官
以漢書作帷幄不敢取或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
記正作帷帳漢書乃是幄耳

楚歌

兩漢雋言高紀漢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雞鳴歌也師
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耳不得以雞鳴
為歌曲之名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
鳴時乎

手實

歸正集手實二字出管子書唐元稹均田奏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呂惠卿行手實法皆本諸此原無注釋蓋手常握此法之實數以取便也

明按呂惠卿獻議令人自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以為田野居民省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若不令自供手實則隱匿安肯自陳然則手實者令民手向供狀以為賦歛之實耳非上之人手操此數以取便也

閒架除陌

侯閣國導源錄唐德宗時稅閒架算除陌閒架法屋兩架為閒計閒稅錢上下有差敢匿一閒者杖六十除陌法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留五十隱錢百者沒入二千

明按閒架之法此即後世房屋稅之始也

樸買

導源錄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樸買坊務者收抵當通計坊務應得稅錢若干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後聽其自行取稅以為償名曰樸買元初亦行此法耶律楚材奏罷之

承買

導源錄宋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亦鬻祠廟募人承買

明按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之處先募人入錢于官然後許行收稅以償之其法與樸買等皆衰世之虐政也

餘糧棲畝

餘冬序錄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棲畝爭命題作詩或謂出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野客叢書云此語亦非始於思蔡中郎集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又在思

前矣春按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邕集蓋用此事而思賦之耳陶淵明詩曰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宿一作棲

無欲故靜

性理發微累周子太極圖說於主靜二字下自注云無欲故靜此語出孔安國論語注

口銘

困學紀聞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玄口銘也頤卦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許書疏語

困學紀聞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春秋正義之說也

欵器

困學紀聞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于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為是

欵識

說薈古器欵識有二義欵為陰字識為陽字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商器有識有欵商器多無欵而有識

書石鼓文後

楊東里集石鼓文鄭漁仲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弗道以為秦漢間物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石鼓雖有文字而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為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鐘鼎卣彝之屬前未嘗見稱于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石鼓非文宣物

古今釋疑岐陽石鼓凡十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夫子廟中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蔽金其字陰填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去其金置王宣撫家後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以為周宣王之獵碣者韓愈張懷瓘韋應物也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者韋應物也有謂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為証者程琳董逌也蘇軾趙明誠亦信為宣王之物所旨歐陽修獨疑之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未千歲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佑八年共一千九百十四年其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自漢以來博古好奇

之士皆畧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
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逸
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
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
明按方中復云南史裴陽人開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
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今石鼓文乃類小
篆則知非宣王時書也鄭樵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
者斷為秦鼓此說得之鞏豐曰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
賜秦襄公自此其地遂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

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然則地秦地也字秦字也石
鼓之為秦物無疑矣

瘞鶴銘非右軍書

山堂肆考瘞鶴銘刻在鎮江焦山（漢焦先隱此故名）頑石上潮落
方可手摹相傳為晉王右軍書非也據輟耕錄云華陽真
逸撰宋黃睿亦曰陶隱居書其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蓋
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也真逸豈其別號歟歐陽文忠公又
以為不類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真逸是顏況道號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複見

龍負舟

陳禹謨駢志淮南子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
人五色無主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
南史宋文帝入奉大統行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乘
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

也吾何德以堪之

事有相似

談薈史傳中事有兩處並載而相似者如吞珠治吏韓詩
外傳以為伍員國策以為張丑弓影致疾風俗通義以為
杜宣晉書以為樂廣之客抱甕出灌莊子以為漢陰丈人
說苑以為五丈夫化不孝子仇覽傳以為蒲亭長子陳元
謝承書以為陽遂亭長子羊元桃梗語土偶國策以為蘇
秦於李元史記以為蘇代於孟嘗君殺鄧析者左傳以為
駟顓荀子劉向並以為子產不入勝母之里尸子以為孔

子淮南子鹽鐵論並以為淮子邑號朝歌因而迴車淮南子以為墨子而論語攕顏氏家訓以為顏子齒剛舌柔說苑以為常樅語老子孔叢子以為老萊子告子思京亟教子韓非子以為曾子許嬰以為巫母射石沒羽新序以為熊渠呂覽論衡並以為養由基金樓子以為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西京雜記又以為揚雄著太元經夢吐白鳳三年不蜚不鳴之語史記楚世家以為伍舉說莊王而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哭泰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國策又以為棼冒勃蘇凡若此類取兩事而前後偶同或本一事而誤分兩事不可不辨也

夢筆

同上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自是才思贍逸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授之文因遒進李嶠夢人以雙筆相贈文日有名王珣為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元史楊與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以筆授之已而生與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生九歲善屬文今人但知有江淹夢筆耳

兩事相同

履齋示兒編成湯以六事自責魯僖公亦以六事自責後漢黃瓊傳

相類

同上范寗王何論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春秋時子產鑄刑書趙鞅鑄刑鼎晉束皙補亡詩六篇白居易補逸書一篇名湯征衛夫人見王逸少與書曰咄咄逼人王子敬見王景仁名脩隸行書亦曰咄咄逼人商鞅欲變秦法則立徙木之令以示信吳起欲伐秦則立移轅之令以示信趙高指鹿為馬唐高德儒指野鳥為鸞歸田錄云段維一餅熟成一韻詩溫庭筠一餅飯成一韻賦

繫解自結

聯志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又韓非子云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

皆在是以難之也

鄒文公家景公

同上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呂覽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

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茅容樂顧之

同上後漢書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南史吏部郎庾果之書性樂顧之顧之為設食惟枯魚菜俎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還乎季偉愧我非郭林宗

嵇紹戴逵

同上晉書嵇紹嘗謂齊王冏諮事會冏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卿何吝此耶對曰紹雖虛鄙忝備常伯佩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同大晰

又戴逵字安道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二事相同

斷志韓非子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而以其頭獻者淮南子齊莊王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

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鬭之知所盡死矣

射石

同上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踰衛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射之不能復入石矣比史周李遠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也

穿札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六　帶經堂

同上左傳潘尩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舊唐書薛仁貴立甲五重射而洞之

七事相同

同上漢書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彰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唐書戴胄言政事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外人莫知漢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削本草後漢皇甫嵩前後上表陳諫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也魏志荀彧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魏書陳群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晉書羊祜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詠魏武帝樂府歌

同上晉書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周書蕭詧臨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嘆咤者久之

兩事相同

同上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七　帶經堂

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南史車騎將軍王彧嘗與謝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有濟勝之具

同上世說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南史劉歊性重與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

臥龍

同上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

晃之李晉書苻堅亦以王猛為臥龍

經笥經庫

同上後漢書邊韶解弟子嘲云腹便便五經笥唐書虞世南云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北史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太常鄉牛弘稱為五經庫舊唐書褚遂良稱谷那律為九經庫

二事相同

同上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南史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

書麗書廚

同上晉書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意劉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南史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四事相同

同上舊唐書柳公權書法勁媚自成一家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高麗甚重歐陽詢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南史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賞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求書子雲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舊唐書張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新羅日本諸蕃九重之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兩事相同

同上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可謂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漢書

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

李猫有二

同上舊唐書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南唐近事李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使佞時號李猫兒

郭尖李錐

同上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又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世號為李錐

車行酒馬行炙

同上帝王世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朝夜僉載隋諸
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闊丈餘餤麄如
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炙
碓斬鱠磑蒜齏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食脫粟飯

示兒編前輩多取引脫粟飯為公孫弘事按韓子春秋晏嬰
為齊相食脫粟米不食重味則是倡自晏平仲

浮查

同上人多引浮查為張騫事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

事物攷辨卷之廿集　複見　十　帶經堂

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日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
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則是堯時事也

錦纜

同上吳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則
錦纜不始於煬帝

容膝

同上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
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亦云則容膝之謂不始於淵明

不拜单于

同上人言蘇武不拜单于攷之范史鄭衆亦然

石室

同上高朕漢末為蜀郡守設學校脩周公禮樂郡人立石
室祠之在文翁石室旁則與蜀之學不特文翁一人也見范
鑑東學記事

賜屬鏤

駢志人知吳子胥強諫吳王賜屬鏤以死按吳越春秋越
王將殺文種種對越王曰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
犬烹敵國滅謀臣亡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事物攷辨卷之廿集　複見　十一　帶經堂

文種屬鏤之劍伏劍而死是文種亦賜屬鏤也

登龍門

同上漢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晉王衍善元言惟談莊老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改
更朝野翕然謂一代龍門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園
之客及昉為憲司簪裾輻輳預晏者號曰龍門之游袁昂
在朝謇諤號曰宗臣雅有倫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
登龍門

八陣圖有四

通鑑地理通釋薛氏曰孔明八陣圖可見者有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在興元府）一在新都之八陣鄉（在城都府新都縣北十九里彌牟鎮）一在魚復縣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夔州奉節縣即魚復縣也）蔡氏曰八陣有二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今不可攷成都圖經云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南市一名碁盤市）興元志縣西亦有之則八陣凡四

名重外國

談薈才人文士名重外國者大曆中暹羅國上書乞以蕭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複見　圭　帶經堂

夫子穎士為師元和中鷄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輒辨大中四年進士馮泊登第新羅國新起高樓厚齎金帛請泊為撰記時人榮之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

六事齊舉

同上梁唐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兼舉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內外諮稟目覽詞訟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並無遺失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群羊兼成四十字詩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

事見於前

野客叢書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康頓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按以施字為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複見　圭　帶經堂

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從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觀

四事相同

胡應麟史書佔畢宋陸修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劔食器賜劉查曰卿

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器

二書淫

同上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玩典籍至忘寢食時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兩事相同

同上蜀張飛號萬人敵苻秦鄧羌張蚝亦號萬人敵楊雄草太玄經楊泉亦草太玄經見馬摠意林楊傑號無為子而楊繪亦號無為子見湛律靜金瘗子之郛前有巨後有世通分身

事物紺珠卷之廿三　複見　卋　帶經堂

之葛前有玄後有從周武與膺並著兵書並曰孫子典與衍並著書辨著書並曰鄒子

臥雪二安

野客叢書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床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絕相類至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水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披霧覩天

同上令人用披霧覩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不知此語非始於晉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覩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為爾寂寂

續筆叢晉桓溫有大志嘗嘆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溫尋卒齊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慨嘗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未幾融被收

事物紺珠卷之廿三　複見　五　帶經堂

握髮等事

野客叢書今人言吐哺握髮必歸周公不知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故〻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

化鶴二事

同上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蘇公即蘇耽也魯直次韻蘇翰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均用蘇家故事也

望雲

同上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我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於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又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知囊

趙元素雞肋史記秦樗里子號知囊漢鼂錯以辨號知囊東漢魯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知囊晉宣帝黎兵廢曹爽桓範出赴爽宣帝曰知囊往矣杜預號知囊

噀酒救火

雞肋後漢欒巴噀酒救城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

水鏡

同上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鏡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千里駒

呂東萊詩律武庫前漢劉德少修黃老術有智略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隋張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我家千里駒也齊武帝謂袁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名昂字千里

魏曹休太祖族子天下亂宗族各散去太祖舉義兵休乃歸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我家千里駒也見待如子後漢趙熹有節操更始之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前席

騈志史記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都之前於席也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半夜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思子宮思子臺

同上漢書武帝既知戾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冤上遂族滅江充家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
湖天下聞而悲之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幃蓋飛
裂惠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訟
焉

搖山王彩搖山徙則

同上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等博採古今
文集摘其英辭麗句以類相從共五百卷名曰搖山玉彩
上之唐書裴光庭為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徙則維城前軌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木　　帶經堂

二篇獻之明皇詔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
諷意

明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
長琴

我家任城

同上南齊書世祖嘗幸鍾山長沙王晃從駕以馬矟刺道
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
之應手便去太祖嘗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
曰威梁書廬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

命中高祖嘗嘆曰此吾之任城也

明按魏志曹彰與叛胡戰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大破之
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

七世同居

同上北史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一百九
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鄉里嘆美標其門閭又郭世
儁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穆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
時人以為義感之應

夫妻相敬如賓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花　　帶經堂

同上左傳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魏畧常林少單貧非手
力不取之於人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
林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七貴有二

歸雲集漢西京七族史霍上官王趙丁傅也時稱外戚七
貴又隋有牛弘蘇威宇文述張瑾裴蘊虞世矩裴矩時稱
選曹七貴

三少有四

同上晉阮裕稱王羲之王應王悅爲王氏三少唐李嗣真劉獻臣孫昭皆少有名時號三少北齊李師盧公順崔君洽亦號三少又石悉石憑石悠兄弟號橘林三少

八達有三

同上　諸葛誕等號八達又晉畢卓等號八達又司馬懿兄弟八人俱以達爲字亦號八達

二龍四龍五龍

同上漢劉岱劉繇許靖許虔皆號三龍唐烏承玼烏承思南唐徐鉉徐鍇亦皆號二龍李氏兄弟亮叔訓秀號四龍

而房氏兄弟豫坦遂熙亦號四龍汝南先賢傳周氏五子子輿子羽子仲子明子良號五龍而公沙穆五子紹孚恪逵樊宰氏五子攀鑒嶠竇迅以及燕山竇氏五子皆號五龍

六龍七龍八龍九龍

同上　卞粹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號六龍而溫泰兄弟六人最知名亦號六龍陸微兄弟七人號七龍而崔微兄弟七人亦號七龍荀淑子八人號八龍比之高辛八才子而崔琯兄弟八人亦比荀氏八龍又賀　仁兄弟劉知幾兄弟伏羲兄弟各八人皆號八龍後魏崔杼兄弟九人皆長瑜子也號九龍而北齊王昕同母兄弟九人皆醞藉亦號九龍

二鳳

同上北齊崔稜與弟仲文號二鳳而隋之魏景義魏景禮亦號二鳳

三虎

同上漢賈彪兄弟三人號三虎而陸華兄弟三人並有才名亦號三虎

李杜

同上稱李杜者四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唐李白杜甫

蘇李

同上稱蘇李者三漢蘇武李陵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乂

二馮

同上漢馮野王字君卿弟立字聖卿相代爲上郡太守民歌大馮君小馮君時稱二馮而唐之馮宿馮定亦稱二馮

二劉

同上劉氏兄弟齊名者有十二人隋有劉焯劉炫唐有劉
懿之劉禕之又劉胤劉翔宋有劉敞劉攽又劉靖之劉清
之又劉崘劉炳俱稱二劉

二吴

同上世說吴坦之吴隱之世稱二吴而吴通微吴通玄兄
弟並為學士又吴育吴充並有才名皆稱二吴

兩龔

同上楚人龔勝龔舍並著名節史記作兩龔傳而龔夫龔
大壯亦稱二龔見小學紺珠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廿二　帶經堂

二王

同上晉王戎王衍善清談時人語曰二王當年羊公無德
而羲之獻之書法亦稱二王又梁時王銓王錫亦稱二王
謂之王昆金友

二孫

同上孫謙孫廉號東莞二孫而孫何孫僅亦稱二孫

二陸

同上陸機陸雲稱二陸而陳時陸瑜陸琰後魏陸暐陸恭
之俱稱二陸

三王

同上稱三王者唐王璵王珣王璠宋王安石安國安禮又
王回王向王冏

三范

同上稱三范者范純仁純禮純粹而范鎮子百福百祿子
祖禹亦稱三范祖禹詩云玉堂三世見名題是也

三張

同上稱三張者張嘉貞延賞弘靖三世宰相時號三相張
家而張洼張齡張休前後牧洪州號洪州三張又晉張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廿三　帶經堂

載字孟陽張協字景陽張亢字季陽時人語曰二陸入洛
三張減價

三薛

同上稱三薛者河東薛收薛德音薛元敬而薛宗薛榮薛
兼亦稱三薛

五竇

同上宋有五竇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參知
政事偁補門僖此五人皆諫議大夫禹鈞之子唐亦有五
竇國子祭酒常司業牟容管經畧群婺州刺史庠武昌節

度使犨此五人皆左拾遺叔向之子

史同文

示兒編蒯通為漢言之則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蘇世長為唐言之則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狄仁傑為張光輔言之則曰一越王死百越王生房琯為張光輔言之則曰一國忠死一國忠生衛青在位淮陽寢謀漢章慶忌之語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常處厚公孫之語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項籍思歸之語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漢武為朱買臣言之也前漢貢禹曰冠一免其可復乎

晉司馬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路溫舒尚德緩刑書獄議不入刺木為吏期不對晉宣帝紀死諸葛走生仲達唐明皇錄曰死姚崇算生張說

事物致辨卷之二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乾象

堪輿

玉海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堪天道輿地也

明按黃帝堪輿習天文地理者亦謂之天老見周禮疏

後代有作堪輿者非古數也

九垠

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為天九天之際曰九垠銀九天之外曰九垓日月謂之兩曜五星謂之五緯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天河謂之天漢

九野

呂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九霄

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黅霄紫霄練霄霄也

六氣

天中記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杜預注云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三垣

通攷天有三垣紫微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大角左太微在大角右

明按天有三垣中元宮曰紫微垣為宮室之位上元宮曰太微垣為朝廷之位下元宮曰天市垣為明堂之位太微者帝日一臨之天市者帝歲一臨之紫微則帝朝夕在焉

五帝與天皇大帝有別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紫宮又有五帝內座何也曰五帝常居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又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岳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也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微中宮天皇大帝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官祀五帝也

明按此五帝乃五行之神非上帝也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其實一而已矣詎有二乎

渾天

博物典彙從來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所謂蓋天者即周髀之說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

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蓋以日在南為晝在北為夜也所謂宣夜者絕無師承惟漢郗萌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衆星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所謂渾天者言天之形狀如雞卵地居天中天包地外猶卵之以白裹黃剛氣圜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孤懸虛空而無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空不墜亦以此人但知大地之上有虛空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葛洪釋之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現半隱以儀準之

其現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晉天文志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明按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有其術而無其傳惟渾天之說最為近理故歷代之言天者多用之

渾天儀

博物典彙渾天儀古亦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

之所在即璇璣玉衡之遺法也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在外曰六合儀在內曰三辰儀最內曰四遊儀元郭守敬又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而測天之法愈密至今猶沿襲之

七政辨

容齋隨筆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注云日月五星也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又云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天文地利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日月五星皆隨天左旋

荊川稗編蔡氏書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麗天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卻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張橫渠曰天

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明按吳草廬曰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值之處算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同行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而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及耳又按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余向作補七月承篇辨日月隨天左旋引張橫渠朱文公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為証詳盡無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於左股注馬融王肅當

服字作般云旋也曰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後世之辯也

天漢

通攷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天漢即天河蓋天一所生凝氣而成者天所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漢中星多則水星少則早

赤道黃道

通攷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南紘而北昂去地各三十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

明按漢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即黃道也亦曰光道日道居中月與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黃色之中也月之行凡有九道青朱白黑各二皆兼黃道而言博雅云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二度中夏至南從朱道二出黃道南交於七星四度中秋分西從白道二出黃道西交于胃十二度中冬至北從黑道二交於虛二道中四季之月還從黃道故曰月有九行也吳興沈氏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而曆家不知遂以為實有九道大可唉也

日月十二會之次

劉仲達鴻書日月之行一歲凡十二會為子十二月為玄枵丑十一月為星紀寅十月為析木卯九月大火辰八月為壽星巳七月為鶉尾午六月為鶉火未五月為鶉首申四月為實沈酉三月為大梁戌二月為降婁亥正月為娵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亦謂之十二辰

明按辰有二說堯典日月星辰注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注又云日月星為三辰

朓朒

尚書大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他了反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女六反

日月食

日知錄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

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矣陸文裕公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筭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月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万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

交食之故

古今釋疑日食之見於詩書者惟夏仲康五年周幽王六年皆朔日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晦日食七夜食二二日食一公羊以為二日食七晦日食二左氏以為二日食十八晦日食一是日食不獨朔日矣漢惠帝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食景帝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食是又不獨晦日二日矣凡此皆曆家之誤也夫日食以朔猶月食以望有朔望而不食者矣未有食而不以朔望者也其故何居蓋日食由於月月食由於地日大於月而月小於地日高於月而月近於地也日行黃道一日一周天月道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相距遠者六度零三分如兩環相交其相交處自內出外曰陽曆口世謂羅睺亦名龍頭自外入內曰陰曆口世謂計都亦名龍尾月行每日遲日十二度凡行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五分九十三秒而與日會曰合朔如及於龍頭或龍尾是謂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月過日下則日為月掩是為日食若徒南北同度而不在龍頭龍尾雖合朔不食也月則借日為光距日一百八十度而正與之衝曰望月行近於

龍頭或龍尾地居日月之中則日光不能照射於月是為月食若相對不在龍頭龍尾雖望不食也望或十五日或十六日而合朔乃所以定一日也朔日不交且不食況晦日二日乎又況先晦一日乎使晦日食即當以晦日為朔二日食即當以二日為朔晦日食必前月當小而未小之誤二日食必前月當大而未大之誤此無他拘於平朔而不知定朔故耳（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為朔也定朔者或月二小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為朔至傳仁均造戊寅曆始用定朔李淳風猶主平朔則非矣）至於當食不食非盡推算之失也蓋日食不同於月食月食見月即見之日食有

不見不見遂以為不食耳漢元帝永始元年九月日食四
方不見京師獨見二年二月日食京師不見四方皆見由
於日大月小惟日下之人見其食即食既尚有不見處也
豈果不食哉昔人云南史書日食三十六北史書日食七
十九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以為失在
史官然安知非各書所見乎而文公綱目或從南史或從
北史魏道武帝神麚元年十一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
為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亦日食則不書齊高祖建元二
年九月日食則書之北史是年為魏孝文太和五年七月

赤日食則不書太和十八年五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
為齊文帝建武元年十一月亦日食則不書周武帝天和
六年五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為陳宣帝大建三年九
月亦日食則不書揔緣不知交食之故耳

日夜食

吴萊與黃明遠第一書畧云春秋莊十有八年三月日食
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穀梁於是有夜食之說鄭康成
信之范甯信之胡氏信之子固不敢以不信也子嘗推鄭
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
次日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
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
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日始出
而虧傷未　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
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
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
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奇以日之縮用月之遲退以及之
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
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

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
日之既入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
衆星無光蓋衆星托日以為光者也世之登太山者夜半
觀海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也於此而或食又安得不曰
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
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
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
言月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月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
況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是經雖未明言日之夜食吾

以天運考之則知日之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

當食不食

朱子語類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天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人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望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

日而月為之食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否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而為非常之變矣

朝日說

唐柳宗元朝日說曰柳子為御史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朝日而已今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夕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鄭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多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

日遠近

宋丘光庭兼明書曰列子曰孔子出行逢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一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

非近大而遠小乎其一曰初出遠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涼日中熱非遠涼而近熱乎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居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涼日中熱者初出之時中國在日之西故涼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豈有孔子之聖而不知日之遠近者乎以其輕問故不答也

十日之謬

朱子楚詞辨証屈子天問云羿焉彈日彈音射也烏焉解羽洪

注引歸藏云羿彈十日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
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遞
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
十日本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注者
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
信之可怪也

日行千里之謬

楚詞辨証王充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
地之間狹亦甚矣此充之陋也

三足烏之謬

春秋元命苞云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
者陽精也淮南子云日中有踆烏者謂三足烏也山海經
云暘谷上有扶桑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
明按王充論衡云日者火也烏入火中焦爛安得而立
是三說皆謬也

桑榆

淮南子曰西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
明按光武勞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桑榆蓋
言晚也

日光異名

初學記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
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于東謂之反景在上
曰反景在下曰倒景

兄姊

歲華紀麗春秋感精符云人君日月同明四時含信故父
天母地兄日姊月

羿妻奔月

顧起元說畧月中嫦娥之說學齋佔嗶嘗論其妄曰漢志
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
俄毛詩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
玄經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陂以是例之儀俄二字太是一
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後人轉儀為娥已足怪矣羿妃竊
藥之說因而附會更可笑也
明按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
為月精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
奔月皆誕說也

蟾蜍桂樹之誤

說畧淮南子云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又曰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其空處乃海水影其說近似有理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酉陽雜俎云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月乃七寶合成紛紛之說誕妄不經不足深辨

遊月宮

癸辛雜識開元中八月望明皇與中天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中見一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嵳峩若萬頃琉璃之田有素娥十餘人乘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

音樂清麗遂歸作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為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為過潞州城而有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録則以為幸廣陵事數說不同要之皆荒唐之語不足問也

桂子

初學記唐垂拱中天台桂子落十餘日白樂天詩曰遙想吾師行道處天台桂子落紛紛

明按月中桂子今江東諸處至四五月後多於衢路得之大如狸豆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落也

天地日月

欽天監光界揔星圖周天計一百七萬九百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地二十三萬三千五百里其厚三萬里日闊周二千二百六十二里徑七百五十里每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闊周一千八百九十里徑六百里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計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過周天以與日會合

五星歲差

同上歲星徑一百里平行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

二歲一周天熒惑徑一百里平行二日移一度二月移一宮二歲一周天填星徑五十里平行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歲一周天太白徑一百里平行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一度計二千九百三十三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之三百六十二一次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一秒二十五微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地下二百五十里配合天上一度歲寔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是謂歲差

太一

日知錄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曰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鄭玄注易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山堂攷索漢立泰乙祠郎甘泉泰畤也唐謂之泰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大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八卦之宮中央次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于西南郊而祠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明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第一星主月謂之前星太子也第二星曰太一主日帝王也故曰太乙如人主兆極如帝都

五星遲速

天文志水流速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火三月而跌故二歲木十二月而凋故十二歲土博厚不遷故二十八歲周天之遲速如此

五星

通攷歲星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填星曰中央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之思為政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明按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兒童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占

啓明長庚為二星

升庵集嚴氏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遂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毛傳一星或傳寫之誤耳元注二星也

金水附日

古今釋疑金水與日共一天蓋日如車輪之軸居中旋轉

金水二星如輪之輻周圍循行輻隨軸轉故日之轉也金水或隨而前或旋而後一前一卻勢所至也逆則返於日之上順則趨於日之下遲留則行於日之側人止見其或順或逆或遲留而不知其自上往下自下往上也在上則疾在下為尤疾遠日則見近日則伏時其常耳然二星均為遶日而其周則循不同者何水附日近相距二十三度零二十四分度少環日周一百四十三度零九分其行速一百一十九日九時四刻零三分遶日一周金離日遠相距四十七度其度多環日二百八十七度半其行遲五百七十八日八時三刻八分遶日一周故金之遶日一周水已遶日五周矣

太白經天

漢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主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晝見午上則為經天

金虎

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張平子賦始於宮鄰卒於金虎注文選者不知引此而安為之說何也文選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昌子為鄰堅若金石惡若虎狼卒以此亡

景星

白虎通義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王充引爾雅以辨之曰四時氣和為景星則以景星為非星矣

明按四時氣和為景星者言氣和則景星見爲非謂和氣即景星也然則爾雅不誤讀爾雅者乃誤耳如謂景星非星則卿雲亦非雲乎以為星者是也

靈星

事物原始漢高八年令天下立靈星祠為祈穀也按周制仲冬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則非漢始祀之矣

明按蔡邕獨斷云風伯神箕星也雨師神畢星也明星神一曰靈星火星也亦曰龍星后稷植百穀以利天下故祀此三神以報功也

星宿

搜採異聞錄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當讀為本音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宿也其義昭然

明按馮永卿曰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義今音秀非也漢劉熙釋名

亦云宿宿也

河鼓即牽牛

馬永卿嬾眞子河鼓即牽牛也今分而為二則失之矣爾
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注云荊楚人呼牽牛為檐鼓蓋此星
狀如鼓左右兩星蓋檐鼓之狀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古詩黄姑織女時相見黄姑即河鼓
吳音訛

牛女辯

猗覺寮雜記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也織女三星在牛

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婦之賤稱詩
人往往以織女為女星非也攷之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
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為界須女一名婺女在牛西不
在東亦不隔河但牽牛婺女為二十八宿之一而織女非
宿中星也

長星為慧屬

唐書大曆七年十二月丙寅有長星見於參下其長亘天
長星慧偽參唐星也
明按爾雅慧星為欃槍欃槍形如掃帚即旄頭星也見

則有近患

五星聚東井辯

青箱雜記崔浩集術士攷校漢以來日月五星行度以示
高允允曰金火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高帝入關時日
旦尾箕昏沒於申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
史官欲神其事耳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以前三年
會於東井在二世末年非漢十月也

五星分野

天文志歲星主太山徐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荊塡星主嵩

山豫州大白主華山梁雍益辰星主當山冀幽并

南極

呂東萊詩律武庫晉天文志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
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故詩有南極老人應
壽昌之句

南斗

稗史彙編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

星數

見界總星圖星總計二百八十三座通計一千四百六十

四星外微星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以應萬物之數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乾象

二十八宿

天文攷東宮之宿心為明堂有三星中大星天皇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欲明忌直房四星為府曰天駟王者祠之為馬祖大角者天王帝庭君象明潤天下大同其旁各有三星鼎足居之曰攝提大臣象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

四星為疏廟外朝也明大則臣庶同寧氐四星曰天根為天子露寢聽朝所居尾九星為九子均明則後宮叙多子箕四星為敖客曰口舌星大明直則君無讒間木守之則有口舌南宮之宿南方赤帝其精為朱雀東井八星為水事主水衡月宿井有風雨變與鬼五星為鬼祠事中白為質主喪死祭祀明大穀成柳八星為鳥注主草木明吉暗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頸朱鳥頸也員官喉也物在喉故主急張六星素為廚主客觴主天廚飲食占與柳星同翼二十星為羽翮主遠客明大禮樂興則天下兵起從軫四星為車主風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西方之宿奎十六星曰封豕為溝瀆明吉暗凶五星犯奎樞臣擅命婁三星為聚衆搖動兵起胃三星為天倉明則五穀豐登昴七

星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昴為天之耳目主兵人主喪）畢八星為罕
車為邊兵（明大天下安為天之雨師）參三星為白虎小三星隅置觜觿
為虎首主葆旅事（金木守災起）北宮之宿危為蓋屋（有屋象主天子所居之宮室）
虛二星為哭泣之事（火水金犯之凶）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
道下有東壁二星主文章南斗為廟（北斗之宿以夏秋見於南方故為南斗）
牽牛為犧牲（又名河鼓星又名黃姑星）婺女四星其北三星曰織女天
女孫也

三光

玉海禮記鄉飲酒注云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

乾象　二　帶經堂

事物致辨卷之卆五

辰焉正義曰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
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
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

中國配牛女

釋史彙編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為疎誕中間
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
北不過綿亘三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
之大若以理言之僅可配牛女二星而已

分野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分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女揚
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
參益州東井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堪輿家玄
枵為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
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
沉晉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訾陬衛之分

明按鄭樵通志畧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牛

乾象　三　帶經堂

事物致辨卷之卆五

女下十二國月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為南瞻部
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
文獻通考云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之
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州雖可言東
南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瞻部州之說異矣且北
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於角星書以為一主秦二主
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
次舍在畢星書以為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
東南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然則

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此二星初未嘗屬乎牛女也謂牛女專主華夏可乎

▫四宮星

鴻書東宮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宮之星井鬼柳星張翼軫其形如翼鳥故曰朱鳥西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婁胃昴畢觜參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北宮之宿則銀海之屬斗牛女虛危室畢有龜蛇體故曰玄武

堯典中星

方中履古今釋疑中星者日初昏時南方正中之星也中星無刻無之特向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之位為便耳堯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虛仲冬星昴蓋二分二至昏之中星也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位各以其時見於南方天傾西北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攷中星定四時之法也

尚書中星與月令不同

陳祥道禮書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

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邇於天故新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宵中星虛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日短星昴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月令正月昏

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

明按古今釋疑曰堯典中星惟舉四仲月令則十二月

備舉之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并求之旦而必攷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可謂詳矣然以四仲昏中考之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牛中冬昏壁中則與堯典不同鄭氏曰月令舉月本也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其昏旦中星亦皆如此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中星但舉大略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夾漈鄭氏曰堯典以午為中月令以未為中此皆強解也宋之冬至昏中亦在壁又何以解耶三山林氏朱子蔡氏乃取歲差之說以釋之履按李肇國史補曰知歲差之法則古今中星之不同可坐而判蓋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故今歲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是以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斯道且與（漢志載黃道北至井南至牛東至角西至婁晉志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強南至斗二十一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則云春分交奎五度多秋分交軫十四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二度）昏中安得如初乎

自堯甲子至秦莊襄王六年凡二千二十八年堯世月

令之不同也固宜今之中星又與月令異矣須知星本動移躔度自改尚不獨歲差之故今之冬至中星已在室中安知數千年後不至危虛乎

豐隆屏翳

玉海歸藏以豐隆為雲師郭璞注穆天子傳則以豐隆為雷師或云雲師屏翳也洛神賦曰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

雷霆

穀梁傳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

明按張南軒集曰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聚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為雷霆此天地間之義氣也

霓霰

古學彙纂劉向曰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霓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曰霓者陰脇陽也霰者陽脇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石尤風

藝林學山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詩云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又引戴叔倫云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意其為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鄠風未則鄠石楊文公詩亦作鄠石鄠風惡客心愁余謂石尤之尤作鄠字殊勝

風陵

水經注函谷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亦曰風塠

八風有兩說

續博物志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又呂氏春秋曰東北曰炎風亦曰融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八節之風八方之風皆曰八風兩說俱通

明按禮記疏曰服虔以為八卦之風為八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

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

颸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颸風颸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六七月發未至時三日雞犬為之不寧一曰懼風言可怖懼也

明按今人讀颸字作貝音者非

孟婆風

北史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士秀曰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曰孟婆

猶郊祀志以地神為太塭也

曀霾

釋名陰而風曰曀曀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風而雨土曰霾霾晦也言物如沉晦之色也

慶雲

通志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亦曰景雲

南雲

升庵集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謂江總詩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為始非也陸機思親賦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蓋又先於江總矣

青雲非仕路解

升庵集史記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後世者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京房易占青雲所覆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阮籍詩抗身青雲上網羅孰能施李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

山雲

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水雨雲水波

山帶

廬山記天將大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

隸雲

兵書隸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頭蜀雲如倉囷其氣各異也

慶雲

唐李石續博物志雲五色為慶三色為矞或曰外赤內青為矞

雲物

天文攷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雲有五色以二至二分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黃為豐鄭左氏所云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者也何謂祲象氣為祲形為象也

液雨

瑣碎錄閩俗立冬後遇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謂之出液

得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雨而蟄又謂之藥雨林公弁詩
云液雨初生小閣寒與荊楚歲時記小異故并録之

舊雨

江林芳詞林海錯杜少陵云臥病長安旅次多雨尋常車
馬之客舊雨来今雨不来

風師雨師

尚書疏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白雨硬雨

何孟春餘冬序録陝西臨洮間雨雹皆言白雨硬雨無言

雹者

稷雪

元周塞浩然齋視聽抄毛詩先集維霰注云霰稷雪也或
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米若雪云爾

天弓

侯鯖録天弓即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為虹暗者為霓

紫蓋黄旗

雲谷雜記薛道衡隋高祖頌云誅黄旗紫蓋之氣恃龍蟠
虎踞之險維知紫蓋黄旗為氣終以未得所恃為恨一日
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紫蓋黄旗見於牛斗之間
江東有天子氣于是釋然自知讀書不厭多也

金枝玉葉

唐韓鄂歲華紀麗史記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
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作華蓋

玉帳

雲谷雜記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
人注云玉帳兵書也後来博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
帳經一卷而已不知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

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黄帝遁甲
以月建前三位所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主將居之
如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
主將之帳在戌也

五際

西漢雋言翼奉傳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也孟康曰詩内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際
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故之政也

陽九百六

捜採異聞錄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具名有人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数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

明按漢書音義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共四千五百六十八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度陰厄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曰百六之會

三厄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乾象　十四　帯經堂

漢書翟義傳危亂漢朝以成三厄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辨

宋張世南遊宧紀聞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共三百六十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数至来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也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数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度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遅二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遅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期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明按此論發人所未發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乾象　十五　帯經堂

曆元

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

明按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周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建丑為正者則以鷄鳴為朔

氣盈朔虚

後漢志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

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筭之共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於日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之共少五日餘矣合氣盈與朔虛而閏生焉

明按黄氏曰日躔者日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爲一歲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

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爲一月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有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也

十九年七閏

古今釋疑履按置閏之法大約經三十三月左右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二十九日有奇乃合一閏前閏距後閏亦必三十三月左右今蔡氏拘於五歲再閏之文僅滿五十四日有奇使豈二閏安有此理而書傳旁通及纂說乃云五年再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甚矣夫閏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豈人所可移前移後強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乎況閏月必覩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乃爲閏月若強借下年之日則所閏之月固不能無中氣矣蓋五歲再閏必前月在正月至四月故閏一年便滿三十三月若前閏在五月

至十二月須間二年方滿三十三月必六年而後再閏所謂五歲者舉其概耳十九年七閏則定數也五歲再閏者言前閏去後閏或間二年或間三年蓋五歲之中有二歲閏非自積閏之年數起也

里差

稗史彙編中國月之裁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才一舍許而交州遇生明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非里差之所致耶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明按博物典彙云月與五星之行擬以日之行為推驗故齊七政莫先步日而步日莫先分野元郭守敬測景之所二十有七日晷漏刻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丁為異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若是其不同也燕都分野為尾箕金陵分野為斗　若執明初長短之度而不計道里以定日影則所差必多矣故宜首定分野以道里之偏正遠近而測景之尺寸度步日可以無差矣

歲差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乾象　文　帶經堂

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曆日躔與堯典月令不同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太初曆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詳也晉虞喜始覺之曆家祖述其說自唐堯至漢自漢至宋冬至日躔各各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得天甚密不可廢也然當攷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曆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行詳考三家而知劉焯之尤近遂以大衍曆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又不若本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為最密也

置閏

群書備考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餘也積二十四氣筭之是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乾象　未　帶經堂

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於日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之是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

正朔

群書備考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三正之建群議頗有異同漢孔安國鄭康成則以為周人改時與月，以冬為春以十一月為正月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蔡九峯以為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

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寛則遠宗漢儒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然則將安所折衷乎曰漢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繫時繫月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時未遠也故斷以十一月為正月而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迎寒季春出大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禮乃漢儒附會不必援之以為據也以經文考之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冬至乃其時也昭公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謂周人不改月則冬至

乃在春二月乎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驗於禮經者也豳風謂七月流火十月改歲此又可考於詩人者也若易之臨曰至於八月有凶程子目為建未之月六月正得其旨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時學者不信孔子之筆而信附會之書不信大儒之言而信紛紛之論亦惑矣且以曆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鶉尾今以推曆若不改月自應食在十月矣天道豈有誤而聖經豈有誤耶後曹叡改正建丑遂以十二月為正月雖行之不四年然未聞其不改月也武后改正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行雖之不九載然亦未聞其不改月也今乃謂周人建子特以此為正朔之月而非以此為正月何其謬耶

明按魏鶴山先生正朔考力排漢儒而崇蔡氏明周洪謨從而附和之以為周人建子特以此為正朔而非以為正月今觀了凡先生備考始知周人改時改月為萬世不可易之定論

溫泉寒火

癸辛雜識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之曰陰能順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爨則沸而為熱物火為水沃則滅矣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又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耳目所未及遂以為無耳

明按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然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

金生水

方以智物理小識或問金何以生水老生宿學不能解也盧舟子曰金石同體五金八石互相為用石則生水矣精為金玉毒為礬砒凝色而為丹青化液而為鉛汞知石之生水則知金之生水矣

氣為水母

鮑魯齋天元發微云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

明按七修類稿云五行之性惟金生水為難明殊不知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而星為氣之精石為氣

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又天文志以星動搖為風雨之候石津潤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

氷臺

物理小識爾雅艾氷臺郭注邢昺未嘗言取火之事陸農師乃引博物志云削氷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故名氷臺焉

溫泉

物理小識南康郡志遠公硃砂泉詩云一崖高拂白雲邊下有硃砂如大焦已是氣蒸千里煖如何潤石溜溫泉天下溫泉十三處以硃砂泉為上硫黃泉為下

陽燧陰燧

歸正集周禮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古今注云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以艾承之則得火方諸陰燧即大蛤也拭之令熱以向月則津潤而水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歲華

八節

山堂肆攷一歲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七十二候

山堂肆攷五日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有七十二候

二十四氣

仝上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氣即節氣如立春為正月節之類是也每一氣計一十五日

月陽

爾雅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是謂月陽

月名

爾雅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月名

青陽

唐韓鄂歲華紀麗爾雅云春為青陽謂萬物生也

雲成白鶴

仝上易說曰春有白鶴之雲

十三月

宋趙與時賓退録後漢陳寵傳曰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又牛弘傳云今十三月不以黃鐘為宮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也

明按唐賈公彥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

首歲

兩漢博聞蕭望之傳首歲師古曰首歲歲之初謂正月也

三元

玉燭寶典元日曰三元謂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也

明按漢書孔光傳注云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四始

山堂肆攷正月一日為四始謂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也

磔雞斬羊

宋書歲朔縣官斬羊置其頭於門又磔雞以祠之俗說以厭厲氣裴玄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日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嚙百草雞啄五穀故磔雞斬羊以助生氣

人日

歲華紀麗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四日為猪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以陰晴為豊耗正旦畫雞於門七日鏤人於金簿

明按人日鏤金簿為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鬢起自晉代賈充妻李氏故唐人謂人日為人勝節

上元

道書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元

青藜

劉向外傳上元夜人皆游賞惟劉向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火照向王介甫和劉貢父上元詩云不知太乙游何處空把青藜獨照君

放夜

唐韋述西都襍記今西都京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勅許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

祭戶

荊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正月望日祭門戶先以柳條插於左右門上乃以酒脯飲食豆粥糕糜祭之

耗磨日

朱章淵藁簡贅筆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是日必飲酒如今之社日官司不開倉庫

春分

山堂肆考成周挈壺以百刻分晝夜至春分則晝夜各五十刻而晝夜平分陽之中也乃二月之中氣也

提月

歲華紀麗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提月者何逮是月晦日
也何休注云提月邊也在是月之盡魯人語也

社日有霜必雨

雞肋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霰旣果大
雨

明按社無定日春社常在二月秋社常在八月自立春
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如戊日立春立秋
即日不筭

重三

野客叢書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
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三月三日詩云暮春三月日重
三又曲水侍宴詩云三月日重三此可據矣

寒食禁火

荊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禁火據曆書合在清明前二日又云去冬至一百六日

明按俗傳寒食禁火之說起於介子推者非也琴操曰
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
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
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三月五
日不得舉火琴操所云即子推也後漢周舉移書子推
廟魏武帝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禁火起于子
推然考之左傳絕無此說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中
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出火故也然則禁火乃周之
舊制豈為子推而始設乎又考劉向說苑云晉文公出
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
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
舟之僑陳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

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遂歷階
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其身誦甫田之詩說苑所云與
左傳介子推事畧同亦無被焚火之說但介子推一人
耳琴操以為介子綏說苑又以為舟之僑則傳聞之異
也當以左傳為據

上巳禊飲

山堂肆攷續漢志曰三月上巳日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
上

明按三月節後巳日為上巳月建辰則巳為除日以除

不祥也故又曰上除又曰元巳

流觴曲水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居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死一村以為怪乃携酒至東流水邊洗滌去災因水流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此帝曰若如所說便非嘉節也尚書郎束皙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霸諸侯乃因立名曲水　漢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七　帶經堂

相沿為盛事帝善之賜金五十斤

明按上巳祓除有數說沈約宋志謂祓除起於郭虞蔡邕章句引暮春浴沂之事以當之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愚意當以韓詩為正束廣微之言特屈曲其詞以對君耳

上巳不專用三月三日

野客叢書漢書八月祓於灞上故劉楨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陳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用八月十四日固知漢人上巳不必三月三日但用巳日而已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明按搜采異聞錄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固知上巳重陽俱無定日

清明

歲時百問萬物生長此時清淨明潔故謂之清明

正陽之月

歲華紀麗四月為正陽之月謂陰氣未作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八　帶經堂

明按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正謂四月不然也正月謂四月陽月謂十月左傳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惟正月之朔慝未作蓋夏之四月建巳乃周之六月也是時純陽用事陰氣未起故曰正月又詩正月繁霜傳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十月為陽者所謂歲月陽止是也

立夏小滿

孝經緯穀雨後十五日斗指東南為立夏後十五日指巳為小滿

古人名節之意

馬永卿嬾真子錄二十四氣皆可解獨小滿芒種不可解蓋小滿四月節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人周禮稻人注曰芒稻麥也至芒種時麥始可收稻過此則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深矣哉

梅雨

歸正集瑣碎錄芒種後逢壬入梅前半月為梅雨後半月為時雨夏至後逢庚為出梅又埤雅云江南三月雨為迎梅雨五月雨為送梅雨

養日養夜

湘烟錄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養日日長永也養夜若日之長也

明按昭明書云養日養夕差得從容本此

麥秋

野客叢書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為秋至百穀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胡廣生

世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惡之盛胡蘆棄之江中居人見之收養以為己子托胡蘆生乃姓胡

分龍

埤雅五月雨謂之分龍雨一曰隔轍雨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

三伏

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

明按晉志釋曰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

庚者金也故曰伏

七夕用六日

容齋隨筆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云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而始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乘槎非張騫

宋周密癸辛襍識按張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張華博物志曰天河與海通有人賫粮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飯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

問嚴君平知之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竟指為張騫也及梁懍作荊楚歲時記乃云張騫乘槎見織女牽牛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自唐詩人皆用之雖老杜用事不苟亦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益沿習之誤也

明按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子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遂謂織女嫁牽牛其說俚而不經詩人沿而習之不知其謬皆誘人之見也又淮南子曰烏鵲填橋而渡織女使織

女果有渡河之事何待橋乎紛紛傅會之談悉本諸此學者不可不辨

釋氏誕生

謝承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於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八月端午

容齋隨筆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秋分

山堂肆攷秋分晝夜各五十刻而均分陰之中也乃八月之中氣也

小重陽

山堂肆攷歲時記重九日必燕享高會後一日復會謂之小重陽

九秋

陰陽五行曆一時為三月一月為一秋三月為三秋又一

月為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

小春

荊楚歲時記十月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此月內一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而藏蟄俗呼為藥水

陽月

歲華紀麗十月純陰用事嫌其無陽故曰陽月

明按爾雅云十月為陽所謂日月陽止者也

冬住宜作冬除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

佳與歲除為對蓋闕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
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
除夜唐風云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佳者冬除
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朝日夕月

史記孝武紀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
乙朝朝日夕夕月

夏至冬至

朝雲峰集夏冬不同分而曰至者有二義焉子至巳六陽

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子
陽於此生故曰至夏至巳陽極午陰於此生故亦曰至

長至短至

明陳絳金罍子夏至日長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
日之長於是而極故曰日長至則至取極至之義郊特牲
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亦曰日長至是日晝漏
刻四十一夜五十九則至取未來之義也黃氏日抄曰世
俗多誤以冬至為長至不知乃短至也冬至亦曰長至者
陽之始長故喜之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添線

焦氏筆乘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線蓋指女紅以驗日也荊
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
長一線此說為是

五行盛為祖衰為臘

歲華紀麗五行盛則為祖衰則為臘漢以火德王火衰於
戌故以戌日為臘魏以土德王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為臘
晉以金德王金衰於丑故以丑日為臘

明按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改名為臘

膢非臘祭

胡三省通鑑辨誤光武建武元年立秋日貙膢時史炤釋
文曰膢臘祭也余按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引前書音義
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
州北郡以八月祚飲食曰膢其俗語曰膢臘伏社乃是祭
之四名膢祭於秋臘祭於冬豈得以膢為臘祭乎說文亦
無膢為臘祭之說則炤之妄可知矣後漢禮儀志有貙劉
劉膢音近

知來歲春

癸辛雜志今歲先知来歲春但隔六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知来歲己巳日卯時立春

推閏月

仝上推閏歌括曰要知来歲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来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盡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

元會運世

鴻書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為十二會會分為三十運運分為十二世世分為三十年年分為十二月月分為二氣氣分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

帝王世紀

帝王事畧三皇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三百七十四年内丙辰始於唐堯計一百三十三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二年西漢二百十一年新莽至更始又十八年東漢一百九十六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隋三十八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梁十六年後唐十三年後晋十一年後漢四年後周十年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元八十九年

明按原始秘書云自天皇至燧皇九十一代凡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年（與帝王事畧所言久近迥殊荒史所載殆不可攷）春秋玄命苞云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為十紀自開闢至洪武元年戊申共三百二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年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自伏羲至元共二百二十七主

歲祀年載

尚書疏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延曰各自紀事不相襲也

終古

離騷經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注云終古者古之所終言来日之無窮也

明按朱子楚詞辨証云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注云終古常也正所謂常如登陁無有已時猶釋氏之

言盡未來際也

旬歲旬月

東坡手澤漢書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憚之注云旬歲猶言滿歲也田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屈氂為丞相後云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楊雄上疏云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以旬月為近二時為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旬月又似滿月與千秋事不同

白月黒月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七　帯経堂

何孟春餘冬序録唐西域記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黒月彼不通中國正朔惟以月為記也

月忌

蠡海録月忌之説術家以為廉貞獨大故為忌者謬也此乃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起二宮三日起三宮四日起四宮初五日則入中宮中宮為至尊之象在臣民當避之故曰月忌至於六日六宮七日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如此循環數去十四日又至中宮二十三日又至中宮故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

九宮七色

升菴集九宮七色之説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為白二黒三緑四碧五黄七赤九紫今大統暦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一昔

左國腴詞哀四年傳為一昔之期注云一昔一夜也

浹辰挾日

楊伯嵒臆乗左傳成公九年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六　帯経堂

十二辰浹辰自子至亥十二日也周禮天官云挾日而斂之注云自甲至甲凡十一日

明按周禮挾日即浹日猶言旬日也乃自甲至癸凡十日非自甲至甲之謂

三澣

升菴集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月一休沐故常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云公假月三旬此乃唐制今襲用之

日辰

升菴集楚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云日謂甲乙辰謂寅卯其意蓋謂日為甲乙之屬辰為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為吉日寅卯為良辰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十齋日

賓退録唐會典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每月十齋日

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釣仍永為式九國志亦云南唐大臣食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然則十齋之名由来舊矣

五夜

孔平仲雜説前漢鮑宣傳持時夜行注云持時如今報時是也漢官儀黄門持五夜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之五更

明按顔氏説畧云顔氏家訓或問一夜有五更何也答曰漢魏以来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五鼓又謂五更又常陶問於劉公曰五夜甲乙丙丁戊迭相送之今惟言子夜何也按子夜乃人名耳晋時有善歌者名子夜故樂府有子夜歌不得以子夜入五更也

五角六張

嬾真子世言五角六張乃古語也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二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

黎明

鴻書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恵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将明之時此説非也犂黎古字通犂明者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

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之意遲明未及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

遅明

山堂攷索漢書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遅去聲明圍宛城三匝注云圍城事畢然後天明也

玉燭

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信宿

莊公六年左傳一宿為舎二宿為信三宿為次

須臾瞬息

升菴外集須臾瞬息皆不久之詞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為一念一怛刹那譯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名一彈指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坤輿

九丘八索

升菴集左傳九丘即九州八索即八澤見淮南子

明按尚書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此說為長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八索為周禮八議之刑惟馬融以為八

卦與孔氏書合

十二州

尚書蔡傳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時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始分冀州為幽并分青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尚貢九州與周禮爾雅各異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爾雅九州之名有幽營無梁青孫炎以為疑是殷制）

十二州在九州之後

杜氏通典舜自登庸二十年始居攝位肇十有二州孔注

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始置十二州分冀州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其後八年堯崩舜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舉禹爲司空舜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注云四岳同辭曰禹理洪水有成功言可用故舜然其所舉稱其前功以命之則禹之績本在堯代舜未居攝以前也而史記云堯崩後舜以禹爲司空命平水土以開九州按自鯀理水績用不成後至堯崩凡二十八載洪水爲害下民昏墊豈有年踰二紀方使伯禹理之漢書亦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絶爲十二州禹抑水更置九

州則九州在十二州之後乃與舜典乖互不同馬季長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地廣大分其西爲并州分其北爲幽州分青之東北爲營州則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與孔注符合稽其証據乃子長孟堅之誤矣史漢皆錯當以孔注馬季長之說爲正

明按申時行曰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冀青之地益以幽并營三州九州雖無改於其初而三州實開創於其後以新分合於故土故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冀自昔已然舜於所分之州益以恒山醫無閭營丘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益以更新以新封合於舊識故曰封十有二山

禹貢以山川定疆界

通志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地名沿革

山堂攷索地名同異古今混淆如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

河東有并州之河東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加之百王疆理化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故周之河内異乎漢之河内周禮職方河内曰冀州即宋河北東西路漢河内乃古郡即宋懷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漢封楚王交於淮西即宋京西路之地也唐裴度平淮西則宋京西北路之地也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

南魏晉所稱江西皆在江北五代所稱江西乃在宋江南西路之地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以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以中原而言則江南居右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山東之稱皆據華山而言言在華山之東也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於河北之近河南者杜牧之罪言所稱山東之地專指河北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秦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列為陝西路而前史又從而稱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異實則同也反以三隅它可知矣至於州郡之名亦有古今不易者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滅

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晉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之上蔡縣也若此之類未易槩舉蓋獲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定考証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鄀近於今之鄀州而非也古鄀州在今之荊南府界去鄀三百餘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國今在西京偃師縣之緱氏鎮去滑州四百餘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盧州之舒城縣去舒州三百餘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黃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臨州縣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今在沙州去瓜州三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京西偃師縣南亳在南京穀熟縣北亳在東京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今在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陝州平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府而其有名同于古而地改於今者古之酒泉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荊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郊古之澄淵在河南今之澄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古之南陽

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夫地理更年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多差謬觀者於此幾何而不誤哉

山西即今關中

日知錄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鎮撫山西方書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注曰六國惟秦在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

正義以為華山之西非也

山東

日知錄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兼并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 謂光武不當都洛陽 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 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 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

河内

日知錄古所謂河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記正義

事物攷辨卷之弟七 坤輿 六 帯経堂

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北河東故呼河北為河内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内蓋自太行以北總謂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内也

江西

日知錄江西之名殆不可曉余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攷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 今六合 歷陽 今和州 廬江 今廬州府 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江東江西之名 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建業謂之江東 今之所謂江北皆西之所謂江西也故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云爾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廣東

日知錄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攷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

事物攷辨卷之弟七 坤輿 七 帯経堂

路其十七曰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日知錄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為益州路 後改為成都府路 梓州路 後改為潼川府路 利州路 今保寧府廣元縣 夔州路謂之川陝四路後遂省文謂之四川

三亳

古言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亳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察

注立政用士安說注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皆同康成說是

河東山西

日知錄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從其畿甸之近而言也

三楚

金嬰子三楚者淮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東海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

明按山堂四攷云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鄀考烈王都壽春故為三楚又謂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三齊

兩漢博聞師古曰齊及濟北膠東謂之三齊

明按小學紺珠引三齊記又以即墨臨淄平原為三齊

三秦

兩漢博聞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三秦地故曰三秦

三巴

小學紺珠華陽國志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夔州巴西今合州是為三巴

三蜀

小學紺珠本一蜀也高祖分置廣武〻帝分置犍為并蜀郡為三蜀

三吳

皮日休鹿門隱書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會稽）

明按通典以吳興吳郡丹陽為三吳與鹿門隱書異蓋

秦置會稽郡至漢武帝始分湖州為丹陽郡則漢以武以前皆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也（山堂四攷會稽郡非今紹興之會稽即蘇常杭嘉也一說以蘇州為東吳潤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

漢以前會稽屬吳

金壘子按會稽故為越郡自勾踐伐吳滅之因遷都於吳亦曰會稽秦郡吳置會稽郡漢因之所隸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勾章餘杭錢塘鄮富春冶回浦凡二十六縣至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浙江以西別為吳郡而

以東仍會稽郡徙治越故秦漢以上北稱會稽郡皆屬吳

吳會

胡三省通鑑辨誤太史公謂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為吳會或謂吳會指吳郡會稽之地

明按兩說皆是前說會字從本音後說會字音貴如三國志張紘云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是也已上吳會皆指吳郡會稽又如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

東南行直行至吳會四句中連用兩會字則下一韻其為會稽之會無疑矣又按宋錢康功植杖閒談云亡命江海退跡吳會諸葛亮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皆指吳郡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指姑蘇至於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文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掃平區宇信威吳會鄭沖等勸進曰掃除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既禽庸蜀吳會是賓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翦鯨鯢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貞遠宗吳會已上吳會如曰吳都云爾不得以為會稽之會也

禹穴不在會稽

說略史記司馬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後人遂謂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遂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此非史記之誤乃讀史記者之誤也按蜀中石泉縣禹生之

地謂之禹穴水經注云石泉縣有石鈕村禹所生也吳越春秋云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

明按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明陸深辨其不然以為禹穴實在會稽窆石在焉蓋禹之葬處也姑存之以俟博古之君子

朔方

炳燭齋隨筆堯都唐在今山西故堯典之朔易在正北今朔州等處是也周都豐鎬即今陝西故小雅之朔方在西北今之寧夏河北等處是也蓋皆以國都之北為朔

山水地名

示兒編霍山有四南岳之衡廬江之天柱皆謂之霍山晉之霍山在今晉之霍邑欒氏有霍山在今汝州梁縣汶水有二魯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所謂東北會於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合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氾水有二僖公二十四年王處于氾南氾也出汝州僖公三十年秦軍氾南東氾也在中牟蒙城有二楚之蒙縣莊周所居宋之蒙縣宋萬弒閔公之地也武城有四襄公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即子游所宰之邑也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文公八年秦人代晉取武城在今同州馮翊今恩州亦有武城縣漆沮既見於扶風又見於馮翊沱潛既於梁州復出於荊州

地名同異

示兒編梁一也而有南梁有大梁有少梁馮（縣奚自注云今汝州南縣為南梁皇都浚儀縣為大梁同州韓城縣為少梁）蔡一也而有新蔡有上蔡有下蔡焉（新蔡上蔡今蔡州縣下蔡今潁州縣是也）既辨三亳又分三江嵩高外方一山而名二具區震澤一湖而號殊荊山有南北之異條蒙山有東西之異城

堯母墓

熊過集堯母墓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紀述惟羅泌謂垄雷澤不著所出反攷後漢堯母碑（出金石録）曰慶都乃在城陽欲人莫知名曰靈台上立一屋堯所奉祠此即堯母墓也漢志注雷澤本在城陽則羅氏與碑合固無疑矣

歷山舜井有四

括地志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媯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丹陽有數處

野客叢書兩漢丹陽郡治在宛陵而丹陽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首陽有數處

路史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曰以為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九域志兩從之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以為洛陽者誤也又隴西遼西皆有首陽山

姊歸

朱晦菴楚詞辨證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女嬃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在

金陵

唐季石續博物志真誥云金陵古名伏龍之地句曲山生黄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

明按陶隱居真誥云金陵者句曲之地肺也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臺城

洪容齋隨筆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劉夢得賦金陵五咏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為臺城非也

地名臺

青箱雜記蘇州有姑蘇臺故蘇州謂之蘇臺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滑有測景臺故謂之滑臺

曾城

兩漢博聞張衡賦曰登閬風之曾城注云閬風山在崑崙山上淮南子曰崑崙上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

不夜城

解道彪齊地記不夜城古有日夜出於東萊故萊人立城以不夜名在今登州府文登縣東北

黍谷

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農熱到今名之曰黍谷

三戶

金壘子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猶言三閭楚王族三姓昭屈景耳當時楚亡僅存家族南公知終亡秦者必楚人故以為言及漢與詔遷楚昭屈景三姓實關

中此可見其族存之驗

左擔

升菴集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易右肩也陰平在今之文縣

地名語訛

野客叢書華州東有潼關水經注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為潼關鎮戎軍有雞頭山隗囂使王元塞雞頭道即此也後誤為汧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昔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為姑臧婺州長山縣本長

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為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後訛為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

土名傳訛

愛日齋叢抄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為琉璃王冢馬氏嬾真子録辨為漢廣王謚厲後人誤以劉厲為琉璃耳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此皆下馬謂之下馬陵後人訛為蝦蟆陵

奉甲站

俞琰席上腐談唐李德裕曰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知奉甲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所居春訛為春申訛為甲也

高里

西漢博聞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當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為蓬蒿之蒿或者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地誤以高里為蒿里混為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

末下

宋曾三異同話録世說千里蓴羮末下鹽豉蓋末字乃末字之訛也末下乃地名此二地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

明按漁隱叢話云千里湖名張鉅山詩云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是亦以末下為地名也又按金壘子前漢地里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末或云當作秣省文耳抹下即秣陵

高麗

石林燕語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麗乃其國號高
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只稱高麗
明按高句麗本扶餘別種世以高為氏至高璉并有朝
鮮其後但稱高麗

朝鮮

象胥錄朝鮮古箕子國武王封焉以日東出鮮潤故號朝
鮮或云境有汕水故名自箕子後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
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全馬部自立又傳二百餘
年併於百濟前後傳祚共一千一百二十餘年

琉球

仝上琉球在海島中福建泉州之東或云于古為流虬地
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名後轉謂之琉球隋書作流
求元史又作瑠求

安南

象胥錄安南古交趾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
女同川而浴書所云宅南交者也

占城

仝上占城古越裳國唐貞觀中國王范頭黎被弒范姓遂
絶至德後更號環王王所居曰占城後遂以占城為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坤輿

地理

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序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荊山之於荊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荊者未見蔡在折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馬遷之為營稱之為

坭以著為齊地以韓城為涿郡白土之為自杜倭遲之為郁夷鄒虞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為泰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為雷漳水之為潞吳山之為嶽五湖混於具區頻湛列於荊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鄢鄭邑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澗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聽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崆峒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盧振原為襄陽之中盧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皐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郇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戍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前卿關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

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鄭都白雪誤於郢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醫㒸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丘為成武以街亭為南鄭襲訛踵謬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酇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卅不知沙苑博見強志者猶或失之矧暗湮沒如濟絕於滎碣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漢都為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

之為秣陵王門之為會稽潯陽在斷而移柴桑當塗在濠
而寓姑熟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縣名非古如
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同而異或
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為玩物而不之攷也

禹貢五服

通志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此五服之别各五百里是王
城四面而别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

康誥五服

尚書注疏康誥侯甸男邦采衛孔傳云侯服去王城千里

甸服去王城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
百里衛服三千里疏云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周官六服

尚書大全周官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六服指侯甸男采衛
并王畿而為六也

職方九服

周禮職方氏九服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
藩

明按王伯厚通鑑地里通釋曰舜之五服侯甸綏三服
在九服之內要服有夷荒服有蠻在九州之外在東海流沙外
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在九州之內夷鎮藩三
服在九州之外

五服九服制度相同

通志禹貢五服與職方九服不同而制度則無不合周之
王畿有鄉遂稍縣鄙即禹貢甸服納總秸粟米之地侯服
即禹貢采男諸侯之地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采服即
禹貢奮武衛之地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要服即禹
貢二百里蔡之地夷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鎮服即禹

貢二百里流之地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

明按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
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
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乃不言五百里而
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

十藪

修詞指南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陓宋有孟諸楚有
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
周有焦獲是謂十藪

歷代建都

古今釋疑（方中履）宓羲都陳（今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晋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黄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或曰都有熊（今開封府新鄭縣）少昊亦都曲阜顓頊都帝丘（今東昌府濮州舊有陵邱）或曰都高陽（今保定府高陽縣）帝嚳都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舜都蒲阪（今平陽府有廟）禹都安邑（今平陽府解州夏縣非今之安邑縣也）商都亳（商有三亳南亳今歸德府夏邑縣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北亳今歸德府考城縣史記正義云湯即位居南亳後從西亳）仲丁遷囂（史記作敖今開封府滎陽縣）河亶甲遷相（今彰德府）祖乙遷耿（今蒲州河津縣）又遷邢（今順德府邢臺縣）盤庚遷殷（即亳）至武乙遂從朝歌（今懷慶府河內縣）

周都豐鎬（文王都豐今西安府鄠縣武王都鎬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徐廣曰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成王營洛是為王城名曰東周（王城今郟鄏之地今之河南府是也）至平王始徙都之敬王又遷成周（東萊大事記曰西周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於此周公營以為都曰王城東周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赧王又徙西周（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鎬京也東周者王城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王城也所謂東周者洛陽成周也）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漢高帝都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北）七年徙都長安（即秦咸陽京兆所治縣也）東漢都洛陽時人謂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三國蜀都成都魏都鄴（今彰德府）文帝都洛陽吳都丹徒（今鎮江府）徙秣陵改為建業後都鄂改武昌復還建業西晋都洛陽東晋都建康（南京）宋齊梁亦都建康梁元帝都江陵（今荊州府）北魏拓跋珪都雲中（今大同府朔州）徙平城（今大同府）孝文遷洛陽孝武遷長安為西魏孝靜遷鄴為東魏後周繼西魏都長安北齊繼東魏都鄴隋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高宗顯慶二年又以洛陽為東都天寶元作長安曰西京洛陽曰東京肅宗至德二載以蜀郡為南京又翔為西京亦曰中京寶應元年詔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為三都）五代梁朱晃都汴州（即今河南府城）後唐莊宗即位於魏州（今大名府）遷洛陽晋石敬瑭即位於太原都汴周郭威亦都汴宋都開封府（宋凡四京東京開封也即汴西京河南府也即洛陽南京應天府也今歸德府高宗即位於此北京大名府也即今之大名府）

南宋都臨安府（今杭州府）金元皆都燕明西京太祖都南京應天府永樂遷北京順天府

三都

春秋疏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

西漢

山堂四攷西漢謂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

漢三關

玉海馮衍傳（附）遺田邑書曰上黨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

西爲國蔽注云三關謂上黨壺口石陘也

漢四關

玉海文選鮑照樂府升高臨四關注云陸士衡洛陽記云
漢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

漢八關

玉海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戊申置八關都尉官注
云八關謂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

蜀漢三關

玉海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謂之三關

秦四關

小學紺珠秦有四關故曰關中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
蕭關

三鎮

仝上唐河朔三鎮鎮州成德魏州魏博幽州盧龍

三河

史記昔唐堯都河東安邑殷人都河內朝歌周人都河南
洛陽夫三河在天地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
數百千歲

漢三輔

山堂四攷漢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
諸縣

漢六輔

小學紺珠兒寬開六輔渠韋昭注云京兆馮翊扶風河東
河南河內也師古以爲不然蓋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
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曰輔渠

唐四輔

玉海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
蒲是也

五都

天中記漢以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爲五都魏以長安譙
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唐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
來自久宜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
爲西都太原爲北都

唐三都

王伯厚通釋京兆河南太原爲三都京兆爲上都即西京
亦曰中京河南爲東都即東京太原爲北都即北京

四京

陳絳金壘子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南京即今之歸德府北京即今之大名府此宋之四京也

京邑王畿之本

唐陸宣公奏疏論關中事宜曰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特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道焉是以前代

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徙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而居重馭輕之義明矣

京師

世說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號為京師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稍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明按蔡邕獨斷云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

五陵

西漢博聞師古曰五陵謂長陵高帝安陵惠帝陽陵景帝茂陵武帝平陵昭帝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不在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至茂陵失其義矣

都鄙

三禮攷注周禮以八則治都鄙注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在邑曰都在國曰鄙

明按陳絳氏曰美其人曰都惡其人曰鄙朱子曰都者

天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美為都謂野為鄙也

京索

地理通釋史記正義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於滎陽京索間謂此應劭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世語以為索氏兄弟所居

提封

顏師古刊謬正俗凡言提封者提挈封疆大數以為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為堤以為積土而封謂之堤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

明按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内也與顏説合

阡陌

侯鯖録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有垣曰苑無垣曰囿

明按何燕泉先生餘冬序録云秦人開阡陌朱子曰開除也蓋井田方有阡陌開阡陌即廢井田也春按史記一處明云決裂阡陌所謂決裂者即除字之義

市井

文昌雜録世言市井未曉其義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

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故云市井

明按漢書貨殖傳商相與語則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揔而言之或謂因井而為市非也

莊馗

宋楊伯嵒臆乘王仲宣從軍詩云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爾雅云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説文逵或作馗

郡縣州府

穀城筆塵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有五百餘州而郡循屬焉隋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郡郡也煬帝又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明以州屬府則分為二矣

后土辨

席上腐談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與

厚通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為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若以后土為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為婦人乎

虛牝

能改齋漫録大戴禮以丘陵為牝故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善慶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予謂古詩之意當是壑中之窟穴

耳

陸海

西漢博聞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物産饒富故謂之陸海

甌脫

西漢博聞匈奴傳東南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服虔曰甌脫胡兒

所作土室以伺漢者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甌脫蘇武傳作區脫

明按荀子大畧篇曰流丸止於甌臾即漢書匈奴傳所云甌脫

疆場之誤

升菴集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場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作場誤甚

一易再易

三禮考注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吳澄曰不易者乃歲種之美地一易之地休一歲乃種其地差薄矣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其地愈薄矣

明按漢趙過教民治田一畮三甽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

斥鹵

尚書注禹貢海濱廣斥鄭注云斥謂地鹹鹵蔡注云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煑為鹽者也

明按黄氏日抄管子斥者斬羽所生之地鹵乃鹽地今

嘉興府瀕海人呼産鹽之地為斥壁則知斥之與鹵不可混而為一也

月䖯日域

西漢博聞楊雄長楊賦云西厭月䖯東震日域服虔云䖯音窟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

龍沙

西漢博聞前漢書匈奴傳踰白龍堆孟康注曰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在西域中班超傳亦謂之龍沙

馬齒魚鱗

升菴集宋人四六云州疆馬齒候館魚鱗應璩詩云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云候館若魚鱗

物産

陳全之蓬窻日録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樹川蜀多藥

雉

宋羅壁識遺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二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文之義

未詳說者謂雉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禮記太子申生縊死鄭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新城孔氏釋曰雉性耿介被獲必自折其頭而死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者亦有望於耿介死封疆之士豈泛言哉

明按餘冬序錄云吳越春秋言鯀築城以衛君淮南子言鯀作九仞之城是城之制鯀所剏也釋名云城土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裨助城之高也

長城

蓬窻日録自古築長城以備邊者四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制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而迄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遼陽皆燕國近胡之地故其建築在此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并六國遣蒙恬築長城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至西殆萬餘里然其城不皆秦築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隋開皇長城自代

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又云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跡矣

明按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其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之備邊如此蓋亙古所未有也

紫塞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赤縣

胡三省通鑑辯誤永淳元年魏元忠閱視赤縣獄史炤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余按史炤引鄒衍之說衍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神州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史炤引此以釋赤縣則是元忠悉閱十道獄也其說濶遠而不切於事情蓋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爲赤縣元忠所閱者長安萬年兩赤縣耳

赤地

兩漢雋詞臧宮傳旱蝗赤地千里注云赤地枉地之物皆盡也

塞徼

通鑑辯誤武帝元光五年闢益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史炤釋文曰謂以木石水爲界也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余按史炤蓋因顏師古注而爲之說鄭通傳曰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注曰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邀遮之義然余攷漢匈奴傳單于謂罷邊吏卒候應上議曰孝武擧匈奴於幕北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列屯戍而守之是北方之塞亦謂之徼也朝鮮傳曰朝鮮障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謂之徼也師古於未之精詳而史炤又承襲其誤耳直言徼以邀遮爲義豈不簡而當乎

明按四方極邊之地通曰塞徼非必東北爲塞西南爲徼也但師古所云塞取障塞徼取邀遮斯爲不易之解耳

培土

通鑑辯誤唐孫晟謂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

培土史炤曰培當作抔兩音當互讀余謂培當讀爲培塿之培說文曰培塿小阜亦冢也孫晟言一培土猶言一冢土耳

鳥道

山堂肆攷蜀有鳥道言其徑窄纔可通鳥而已

窮髮

山堂四攷窮髮外夷國名地以草木爲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

五羊

廣川記昔高固為楚相五年銜穀至其庭因以五年名其
地六國時屬漢屬楚也

南皮

詞林海錯文選緻平臺之逸響釆南皮之高韻南皮魏文
帝所遊平臺梁孝王所建

虎牢天下之樞

王伯厚困學紀聞齊晉楚之伯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
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
牢在韓曰成皐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

韓人不鑒而秦并之秦之亾也漢楚爭之枉德不在險佳
兵者好還信夫

論里

董穀碧里雜存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準五弓蓋一步
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
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凡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

論畝

仝上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
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語曰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
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步若古之百步
以今弓準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强耳故后稷為田一畝
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
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
丈濶六十丈長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矣

十道

通鑑地理通釋唐太宗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
道一曰關南道雍州二曰河南道豫州三曰河東道冀州四曰河
北道幽冀二州五曰山南道荊梁二州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七曰淮

南道古揚州八曰江南道揚州九曰劍南道古梁州十曰嶺南道
古百粵地

架田

王氏農書架田亦名葑田農書云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
葑菰根也以木縛為田坵係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
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自不淤浸今淮東二廣皆用之

十三布政

大明一統志序明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
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摠之為府一百四

十九為州二百八十一為縣一千一百零五其大較也

冀州

歸正集山西古冀州地亂則冀安弱則冀强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流峙

四海

容齋隨筆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耳

明按十洲記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彌海陽池海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則是四海固有西海也

歸墟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即尾閭也

明按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已閭淺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注云尾閭洩海

水出外者也

沃焦

莊子疏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九日落流爲沃焦

百谷王

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名曰百谷王神曰海若

導河自積石

博物志九河之水起於黄河黄河上通於天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帶赤色後以諸夷狄之水注之而濁經一萬三千餘里至積石山始有草木河水多伏流至積石而始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也

九河非齊桓公所塞

王伯厚困學紀聞鄭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詩正義曰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康成蓋據此文蔡九峯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

星宿海

古今釋疑元憲宗命弟旭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闊闊馳奏闊闊授其說於潘昂霄撰河源志其畧云河源出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七八十里且淖泥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即星宿海也約數日程至赤賓其流稍大始曰黄河云又一二日程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九度在崑崙西南自九度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

河源有三

古今釋疑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河出崑崙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蒲昌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南至於積石爲中國河云鄭樵又云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

九河故地

古今釋疑程氏言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

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没故其迹不存禹貢言夾右碣石爲九河入海之處今究冀絶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九河故道其淪於海也明矣又按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証宜其支離而莫能得也

明按孫承澤禹貢山水攷云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注孟子亦引之蔡仲嘿不知何據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即河之經流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爲一也

三河

升菴集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黄河也析支河也湟河也

江源

古今釋疑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鵝村一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出而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特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履按雲南志云金沙江之源出於犂石南流漸廣至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叙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荊吳則江源之出於犂石明矣

九江

古今釋疑尚書九江孔殷史記作九江甚衆孔安國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書地里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記九江者一烏江二蜂江三烏白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沙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箘江又張須元緣江圖以爲三里江五畎江（玉海作五州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烏江箘江沙堤江廩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履按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下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宋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蔡傳亦曰今岳川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㵲水（作元水非）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明按晁氏志曰太湖一湖而名曰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名曰九澤九澤一水而名曰九江

一源三目

漢書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秣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注左合漢曰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始得稱中也○又韋昭曰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

蜀三江

升菴集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内水沱江也

楚三湘

事物攷辨卷之卒九　

小學紺珠文選注云楚三湘江湘沅也

濫觴

丘光庭兼明書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杯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杯也明曰周翰以觴為酒則最謂流水如一杯之多則非也蓋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泛杯耳

明按荀子曰孔子謂子路曰江出於岷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河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濫觴本此

錢塘江

歸正集錢唐江舊名羅剎江發源於太末劉道真錢塘記以為曹華信以錢易土石而成塘故名（又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誑曰致土一畚以錢易之土既集則曰今不須土矣故名錢塘）然史記云始皇游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西漢地里志亦有錢唐縣則錢唐之名其來已久今塘字從土固誤矣（大明一統志云唐肅宗時改唐為塘）而又謂吳越王錢鏐使萬弩射潮回而成塘尤為附會

曲江即浙江

朱彝尊竹垞文類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

事物攷辨卷之卒九　

曲與浙義均也攷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弭按也節徐也伍子山即胥母山）通厲骨母之場（通厲遠行也骨母地名即胥母之誤）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江水逆流海水上潮似神而非于是處焉其詮釋最確而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曲江不在江都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

為曲江遂閣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顏今人以
廣陵二字遂謂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寔之可笑也
明按曲江有三廣陵一也又始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
也又相如賦臨曲江之隑川即長安以其水曲折故名

三江與五湖相連

黃氏日抄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口為越伐吳
之路越欲釋吳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可知

三江

張守節史記正義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
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一名松陵江即古笠澤江也
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
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是三
江口
明按孫承澤山水攷云古言三江不一蔡傳主唐仲初
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為是今松江自吳
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于
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禹跡之存于今者此一江而
已婁江在震澤之東北夏忠靖公嘗浚夏駕浦北貫吳
塘通劉家河以入海矣劉家河即古婁江也王折曰東
江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自海塘障於南水北折為
黃浦而東江不可攷矣

江以入海為終

禹貢泒江水發源於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為沱又東至於
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又東行迤邐與漢相會共滙為彭蠡
而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江水於是乎終矣

鏡湖得名

金罍子能改齋漫錄云會稽鏡湖乃避翼祖廟諱本謂鏡
湖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其名始自義之而
梁昉述異記以為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
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半潔不生蔓草恐或不然也予謂
湖以如鏡得名固可信矣若曰名始義之則亦不然東漢
順帝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開鏡湖則名在右軍之先
矣

舜水

五色線宣城日益山有舜水聞人歌則湧出

瓜洲

日知錄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耳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滙六十里船遶瓜步多為風濤漂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度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災歲減脚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由瓜洲之始玄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來海濤奔上没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

步卒三千拒於瓜洲伊婁埭則此洲本謂之瓜步洲也（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又按吳楚方言謂浦為步語之訛也）

彭蠡即彭澤

經書本注書經蔡傳既據江漢志云彭蠡在彭澤西乃又指為鄱陽湖誤矣蓋彭蠡自小孤山彭浪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也

銷金鍋

武林舊事西湖朝晴暮雨四序總宜杭人無時不遊而春遊特盛日糜萬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

五湖有二

歸正集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即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青草鄱陽彭蠡太湖是也

五湖

王鏊五湖記湖郡之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

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水攷云周禮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太湖乃五湖之總名可混而為一）山海經云浮玉之山（歸安有浮玉山）（以水之盈縮為出沒故名）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

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而五名然
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五湖之
水又有三小湖曰梅梁湖金鼎湖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
則惟曰五湖云
明按索隱云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又以
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為五湖周禮揚州浸曰五
湖師古注曰五湖在吳則五湖之為震澤明矣又按烏
程志云太湖古稱三州太湖謂蘇州常州湖州也又稱
五湖為吳縣吳江宜興長興烏程所共周行五百餘里

周三萬六千頃其二萬頃屬烏程
西湖有三
梁谿漫志西湖有三處東坡連鎮二州杭潁故謝表有云
入忝西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晚謫
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楊萬里遊豐湖詩曰三處西湖
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　羅浮便
得休
濟
水經攷濟雖細而在四瀆瀆之為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
赴海者也○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濟古文作泲即沇字水出王屋山既東為泲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入泜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泲為濟
明按禹貢疏曰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
見處導之自流而下則伏矣濟水發源為沇水屬兗及其東流為濟
濟乃流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於河又
伏於地矣濟水勁疾故能出入地中入河辨之濟清而河濁也既入於河復潛行
絕河南溢為滎爲豫州辨之則潛洛而滎潛也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
又伏於地乃復東出於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菏澤
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伏旧是東北會於汶汶水出萊蕪縣

西南又自東北而入於海而濟水於是乎終矣
錦溪
臨安志錢鏐宴故宅山林皆蒙以錦故有錦溪又有石鏡
鏐照之鏡越而聳
康浪
升庵集甯戚飯牛歌云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在今山東
青州府今誤作滄浪之水不知滄浪之水在楚與齊何干
涉也駱賓王文云觀渫父之曲識卧龍於孔明聽康浪之
歌得飯牛於甯戚近坊刻駱集妄改康浪作康衢康衢自

是究時事與寗戚又何干涉也

廉泉

南史范栢年謁宋明帝言次因廣州貪泉因問栢年曰卿州中復有此水否荅曰臣州中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在廉讓之間帝善其對

醴泉

說畧史記禹本紀河出崑崙其上有醴泉瑶池又符瑞志云醴泉水之精也味甘如醴王者循理則出或以甘露為醴泉者非也

明按甘露從天降醴泉從地出本是兩物王充乃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露也此說大謬爾雅本作甘雨時降言時雨之降如醴泉也

溫泉

劉勰新論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

雲夢

夢溪筆談孔安國注禹貢云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也涉江而後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夢在江南雲在江北明矣

明按三禮考注云雲夢跨江南北江南為夢江北為雲祝穆曰據左傳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又按通鑑辨誤曰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古之以雲夢名其地者非一處後世遂為邑居聚落矣

三川

西漢博聞高帝紀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由李斯子韋昭曰三川河洛伊也

香水有三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干

稗史彙編韓詩考槃在干注云地下而黄曰干江南有吴干平涼有隴干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跡遍湘干

明按方輿勝覧云建康郡南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

泉有錫

餘冬序録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數千鎮之予問其故曰此邦競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矣錫錢所以治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獨清甘者以其有錫也

渚

顔師古刋謬正俗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也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也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沉骸湘渚不知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魚倉

五色線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麋

浩然齋視聴抄詩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曰麋

洲

初學記方言曰水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

泉

爾雅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同流曰瀵泉

谿谷

天中記無水曰谷有水曰谿

藪澤

風俗通義藪之爲言厚也有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者也傳曰水草交錯名之曰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者也

明按水鍾曰澤水希曰藪

水

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亦曰磧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濆曰濱涯上下坦曰滘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裨增水邊土人

所止曰濴水曲曰汭水北曰陽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瀨

山夾水曰澗

疊

兩漢博聞馬援傳浩亹音告門縣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云鳧鷖在亹亦此義也詩疏山絶水曰亹

潮汐

方輿勝覽高麗圖經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鰌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

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為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　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

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盛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盛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

明按古今釋疑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山海經以為海鰌之出入莊周以為水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為天地高卑之消息盧肇以為日出於海衝擊而成其說皆不可信惟竇叔蒙以為月從其類盈虛相近庶幾得之蓋月為陰精與水同物勢當相應如呼吸然潮長之時江河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氣入水為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今人以餅盛水每日權之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故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

井眉

兩漢雋言陳遵傳居井之湄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身上之有眉

上游

仝上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水也

十二山

尚書疏舜典封十有二山孔疏止以周禮職方氏為據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山青州沂山兗州岱山舜時肇十有二州每州各以其山之大者為鎮可攷者此爾其餘三州不知其所鎮何山也

四鎮五岳

吳澄三禮攷注四鎮山之重且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謂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嶽謂吳嶽恒在并州

明按經典羣書言五岳者皆數嵩高不數吳嶽而鄭注周禮云然者蓋以爾雅為據也其實必以嵩高為定解

東岳

風俗通義泰山五岳之東岳也為兗州鎮一曰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太山之高以示報天禪者廣梁父之阯以示報地又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為天帝孫也又山堂四攷云在兗州奉符縣名蓬玄太空洞天

西岳

山堂肆攷華山五岳之西岳也為豫州鎮在華州華陰縣名太極總仙洞天

明按白虎通云西方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又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

中岳

山堂肆攷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在洛京王屋縣名上帝司真洞天唐天文志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白虎通中岳獨加高字者益此山在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

明按爾雅疏載延之西征記云嵩高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也

南岳

山堂四攷衡五岳之南岳也為荊州鎮在衡州府衡山縣名朱陵太虛洞天寰宇記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唐天文志云星紀鶉尾神主衡山熒惑位焉衡山一名霍山

明按霍山有二一在廬江潜縣即天柱山一在長沙湘南縣即南岳衡山也爾雅疏云衡之與霍猶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自漢武帝以衡山遼遠移其神於天柱山而祭焉土俗人遂以天柱山為南岳其實南岳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而天柱山不得為南岳也

北岳

山堂四攷常山五岳之北岳也為并州鎮在定州常山縣名太乙總玄洞天爾雅常山謂之恒山白虎通北方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唐天文志大梁析木其神主於常山辰星位焉

終南山

山水攷終南乃関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雒綿亘十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地理志一名太乙山秦記云又名地肺其深處高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秦嶺以南之水皆謂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

明按終南又名中南者潘岳関中記云居天下之中故也

天山四名

希通録雪山祈連山白山其實即天山也漢書白山章懐注曰此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此皆下拜馬杜詩注天山即祈連山在伊川一名雪山其名雖四其實則一

金山

山堂四攷鎮江金山初名浮玉唐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表聞賜名金山

大雷小雷

烏程志太湖中有大雷小雷小雷洞庭之東山屬烏程大事物攷辨巻之五十九　流崎　需　帯經堂

雷洞庭之西山屬長興（洞庭志大雷小雷乃七十二山中之兩山名也烏程志恐未可據）

梁山晋望

爾雅疏爾雅云梁山晋望也疏云望祭也晋國三望謂參也梁山也河也梁山在夏陽縣西北

明按僖二十三年春秋書猶三望鄭氏以為祭山川之名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此説為長國語注以為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者非也

衣錦山

山堂肆攷杭州臨安縣治南有石鏡山山之東峯有圓石徑二丈七尺其光如鏡銭鏐幼時遊此巔其形冠冕如王者狀後唐昭宗改鏐所居營為衣錦營城為衣錦城并封此山為衣錦山

黒山

夢溪筆談黒山在大幕之北山長数十里土石皆紫黒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黒水也

明按夢溪筆談又云大抵北方水多黒水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黒水也

事物攷辨巻之卅九　流崎　蓋　帯経堂

九州鎮山

歸正集五岳之外又有九州之鎮山如會稽為楊州鎮山醫無閭為幽州鎮山沂山為青州鎮山之類是也爾雅以沂山為斤山蓋字誤也

空桑非樹

同上鶴林玉露言伊尹墓在空桑（地名或曰山名）北一里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曰三尺黄壚赤棘邉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撃嗟無咎単篇蓋汲冢書妄云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故石湖辨之觀此亦

可知空桑之非樹矣

崑崙可至

歸正集崑崙山淮南子以為去地萬里上有層城九重括地圖以為在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然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起宮室於其上穆天子傳亦云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則崑崙亦可至矣淮南子括地圖乃誕說耳

玉笥山

名山記朱孺子吳末入玉笥山食菊花乘雲上天

鳥鼠同穴

卄觀瑣言禹貢導淮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蔡九峯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其鳥為鵌其鼠名鼵沈約鮮卑傳亦云其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鼠雀出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鼠共一穴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為二山云鳥鼠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耳

廬山辨

唐盧潘廬山辨云潯江有廬山因廬江而得名其來久矣周景武廬山記匡俗在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君而名山也患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

梅嶺

晉常璩廣州先賢傳漢梅鋗家湞水上從吳芮征百粵有

功因鋗封地得名後鋗將庾勝兄弟居守又名庾嶺非謂嶺上有梅也

彭郎小姑之謬

歸田錄江南有大小孤山巋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壻也小姑山廟係一婦人勅額為聖母廟豈非俚俗之謬哉

赤壁

顧起元說畧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南岸乃吳破曹魏之

赤壁蘇東坡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爲赤鼻非故地也張文潛但知辨其訛而不知此山之名東坡所遊乃石鍾山也

明按張文潛明道雜志云黃州江南流在西其上流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右崖頗峻土人云此赤壁磯也又音訛爲赤鼻按周瑜破曹公陳於江北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

九疑山

述異記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嘗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山相似行者望之皆疑因名曰九疑山

羅浮

羅浮山記云羅浮山者總號也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界

明按羅浮山記云浮山從會稽來今其上猶有東方草木又錦繡萬花谷云浮山乃蓬萊之别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止故曰羅浮此說近於不經亦如靈鷲飛來之類耳

崆峒有三

寰宇記崆峒有三一在臨洮一在安會一在汝州

二酉

方輿勝覽辰州小酉山有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避地隐學於此梁湘東王謂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又名大酉華妙洞天

瑯嬛

紫桃軒集張茂先遇異人引入瑯嬛福地洞宫見每室各

有奇書又有一屋頗爲封識甚嚴二犬守之茂先問此藏何書答曰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二犬者龍也華欲賃住數十日盡閲其書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命小童送之出回視石已合無縫矣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也

勞山

顧炎武日知録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爲鰲皆淺鄙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隐於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

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

雲根

升庵集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杜詩井道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是也

松石

方輿勝覽永州縣來蘇鎮相近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俗呼為雷燒松

山總名

淮南子注山頂曰冢亦曰顛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

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垓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者曰岩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岊山坡曰阪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坯山中絕曰陘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嶞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雲陽祭山曰瘞巑岏銳山也岬山脇

翠微

歸正集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蓋遠而望山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也

盩厔

山堂肆攷水曲曰盩周山曲曰厔質

山椒

詞林海錯楚詞菊流芳於山椒漢書釋輿馬於山椒注云山頂曰椒

首陽在蒲

困學紀聞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漢書注云伯夷

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

五嶺

西漢雋言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

熊耳有二

通鑑地理通釋熊耳有二一在商州上洛縣南四十里其山兩峯狀若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其山在虢州盧氏縣

界

積石有三

同上積石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禹貢導河始此鄯州積石軍在州西南枹罕縣積山一名唐述山（今人目龍支縣山為大積石山此為小積石山）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經濟

限田

通攷董仲舒曰秦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竟不能用

明按瓊山丘氏曰限田均田皆議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久（晉太康時令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未幾有五胡之亂法亦尋廢魏孝文始行均田然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一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紀亂）何也以其拂人情違土俗故也莫如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如自今年以前民田雖多至百頃亦不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相當則不許復買丁少田多者惟許其賣增買者并削其所有至於田多人少之處或田少人多之處量為盈縮名為配丁田法則民無甚貧甚富而兼并之患日以消矣

王田

通考王莽下令曰漢減田租三十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謂貧民取富民田耕之分其所收也假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天下謷謷陷刑者衆後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荀悅曰漢民或十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

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耳

東漢度田

通考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乃下詔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為巧詐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時東海公陽年十二侍側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詰問吏吏首服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北魏均田

通考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疏有均田之議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樹者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人年及課則授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明按鄭漁仲云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行均田之法然晋武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

男課田五十畝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廢已久驟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人戶世業而露田不栽樹似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人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又非強奪之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所以稍

久而無弊歟

宋神宗時方田

通攷宋神宗用王安石策詔司農修定方田其法以一百六十畝為一方（每一方東西南北各千步）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參地之肥瘠分五等以定稅歲三月畢揭以示民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為正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遣官吏操切騷擾滋為民病非

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後屢復屢罷

宋末公田

通攷宋末賈似道創為公田之法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先倂詭寄分析子戶諸弊後將官民田產踰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但得千萬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粟而諸軍餉饋沛然有餘蓋欲買私家之田以其平日所私賦佃氓者虐取之為公也於是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之意行之繼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矣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其時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催收者曰莊官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虛數及歲收租額有虧責償於田主若田硗租惡佃頑之廢又責換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因係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賞償無窮者蓋公田之弊極於此

戶調之法

通攷晉武置戶調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諸邊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按西漢之制三十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租庸調

通攷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

一項廢疾者四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買永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收授皆以歲十月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鄉所出歲輸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明按馬端臨曰葉水心言唐時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而田遂為私田此說恐未深攷如蕭何買民田自汙貢禹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六　帶經堂

有田一百五十畝被召之日賣其百畝以供車馬則自漢以来民得以私自買賣矣亦自唐始也

兩税法

通攷唐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至德以後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楊炎請為兩税法以一其制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明按馬氏曰自井田之制廢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漢法成丁者一歲出十三錢有奇其税甚輕自魏至晉戶口之賦始重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為一床未娶者為半床大概計畝而税之令少計戶而税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但逐戶賦之田税在其中矣唐初所謂租庸調者皆授田一頃之人所出也其後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與豪富者一例出賦可乎況大亂之後丁口流離虛耗豈堪按以為額其不可轉徙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墾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七　帶經堂

田之數以定兩税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亦救弊之良法也蓋賦税必視田畝古今不易三代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無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戶賦已不可復輕遂重為民病者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税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於楊炎而少之

宋時田賦

通攷宋制賦有五一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如官莊屯

田嘗田召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二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三曰城郭之賦宅税地税之類是也四曰雜變之賦牛革蠶塩之類隨所出而輸之是也五曰丁口之賦百姓身丁錢之類是也

筭賦之始

通攷漢高四年初為筭賦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馬端臨曰古有田則税之有身則役之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役之而又税之也

宋役法

通攷宋時役法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戸長郷書手以督賦税耆長弓手壯丁以捕盗賊承符人力手力以奔走驅使各以郷戸等第差充諸役中惟衙前為最重當之者往〻破產里正亦然

明按司馬君實曰自置鄉戸衙前以来民益困乏臣常行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曰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報以為衙前矣况敢益田疇葺閭舍乎臣謂衙前一役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戸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者儇利愚戇之性不同也按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此免役助役之錢所由興也宋時當役人戸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戸及单丁女戸寺觀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缺名寛剩錢

平糴法

通攷魏李悝為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

常平倉

同上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象明按曾南豊集云淳化中詔置常平倉命常参官領之歳熟增價以糴歳歉則減價以糶

義倉

同上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輸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明按胡寅曰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文移

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没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遠者安能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故當以隋氏為法

朱子社倉之法

通攷初建之崇安縣有社倉一所朱熹請於朝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後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韓魏公廣惠倉之法

同上韓魏公琦請以没官之産不必鬻賣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孤獨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之米可以支給者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柢

禹貢已見漕法

同上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蓋當時冀都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雖不言漕〻法已見於此

海運秦時已有

大學衍義補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東萊二縣腄音誰）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斗為一鍾）而致一石按以負海之粟輸北河蓋由海道以入河也三十鍾致一石蓋通計其道里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

漢武始通渠致漕

通攷漢武時官多徒役衆關中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鄭當時議引渭穿渠以入於河至此漕法不得不講而其緣皆始於官多役衆人主安可不省冗員廢冗卒也

汴渠初成

大學衍義補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後魏隨便置倉之法

大學衍義補後魏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寔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等凡八所各立邸閣軍國有須應機漕引又唐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

不入河黃河之舟不入洛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按此可以輕省民力使民無長運之苦

劉晏領漕之法

仝上唐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郎塩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命囊米而載以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按當時運夫皆是官雇傭錢皆以塩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糿以為費也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

出運又有行糧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盖費一石餘而得一石也其法之善者又在囊米遇河淺澁可以暫舁岸上過淺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不幸而溺亦可撈而出之所以當時隨處轉運而無升斗之溺也

宋時漕法

大學衍義補宋置三轉般倉於真（今之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塩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無留滞也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来摺運各得番休西三倉常有數年之儲按前代皆是轉遞惟明則是長運宋人漕法便易如此而回船又有載塩之利今一歲大半在途風波之阻滞洪牐之停留回席未煖而文移又摧糿糧矣其視宋人勞逸何如

元時海運

大學衍義補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粟皆仰給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至京者歲多至三百萬石初朱清者亡命入海往來若風鬼熟知海道後就招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伯顏平宋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

璧等造平底船從海道抵直沽其初猶有中灤之運至後專仰海運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雖有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明初因之後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立濬立議欲仍通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一旦漕渠少阻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道也

會通河始末

大學衍義補元初糧道自浙沿江入淮由黃河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門（即古枋頭）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於京後

以壽張縣尹韓仲輝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建牐三十有一賜名會通河明初定鼎江南此河久於太宗肇造北京運至陽武者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艱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疏之始罷海運而專事河矣

通惠河始末

大學衍義補元初通州至大都京師北五十里陸輓官糧不勝其瘁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入都城滙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為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今廢墜已久諸牐雖存河流淤淺且今積水潭在禁城之北漕舟無停泊之所其啓閉蓄洩又非外人所得專若欲廣為疏濬又恐勞民動衆不如仍舊陸輓為便嘉靖中御史吳仲言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京軍支粮通州悉稱不便萬一燒毀倉廩則國儲一空此非細故宜尋通惠故跡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可省脚價二十餘萬上俞允明年功成軍民稱便

膠萊河議

大學衍義補嘉靖中給事李用敬言今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疏入遣御史往度言為費浩煩遂罷後言者復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餉運今山東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須石粗礦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費無益遂不更議然說者猶謂元人業已前驅矣奈何吝數千里之費而喪垂成之業哉

明人漕運

導源錄明人漕運之法前後凡三變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交收而沿江諸府縣糧並輸淮浙此民運也南直隸衛所軍官于淮安運抵徐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于德

州運抵通州上輸太倉此軍運也曰支運一歲四運軍民各半
宣德五年巡撫周忱與陳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
水次補給腳價及搬淺耗折蘆席諸費兌與衛軍與直隸
各省軍俱于附近水次領兌是謂兌運成化七年復允都
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雇工船于江南水
次交兌民加過江耗以遠近為差而臨淮徐德支運各就
水次兌之是謂改兌蓋一代之良法也

海運復而旋罷

導源錄成化中丘濬言河運視陸運省十三四海運視河

運省十七八宜尋元時故道與河漕並行甚利嘉靖三年
議者欲開膠萊河復遮洋總及海運事至萬曆初因漕臣
王宗沐請復行海運凡再運三百艘中壞七艘而海運遂
罷

治河之始

博物典彙禹貢九河既道按九河率在今河間之滄洲境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
者不與水爭利也

賈讓三策

通攷漢哀帝即位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
立國居民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留而置之不以為居室墾殖隄防之作近
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放河使北入海難者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以
萬數百姓怨恨答曰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
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
冀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

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堤
增卑倍薄此最下策然議者皆以為賈之中策乃上策也

明按丘氏曰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
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三法

宋元河患

大學衍義補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河道南徙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
縣四十五此黃河入淮之始元至正四年河決水勢北侵
安山沿入會通運河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東

行以復故道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殺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拒之謂之塞

明時河道

仝上明丘濬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自宋迄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汶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

營屯之始

經濟類編漢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事益寡蓋謂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按此營田之始也與以田屋令其人自為戰守用民而不用兵趙充國擊先零羌請罷騎兵屯田益蓄積省大費按此屯田之始也取其耕之所入者以省饋餉用兵而不用民宋咸平中營田襄州既又取隣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營多在邊州土著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但及給用則取之於是屯田營田異名同實矣

許下屯田

大學衍義補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率乏糧穀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斜谷屯田

通考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淮南屯田

博物典彙魏正治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

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耕且守歲得穀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粟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

襄陽屯田

大學衍義補晋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始至軍無百日之儲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按今羊杜所墾之田在今湖廣之荆襄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河南之唐鄧實為天下之中其田兼水陸而有之南北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誠循行其地可水耕者募南人耕之可陸耕者募北人耕之省歲漕而備儲積未必不由乎此

代北屯田

仝上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三十萬石

河北營田

通考宋太宗以陳恕為河北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恕言戍卒皆惰遊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止及淳化中臨津令黄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詔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至是議者乃息

明按馬氏曰古者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遊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餉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特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為農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京東屯田

大學衍義補元泰定中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次

漸征之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明按丘氏曰虞集此議在當時未曾行其後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先令閩浙濱海州郡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言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

明代屯田

經濟類編明代屯田專用衛軍凡有衛所之處即分軍以立屯堡以十分為率（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 軍田一分止粮十五石）邊方則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國初於龍

江等處屯田康茂才所屯充牧下令申獎百戶吳信侵暴屯卒誅不少貸每於五月報屯卷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者也

鹽名始著於經

大學衍義補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明按丘氏曰鹽之名見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資食用而已未嘗以為利也

鹽禁之始

仝上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其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征）鹽筴（策）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塚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本意禁人私自煮鹽託言恐妨農事此霸者之機權也）

明按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未嘗有禁法自管仲桓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鹽禁始興

官予牢盆

仝上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

官予牢盆（牢廩食也 盆煮鹽之器）敢私鬻鹽者釱（足鉗也）左足

明按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又按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昭帝時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以桑弘羊反覆辨難而止元帝雖暫罷之卒因用度不足復建自後鹽法雖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於管仲計近功淺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榷矣

劉晏鹽法

仝上唐劉晏為鹽鉄使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其始至也鹽利歲緫四十萬緡後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召商中鹽之始

仝上宋雍熈以後以用兵之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明按丘氏曰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盖以折中粮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優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寔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朝召商中納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儲急用增其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支者日多積者日少遂使存積亦無異於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二　帯經堂

稅茶之始

大學衍義補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究莫能充本儲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每十稅一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歷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拯贍也

明按胡寅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美名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陳恕稅茶法

同上宋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商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上等之稅取利太深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公私皆濟恕從之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壹　帯經堂

易馬之始

仝上宋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遂以茶易馬自熈豐来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

明按丘氏曰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盖虜人多嗜乳酪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也然則茶之為物非獨中國用而外夷亦莫不用焉明朝則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每年於行茶地方齋榜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貢為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帯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

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其視前代
奪民生日用之資以為國家經費之用者豈不天淵也
哉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經濟

成周兵制

通攷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即五
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之制天子六鄉六遂故為六軍康成謂遂之軍法亦如

六鄉則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
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
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
軍耳

明按吳澄曰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
鄉大夫卿一人及有事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軍將即鄉大夫之鄉也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教練調

通攷馬氏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里四十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作事之外家〻使之為兵人〻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

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八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多則人皆習於兵草調發簡則人不疲於兵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漢時兵制

經濟類編漢時兵制平地用車騎山澤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各隨其地之所宜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有車騎廬河潯陽會稽諸處有樓船

[illegible]南北軍

同上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之南北軍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衛京車尉主之南軍有郎衛軍衛之別如三署諸郎期門羽林皆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是調兵而衛也八校胡騎是募兵而衛也

明按丘氏叫改之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南皆為南軍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更有三品

同上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黨正身供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輸之縣官以給戍者也漢法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然不願行者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之法踐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願行者自雇代行者

唐兵三變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兵制凡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其後府兵廢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及其末也强

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府兵

同上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未幾復十二軍軍置將軍一人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十六衛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皆國家宮禁之兵

明按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韓黥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其置府立衛乎又按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又按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倣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也

彍騎

通攷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方鎮

大學衍義補唐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曰方鎮

明按丘氏曰節度使之名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漢唐徵兵之制

通攷林駉曰漢之徵兵始為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為長屯長屯變為遠征而徵兵之制壞矣唐之徵兵始為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軍而徵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禁軍

通攷唐所謂禁軍者南北衙是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神策軍之為禁軍起於代宗時初肅宗時中使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統神策軍屯於陝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其軍迎扈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後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後復加護軍中尉以寵

之後至昭宗播遷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等嘗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以解梁兵乃還長安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

明按馬氏曰神策萌芽於肅代之時而磐固于德宗幸鳳天之後其极劫制天子專擅廢立而其末也則外召賊臣覆亡宗社蓋唐自中葉以後強藩擅權禁衛寡弱其僅存者復為神策所併視同中人之私屬至昭宗時外不足以定寇而內徒足以脅君逮中人誅神策廢而唐遂亡矣

宋兵制有四

通攷宋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二司而籍藏樞密院禁兵者天子衛兵也摠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曰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

之兵也如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及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荊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司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皆蕃兵也

四輔兵

博物典彙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為南輔襄邑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謂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每輔各以二萬人為額

明按歷代建都皆有輔郡以藩衛京師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三輔宋以潁昌襄邑鄭州澶州為四輔蓋與京師將邇則有急易於徵召無緩長不及之患萬居重馭輕之善術也

澤潞民兵

經濟類編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男三選其一農隙則

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節內得勁卒二萬遂雄視山東稱昭義步兵此民兵之最精者也

保甲之弊

通攷宋神宗時王安石變募兵為保甲哲宗即位司馬光上疏請罷之畧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今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半為兵也摠問四時五日一教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是稼穡之業盡廢也又巡檢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坐索賂遺妄加鞭撻小民侵肌削骨無以供億使之戍邊其敗北可以前料況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反以資盜也夫奪其衣食既無以為生而又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蓋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

明按保甲既行有失業之迯有鞭笞之患有誅求之患民至有毒其目斷其指灸烙其肌膚以求免者其情亦可哀矣總之善行之則為澤潞之民兵不善行之則為

熙寧之保甲後之謀國者其無蹈安石之覆轍哉

車戰

通攷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

明按馬氏曰兵雖凶器然古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不備以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過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為子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尚不迫人於險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烏散輕進易

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車用徒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概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宋吳淑請復車戰法

通攷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非馬爲行塞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轅軛駕以牛

車上置槍以刄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勝要術也

成周馬政

陳祥道禮書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種馬上善似母者玉路駕之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此公馬也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漢有五監六廐武帝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閒馬至七十萬開元閒至四十五萬匹與周之馬數絕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分也

明按成周之馬官民通牧如丘甸歲取此牧之民者也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召發如天子十有二閑此養之官者也外如衛之騋牝三千以諸侯之國而及

天子十有二閑之數此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自阡陌開井田廢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時馬政

通攷林駉曰漢初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數十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南北至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

內郡废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孳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匿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騶馳習出玉門關至輪臺之悔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唐時馬政

通攷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初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

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於岐豳涇寧間（郎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地廣千里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馬多地狹不能容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丘氏曰此後世以官爵易馬始）之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雲錦成群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明按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宋人馬政

博物典彙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然與其畜之於民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也民間畜養馬必不精況民多受其害乎市之於戎則所費益廣牧數不加況

戎反享其利乎此宋朝所以專於監牧也初置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估馬司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自河北至許州有十八監西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復置馬監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群牧議勸石於監信乎監牧為便且至急也

戶馬法

大學衍義補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攷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文彥博曰近時議馬政者多不深究本末

棨詳利害乃欲賦牧地於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豈凶皆可得乎又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保馬法

通攷元豐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其教閱每一都保（十戶為一保）養馬五十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以領其事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之家蠲其征役

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

明按馬氏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安石以為京畿百姓按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夫民本非樂為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多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長慮却顧而靡然從之矣及其久也馬之斃者倍償不訾且奉行之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矣

市馬

大學衍義補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場六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經度其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明按仁氏曰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

然多費而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戰騎取之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西北高寒之地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與掌得人人何患於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明人馬政

大學衍義補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則始牧於官後畜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明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

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羌者乎其牧養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其法亦精且密矣又云明末西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與宋人保馬相類但宋人保甲養馬不願者聽明末則論丁養馬不問其願與否也況宋人所謂保馬者不供他役明末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群長小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人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糗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尤甚焉

周人簡閱

大學衍義補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漢人簡閱

博物典彙漢制當以九月令太守都尉令長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劉與膢同秋獵以祭之名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為礼也）兵官皆肄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明桉丘氏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陣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為八：六十四也

唐人簡閱

同上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郊外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陳之法凡教為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矛戟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臥即跪旗舉即起聞鼓即進

鳴金即止

宋人簡閱

曾南豐集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習焉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宋興益精其法壯鋭者升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屢次自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材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為疑而簡練之綱遂踈騐黜之法益怠矣雖天子丁寧欲救其弊而羣臣莫能本其意焉

劍舞

大學衍義補宋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統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漢文帝除肉刑

通攷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旦舂黥劓斬趾皆肉刑文帝以髡代黥完即髡也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城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舂婦人舂米也言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滿二歲為鬼薪白粲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也白

粲擇米使正白三歲刑也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明按馬氏曰孝文除肉刑三而不及宮刑景帝并宮刑除之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諸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隋律

大學衍義補隋定新律一曰死刑有絞有斬二曰流刑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役五年改為三年

唐律

同上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

明按丘氏曰舜典惟有流而無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居作則是兼徒矣

刺面之法

同上舊制流配止於遠地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為戢奸重典宋因之

明按丘氏曰晉復刺面之刑是肉刑久廢而黥刑復用也彼衰世庸君固無足責宋太祖以仁厚立國亦因之而不革其後乃以刺無罪之士卒其為仁政累大矣

禁鞭背

通攷唐太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附於背嘆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除刖足

同上太宗二年復定律令凡絞刑之屬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裴弘獻駁律令房玄齡等又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禁凌遲

通攷大中祥符七年御史臺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為此況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又入内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賊因請擒獲强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臣所捕賊送所屬依法論决毋為慘毒

明按馬氏曰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凌持（亦作凌遲）之刑祖宗時未有也又曰凌持之法昭陵以前雖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盛於熙豐時）而以口語狂悖者皆罹此刑矣

敕令格式

容齋隨筆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皆為式

赦非常典

大學衍義補光武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明按虞廷肆赦亦以其人所犯之罪或出於無心之過誤故直赦之前漢有言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後世

一遇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不問其過誤故犯而一概除之是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豈盛世之法乎丘氏以為危疑之時赦不可無々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承平之世赦不可有々則姦宄得志而良民不安真確論也

贖非古法

大學衍義補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閱（視也）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鍰）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

差五百鍰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明按贖刑非古法也舜典所云金作贖刑者特以寬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也穆王之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則是有財者皆可以殺人也與舜典所云異矣夫子刪書而錄呂刑蓋以垂戒後世耳漢惠帝令民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孝文納鼂錯之說募民納粟塞下以除罪武帝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夫刑者一成而不變旨也今使殺人之人皆得以贖焉其有傷於治體多矣豈非穆王為之作俑乎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函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官制

歷代官名異同

古今釋疑官制變更最易淆亂然攷其細微因革各志自詳蓋有名異而職同名同而職異前小而後大前大而後小者不可不辨也如唐之同平章宋之參知政事猶漢之御史大夫也丞相始於秦漢因之御史大夫副丞相事漢書云薛貢常臣造為宰相薛宣常賢臣衞乃

是丞相而貢為但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丞為將軍通典曰吾今之聞平章當及參知政事之類則漢之御史大夫正唐之平章事也唐平章在參政之下宋平章在參知之上而唐之御史大夫則與漢之御史大夫異唐御史大夫乃漢以來御史中丞也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猶周之大行人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即是官也漢改鴻臚為官有行人而今之鴻臚則與漢之鴻臚異今之鴻臚乃漢之謁者掌鳴贊之事晉以後之侍中即為宰相非秦漢之侍中侍中本秦丞相史也漢為加官至晉則掌機要遂為宰相之任唐以後之僕射猶今之內閣亦非秦漢之僕射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成帝時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至唐則遂為宰相矣又若而漢之民曹非後周之民

部漢成帝置民曹凡吏民上書悉經此曹理之後漢改主繕修功作鹽池苑囿後周民部則今戶部也魏晉左右民尚書非隋唐之民部尚書魏置左民尚書晉置右民尚書宋齊皆有左民尚書多領工官而漢始無掌戶籍隋唐民部尚書則今之戶部也東漢以來之御史非周之御史周官御史掌贊書而掌法令戰國時亦有御史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秦漢乃為糾察之任北齊以來之光祿寺非漢之光祿勳漢光祿勳乃秦郎中令掌殿掖門戶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唐改司宰光宅中改司膳卿今之光祿寺也亦掌膳食漢之宗伯不同於周之宗伯漢之宗伯即今之宗人府也周之宗伯則今之禮部唐之閣老不同於今之閣老唐以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今則稱殿閣大學士唐之三司不同於東漢之三司東漢以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司唐以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唐志凡

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此三司又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漢之九卿不同於三代之九卿夏商九卿周六官與三少司儀列上掌外制之法左九秋卿大夫位為六卿三孤也漢置秦自丞相御史大夫外有正卿九太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亦曰九寺大卿魏晉宋齊如舊北齊以寺唐亦因之皆曰某卿中書本漢之宦官也至唐而為三省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魏為中書令又置監并掌機密至唐則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樞密使本唐宦官至宋而為兩府唐初於政事堂後五房設樞密房以主書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二院以宦者為使權與宰相等唐莊宗即位以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始以外官為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如此異同不可勝數前小而後大者如尚書

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漢初尚書令銅印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郭子儀以勳高當拜中書令因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前大而後小者如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率相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有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大又有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而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衛不入品從至為冗長今為錦衣衛之班役侍郎亦前小而後大漢侍郎則郎中滿三歲皆至唐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皆為宰相宋檢校提舉亦前大而後小晉有檢校御史唐皆加檢校尚書宋治平二年置黜請皇子及宗至卑秩除俱校三師官熙寧中遣使提領糾通角提舉長平同又置都大提舉廟臺故事舊有提舉官政和七年又有提舉官觀之名今則檢校提舉皆為將秩與前此大相懸矣古今懸絕若斯姑舉一二以概其餘

阿衡

尚書注疏太甲上篇云惟嗣君不惠於阿衡傳云阿倚衡平也疏曰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則阿衡為商之官名無疑矣王氏曰阿大陵之有助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故亦曰保衡蘇氏乃謂伊尹之號為阿衡其說不知何據說命篇曰昔先正保衡亦指伊尹豈保衡亦尹之號乎以為官者是也

相公

日知録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洪武中革去丞相則有公而不相者如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止有此二人耳

三公三孤

事物原始周始立太師太傅太保惟玆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呂東萊曰三公無職而六卿有職三公坐而論道而

六卿行道也

三公兼統六卿

山堂攷索呂東萊曰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皆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以三公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建之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統於一而國家無多門之政也

三事

山堂肆考三公曰三事以其主天地人之事故云

三公兼官

山堂考索呂東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是以一人而兼六職矣至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

三公沿革

山堂肆考秦不師古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漢因秦舊至哀平間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置太師太傅太保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後漢魏晉江左俱因之後周依周禮改為三公隋又改為三師李唐因之宋初無所改政和二年詔云古無三師之稱合依三代為三公若降三公即為宰相靖康末詔依元豐故事以僕射為宰相三公止為階官不復與三省之政元依漢唐舊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明按周制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

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

三孤沿革

山堂肆考尚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秦漢而下省之後周置三孤以貳三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元豐肇新官制於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云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非三公也並罷之依周制立三孤為次相之位

漢世三公無定名

山堂考索漢官因於秦襲視古設為特敎而三公之名尤

甚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重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後日僭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令監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至於今而樞密與丞相並行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并失其實矣

明按雲麓漫抄云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採用之但改司馬為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乃諸侯之制漢人止採六國之制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三司五府

明于慎行穀城筆塵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隲為車騎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來遂有儀同之名矣西漢有三府丞

相御史大夫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五公八公

仝上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是為五公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則有八公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乎

漢世封侯之濫

山堂考索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封王者謂之諸侯王皇子封侯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侯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寵官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弘封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如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封侯者欒大封為樂通侯是也

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先王列爵分土之意矣

左右相

通典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阿衡仲虺為左相是也書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故秦悼武王置左右相漢高后亦置二相唐龍朔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武后又改尚書僕射為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又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為僕射又以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至德初復舊

相王師相公相

金壘子三國魏司馬昭以相國進爵晉王南宋義康以彭城王領相當時謂之相王宋賈似道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詔命皆稱為師相蔡京自以太師領宰相令人呼已曰公相不得呼相公以太師是三公故也秦檜亦然大抵宋世宰相皆稱相公凡使相亦稱相公惟以三公正真相之位者乃稱公相云

明按老學菴筆記云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使相

石林燕語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皆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藩鎮亦帶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之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為相也

明按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沖平羌有功詔沖督河西四群兵為節度唐時節度使之名肪此唐制緣邊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故謂之節度使

閣老

事物原始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為閣

老判本省雜事一人知制誥疑閣老之名自唐始

平章之名

石林燕語唐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大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為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為用懷貞故事

明按唐會要云唐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盧欽望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詔竇懷貞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則平章之名自盧欽望始非始於竇懷貞也

唐同平章非正相

穀城筆塵唐時以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遂以同平章政事為正相而以參知政事為次相然則宋之參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明按事物紀原云唐有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任蓋行丞相之類耳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周澤行司徒事也

三府四府五府

玉海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云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府虞詡傳永初中詡曰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凉州數人注云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張楷傳五府連辟注云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兩府

穀城筆塵唐初樞密於政事堂後設五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其權與宰相等唐莊宗始以外官為之其任亂於宰相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明按漢時以丞相府御史府為兩府

宰輔沿革

梁谿漫志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至嘉祐時始用兩相元豐改官制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靖康後仍為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

僕射為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樞直

事物紀原職林曰五代朱梁太祖開平二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直學士後唐復為樞密院亦曰樞密院學士宋朝會要曰後唐莊宗同光中置樞密直學士即朱梁崇政院判官之職也

兩制

山堂考索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為內制中書令知制誥為外制總謂之兩制

明按翰林之職自唐玄宗始為之古無有也

內相

事物紀原唐百官志曰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其後選用益重號為內相又陸贄傳云贄入翰林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則是其稱自陸贄始也

六官法天地四時

陸德明釋文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設官分職以法之

明按山堂考索曰成王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無總之義天之至尊惟萬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可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愈無義古者司徒掌教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是乃司空掌土也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德以象仁今謂之禮夫禮豈能生物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夏方物之盛而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是已司空掌土謂

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既不言所取必無義明漢儒臆說可知也

冢宰不言司

鄭康成周禮注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所以總馭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也

明按漢初曰常侍曹後漢曰選部魏始曰吏部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司列少常伯

司祿當屬天官

元吳澄三禮考注司祿地官也其文缺似不可攷然由其

名可以知其職如司勳司儀之類皆名與職副今曰司祿則所司者必仕者之俸祿也祿以馭富天官之職也則是官也不當屬之地官明矣

冢宰非宰相

全上澄按賦財雖經邦大計然非宰相職也世謂周公以冢宰制國用故理財之事宰相當究心者蓋世人不知冢宰非宰相也特六卿之一耳按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大是之謂宰相三公職在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職在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曷嘗有理財之事乎至於分命六卿則以天下之事分職而掌之以冢宰居六卿之首統百官均四海其權猶重於其次五卿故以制國用委之然亦不過制其盈詘多寡量入為出而已非獨區區從事於財用之末也後世之為宰相者專以理財為能事可嘆也哉

六曹侍郎

隋書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益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

郎中

天中記周官下大夫即郎中之任也秦有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

明按通典云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明按吳孫休時始有戶部尚書之名晉曰度支尚書六朝因之民尚書隋開皇二年改度支為民部唐修隋志以廟諱故謂之戶部元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戶部龍朔二年改戶部尚書為司元太常伯

宗伯

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神鬼地祇之禮鄭注云不言司者以鬼神非人之所主故也

明按大宗伯曰春卿即唐虞秩宗之職東晉宋齊梁陳曰祠部尚書隋曰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

司馬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鄭云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

明按大司馬亦曰夏卿古者兵車一乘四馬故以馬名官隋曰兵部尚書唐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

司寇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明按自陳至隋皆曰都官尚書後周始有刑部大夫隋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尚書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

司寇名號更革

山堂考索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曰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時更造故僖公二十八年晉士榮為大士文十一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曰陳司敗昭十四年卜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世官號不同也

司空

白帖尚書大司空亦曰冬卿

明按晉宋以來曰起部後周及隋曰工部唐龍朔二年改司平太常伯

九卿沿革

山堂肆考漢置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漢景帝改為大理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梁始置太府卿也亦謂之九寺大卿又置執金吾大長秋將作大匠共十二卿梁天監中以太常宗正司農為春卿太府少府太僕為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都水為冬卿北齊謂九卿為九寺隋唐因之宋初雖設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以來裁汰冗賸除太常大理寺不罷

外宗正併太常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紹興中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

明按九卿亦曰九列漢韋玄成傳悔我九列注云九列九卿也

太常卿

山堂肆考舜命伯夷作秩宗即太常之任也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惠帝又更名奉常景帝又曰太常王莽改為秩宗梁曰太常卿北齊曰太常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光宅初曰司禮卿宋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元豐正

改司平太常伯

九卿沿革

山堂肆考漢置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漢景帝改為大理）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梁始置太府卿）也亦謂之九寺大卿又置執金吾大長秋將作大匠共十二卿梁天監中以太常宗正司農為春卿太府少府太僕為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都水為冬卿北齊謂九卿為九寺隋唐因之宋初雖設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豊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以來裁汰冗職除太常大理寺不罷

外宗正併太常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太府司農併户部光祿鴻臚併禮部紹興中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

明按九卿亦曰九列漢書玄成傳恆我九列注云九列九卿也

太常卿

山堂肆考舜命伯夷作秩宗即太常之任也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惠帝又更名奉常景帝又曰太常王莽改為秩宗梁曰太常卿北齊曰太常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光宅初曰司禮卿宋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元豊正名始專其職

明按顏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至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又按馬永卿云自唐以来呼太常卿曰樂卿或曰太常為禮樂之司其不呼為禮卿何也蓋前漢食貨志置賞官曰武功爵第八爵曰樂卿故後之文人但取二字用之耳（古今攷九卿次第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太僕五大理六鴻臚七宗正八司農九太府）

光祿

仝上光祿漢官也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掖門户及主諸郎

之任殿中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勲梁曰光祿卿北齊兼掌穀膳隋則專掌飲膳不復掌宮殿門等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宰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膳卿神龍初復舊

明按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魏晋以来有左右光祿及光祿大夫重者加以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漢世光祿大夫銀印青綬故號銀青光祿大夫

衛尉卿

山堂肆考衛尉秦官也掌宮門衛屯兵漢景帝更名中大

夫令尋復為衛尉王莽及後漢初並罷之獻帝復置梁曰
衛尉卿唐武德初罷之貞觀初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衛
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又改為司衛卿神龍初復舊
明按胡文煥事物紀原云尉罻也古兵獄之官所以罻
羅奸邪也

宗正

山堂肆考宗正周官也周初封建宗盟始選其宗中之長
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是也漢平帝
更名宗伯王莽改為秩宗東漢復為宗正晉曰大宗正梁

曰宗正卿隋罷不設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宗卿光宅中改
為司屬卿宋曰宗正寺

太僕卿

事物原始太僕周官也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納王
之大命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是也秦漢時有太僕主簿
唐初命太僕張萬歲恭其馬政後世因以典牧馬之事屬
明按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卿

大理卿

山堂肆考大理古官也唐虞以臯陶作士士理官也秦時
為廷尉漢初因之景帝改曰大理武帝又曰廷尉哀帝又
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東漢又曰廷尉晉宋齊俱因之梁
曰廷尉卿又曰秋卿北齊為大理卿隋置大理寺唐因之
龍朔二年改曰祥刑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曰司刑寺
神龍初復舊宋大理寺以京朝官或一員或二員判寺事
明按大理寺曰大棘又曰棘署又曰北寺

鴻臚卿

事物原始鴻臚卿漢官也即周禮大行人之職初秦置典
客又有典屬國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因之景帝更名大

行令武帝改曰大鴻臚王莽改為典樂
明按胡廣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唐
龍朔二年改為司文卿光宅初改為司賓卿

司農卿

山堂肆考初秦置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
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後又改為納言東漢復
為大司農梁曰司農卿又曰春卿後魏又加大字唐龍朔
二年改曰司稼卿咸亨元年復舊

少府卿

山堂肆考周禮天官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受其貨賄之入秦漢以下不置其職所司分在司農少府至梁始置太府卿陳及魏北齊皆因之隋大業五年始曰少府監唐龍朔二年改為外府卿咸亨初復舊

明按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

九賓

西漢儁言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常昭曰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官制

勳品

稗史彙編勳品自齊梁有之今柱國而下是也周禮王功曰勳蓋取諸此舊唐書云百官之勳品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耳

階

梁谿漫志元豐三年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從一品左右僕射為特進正二品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左右丞為光祿大夫晉魏從二品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大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朝議大夫

六朝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夫後行為朝
奉大夫（以上自正四品至從五品）員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及起居
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
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
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郎大理
寺丞為宣德郎（政和改宣教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
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
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以上自正六品至從九品皆文官也）

明按以上皆文官階自晉魏以後皆有之唐崇寧大觀

政和之間文自開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階武官下班祗
應凡五十二階

資

稗史彙編明文資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為正一
品至從九品將仕佐郎凡四十六階並因元舊

勳

函史唐時官制勳十有二上柱國正二柱國從二上護軍
正三護軍從三上輕車都尉正四輕車都尉從四上騎都
尉正五騎都尉從五驍騎尉正六飛騎尉從六雲騎尉正
七武騎尉從七

明按勝國官制文臣勳至從五品止武臣勳至正六品
止文武正一品左柱國右柱國從一品柱國文正二品
正治上卿從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從三品資治
少尹正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
尹從五品協正庶尹文官再考乃得授勳

爵

函史唐爵十有二王正一嗣王郡王從一國公從
一郡公開國公開國郡公正二開國縣公從二開國侯從

二開國伯正四開國子正五開國男從五

明按勝國以爵三等酬武功有公侯伯無子男

號

同上唐制賜中書樞密臣僚曰推忠佐理協謀同德守正
亮節翊戴贊治崇仁保運經邦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
臣曰推忠保德翊戴守正亮節同德佐運崇仁協恭贊治
宣德純誠保節保順忠亮竭誠奉代効順順化初賜四字
次加兩字賜將士禁軍曰拱衛翊衛衛聖保順忠勇拱極
護聖奉慶果毅爾衛加兩字

明按明太祖勅開國武功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靖難武功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宣德以後止易靖難為翊運餘皆如舊

三院

事物原始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今左右都 中丞二人今左右副都 其屬有三院今併其二 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

御史

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至周之柱下史即漢時以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文書是也至漢始有侍御史之名漢武帝時始有繡衣侍御史秦始皇以御史監理諸郡始謂之監察御史隋開皇三年亦置監察御史唐宋因之

明按御史本記事之職秦漢以來始為糾察之任御史大夫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自隋及唐皆曰御史臺

獨坐

後漢書光武建武元年宣秉拜御史中丞特詔與司隷校尉尚書令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南床

唐書唐制御史故事食坐之南設横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也惟侍御坐焉

明按唐人稱侍御史曰端公

憲長

餘冬序錄今世類以憲長稱按察使非也按宋人筆錄實

元中御史府缺中丞仁宗問李叔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云呂夷簡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然則憲長者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侍中

事物紀原侍中古官也風后為黄帝侍中周有常伯見尚書立政秦漢為侍中徐堅初學記曰秦取古官置侍中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來往殿中奏事故謂之侍中漢魏始為樞密之任梁又以為宰相職事唐侍中與中書尚

書二令丞為真宰相矣
明按侍中雖比二千石裝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
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
特聽掌御座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為執虎子
至唐遂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時主射之官至唐
亦以為宰相之屬古今輕重不同如此
三臺
天中記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
史為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中臺為文昌臺垂拱

元年又改為都臺神龍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八座
事物紀原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梁齊因之隋
唐至今令僕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其事自
漢東京始
三省
于慎行穀城筆塵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
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
為中書令即隋時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時納言
皆正宰相也後又改中書為紫薇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
僕射為左右丞相
門下侍郎
事物紀原秦有黃門侍郎歷代不改與侍中俱管門下衆
事凡禁中黃闥故號黃門唐天寶元年改曰門下
散騎
事物紀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本二官魏文帝黃初初
合散騎常侍為一官唐顯慶中分左右左隸門下右隸中
書

給舍
穀城筆塵唐時稱給舍者謂給事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
事中為給舍以中書舍人為中舍則合給舍為一官矣
明按容齋隨筆云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
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之通直郎也
近時士大夫稱中書舍人為中舍殊可笑
諫議
事物紀原秦置諫大夫後漢光武增為諫議大夫歷代不
改唐龍朔中屬中書開元後歸門下正元四年五月分左

右以右諫中書

起居

事物紀原周有左右史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蓋起居之本也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后自撰明帝起居注則其事似在宮中古女史之職也起居之名始此魏晉以降著作掌之後魏置起居令史别置修起居注隋煬帝置起居舍人唐貞觀二年於門下省置起居郎顯慶中復於中書置起居舍人以郎為左史以舍人為右史

補闕拾遺

事物紀原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掌諷諫中宗以來有左右闕元時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宋朝會要曰雍熙五年二月詔改補闕為左右司諫拾遺為左右正言蓋太宗欲諫官修其職故改其官號也

中書令

事物紀原舜納言周内史皆中書之任也漢武游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唐百官志則曰秦始置中書謁者漢元帝去謁者字漢魏品卑而任重隋文帝廢三公府寀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為宰相職林云漢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以士人為之魏文帝黄初初改秘書令為中書令

明按于慎行穀城筆塵曰漢時有中書尚書尚書是士人中書則宦官也江左以後乃以尚書中書列為兩府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疎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隷之則中書外廷臣也今之内閣則漢之尚書令之司禮監則漢之中書也

明又按中書門下兩省班序各因其時唐代宗以前中書在門下之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中書之上

小鳳

升菴集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有鳳池也宋人猶襲其稱謂

尚書令

事物紀原尚書令三代冢宰之職也秦漢置尚書令於百官無所不主漢武元鼎二年始以張安世為之初學記曰秦官也漢因之

僕射

事物紀原僕射秦官古者重武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漢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獻帝建安四年以邵榮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此分左右之始也

六傅

事物紀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漢時止有太傅少傅至晋有天下愍懷建官乃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洎三少為六傅

賓客

事物紀原唐顯慶元年正月以于志寧等為太子賓客此以賓客名官之始也

詹事

事物原始詹事秦官歷代因之應劭曰詹給也為給事於禁庭也漢景帝以竇嬰為詹事宣帝以孔霸為太子詹事唐時始於詹事府置少詹事一人以貳詹事

明按秦有中庶子漢有太子庶子魏有太子中庶子晋有洗馬魏有太子侍講職林云開成元年宰相李石奏置太子諸王侍讀論德則始於唐之龍朔中允則始於宋之大中祥符此皆東宮官屬也

國子祭酒

事物紀原晋武帝咸寧中初立國學始置國子祭酒國子博士六人

明按祭酒者尊稱也史記荀卿在齊三為祭酒漢書張安世號稱祭酒建武初置五經博士以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之祭酒者尊重之稱也

唐大小三司使

唐職林唐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之謂之大三司使又使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官謂之小三司使

三司

澠水燕談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趙彥衛雲麓漫抄唐初判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唐太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為提舉興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後析為三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而又

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計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別使迨元豐初不廢今米歸尚書省

明三司

稗史彙編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為三司唐謂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明以大理都察院刑部為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為三司

山郎

西漢博聞楊惲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十二　帶經堂

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巖郎

程大昌演繁露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櫓謂之廊巖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也

氷廳

稗史彙編魏代始於尚書置祠部歷代因之不改人呼為氷廳言其清且冷也

駙馬都尉

馬永卿嬾真子錄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都尉官名也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

明按歸田錄云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雖士大夫亦不免如皇女為公主其夫為駙馬都尉是已至於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封縣主者謂其夫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樂府

顧炎武日知錄樂府官署之名其官有音監有游徼後人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十三　帶經堂

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

明按耳食之家紕謬不一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猶碑碣所載之文即名之曰碑碣是皆今人所習而不察者也

如京使

金壺子撫荃王西石問余曰宋史稱如京使何官也予曰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蓋倉使也王公不以為然偶閱事物紀原云唐以前以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充太倉使五代梁始改太倉使為如京使則非倉使明矣猶今之

巡倉則用御史耳

漢官名

焦氏筆乘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河而見豈因事置官而已即罷之者乎

戊己校尉

日知錄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名有正位而戊己(寄旺)故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亩　帯經堂

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

象胥

玉海周禮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詞命注云象胥譯官也胥讀為諝謂象之有才智者(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象胥即周語之所謂古人也)

隋以後刺史

日知錄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為刺史持御都督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矣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有時改郡為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為郡則謂之太守)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猶今之總督隋以後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

監司

事物原始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漢代監司之職也漢初遣御史監三府郡察詞訟其後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三　帯經堂

復置監察御史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本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其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又置提點刑獄凡四司明分天下十三布政使司又設按察司以司憲度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旅謂之三司

方伯

見開捜玉古語以州為方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詩云徐方不庭故以州伯為方伯後世稱布政曰方伯蓋據此也

府尹

事物原始漢京兆河南曰尹唐以州郡建府者皆曰尹宋有開封府尹臨安尹

太守

事物原始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惟太守增一馬為五馬太守書曰外有州牧侯伯即此任也秦罷侯郡置守尉監漢景帝更名太守唐武德元年改為刺史

令長

事物原始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宋曾要曰周衰六國置縣邑其長孫晉曰大夫魯衛曰宰

楚曰公曰尹秦曰令曰長

知軍州事

梁谿漫志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無所不統也

唐諸司亦有亭長

懶真子錄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亭長六人又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今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亦有之也

任子

山堂考索任子之說起於劉向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亦以父任為郎中釋者曰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宋蘇洵上神宗書曰所謂任子者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

無害都吏

野客叢書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師古注云無害言最勝又云人無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云無害都史如今公平吏也蕭何以文無害正如此

官銜字義

老學菴筆記官銜之名起於近代當是選曹補授之時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

拜官有兩義

金疊子考之史傳拜官有兩義一授而拜之一拜而受之三國志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其聞黃忠為後將軍甚怒不肯受拜用費詩言大感悟即受拜此為授者拜也宋書殷景仁丁母憂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紀綱代拜景仁臥疾五年使為揚州僕射遣使者授印

綬主簿代拜即受者拜也嘗闕公為將軍事若登壇禮隆
推轂拜而授之特異常典才宋之領軍雖襲將軍之號然
非征戰之寄矣

牙門將

野客叢書孔氏襍說云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後遂
以牙為衙此說非也猛獸以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
旗門謂之牙門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
是也是也古人行兵必擇吉日祭牙皆謂武備之意孔氏
以牙為衙之說恐未必然

明按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北齊書作衙門疑牙
衙二字古人通用

柱國

事物原始上柱國楚之寵官也楚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
陳軫問曰楚國何官貴昭陽曰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
立柱國大將軍後周建德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然
柱國之官以酬其勳勞寔不理事故唐以為勳官

護軍

事物紀原秦有護軍都尉漢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統諸
將歷代為將領之任唐武德七年改下統軍為護軍副為
副護軍又有上大將軍大將軍貞觀十一年改上大將軍
為上護軍大將軍為護軍

輕車

事物紀原漢武帝初置輕車將軍始以公孫賀為之又有
輕車校尉唐採其名置上輕車都尉及輕車都尉舊唐志
曰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
同三司為輕車都尉

騎都尉

事物紀原漢武帝元鼎二年置騎都尉初以李陵為之唐
採故事置上騎都尉與騎都尉舊唐志曰武德定令改隋
儀同三司曰騎都尉

四騎尉

事物紀原驍飛雲武四騎尉並隋置為文散官舊唐書百
官志曰武德定令改隋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
騎尉師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唐以為勳官宋因
之

府史胥徒非王臣

山堂考索言上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策簡命之則為王臣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為辟除者非王臣也

明按王氏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召令蓋有契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召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以統之一胥而十徒從焉謂之胥者以其賤而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者以其職尤卑而趨走以供役也

文學掾

歸正集郡縣之有學官自漢時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始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設官謂之文學掾

鬻爵

歸正集鬻爵之制人皆以為起於鼂錯而不知秦始皇四年已令百姓納粟拜爵矣至唐肅宗時乃鬻及學校焉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納錢百千者同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別駕

歸正集今人以通判為倅者周禮有王之倅車倅車副車也謂為太守之副也漢謂之贊治隋謂之別駕唐高宗改別駕為長史又曰半剌以其居剌史之半也然則別駕之名同知通判皆可互稱也

明按今之府同知即古之郡丞也宋初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又按唐六典曰後漢置別駕歷代皆有之通典曰從刺史行部別乘一副車故謂之別駕

上佐

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曆十三年制刺史有故及缺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又宋周必大吉州通判壁記云郡丞秦官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

事之長耳

少府

懶真子縣令呼為明府故縣尉呼為少府以亞於縣令

倅車

山堂肆考胡文恭行張士燮制云分乘倅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別駕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明按從事之長秦曰郡丞漢曰治中別駕隋曰長史司馬煬帝置郡贊治後又改為郡丞唐曰長史別駕宋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大郡置兩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

户者不置

教授沿革

山堂四考漢郡國有文學自文翁治蜀時始平帝時學校各置經師一人庠序各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職唐府郡置經學士一人開元中每鄉各置一學仍擇師令其教授宋初設廬山白鹿洞書院及崇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未建州學也寶元慶曆以後州郡無不置學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道諸生掌其課試之事

客卿

刊誤李涪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適列國為客卿如孟軻在齊樂毅在趙鄒陽在梁伍被在吳是也後世不復有此名矣

兼領

玉堂漫筆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以後又制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以趙充國為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位著

左國諛詞晉語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注云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博士弟子

玉海漢武帝時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是時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事其師如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禮教薄漢儒可輕議哉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科目

後世諸科所由始

通考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此賢良方正極諫科所由始也元光元年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孝廉科所由始也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此明經科所由始也唐武后策問貢

士於洛陽殿此殿前試士所由始也

明按漢時賢良方正與孝廉科並行然賢良對策輒百餘人而孝廉之選或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才學者皆可充選而孝廉無對策之事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又按武帝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避光武諱改秀才為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此秀才科所由始也

孝弟力田

玉海漢惠帝詔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帝十二年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

孝廉

王伯厚通鑑答問古者三年而賓興其未仕者六行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故選舉行而風俗淳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董仲舒發之其亦昉諸此歟

獨行　有道　至孝　明經

玉海漢武帝元狩六年詔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此獨行科所自始也光武求有道之人徵詣闕上此有道科所自始也桓帝元嘉元年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

此至孝科所自始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永壽二年詔學生滿二歲一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更二歲試通三經者為太子舍人更二歲試通四經者補郎中郎中試通五經者補吏其不得者復試此明經科分年考課之所自始也

隱士

玉海後漢書李充傳延平中詔公卿二千石舉隱士大儒特召充為博士易賁卦疏漢召隱士用羔雁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

建初四科

玉海漢章帝建初八年詔令三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志節二曰學通行修三曰明達文法四曰剛毅多畧

甲乙丙科

日知録甲乙丙科始見於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唐時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有乙科而已）

開皇　什

玉海隋書文帝開皇十八年詔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

大業十科　二科

玉海煬帝大業三年詔十科舉人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才堪將畧膂力驍壯文武職事五品以上舉有一於此不必求備五年詔四科舉人學業才藝膂力絶倫堪理政事立性正直

唐科目

日知録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凡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王安石罷諸科始）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唐秀才

日知録通典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明按隋煬帝始置進士科而鄉舉里選之法至此盡變

唐明經進士

通典唐科目最多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明按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專以德行漢制孝廉茂才等

科亦舉經術魏晉州郡皆置中正清諶之士猶知畏忌不敢放恣至隋置進士科以後始專以文詞試士矣

唐明經

日知錄今人但以貢士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常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明按顧炎武曰唐時入仕之路明經爲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謂其不能通經權文公云

注疏猶可以質驗不然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唐進士

日知錄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進士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

唐舉人進士非定名

日知錄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書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詞藻宏將舉人閒策外別試詩賦各一首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次年再舉非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言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詞非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舉人言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謂之舉人非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顯慶四科

玉海顯慶元年詔四科舉人一曰孝弟力行二曰經史儒術三曰藻思詞鋒四曰廉平強直

百篇舉

玉海唐登科記長慶元年有日試百篇二人六年有日試百篇童子又有日試萬言者

明按明史彙編云唐吳士孫嘗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曰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詩曰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

時如此

博學宏詞

王伯厚詞學指南博學宏詞唐制也吏部選未仕者試文三篇詩賦論中者即授官名相如裴度文人如劉柳皆由此選

唐時得人之盛

山堂肆考唐時得人之盛若韓愈李絳陸贄裴度此由進士明經而得也韓休元稹張九齡姜公輔此由制舉而得也李泌劉晏以童子舉裴端服郭子儀以武舉進

科第名稱

李肇國史補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名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會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題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榜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

別試

王海唐書開元二十九年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試

殿試

王海載初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試自此始

御試

王海開寶六年御講武殿覆試進士宋準等御試舉人自此始

榜花

秦中記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為榜花

紅綾束餅

山堂肆考唐僖宗泛舟興慶池所司以金合進紅綾餅於上前時進士在曲江開宴上命中官以餅馳賜之故徐演詩曰莫欺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一說作盧延遜詩餅以紅綾束之故曰紅綾餅

衣鉢

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與凝皆同世以為異

燒尾

西齋話記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

明按燒尾凡有三說一說虎變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燒除乃得成人初登科或遷皆如之故云燒尾一說新羊所羣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一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燒其尾乃得化從說為長

蕋榜

升菴集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蕋珠宮故又稱蕋榜

金榜

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天聖十科

山堂肆考漢世取士惟孝廉秀才之科為重隋唐至宋惟明經進士之科為重至熙寧後王安石以經義取士於是明經始廢而進士之科獨行天聖中增為六科曰賢良方正曰博達文典曰才識兼茂曰詳明吏理曰洞識韜畧曰軍謀宏遠其後又增以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書判拔萃四科通謂天聖十科南渡後紹興三年又有博學宏詞科考制誥詔表露布檄疏銘記贊頌序凡十二體之文故當時賢良方正則有蘇軾才識兼茂則有吳育茂才

異等則有富弼書判拔萃則有余靖博學宏詞則有周必大呂東萊等

宋進士科

日知録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雖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八九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宋經義

日知錄令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李惠卿王雱等為之陳后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經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豈知數百年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中國日至於衰弱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

明按開元二十五年勑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

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宋經義詞賦兩科

晉陽王𣏌燕翼貽謀錄宋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紹興六科

玉海紹興二十六年置六科以取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方正可備臺諫三曰法令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立心豈弟可備監司郡守六曰智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從司馬光湯鵬舉之言也

太平興國八科

玉海宋太平興國二年講武殿覆試八科八科謂九經五經開寶通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

元祐十科

玉海元祐元年司馬光請設十科以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

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

宋五甲

山堂肆考漢朝取士之制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故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宋朝及第人第一甲第二甲勑賜進士及第三甲四甲勑賜進士出身五甲賜同進士出身

更易科名

宋史宋初立宏詞拔萃科大中祥符立服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紹興改博學宏詞科

制科

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宋制科至宰相者富弼一人孝宗時復制科止得眉山李垕一人垕字仲信為南北史世說

明按唐選舉志士之由州縣而進者曰鄉貢至於有德行道藝高蹈幽隱者天子則自詔之曰制舉宋之制科

亦然又按續考云漢唐宋取士之制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皆天子自詔故曰制舉亦曰制科

帖括

胡三省通鑑辨誤史炤釋文曰帖括謂為機括而誦之僉按唐高宗時以劉思立之言明經加帖試舉人乃提括經文以類聚之而誦習以應帖試謂之帖括括摠括也非機括之括

射策對策

孔氏雜說漢時射策與對策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著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而列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射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顯問政事經義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

策題煩簡

困學紀聞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浸失之煩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所不足疑

歷代試題

稗史彙編漢文帝試士以策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加章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賦宋加論及詔誥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典禮

三雍

兩漢傳閒漢河閒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又漢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故謂之雍宮

釋奠解

貝瓊釋奠解曰或問子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自唐虞至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者也再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中亦以孔子配周公其後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定孔子為先聖而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亦未有及於三皇者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皆得祀於學而不及三皇何歟曰周王天下立四代學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三皇之功雖大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矣節畧

庠序

困學紀聞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

半之王無外之言也陸務觀以之天子諸侯有若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祭酒

蔡虛齋集古人立學養老之義最重故以天子之尊亦躬行養老之禮祭酒二字亦是衆人中推一年尊者祭酒也

孔子封王之非

古今釋疑漢平帝元始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元魏太和十六年謚文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封為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

貞觀二年升為先聖貞觀十一年尊為宣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為隆周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真宗太中祥符元年欲謚為帝禮臣議為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以周陪臣止之惟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以玄宗犯聖祖諱改為至聖文宣王西夏李仁孝天慶五年尊為文宣帝元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初因之成化時周洪謨揚守陳皆有尊帝議按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褒成宣尼公爺上莽假爵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洪武中大學士吳沉作封王辨又夏寅作改謚辨力辨孔子封王之非立辨亦是說嘉靖九年張璁亦言孔子有王道而不當有王號于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為先師廟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一洗前代之陋云

孔子廟祀

餘冬序錄孔子廟祀漢晋及隋或號先聖或稱先師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明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為帝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不知孔子大聖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惟知為萬世帝王之師而已豈可以與世俗臣而斬以帝號哉李清臣徒以位言之其得罪於聖門多矣

周先聖先師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山堂肆考周有天下立四代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四聖以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

唐先聖先師

古今原始唐太宗時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此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者孔子也自此以後惟以顏子配享唐高宗時尚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太宗以房元齡奏始罷周公而專祀孔子

坐像非禮

古今原始十哲配享先聖其初但為立像唐玄宗開元八年始改顏子以下從祀者為坐像

明按古者祀神以木主不聞以像自佛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又為土木之偶爲先師塑像不知始自何時開元中改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塑像矣但先師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為坐耳

孔廟配享

餘冬序錄孔廟弟子配享者隋以前惟顏子一人雖嘗祀七十弟子而不出闕里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

天下皆從祀焉

明按以太牢祀孔子自漢高始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自平帝始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安帝始祀孔子於辟雍自魏正始中始立宣尼廟自元魏始

四配

古今釋疑自唐以前周公為先聖南向孔子為先師西嚮至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子配享則始於曹魏正始七年而昔魏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皆同之至唐貞觀二年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自魏迄唐孔廟止有一配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與顏子並配然後配享有二徽宗崇寧元年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然後配享有三欽宗靖康元年黜去安石至咸淳三年以曾子子思並配然後配享有四

從祀啓聖

古今釋疑孔廟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顏路曾晳孔鯉諸賢皆坐廡下攷之於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洪邁姚遂皆言其非熊禾去非以為宜別設一室以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

氏侑食西向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明嘉靖九年張璁採諸臣議上請乃作啓聖祠以祀啓聖公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左右兩廡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可謂禮以義起矣

從祀諸儒當進公孫尼子

餘冬序錄先儒從祀孔廟起於唐太宗朝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於太學祀之夫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經傳之功固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過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

列若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乃公孫尼子次撰沈約亦以為然馬總意林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其功百倍於公穀而唐宋以來封爵不及失之於不詳考耳

揚雄不當從祀

餘冬序錄宋元豐間以揚雄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楊砥言雄事莽賊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頗不與焉殊為乖舛上納其言去雄而祀仲舒

三年之喪

日知錄漢文帝遺詔曰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以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未葬以前服斬衰既葬則除重服制大紅小紅纖即吉耳）

明按王伯厚通鑑答問或問三年之喪應氏顏氏之說孰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三十六日為證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袞傳禮為君斬衰三年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喪而除畧盡四月唐高宗如漢故事玄宗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然則三十六日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而闢師古之謬矣

五服

事物原始五服許慎註淮南子曰五線之服謂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

母服三年

事物紀原三代之制父在為母服齊衰朞唐武后始請同父三年按盧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為母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中始行之則父在而服母三年自唐垂拱中始矣

三年之喪三十六月

金罍子季彭山說理會編謂三年之喪禮家以為二十七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況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

七月矣予按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月所謂以月易月也故漢時亟相習方進服後母喪三十六月以為不敢違周家之制而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

明按喪禮雖宜從重然當以時王之制為主

無五十四月之制

金罍子宋孫沖傳沖舉明經歷鹽山丽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得調按宋禮儀志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餘例下太常禮官議議曰臣等參考典故當隨其先後而降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詔從之

明按蔡虛齋先生提學江西秀才周鴻世卒於弘治十六年八月次年閏七月又丁父憂鴻居喪三十九月上呈曰母喪雖終父喪尚缺一十五月請補服之虛齋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一載繼而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作于心今於二十七月之外復修父服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心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吾所望於鴻者在為善於獨不必求異于人

出母無服

金罍子喪服小記為出母齊衰期為父後則無服儀禮小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疏云母犯七出為父所遣母子至親義所可絕父於猶在子皆為出母服若父沒則適子一人不復為母服所以然者已絕承嘗不敢

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明按嫁母與出母一也宋范文正公母夫人改適朱氏公迎而養之及卒喪之三年此謂賢者之過歐陽文忠公著公神道碑不書此事亦為賢者諱也

庶子為其所生母

金罍子大明令嫡母在室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期嫡母不在則齊衰三年及洪武七年孝慈録成著為定制云子為母雖父在庶子為其所生母雖嫡母在皆得終喪三年蓋以天子之制而伸人子之情則父不得而壓其子嫡母

亦不得而壓其庶子也可以破百代沿習之陋矣

稱哀不稱孤

餘冬序錄人子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曾言之今人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喪稱孤哀子相習已久殆不可改

解官不持服

金罍子宋郭稹初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不持服

明按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母以多男欲不舉時康侯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康侯遂舉二子宏寧致堂亦不歸所生本生母卒亦不解官持服為右正言章夏所劾以致堂之大儒而為此豈得為無過乎

嫂服小功五月

古今原始唐太宗時魏徵上議曰或有長年之嫂育童孩之叔情若所生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有所未善且事嫂之見稱於載籍者如鄭仲嘉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見之必冠孔伋哭之為位嫂叔無服請從小功詔從之

婦人不二斬

金罍子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朞者婦人不二斬也婦人既嫁喪父母以朞則喪夫之父母亦以朞故婦為舅姑喪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禮也後唐始定為三年之喪與夫同服宋乾德二年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几筵尚在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羅綺

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于義為稱詔從之然已違不二斬之制矣

服闋非起復

說畧起復者喪制未終免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是也如歐陽公為晏元獻公神道碑文云明年遷著作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今人不考以服闋為起復誤矣

服議

顏籀嫂叔舅服議曰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

巻歌況乎昆弟之妻與夫之昆弟絶於五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縁於母姨既小功舅乃緦服義亦未安恩請為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數中節名數有倫至如舅姑為冢婦大功衆婦小功其服太輕未為允協今請冢婦朞衆婦大功叔仲之後衆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碍矣

改葬緦

韓文公改葬服議經曰改葬緦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也經次五

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以其遠故其服輕也

專席

山堂肆攷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注云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席也

公除

通鑑辨誤高宗永徽元年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史炤釋文曰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成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余謂公除者即漢文帝三十七日釋服之遺制曰公除者外雖釋服以臨政而親親之思結於内猶終三年之慕公則除之私則未之除也

明按史炤釋文所以釋通鑑之文辨誤所以辨釋文之誤

師不制服

焦氏筆乘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已之恩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

有師豈可一概制服按儀禮為朋友服齊衰三月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黄幹于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於白巾經如絲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常參入閤

梁谿漫誌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則

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晏見也其禮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於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則非祖宗之舊制矣唐初五日一朝肅宗以後隻日臨朝雙日不坐

明按宋仁宗寶安二年宋庠奏疏畧曰唐大明宮在大內之東故曰東內大內曰西內宮之正南曰丹鳳門門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十五　帶經堂

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周為大朝唐為大朝即宋之乾元殿也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周為中朝漢為前殿唐為正衙即宋之文德殿也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周為內朝漢為宣室即宋之崇德殿也此皆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開元舊禮本無此制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

入閤儀

東西鄉

日知錄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云賓主位東西君臣位南北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為主人故西鄉讓

避席膝席

金罍子古人席地而坐自秦漢猶然武帝時武安侯田蚡音忿過魏其侯竇嬰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及魏其為壽惟故人避席餘半膝席避席伏者因皆坐地為敬之至不敢安席伏於地以迎之也膝席者一膝着地不離席一足跂以相迎也

安坐跪坐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十六　帶經堂

金罍子古人之坐原有兩般盤足而坐為安坐蓋席端尊長則然其年幼侍坐者坐亦如跪謂之跪坐尊長之前可跪可拜也

明按兩膝屈前着地為跪坐管寧坐一木榻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蓋亦跪坐也

古人尚右

補筆談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謂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為尊也

明按禮記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古者賓位尚左以西為尊雖漢亦然漢書韓信傳信解廣武君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王陵傳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田蚡傳蚡自以漢相尊自坐東鄉坐蓋侯北面皆以西為尊也蓋古者南面北面惟施於君臣之際賓主相向惟東西而已周洪謨力辨尚右之非其說最為有據明謂以右為尊者皆漢儒之言也

神道尚左不尚右辨

周洪謨疑辨錄先儒神道尚右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說夫神道尚右者果尚右而賤左乎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左乎必不然矣蓋左為陽右為陰以星天與后土言則天道為陽而尚左地道為陰而尚右以宗廟與社稷言則宗廟為陽而當左社稷為陰而當右以社稷言則社為陽而當左稷為陰而當右自漢哀帝建平中王莽會群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共牢而食世祖建武中為圜壇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是亂於神道尚右之說也天道之當左者反居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莫不皆然故社稷北向則西為左而東為右乃使社居右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為左而穆為右乃使父在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率承故事惟明太祖肇復向左之制郊丘之制天左而地右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矣惟社稷之制則未鑒正也

人道尚左不尚右辨

疑辨錄先儒謂古者尚右以臣考之則不然孔子曰昔者虞舜左禹而右皋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故居左皋陶為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氏謂以共北面故東為右西為左是言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立於門內之東也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立於門內之西也禮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謂樂至五成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又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是謂奉祀之際君在左夫人在右也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是謂臨喪之際男在左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曰凡男拜

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是謂處事之際男貴左而女貴右也又曰軍尚左卒尚右是謂行師之際將尊左而卒尊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謂入門之際賓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馳入代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隨至其下云皇帝即祚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是自右而還左則左為貴也魏無知迎侯生而虛半左是虛左以待賓則左為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附會之說也

明按宋戴埴鼠璞云漢以右為尊故謂貶秩為左遷本朝則尚左不尚右

九拜

野客叢書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九拜之儀一稽首頭至地也二頓首頭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手也四振動以兩手相擊也五吉拜六凶拜（吉拜而後稽顙　凶拜稽顙而後拜）七奇拜一拜也八褒拜再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

明按婦人以肅拜為正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也又婦人與男子為禮必挾拜蓋首飾盛多難於俯伏但立於地小低頭下手不跪不伏必再拜始當男子之一拜也

拜手稽首

古今考拜手兩手據地頭加於手也稽首兩手又開而往中至地也

吉拜凶拜

古今考古之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先以兩手據地而後頭至地其勢易所謂拜而後稽顙也其凶拜先以額至地而

後兩手據地其勢難所謂稽顙而後拜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手

拜手稽首

日知錄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地有所敬則引身而起是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

明按稽首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也

頓首

日知錄敵己者皆用頓首禮書頓首者首頓於手而已

百拜

日知錄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若平禮止是一拜人臣於君行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見天子止行五拜三叩頭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其見父母亦行四拜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

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明按歸正集云古人於天地君親師俱四拜今人於平交亦行此禮其變古遠削甚矣

古無百拜之禮

古今考今日簡帖曰頓首百拜非也古無百拜之禮賓主百拜酒三行非一時也曰頓首肅拜亦非也既頓首頭叩於地矣即不可曰肅拜若曰肅拜稍俯其手則不頓首矣曰頓首再拜庶幾乎

無受拜禮

群書補訂、歸正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弟拜君於臣亦然但諸侯見君兩拜答一拜朝禮每日拜跪乃奉法也

母不拜子

金罍子冠儀見於母・拜之晏子曰禮初冠母子相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孔氏正義則曰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席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其從尊者來非拜子也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孔說為精

介冑不拜

元蕭參希通錄周亞夫細柳營不拜文帝而揖人以為壯

軍威要之身擐甲冑亦不能拜按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百里奚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曰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也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夫人亦跪

鶴林玉露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夫人不跪趙不能對徐詢寄無知者王貽孫云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夫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大賞之

結髮

歸正集今世婚禮有結髮取夫婦之髮合而結之雖黃花程子言此甚無意古人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言少小初上頭時也如云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之類耳豈謂合髮耶

三不賀

同上禮有不賀者三昏禮不賀思嗣親也生辰不賀思親勞也禪亦不賀思遠親也然則三不賀者誠孝子仁人之用心也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禮祀

郊祀壇而不屋

祭盧齋集祭天何以謂之郊郊對廟言廟是人鬼之居也宮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爲廟若天地神祇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

唐郊祀

唐書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天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三大禮

宋郊祀

宋史宋祖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而已

無北郊祭祀之理

盧齋集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爲証似無疑矣

天地以合祭為是

通攷蘇軾曰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合祭天地之明文其言天而不及地者所以尊上帝也說者乃謂合祭始於王莽竊謂禮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王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今按建武制郊祀於洛陽為圜丘八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圜丘八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天寶元年勅曰天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自後有事皆合祭此唐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

明按分祭天地他經所不載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處分言天地而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唯於大司樂見之至於司服止有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一人可見矣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不盡出周公不可盡信也宋時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五十人其後朝廷卒從蘇說亦可知合祭天地為千萬世不易之常經矣

齋娘

古今原始唐中宗時南郊以皇后為亞獻宰相女為齋娘皇后郊祀僅見於此

高禖

程篁墩集古有高禖之祭乃天子祈嗣之禮行之於郊又謂之郊禖疑非臣下所當僭然后稷寔以祈高禖而生則古之臣下亦有行之者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則

祈嗣之禮古必通于上下而今亡其制也

郊祀分合

宋汪克寬禮經補逸郊祀天地之禮後世有合祭分祭之異論者紛如聚之舜典類于上帝類非常祀也舜以受終而祭告於天其祀依郊祀為之故曰類蓋類祭之中并及天地故下文正以六宗山川群神言而不及地又若歲四方巡守柴望秩於山川蓋亦燔柴祀天之中并及於地故下文直以山川言而不及地使類柴之外皆不及地而遽望于山川舉小遺大可乎大抵祭各從其所主主尊則可

以統羣主卑則不可以統尊如祀五帝於四郊則各從其方之帝為主而不及昊天禮地亦然是知祭天必及地者尊可以統卑也初無所謂合祭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統尊也初無所謂分祭曰合曰別則由新莽一時之異議其流至於漢五畤之弊甚非古制而無合於聖人制禮之本惜哉

明按方中履古今釋疑云合祭天地始於王莽平帝從之自漢以後或主分或主合至宋元豐之議則陳襄主分元祐之議蘇軾主合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

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而不及地武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及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不言地者地統于天也詩序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而作此皆合祭天地之明文為可考也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祭天于圜丘則以蒼璧夏日至禮地於方澤則以黃琮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鐘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鐘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各有依據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為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蓋分祀也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皆合地從天享焉不別祀也後世經學不明妄騁己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學者合汪氏之補經與方氏之說而參攷之則千古不決之疑可以渙然冰釋矣

魯郊止於祈穀

禮經補逸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專為祈穀二郊不同若成王賜魯重祭雖賜受皆非然及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傳之卜在四月（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則是止于祈穀之郊而非大報之郊明矣

明按春秋於桓公三年始書大雩閔二年始書禘傳三十一年始書郊前此未聞有是也明堂位以為成王賜而伯禽受呂氏春秋以為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平王二說皆屬傳訛

[illegible]配享社稷

群書補訂歸正集社土神句龍人鬼古者祭社以句龍有功於社而配享之非句龍即社也自漢以後以禹配社以稷配稷今人以后稷為稷神者誤矣

天宗

禮記注疏月令天子乃祈来年於天宗正義曰謂祭日月星辰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

宋祀社稷非禮

何孟春餘冬序録張南軒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

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爲

方明

陳祥道禮書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設上下四方六色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丘陵則升壇以祀方明、

百源

山堂肆考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注云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

祭貓虎之神

冒起宗經皆禮運八蜡祭貓虎昆蟲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蟲有司昆蟲之神猶馬祖之祭天駟也祭貓虎以報祭昆蟲以禳

明按八蜡不及昆蟲冒氏說誤

大禘時禘

古今釋疑禘有大禘有時禘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時禘之禘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

犆一祫是也趙伯循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因不信鄭氏而並詆禮記不知大傳禮運禮記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攷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可乎不可乎

大祫時祫

古今釋疑王制曰天子祫嘗祫蒸諸侯嘗祫蒸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祫也朱子分大祫時祫為二圖有特見矣至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漢禮也經無明文其說蓋

出於緯書而康成據之耳小祫時祭也大祫三年之祫也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及於已毀廟之主此時祫大祫之辨也

禘尊祫卑

古今釋疑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蓋禘者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故春秋書郊書望書禘則譏之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故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由此觀之則禘尊而祫卑明矣

明按王梅溪禘祫議云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乃禘中之一事而禘則其揔名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唯玄鳥祀高宗毛氏釋之曰祀當為祫此皆惑於禮緯之說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詩與春秋無是言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何為而不可耶觀於梅溪之論則凡紛紛不決之疑舉可釋然而解也已

祭禮有六

魏莊渠集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周衰諸侯僭用禘禮而祫禘之祀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者諦也審視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禴祠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誤以禴為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禮也是又因誤而生誤矣嘗攷訂周禮而著其說

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也禘莫重於祼孔子嘗歎禘自既祼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間禮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饗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蒸冬祭也周禮所謂以蒸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唯春祀各行禮於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祫

諸侯有祫無禘

通攷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其太祖之所自出惟天子乃得行之王制所言乃漢儒剿經為之不可信也

明堂周制

禮經補逸祀明堂之禮周以前無有也其說一見於樂記一見於孝經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經之所

載惟此而已善乎陳氏之言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祖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

周無宗祀明堂之禮辨

經皆周頌我將之詩傳本小序以為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夫明堂為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焉出而非祀上帝及先王之所周禮序郊祀宗廟以及百神之祭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遂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序詩者遂謂我將之詩為祀明堂之樂歌集孝經者又設為孔子告曾子之言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事非周公之事也今特指以為周公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陷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次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

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懷保之責蓋武王克商載文王木主以行及其告成功於天必以文王為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是豈得為周公之言哉愚意明堂享帝必秦人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之以張大其事不可信也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皆漢儒附會之說耳

明月遊衣之誤

刋誤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遊言高帝之寢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遊於高廟耳隋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

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遊衣其意謂月出之夕乃遊衣
冠此大謬也
明按漢惠帝因叔孫通之說立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
遊之非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不貴乎褻事宗廟之心
欲其專不欲其分今既有宗廟又立原廟則其心分而
其禮褻矣甚矣叔孫通之陋也

宋不用尸

通典上古時中國與夷狄同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
其一也古者主人獻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至

於有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專也

祭禮不當用昏

酉陽雜俎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則行禮於曉
凡祭皆明行事今則用昏謬之大者矣

祭三代非僭

語錄或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今庶人
亦祭三代是僭禮否朱文公曰雖祭三代都無廟亦不可
謂之僭古人立廟皆具明堂寢室非若今人以一室為之
昭穆一定

語錄文公答陸子壽書曰據家禮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昭穆之位豈以新
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
二穆遞遷耳

天子二祧

羅泌路史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廟
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
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

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於太祖之廟祧廟無
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王有功德於民者為不
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為遠廟為祧有二
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墠為鬼蓋以壇墠二祧足為其七斯亦固矣夫
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墠為是暴
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墠為禱之文而以為
祧廟皆當然耳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
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

之室也入廟者祔出廟者祧為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為七豈理也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耶

同堂異室

歸正集古者廟制或七或五皆向南始祖之廟居北群昭群穆以次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東向天子祭宗廟有堂事有室事堂事者設始祖南面之位於堂上群昭在東群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事者設始祖東西之位於室中群昭在北群穆在南所謂饋食之禮也堂事室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六　禮祀　卤　帯經堂

事雖有不同而父為昭居左子為穆居右者未嘗不同自漢明帝而後皆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則父子昭穆之序果安在哉至故明嘉靖十五年始立專廟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一洗前代之陋二十年雷振大起仁廟延及群廟唯睿廟得存至二十四年後循同堂異室之制惜哉

祠堂

敖英東谷贅言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温公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明劉文安公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宗法為公卿大夫設

金罍子禮有大宗小宗指諸侯之別子與繼別者而言天子諸侯皆無宗毛詩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是言天下宗之不謂族人之所宗也孔疏曰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羅念菴置宗論曰諸侯以上庶人以下無宗法宗法為公卿大夫設云

生而稱謚

史通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六　禮祀　互　帯經堂

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是昭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

明按史策中凡生而稱謚者皆事後追書耳

同姓謚

梁谿漫志臣下謚多同蓋以節行相當難於相避然其間有姓謚皆同者往、稱謂紊亂如本朝有兩王文康曙溥康兩

張文定齊賢右平而張忠定詠而陳忠肅瓘而劉忠肅摯而
李忠愍舜舉若水而朱忠靖勝非而王恭簡剛中是也

文王諡不易得

同上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宋之得此諡者惟司馬溫公與
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
以犯仁宗嫌名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鄧夏
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
其為厲世之法深矣

匹夫有諡

蓬窓日抄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
諡自東漢隱者始樊夷有諡自東漢之莎車王始然黔婁
有諡即匹夫之諡也不始於東漢矣

婦人無諡

通典東晉穆帝時彭城王上言為太妃李氏求諡太常王
彪之以為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
以從為稱則無諡可知春秋婦人有諡周末禮壞耳故服
虔注曰聲子之諡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曰非禮
明按文王之妃則曰文母宋恭公妻則曰恭姬其諡皆
從夫為義而無特諡又按杜氏左傳注云生以夫國冠
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諡冠之莊姜定姒是也則婦
人之無諡斷、如矣

后諡自漢高祖始

稗史彙編穆天子傳云天子為盛姬諡曰哀淑此疑婦人
有諡之始然事雖訳於周而王后則無此禮漢高祖母始
有昭靈夫人之號則后諡自漢高祖始也

碩人

稗史彙編婦人無封贈者題神主當稱碩人以孺人不當

僭稱也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若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避諱

周秦避諱

容齋隨筆帝王諱名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為厲矣之句正在其孫幽王時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惟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自避其名以正月為征月益已非周禮矣

明按周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則猶不盡避也至秦始皇諱政史記年表以正月為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則并其嫌名而諱之矣

漢人避諱

癸辛雜識外集漢高諱邦凡言邦者皆云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至唐楊倞改孫卿書為荀卿子新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莊助為嚴助莊光為嚴光莊君平為嚴君平卞莊為卞嚴辨裝為辨嚴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清河王諱慶以慶氏為賀氏

諱莊為嚴

日知録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作嚴於是改嚴安為莊安莊周為嚴周

通鑑注誤認漢紀

焦氏筆乘荀悦漢紀云高祖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蓋以君之諱臣下所當避者故變邦為國變盈為滿變恒為常以代之耳通鑑西漢諸帝下注云高帝諱邦字曰國惠帝諱盈字曰滿文帝諱恒字曰常景帝諱啓字曰開武帝諱徹字曰通蓋猶荀悦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季者高祖之字也而復謂之國可乎

三國避諱

說畧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禾以禾興為嘉興（吳黃龍二年嘉禾生於由拳改縣曰嘉禾後避諱改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

明按資暇録云杜操字伯度與武帝同名故舉其字後人又削去伯字呼為杜度其寔度非名也

晉人避諱

說畧晉景諱師以師保為師傅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妃韋昭為韋曜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

六朝避諱

癸辛雜識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郎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侍之中盧為次盧隋書凡忠字皆謂之誠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為江都

二謝

南史宋謝鳳子超宗謝莊子名朏明帝嘗勅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踰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時人比之王陽王尊

明按禮云公所無私諱謝朏以父諱而違君命非禮也君子謂朏之固不如超宗之通

不為照字

顏氏家訓劉縚緩綏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但依爾雅火傍作焰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者不可悉然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如不作一便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唐人避諱

說畧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猛獸或為武如南北史石虎但為石季龍韓擒虎為擒武虎賁為武賁虎丘為武丘虎林為武林之類是也高祖父諱昞北史丙以景字代之如景子景午景戌景科景令之類高祖諱淵晉書劉淵為元海戴淵為若思淵明為泉明北齊趙道淵為趙文淵龍淵為龍泉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武后諱曌以詔書為制書以鮑照為鮑昭睿宗諱亶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基字作其改隆州為閬州

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蕷藷改名源明以署蕷為薯藥
至宋避英宗諱曙又改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
括州為處州憲宗諱淳、州改名欒州韋純改名貫之、
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平山敬宗
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
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裕

以諱改年號

日知錄唐中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
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

年號為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為顯
宗

諱嫌名

日知錄嫌名之諱漢以前無有也晉羊祐都督荊州諸軍
事及薨荊州人為祐諱名凡室戶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
辭曹此諱嫌名之始

異代亦諱

日知錄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闕畫石晉相
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闕末筆南唐劉巖其父謙為代
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
諲伏羲女媧廟碑亦諱民珉二字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
歟若夫揚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
高諱韋照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
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易苻
堅為苻永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自古相沿忠厚之道如
此今人不知之矣

列代諱名

方中履古今釋疑郝京山曰秦始皇名政發正月之聲以

正言為端言漢高名邦改國為呂后名雉改野雞文帝名
恒改常山景帝名啓改微子開武帝名徹改蒯通通侯宣
帝名詢改孫卿光武名秀改茂才明帝名莊改老嚴鄭嚴
殤帝名隆改隆慮為林慮安帝名慶改慶氏為賀氏吳太
子名和改禾興為嘉興晉文帝名昭改韶穆明君三國志
愍帝名業建業改建康簡文帝鄭后名阿春、秋改陽秋
富春改富陽梁武帝名阿練呼練為絹隋煬帝名廣、陵
為江都唐高祖名虎、賁虎林改武為太宗改世為代民
為人民部為戶部高宗名治改理代宗名豫、章改鍾陵

著蘋改藥英宗名署又改為山藥唐德宗名适栝州改處州宋為太祖匡胤改康衡石晉敬塘折敬字為文氏苟氏
孝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劉安父名長淮南書長改為修遷史改談為同李翺祖父名楚金今皆改茲晉世子名毗昆陵改晉陵為錢鏐改石榴為金櫻劉氏改金氏楊行密時呼蜜為蜂糖賈曾以父名至中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元稹譏之不赴進士柳公綽以祖諱不拜禮部尚書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滑劾其不避父名劉温叟以父諱嶽不聽絲竹桓玄以王忱呼温酒流涕嗚咽劉道隆

索凤毛謝超宗徒跣還內宋徐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秦漢而後諱名之嚴如此

不犯國諱

日知錄崔浩傳云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書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諱（注云急就章有馮漢強魏本胡人故改云代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顔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亦此意也

梁書避諱

日知錄劉孝綽傳云衆好之必監焉衆惡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詧故改之蓋襄陽以来國史之舊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一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顔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宜改本字

讀史質疑為晉史者十八家至唐太宗始命房魏諸臣薈萃删定為今書故其書於太宗及諸祖之名皆諱而以他字易之如世之為代民之為人於文義相去未甚遠也至為高祖諱淵則以深字代之而取他人之名淵者皆以字

行如公孫淵之為文懿戴淵之為若思劉淵之為元海是也為太祖諱虎則以武字代之如衛之號龍虎者則為龍武官之號虎賁者則為武賁文中之寔記虎事者則為猛獸是也此雖違臨文不諱之義然於文理尚或可通惟為世祖諱昞則避其本字可耳乃并丙字而亦諱之改丙為景避其嫌名而代以絕不相閑之字使後生小子對之茫然可笑也至後五代漢周之閒刻史者即宜改其所諱為本字矣縱不及遍改而所謂景子景寅景辰景午之類獨不可改為丙字乎而至今仍之不可解也

厭代之誤

井觀瑣言大宋二年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照釋文以厭代為厭魅胡三省辨誤曰厭代謂升遐厭薄人世也本出莊子千秋厭世去而上仙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為代而胡氏不明言其故何也

主文家諱

夜游録唐進士犯主文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試如崔蒙般知貢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

明按以父之嫌名而使士子不得入試妨賢甚矣唐時陋習可笑如此昌黎諱辨有功於世道不淺

鐫石

唐書韋皐為西川節度使没後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鐫其文諱之

明按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錢元瓘在浙人以錢一貫為一千寇準當軸人避其諱準字去十為准至今用之

以祖諱避職

説畧唐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犯祖諱換左丞柳宗元遷監察御史以祖諱案請避職不許唐時家諱之重如此

石晉避諱

説畧石晉諱敬瑭折敬氏為文氏苟氏至漢始復宋避翼祖諱復改姓文或姓苟邵氏聞見後録云敬左從苟音棘非苟也右從攴非文也

明按江隣幾雜誌云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避廟諱改姓者一為苟且之苟一為文章之文誤矣

宋時廟諱

閒中今古録黄溥言宋避廟諱甚謹太祖諱匡胤改匡衡作康衡英宗諱宗實改周敦實作敦頤欽宗諱桓改桓公作威公孝宗諱眘西山本姓慎作改眞

宋人避諱

青箱雜記太祖諱匡胤賣香印者呼為鳴鑼仁宗諱禎呼蒸餅為吹餅又宋朝事實云大中祥符有神降自稱宋祖名玄朗詔中外不許斥犯

諱嫌名太過

金壘子宋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游嵩岱每赴内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徐節孝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之不踐或曰他日

山行何如曰若有君命敢從私乎二公之至心獨行如此
然禮嫌名不諱春秋不譏不諱嫌名二公過矣

或諱或不諱

孔平仲雜説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氏李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父名仲卿未嘗偏諱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吳張承與呂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

避太子諱

癸辛雜識外集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為嘉興晉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毘陵為晉陵弘農縣為恒農唐章懷太子諱賢改集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太子之諱也

避后諱

癸辛雜識外集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此避后諱也

明按賓退録云晉諱鄭太后故孫盛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名立方宋人作詩話亦名曰韻語陽秋以今人為晉諱非也然孫盛又有魏氏春秋司馬彪又有九州春秋則當時亦有不盡諱者蓋晉史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二十二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避后家諱

癸辛雜識外集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泰州章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章后家諱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宋章獻太后父諱通改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判為同判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至明道間復

舊此避后家諱也

避諸侯國王諱

癸辛雜識外集漢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凡言長悉曰修錢鏐王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揚行密據揚州〻人呼蜜為蜂糖宋高祖名誠以武成王為武明王武城縣為武義縣羊祜為荊州人呼戶曹為辭曹此皆避諸侯國王諱也

詩書不諱

癸辛雜識外集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詩曰胡不相畏胡為虺蜴且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感發之咏是詩書不諱也

廟中不諱

癸辛雜識外集廟中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已祧不諱

日知録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徇於宮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

可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為天子依古卒哭乃諱故御名亦不缺宋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恒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也

不諱嫌名

日知録南唐元宗初名璟避周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也

臨文不諱

癸辛雜識外集臨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裹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傳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几漢書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不避高祖諱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韓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亦不避高宗之諱程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内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初月餅之蒸者為炊天下以為非嫌名舊名請不諱

士夫避家諱

癸辛雜識外集晉王羲之除會稽内史以祖諱會以會稽

為鄶稽司馬遷以父名談史記中趙談為趙同子張孟談為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為郭太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叙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為平貨務此士夫自避家諱也

後人避前賢諱

見聞搜玉元禎以陽城驛與陽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驛鄭城過郢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歙有任昉寺任昉村虞藩為刺史更為任公寺任公村此後人避前賢諱也

生者之名不當稱諱

敎英緑雪亭雜言生名死諱周禮也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

省吏避諱

梁谿漫志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為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敕舊用準字省吏避其父名去下十字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大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人事

警蹕

事物紀原周禮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注云止行者自漢以來天子出稱警入稱蹕古今注曰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故曰出警入蹕

國是

劉向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

在宥

山堂肆攷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察也宥寬也

五教

王伯厚小學紺珠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注云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

七教

同上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注云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主

家語七教

同上家語曰七教者治民之本謂敬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讓

三禮

同上舜典典朕三禮鄭注云事天地人之禮

五禮

同上舜典修五禮注云吉凶軍賓嘉之禮或謂公侯伯子男之禮非是

六禮

同上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注云冠昏喪祭鄉相見

九禮

同上大戴記此之謂九禮注云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

予告賜告

初學記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法所當歸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

明按予告賜告孟康解漢書以為休假之名非也大臣告老而上許之則曰予告謝病求退而去則曰賜告

予寧

凌迪知兩漢雋言哀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也又李斐高紀注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

休沐

事物紀原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沐浴也唐永徽三年百司無事每事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僚休沐

通籍

兩漢雋言魏相傳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明按王伯厚漢制攷引應劭元帝紀注云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釋蹻

兩漢博聞王褒傳離疏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蹻也師古曰蹻即鞋也居畧反史記虞卿躡蹻擔登趙注云蹻草履也

明按三說中當以趙注為正

計偕

刊謬正俗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為計階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為階了無意味

豹直

群碎錄凡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敢不出之意謂之豹直

素封

凌迪知太史華句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素空也

造請

凌迪知兩漢雋言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至也請謁問也

臨況

同上灌夫傳將軍迺肯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

過存

同上馬援傳援至河內過存伯春注云存猶問也

勞苦

同上張耳傳勞苦如平生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

雅素故

漢書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言非宿素之交又張禹傳忽忘雅素劉澤傳今呂氏雅故是雅

素故三字其義相同也

石交

史記蘇秦傳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

引重

太史華句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言相薦達為聲勢也

道地

漢書田延年傳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為安全之地也

款睇

山堂肆攷款誠也睇視也言相會晤也古詩款睇在何晨

前席

見聞搜玉前席事不止賈誼〻〻之前則商鞅見孝公孝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今人但知有宣室事而已

北道主

同上世俗稱主人曰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故也光武時當山太守鄧晨請從

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已

請間

兩漢博聞文帝紀代王至橋太尉勃請間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顯言之也

關說

同上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以納說如行者之有關津也

行止

何孟春餘冬序錄世俗謂言行不相顧者為無行止所謂有行止者有行義之人也按行止二字當是禮節之稱詩云人而無止傳云止容止可觀詩所云止者即行止義也

風問

兩漢博聞高彪與馬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注云風聞風猷令問也

醞藉

緗素雜記漢書薛廣德傳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猶醞釀也藉言有所荐藉也或用蘊藉蘇鶚演義云蘊藉者人有

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籍也言蓄美積德也

明按漢書義縱傳云敢往少溫藉師古曰言無所含容也溫藉與醞藉同

任俠

山堂肆攷以義示人人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

然諾

兩漢博聞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

俶儻

兩漢雋言子虛賦若乃俶儻瓌瑋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

不羈

同上鄒陽傳不羈之士師古曰言才識高遠不可羈繫也

指歸

太史華句趙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
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

表的

兩漢雋言馬援傳為天下表的注云表猶標也的射的也

密勿

文選錦字錄傳玄上宋公表云密勿軍國心力俱盡注云
密勿僶俛也

明按毛詩黽勉從事注云黽勉俯仰也

鄭重

緗素雜記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注云鄭
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
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後人引用二字皆誤

明按王肯堂筆麈云鄭重有二義一作頻煩一作殷勤
二釋不妨並用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
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正取殷勤意不然謂之使人通
頻煩乎

儲胥

同上揚雄長楊賦木雍骨去槍壘以為儲胥顏師古曰儲峙
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壘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
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子雲賦本此

明按緗素雜記又云李義山詩云風雲長為護儲胥宋
子京侍宴詩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在
儲胥又續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胥儲胥猶言皇居也

明謂此說不然儲胥字義顏解最確諸人遺事外錯殊
多豈可引之以為左證乎

樓羅

同上酉陽雜俎俗云樓羅因天寶進士會於酒樓食畢羅
故有此語非也予讀梁元帝詞云城頭網雀樓羅人首則
樓羅之言由來舊矣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樓者攬也
羅者綰也人之善幹辦者謂之樓羅五代史劉銖傳云諸
君可謂樓羅兒矣本此

祇徊

日知錄史記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篇海彳部低徐鐵切低徊猶徘徊也字本當作低徊省作低回耳今讀為高低之低非也

枝梧

通鑑辨誤漢書諸將慴伏莫敢枝梧臣瓚曰小柱曰枝斜柱為梧

趨走

釋名徐行曰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疾行曰趨・赴也赴所至也疾趨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

食言

尚書注疏湯誓朕不食言孔傳云偽而不實為食言疏引哀二十五年左傳曰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蓋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終不行也蔡注以為言已出而反呑之猶為明快

瞽説

兩漢博聞漢書谷永傳聽晻昧之瞽説師古曰瞽説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晻暗通

風聞

詞林海錯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買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

姍笑

同上諸侯王表姍笑三代姍郎古訕字

乾笑

能改齋漫錄世人以笑之不情者為乾笑按宋范曄謀逆就戮於市妻來別罵曰身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耶曄乾笑而已

軒渠

黄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後漢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悦欲往就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也東坡書奚直子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

胡盧

山堂肆攷宋人得燕石以為寳視者胡盧而笑胡盧大笑貌

耶揄

兩漢博聞王霸傳王郎兵起光武在薊王郎移檄購光武

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
揄之注引說文云歋歈手相笑歋弋支反歈音俞或音由
此云邪揄輕重不同耳

絕倒

趙與時賓退錄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
言輙為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三倒今人謂大笑
為絕倒非也

明按史傳言絕倒者多矣未有專指為大笑者世說王
敦鎮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

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
平若在當復絕倒魏書李苗齊之子也每覽周瑜傳未
嘗不咨嗟絕倒北史齊崔瞻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
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遥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所立
故哀感焉隋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起為雁門
郡丞在郡哀臨未嘗不絕倒王泉子崔鉉與妻李觀家
童戲為婚狀大笑幾至絕倒以上所云有因哭而絕倒
者有因笑而絕倒者竟以絕倒為大笑則謬之甚也

擊節

群書補訂歸正集擊節凡以手拍物皆是也或謂擊几案
為節亦通世人往々以彈指為擊節誤矣

束修

說畧束修有二義以脯贄為束修者如論語自行束脩以
上檀弓束修之問不出竟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有謂撿束脩飾者如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漢延
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高曰吾束修
自立是也

明按顧氏此說本於東坡手澤固已然脯脩之脩與修

飾之修攷之字書微獨意義各殊抑且字形各別謂一
字有二義者非也

書信

說畧古人謂使者曰信如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
相憶是也王右軍十七帖有云獨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
昔嘗得其書而使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竟以往得其書
信為句遂以書札為書信謬矣

明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遣信人馳至長安其曰信人
者可信任之人也晉人言尚簡省遂以使人為信宋儒

語錄中稱賢友為賢亦同此意

信

日知錄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如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周禮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牌之信不得概指為使人也

息耗

日知錄今人以音問為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

息耗猶言善惡也

質劑

黄庭堅涪翁雜說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而列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漢時下手書若今人賣妻子畫指為券也

明按周禮質人之職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三禮攷注曰大市謂人民牛馬用長券曰質小市謂兵器珍異用短券曰劑

質要

凌廸知左國腴詞文公六年宣子為國政由質要注云由用也質要券契也

關傳

兩漢雋言宣帝本始四年詔載穀入關者得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

過所

容齋隨筆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過所二字人多未曉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過所亦名示所至關津出以示之即今路引

傳別

王伯厚漢制攷周禮注云故書別為辨鄭司農云傳或為符辨讀為風別之別若今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按券以正之

左右契

稗史彙編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古者取物之券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昇有右亦有左也

左驗

西漢雋言楊惲傳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又張湯傳捕按湯左田信等師古曰謂之左者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花押

古今原始唐韋陟花押每書陟字自號為五雲體俗浸相緣以為常後不取名各出機巧

明按花押書名其來已久破真從草令人難於摹寫則自郇公始又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

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

記剳

紫桃軒集佛家有記剳之說所謂授記也剳別也大書中央分破之各執一以為據今人合同文契之類是也

泥窓

湘烟錄老學菴筆記蜀人謂糊窓為泥窓花蕊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窓遶四廊非曾游蜀亦所不解

稅駕

山堂肆攷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稅舍也言未知安宿在何處也

蓬累

同上老子曰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謂不遭時者如蓬轉流移而行也累轉行貌

軷涉

儀禮疏詩云大夫軷涉我心則憂毛傳草行曰軷水行曰涉襄二十八年左氏傳曰軷涉山川注云軷是山行之名涉是水行之名與毛傳小異

少選

同上少選猶須臾也

舍次

左國腴詞哀公八年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遂次於泗上注一宿為舍三宿以上為次

鼓行

西漢博聞甯成傳鼓行而前注云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

飛書

西漢博聞梁松傳梁松怨望乃為飛書誹謗下獄死注云飛書者無根而事若飛來也即今之匿名書

封章

鼠璞俗謂章奏為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如劉向惲恭顯之傾危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是也

橫草功

山堂肆攷漢終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橫草言行草中使草偃卧也

硯北

詞林海錯晁以道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十八　嵩經堂

硯北身上句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下句用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晏之餘常居硯北是也

斧正

見聞搜玉唐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荅以石斧一具隨使併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甫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今人以改詩為斧正削正蓋本於此

敬空

補筆談前世卑者致書於尊者尾作敬空二字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叔末

兩漢博聞黨錮傳叔末澆訛王道陵闕注云叔末季世也

初度

楚詞辨証離騷皇覽揆以初度兮注云初度時節也

跬步

升菴集說文引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三尺兩舉足曰步、六尺今文無之知非全書也

子細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十九　嵩經堂

同上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清徹

并觀瑣言漢王瓊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徹審別真偽清徹本世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徹其然否胡三省通鑑辨誤失於引証

倍為二

日知錄古人謂倍為二孟子卿祿二大夫二倍也秦得百二焉言百倍也齊得十二焉言得十倍也

進為羞

玉海禮記使某羞注云羞進也古者謂候為進疏云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

唐為空

詞林海錯云古人訓唐曰空莊子求馬於唐肆蓋言空肆也又法華經云福不唐捐唐捐虚棄也

旁午

宋高似孫緯畧儀禮曰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横為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旁午顔師古注一縱一横曰午猶言交

横也蓋用此意

人耦牛耦

陳祥道禮書鄭氏釋周禮合耦於鋤云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王弼注易曰牛者稼穡之資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獨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賈公彥曰古時或兼有牛耦至漢趙過始絶人耦專用牛耦理或然也

捃穫

王伯厚急就篇注拾遺曰捃刈取曰穫

力耕火種

雲谷雜記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而播種則所收必多益史所言力耕火種也

見羮見墻

後漢書李固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羮

投石超距

漢書甘延壽字君況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超

距絶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也

格物

通鑑辨誤獻帝初平二年邴原性剛清議以格物史炤曰格古伯反廢格之格以清議廢人又音閣余謂格正也言以清議正物也

嘉慶

餘冬序録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宋人本此為詩話曰唐人與親别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

期咏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之語在晉已然但嘉與家字不同耳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與向同則作嘉字為是

徒行非徒跣

兼明書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愚謂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襪者謂之徒跣今文姬乃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屨

苞苴

通鑑辨誤明帝永平十三年湯以六事自責云苞苴行歟史炤釋文曰苞草也以為粗履從包取其藏物苴履中草亦包也余按曲禮凡以弓劍苞苴問人者鄭注云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陸德明曰苞裹也苴藉也先儒解苞苴之義甚明史炤特為迂怪之詞以罔世通鑑之罪人也

明按鄭注是矣然猶欠精當蓋裹可以訓苞而不可以訓苴也愚謂凡以禮物相餽遺者皆用茅葦之屬或裹其外或藉其下所以防其污損也陸解最切

行李

稗史彙編昭公十三年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漢書天文志騎星左角曰理史記天官書作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理二字古皆通用理治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故謂使人曰行李謂行槖亦曰行李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人事

主臣

山堂肆攷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注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云猶今言死罪也晋灼云主擊也臣服也乃擊服惶恐之詞

明按韋昭注云主道臣道不敢欺也較諸解為近捷迂齋表云億載萬年為父為母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其意為可見矣以為擊服惶恐者非也

起居

資暇録身卑致書将結附狀起居狀字下宜加候字按王肅云起居猶動静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静乎

問者

漢書文紀問者諸呂用事師古曰問者猶言中間之時也

日者

漢書高帝紀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

乃者

漢書蕭何傳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

屬者

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改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之欲反

亡何

容齋隨筆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師古曰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袁盎傳作日飲無苛益言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無何事

居無何

兩漢博聞李廣傳居無何師古曰無何不多時也

明按漢書東方朔傳居有頃匈奴傳居頃之韓安國傳居無幾又匈奴傳居無幾何皆同一意

無狀

尚書疏漢代有無狀之語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

無慮

日知録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言無筭多也

一切

兩漢傳閒師古曰一切如以刀切物但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横故云一切

明按一切猶云一概當如本音讀今人讀作砌字者非

若干

癸辛雜識若干二字出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師古注前漢書食貨志云設數之言也干猶個謂當如此個数也亦曰如干文選任彥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注云如干戶即若干戶也

将無同

侯鯖録晋人論三教同異曰将無同曾問東坡東坡曰古人以将為初是初無同豈復有異耶後以此旨觀古人用初字意皆同於此義

無俚

漢書季布傳賛其畫無俚之甚耳晋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頼也言其計畫無所聊頼故至於自殺耳

不韙

桓公二年左傳又犯五不韙韋注云韙是也

羈縻

群碎録羈馬絡頭也縻牛靷也

龍種

王肯堂筆塵升菴云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禁持也不知龍鍾特竹中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搖曳何獨取此竹為名南越志羅浮山三十一嶺半是巨竹葉若芭蕉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搖曳明矣埤倉云蹤踵行不進貌一曰小兒行也然則假借幼態為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者耳

覬覦

凌廸知左國腴詞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不無覬覦注云不敢冀望上位也音冀俞

孤負

緗素雜記學者多以孤負之孤為辜殊乖字義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張俊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黄香上䟽云孤忝聖恩謝莊月賦云孤奉明恩皆未嘗用辜字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輈張

西漢雋言輈張猶言強梁也東漢董皇后傳汝今輈張怙汝兄耶

披猖

山堂肆攷披猖即披靡猖狂之謂離騷經云何桀紂之昌被昌一作猖被一作披

鴟張

同上鴟張言語妄大如鴟梟惡鳥之張大也

陸梁

凌迪知太史華句始皇紀畧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撟虔

詞林海錯武帝紀撟虔吏師古曰撟與矯同託也虔固也言妄託上命堅固為邪惡也

圍奪

山堂肆攷圍奪謂禁守其人而奪其物也漢書貨殖傳圍奪成家者為雄桀

搜牢

山堂肆攷董卓既行廢立縱兵士剽虜洛中資物謂之搜牢言堅固者皆索取之也

竊鈇

列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顏色言語皆竊鈇也俄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攫金

列子齊人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止見金

推埋

日知錄趙王彭祖傳推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恐非掘冢

蹶張

漢書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媒蘖

避暑録話漢書李陵傳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曰媒酒教也蘖麯餅也師古曰齊人名麯餅為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好造奇語新唐書云程元振惡李光弼媒蝎以疑之不知果有據耶抑以意自為也按蝎音曷木蠹也言潛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

明按春秋外傳云蝎譖鳥避之媒蝎字本此

謠諑

楚詞辨証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以善淫諑音卓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言曰楚南謂愬為諑

縱臾

容齋隨筆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臾獎勸也揚雄方言曰食閻慫慂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已不欲怒而旁人勸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慫慂今禮部韻畧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誰何

日知録詩云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誰玉篇作𡍜丁回切誚也六韜今我壘上誰何不絶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呵同（韓非子王出而何之賈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何字皆作呵讀）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云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人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孫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説死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揚雄衛尉箴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闕樂矯搜戟者不誰、皆作誰

譸張

尚書无逸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注云譸周張狂誕也

擿觖

兩漢博聞孫寶傳傳太后怒曰帝置司隸使擿觖以揚我惡我當坐之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

留落

漢書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今人作流落者非

拓落

兩漢雋言揚雄傳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

貧窮

升菴集荀子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是貧猶勝於窮

也

落魄

漢書酈食其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瑟居

升菴集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亦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摵

無置錐地

雲谷雜記世謂至貧者曰無置錐地自古有之韓非子曰

舜無置錐之地又史記孫叔敖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彥傳皆有此語

無擔石儲

說選世俗謂人之極貧者曰家無擔石之儲先儒云齊人名小甖為擔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為擔

明按今人以一石為一擔

畔牢愁

宋祁筆記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注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明按愁字音曹

憤懣

兩漢雋言司馬遷傳不得舒憤懣師古曰憤懣煩悶也

於邑

同上中山王傳為之於邑師古曰短氣也於音烏邑一合反

欝伊

山堂肆攷崔寔政論王綱縱弛於上智士欝伊於下欝伊言不舒貌

跅弛

同上漢詔跅弛之士跅托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

貪婪

同上愛財曰貪愛食曰婪

乾沒

緗素雜記漢書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又蘇鶚曰乾沒如陸沉之義言

乾地而沒不待沉于江湖也
明按此三說皆未安蓋風日燥水為乾江湖沉物為沒
皆暗就銷亾不可究詰之意說本升菴可云發人之所
未發

汩沒

避暑錄話莊子言與濟俱入與汩沒偕出郭象注云磨翁
而旋入者濟也田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沒當是浮
沉之意

狼籍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十　帶經堂

緗素雜記陸賈傳贊名籍甚注云狼籍甚盛也蘇鶚曰狼
籍者物雜亂之貌蓋狼卧起游戲多藉草上草皆雜亂遂
成狼籍之名藉為籍者逐其語順也

闒茸

山堂肆攷闒下也茸細毛也言猥賤非豪傑也

纖趨

山堂肆攷史記日者傳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纖趨猶言足
恭也

勃磎

同上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心無天遊則六鑿情郎六
相攘勃爭也磎空也

觖望

同上漢書盧綰傳群臣觖望觖決鈌也言不滿所望而怨
也

鍥薄

同上鍥挈刻也東漢劉陶曰頗陛下寬鍥薄之政

操切

同上貢禹傳取勇猛能操切百姓晢操切鉗制束服之意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十一　帶經堂

束濕

同上寗成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濕

顧山

兩漢偶言光武紀女徒顧山歸家注曰女子犯徒遣歸家
每月出錢顧人于山中伐木名曰顧山

剮誅

明曹安讕言長語殺不于市曰剮誅使人殺所仇之人不
用器械而手殺之曰格殺獄因招成之詞曰款言得其實
也

真雁

詞林海錯鰔酷似鴈而德不然故凡以偽亂真曰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人以其雁往齊人曰雁魯人曰真陸機曰人莫分於真雁韓文公詩居然見真雁宋華頤見稱廢帝為贗天子以雁為贗始此

明按讒鼎之銘服氏注曰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說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此說恐不可據呂氏春秋又作岑鼎岑與崇皆以聲相近而訛耳

矛盾

升菴集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捭闔

山堂肆攷蘇秦張儀學於鬼谷子受捭闔之術十二章

明按鬼谷子有飛箝篇捭闔篇捭闔一開一合也今人時文多作押闔字誤矣

鹵莽滅裂

升菴集莊子謂耕之不善者曰鹵莽芸之不善者曰滅裂耕者不治其劃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不去其草而去嘉禾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捐之

清狂

元蕭參布通錄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云如今白癡也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兄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與慧通

明按蘇林漢書注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賀不狂似狂故曰清狂或曰色理清而心不慧曰清狂後說尤長

狂易

兩漢雋言五行志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

疲𧮫

詞林海錯司馬相如傳病稱疲𧮫極晋人帖云新沐甚極又云體中小極、亦作𧮫倦也

病痱

同上灌嬰傳魏其聞灌夫當棄市郎恚病痱索隱曰痱音肥風疾又作疿

病痎

同上痎小瘧也痁大瘧也左傳云齊侯疥遂痁疥當作痎

唐姚崇病痁移告

移病

同上朱博遷瑯邪太守舒緩養名曹掾皆移病臥注云移書言病也

負茲

宋楊伯嵒臆乘周益公必大謝表云負茲有疾頽隆祠官人謂悞寫公自注云出公羊傳桓公十六年屬負茲注云

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楊升菴曰茲草也言有疾不能負草也

明按鶴林玉露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公羊傳所謂負茲猶禮云負薪之憂也

不快

賓退錄今人有疾曰不快見陳壽三國志華佗傳

萑蘭

漢書息夫躬傳躬絕命詞曰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蔓延於地有所憑依則起臣瓚曰涕泣闌干也

飲泣

兩漢博聞賈捐之傳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口故言飲泣也

彌留

尚書注疏顧命既彌留言疾彌甚而留連也

物故

兩漢博聞師古曰物故言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言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窀穸

左傳春秋窀穸之事注云窀厚也穸夜也猶云長夜謂葬埋也音屯夕

事物考辨卷之四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姓名

姓氏

春秋同異録或問姓與氏有别乎曰有姓者歷久而不移者也氏者隨時而數變者也後世混姓氏而一之則非矣陸淳纂例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詞皆以氏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

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臧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别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謂惟天子乃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媯是也又曰胙之土而命之氏舜賜禹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别子為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别猶之乎後代之論房也

明按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也此言攷古証今不刊之論

錫土姓

書經同異録禹貢錫土姓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疏曰周語云

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云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証是合錫土姓為一事也集傳則分為二事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似較傳疏為優何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來聞郎以商與邰為姓也

散宜為氏

王伯厚書經考異周書有若散宜生孔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嵇康姓奚

凌迪知氏族博考嵇康本姓奚氏避怨徙淅家於嵇山之側易而為嵇音奚

龔氏

氏族博考按項羽傳義帝柱國共敖顏師古曰共讀曰龔郎共也擂文從龍

吳剛

餘冬序錄月中斫桂人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名剛字質也

田千秋改姓車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主　帯經堂

氏族博考漢車千秋本齊田氏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車丞相子孫遂為車氏

張良本姓姬

潛夫論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散家貲千萬為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

東方朔姓金

論衡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遊宦漢朝

灌夫本姓張

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馬援本趙姓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注云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

束晳本疎姓

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改姓焉、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四　帯經堂

隶據本姓辣

同上隶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辣其先避仇改焉

陶穀本姓唐

閒談錄陶穀本姓唐氏避石敬塘而改焉小字鐵牛

明按宋景文筆記云陶穀本唐彥謙後以避諱改姓後納唐氏為壻可怪

丙本李陵之後

鴻書章俊卿曰丙本李陵之後自匈奴歸魏見於丙殿賜

姓丙武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宇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為侯汾氏其後訛為宇文氏竇氏本姒姓也有仍逃出自竇故少康氏為竇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后時人號為王家故曰王氏太原瑯琊其後也又有出自畢公高之后者魏信陵之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亦為王氏裴出風非子之曽孫封非鄉邑故為非邑氏後世去邑從衣此一裴也晋平公封顓帝之孫於裴中號裴君又一裴也

氏族之訛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五　帯經堂

宋費袞字補之梁谿漫誌氏族之訛久矣比蔣邢茅胙蔡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寖遠寖忘則為三姓矣近之所謂徐與秦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楊子雲於蜀無他楊今此姓不復見亦皆混入於楊矣錢鏐王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鏐去偏傍而為金王審知據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曰馬諸葛曰葛歐陽曰歐夏侯曰侯鮮于曰于相承不已複姓又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淳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故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乃唐之大族欽望瑑華皆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始混於盧耶

虢訛為郭

山堂肆考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於虢或謂之郭因以為氏公羊傳曰虢謂之郭聲之誤也

田陳郁郤史籍互書

佩觿陳完奔齊以國為氏史記謂之田古陳田二宗通郁郤二姓皆在河南故史有互文

韓訛為何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六　帯經堂

佩觿周武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隨音生變遂為何氏

倫訛為冷

山堂肆考古伶倫之後音訛為冷漢書冷褒豐等是其後也

赫連鐵伐

氏族博攷赫連勃勃曰帝王者繫天為子今改姓為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能伐人

步摇訛為慕容

前燕録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西遷時燕代多冠步搖諸部因謂之步搖後音訛為慕容且以為氏

禿髮

載記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

井春

露書漢書井春井音丹今失一點誤以為井春

干寶

坦齋通編干與于為兩姓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

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曰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良可嘆也

明按鶴林玉露楊誠齋名萬里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子乃吾一字之師

衛青文彥博姓

群碎録衛青父姓張文彥博父姓敬

君苗無姓

宋祁筆記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按文選注云呂安字仲悌又按困學紀聞陸雲與平原書云登臺賦恨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則可耳豈真無姓無字者乎

臣佖

漢書評林宋祁曰漢書注中有臣佖者乃張佖江南人

臣瓚

說畧漢書注有曰臣瓚者不知何人晉中書監勗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

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注按漢書余靖刊誤已知有傅瓚矣余攷酈道元水經注多引薛瓚漢書則臣瓚者安知其非薛瓚耶道元後魏人去晉不遠其書引用不一而足宋景文云劉孝標海苑以為于瓚水經注以為薛瓚而終云不足取信亦未深考耳

明按陳繹金劉子云晉書穆帝八年太原薛瓚者即漢書音義所謂臣瓚者也史炤釋之曰瓚圭瓚也不以為人名可笑

蜀才

宋祁筆記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以為薛瓚者是

二字姓改為一字

日知録古時以二字姓改為一字者如馬矢本姓馬矢改為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皆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為鍾氏見之史冊者不過一二洪武元年詔禁止胡姓如呼延改呼乞伏改乞并中國所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如公年公河公衆之類皆去而為公母丘母儉之類皆去而為母司馬司徒之類則或為司或為馬公孫叔孫長孫王孫士孫之類則改為孫而

其本姓遂亡矣

三字姓

日知録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拔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

令尹子文

古言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鬭穀於菟姓三字而名一字

侯莫陳說

四字姓

陸深蜀都雜鈔自複姓而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貫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外國之姓

三字姓

談薈姓有三字者如元世祖后姓弘吉剌元太祖姓揾奇溫金史有烏林荅暉烏林荅復烏古論蒲魯虎名亦三字烏古論粘沒合烏古論忠德升溫迪罕蒲里特溫迪罕移室懣隋書有阿史那大素唐書有阿史那杜介阿史那斛瑟羅阿史那獻阿史那忠唐書有沙鉢羅設蘇尼失北齊書有步大汗薩晉書有庫傉官偉庫傉官驍金史有孛术魯定

方元史有孛木魯翀后秦錄有末那樓北史有莫賀弗勿干唐史有莫賀咄設莫賀咄苾元史有適里古思北齊書有破六韓常金史有紇石烈胡剌紇石烈良弼周太祖賜楊纂姓為莫胡盧氏魏獻帝賜寇儁為若口引氏元成定后伯岳吾氏文宗后伯牙吾氏后周有侍中吒伏列龜西魏有柱國萬俟于謹皆三字姓也

侯莫陳

升菴集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名也趙宋有侯漢陳利用卽其後讀者以

侯莫為一人陳利用為一人非也

三字名字

陳士元歸雲集三字名字北史所載甚多齊高祖高歡字賀六渾周閔帝字文覺字陀羅尼明帝字文毓字統萬突武帝字文邕字彌羅突隺弘度字摩訶衍賀拔岳字阿斗泥萬俟洛字受洛千斛律金字阿六敦宇文震字彌俄突宇文直字豆羅突宇文憲字毗賀突宇文昭字豆盧突尉遲迥字薄居羅韓果字阿六拔逵奚㝠字什伏代北燕馮跋小名乞直代

三字名字

同上隋書文帝楊堅小名阿羅延唐書安祿山本姓康字軋犖山五代史石敬塘父名臬捩雞

七八字名

同上元人有七字名者如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是也有八字名者如汪古氏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也有七字姓者如孛思忽兒弘吉剌氏是也有八字姓者如玉耳別里伯牙吾牙氏是也

名傳訛

同上元成宗名鐵木耳一作鐵穆爾泰定帝名也孫帖木兒帖一作鐵文帝名圖帖睦爾順帝名妥歡帖睦爾睦一作木

一字姓三字名

同上夷人有一字姓三字名者如晉書有段疾六眷有段務勿塵唐書有高阿那肱有李詩瑣高有白真陀羅宋史有楊璉真伽此六人段高李白楊五姓皆以三字為名

遼人同字

同上夷人同字者極多如遼史耶律覩烈蕭痕篤兩人同

字兀里軫耶律八哥耶律何魯掃古耶律諧理蕭陶隗四人同字烏古隣耶律學古耶律室魯耶律曷魯蕭胡覩四人同字乙辛隱耶律盆奴耶律獨攧耶律撻不也耶律弘古蕭秀穆五人同字胡獨堇耶律抹只耶律海里耶律烏不呂蕭蒲奴四人同字留隱耶律撻烈蕭敵烈兩人同字涅魯袞

姓偉

同上漢書貨殖傳有姓偉注云姓、也偉名也

學和

歸雲集麻衣子性學名和
向長
後漢書向長字子平注云高士傳作尚長
韓王信本姓姬
宋羅壁誌遺司馬遷班固之書傳贊中皆稱兩韓信不知
韓王古韓國之後本姬姓項羽殺其父成後立信為韓王
與淮陰韓信不同
明按劉知幾闢遷固之謬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姬
姓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别姬韓二

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誤矣余
考班馬誤以姬為韓信加劉説但謂韓王名信都其説
亦謬按王充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
地立横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信都者司徒也
或為勝徒功臣表云張良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
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蓋信
都勝徒申徒皆聲謂司徒之轉聲然則信都乃張良官
名非韓王名也知幾之説亦屬傳訛尚何責班馬乎
計然非姓名
容齋隨筆漢書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
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
然者范蠡所著篇名耳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
稱勾踐賢佐種蠡為首豈復闇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
人但用半策足以致伯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
史遷不述為傳乎顔師古曰蔡説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
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答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
此耳皇覽及晋中經簿吳越春秋越絶書並作計倪：研
然三字聲皆相近實一人也何云書籍不見哉

明按唐正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
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為
人有内無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
其志沉：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
澤號曰漁父史記裴駰注云計然姓辛名研字子文今
有文子書合二説觀之則計然之非姓名斷可識矣
池魚非姓名
周輝清波雜識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
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乃諺語也諺云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乃云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則直以池魚為人姓名矣恐未可據

明按淮南子云楚國亡其猿而林中之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林中之魚為之殫諺語本此則池魚豈人姓名耶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野客叢書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如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

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皋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嵩或曰煓字執嘉兄仲名喜見後漢書注曹參字敬伯漢中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朴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揚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並見碑彭祖姓籛剪名鏗見姓苑

子路父母

快史拾遺子路父皃母宋嘗祈嗣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皃、曰熊歟抑亦豹歟越三日雲霧繞庭祥光若電是生子路

孔子婦老聃父

前涼索綏傳張重華燕羣臣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亓官作幵官元杲作元杲胎則作胎則

箕子名

宋高似孫緯畧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古人名字

宋孔平仲雜說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産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出陳忠傳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

居修道號黄公陶潛作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
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
平名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出莊子馬蹄篇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杜康字仲寧出魏
武短歌行注師曠字子野出莊子疏

古人遺逸名氏

陳絳金罍子餘冬序錄云古人名氏不見於史傳而雜出
於書疏記注者亡慮數十人今按鯀字熙伊尹名摯見孫
子宋衷曰仲雍字孰哉孰食曰雍夷齊之父姓墨台名初

字子朝見史記索隱微子啓卒立弟衍為微仲而家語云
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百里奚字井伯出楚國先賢
傳會稽典錄范蠡字少伯吳越春秋大夫文種姓文字子
禽漢高祖母媼皇甫謐云王氏索隱云温氏春秋握成圖
帝王世紀云名含呂后父呂公相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
漢書音義云呂后名雉索隱曰字娥姁皆序錄之所未及

古人姓氏正史本傳不載者

餘冬序錄古人姓有正史本傳所未載者如蒼頡姓侯剛
氏見古篆文注易牙名巫字易牙見孔穎達左傳疏陳仲
子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曹參字敬伯見史記注佛圖
澄姓濕見寺碑道安姓帛見高僧傳皆史傳所不載者

孔子兄字伯

金罍子孝經正義云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按家語孔子
父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良於
行叔梁紇曰猶無子也乃謀於顏氏之九女而得徵在生
仲尼則仲尼固有兄字孟非伯也白虎通義曰嫡長曰伯
庶長曰孟則當以字孟為正又按孔子弟子傳有孔子兄
子名忠在七十二人之列

明按宋劉恕字道原幼時坐客有云孔子無兄者道原
曰有論語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謂的証早悟矣

周破胡

列女傳史稱毀郎墨譽阿大夫者乃周破胡也

夷齊孟子

宋莊綽雞肋篇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而論語注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元一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之不知
少陽篇何人所著今有此書否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

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亦未嘗有劉孝
標亦曰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云孟軻字也
明按唐李石續博物志云孟軻莊周其字不傳或云軻
字子輿周字子休皆後人以意取之耳又按困學紀聞
孔叢子云孟子字子車注云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
軻疑皆傅會

昭靈夫人名

符瑞志漢高帝父劉執嘉（孔氏雜說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云名煓一名執嘉）
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己生執嘉是為太上皇母名含
始是為昭靈夫人游於洛地有玉雞啣赤珠刻曰玉英吞
此者王昭靈取而吞之生季是為高帝
明按漢書高帝紀云姓劉氏母媼師古云媼母老稱也
史家不詳母之姓氏故但以媼稱之皇甫謐等妄引傳
記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又按白孔六帖
云前漢去古未遠風俗質畧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
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晉士會適秦歸晉有
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
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祖也高
祖之父漢史不載而唐史乃載之亦可一笑

青史

風俗通義青史善著書青史者人姓名也

毛莫如少路

歸雲集漢書儒林傳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
少路風俗通義毛作屯以為混屯之後

申棠郎申棖

焦氏筆乘論語申棖鄭玄曰郎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
申續字周史記以棖為棠家語以棖為續傳寫之訛也後
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棖
申棠乃一人也開元中封申棠為召陵伯又封申棖為魯
伯祥符中封棖文登侯又封棠淄川侯並列從祀皆失攷
據（明初止祀棖而去棠）
明按大學衍義補家語載七十二賢無秦冉顏何史記
七十二賢無琴牢陳亢文翁石室但有七十二賢而唐
祀因之杜氏通典則有八十三賢而宋祀因之以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為先師則始於唐之貞觀以曾參等六
十七人為侯伯則昉於唐之開元至於顏曾思孟為四

配升顓孫師為十哲則又至宋而始定焉

曾西即曾申

困學紀聞孟子或問乎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非也經典序錄曰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楚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范丹一作范冉

說畧漢書桓帝以范丹為萊蕪長丹遭母憂不到官及黨錮起而歸隱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今人以為官勵清操而歌之者非也范丹一作范冉

明按張鳳翼談輅云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嵠一云李慶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

癰疽一作雍雎

東坡手澤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瘠環姓名也癰疽趙岐以為癰疽之醫按說苑脩述此章凡百八十言而曰孔子於衛主雍雎雍雎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至趙岐時聲之訛也

穀梁子二名

困學紀聞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佼之語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明按吳競書目穀梁子秦孝公時人楊士勛疏曰穀梁子名俶一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風俗通義云名赤子夏弟子顏師古曰名喜受經於子夏而作傳則是穀梁子有三名也

大毛公名亨

同上經典叙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詩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歸實集毛萇字子芝

褚先生名少孫

同上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郎續史記褚先生沛人為博士

三老名茂

同上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師古曰荀悅漢紀曰令狐茂今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云令狐徵

君隱於城東山中

祖士雅之誤

焦氏筆乘晉祖逖字士稚今呼為士雅者誤也

王僑非王子喬

升菴集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嶺者昔有王僑為栢人令於此登仙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曰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誤以王僑為王子喬矣

明按胡應麟曰藝苑巵言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周靈王太子晉其一栢人令天降玉棺者也余謂不然晉為太子故稱王子喬疑是晉表德非姓王也惟為葉縣令而飛鳬與為栢人令而降棺者則姓名俱同最易相混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壹　帯經堂

名字與本傳不同

野客叢書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如晉書鄧艾碑曰鄧乂古人艾乂二字通用故也後漢虞詡字升卿碑云字定安陳實字仲弓碑云仲躬論語申棖史記漢碑皆曰申棠唐涼國公主傳字華莊碑云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休鉄釬權銘則曰隗狀有得周亞夫印者亞作惡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通用

段干木

周家癸辛雜識唐書宗室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䰠封為段干木大夫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曰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蜀此則段干乃邑名耳風俗通義姓氏注以為姓段干名木恐或失之

鍾離先生

藝林學山宣和書譜神仙鍾離先生不知何時人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其狀虯髯蓬鬢雙髻自稱天下都散漢神仙通鑑以為生漢時仕至諫議大夫又仕晉為大將軍皆非也蓋諫議附會鍾離意大將則附會鍾離昧耳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壽　帯經堂

微生高

金壘子論語微生高戰國策則曰尾生高蓋一人也

明按鄭曉古言微生畝高乃一人畝名高字也

鬼谷子

升菴集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云郎鬼臾區也又郊

祀志黄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云即鬼容區也容與臾以聲相近而誤耳高似孫子畧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明按焦弱侯曰鬼臾區乃黄帝時人鬼谷子自是孫龐之師如何認作一人又按陳叔心歸雲集云鬼谷子或云姓王名詡一名謝一名利戰國時隱者穎川陽城之鬼谷因以為號史記張儀傳亦云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隋志有鬼谷子十三章蓋其所著書也或云後人偽撰或云鬼谷子一號玄微子又琴纂云蔡邕入青溪訪鬼谷先生蓋别是一人

男子名似婦人

歸雲集荊軻傳有徐夫人漢郊祀志武帝時有丁夫人徐丁皆姓夫人名也皆男子徐夫人趙人燕太子丹嘗求其匕首徐或作陳見史記徐廣注丁夫人越人陽都侯丁復之孫以方術詛匈奴者

婦人名似男子

同上宣帝紀有淳于衍成帝紀有陳持弓廣川王傳有王昭平王地餘陽成昭信王成初陶望卿陶都崔修成榮愛衡山王傳有徐來廣陵王傳有董訾胡生趙左君衡青傳有衛君孺衛子夫丙吉傳有胡組郭徵卿皆婦人也淳于陽成皆複姓餘皆單姓衍初都愛來訾生組皆單名餘皆複名

雲臺貞逸

歸雲集易學啓蒙序稱雲臺眞逸子者即朱晦菴也淳熙乙巳晦菴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年啓蒙書成故有是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姓名

同字子魚

金壘子大庾劉公節編春秋列傳衛史鰌字子魚祝鮀亦字子魚蓋偶同耳

姓名同者

野客叢書漢刻中有鄭子眞殘碑毁裂不容深考或者以

爲谷口鄭子眞僕嘗考之鄭子眞有二一郎谷口者一郎鄭玄之孫見眞誥谷口者在哀平之世鄭玄之孫在三國時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甚遠乃知又是一人是鄭子眞有三人也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筆記如公孫弘有三張禹有四他若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龔遂之徒亦不一人後周有兩宇文貴前漢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有三王喬梁文捴目有同姓名録一卷名皆姓氏相同録三卷隋志同姓名録一卷乃梁元帝所撰

明按漢武帝時孔安國作書傳晉孔安國字安國孔愉之子也又按困學紀聞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洪崖

宋許觀東齋記事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

世曰不識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曰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氳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玄宗十六年洪州大疫氳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上意其爲氳驛召之果氳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張禹

宋趙崇絢雞肋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爲安鄉侯

伏波

宋邢凱坦齋通編文人用馬援事不可但言伏波須加一馬字乃是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見史記衛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離侯

劉毅

趙宗絢續雞肋晋兩劉毅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李光進

續雞肋唐有兩李光進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

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杜子夏

氏族博攷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氏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才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赤松

東齋記事赤松有二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傳其一則晋之黃初平嘗牧羊遇一道士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叱石成羊者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故處也

萬石君不獨石奮

趙與時賓退録兩漢有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皆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海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稱號相同

賓退録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名舜民亦號浮休居士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安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宣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曾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曰臨川他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亦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亦號伊川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

免疑混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集之為明白洞達也

明按胡應麟云古今字號之同者如宋詩人俞秀老元文士俞琰並稱紫芝唐李尚正兄弟二人宋李洪兄弟五人皆有花萼集

咎犯

山堂肆攷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

邵平

同上邵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陳勝徇廣

陵者見項羽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

王褒

同上漢宣帝時有王褒為諫大夫元帝時又有尚書左僕射王褒

李觀

續筆叢三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有集又一李觀乃刺血寫金剛經者見法苑珠英

李充

同上漢殤帝時李充字大遜兄弟同衣遞食後徵為博士晉李充字弘度善隸書妙參鍾索諸裒引為參軍仕至侍中

陳咸

同上漢太尉陳咸字子康御史中丞萬年子也又一陳咸成哀間為尚書

陳商

筆叢兩陳商一見昌黎集一會昌五年進士見通攷

張衡

筆叢東漢張衡嘗作二京賦四愁詩隋煬帝時又有御史

大夫張衡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於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王之末理者曰

璞死鼠未腊者亦為璞月之旦為朔車之輞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三傑四傑

稗史彙編世知張良蕭何韓信為三傑而不知宋環張説源乾曜亦為三傑宋程灝為鄠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萬年簿關西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公集序

名字相沿

野客叢書前輩云前漢有酈食其甯食其名字相沿不知

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故亦名相如耳且名食其者不獨酈甯二人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書想酈生蓋慕司馬食其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甯始而不知前此已有是名矣又如前後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晉有段匹磾魏有于粟磾其名亦前後相沿也

江革

野客叢書後漢江革號江巨孝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明年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

雲林

李日華紫桃軒集杜綰號雲林黃長睿亦號雲林倪鎮號雲林危太素亦號雲林

廣藺

紫桃軒集梁武帝時有人名藺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又有一人名廣頗為將立功淮上戰沒有風雨之異祀為神

呂太乙

筆叢兩呂太乙一中宗朝文士以才稱一代宗朝宦者以反戮

薛仁貴

筆叢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

辟疆

顏師古刊謬正俗外戚傳留侯子張辟彊前賢無釋學者相承讀辟如琺璧之璧彊如強禦之強以意解之曰能弭辟強禦也齊楊休之為兒製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曰昔

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若如賈生所說辟當音闢疆當音姜楚有遠啓疆亦其例也

葉夢得

陸文裕公豫章漫抄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見宋史貴溪石林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真西山之後者非少蘊也

莫愁

容齋隨筆莫愁有二一是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古詩所謂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一是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所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者是也

花蕊夫人

鐵圍山叢談蜀王建妾有花蕊夫人復號小徐妃孟昶據蜀又有一花蕊夫人能作宮詞小徐妃隨王衍歸唐半途遭害花蕊夫人亦隨昶歸宋從太祖游獵苑中為太宗射殺兩人者生於蜀同其名同其能詩同其亡國而殺身同今人知有其一不知有其二也

明按聞見雜録宋太宗射殺者乃金城夫人非花蕊夫人也而存之以俟博古者且蜀孟昶宮人亦名花蕊夫人昶降入宋宮設昶像祀之偽稱張仙以欺宋祖並無遇害之事叢談誤以金城夫人為孟昶妃耳

同姓名

元黄氏溍筆記漢有兩韓信同為高帝將兩張禹俱明經

前漢張禹字子文後漢張禹字伯達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明按張禹京房王商杜子夏皆有兩人其言兩韓信則悮也

嚴子陵姓莊

螢雪叢說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名之皆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

明按史書佔嗶云漢有兩嚴遵一字君平一字子陵皆高士又皆二名君平一名尊子陵一名光

鄭衆
宋祁筆記一鄭衆字仲師漢明帝遣使匈奴虜欲令拜不
屈一為章帝宦官字季序每頒賞則辭多受少
莊蹻
同上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兵平滇
遂自王
明按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廣注云楚之大盜曰莊蹻
莊王時人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名與盜
同何哉

王莽
同上兩王莽俱漢時人一為石將軍天水人字稚叔為蓋主所忌一為
大司馬纂位者名巨君
王孫賈
同上一為衛大夫一為齊大夫
張遼
同上一為魏征東將軍字文遠一為漢兗州刺史字叔高
張儉
同上東漢張儉因黨禁望門投止者一唐人字師約太宗
時為營州都督征高麗一宋真宗時契丹國為政事令亦
有此姓名
徐幹
同上一為班超司馬一為曹操掾
鄭弘
同上漢宣帝時鄭弘字稚卿為南陽太守一字巨君東漢
章帝元和初拜太尉
徐邈
同上魏徐邈字景山武帝時為侍中晋徐邈字仙民武帝

時為中書令人
賈逵
同上東漢賈逵字景伯兒時常在太學人謂之賈長頭一
字梁道賈充父也一宋藁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累官嘉
州刺史
李抱貞
筆叢兩李抱貞一李抱玉弟史有傳一李适威儀屬附見
傳中
李家

山堂肆攷晉李密字令伯後魏李密以母老習醫隋煬帝
時有蒲山公李密嘗騎牛讀漢書

李克寧

筆叢兩李克寧一李澄子一克用弟見莊宗紀

張載

山堂肆攷晉張載字孟陽為當代文宗宋張載字子厚學
者稱為橫渠先生

李祐

筆叢兩李祐一元和詩人見紀事一元和武將見唐史又

宗室有六李祐共八人

李翺

筆叢一觀察以文名一刺史嘗以詩勒名鄭州

李昌符

筆叢兩李昌符一唐末詩人見唐全詩話一唐末叛將

李益

山堂肆攷唐有兩李益與李賀同時一為尚書一為宗人
庶子同在朝故世稱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
以別之

裴廸

筆叢兩裴廸一與王維唱和一唐末幕宮五代史有傳

蔡京

山堂肆攷唐懿宗時有左庶子蔡京性貪虐有吏才宋時
亦有蔡京為奸宰相

施肩吾

筆叢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一撰鍾呂傳道集在
晚唐間

張說

山堂肆攷一唐武后時人一宋孝宗時人

明按梁有智永善書宋有智永善書唐有辨才宋亦有
一辨才皆高僧也

張晏

筆叢二張晏一成德軍將見憲宗紀一天平鎮將見僖宗
三年

王建

筆叢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僞蜀主一石晉隸州刺
史

王氏同名

山堂肆攷晉有兩王渾一戎之父一濟之父有兩王澄一為衍之弟字平子一為濟之弟字道深有兩王愷一為武帝舅一安帝時為丹陽尹有兩王乂一衍父一緒父有三王沉一字處道高貴鄉公號沉為文籍先生一字彥伯作釋時論以東野丈人自寓又載記劉聰朝復一王沉

李商隱

筆叢兩李商隱一玄宗朝太子賓客見舊唐書明皇本紀一晚唐詩人

李渤

山堂肆攷唐李渤與兄涉俱隱少室山宋李渤嘉祐進士

李乂

筆叢兩李乂一初唐時人一陳敬瑄參謀見僖宗光啓三年

張昌宗

山堂肆攷一為唐高宗修文學士一為則天末春官侍郎

同姓名

日知錄漢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金史有二訛可曰草大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二五二忌二起

日知錄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為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倣此稱

名字相同

日知錄名字相同者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宋之間最盛如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宋蔡興宗齊顏見遠梁王僧儒劉孝綽庾仲容江德藻任孝恭師覺授北齊慕容紹宗魏蘭根後周王思政辛慶之崔彥穆之類在唐時尤多

明按唐史尚可孤張嘉貞白元光郭子儀李嗣業魏少游張孝忠辛京杲戴休顏高崇文張巡楊燕奇孟浩然李修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宇文審宋史戚同文皆以名為字者也

父子同字

談薈晉張老字孟其子趙亦字孟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父子同稱管仲晉大夫郤克字駒伯子郤錡亦字駒伯

祖孫兄弟同名字

同上祖孫兄弟同名字者少昊名摯其孫顓頊之子亦名摯是為帝摯湯名天乙紂父亦名天乙湯長子名太丁武乙之子亦名太丁周仲雍曰虞仲仲之裔周章孫亦曰虞仲蔡文侯名申其玄孫昭侯亦名申衛穆公名遬其裔孫

成侯亦名遬魯莊公之孫仲嬰齊仲字嬰齊名也而文公之孫亦曰公孫嬰齊者同祖也

同時人同名字

同上同時人同名字者晉范宣子士匄其同族伯瑕文伯亦曰士匄楚有公子申字子西乃平王子昭王兄也又有右司馬公子申而鬭宜申亦字子西（鄭公孫夏亦字子西）

著書名姓相類

胡應麟史書佔嗶著書名姓相類者如孔甲有二一黄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盂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今藝文志之盤盂不傳而孔叢子之盤盂傳世遂以後之盤盂為前之孔甲非也牟融有二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為儒之牟融亦非也醫家有二扁鵲一黄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黄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按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黄帝時扁鵲相類因以為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黄帝時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但以素問有雷公為黄帝弟子遂以炮炙為黄

帝時雷公撰謬矣

四孫登

九流緒論諸史藝文志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登緜之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讖文云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為天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間有四孫登也

孟子宣王

適撰瑣言吳孟子鄒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父子祖孫同名

癸辛雜識外集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為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皆可異者也

明按徐應秋談薈漢書侯王表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德長子嗣爵復名德明劉忠武父名江為戍卒死忠武仍其名不易累戰功至都督猶與父同名後封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尤 帶經堂

廣寧伯始更名榮未幾卒其事尤奇

巫賢

駢志商書祖乙時有巫賢韓詩外傳齊景公時亦有臣名巫賢

行人子羽有二

駢志鄭行人子羽公孫揮又左傳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吉頊

筆叢兩吉頊一武后酷吏一大曆詩人見紀事十才子下

魏舒

同上左傳晉有魏舒又晉書司徒魏舒每有大事徐為籌之多在衆議之表

公孫述

同上秦昭王時有公孫述見韓非子又後漢有公孫述字子陽

公孫弘有三

駢志呂覽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請西觀秦王又史記公孫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又後漢書虞延欲辟幽州從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乎 帶經堂

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趙高

同上秦有趙高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趙高為清河太守

任安

同上史記武帝以任安為益州刺史又蜀志秦宓薦儒士任定祖曰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又益都耆舊傳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安所長曰記人之善忘人之惡

張良有二

同上漢有張良載記永和五年石季龍以尚書張良為石僕射

二孔安國

同上論語疏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為漢武帝博士承詔作尚書傳又晉書孔安國孔愉子也以儒業顯孝武時甚歎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右僕射

張姓同名

駢志張玄有二一字君夏後漢時人一張紘子官至南郡太守出蜀志張溫有二後漢書中平二年以司空張溫為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壬　帯經堂

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又吳志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張綱有二一後漢人埋輪洛陽一為慕容超尚書郎張華有二一為晉司空一為慕容超僕射又筆叢唐時張昌宗有二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張祐有二一晚唐詩人一見新唐書孝友傳敘

盆子

同上後漢書赤眉欲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又北史尒朱世隆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元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

趙騰

日知錄後漢書楊震傳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時事也而張皓傳又云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感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時事豈有兩趙騰邪

公孫龍

藝林學山同有兩公孫龍一春秋時仲尼門人一戰國平原辯士有白馬非馬之論為孔穿所詘者也穿仲尼六世孫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壬　帯經堂

童烏

野客叢書揚子雲之子小字童烏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田文

困學紀聞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西山乙記曰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蔡京桓彝

同上唐宋俱有蔡京此奸臣名字之同者吳晉皆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

成公綏

同上晋書成公綏為中書郎又載記慕容超太史令成公綏

仲舒

同上南史直閣將軍董暈粗有氣力後改名為仲舒上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李膺

同上南史李膺為新昌侯蕭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謂

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羿是射官

趙彦衛雲麓漫抄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甯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也

小名

陸龜蒙小名錄漢呂后名娥姁　司馬相如字長卿毋少字之曰犬子　曹操小名阿瞞　孫皓字元宗小字彭祖

劉禪小字阿斗　賈后小字南風　王濬小字阿童　桓石虔小字鎮惡　慕容沖小字鳳凰　宋劉裕小字寄奴　宋文帝名義隆小名車兒　孝武帝小字道民　王愉小字車　劉穆之小字道民　謝靈運小字客兒　范曄小字塼　蕭道成字紹伯小字闘將　潘淑妃小字玉兒　梁武帝蕭衍小字練兒　簡文帝小字六通　馬仙琕小名仙婢　劉孝綽字孝綽小字阿士　陳高祖霸先小字法生　游雅字伯度小字黄頭

亢桑夏革

續博物志庚桑名楚史記作亢桑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列子作子革

馯臂子弓

升菴集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為仲弓或以為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負婦通

愛日齋叢抄史記高帝紀有王媪武負其為婦人無疑矣班書如淳注云老大婦為阿負陳丞相世家言戶牖富人

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絳侯世家有許負相者索隱
引應劭注云老婦也蓋負之為婦古文相通耳
明按楚漢春秋高帝封負為鳴雌侯則負之為婦無疑
矣

虙宓伏通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虙子賤或寫作宓子賤按顏氏家訓
虙從虍下必子賤虙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
碑云洛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宓之與伏古文通用說
文音密

甯戚

餘冬序錄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甯戌是名戚字戌也
明謂戌字誤書

舜典臣名

尚書大全殳斨伯與孔傳云二臣名集傳則云三臣名朱
虎熊羆傳云二臣名集傳則云四臣名明謂當以孔傳為
正

上官靳尚是兩人

楚詞辨証王逸離騷注云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
以為同列之大夫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離
騷名家不應謬誤如此

晉人命名不可解

王瑞國讀史皆疑晉人命名不可解王沈之子名浚渾之
子名濟羲之之子名疑之獻之徽之徽之之子名楨之獻之
之子名靜之以獻之無子以弟之子為後又王裕之之子名秀之延
之延之之子名綸之其他若衛瓘之子名玠者不可勝記
以父子祖孫而居兄弟輩行之列於義何居

房玄齡名字

容齋隨筆舊唐書目錄書房玄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
新唐書列傳書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云玄齡字喬
松三說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
與新史傳同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亦云玄
齡字喬松蓋信而有徵者也

鍾繇

露書鍾繇繇字音遥與咎繇同今讀作由即學士亦不免

鮑照

宋祁筆記今人多以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曰濃烹鮑照
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碑亦作鮑照字（後人以避諱故改照為昭）

佽飛

金壘子明世瀕江有佽飛將軍廟鄞人中丞周公相曰佽
飛乃將軍號非人名也遂撤去之余按呂氏春秋曰荆人
佽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佽飛拔劍殺之則佽飛乃楚
勇士也逮漢武帝慕其勇改秦左弋官為佽飛在上林中
是佽飛原本人名非官號也

劉龑

事物攷辨巻之四十一　姓名　未　帯經堂

五代史南漢劉巖初改名曰陟九年白龍見三清殿改元
白龍又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龑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
義為龑字音儼以名焉
明按龑字、書所無劉巖創為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劉
龑儼誤矣

顏籀

漢書音義顏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陳傳良曰顏
師古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

王良字

升菴集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
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郵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
時近或得真

文種字

同上范蠡楚三户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字禽楚人出呂
覽高誘注

李融字

坦齋筆衡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字若川謂何對曰天地
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
山也

事物攷辨巻之四十一　姓名　未　帯經堂

之推字介

緗素雜記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則之儀
為長之推為次明矣而北史則云之推字介之儀字升則
以之推為兄之儀為弟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匡鼎

漢書音義匡衡字穉圭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
解人頤服虔曰匡猶言當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
少字鼎長乃易字穉圭世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

言臣鼎曰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説是也
明按史傳中一人兩字者多矣匡衡少字鼎改字穉圭確有可據師古乃取應伏二家之説吾不解也葛洪西京雜記曰鼎衡小名也

小名小字

都穆聽雨紀談古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余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

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禾聞其小字楊雄子小字童烏未聞其小名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以互稱耶

三字名

升菴集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複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明按澂公宜孟孫氏之後孟子父也趙元昊子名佞令受亦皆三字名

三字字

姓譜命字有三字者屈突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保劉敞字仲原父（續博物志云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張詠布衣時遇之）

一字字

梁谿漫志范祖禹母夢鄧禹來而生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醇備輒欲更表德曰醇備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曰醇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醇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也如何予因以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

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伯仲與甫特語助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亦古之遺意云爾

二名止稱一字

日知錄晉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歟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傳云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

命名取一言

歸雲集古人命字惟取一言無以兩言相兼取義者如孔子弟子曾點字晳顏無繇字路任不齊字選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顏祖字襄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原亢字籍原憲字思廣潔字庸顏何字冉家語冉作稱狄黑字晳皆以一言為字其他字伯牛仲弓叔魚季路之外惟稱子而已非有二義也

兩漢人以一言為字

同上西漢近古班固漢書列傳無字者多其以一言為字者如胡建睦弘俱字孟彭越蕭咸俱字仲張歐吳廣枚乘

俱字叔張釋之公孫弘俱字季楚元王交朱雲俱字游爰盎字絲鄭當字莊是也其他如子房張良子孟霍光子政劉向子孺張安世子長司馬遷李壽子高張敞子嚴孫寶子廣何並子明馮奉世子雲終軍谷永揚雄子真梅福辛慶忌子公陳湯田廣明子襄丁寬子仲王同子陽王吉歐陽高子賓田延年子幼楊惲子威王商翟方進子駿劉歆子微息夫躬子都鮑宣趙廣漢胡母生子況尹翁歸仲卿衛青王章朱邑長卿司馬相如杞伉薛廣德少卿田叔周堪龔遂李陵丙吉劉辟江君卿馮野王樓護游卿馬宮稱卿鄭弘次卿嚴延年翁卿召信臣聖卿董賢長君路溫舒少君翼奉賁廣德次君戴德曼君申章王孫馮遂竇嬰紫廣馮嫣翁孫趙充國公孫顏安樂次公蓋寬饒少公

蔡秋幼公杜延年陳萬年仲公師丹長公張摯夏侯勝韓延壽君公何武翁叔金日磾子叔公孫賀長倩蕭望之曼倩東方朔子國雋不疑次倩江充長孺汲黯韓安國韋賢杜周仲孺灌夫少孺貢禹韋玄成子孺淳于長長翁梁丘賀貫直弱翁魏相仲翁疏廣君房賈捐之母將隆君賓龔勝君倩龔舍君況甘延壽君孟伍鹿充宗君仲史丹稚圭匡衡稚游傅喜巨先原涉巨君王莽長子陳遂長房石顯凡若此類惟從一訓初未嘗有二義也至於東漢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

漢人名字

同上漢人名字有同前人諡字者如魯恭字仲康伏恭字

叔齊翟宣字太伯張禹張敏俱字伯達竇融字周公袁安何林俱字邵公張步字文公慶普丁鴻俱字孝公伏湛字惠公陳重字景公劉昆字桓公耿夔字定公陳寵字昭公趙熹字伯陽熹一作嘉衛弘蔡倫俱字敬仲戴封劉順俱字平仲翟義字文仲傅毅字武仲馮逡衛颯唐檀俱字子產寒朗樂恢俱字伯奇應奉字世叔何熙淳于恭俱字孟孫郭躬字仲孫賈逵种暠俱字景伯鄧彪字智伯其與孔門同字者如陳寔字仲弓鄭崇仲字子游馬武許荊俱字子張王尊吾丘壽王俱字子贛杜欽杜鄴彭祖孔光萬音拒

章俱字子夏第五倫字伯魚堅鐔字子伋傅奕字南容

何忌

同上魯仲孫何忌春秋書仲忌公羊傳曰此何忌也譏二名非禮也注云難為諱一字為名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也

文翁

同上蜀郡太守文翁名黨字仲翁見李石續博物志顏注不載宋祁撰文翁祠堂碑止云文公名翁不知李石果何所攷也

僻姓名

同上漢書武帝紀東郭咸陽游水發根東郭游水複姓咸陽發根名也南越尉佗傳安國少季安國複姓少季名也儒林傳關門慶忌公戶滿意關門公戶複姓慶忌滿意名也又士孫張仲方從五鹿充宗受易師古注曰士孫複姓名張字仲方又丁姓子孫從榮廣受穀梁春秋師古注曰姓丁名姓字子孫又閭人通漢子方從后蒼受禮如淳注曰姓閭人名通漢字子方

猶非

歸雲集漢書趙充國傳猶非猶姓非名宣帝紀作萌非

柴將軍

同上韓王信傳有柴將軍鄧展以為柴奇應劭以為柴武晉灼又以為柴武之子此闕名之可疑者

蒲將軍

同上史記項羽本紀黥布蒲將軍服虔云英布起於蒲故稱蒲將軍韋昭曰蒲姓也英布蒲將軍是二人

大夫但

同上漢書丙吉傳守丞誰如孟康注云姓誰名如文穎曰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董　壽經堂

誰如人名一作譙如言姓非

張卿

同上漢書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或作張澤或作張釋卿字也或澤或釋其名也史記燕世家作張子卿

叔孫通

同上楚漢春秋叔孫通名何字通以字行

灌何

同上灌夫傳穎陰侯灌嬰時穎陰侯乃嬰子名何誤書嬰

師尚父

詩經同異録大雅大明之卒章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云師太師也可尚可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泰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磎所得聖人呂尚立為太師號曰尚父雒師謀曰呂尚釣崖注云名尚也又云尚變名為望取本名為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明嘗合衆說而考之竊以為尚其名也師其官也父者尊之之詞望號牙字也後世之人有以字行者太公之變名為望亦猶是也其實則初名尚不

名望也

皇太子

南史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移黜於外易其名為犬子何黜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倚今此而為太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陵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老聃非謚

金罍子世人言老聃謚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騐也似不得為謚予按老子姓李名耳聃豈其字歟又老子耳七寸

而無漏名與字所由起也

孫臏非名

金罍子楊倞注荀子曰臏膝骨也臏腳則其膝骨也鄱陽云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予按孫臏嘗以談兵見忌龐涓則足於魏故稱孫臏然則孫子固應別有名臏不得為名也

展禽非名

露書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國語作名禽字獲誤也

康叔非字號

尚書疏鄭玄以康叔為謚非數也孔安國傳則云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按管蔡郕霍皆國名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則非字號可知

椒蘭非名

朱子楚詞辨証離騷云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嘆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蘺亦以此而書罪焉初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

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
失之王逸注楚詞又仍其誤後世無一人覺其非甚可嘆
也

孟嘗非謚

野容叢書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
孟嘗君僕謂茍如是則是田嬰在時未為靖郭公田文在
時未為孟嘗君死後乃稱耳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
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
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田文尚在安得謂之謚乎

公子非字

野容叢書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盜
賊威振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
矣顏注曰公子勝字也僕謂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
其字也當時風俗雖厚不應以一介之士進謁部使者而
遽稱其字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
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師所言非觀面之詞也

覩倩非字

漢書注朱邑傳張敞上邑書云昔陳平雖賢須覩倩而後
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蘇林曰倩覩無知也韋昭曰
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韋氏以為無知之字非也
譬猶謂汲黯為汲直、豈黯字乎且下句云賴蕭公而信
信公亦非何字也

尹非字

書傳會選蔡傳伊姓尹字也名摯東齊陳氏曰三代而上
未有以字稱者且其自稱曰惟尹躬暨湯則非字明矣據
孫子及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

祿父非名

洪範序疏云武庚紂子一名祿父鄭云字祿父一人不應
有二名以為字祿父者是也

夫子非字

顧起元說畧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夫子猶
云丈夫子師古注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字也以夫子為
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為枚之字耶乘自字叔忌無考

明按漢書嚴助傳云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
家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似與師古之說同

阿齡非字

野客叢書世說謝太傅語真長云阿齡於此事故欲大厲注云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修齡呼阿齡者郎其字耳非小字也阿之一字有綴以姓者如阿阮是也有綴以名者如阿戎是也有綴以字者如阿平是也有綴以第行者如阿大是也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

絳灌

歸雲集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師古曰絳、侯周勃也灌、嬰也而楚漢春秋以絳灌樊噲周勃灌嬰四人並稱是高祖臣固有姓絳名灌者

姓名同

優齋示兒編齊有夷吾晉亦有之（傳二十四年注晉侯夷吾是也）周有南宮括魯亦有南宮括（郎南宮縚）管仲為敬仲高傒陳公子完皆字敬仲孔白公西輿（家語）關勃（傳二十八年）駟帶（昭十八年）皆字子上孔最冉季公孫僑皆字子產澹臺滅明公孫揮知罃皆字子羽巫馬期叔仲會皆字子期公孫茲秦非皆字子之顏由仲由皆字季路顓孫師公孫黑肱叔孫輒豐卷琴牢皆字子張紂有左師觸龍趙亦有之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趙亦有之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亦有之冉雍與漢陳寔同字仲弓仲由與漢爰曾同字子路宓不齊伏勝皆字子賤鄭子產唐杜甫皆字子美谷永終軍楊雄皆字子雲車胤王濬皆字武子枚乘晉嵇康皆字叔夜邊韶毛玠皆字孝先

一言字

歸雲集一言字西漢尚多東漢李曇字雲三國志袁渙字曜南史成景儁字超隋書顏之推字介顏之儀字升唐書任瓌字瑋房玄齡字喬楊元琰字溫楊仲昌字覺崔倫字叙崔衍字著顏師古字籀田季安字夔柳公綽字寬宋以後一言字不復見矣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人類

十等

左傳人有十等王臣公〻臣卿〻臣大夫〻大夫臣士〻士臣皂〻臣輿〻臣隸〻臣僚〻臣僕〻臣臺也

銓宰

文選錦字録任昉宣德皇后令云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

銓宰有寄注云銓君也宰臣也言不得不強爲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托也

素王素臣

山堂肆攷左氏因春秋作傳杜預曰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

明按困學紀聞齊太史子餘嘆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後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貫達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立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明以爲此王字作平聲讀亦無不可

素侯

山堂肆攷史記富者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韻府千金之家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侯者耶

英雄

魏劉邵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群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者謂之英膽力過人者謂之雄

英桀

困學紀聞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明按淮南子云才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

疇匹

群書補訂歸正集楚詞注云四人爲疇二人爲匹

人地

山堂肆攷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為公輔人地謂人
物門地

人林

仝上人林人才之林也古詩冠履預人林

堯九佐

王海淮南子堯之佐九人禹皐稷契夷垂益夔龍

周四輔

仝上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明按天子有疑則問之故曰疑今時文引用以為凝承

者非

四隣

仝上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
曰弼其爵視卿其禄視次國之君

漢四輔

仝上孔光傳為帝太傅位四輔注云孔光太師王莽太傅
王舜太保甄豐少師是為四輔

七制

小學紺珠文中子七制皆漢之賢君謂高祖太宗文帝世
宗武帝中宗宣帝世祖光武顯宗明帝肅宗章帝

五宗

仝上楊賜傳二祖五宗二祖謂漢之高祖世祖五宗謂太
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也

建安七子

仝上建安七子孔融字文舉陳琳字孔璋王粲字仲宣徐
幹字偉長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

竹溪六逸

仝上唐竹溪六逸孔巢父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
隱徂徠山

三眷

仝上五代史裴氏在晋魏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休垍晃居
涼者號西眷寂矩居河東者號中眷光庭遵度樞贄

萬石君

小學紺珠漢石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二千石
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馮揚八子皆為二千石號萬石
君秦襲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明掇萬石君前後凡五見今人但知有石奮而已

綺紈

仝上漢書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注云白綺之襦如冰丸之袴並貴戚子弟之服

裠屐

仝上史記裙屐少年猶云衣冠子弟也

秀民

左國腴詞齊語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頼也注云秀民民之秀出於衆者

國士

西漢雋詞韓信傳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

居士

蕭參希通録本朝以居士稱者不一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曰居士錦帶注云處士也居士之名始此

闌士

升菴集闌士開士皆僧之稱李白詩云衡岳有闌士五峯秀真骨

上人

千一録釋子稱上人言有勝行在人之上也

格人

山堂肆攷書曰格人元龜格人猶言至人能知吉凶又博通古今者曰通人人而無道曰陳人居喪曰棘人譖行而得意者曰驕人遇譖而失度者曰勞人

鉅儒

西漢雋詞校獵賦鴻生鉅儒俄軒冕襍衣裳

人豪

仝上張耳傳非人豪也

丈夫

稗編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門子

詞林海錯正室之子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

名宿

仝上宋浮傳欲收士心召中州名宿

伏鷟隱鶚

青箱襍記鄧乂號伏鸞陸雲號隱鵠

健兒

山堂肆攷健兒快卒也古詩健兒須快馬

輕客

仝上光武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輕客輕生之客也

鼎士

仝上鄒陽傳武力鼎士言舉鼎之士也

亡命

兩漢博聞王常舞陽人也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注云命有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大駔

山堂肆攷東漢郭太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駔祖說文云駔儈也

瓦合卒

仝上酈食其謂高祖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注云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和同

緹騎

詞林海錯緹赤色也漢制執金吾所營兵皆赤衣故曰緹騎

鯫生

漢書音義張良傳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納諸侯服虔注云鯫生小人也

孤生

山堂肆攷東漢張覇起自孤生致位郡守

儒梟

詞林海錯後漢書董仲綬智為儒梟

寡夫

小爾雅凡無妻之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三農

升庵集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穎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愼覩地官司徒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澤之材於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鄭玄原農隰之說何所本乎

丁中

日知録唐制人始生為黄四歳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唐玄宗天寳三載十二月詔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古今生齒

侯鯖録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漢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藝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萬仁宗千九百九萬英宗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千七百二十七萬

明按陳全之蓬窻日録元世祖混一之初戸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明初戸口尚耗至嘉靖中戸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極盛矣豈漢唐宋之所可及哉

猺人

后山談叢二廣居山谷閒者不隷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蜒人島上謂之黎人（蜒音延韻書作蜑南海夷種也輟耕録云南海採珠人曰蜑户）

末師末民

山堂肆攷劉歆傳是末師而非往古又習商賈之業者曰末民漢書云官富貴而末民困是也

齊民

西漢傳聞齊民如淳曰齊等也謂無貴賤而齊等之人也

鴈戸

升菴集唐書編氓有鴈戸鴈戸流民也

流庸

山堂肆攷漢昭帝詔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注云流庸言棄其本鄉而為人庸作也

介特

仝上左傳收介特謂收單身之民使之不離困也

嬰兒

侯鯖録漢書曰女曰嬰男曰兒釋名曰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胸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明按釋名又曰兒始能行曰孺毁齒曰齔十五曰童二

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々能治事也六
十曰耆指使人也七十曰耄髪白也八十曰耋皮色如
鉄也九十曰鮐背有鮐文也

孿子以先生為兄

西京襍記霍將軍妻一産二子疑所以為兄弟或曰前生
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為兄居下者為弟霍光聞之
曰昔殷王祖甲一産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
生良則以嚚為兄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則嚚當為弟
矣昔許釐莊公一産二女曰妖曰茂大夫唐勤一産一男

一女男曰直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
長倩並生二男勝公生二女季黎生生一男一女並以前
生者為長霍氏曰以前生者為長焉

明按陳楚之間凡人 乳而雙産者謂之釐孳秦晋之
間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

伍伯

日知録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為伍五長為伯故
稱為伯一曰戸伯漢制兵五人一戸灶置一伯故曰戸伯
亦曰大伯以為一灶之主也唐書兵志五千人為隊々有
正十人為夫々有長又云十人為火五火為團故今人謂
兵為火長或以火為夥誤矣

明按西漢傳聞云曹節傳騎營五百注云五百字本為
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按
今俗呼行杖人為伍伯是也

先後生

稗史彙編雙生子賀家商先先生文家周先後生

門士

西漢傳聞郭太傳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士注云門士即

門卒也

前馬

左國腴詞越語身親為夫差前馬注云謂前驅在馬前也

胥人

太史華句李斯傳胥人索隱曰言胥吏小人也

黄頭郎

史記鄧通傳以擢船為黄頭郎注云土者水之母故旄黄
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一說刺船之郎皆黄帽取土勝水
也故曰黄頭郎

臧獲

西漢博聞揚雄方言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男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臧穀

詞林海錯荀子注曰臧奴也莊子音義孺子曰穀或謂如鬬穀於菟之穀謂乳哺小兒也

銀鹿

國史補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宜禄

稗史彙編沈約宰相蒼頭呼為宜禄

廝養

西漢博聞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〻人者也

芸夫

西漢雋詞陳寔傳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注云叫呼譏笑也芸除草也

蕘豎

仝上儒林傳牧兒蕘豎

蒼頭

仝上鮑宣諫曰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漢名奴為蒼頭衣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儐從

文選錦字録左思吳都賦云締交翩〻儐從孌〻注云儐從者侍從於後蓋童僕也

奚

王伯厚漢制攷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謂之奚今之侍史官婢也

侍兒

後漢書范蔚宗宦者論曰嬙媛侍兒歌童舞女注云侍兒侍婢也

贅子

漢書嚴助傳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或以贅子為贅壻非也

重臺

陶南村輟耕錄凡婢役於婢者謂之重臺

客作

趙叔向肯綮錄今人指傭工之人為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先饑則出為人客作飲食而已

漢子

田汝成委巷叢談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傖父

金蟲子晉書南人謂北人為傖父按雜俎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方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為傖

白者

餘冬序錄閹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

胥靡

兩漢博聞楚元王傳楚元王戊淫暴申公白生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係使相隨而服役之故曰胥靡

官戶

梁溪漫志唐制反逆相坐沒其家人為官奴婢每遇赦宥所及則免之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官戶其總名也

八疾

毛詩箋國語胥臣對文公曰籧篨不可使俯（偃人也）戚施不可使仰（僂人也）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皆是人

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

迹人

修詞指南哀公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注云迹人主迹禽獸者

涉人

仝上哀公十五年傳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注云涉人謂度舟之人也

邑子

修詞指南漢書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

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

流冗

仝上成帝紀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者也

五民

仝上地理志臨淄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淳曰五民五方之民也

白徒

仝上漢書鄒陽傳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

廝役

仝上公羊傳艾草為房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

內人

唐崔令欽教坊記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

雲韶

仝上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役也

媵

野客叢書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按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又故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晋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也

皂衣白衣

仝上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之末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云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晋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皂舊矣